匏翁家藏集

一

匏翁家藏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藏明正德刊本原書板匡高營造尺六寸二分寬四寸七分

PL
2698
.W83
v.1

匏翁家藏集序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為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為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

蓋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于世者弗與也沒之後其子中書舍人爽刻梓于家既免喪上京師以屬予諸從兄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爽持以告予請序其簡予覽之

悵然歎曰言之成章者為文文之成聲者則為詩詩與文同謂之言言各有體而不相亂又典謨訓誥誓命爻彖之為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乎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論贊

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言古雖遠而爲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唐淺弱滯澀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詭誕則汗漫錯亂

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
文之體蓋微矣然言發於心
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不養
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
之有節也若徒為文字之
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之不

遇偶合而章中文以古名世
固矣是乎哉以經學為程
試既而徧讀左傳遷史諸
稍覽藴諸家之文殆盡棄
其舊業及為郎使所追取
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

居壹閣弗完厥施而終始
于所謂文者故其爲詩深厚
醲郁脱去凡近而古意獨
存其爲文典而不俗醇而不
汎徇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
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

行履之端恪情趣之沖澹者畧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謂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澌盡泯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之

間非世所選者之難乎其為
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
之是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
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
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句乎
天下吾徒日家藏云爾

正德三年冬十月朔光祿大
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
國史揔裁長沙李東陽序

匏翁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於醇與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而至而至若焉其必由所養乎是雖能也故諸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
吳公官
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
佈中外海內寶之矣既卒其子
中書舍人爽刻其所謂家藏
集若授予請序余不自揆

家嘗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亹亹千言不見其長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要為詩家興閒者遂為浮豔之語用事精切不見人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源也茲復何言乎

獨念先生頗好蘇學至於長
公每爲擬議及手自著
乃獨異焉竊謂有歐之態老
成之韓之格信乎學力之至
自得者深乎其不衰可知已
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爲

之家爲至醇且則也吾文視
文貞吾未知所先後往志顯矣
使獲當論於時其功業豈少
武議者甚今惜焉而公之深
以自況於不朽若固自足也
又何待於外者與余獲從公久

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
不得辭者以此集自當信今
傳後云家藏若干之謙也詩
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
雜著四十卷總之為七十卷
正德己巳冬十月之望光祿大

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
士知　制誥經筵友　國史總
裁王鏊序

匏翁家藏集目錄

第一卷

詩四十二首

秋日閒居　觀溪童捕魚
過南園俞氏書隱次劉祭酒先生韻二首
移竹　方方壺崇山峻嶺圖
次韻沈啓南僧齋夜坐　除夜
宿丹陽聞笛　登南京鷄鳴山
分題鄱湖聽鴈送黎憲還臨川
懷陳起東北上　題倪雲林詩後二首
次韻周原巳懷石湖舊游
送俞振宗南游　雪夜憶友人宿伏龍山中

雨後獨游園中　爲史明古題沈啓南畫
次韻啓南淫雨　贈蕭漢文
哀顧進士文之　陳僖敏公輓章
正旦雪　洛神圖
雨雹　題何刻工卷
病項　題朱澤民小景幷詩後
書句容丁溪僧舍壁　爲僧題畫
題趙行恕參議所寄沈徵士墨梅
過陳玉汝溪館　次韻啓南訪玉汝不遇
悼董孟珍　悼沈癯樵畫史
曉發揚州遇雨　濟寧夜泊
宿河西務遇雪　客樓望宮闕

南還瓜州渡江
過大姚陳氏飲散宿大覺寺追和趙與哲韻

第二卷

詩四十七首
己丑初寓南京眞珠橋外舍諸友攜酒相過
與徐仲山顧崇善登城西臺晚眺
秋夜二首
聞原輝弟東莊種樹結屋二首
雪夜　讀廖司訓詩
吳節婦　喜沈仲律主客北回
題楊鋏崖墓銘後　張叔厚畫李太白像
答奚元啓　初度日三首

除夜三首　題院畫二首
思母辭爲盧州方君作　周烈婦行
題金陵陸氏藏刻絲花鳥
贈趙典籍　賦趙氏雙節
送鄭世靜還浦江四首　讀友人所寄詩
贈宜興李童子　竹禽圖爲胡君賦
九月十日赴周仲瞻飲菊猶未開
得子　鍾馗元夜出游圖
送林克容歸台州　送胡彥超
喜雨
次韻馬廷節雨後園中看種蔬之作
訪沈主客仲律不遇因題竹上

次韻沈主客種竹四首　筆翁陸志學年六十
僉言
第三卷
詩三十五首
贈金朝瑢　寄題陽山澄照寺
送林一中福建僉事　題鄭郎中所藏張師夔畫
贈別丁鳳儀刑部　送盛訓術還吳江
輓張征西　送同年黃敦實知玉山
送王合州　送劉寺正約之江西審刑
爲安福尹紀善追和祭酒李文忠公所遺之作
中秋夜飲陸廉伯西齋　送同年簡齊道歸省
題青州先賢祠　林良鷺鷥圖

嶽蒙泉畫葡萄　贈地理家二首
壽庵道士　題畫
松江鄧節婦二首　送金德潤主事改選南京
送李侍郎致仕歸博羅
追送張尚賓戶部兼懷沈仲律主客
翰林齋宿　又次費廷言韻
慶成宴二首　上元夜戴中書宅賞燈
脩竹仕女圖　白雲僊女圖
爲周評事題啓南畫二首
芙蓉　芭蕉
送張都水　初夏雨霽

第四卷

詩三十二首

賦黄樓送李貞伯　少詹事柯公輓章
送姜用貞赴南京刑部因懷項文祥
與諸友東郭草亭看牡丹二首
次韻李賔之病暑　昌黎清節廟
苦雨　送蔣蒲州
送蕭漢文分司清江浦　送吳憲之知龍泉
送文宗儒知永嘉　送項崇仁知建陽
贈釋子芳草堂　凌季行家賞蓮
和沈廷美次前韻
陸文量職方新居讌集分來字韻
飲錢世恒樓上　漁翁圖

送沈仲威　送董尚矩歸省
次韻顧天錫九日病起
邊文進畫山鷓鴣爲遼陽邵令題
同年吳克明知嘉定爲題馬圖
贈張君歸吉水兼問訊劉教授先生
送戴校官琰赴漳州　楊學士新居讌集分采字韻
輓畫士范葦齋　廷試掌卷二首
愛茶歌　閩南王翁重修里社

第五卷

詩五十七首

馬遠古松高士圖　高克明溪山雪意圖
辛夷牡鷄圖爲筆翁張士行題

次韻天全翁書遺光福徐用莊雪湖賞梅十二絕
陳起東赴官閩中爲題松圖
李遵道竹樹圖　墨竹
墨牡丹　夏太卿墨竹
謝孔昭畫　史明古過宿
題治平寺琬上人所藏巨然山寺圖追次虞道園先生
韻　留題治平寺次前韻
宿東禪寺瀞公房　畫虎
陰雨
過相城爲沈陶菴和天全翁賞菊之作
過啓南有竹別業　與啓南游虞山
題啓南所藏林和靖手簡追次蘇文忠公韻

題啓南寫贈袁德純同年萬壑春雲圖
贈德純別
出閶門與陳味芝諸公送德純舟中題啓南所寫春堂
晴雲圖　秋林高士圖
贈張汝弼知南安　楊太眞剖瓜圖
題萱艸圖壽從母張孺人
題劉僉憲廷美寫遺啓南畫
山行十五首
過横塘　謁韓蘄王墓
望穹窿山　經王遮山
入蒸山謁徐天全墓　觀眠松
入銅坑　泛下崦

泊虎山橋　飲七寶泉
入玄墓寺　憇奉慈菴
登光福鳳岡　飲海雲院百丈泉
觀海雲院連理山茶

第六卷

詩四十三首
與參政祝公游正覺寺　吳仲圭鈎勒竹
喜雨四首
與賀美之過陳湖訪陳氏昆仲再宿東明院
過蹟沙寺　韓文公度藍關圖
遠游　酬海虞陸生寫　賜服像
李龍眠劉阮遇僊圖　趙松雪長江疊嶂圖

題張外史伯雨贈曲阜孔君詩後
王叔明山水圖　倪雲林墨竹
沈恒吉小景　畫鷹
畫鷄　過吳江瑞雲觀
舟經荻扁阻風留宿王抑夫田舍
題王叔明遺沈蘭坡畫　己亥上元夜有感
胡瓌番騎圖　韓節婦
爲姚文裕題畫
與李貞伯游東洞庭六首
過木瀆　舟行出胥口
游太湖翠峯寺　興福寺小憩
湖上望西洞庭山　飯法海寺

游惠山入聽松菴觀竹茶爐
游金山　瓜州阻雨留曹氏館
宿邵文敬淸江官舍爲題高房山畫
過呂梁洪　徐州阻風
與徐仲山東行五首　望嶧山
觀泗河　入孔林
觀手植檜　謁宣聖廟
第七卷
詩二十九首
再至都下葺故廬　答潘時用和前韻
送表弟吳子高南還　寄洞庭施翁二首
送蔣元用知樂亭　憎蠅

送顧郎中天錫謫永州同知
苦雨歎　爲陸病逸題畫
送馬廷簡赴福寧州判
次韻題元新昌呂孝子德升詩卷後
壽徐耕學　壽義門鄭仕信母八十
次李賓之用陶韻止酒　臘八月　賜宴
與陳起東食臘飯　寄光福徐雪屋
庚子立春朝賀　讀陳玉汝紀夢之作
辛丑元日次韻羅明仲洗馬朝賀
郊祀畢承天門迎駕　慶成宴歸招陳起東賞燈
元宵獨坐　翰林宴集閣老以　宣召去
送孔憲副赴廣西　懷脩竹書隱

題倪雲林畫

第八卷

詩四十四首

分題武城送奚郎中歸省
分説字韻送起東赴江西教諭
分服字韻送姜恒頫御史赴南京便養
謝孫希悅送蒲團　爲費廷言題沈士偁畫
張子俊畫松　過王汝半舫齋觀童子種植
歲寒三友圖　陸參政輓章
端陽日　寄顏澄之工部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　送伊德載赴南
題畫送陳明遠赴丹稜令

賦錢甕城送費廷言歸省
與僚友出城餞廷言後入月河寺
爲李瑞卿寺丞題王叔明表畫山水圖
與蔣宗議城東觀泉　次韻張汝弼見寄
任月山九馬圖　悼彭侍講先生
秋夜彈琴作醉翁操　與原巳過王汝半舫齋看月
重九日與蕭漢文出游城南
再游城南　送僧道莅游五臺
謝孔昭臨王大癡畫　陶靖節歸去來圖
悼張亨父　詠邵文敬所藏轉刀
詠湯嫗　次韻答賓之作書戲效拙體
再答　三答

四答　五答
次韻答謝于喬送石首魚腊二首
答于喬次韻謝送冬笋　又答賓之次韻
謝馮佩之次韻送鹽笋　答于喬再次韻送魚鮓
次韻謝凌季行送新釀
飲于喬家以端硯聯句畢復拾餘韻
第九卷
詩五十一首
辛丑仲山自宣陽回過宿同朝正旦
次韻李世賢齋居見懷　夜坐懷齋居諸公次前韻
次韻鼎儀世賢問予病目
賓之鼎儀以前韻倡和句有及予者答之

喜蘇御史還朝　寄壽陳五文

送周希正教諭赴嘉祥　題雜畫四首

送劉時雍職方使寧府

憂旱　王叔明村舍圖

送顧希遂劉以規赴遂昌縉雲二縣令

希遂持栢子庭古木圖求題爲其尊翁壽

久旱偶讀王半山慕歸一首感而次韻

送陳堅遠　送沈良臣

種竹　寄李貞伯

送吳德徵　史館偶作

與李世賢游月河寺　送許埴還東陽

次韻寄潘太守琴　送秦廷韶改守建昌

送潘栗夫僉憲提學四川
彭文憲公輓章　王成憲席上賦火內
分題習家池送侯僉憲　送祁至和參政還湖廣
送蕭漢文貴州僉憲　爲邵日昭題荊南春曉圖
東篤問陸嵩儀之疾次韻羅洗馬傳校書
野步圖　送李若虛
送陳師禹提學雲南　送蔡太守赴南寧
爲徐仲山題虎丘觀泉圖
題汀州忠愛祠　送張秉素
答秉素次韻留別　次韻傅曰川病中
游朝天宮　原巳邀賞雪
追和葉文莊公喜雪　觀奕

次韻邵文敬對雪　袁蕭漢文

第十卷

詩五十五首
壬寅正旦侍班　和傅曰川以病止酒次陶韻
再和　分題百歩洪送顧工部
送汝行敏　園居初成次韻李賔之見過
觀製雨篘　題浦氏兄弟中秋賞月圖
和胡彥超過園居　次韻陸昂儀過園居
和王允達病雜述　分韻得蕭字送林朝信
爲王希曾題啓南長蕩圖
次韻答同年邵汝學約過園居
二答李士英　三答劉道亨

四答胡彥超　五答李賓之
六答楊應寧　對萱花
送仲山後坐通法寺西軒
送郭翔鵬進士知福寧州兼寄州倅馬廷簡
園中晚步戲作
題顧定之墨竹追次虞邵菴韻
畫鳳　送沈晉州材美
秋日曝書偶閱韋蘇州集
送僧永岡歸吳住白馬寺
送丁鳳儀　送林克沖給事使暹羅
赴李世賢賞月
雨中與李貞伯沈尚倫諸友過隆福寺

僧舍對竹　張來儀楚江清曉圖
諸友賀亭新堂有聯句數首楊惟立因和酬
謝李貞伯送瓦茶爐
送傅曰[redacted]會中書告病南還新喻
與李士英過王鴻臚鄧村別墅看菊午甜洪恩寺二首
原巳宅賞菊　送邵文敬知思南
九日諸友過園居小飲　次韻酬蕭文明
次韻李賓之觀懷素自叙帖眞蹟
次韻李士英劉道亨過園居看菊二首
次韻顏澄之留別
題台人鍾希哲寫文宗儒小像
次韻陳粹之鴛湖寓居

雪中李世賢招觀東坡清虛堂詩眞蹟次韻
是日往觀果刻本也世賢招飲恐客不至故紿爾乃復次韻
明日世賢持啓南雪領圖索題復次韻
爲歸貢士題其先曾大父遺訓後
懷寧二孝子
偶見元李希蘧提舉遺墨乞歸賓之

第十一卷

詩五十八首

送吳令濟赴邵武推官　爲李貞伯題朱寅仲小畫
和陳粹之元宵五詠　鬬鷄燈
走馬燈　火花
粉丸　油䭔
送袁德純知宜興　送王允達

送允達後飲通法寺西軒
陸職方宅宴集分得鶯字韻
清明日林亭大遨游興隆寺飯聰老房聽出姚榮公輩
城南倡和四絕句見示爲次韻
原巳王汝栗夫過園居分韻得晝字
趙武靖爲四絕句見寄次韻答之
和趙武靖病中招飲二首
貞伯王汝原巳攜酒同過園居二首
王孟端墨竹爲貞伯題二首
送錢世恒御史出巡　題趙子固畫蘭
分韻得江南二字送貞伯二首
送貞伯再分韻得舍字
原巳王汝栗夫過園居分韻得晝字

題海虞錢氏所藏王均章虞山圖
送周仁廣通判福州　得賀美之書言吳民
題畫　送沈仲律湖廣僉憲
曉過工部分司池上觀荷
題匡山大忠祠四首
次韻陸鳴儀讀文信公指南集
得原輝書云東莊兩桂樹甚茂
與諸友出城東散步水際
答雪屋上人　長至日飲張兼素後府新齋
濟之作共月菴有幸分海月菴中月之句因足成答之
再答　三答
送劉職方時雍赴福建參政

祈雪齋宿　次韻倪學士祈雪齋宿
哀李士英二首　觀盛舜臣所藏竹爐
題畫四首

第十二卷

詩四十五首

送馮佩之副使江西提學
送賀澤民赴河南僉事　謝孫希說送長鳴雞
送賀其厚迎其弟喪南歸
次韻施煥伯下第　觀園翁種菜
玉延亭成次韻王汝　又次韻李賓之
次韻諸友玉延亭聯句　飲玉延亭喜雨
寄壽陳起東五十　賦園亭四物

凳　纂
屏　橋
送沈尚寶賀　千秋節還南京
次韻沈時暘雨後過飲園亭兼懷李貞伯二首
再次韻答時暘飲後見貽二首
喜原輝弟至京　大雨坐海月菴
玉汝以予辭不赴次韻再約來日復和辭之
玉汝復次韻來速乃許赴再和答之
赴飲後夜坐月下復次韻
次韻朱天昭戒飲　次韻濟之謝送決明
次韻時暘對雨喜晴二首
送原已赴南京院判　題啓南寫游虎丘圖

送張宗茂道紀南還　賦酒榼慶周菊處七十
送張秉素出知施宗州　分題豐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送原輝南還　原輝行後晚坐有懷
冬至謁陵八首　出土城
度沙河　望昌平
入昌平學舍　題劉諫議祠二首
入西陵　出昌平
爲白郎中題荷花鵝圖

第十三卷

詩四十九首

乙丑元旦星變下詔求言二首
次韻施煥伯自製菜燈見送

次韻啓南寫贈施煥伯范莊梓樹圖
分題蔣山送屠寺丞　題墨竹贈邵楚雄行
二月晦日濟之邀看梔花四首
追和啓南癸卯元夕後過施煥伯飲
送仰給事進卿赴四川僉事
分題圯橋送張公實參議
賓之學士以母病寬以弟喪俱在告敬蒙　東宮賜問
賓之有詩紀事謹次韻
閲亾友陳起東詩墨　輓鍾同御史
爲楊應寧題夏太卿墨竹
送應寧雲南訪族　秋享致齋呈同館諸公
又懷翰林諸公　答諸公見和

次韻程克勤抱病齋宿　又次韻夜坐
送儲考功靜夫　次韻胡彥超致仕留別
送沈良臣知歸德州　秋日園居對雨
晚晴　爲寍縣令蕭光甫題墨梅
送巫克莊知孟縣　送袁道官還南京朝天宮
送道士羅永澄還住福濟觀
送鄭仕信知大猶縣兼問訊王允達
次韻侍郎王公還南留別二首
送王抑夫赴官陳留
送林朝信還廣西分韻得歲字
題啓南畫　題元顧仲瑛玉山佳處卷後
王汝席上詠物　橘

新米飯　玉箸魚
濟之席上詠物　風菱
銀杏　冬笋
贈顧正科鏞還中都　悼李御史士常
謝濟之送銀杏
寒夜熟寐右臂偶如湯具成瘡痛甚因讀邵康節臂痛
吟戲次其韻
第十四卷
詩四十七首
丙午郊祀齋居夜雨獨坐
次韻詹事楊公齋居兼憶其弟惟立二首
上元日劉道亨家作同年會

同年會散夜赴濟之
爲王惟顒題米友仁苕溪春曉圖
二月十二日濟之復邀看梅花和舊韻四首
送顧生伯謙應舉　觀內閣芍藥
追和元危太樸學士游石湖寶積寺
送黃和仲入南雍
酬吳元璧自黃州寄石子百枚
玉河橋夜坐候朝二首
鄉僧來京師者多乞詩而歸共十二首
智勤還洞庭興福寺　文懷住吳江法雲寺
古梅住半塘永福寺　員政住杭州虎跑寺
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某住石湖寶積寺

其還石湖治平寺　宗全還七寶泉
永明還法華寺　眞愼還玄墓寺
文鄂住文殊寺　戒香歸洞庭福源寺
爲文宗儒題鈎勒竹
爲王古直題畫寄其鄉郭筠心
送文宗儒　補送呂秉之太僕
次韻詹事楊公過玉延亭留題二首
送林同知仲璧赴官惠州
送楊君謙　爲都元敬題春山讀易圖
謁陵宿昌平學舍　還宿學舍
次韻答陳粹之憲副病中見寄
秋夜餞李貞伯取唐人詩各拈三字爲韻三首

巖布政輓章　郭僉事輓章

第十五卷

詩三十一首

丁未春試畢送吳中四進士歸省
毛珵貞甫　陸完全卿
楊錦尚絅　吳鎣汝礪
次韻任太常過園居四首
送趙栗夫歸省　次韻任太常雨中見寄
對雨　送侯主事歸省
哀張兼素　哀袁德純
送彭教諭道赴長洲學　雨後答邵文敬
送琴士楊雲翰還吳　送夏司封崇文

謁狄梁公廟　謁耶律丞相墓
奉送　孝穆慈慧皇后梓宮還葬茂陵
奉送　憲宗純皇帝梓宮出德勝門
次韻任太常致仕留别五首
送趙武靖西征　題赤壁圖
分題得老字壽楊詹事六首
劉文定公輓章

第十六卷

詩三十一首

戊申燕九日　次韻徐仲山上元夜過飲
次韻文宗儒上元夜飲歸
送董尚矩使朝鮮　送王漢英給事充副使

送劉景元使安南　送呂丕文給事充副使
彭祖觀井圖
次韻顏澄之與文宗儒同游香山
清明謁陵値雨留昌平學舍
次韻楊侍郎吏部後園看花二首
觀耕籍田　初開經筵
答濟之約游西山不赴　再答
三答　與葉翁游小城南
送潘粟夫憲副陜西提學
送徐季止　送賀御史出守蘇州
送西指揮分守汀漳　爲周郎中公瑞題觀蓮圖
送原巳還南京分依字韻

中秋夜登仲山新樓賞月

爲陳明之題墨梅　爲顧崇善題松溪高士圖

爲李賓之題趙大年雪景

爲陸全卿題劉松年香山九老圖

初謁　茂陵　史館歲暮

第十七卷

詩六十一首

李賓之以問白髭并代髭答二首見示予髭偶如故而鬚已多白因次其韻亦爲問答

問白鬚　代白鬚答

再問　再代答

清明日園中見杏花初開

懷林亭大謝鳴治謁　陵遇風
謝安游東山圖　喜儲靜夫考功自南京至
哀原巳　哀鼎儀
午朝次韻鳴治　過葉翁看牡丹
和陸廉伯晝寢次老杜韻
早起次前韻寄廉伯　和廉伯復次前韻斷夜坐
懷王允達不至　次韻陳一夔冒雨見過二首
待李世賢同游西山未至
晚至湖上　宿功德寺航公房
飲玉泉二首　登華巖洞
還至湖上　答廉伯以游西山負約
聞友人食河豚病發而卒

送沈元中知餘干　贈僧瘦岡住吴城寳幢寺
芙蓉紫菊圖　爲陳副使寓題畫
園居六詠
海月菴
王延亭　春草池
醉眠橋　泠澹泉
養鷄闌　爲吴吉士克温題東坡墨竹
送文宗儒還滁　賀秦脩敬八十
送白侍郎還南京分闕字韻
次韻答費昭霽二首
題石田古松圖謝周月窗治宜人病
重九無菊　次韻賔之重九值雨獨坐
次韻鳴治對菊　謝王主簿送菊

爲齋姪題謝廷循畫二首
題石田畫　過西苑
游海印寺次韻鳴治　哭王允達二首
早起　聞王古直至柬鳴治
作鶴房
次韻沈啓南自治生壙見寄二首
喜李貞伯生子　遣悶
賦竹慶郭汝文五十　謝濟之送橘二首
西域賈胡以獅子入貢有詔却之次韻鳴治
次韻陳粹之謁先墓

第十八卷

詩五十五首

送汝行敏守南安　周莊懿公輓章
徐州重修黃樓　陳堅遠新建黔陽寶山書院
王忠肅公輓章
送王存敬知興化分韻得但字
送劉世熙赴四川僉事管水利
謝仲山送鶴圖
有以廬山千年松遺予者種盆石上蒼翠可愛
送鳴治擢南京祭酒　送毛貞甫給事赴南京
喜雨　雨後
葉翁以叢竹分種因題墨竹謝之
立秋日過蔡士弘太守新軒
對月　楊文懿公輓章二首

送何醫養病還松江
冬至謁　陵與黃子敬編修石邦彥檢討宿昌平學舍
還至沙河　爲屠大理題石田畫
爲張英公賦瑞芝　次韻王汝哭大兄
歲暮懷亾妻　辛亥上元夜仲山過飲
對雨二首　次韻仲山詠兵部芍藥
題王叔明野航觀書圖　爲楊應寧僉憲題畫二首
送陳何二郎中分行南北慮囚
夏太常輓章　續和任太常寫懷二首
送貞伯致仕　送仲山使封　鄭府
次韻濟之招仲山酌別　答濟之謝送鶴
食蜀秫米飯簡濟之　濟之和復次之

夜讀白樂天詩集二首　讀樂天詩遂次韻
王孟端山居圖　招濟之觀吳穆寫竹
晚寢
次韻李賓之聞謝鳴治自南京歸得遺腹孫
服山藥湯　製雪浪石研
送楊君謙致仕　章侍郎綸輓章
送李世賢擢南京祭酒　送張廷祥擢南京翰林

第十九卷

詩六十三首

壬子春享詹事府齋宿　郊壇陪祀次仲山韻
又次濟之韻　慶成宴次韻仲山
上元夜無燈　邀潘侍郎爲同鄉會

送嚴戶部出守西安
送顏仲和擢南京翰林檢討掌國子助教事
謁文信公祠
過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傷鶴折翼
盆梅紅白二色二月盡始開
慰濟之謁陵遇風
三月八日冊立　東宮志喜
濟之招看梨花復次往年賞梔花韻四絕
題竹送沈尚倫刑部使南安
送陳堅遠通判長沙
次韻無錫李舜明見寄二首
爲陸文質題夏以平太常山水
病臂諸友過慰
病中簡濟之
閱原己書札
題朱竹慶王汝母宜人九十

紀賜枇杷　送王毉之還洞庭
懷濟之　題陳一夔憲副小像
爲陳一夔乞兎
次韻秦廷韶布政閒居感興四首
記園中草木二十首
槐
榆　檉
棗　檜柏
槿　檽
竹　丁香
馬檳榔　酴醿
刺醿　葵
决明　黄連

紫芥　馬藺草
朱藤　牽牛
蘆　八月十六日夜對月簡仲山
送蕭文明致仕東歸　送秦廷贄副使
送陳一夔調瑞州同知
次韻朱天昭御史自嶺南見寄
送周侍郎伯常使　封秦府
題周仲瞻藏綵繡花鳥
第二十卷
詩五十首
與周公載運使會飲追和述懷韻
楊補之竹枝　讀濟之南都紀行詩

謁元世祖廟　送林世調赴廣東參政
元夕雪　十六夜邀仲山濟之禹疇飲
送陸全卿巡按福建　錢舜舉仇書圖
送姜恒頫改守寧波便養
廷試東閣閱卷　赤壁圖
趙松雪蘭竹圖　送吳禹疇赴廣東兵備副使
送施克寬大僕守思州府
文湖州叢竹圖　送仲山赴廣東參政
癸丑閏五月十四五日久旱大熱十七日得雨始解偶
閱王荊公集首卷見二詩頗合乃次韻以寄濟之
連雨再次前韻寄濟之　倪雲林秋林野興圖
次韻爲王應爵進士題天平山石湖二圖

送張叔亨出巡雲南　送朱堯民
送陳宗理知永定　早朝
送戴師文參政　郭浦待渡圖
范寛雪山圖　趙大年春江圖
楊補之雪梅圖　王澹游歲寒圖
錢舜舉水僊花　次韻題畫
謝吳承翰送悟道泉　姪奕勺泉烹茶
東坡樂水圖
元人陳惟寅有蘇杭懷古詩各六首予以杭未至而蘇
事甚多總和六首
沈石田追倣黄大癡長卷爲林御史舜舉題
次韻韓彦晳州倅促予作生墓志

爲奎姪題石田雪景　次韻石田七十自壽詩
煬帝龍舟圖

第二十一卷

詩四十九首

綵筠亭
補送艾郎中使朝鮮次韻二首
題崑山朱氏所復王朋梅小像
題許道寧秋山暮靄圖　過先塋登南橫山絶頂
文宗儒蓄匏研借觀　聞啓南有匏研更古次前韻
題啓南寫緋桃圖
題元人任本立墨竹追次虞邵菴韻
西溪舟行二首　久旱得雨

五月十三日種竹叢桂堂前
晚晴　夜坐
西山雜興七首　叢桂堂前看月有感
後夜無月　爲盛舜臣題山水長卷
次韻石田戲朱野航短視
叢桂堂前五詠　梅
栢　椶
藤　竹
謝石田送匏研復次前韻
中秋後二夜獨坐
題湯溪胡氏藏朱澤民山水大幅
顧天錫參政以公事畢過吳中省墓復還南陽送別

題王浚之茗醉廬　歎雨中桂樹
重陽前連雨續潘邠老詩四首
雨止後復續邠老句二首
趙松雪秋江待渡臨本　南唐王齊翰剔耳圖
文宗儒以重九獨飲用東坡古來四事巧相違之句續
成一詩見示偶夜過宗儒北莊乘月而歸因次韻以
復　爲史太守題畫
謝王惟顒贈雕漆柱杖
第二十二卷
詩四十六首
題華東湖作族姪女冬娘死節傳後
題王孟端贈趙定軒墨竹二首

題柯敬仲博士墨竹　趙松雪溪山秋霽圖臨本
捫鼻圖　春溪聚禽圖
題陳季昭畫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後
題西閭吳子潤製刻絲壽詩圖
陸天游畫　黃大癡畫　杜東原畫
任月山七馬飲飼圖　登故友史西村小雅堂
訪啓南舟中望虞山　夜宿啓南宅風雨大作
題啓南過吳江舊圖　過荻扁酉題王葦菴宅
賦葦菴新栽四栝　謁外家墓
送僧無礙歸太原　爲奎姪題吳隱之刺史遺像
答光福張君送楊梅樹　題陳憲副書圖後
紀游靈巖　紀游天池

予以服除赴京啓南謂年老難別挐舟遠送感念故情
以詩叙謝
題無錫李舜明家藏宋王梅溪謝先世侍郎琳爲主司
啓幷題御賜詩遺墨後
宿呂城
自邵伯至寶應風雨中連日過湖
入清河　下邳道中見山
望桓山
過沛縣懷縣令顔伯偉與其子同死兵難
泊濟寧
東昌道中偶閱畫冊各賦短句
茉　瓜

茄　蘿蔔葱
荸薺　楊梅
筍　木筆
梔子　渡口驛遇風

第二十三卷

詩三十一首

謝周尚書伯常送魚次太保屠公韻
和屠公次前韻紀　賜鰣魚
吏部右廂前種竹
謝僚友佀公摘送左廂前杏子
和周伯常謝佀公送杏二首
謝屠公送西域眼鏡

舊畜一鶴吏部後三年復來而鶴尚存感而有作

次韻屠公謝侶公送玉黃子二首

歎右廂前枯梨樹　秋享齋宿

偶與屠侶二公論世俗以老態從上爲壽徵戲成二絶

謁陵與韓貫道戶部大勝寺前晚坐

小憇昌平城外崔老家　詠肩輿

謝屠公送新榛　送吳箋與屠公

答屠公見和

屠公和章有一歲百箋之句則百歲合用萬次韻答之

題元朱本初道士貞一藁後

枯梨結實分送屠侶二公

答屠公謝送家園棗　秋壇陪祀

謝屠公送猫

夜閲陸放翁劒南集因懷北隣故陸詹事廉伯

哀陳一夔　答劉時雍宣府見寄

生日次韻答王汝賢見賀　答濟之次前韻

第二十四卷

詩六十六首

戊午正月十一日郊壇分獻東鎮

上元日邀鄉友小會

會飲屠公以不預次韻見戲因和答之

朱天昭巡按福建還止宿城西佛寺以不預會次韻復和答之

送王惟安赴思南推官

次韻王汝得曾孫

梨樹復有一枯者感歎再詠

讀石崇王明君詞
詠吏部後園艸木與屠公倡和
梔　梨
棗　竹
杏　馬蘭艸
紫茶　酴醾玉簪
牡丹　芍藥
孟夏太廟候祭偶登東園涵春亭次韻
送徐侍郎公肅致仕　對萱花有感
校白集雜書六首
次韻啓南游金焦二山見寄二首
又次韻弔郭璞墓　飲陽羨茶

久旱始雨適校白集至喜雨篇因次韻
晝寢
選事畢左闕下臨水東望
又聞鶯
小園初名一鶴後鶴失去及改憶鶴
和濟之次玉汝過飲園居韻
久雨遣悶
公署阻雨晚坐
夜宿公署不寢
謝文宗儒以茶榼寄贈
月蝕
小池種蓮未發而葉頗盛晚坐賞之
聞故園山茶爲人所折
謝陳原會寄方烏
聞西墳新栽松樹
種蓮公署
朱郕公輓章
補壽徐閣學七十

恭題　宣廟畫所翁畫龍圖
題吳尚書忠節錄後
予旣以憶鶴名園復有致一玄鶴者蓄之月餘一旦飛
去　送少師徐公致仕歸宜興
送吳克溫奉　旨護送舅氏少師公南還
詠水僊花　讀濟之撰貢士顧伯謙墓銘
次韻王汝新拜南京僉都御史之作
予偶衣褐傅曰川舉孟子語見戲予更號褐夫因詩答
曰川　次韻劉時雍歸休留別
觀土魯番遣使入貢　永定寺
詠甘菊　題郭錦衣新宅假山
閱黃山谷集見八音詩戲作一首

題王浚之茅山圖
送同年周公載運使擢按察使致仕

第二十五卷

詩六十三首

已未正月十四夜與頤園中看月
送梁洗馬使封安南　夜宿公署二首
失猫偶讀古人十二辰詩戲作一首招之
詠南内新柳五首
梨樹盡枯下復發數花更識感歎
獨游部中後園看梨花簡舊寮侶公
次韻王汝報恩寺訪舊　酴醾花下偶成
祈雨齋宿　二月十五日殿試東閣

十七日東閣喜雨　憶與李世賢同游吳中西山
東鄰葉公翁送牡丹　初聞鶯
秦公邀賞左廂前芍藥　病目
大廟候祭復游東園　次韻周伯常尚書秩滿
又次韻紀謝　賜物　題朱澤民集古玉圖後
李時雍戶部端午再蒙扇縷之賜相與感歎有作
讀劉靜修先生集　竹園壽集
次前韻自壽　次韻周公自壽
王汝年亦六十以擢僉南臺不預壽集因次前韻以寄
端陽日邀鄉友小飲
秦公崇化爲江西布政使時嘗泊九江忽見數舟遭風
被覆使人救之獲生有爲詩美之予亦爲作一首

王延亭西植夜合花二首
董北苑溪山風雨圖　次韻李時雍病起二首
哀文宗儒
中秋夜偶過濟之遂成良會濟之有詩次韻
次韻周伯常落齒　題三忠廟
送濟之歸省　送馬秀才
再入翰林次韻周伯常見寄
內閣閱秘書喜得石湖集
冬日內閣閒書二首　自述
早入直房　輓陳堅遠通判
喜杜子開將復先世延綠亭
病肺　病中讀白集擬作二首

范石湖集有臥帽詩病中畏寒畧效其制
觀烏絲競渡圖　美曹太守毁淫祠
壽都憲閔公七十
雪中朝回題陸全卿所藏趙千里臥雪圖
煨摘　刻李貞伯篆書海月菴扁

第二十六卷

詩五十首

元旦早朝次林亨大韻
郊祀翰林朝房齋宿承傳曰川見過
夜坐復次韻　宿神樂觀
過沈道士舊館　元夕邀鄉友會飲
次韻屠公過賞繚絲燈　過鄉人賞燈

同年會飲　送同年陳瑞卿憲副還臨清
次韻題奕姪影翠軒　園中作石臺其旁多棗
吏部右廂前有朱藤一株
六月十三日園居喜雨　園居雨後六言四首
觀天鵝池中對浴　王延亭傍新開小徑二首
新正無事偶閱鄉先哲范文穆公石湖集見其多道吳中事因摘取其句有涉于春者輙賦一絕得十二首
雪寒探梅　賞海棠
新正書懷　春朝早起
元日立春　詠吳中二燈
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
春日田園雜興　春困

乾道辛卯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内翰泛舟石湖距九
年復以是夕泛湖懷昔游
自横塘過黄山　民病春疫
爲倪尚書題王孟端舍人墨竹
爲陸全卿題米南宫雪景
爲楊起同題沈石田擬謝雪村山水
爲錢世恒題石田雪景　爲毛貞甫題孫君澤山水
又爲題高房山山水　爲杭人題畫
和楊應寍次陶韻止酒　夏日園中小適二首
次韻鳴治病中二首　雪園雜賦四首
寄壽陳朝用布政　爲奎姪題延香亭
寄壽蕭文明七十　寄壽吴子高六十

第二十七卷

詩六十六首

春山圖　送戴貟外出保桂林
送張光祿時達還南京　賀成國夫人胡氏七十
盆中梔花　送王汝英南歸
送邵國賢　送白太傅致仕
送冢宰屠公致仕　園中行讀白集
新月　園中夜步
同年會予以病不赴簡席間諸公
送工部徐尚書以病乞歸加太子太保致仕
送禮部徐尚書加太子太保致仕
送倫修撰文序父南還　爲毛憲清題花竹圖

送李世賢赴南京禮部侍郎
題沈良德送行圖　翰林送李世賢
九日風雨二首　早寢
謝葉惟立送菊　送陳德修擢南京右都御史
送何道士授都紀還鎮江次韻
藤梢　雪後入朝
次韻韓貫道送濟之以冬至謁陵
謝濟之送橘次[redacted]韻二首
又次韻謝送銀杏
楊應寧攜畫冊過園居相示已而雪作
聖駕郊壇看牲次王汝韻
生日　談命

正月十三夜與鄉友會飲
十五夜赴西涯飲　次韻李諭德生子
爲錢副郎世恩題桂兎圖
傅水部索石田玉洞桃花圖寄壽乃兄宗伯
盆中紅梅二首　送汪太守致仕
送楊太卿應寧赴南京　齒痛
鞔毛伏兎　送史引之知隨州
送馬學士良佐還南京　送宋郎中出守廣信
園居二首　追和朱樂圃先生蘇學士題
泮池　玲瓏石
百榦黃楊　公堂槐
辛夷　石楠

多餘栢　並秀檜
新杉　泮山　爲崔太卿題史都憲墨竹
爲錢僉憲題二十圖　題石田畫卷寄時暘

第二十八卷

詩八十七首

題謝鳴治歸來圖　次前韻懷古園
鳴治新修國學朝房雨後宿此有作次韻
久借内閣朝房次前韻　寄壽太宰尹公八十
盆荷初開適值風雨對之感歎
代荷花答　園中即景二首
雨後移竹
園北新搆板屋濟之有作次韻答之

濟之再和復次韻　濟之三和復次韻
偶閱白集有東園玩菊之作今歲小園菊開頗盛輒復
次韻　有感效白體
雪中對竹　板屋二適
負暄　對雪
送陸全卿赴浙江副使　送羅編修擢南監司業
答鳴治乞花二首　再答鳴治乞花不得二首
待鳴治過園居　鳴治至次前韻
送吳克溫赴南京翰林　聞家園樹為去歲風雪凍死
得仲山德州所發書園居對月悵然成詠
園居續詠　藤障
花門　榆籬

草徑　蘩屛
樹屋　晝聞鬼車
送李郎中擢應天府丞
自六月初七夜乘涼看月後每夜有月輙賦一首
初八夜　初九夜
初十夜　十一夜
十二夜　十四夜
十五夜
三姊壽七十以八月十三日生因題月兎圖奉賀
爲陳玉汝題啓南山水大幅
鳴治種荷無花見予所種亦同有作次韻三首
老病二首

奕姪搆二亭于東莊以書來報待予歸休與諸老同遊喜而寄此
病臥玉延亭
謝朱懋恭同年寄龍井茶
題墨竹贈李尚書時雍赴南京二首
玉延亭晚坐
惜月效白體
有感
送張濟民擢知思南
新製方竹杖
夜坐聞砧
中秋風雨
和石田題王濬之畫扇二首
病中讀周益公集因紀二首
詠荊墩
詠胡牀
煑栗粥
讀韓文公瀧吏詩
招曹良金飯
題墨竹贈良金還東昌

九月十八日大雪又十日雪益大作秋雪歎
次韻濟之齋居苦雨　韓貫道宗所和復次韻答之
送楊溫甫郎中出守杭州
竹田　杜東原畫爲齋姪題
爲姪奎題沈石田畫　夏太常墨竹爲楊郎中題
紀賜
楊惟立以南京吏部考績至京留修會典書成覩卷首
與予聯名有詩志喜次韻答之
次韻惟立　奉天殿進會典
次韻進會典明日　賜宴禮部
次韻鳴治歲暮有感
第二十九卷

詩三十七首
癸亥正月九日以張廷式工部自易州分司來初作同
年會于李時雍宅時雍出松竹梅于盎云歲寒三友
人各以一物自擬後同倡和
十四日再會亨家　二十日三會廷式公館
擬松　和廷式擬竹
和時雍擬梅　絕飲
聞鷄
新歲與玉汝世賢禹疇濟之爲五同會玉汝以詩邀飲
因次韻　晝室曉坐
二月四日　上出視朝志喜
次韻鳴治見懷

郊祀與楊惟立宿神樂觀馬道士房
次韻屠元勲陪祀
送王汝擢副都御史仍赴南京
園中一鶴長鳴群烏時噪其旁若相語然因觀白集有
烏鶴贈答之作輙效製爲四絕
烏問鶴　鶴荅烏
鶴問烏　烏答鶴
謝馮副郎送惠山泉
題西戎獻馬圖贈楊應寧都憲督理陝西馬政
應寧示贈行諸作題其後
題米南宫詩墨
爲潘時用博士寄壽其叔父鶴溪太守八十

讀蘇集有除夜詩因自賦以寄鄙懷
次韻友人海日對月見懷
寄壽趙完璞八十　新麪歎
登廣福寺佛閣望西山
次韻謝鳴治初入館修史纂之作
中秋夜與葉翁飲　感范魏公食粥事
翰林新修王畢適奉　命教庶吉士坐久偶成
題米南宮水墨圖　寄壽施煥伯七十
斫蟹

第三十卷

詩四十九首

詠春雪　寒夜懷楊應寧

簡鳴治　齋居謝屠元勳送解家香
與廷式飲時邕宅爲會　再飲于家次廷式韻
三會廷式公館次時邕韻
齋居答廷式　又喜廷式夜訪
正月九日再答廷式　送胡副使擢廣東
次韻屠元勳李若虛齋居聯句見寄
送王編修九思歸省　謝陸參政文量歸田稿
偶讀司馬溫公詩集有和邵堯夫年老逢春三首各以
本題四字起句有感于中輒倣而和之
牡丹初開頗與張幕以護作詩示之
送劉仁仲歸省　送劉司直展墓
夏夜起坐

爲馬彥中道士題夏太卿雨竹

次韻答鳴治病中寫懷

次韻屠元勲以二世誥詞刻石樹先塋之作二首

聞趙栗夫擢廣東按察使

乞歸不遂

五月十五日蒙　賜鰣魚

盆中養魚

病中

爲顧良弼題墨梅

次韻李世賢遣祀天壽山禱雨有應二首

次韻世賢和供字韻之作約顧良弼攜酒來慰

病後獨游園中

爲屠元勲題畫二首

世賢以子拒客次前韻復和答之

謝顧良弼李世賢攜酒過訪

世賢謝送鶴雛次韻答之
再答世賢過訪之作　謝顧良弼送甘州狗杞
爲世賢題唐子華釣舟圖
韓貫道爲陳太僕題滁州環山樓寄示次韻
題趙仲穆馬圖
贈謝鳴鑾還台州次李若虛韻二首
五同會
西涯示東苑紀游諸作有謁顏廟一首予昔謁廟未有
詩因次韻補之
詩餘三十二首
詠墨菊　詠木芙蓉
詠桂花　秋夜對月

翰林齋宿對雪　又和李石城
賀張東海太守致仕　答傅體齋約游西山
玉延亭午坐　壽費葯軒
和答李世賢慶五十　又答王濟之
又答陳玉汝　又答周原已
又答孫希說　又答朱天昭
又答趙栗夫　又答賀其厚
又答楊君謙二首　苦雨
喜晴
追和元張伯淳學士贈長蘆彈琵琶者
游虎丘　謝吳中親友
舟中詠沙燕　臨清晚泊

晚行御河　公署冬晚
題脩竹士女圖　題倦繡士女圖
題宮人二景二首　癸亥歲除自壽

第三十一卷

記一十四首

匏菴記　醫俗亭記
佩韋記　陋清閣記
耻菴記　甘節堂記
靜逸齋記　重建延綠亭記
重建覺山寺記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太康縣修學記　湯溪縣儒學記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第三十二卷
記一十一首
西溪草堂記　義烏陳氏祠堂記
長洲縣學田記　義烏縣重修永慕廟記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望洋書堂記
榕江記　虛菴記
冷菴記　蔗菴記
第三十三卷
記一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龍山師記　南野記
寶訓堂記　玉澗記

周孝子廟記
歸菴記
光福山游記
慧林房記
興福寺記
崔巡撫辯誣記
東湖記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第三十四卷

記一十一首

胡忠簡公祠記
休寧縣兖山二堨記
觀泉亭記
博平縣遷學記
武學設廟像記
聽鳥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三辰堂記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得月亭記

第三十五卷
記一十一首
涂嶺南窩記　承慶堂記
榮感堂記　魯兩先生祠記
華氏粹墨軒記　東村記
礪菴記　華守方義事記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許州儒學修建記
主一齋記
第三十六記
記一十一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葉文莊公祠記
慈幼堂記

長垣縣重修學堂岡孔子廟記
敬義堂記　春和堂記
錫榮堂記
都御史盛公所受　敕書碑陰記
心耕記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第三十七卷

記一十一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廉石記　滸墅重造普思橋記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縣修學記 瑞賢亭記
韓氏立後記 瞻竹堂記

第三十八卷

記一十六首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朱孝子旌門記 綠野書院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冬日賞菊圖記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沙湖隄記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膠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正覺寺記 温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两山樓記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第三十九卷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送琬上人序
贈盛用美序　游陽山詩序
贈周元基序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蘭舟詩序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送陳起東教諭寧德詩序
送陳寺副序　周紳字叔謹序
郁處士輓詩序　錢伯啓輓詩序
第四十卷
序一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送同年知州縣序　贈王惟用序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樊山集序　銀爵聯句序
愚樂菴詩後序　尚古會詩序
贈周原巳院判序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園中四興詩集序　永感詩後序
賢科世繼圖序

第四十一卷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錄後序　贈王部員外郎胡公序
崑山葉氏族譜序　南安傅氏族譜序

贈都憲孔公詩序　潛齋詩集序
舊文稿序　恩榮圖序
贈孟御史序　西涯遠意錄序
後同聲集序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第四十二卷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雨菴宗譜序
伊氏重修族譜序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新安吳氏累世遺像序
周氏立後序　容溪詩集序
抱樸南歸詩序　贈進士秦君序
吳冢遺文序　樸樂存藁序

公餘韻語序
第四十三卷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盛氏重修族譜序　容菴集序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越溪盧氏族譜序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啓事餘情序　石田藁序
使東贈別詩序　尚書嚴公流芳録序
壬戌會試録序　慈溪姚氏家乘序
第四十四卷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同年三友會詩序
五同會序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衢州府志序　山東泉志序
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送陳都憲王汝赴南京詩序
重慶劉氏族譜序　名賢確論序
完菴詩集序　西潭詩藁序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第四十五卷
序一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偕壽堂詩序
壽賀感樓先生序　壽陳未菴序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序
少傅徐公壽詩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壽王孺人序　丘母太安人壽詩序
蘄母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皇甫母壽序
第四十六卷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送劉武陵詩引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事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乾乾齋槀引
游吳中西山詩引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黃氏二子字說
陳鎡字說　張進士兄弟字說
銕柯說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謝表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　恩表
擬　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文武百官請　太皇太后立　皇太子第一表

第三表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恩表
頌二首
豐年頌　平胡頌
致語七首
上元節　皇太后宴致語
上元節　皇上宴致語
聖節　皇上宴致語
端午節　皇上宴致語
中秋節　皇太后宴致語
重陽節　皇上宴致語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第四十七卷

箴二首
謹疾箴　成齋箴
銘二十三首
逢恩堂銘　衍慶堂銘
家藏研銘　英石銘
思貽堂銘　滋德堂銘
婁菴銘　海月菴銘
節菴銘　咢研銘
晁無咎研銘　重研銘
邃菴銘　益菴銘
方竹杖銘　桃竹壓尺銘
書厨銘　畫厨銘

瓟研銘　古瓟研銘
文宗儒得宋瓟研借觀累日輙為之銘
桂巖書院銘　蘄充道大研銘

贊二十五首

元朱澤民先生遺像贊
王納齋像贊　耕學徐公羽像贊
張汝弼像贊
新野王府教授陳以道畫像贊
武畧將軍李君像贊　李指揮像贊
故蔣樂亭像贊　王舍人允達像贊
江西布政使朱公像贊　丁易洞像贊
錢院判像贊　太卿劉公修史像贊

費司業野服像贊　王光菴先生遺像贊
閣學徐公像贊　姚栗菴像贊
處士呂愚隱像贊　孝子呂德升像贊
孫欽齋先生像贊　陳憲副像贊
韓克敬像贊　施修撰遺像贊
沈啓南像贊　劉戶部時雍像贊

第四十八卷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錄方先書後　題吳貞毋傳後
跋謝山人詩藁　恭題揚文貞公所書
宣宗御製詩後
書今人畫册後　題勿齋藁後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跋王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藁
跋世儒堂記
題杜東原絕筆
題蕭鳳儀生朝詩
題賀大理與張用齋手帖
跋黃山谷草書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跋所錄楊參謀誄後
跋啓南所藏黃山谷墨蹟
題王右軍書洛神賦石本後
書續編懷古錄後
跋米海岳臨顏魯公坐位帖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跋元諸家墨蹟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書胡訓導小錄後
書舊題王駙馬草書千文後

題陳清全先生小像　書隱者邢用理遺文後
題懷素自叙真蹟

第四十九卷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跋解學士筆舫銘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跋虞氏遺墨
題沈雲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題伊尹耕莘圖　跋鮮于困學草書後赤壁賦
跋陳秘書遺墨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跋米南宮龍井記石本　題袁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後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眞蹟
題重刻缶鳴集後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文
跋天全翁賞燈聯句　題王清獻公遺墨
跋和靖處士小簡　題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題宋四家書　跋山谷書發願文
題樓節婦詩卷　題樓氏全清堂詩卷
題楊鐵崖遺墨　題王右軍此事帖眞蹟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跋陳廷璧模嘯堂集古錄後
跋天全翁詞翰後　題趙松雪水村圖
跋東坡與蜀僧二帖
第五十卷

題跋三十九首

跋文信公過小青口詩遺墨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題歐陽文忠公遺像　跋朱氏所復睢陽五老圖
跋李龍眠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跋米南宮書宋宗室崇國公恬墓誌銘
跋李西臺墨蹟　跋子昂臨羲之十七帖
跋王氏文集　跋黃氏祖德錄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題僧朋雲墨梅
再題所摹懷素自叙帖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題虹橋別業詩卷　跋東坡楚頌帖

題李營丘畫後　題高房山畫
跋王允達廷試策　跋蘇東坡書醉翁操
題陳起東詩藁後　題謝氏真則堂記後
題李賓之北上錄後　跋宋王蘆溪先生遺墨
跋宋仲溫墨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跋歐陽文忠公遺墨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跋後漢瀘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書宋本嘉州詩集後　跋四烈圖
跋所摹東坡楚頌　題九歌圖後
跋度尚碑　題陳僉憲傳後

第五十一卷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贊墨蹟
跋東坡墨蹟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跋沈啓南畫卷　題朱文公請祠治姦二劄
跋張即之墨蹟
跋朱存復錄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跋元人顧玉山小像　跋桃源雅集記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跋屈可菴墨竹卷　題韓都憲手卷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王蘋敕
跋王氏紹興敕牒　跋眞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跋王德文公據　跋王光菴遺墨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跋文信公研銘
跋方寸鐵志後　讀顏孝子傳
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令吳公墨梅詩後
題江處士傳後　跋息菴書訓
跋黃樓賦　題元人墨蹟
跋林居魯所藏鄧文肅公二人
跋祝生文藁　跋韓文公廟碑

第五十二卷

題跋三十一首

題臨川两先生小像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跋東坡三刻　跋三楊遺墨
跋林尚書葉侍郎尹尚書楊尚寶聯句
題全沖堂記幷詩後　跋趙文敏公手帖
跋八一軒詩後　跋方正學壽樸堂文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跋李提舉遺墨
題山行雜錄後　題緦山雜詠後
跋魏元裕遺墨　跋金氏所藏詩畫
跋趙松雪紈扇賦　跋碧落碑
跋何翠谷樂案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後
跋彌月詩刻　跋漢晉逸士圖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題東行記勝圖後
跋馬氏遺文卷　跋山谷草書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　制策題
跋文信公墨蹟　恭題糧長　敕諭
跋沈石田畫册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題陸嵩儀訓子帖後
第五十三卷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絕句
題倪雲林畫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跋楊文貞公并楊晞顏尚書遺墨後
跋唐賢夜宴圖
跋徐仲山紀行詩
跋張氏尺牘
書拙脩菴記後
題王荆公詩後
題米原暉邏釣圖
跋米原暉寓大姚村所書三詩
跋米原暉雲山圖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跋陳閎人馬圖
跋韓幹馬圖
跋石勒問道圖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題劉松年三生圖
跋顏魯公祭文藁
跋孫過庭書譜
跋高閑艸書千文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眞蹟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讀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跋顏魯公干祿字石刻
跋秦氏科第錄　　書大雅堂卷後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跋趙彝齋畫蘭蕙
跋豳風圖　　跋下蜀江山圖
題白雲親墓圖　　跋林酒僊詩
跋宋仲溫草書　　跋原巳松軒賦

第五十四卷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眞艸千文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　　題鍾繇眞蹟

跋大石聯句後
跋滕用衡貞符頌
題鄭氏所藏文移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跋華栖碧手帖
跋尤牧菴遺墨
跋楊文貞公與尤參議詩札
跋宋人哀徐徵言詩後
跋倪雲林詩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題陳僖敏公印像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誌銘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跋范忠宣公誥
跋范氏所藏唐誥
書俞烈婦事
題雪洲卷後

跋甲秀堂帖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跋李氏宋敕
題兔兒所藏王守溪詩槀後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跋葉文莊公手簡
恭題院使王玉被 賜藥方後
恭題醫士陳寵被 賜藥方後
恭題尚書屠公被 賜朝覲官敕文後

第五十五卷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題解學士墨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恭題 累朝恩命錄後
題紹興瑞應圖後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　制策題後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跋宋賢四帖
跋宋賢五帖　跋宋賢三帖
跋王氏所藏宋敕二通　跋戸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跋王右軍真蹟　跋王獻之真蹟
跋李貞伯手帖　題東莊記石刻後
跋鮮于困學詩墨　跋盧彥昭遺墨
題石勒問道圖
跋館閣諸老與沈氏則學士簡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跋張東海雜詩

跋芸窗父師集　跋宋潜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跋宋方二公墨蹟　跋趙仲穆馬圖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書韋齋先生集後
跋朱文公三帖　跋明皇講易圖
跋顔氏家廟碑　跋元人墨蹟
跋劉寵一錢圖　跋張檮齋墨蹟
第五十六卷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祭葉侍郎文
祭褚御史文　祭蔣元用文
祭賀其榮文　祭李士英文
祭亡弟原暉文　祭周原巳文

祭邵文敬文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祭吳參議文　祭徐文靖公文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祭文温州文
祭李時泰憲使文　祭少詹事王公文
祭侍郎徐公文　祭陳大王文
祭外母朱孺人文　祭亾妻陳宜人文
祭韓夫人文　焚黃告先考妣文
東莊奉安先考𦘕像祝文
上京告祠堂文　告二代贈官祝文
受　誥告二代文
第五十七卷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弔古賦　答髭須文
湯媼傳　端友傳
鶴臞解　己亥上京錄
爲孟浩啓殯斂金疏　爲何令斂金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哀流民辭
擬漢高帝求賢詔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記常熟曾氏
記夢　先世事畧
與潘典籍時用簡　與謝祭酒鳴治簡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奏請東宮講學疏
問安疏　乞恩致仕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五十八卷
行狀述四首
四川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賀復菴行述
亡兄原本行述
傳七首
牧野子傳　周義士傳
莫處士傳　徐南溪傳
許孝子傳　僅齋居士傳
蕭節婦傳
第五十九卷

傳四首
侍郎黃公傳　布政使陳公傳
倪文毅公家傳　白康敏公家傳
第六十卷
墓誌銘八首　生壙誌一首
閻丘賓用墓誌銘　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陳脩君墓誌銘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正義處士墓誌銘　解元賀君墓誌銘
荆門知州徐君墓誌銘　宿田翁生壙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第六十一首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祭酒陳公墓誌銘　先考修撰府君墓誌
宗人府經歷龎君墓誌銘
甌寧童府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墓誌銘
韓府儀賓曹公墓誌銘　亾弟原暉墓誌銘
泰州百戸胡君墓誌銘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醫師錢橘隱壽藏銘　新淦縣丞顔君墓銘

第六十二首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陸宗博墓誌銘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李君信墓誌銘
陳汝中墓誌銘　周以節墓誌銘
周元凱墓誌銘　周叔能墓誌銘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大理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第六十三卷

墓誌銘一十二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工部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廣西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銘
南安知府汝君墓誌銘　江西僉事楊君墓誌銘
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亾兄處士墓誌　陸秉誠墓誌銘
逸晩翁壽藏銘

第六十四卷
墓誌銘一十首　埋銘一首
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山西參政前兵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姪孫健埋銘
黃和仲墓誌銘　武選郎中陳君墓誌銘
劉美存墓誌銘　沈府君墓誌銘
封詹事前光化知縣王公墓誌銘
蘇州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太常寺卿任公墓誌銘
第六十五卷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封御史陳公壽藏銘
封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封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莫君慶善墓誌銘　封御史李公墓誌銘
封御史王公墓誌銘　封戶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封編修吳府君墓誌銘　封戶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第六十六卷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劉弘遠妻許氏墓誌銘　賀賢婦墓誌銘
張廷端妻墓誌銘　周氏墓誌銘
顧恭人鄒氏墓記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諸景通妻張氏墓誌銘　曠孺人墓誌銘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誌銘

黃母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第六十七卷
墓誌銘一十首
亾姊吳氏墓誌銘　周母蔣氏墓誌銘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沈壽妻蔣氏墓誌銘　布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青澗縣主墓誌銘　毛母何氏墓誌銘
林孺人墓誌銘　朱孺人墓誌銘
第六十八卷
墓誌銘一十三首　壙誌二首
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彭母劉氏墓誌銘
崔母墓誌銘　顧惟誠妻吳氏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李宜人墓誌銘
姪婦朱氏壙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先妣太宜人墓誌銘　虞母鄒宜人墓誌銘
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張景春妻胡氏墓誌銘
戴母莊氏墓誌銘　郭母徐氏墓誌銘

第六十九卷

墓誌銘一十一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韓夫人墓誌銘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貞節俞氏墓誌銘

吳敘州妻夏安人墓誌銘
劉太宜人蘇氏墓誌銘　徐宜人朱氏墓誌銘
太恭人石母趙氏墓誌銘
第七十卷
墓表八首
編修李君墓表　清遠史府君墓表
朱隱民墓表　陽武訓導陳先生墓表
陳僉憲墓表　林先生墓表
許處士墓表　隆池新阡表
第七十一卷
墓表九首
陝西按察使王公墓表　醫師王瞶齋墓表

止菴吳府君墓表　融縣知縣周君墓表
沈教授先生墓表　樂亭知縣蔣君墓表
姜正術墓表　衛稽勲墓表
封主事訓導陳君墓表

第七十二卷

墓表一十首

杜東原墓表　御醫劉公墓表
院判周君墓表　素菴錢府君墓表
耕隱翁墓表　安仁知縣謝君墓表
隱士徐靜菴墓表　順天府治中顧公墓表
訓導孫公墓表　蘭州同知錢君墓表

第七十三卷

墓表一十三首

劉氏新塋表　怡隱處士墓表

盛雪溪墓表　梅友處士墓表

中書舍人王君墓表　上猶知縣鄭君墓表

永定知縣陳君墓表　工部員外郎胡君墓表

定州知州劉君墓表　樂會知縣周君墓表

思耘處士墓表　蔗菴翁墓表

耻菴魏府君墓表

第七十四卷

墓表一十六首

南寧知府蔡君墓表　醫士盛君墓表

隱士史明古墓表　四川參議周公墓表

教授管先生墓表　山西副使朱公墓表
周月窗墓表　漢中知府李公墓表
院判陳君墓表　葦菴處士墓表
處菴徐府君墓表　海鹽丞鄘府君墓表
錢伯寬甫墓表　承事郎王應祥墓表
承事郎蘇君墓表　吳醫沈宗常甫墓表

第七十五卷

墓表二十三首

封主事徐公墓表　贈主事陳公墓表
封知縣夏府君墓表　封御史林公墓表
施孝先墓表　封院判周公墓表
仰府君墓表　贈給事中楊公墓表

太安人張氏墓表　王節婦墓表
張淑人墓表　林母葉宜人墓表
何母太淑人呂氏墓表
第七十六卷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二首
都指揮江公墓碑銘　太僕寺少卿李公墓碑銘
浙江參政陸公墓碑銘　贛州知府顧公墓碑銘
湖廣參議徐公墓碑銘　應天府尹高君墓碑銘
温州知府文君墓碑銘　武庫郎中金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祭酒劉公墓碑銘　貴州僉事蕭公墓銘
鹽運同知侯君墓碣銘　兵部郎中吳君墓碣銘
第七十七卷

神道碑七首
刑部侍郎林公神道碑　山西參政祝公神道碑
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
都御史李公神道碑　都御史陳公神道碑
都御史謚襄敏鄧公神道碑
補遺
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都城濠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重修都城隍廟碑
南京朝天宮重修碑
南京兵部尚書秦公去思碑

匏翁家藏集卷第一

詩四十二首

秋日閒居

委巷寡人蹟杳無塵俗侵虛窗對高樹日午落疎陰玄蟬響方斷好鳥復一唫俯首閱陳編直窺古人心抱沖世味薄處寂佳境深涼風滿衣袖自起彈吾琴琴聲和以暢永日有餘音

觀溪童捕魚

江南五月黃梅雨一夜新添三尺水蓮葉東西蘆葦間斜陽映水魚生子溪童褰裳脫雙履一見水深心獨喜不須撒網與扳罾捕得魚來多赤鯉鯉魚最短亦盈咫猶有老魚不知止君不見魦鱮魴鰋秉長河去入龍門求大鮪

過南園俞氏書隱次劉祭酒先生韻二首

鷗渚茅堂古樹秋校書人去幾人游山林白日無車馬一老窗間著孔丘

芳草橋頭小路斜書聲隱隱識君家醉玄方丈坐終日黃菊秋深未著花

五月十三日移竹

今朝竹醉教移竹荷鍤穿雲去路賒卻笑此君多潦倒醒來已在別人家

方方壺崇山峻嶺圖

上淸樓閣萬山中百折丹梯鳥道通我欲置身巖壑裏白雲深處覓僊翁

次韻沈啓南僧齋夜坐

躡雲何處宿古寺郭東偏露下鶴栖警月低人未眠安心元有

法不語卽爲禪寂寂空堂夜焚香繞佛前

除夜

風雪孤燈下坐深寒漏遲百年能幾夜一歲不多時索室初驅疫持肴欲祭詩推窗看梅樹已發向南枝

宿丹陽聞笛

煙岺江空孤月明夜深人靜浪初平故園纔隔二百里短笛不禁三四聲樹遠丹陽臨古驛山圍鐵甕望高城相逢盡是離家客只向蓬窗說旅情

登南京鷄鳴山

秋盡荒山鳥蹟稀拂衣獨上扣禪扉屋頭鹿下緣青磵樹杪僧行入翠微千里風煙搔短鬢六朝文物付斜暉悠悠身世渾如此目斷天邊一鴈飛

分題鄱湖聽鴈送黎憲還臨川

碧天雲冷鴈聲悲楚客驚秋不盡思彭蠡湖頭愁起處衡陽峰下夢回時波漂菰米風生渚月映蘆花雪滿陂此去臨川無百里帛書休恨到家遲

懷陳起東北上

江城寥落歲闌珊遥憶離人北上難雨雪載途雙宦轍雲霄萬里一儒冠馬頭木落淮山莫塞上風來易水寒欲折梅花遠相贈幾時驛使到長安

題倪雲林詩後二首

高人自號雲林子獨住雲林歲月深足底千峰幾兩屐人間六印一鈎金華佗無術醫清癖蘇晉長齋養素心寂寞小蓬壺上路百年陳蹟莫追尋

阮籍疎狂甘自放清風高眄酒盃深池塘夢去忽生草丘壑移
來不換金脫帽竹間朝沐髮焚香花底夜清心衹陀舊宅風煙
古一片五湖何處尋

次韻周原已懷石湖舊遊

上方高處共捫蘿落木空山雨滿簑野寺推門黃葉亂湖亭倚
棹白雲多向來行樂成陳夢別後離愁遶綠波滿紙新詩更清
省令人相對憶陰何

送俞振宗南遊

手扶藜杖出南園不向妻孥告一言白髮被肩過浙水青山回
首隔吳門平蕪客路何時盡喬木人家幾處存此去越中憐歲
莫綈袍應見故人恩

雪夜憶友人宿伏龍山中

孤城鐘漏促寒鷄風雪殘燈夢欲迷靜夜獨眠高榻上故人遥在數峯西空林松子時時落絶磵梅花樹樹低知是山中有佳興柴門清曉候封題

雨後獨遊園中

荒園歇秋雨疎竹透朝陽落葉茆簷下惟聞鳥語涼孤蹤久塵土超然欲坐忘

爲史明古題沈啓南畫

崒嵂終南山黄河抱其趾舊聞塞天地延袤幾千里陽烏浴虞淵落霞散如綺層巒藹佳氣蒼翠不可擬史君松陵彦家世昔居此夜夢或見之既覺心亦喜老南慰茲圖歷歷宛相似不知經營勞但見丘壑美赤松眞吾師白雲是知已爲報山中人明年泝江水

次韻啓南淫雨

陽氣渙不收淫雨夜復晝倒傾怪盆翻併集疑輻湊鳩婦頻見離蛇醫頗遭詬日月何道行雷霆半空鬬顧無大藥資巳彼太虛府下堂褰裳齊出戶縮頸脰相忘魚圉洋竝坐鳥棲宿不辨過河牛時看挂樹蛙乞漿歲在酉祭社日維戊民謡適厚誣神賜誠大繆攸除荆室完既瀦白渠溜亘將甋甎盛强把桔槔救具棹防陸沉移書緣屋漏因之憫大田豈暇念靈囿荷蓑徒水畊痔鎛休火耨溪毛遶宅生田稺幾家茂竈沉或浮釜墻覆乃失霤湯湯咸其浴蕩蕩孰能詠斯倉不成千廠賦難至蕣空聞田畯喜亦笑楯郎恂積惡等貫盈飲酒比多又極備固有由太甚不可復往日害未消今歲勢仍驟槁項八口饑疾首兩眉皺神禹合胼胝蒙莊念昬瞀地志費推尋水經慵句讀出門一壺

隨俯井尺繘收花姬首夜膏石丈齒朝漱彼蒼有聞知下土敢
陳奏　朝廷闢四門刑罰謹三就聽政厭衡石祈年飾籩豆誰
召淮吳哉復致川廣冠居人廢鋤犁行者櫂甲冑赤子困泥塗
蒼生脫衣袖米價市上騰錢神槖中走寫帖顏腹空題詩沈腰
瘦況茲雨再零絕類人多疚否塞求疏通崎嶇戒顛躓幸有客
露冕豈乏人衣繡發廪在斯今爲府合仍舊首從芻蕘詢急向
膏肓灸莫厚庶以寧不傭遂全覆滂沱免月離霡霂應春候因
地倏厥利自天獲多祐漸墾千畝連卒致萬家富吳沼尚無虞
蜀天底須恒頻如元豐間不落貞觀後永圖幸勿忘膚見奚足
狃一挽康年回吾邦卽非陋

贈蕭漢文

蓬蒿偃箘簬瓦礫混璠璵君子負俗累騁步忙疾徐辛勤感驟

驢獨抱夏侯書我道蓋如此俗流訾迂疎終然不可屈驚悔動鄉閭游心千載上抗志萬里餘君德日已崇榮名常炳如

哀顧進士文之

死生亦常事脩短有定理命也奚足哀所哀諒非此文之少秀發鄉邑數佳士二十取科名束帶遂從仕社稷不足安一世但平視志高固超越氣盛非委靡壁立屹岱宗塵絕奔騄駬抵掌好高談人物善臧否歷歷無終窮牙頰注流水把筆或纘言隨物寫形似於其氣盡時新意尤崛起累累相示余俛首不敢擬利器徒自懷遠道邇卽止百年十未過二豎蚤見侯力疾陳疏封在告逾一紀癯然體如削飲食半藥餌纔息一以定竟作重汪踦豈無立言人墓道表潛美骸骨久當朽名姓元不死園辭寓所哀竊擬仲宣誄

陳僖敏公輓章

勾吳山水秀人物見英姿特出斯人類端爲後輩師萬間當柱石四海仰綱維執法星辰應行威草木知常令三尺謹不使百工隳鐵面嚴風采脩髯足表儀若金須汝作子采每疇咨雅量蠡難測清心涅不淄忘家安社稷鎮俗坐邊陲破膽驚西賊知名誦小兒方平留畫像仁傑立生祠春雨渾無跡秋霜詎有私希文應接武堯叟是連枝德業昭書傳功名付鼎彝一身思進退萬室繫安危已覺知幾蚤誰云見事遲懸車心尚赤解組鬢如絲赤子誰依恃蒼天不憖遺　朝廷終北極江漢自東馳鄉里嗟生晚臨文淚滿頤

正旦雪

天上頒新曆華夷正朔同推窗瞻北斗開戶納東風已覺天時

變何憂吾道窮雪花休亂落吳地兩年豊

洛神圖

僊妃不可即洛水遥相望手持青芙蓉游戲水中央金翠耀容飾木難綴明璫飄飄白雪裾蕩漾青霓裳人神本殊道倏忽登北堂嫣然啓玉齒氣若幽蘭香焉夷與海若左右更翺翔洛水詎可測人壽安能量雲軿期再來少傍三千霜

雨雹

江城六月暑氣薄夜半有聲敲屋角靜聽彷彿是何聲淅瀝丁當更瀺灂礿如有客來扣門入夜不應聲剝啄須臾萬騎爭奔馳矢石交揮攢亂槊披衣驚起推半扉入手磊磈心方覺奇形三出花半開幻作牛羊弁六駁買綃客泣海市珠獻王人棄荆山璞吁嗟天工一何巧豈有郢人爲襲斲百年老人渾未識此

物嘗聞雨幽朔何為江南亦有之欲問天工愁緬邈雖云盛陰腸陽氣人事所召豈言尤確適來已過到黃梅半月猶聞雨聲濁三吳大水眼復見高田可航井可濯園林和煖木再華疆界浸淫禾未穫京師今春乃鈌雨弘羊就烹罷賈權　詔書遠下甦民力　天子減膳仍徹樂百官黜陟勞大臣一飯豈止髮三握極無極備皆云凶況復于今天雨雹　皇仁洋溢恐未周天欲斯民被殊渥

題何刻工卷

女媧補天天不漏卷石猶穿太山溜郢工運斤風欲生斲出難供孫楚漱雲根可斷亦可轉磨礱幾日方成就梁州之貢天下無忽然躍出東山袖須功載德絕妙辭兩手不停煩刻鏤丞相中郎字奇古右軍李更筆深秀東山雖老眼猶明一一猶能論

結構空堂考擊聲丁丁絲連縷綴如絺繡小或蠅頭大或丈深必因肥淺必瘦東山擇業何其賢古人石刻今流傳周宣中興文石鼓李唐九成銘醴泉延陵墓上止十字薦福寺裏須千錢行人淚墮峴山下過客手摹江水邊其餘諸刻難盡述東山直視如無前百年獨守三寸鐵姓名與石同貞堅回看巧技未旋踵肆中野草浮荒煙昌黎河東如可作梓人圬者堪同編只今東山既頹矣子孫守之上慎旃閉門一日白石爛黨人之碑慎勿鐫嗚呼黨人之碑慎勿鐫千載之美無使安民專

病頌

人生自召百一病傷彼六欲兼七情我今有病出偶爾開口欲説難爲名幸非寒戰與潮熱一痛却使心怦怦蘧篨戚施古人疾二者一旦來相嬰執書未暇矻矻坐伏枕頓作咿唔聲千鈞

重負未容釋更覺肩背遭笞搒董宣不屈漢公主徐積已見胡先生昨朝向人忽作別即欲回顧仍前行昂頭莫肯少輕諾側目欲就多歡迎我生由來泚掘强只今見者尤加驚獨鶴引吭頻飲啄大雞感氣相諠爭嗟吁元首本無恙股肱何不思扶傾端愁蔓延入骨髓此病始知爲匪輕軒岐醫經動盈卷不識何藥堪煎烹莫如閉戶學導引動盪血脉方和平未能癱定得思癱把筆遺悶詩先成

題朱澤民小景幷詩後

睢陽畫癖不可醫睢陽作畫眞畫師豈維長絹善揮灑只此短紙誰能爲野曠天寒氣蕭爽人坐茆亭絕塵想階前舊雨客不來天未晴雲心獨往青山滴滴青於苔平地忽見芙蓉開秋聲似向耳邊起石上喬松若箇栽意長要在無多筆餘墨淋漓綴

唐律詩中有畫畫中詩百年再見王摩詰

書句容丁溪僧舍壁

丁公溪上古招提策馬來尋路欲迷遠道黃埃臨水隔當門綠樹與雲齊山中地僻無人到窗下僧閑鳥自啼瀹茗焚香坐終日不知林外夕陽低

爲僧題畫

秋風一騎秣陵還未得浮生半日閒畫裏南朝何處寺閉門黃葉滿青山

題趙行恕參議所寄沈徵士墨梅

不見王孫知幾年更堪東老入重泉江南風景渾如舊春草梅花共悵然

過陳玉汝溪館

落木城東路荒溪接板橋行來渾覺近坐定始知遙鶴羽休頻
掃龍團且慢澆乘閒卽到此折簡不須招

次韻啓南訪王汝不遇

結屋青林下移家綠水傍古苔留晚照殘菊帶秋光過客空敲
戶題詩復上堂主人非隱逸莫怪馬蹄忙

悼董孟珍

獨持古道作今人白首峨冠稱隱淪垂老不堪三月病移家空
是一生貧篋中書帙悲遺墨窗底棋枰積素塵深巷東風花自
落扣門無復過西鄰

悼沈癯樵畫史

秣陵春色厭驅馳投老吳門白髮垂燈下解衣盤礴處山中持
斧嘯歌時一貧比憲元非病三絕如虔不數癡落日高堂開障

子雪峰煙樹使人悲

曉發揚州遇雨

雞鳴揚子灣人發廣陵驛草深路不分潮長舟難逆故國去非遥懷歸心日劇陰雨忽復來前村又投蹟

濟寧夜泊

嗚嗚畫角語城頭暝色蒼茫徛舵樓古戍煙生人已散長河月落水空流異邦信美非吾土他日重來是舊游千里鄉心孤枕上可能今夜夢刀州

宿河西務遇雪

客懷牢落鬢毛斑水宿淹旬去路艱一夜雪花如席大始知身已到燕山

客樓望宮闕

天畔登高閣非關望故園再瞻雙鳳闕如在百花原民俗今成
化　朝家又改元五陵佳氣在長護　紫微垣

南還瓜洲渡江

柔櫓鳴咿啞曈曨天欲曙殘星帶河漢積水渺煙霧依微京口
山迢遞維揚樹中流忽已過始入江南路

過大姚陳玉汝宅飲散宿大覺寺追和趙與哲韻

月出平湖積水空上方僊梵隱花宮似聞薝葡林間雨總是芙
蓉浦外風有客題詩先我到向僧分榻幾人同敲門自怪來何
莫投轄傳杯惱孟公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

詩四十四首

己丑九月十三日初寓南京眞珠橋外舍諸友携酒相過

相逢共酌金陵酒月白尊前笑語長醉後眞珠橋上立只應今夜不思鄉

與徐仲山顧崇善登城西臺晚眺

荒臺寂寞不知名臺上經霜宿草平萬井白煙高郭遠千峰落日大江横居民不省前朝事過客空爲此日情東望鄉園懷抱惡一杯須與故人傾

秋夜二首

秋深無過鴈書問曠庭闈新月復將滿故山猶未歸孤燈明夜

榻雙杵搗寒衣寂寞難成寐更長覺漏稀

明河垂碧落灝氣滿彤闈上國將身住中宵有夢歸月高頻看劒秋盡未成衣嬴得頭顱上年來鬢漸稀

聞原輝弟東莊種樹結屋二首

折桂橋邊舊隱居近聞種樹繞茆廬如今預喜休官日樹底清風好看書

舊業城東水四圍同游蹤蹟近來稀結廬不必如城市只學田家白板扉

雪夜

蕭條學舍石城陰夜雪當階一尺深二水空洲迷白鷺半山高寺失青林閑門只合書灰坐覓句還思擁被吟却憶故園亭子畔紅梅花發照瑶琴

讀廖司訓詩

先生撫州彥來爲婺州師清晨坐高堂講席擁皐比弟子百數人出入矩與規先生以身教未嘗費言辭共云今人中得此胡翼之我友王允達托交兩無疑恨我不識面示我所寄詩詩長三過讀讀之竟忘疲其辭如劒鋒凛然白差差上憂吏治陋下憂士習卑孰爲障頹波孰爲張四維三復先生言苦心良可悲欲將今世人化爲唐虞時士皆元與凱吏皆皐與夔王道恒蕩蕩齊民總熈熈憂懷庶可慰聊用一解頤竊觀先生心卓爾出等夷但恐言太高反爲當路嗔方今法宮中　聖人貴無爲一相久自擇謂能繫安危守櫝既有人自毀玉與龜諒非有言責匆起出位思幸卷三寸舌横經固其宜撫州古名郡山川有諸奇草廬與道園近世尚可追著書寓微意足爲千載垂再拜

向先生吾言止於斯

吳節婦

十八來澁灘雙魚水中居七年一彈指水中有枯魚妾身既無夫妾心惟有死婉婉錦棚中柰此兩女子白月照空閨啞啞烏夜啼天明不飛去肯向西林棲九泉望不極莫化江邊石化石石雖堅可轉亦可泐年年過蠶月是妾紡織時只將兩行淚抽作千丈絲生爲吳氏婦死爲吳氏鬼子不如我信有如澁灘水

喜沈仲律主客北回

客路天寒嘆久違獨騎瘦馬雪中歸緣知到處皆題句遂憶去時初授衣畫省爐煙官事了青山杯酒世情非舊聞朝市多高隱不待滄江作釣磯

題楊鐵崖墓銘後

泰定年間名進士會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月玄圃長嘘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笛從人笑我醉紅裙風流盡付吳淞水還繞劉伶四尺墳

張叔厚畫李太白像

廬山瀑布三千尺只抵僊才一半長何用畫師張叔厚夜來落月滿空梁

答奚元啓

客居空有故人思正值江東薄暮時日遠自驚衣帶緩天長偏恨帛書遲冰消壁水魚猶伏春到瓊林鳥獨知好在　紫宸朝散後莫因官況廢題詩

初度日三首

忽忽行年三十六回頭事事總知非人生七十已過半何況人

生七十稀
我生之辰月宿斗薄命偶與昌黎同聰明不及如何好最是無文可送窮
東野數日失三子誰信如今也到吾淸淚下時禁不得此生已媿東門吳

除夜三首

獨眠孤館夢難成靜裏時聞爆竹聲爲惜一年惟此夜起來燒燭到天明
月暗城頭擊柝遲鷄鳴山下客愁時萬家閉戶逢今夜只有離人獨不宜
夜深燈火四無鄰强醉金陵麴米春却憶去年何處宿三义河口更愁人

題院畫三首

翩翩白馬紫絲韁馳過彎堤十里長千樹桃花萬株柳前頭宮殿是昭陽

璚樓金屋映丹霞只把儂家比內家落日美人秋水上紅粧一面亂荷花

思母辭爲廬州方君作

手線縫衣裳一斷難再續去去慈母顏不知幾時復線斷猶可縫母死不可逢乃知堂背諼不及墓上松諼草花易發松樹色不改玄宅一以閉人世忽千載無母何所恃孝子積恨深惟應無母者方識孝子心

周烈婦行 幷序

烈婦高州人隨其夫赴瓊山訓導舟次江西遇寇其

夫潛匿他處烈婦以爲死于水矣遂抱其幼子亦赴水死人多作詩哀之其鄉太學生吳耕爲余道其事賦此

西江水深浪如屋一婦船頭仰天哭哭聲遶江江水平玉顏一擲鴻毛輕想當汪汪雙眼底只見良人不見水抱兒語兒兒勿啼妾身不是河伯妻倉皇魚腹期同葬不道良人固無恙良人無恙去作官妾身雖死心則安願身莫化爲精衛願夫善射如后羿願身化作金僕姑一時射殺萑苻徒

題金陵陸氏藏刻絲花鳥

天孫織成纔尺許清曉誤落銀河東雲頭雪掌光凌亂人間只合歸良工金刀刻鏤十日功嵌紅補碧誇玲瓏西川海棠誰移得鳥歌蝶舞游絲中紫鳳天吳顛復倒杜家短褐難爲好香風

吹動水精簾白月穿空雕玉鏁古來畫筆爭揮掃黃筌趙昌眞草草回首雲間陸士龍壁上丹青使人惱摩挲此巧絶代無采桑枉却秦羅敷天寒日暮衣裳短乞與寠人遮粟膚

贈趙典籍

老將白髮戴烏紗四庫書中郎是家三月春風猶不到曲欄梅樹已開花

賦趙氏雙節

粤王臺下清風孤趙家兩婦同哭夫青春白日聲嗚嗚眼中一掬明月珠無夫不惜千金軀有溪名添一曲湖湖波徹底如冰壺寫出趙家雙節圖誰其賦者吳門吳

送鄭世靜還浦江四首

三百餘年孝義門一朝握手見諸孫君家自有麟溪集底用臨

天畔登高閣非關望故園再瞻雙鳳闕如在百花原民俗今成化　朝家又改元五陵佳氣在長護　紫微垣

南還瓜洲渡江

柔櫓鳴咿啞曈曨天欲曙殘星帶河漢積水渺煙霧依微京口山迢遞維揚樹中流忽已過始入江南路

過大姚陳王汝宅飲散宿大覺寺追和趙與哲韻

月出平湖積水空上方僊梵隱花宮似聞簷蔔林間兩總是芙蓉浦外風有客題詩先我到向僧分榻幾人同敲門自怪來何莫投轄傳盃惱孟公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

詩四十四首

己丑九月十三日初寓南京眞珠橋外舍諸友携酒相過

相逢共酌金陵酒月白尊前笑語長醉後眞珠橋上立只應今夜不思鄉

與徐仲山顧崇善登城西臺晚眺

荒臺寂寞不知名臺上經霜宿草平萬井白煙高郭遠千峰落日大江橫居民不省前朝事過客空爲此日情東望鄉園懷抱惡一杯須與故人傾

秋夜二首

秋深無過鴈書問曠庭闈新月復將滿故山猶未歸孤燈明夜

榻雙杵搗寒衣寂寞難成寐更長覺漏稀

明河垂碧落灝氣滿彤闈上國將身往中宵有夢歸月高頻看劒秋盡未成衣羸得頭顱上年來髮漸稀

聞原輝弟東莊種樹結屋二首

折桂橋邊舊隱居近聞種樹繞茆廬如今預喜休官日樹底清風好看書

舊業城東水四圍同游蹤蹟近來稀結廬不必如城市只學田家白板扉

雪夜

蕭條學舍石城陰夜雪當階一尺深二水空洲迷白鷺半山高寺失青林閑門只合書灰坐覓句還思擁被吟却憶故園亭子畔紅梅花發照瑶琴

讀廖司訓詩

先生撫州彥來爲婺州師清晨坐高堂講席擁皐比弟子百數人出入矩與規先生以身教未嘗費言辭共云今人中得此胡翼之我友王允達托交兩無疑恨我不識面示我所寄詩詩長三過讀讀之竟忘疲其辭如劍鋒凜然白差差上憂吏治陋下憂士習卑孰爲障頹波孰爲張四維三復先生言苦心良可悲欲將今世人化爲唐虞時士氓皆元與凱吏皆臯與夔王道恒蕩蕩齊民總熙熙憂懷庶可慰聊用一解頤竊觀先生心卓爾出等夷但恐言太高反爲當路嗤方今法宮中 聖人貴無爲一相久自擇謂能繫安危守櫝既有人自毀玉與龜諒非有言責夕起出位思幸卷三寸舌橫經固其宜撫州古名郡山川有諸奇草廬與道園近世尚可追著書寓微意足爲千載垂再拜

向先生吾言止於斯

吳節婦

十八來澨灘雙魚水中居七年一彈指水中有枯魚妾身既無夫妾心惟有死婉婉錦棚中柰此兩女子白月照空閨啞啞烏夜啼天明不飛去肎向西林棲九泉望不極莫化江邊石化石石雖堅可轉亦可泐年年過蠶月是妾紡織時只將兩行淚抽作千丈絲生爲吳氏婦死爲吳氏鬼子不如我信有如澨灘水

喜沈仲律主客北回

客路天寒嘆父違獨騎瘦馬雪中歸緣知到處皆題句還憶去時初授衣畫省爐煙官事了青山杯酒世情非舊聞朝市多高隱不待滄江作釣磯

題楊鐵崖墓銘後

泰定年間名進士會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月玄圃長嘘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笛從人笑我醉紅裙風流盡付吳淞水還繞劉伶四尺墳

張叔厚畫李太白像

廬山瀑布三千尺只抵僊才一半長何用畫師張叔厚夜來落月滿空梁

答奚元啓

客居空有故人思正值江東薄暮時日遠自驚衣帶緩天長偏恨帛書遲冰消壁水魚猶伏春到瓊林鳥獨知好在 紫宸朝散後莫因官況廢題詩

初度日三首

忽忽行年三十六回頭事事總知非人生七十已過半何況人

生七十稀

我生之辰月宿斗薄命偶與昌黎同聰明不及如何好最是無文可送窮

東野數日失三子誰信如今也到吾淸淚下時禁不得此生已媿東門吳

除夜三首

獨眠孤館夢難成靜裏時聞爆竹聲爲惜一年惟此夜起來燒燭到天明

月暗城頭擊柝遲鷄鳴山下客愁時萬家閉戶逢今夜只有離人獨不宜

夜深燈火四無鄰强醉金陵麴米春却憶去年何處宿三义河口更愁人

題院畫二首

翩翩白馬紫絲韁馳過彎堤十里長千樹桃花萬株柳前頭宮殿是昭陽

琦樓金屋映丹霞只把儂家比內家落日美人秋水上紅粧一面亂荷花

思母辭爲盧州方君作

手線縫衣裳一斷難再續去去慈母顏不知幾時復線斷猶可縫母死不可逢乃知堂背萱不及墓上松萱草花易發松樹色不改玄宅一以閉人世忽千載無母何所恃孝子積恨深惟應無母者方識孝子心

周烈婦行并序

烈婦高州人隨其夫赴瓊山訓導舟次江西遇寇其

夫潛匿他處烈婦以爲死于水矣遂抱其幼子亦赴
水死人多作詩哀之其鄉太學生吳耕爲余道其事
賦此

西江水深浪如屋一婦船頭仰天哭哭聲遶江江水平玉顏一
擲鴻毛輕想當汪汪雙眼底只見良人不見水抱兒語兒兒勿
啼妾身不是河伯妻倉皇魚腹期同葬不道良人固無恙良人
無恙去作官妾身雖死心則安願身莫化爲精衛願夫善射如
后羿願身化作金僕姑一時射殺雈苻徒

題金陵陸氏藏刻絲花鳥

天孫織成纔尺許清曉誤落銀河東雲頭雪掌光凌亂人間只
合歸良工金刀刻鏤十日功嵌紅補碧誇玲瓏西川海棠誰移
得鳥歌蝶舞游絲中紫鳳天吳顛復倒杜家短裋難爲好香風

吹動水精簾白月穿空雕玉纙古來畫筆爭揮掃黃筌趙昌眞
草草回首雲間陸士龍壁上丹青使人惱摩挲此巧絕代無采
桑枉却秦羅敷天寒日暮衣裳短乞與寠人遮粟膚

贈趙典籍

老將白髮戴烏紗四庫書中郎是家三月春風猶不到曲欄梅
樹已開花

賦趙氏雙節

粵王臺下清風孤趙家兩婦同哭夫青春白日聲嗚嗚眼中一
掬明月珠無夫不惜千金軀有淚石添一曲湖湖波徹底如冰
壼寫出趙家雙節圖誰其賦者吳門吳

送鄭世靜還浦江四首

三百餘年孝義門一朝握手見諸孫君家自有麟溪集底用臨

岐索贈言
同心堂上樂陶陶又見青樋發嫩條手把記文曾三復非關作者是陳樵
溪頭傑閣號臨清萬卷灰飛歲屢更他日重生書帶草君應不忝鄭康成
元末忠臣世所誇登堂揮翰見枯槎百年遺墨須珍重長作江南第一家

讀友人所寄詩

殘暑猶未退曉起坐書軒隔水見青林悵然思故園清風偶披拂衫袖何翩翩屬茲乞假暇開牖滌囂煩口誦故人詩如與故人言藹藹春雲飛翩翩孤鳳騫藻句和未得中心徒弗諼何日陳湖濱相與弄潺湲

贈宜興李童子
彼美青衿子從人解索詩詩成如可誦莫羨謝楊兒
竹禽圖爲胡君賦
江南煙雨竹枝底一箇子規枝上啼日暮不須啼更急行人初到秣陵西
九月十日赴周仲瞻飲菊猶未開
莫恨黄花開獨遲清香已覺到金卮重傾昨日王弘酒强和今朝鄭谷詩根在又從南國種節高應耐北風吹相逢人世長堪笑不羨齊山杜牧之
得子
予生因嗣續往往被人憐重聽呱呱泣還驚六六年桑蓬行射禮朱笥檢醫編今日爲兒祝惟應壽最先

鍾馗元夜出游圖

終南老馗狀酕醄虎韡烏弁鴨色袍青天白日不肯出上元之
夜始出為游遨鬼門關頭月輪高烏靴背穩如駼騟鬼嬪塗兩
頰鬼子垂一髦徒御雜沓聲嗷嘈導以靈姑旗翼以天食刀荼
壘左執鞭質矯右屬櫜方明前持漆燈張若後擁犖旄離末罔
兩不可一二數肩擔背負手且操奇形獰色使人怕一似貙駮
梟獍兼猿猱戰傷人血化燐火各出照地點點如梵膏陰風颯
颯吹荒皐百怪屏氣不敢號汝輩遠遁莫我遭我欲飲汝血甘
如飲醇醪我欲啗汝肉美如啗羊羔肯容汝輩在世長貪饕吁
嗟乎老馗真為百鬼中一豪所以唐皇想其像詔令道子寫以
五色毫吾嘗疑其事展圖不覺再把短髮臨風搔憶當天寶年
左右皆鬼曹太真宮中逞狐媚祿山殿上作虎嗥當時設有老

馗者安得縱彼二鬼逃便須縛以蒼水使者所捫之赤絲獻于天閽尸諸獸牢寢其皮拔其毛效爾一日驅馳勞坐令溫泉生汙泥驪山長蓬蒿上除唐家百年害下受唐史千年褒却來上元夜任爾燒燈弃伐鼙

送林克容歸台州 侍郎一鶚之兄

彭城風雨人空眠看雲夢草皆徒然爭如天台林少頴一舸竟泛秋風前天台路接秦淮水季也秋臺耀金紫官高章服自不同兄弟之情只如此東華淸曉芳塵香却怪馬啼來往忙夜來忽作天台夢夢去不知岐路長征車在門待明發還向三吳歸百越到家高卧赤城霞回頭却望金陵月

送胡彦超

年過四十不作官還將短髮籠儒冠平生一經已爛熟胡爲挾

入橋門觀前年鄉書名始刊曲江又避春風寒重來橋門住三載打頭矮屋聊盤桓朝虀暮鹽不滿盤何須故人勸加飡日高對案笑捫腹自有五色之琅玕側身西北望長安眼中一朶紅雲團天門欲往澁如棘若比蜀道尤云難嗟哉出處誰得似頗似吳下吳生寬吳生作詩忽盈紙送君還到春闈裏春闈多士多如蟻勿將老少分憂喜君不見韓昌黎張童子同是陸公門下士昌黎文章如皦日童子聲名逐流水人生傳世有如此區區科第何難耳

喜雨

孟夏困隆暑宛若三伏時大雨宜時行颯然平旦[illegible]客居苦煩促攝衣起看之垂絲映芳樹圓紋散清池逍遥亦何事高詠陶韋詩濕竈煙火絕僮僕飯我遲中膓既云適我亦忘我飢如何

北山陋草木咸熙熙

次韻馬廷簡雨後園中看種蔬之作

幽人薄滋味鼎俎却脂膏寧將口腹中貯此土之毛荒園微雨過惡草亦以薅赤根列嘉菜黃蔓雜新甃入手未盈把何足充大庖諒無食肉相此種任食饕匪樂故侯隱頗諳丈人勞端知中林鹿所食在芹蒿因懷柴桑翁不爲五斗撓亦知束帶時何如荷鉏高斯人久寂寞流俗仍滔滔載誦藝蔬篇陶翁幸重遭

訪沈主客仲律不遇因題竹上

不見竹間人空題竹間句清風牽我衣依依不能去

次韻沈主客種竹四首

我愛此君子林間每獨來便成終日坐應是隔年栽凍雪長梢在春風舊葉摧佳人空谷裏翠袖拂蒼苔

醫俗亭前物如何到此來清風當我笑醉日被人栽蟠土龍頭縮垂簷鳳羽摧平生持苦節一任伴荒苔

坐深郎署下碧色上衣來試問誰家有還輸此地栽主人腰共瘦凡卉節空摧却愛涼陰底長封一丈苔

書窗時起揖錯認故人來下管彤庭用孤根粉署栽多因春雨長不爲晚風摧欲借林間地高眠讀古苔

筆翁陸志學年六十五得子

金陵老陸鬢如絲喜氣朝來忽上眉甲子細推應較晚卯君新到莫嫌遲作詩不用誇三鳳典樂曾聞止一夔收拾牙籤幷玉軸他年親手付麐兒

蠶言

摘桑看火新婦摘桑門反鎖春蠶食飽易得眠雪繭結成非贏

粿官司要和買織造急於火去年賣絲數倍利兩月養蠶十月
坐殷勤向火祝焚蠶𥁞焚我

䶕翁家藏集卷第二

匏翁家藏集

二

PL
2698
.W83
V.2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

詩三十五首

贈金朝瑢

向晚暑氣清有客扣我戶褰裳起迓之聆語若平素似諳姓與名欲問或恐誤客言君豈忘坐請爲君訴未及三兩言拊掌頓驚悟憶當景泰初寬也年尚孺鼓篋郡庠間已解親外傳君時從舅氏來向官下住同登訒菴門講業日相聚歲久君乃歸浙水舟獨泝屈指別來年已過二十數兩地無尺書居常但瞻慕相見不識君顏色已非故不知今何爲乃有此奇遇君言自别來雲路殊蹇步五試于有司曾未合尺度及玆邑大夫而以我充賦老母今在堂白日迫遲暮祿仕求養親學職今乃作邵武亦名邦有任於此赴天假便道還一拜先人墓其餘衷曲情請

俟更僕布我聞君言已流涕發噎啞動如參與商古語今始寤
感君昔善交蒙子今枉顧我欲贈子行金玉不足富內廷達外
邑坦坦皆仕路與子游其間須各勤保護倘爲同門羞適取舉
世惡修德崇令名他年有良晤

寄題陽山澄照寺

令威禀僊骨化鶴去遼東傳聞有遺井乃在青山中山深草木
盛苔徑誰能窮爰有釋氏子於此構蓮宮殿閣頗雄傑林杪見
青紅高厓石色古小洞雲氣通神龍室其地上下雨兼風歲時
郡長吏祈禱屢年豐我昔過東麓落日明丹楓所恨足力弱徒
然望龍湫何時躡其巔歷覽無怱怱回頭發長嘆深愧南飛鴻

送林一中福建僉憲

蹇步無外慕中歲偶成名東帶趨闕下獲侍君子行弱水限瀛

洲明星垂貫城蹟異雖懸隔心同常合弁拙性素寡諧有蓋非徒傾乃叔寔嚴師令兄況名卿而我師事餘久矣孰芳聲方深追倍樂俄動睽違情　朝廷得一相賢者宜同升端如孤鳳起鶴鵠相和鳴八閩連百粤城郭三山横此中持憲節海波會澄清同朝再有日超遷當政成

題鄭郎中所藏張師夔畫

師夔畫好不可誣筆法頗似崑山朱未論人品高與下胸次自是吞江湖平林絶澗雲糢糊深處自有家猿呼青苔細路絶人蹟遇着卽是漁樵徒忽然空翠落衣袖崇山峻嶺相縈紆丹梯百尺通玄都僊家茫茫還有無弱質本是山澤癯見此不覺掀長須卧游三日猶不足王維輞川無此圖題詩却問鄭大夫此圖應着千金沽

贈別丁鳳儀刑部

我昔白下逢丁儀黑漆點睛玉琢顔相看不用道名姓開口一笑先談詩君詩不作宋元語開元大曆相追隨雖云專師李與杜亦或下友岑兼維其餘佺期之問輩蔑視何異群小兒于時場屋文最盛君獨事此將安為譬資章甫適於越越人斷髮無用之我方一倡已自誤君復累和為人唾涼秋八月桂花發多士競赴鄉闈時臨風再作老婦舞鹿鳴接席元無期鳳皇翩翩起千仞先後瓊林棲一枝玉堂載筆我甚愧烏府閱獄君無疑燕南二月草芽綠君忽捧檄東南馳張家灣頭買大舫官河三日冰流澌南都作官殊可樂故宅況在秦淮湄清晨出門了公事薄暮還家及我私北堂阿母年七十蕭然兩鬢縈游絲入房喚婦出共具祿米作飯甘如飴人生作官有如此清如伯夷安

肯辭更憶南都北城外此地乃爲少昊司太平堤長二里許馬蹄緩緩鞭垂垂鍾山削翠幾千仞影向玄武湖中窺水光山色兩奇絕飽看未覺詩腸飢尋常馬上得佳句封題寄我當休遲

送盛訓術還吳江

一舸東南去望望故里門夕陽煙市影秋水雪灘痕製藥當書案彈琴罷酒尊相過官舍裏應是史西村

挽張征西

漢室論諸將行邊許衛青征西憑豹略逐北至龍庭閉戶功名遂環營涕淚零千秋元不死麟閣儼儀形

送同年黃敦實知玉山

懷玉山中路煩君此一行官因科第重人比縣名清黃霸終京兆言游暫武城亦知離別易杯酒不須傾

送王合州

南出都門去逢人問合州一官爲别駕萬里付扁舟巫峽流泉曉峨嵋片月秋縁知蜀道易隨處有詩留

送劉寺正約之江西審刑

天子齋居罷舞雩使臣承命出皇都朝端法吏誰爲最江右寃民自此無雨脚隨車應不斷麥苗蔽野未全枯漢庭治獄多超擢拭目看君立要塗

爲安福尹仁器紀善追和祭酒李文忠公所遺之作

先生去作泉臺客瀘水悠悠歲月多太學舊規三舍在中朝清節幾人過斯人有感空臨楮後輩無能也掇科欲寫和章頻不就玉堂踈雨墨重磨

中秋夜飲陸廉伯西齋

到手金杯且慢斟小齋一醉夜沉沉關山未覺分南北人月何須論古今水落蒹葭應白老秋來蟋蟀爲誰吟不知霜露沾衣處偏是詩家感慨深

送同年簡齊道歸省

春半相逢在禮闈題詩忽復送君歸盧前名姓慙楊炯洛下文章見陸機曉日攀龍恩似海秋風躍馬去如飛新年草色知人意應向階前映綵衣

題青州先賢祠

汴宋人才無古先東方作郡總名賢朝廷擇相多從此州縣勞人豈信然隱隱故疆分海岱堂堂遺象照山川只今新廟煩虛位莫道前脩美獨專

林良鷺鷥圖 上有白頭翁鳥

風吹碧蘆灣蘆葉何飄蕭幽禽止其下愛此波迢迢意態殊容與羽翮仍逍遥飲啄既得所有食誰能招附人衛鷹隼巢林笑鶵鷇何彼白頭鳥向我聲嘵嘵陋哉里巷語此意奚足描功名及成遂禄位期侈驕白日不廻駕寘行到中宵馮車一引首始知路非遥鄙夫復眷戀顧乃嘆無聊誰為去此鳥勿使汚輕綃

岳蒙泉畫葡萄

曾是文淵閣下才才高八合有人猜白頭騎馬涼州過却使葡萄入畫來

贈地理家二首

平生兩屐共扁舟南過荊門北冀州著得文章塡破篋劉嫌司馬是空游

萬里江山一覽中已堪藉手謁諸公儒先縱有山陵議恐與君

家意不同

壽席道士

白頭一羽客何處曾相逢月下老翁井雲間玉女峰蹁躚還似鶴變化眞猶龍試問渠年紀山中有古松

題畫

誰持畫障索我歌見畫如向江南過扁舟坐我順流去兩岸不斷山嵯峨山中老樹青婆娑雲深難辨枝與柯渺然一片漾微白千頃平湖生遠波想當若人作此畫墨汁如雨流滂沱夕陽落盡板橋上何彼行客偏么麼我生固有山水癖猶道圖畫傳來譌昨朝騎馬出城去看山直到燕山阿千巖萬壑青不了較之江南山更多長溪淺渚舟如梭亦着漁翁披綠蓑青鞵布韈不曾辨馬背未必愁坡陀若非塵鞅縛人住山水佳處須行窩

題詩自笑徒吟哦佳哉此圖如我何煙江疊嶂寫長句我亦年
來嫌老坡

松江鄧節婦二首

夫亡未是苦能禁一水纔知節婦心不信臨邛新寡者向人偏
賦白頭吟

節婦名高誰與齊眼中覺得九峰低直須二字平生盡貞烈宜
從卷首題

送金德潤主事改選南京便養

清曉辭朝去離顏帶笑歡但知因養母不道是之官路指桃花
渡衣衝麥秀寒鍾山如有待江上作龍蟠

送李侍郎致仕歸博羅

白雲渾不礙羅浮望盡家山南海頭暮景迫人陳短疏春風吹

髮上扁舟臣於社稷當爲忧身在江湖亦有憂此日都門稱嘆
者品題先入二疏儔

追送張尚質戶部兼懷沈仲律主客

秋風騎馬向南行送別深慚句不成顧我只如前日懶思君應
比後湖清朝回曉月當瓊島夢逐春潮到石城遙想齋居無俗
客相過多見沈雲卿

翰林齋宿

迢迢清夜宿詞林不是西園只賞心天上星辰華蓋近海中煙
霧玉堂深話長絳蠟頻銷燭夢短青綾獨擁衾明日慶成何以
獻願同張耒賦當今

又次費廷言韻

月滿蓬瀛樹影涵並游儤館不勝慚歐陽白戰多詩禁周澤清

齋厭酒酣兵衛森嚴環闕下神光隱約起郊南玉墀春宴明朝事載望　君恩四海覃

慶成宴二首

玉陛東頭第一筵坐分春色愧群僊詩題共和篇三百酒價無論斗十千曲舞羽衣齊作隊花簪金字巧成聯卷阿鳴鳳今重覩定協周家舊卜年

閣門傳　詔下瓊筵許傍文樓坐列僊鳳曆紀元初滿十玉杯稱壽定過千頌鍾應律歌工起階楯成行衛士聯既醉小臣思寸補擬書無逸獻新年

上元夜戴中書宅賞燈

南客相逢惜此宵燈詞酒令破寥寥莫教隱几生春夢就可聯鑣去早朝月色漸臨青瑣闥風光多在玉河橋休文不赴斯文

約應是嗔人折簡招時沈廷美不至

脩竹仕女圖

曾讀杜甫佳人篇佳人今向畫圖傳練裙縞袂春風裏不減花神并水仙牽蘿補屋居空谷日莫依然倚脩竹只隔西鄰短短墻楊花榆莢紛相逐

白雲僊女圖

霞裙霧帶空中起何物嫣然一僊子下方塵土不沾衣來往踏雲如踏水瑤池西去扶桑東萬里聊乘半日風却笑洛神波底住一生空盼水晶宮

爲周評事題沈石田畫二首

芙蓉

憶涉秋江水曾采芙蓉花花邊蕩槳白日暮美人不見令人嗟

秀色天然淨如洗依舊幽花照江水高堂四壁起秋風不是丹青那得此周卿愛此如愛蓮胸中風月元無邊慚余未擬愛蓮說爲君且賦芙蓉篇

芭蕉

老卉呈嬌紅破葉留故綠正當零落時對此殊不俗我思石田生秋色塡滿腹腹中抑鬱無柰何信手寫之忽盈幅滚滚白露初爲霜苔花冷蝕山骨蒼眼昏錯道逢僊子綠絲步障紅綃裳

送張都水

幽燕建都邑九鼎從而遷八政一曰食仰此東南偏歲漕四百萬舳艫相後先雲帆罷轉海江淮達且沿迤邐經齊魯有渠昔人穿噫此尋丈耳譬若溝澮然置牐以啟閉相時爲節宣嚴嚴魯山下平地多流泉泉流入漕渠其始纔涓涓齋淪惟自足安

知可浮船疏導非人力濟世嗟何緣張君官水部治水思昔年往來相度之滌源同九川功成既歸朝大臣慕其賢封章始朝薦行李仍夕旋維此百泉眼利博人爭傳入渠有餘瀝可溉萬頃田只今東方民老幼咸顛連槁項與黃馘嗷嗷口流涎潴洩倘有策旱澇何須憐漕粟國用足種粟民生全他年司馬氏載入河渠篇

杪夏雨霽

好雨夜來過朝陽散新晴朝回一解帶偃仰向南榮焚香遣塵慮讀書悅道情屋角槐杪綠時聞好鳥鳴誰知城市裏心境有餘清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

詩三十二首

賦黃樓送李貞伯

維河有源星宿同導河積石思神功濁流汗漫失故道積石却與瀆淵通平郊脫轡萬馬逸一夜徑度徐州洪徐州太守蘇長公夜呼禁卒登城墉一身未足捍大患豈無木柵兼竹籠戲馬臺旁二十里有隄橫亘長如虹高城不浸三版耳挽回魚鱉仍者童防河錄成天有工黃樓高起城之東五行有土可制水底用四壁塗靑紅太守登樓賓客從舉杯酹水臨長風河伯稽首受約束不敢更與城爭雄水流滔滔向東去紆徐演漾殊從容負薪投璧竟何用漢家浪築宣防宮自公去後五百載水流有盡恩無窮我生慕公公不逢安得置我茲樓中穎濱淮海獨何

幸留得兩賦塵蒼穹鳳池舍人今李邕南行別我何忽忽登高
眺遠必能賦封題須附冥飛鴻

少詹事柯公挽章

莆陽山水邑文獻代相仍詹也唐時有襄于宋室稱惟公從後
起餘子讓先登科甲宣能冠詞鋒莫敢膺進言希祖禹紀事到
吳兢已向經筵入元從史館升肺肝求　主識氣力待誰憑慎
密中無鏄方嚴外有稜　副君資講讀曾子要師承縗服終難
奪綸書遠自徵迺中翻報訃都下盡喧騰夏屋梁驚折長河岸
善崩幾年儲宅俊他日曠疑丞當宁徒前席斯文失右肱人言
猶悄悄天視故傍傍卹典恩光下哀歌韻語興慨予生既晚爲
彼役無能久候儀庭鳳焦思出壑氷竹根巖月落荔子海雲蒸
公起當何日高呼恨不譍竹巖公號

送姜用貞赴南京刑部因懷項文祥

南去分司畫省郎行行因得奉高堂已如毛義爲人子早向宗元識吏商春草訟庭稀獄案碧山官舍有書牀項斯別後年華改爲謝無詩遠寄將

與諸友東郭草亭看牡丹二首

曾是平章宅裏花賞時還在故侯家　帝鄉況有此亭古人世但知今日嘉吟興待生滄海月醉顏驚見赤城霞風流前輩凋零盡欲覓遺蹤事已賖

背郭林亭風物幽綠陰時節更須游獨憐芳草容人卧多謝名花爲客留錦水築堂從杜老漆園成器想樊侯暮春未許山陰占今日燕南禊事修

次韻李賓之病暑時閏六月

夏暑亦常事江南未宜歇維此日朔方氣候無差別洞庭碧汪洋太行青巑嵬遥思蛟室空豈畏羊腸折對食乞或喪解衣帶翻結頗聞上古時處野復居穴宫室始湫隘文字非漫滅雖云蔽風雨重我此炎熱連朝常既焚未夜忽庭爇凾風詠鑿冰月令紀秉驖彼日故遲來斯言自高揭四序功成退三王世遞迭祝神司夏令一月眞濫設將行衣未裝既醉醽還醱發狂果大叫排悶得深悅貧者衣裳單所慮窮冬節露脛與蹁躚赤脚寧蹉跌暑氣任蒸人吾生況江浙

昌黎淸節廟

君臣有大義誰獨能廢之雖云行天罰有責安可辭南巢到牧野此事已再爲彼動固以時我義亦自持所以周家粟不及首陽薇飄然脫屣去鴻鵠青冥飛維昔能讓國去周固其宜焉遷

執史筆歌我安適歸我歸既無所無乃非怨詞藉有潁濱叟刪潤庚己知二子百世師邦人詎能私要之天壤間郡當置一祠請觀昌黎頌奚假吾聲詩

苦雨

入夏憂不雨雨甚亦可憂幸此米價減宿麥且有收人情稍覺舒天意復見尤一雨過三日其勢殊未休九市成九河可車翻可舟比屋垣墻倒汎汎宅載浮婦女出大呌兒童誇善泅又聞城西偏水患更不侔一家三壓死傷者恐不瘳事急欲走避有足誰家投聞之是叵忍援之猝無謀我欲作天問問此來何由但恨此來時在天少遲留往夜東門火平明失其樓雨來火不作火滅雨乃流漢儒傳五行箕子叙洂疇人通天亦通此理或可求賦詩遺孤悶廢卷發長謳因之望遠海安得登高丘

送蔣蒲州

郎吏紛紛塡仕途䄂試幾人爲大夫如君本是青雲器有身豈合居江湖山右大州稱古蒲手中新分太守符昨聞州人告荒歉衆口待子歡且餔進士中人不流俗設施肯作科名辱黍稌豐登雞犬寧聊以茲行遂民欲宣武街頭車已裝乘此十日秋風凉青天眉宇太行秀平野襟帶黃河長州中父老出郊迓來日太守登公堂

送蕭漢文分司清江浦

誰云何遜在揚州只到淮南便艤舟東閣官梅千古事小山叢桂一時秋考工有記煩開卷都水成功屬運籌浦口相過曾訂約錦袍須共月中游

送吳憲之知龍泉

爭愛江東孤鳳凰南飛浙水見文章從來民事偏爲重此去科名定有光燕寢焚香稀案牘春郊騎馬徧耕桑長安極北誰云遠要聽成人頌擊壤

送文宗儒知永嘉 用唐人方干送王永嘉韻

同年出宰聯翩去大邑爭誇浙水東選士初行常法外期君當在古人中竹房夜照江心月柳浪朝翻海面風此地從來詩景勝還聞拔擢論民功

送項宗仁知建陽

高步賢科衆所推筆端文字豈無施已看作令如龐統不待逢人説項斯千載宋儒眞可學一時秦吏謾爲師公餘爲我尋遺蹟應踏扁舟入武夷

贈釋子芳草堂

出吳閶門走山塘山塘北去七里長平郊崛起虎丘寺雲樹一簇攢青蒼我昔家居絕塵事兩足只有登山忙扁舟搖搖掠岸去尋奇探勝時倘徉舍舟登岸縱所適四尺古墩當道傍道傍父老說遺蹟劉公佐邑殊循良邑人此地曾拜送相與聚土示不忘我欲題詩紀其事碑亭淡淡餘殘陽翛然欲去更回首忽見側畔依僧坊青松夾道蔭寺額大書金字何煌煌竹陰蕭然槿花舍中有丈室并廻廊一從京師住三載東南引領徒相望旦朝忽有僧來謁自言來自胥臺鄉吾師出家修苦行吳下知名芳草堂今年新領祠部檄劉公墩邊開道場敢持絹素乞一語南還留作山門光嗟哉後世重異教三吳尤云熾而昌穹樓傑殿塗金碧直以壯麗充緇黃其間號稱彼善者屈指一二無留藏白雲寺建爲范老表忠觀改因岳王只今此寺雖儉朴寺

名刼為劉公彰此墩可夷碑可仆有僧世守庸何傷投簪還鄉會有日便擬入寺尋支郎舊時詩句如可補坐我草堂焚妙香

凌季行家賞蓮

盆池當坐長新荷眼底西湖渺綠波便可乘舟如太乙依然臨水散東坡碧筩涼露先秋下華屋香風向晩過酒客不勝金谷數對花聊賦醉時歌

和沈廷美次前韻

重把清尊對碧荷醉來潑水作圓波誰移東海紅雲島絕勝西山玉雪坡花底佳篇慚我和門前俗客任渠過晩涼身在江湖上唱出漁郎欸乃歌

陸文量職方新居讌集分來字韻

士龍宅裏小筵開坐對春風拂檻回未許持杯稱酒德故教分

韻見詩才紫垣近接煙花繞翠幙高張燕雀來更愛西偏青不
了主人須築看山臺

飲錢世恒樓上

何處風來六月寒只疑高閣近江湍酒杯鯨跋當筵舉劍匣龍
蟠拂袖看白雨不禁前日大青天偏到晚晴寬西山翠落僊洲
外倚遍君家十二闌

漁翁圖

數株古樹荒溪濱一竿占斷如無人溪深水聚魚亦聚誰遣兩
翁當要津葦間大艑何爲者亦有長竿手中把兩翁得魚慎勿
爭只學收門取多寡

送沈仲威

一江秋水隔娟娟南去美人初放船爲客相逢多異縣如君況

說是同年三吳人物何曾之二沈聲名共所傳我忝交游昆仲
裏贈言那惜滿華箋

送董尚矩歸省

楚尾迢迢不計程却因慈母重行行久爲朝士多鄉夢始信江
神也世情錦敕有光天日爛布帆無恙水波平江都父老如知
得莫向津頭候董生

次韻顧天錫九日病起

重來不是舊劉郎籬菊都從病裏黄小院入愁雙杵外故鄉歸
夢一燈傍詩家供給山當戶客鬢侵陵樹着霜明日也須扶杖
出呼童已製錦爲囊

邊文進畫山鷓鴣爲遼陽邵令題

黄筌趙昌絶代無邊卿好手皆可模鸞坡日轉供奉暇餘墨寫

戍山鷓鴣鷓鴣只識山中路畫史强之入毫素遼陽有客自高
飛不信韓翁感爲賦

同年吳克明知嘉定爲題馬圖

吳卿別我吳門去手把橫圖索題句開圖見馬如見人逸氣稜
稜八尺身圉人騎度燕河水萬里長風生兩耳歸來飽啖玉山
禾吳門草青柰爾何

贈張君歸吉水兼問訊劉教授先生 兼素兄

東風不入客衣寒二月扁舟忽下灘到日緇塵詩裏詠還家春
草夢中看諸公臺省堪分席何處山林獨考槃苦憶傳經老劉
向更煩相見勸加飧

送戴校官琰赴漳州

渾河花發照青春舟載儒官下遠津族甲浮梁惟有戴地分漳

水總爲閩檳榔且進盤中食夏楚應生帳下麼學舍五經多掃地願期安定出純仁

楊學士新居讌集分采字韻

子雲一區宅氣勢如爽塏結構藉良工經營信多載虛簷小雨過高棟浮雲蕩勝地惜天時華筵散香靄傾倒尊與罍烹炰鼎兼鬻園蔬竹有萌土物蟶爲醢衆客放情懷諸郎耀文采酒面卧西山歌喉翻小海河朔事空傳江南景仍在詩篇雜戲謔飲量無欺紿不知白石移未許清風改雅集當再期盆荷笑相待

挽畫士范葦齋

藝苑聞評到葦齋一時邊氏是朋儕賦詩難使遊魂返看畫空將病眼揩酒肆藏名餘屣在金門徒步只麻鞵拙工巧宦紛如許今世何人最寡諧

廷試掌卷二首

晝戟連階虎豹屯九重端拱一人尊王言載見如綸出寒士還同挾纊溫地上圖書環璧宿宮中絃管奏雲門朝來識得天心喜硯沼均沾雨露恩

華蓋依然逼翰林大廷對策感重臨雨晴東閣天逾近雲起西山日未沉殷序化行無曲學舜衣垂處最虛心三年食祿成何事第一臚傳愧　王音

愛茶歌

湯翁愛茶如愛酒不數三升并五斗先春堂開無長物只將茶竈連茶臼堂中無事長煮茶終日茶杯不離口當筵侍立惟茶童入門來謁惟茶友謝茶有詩學盧仝煎茶有賦擬黃九茶經續編不借人茶譜補遺將脫手平生種茶不辦租山下茶園知

幾甌世人可向茶鄉游此中亦有無何有

閩南王翁重修里社

南閩有龍峰下維里居民里名曰興教民風朴而淳有社昔所建歲久埋荊榛王翁社中彥動以禮法遵謂此如不葺日就圯與埋學校聚生徒　朝廷聚搢紳市廛聚賈客田野聚農人凡人各有聚不聚事終泯我力雖云薄此社當我新維木固無脛山林可選掄維甓亦無足河濵可陶鈞工匠並手作落成纔幾旬法律於此讀俎豆於此陳信義於此講孝弟於此申於此勸農事於此賽田神作朝而息暮報秋復祈春爰有諸父老偉然古衣巾會飲日將夕言笑皆恂恂少壯從杖者長幼自有倫相與稱王翁重我里居仁後人庶勿壞千載傳南閩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

詩五十七首

馬遠古松高士圖

寄傲天地間不爲俗士知九衢紛車馬有足難並馳偶來長松下時復一解頤手持白鶴羽萬事付一麈吾心在太古身即太古時所以陶淵明羲皇不吾欺須臾白雲起青山變容姿即此見世故長歌返茅茨

高克明溪山雪意圖

此圖劉僉憲得之任太僕今歸沈啓南後有徐天全跋克明宋仁宗時人題曰臣克明上進

赤脚眞人龍鳳姿俯視藝苑時游嬉良工待詔金門裏高生前身應畫師含毫吮墨立良久自言臣是唐王維平生胸中無一物獨有山水能容之郭熈成名乃新進高宗有詩云克明已死道寧逝郭熈後有新成

名范寬得意纔並馳丹青競巧稱院體後來不比宣和時客竹千岡松萬壑蒼翠峰巒白湖濼岸傍桂楫何處移礀曲茅堂是誰縛行人暮歸天漠漠遥望前村愁雪落船頭一老獨閒暇詩思分明入寥廓劉侯朝回過燕市亦復愛畫入骨髓偶從太僕得此圖每一開之心輙喜天全僊翁惜題字評品數行而已矣翁今已逝侯亦亡兩洞庭荒渺湖水翁嘗自稱大洞庭主人而僉憲家有小洞庭故云石田多才從後起況有佳兒好文事只今此物欣有託賦詩獨愧前人耳宋社久已屋宋畫如有神劉侯地下勿長嘆楚弓得失皆吾人

辛夷牡鷄圖爲筆翁張士行題

辛夷花發照晴川獨立春風亦竦然莫惜錦毛加束縛涪翁囊底恰三錢

次韻天全翁書遺光福徐用莊雪湖賞梅十二絕

永和人物數諸王曲水難勝一野航得似太湖三萬頃梅花灣裏作家鄉

不游鴈蕩即鱸鄉又被五湖勾引忙舉棹落梅春雪亂開尊臨水玉泉香 吳城西有鴈蕩村吳江號鱸鄉

我愛涪翁與放翁此翁應在二之中登山臨水當年事北郭移舟舊約儂

快雪初晴冰滿灣長溪未許放舟還坐移月裏千株樹卧看湖邊萬玉山

新築吳西白玉城城中長作看梅行錦袍更向船頭坐便有神僊世外情

不向山人道姓名詞中裴度晚年情江南風月無人管天府新

除老上卿

天落平湖見髩絲傍人休笑放舟遲杜陵野老愁泥滓只許青鞵布韤知

雪後船窗向晚開孤山杖屨勝徘徊戛然何處玄裳影想見坡僊化鶴來

湖口無人踏斷槎石梁新築什銀沙如今要識經營意信步前山好看花

太湖莫作鏡湖看聚塢銅坑地更寬日暮最高峰上立青天尺五即長安

連宵朗月在青空始惧身居大雪中莫唱霓裳羽衣曲人間自有廣寒宫

爲報春風萬樹梅年年爲汝費深杯徐卿況復能相引不盡青

山不擬回

陳起東赴官閩中爲題松圖

松有歲寒操北地固所宜何年移孤根種之炎海湄土人反吾疑豈畏霜雪欺不知長養地枝葉恒如斯屈曲賦形質蒼古帶容姿惜哉仰受蔭山上苗離離酸甘適衆口采摘貴及時豈不見閩產橄欖幷荔枝

李遵道竹樹圖

薊丘常共此君游又向人間見小丘滿目疎篁連古木偶然臨楮忽驚秋

墨竹

深林不減篔簹谷亂影都歸丈八溝最愛長竿如緑玉何年去上釣魚舟

墨牡丹

素衣依舊染緇塵京洛相逢已暮春偶憶沉香亭北事惱人偏是畫中眞

夏太卿墨竹

今代風流夏太常幷刀時復剪蒼筤墨君已老湖州逝却喜人家肯築堂

謝孔昭畫

盧鴻草堂今有無吳中時見謝翁圖松風澗水書聲合林下高人不可呼

史明古過宿

故人過我室遠自黃家溪歲暮委巷中舊路渾不迷感此十年內望望各東西斗酒相欵曲自起謀吾妻縱談遂忘暮日隱柴

門低相逢既不易欲別還悽悽挽衣願少留方牀幸同棲況有坐間客王汝行將躡雲梯呼童更洗珓春韭亦滿畦是時月初出光輝奪靑藜夜久庭宇空鶴蹟滿雪泥起步脩竹園擭擭驚烏啼淨掃竹下壁為我須留題頽然相枕藉鄰家起寒雞天明返舟楫吳江正流澌

題治平寺琬上人所藏巨然山寺圖追次虞道園先生韻

疎林逗晚照際水扃柴關中有方丈室翠納千重山山路多白雲滃然隔塵寰倚笻望嶒峰展席聽潺湲願邀巨然老置我水石間忘歸飽清暉從此終日閒層巒結暝色不逐樵夫還

留題治平寺次前韻

野岸艤舟楫登登扣禪關木杪望飛閣半依茶磨山翻嫌棟宇

高隔林見人褰石湖分一曲殿脚臨潺湲老僧閱梵語趺坐寒
雲間不知城中人暫到非長閒棹歌答空谷沿流月中還

宿東禪寺瀞公房 戊戌正月十日

來爲東莊游還作東林宿林下扣禪扉幽徑行自熟齋廚夜寂
然倦睡雜僧僕方牀習趺坐飲我一茶足坐久湯室溫洗沐解
塵服衲翁故延款展畫更燒燭逶迤水上城突兀月中屋夜靜
風轉號曠野有高木疎雨忽復來春夢不可續端如紫極宮百
感入詩腹便當游汗漫安復事拘束晚歲返舊廬爲鄰豈須卜

畫虎 時吳中有虎患

是誰捉筆圖猛虎出山耽耽氣尤怒便欲當前一扼之自笑書
生不能武亂山西繞洞庭波山下爭傳虎蹟多千年故事劉琨
得何日偶然還渡河

陰雨（元旦甲子俗云甲子豐年）

春來不獨東風顛以陰以雨仍連連豈惟元日到人日又復上弦交下弦甲子歲朝傳好語東南民力待豐年天時人事有如此回首朔雲增慨然

過相城爲沈陶菴和天全翁賞菊之作

菊花開日是重陽坡翁妙語不可當我云但得花之趣何必秋來菊有黃神僊中人壽且康老年見客纔下堂幅巾飄飄映華髮導我直過東籬傍菴居春風定先到已見菊苗三寸長浩歌淵明飲酒章悠然依舊虞山蒼素琴無絃舊有例當春賞菊嗟何妨封題一笑報蘇子爲我轉致陶柴桑

過沈啓南有竹別業（是日閱李成畫又觀商乙父尊下有銘）

繫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餘遥踏無媒徑重尋有竹居筆精知宋

畫罷古鑒商書前董題名在風流邈不如

與啓南游虞山三首

夜宿相川口清朝喚舟人舟人請所之指彼虞山垠山如知我來笑迓野水濵鵁鶄春雨餘翠洗雲中身我亦重玆山竦然正冠巾虞仲骨巳朽高名宛如新悠悠松間路弔古在玆晨放舟轉山塘行行自知津春服亦旣成㡳以適此春

我本不飲人愛山如愛酒春游亦易事出戶即挈肘決策爲此行所幸得良友譬彼足病弱扶掖乃能走虞山遥在望豈意落吾手側足亂石間縱目平湖口賞心雖云樂弔古悵然久丹井事有無刻銘覆華構如何梁昭明書臺蔽林藪山下有葛洪丹井宋學士景濂爲銘又有昭明太子讀書臺

斜日下嶺西落霞滿川上晚色催人還輕舟復搖漾佳山難爲

別持酒忽惆悵悠然一回首舟尾疊青浪故人知我懷捉筆寫
其狀懷土心未除移山力何壯便如王維詩終南亦堪望流觀
入中夜鼓枻起高唱

題啓南所藏林和靖手簡追次蘇文忠公韻

西湖處士林君復結廬近傍湖波渌百年何物獨傷廉墻下梅
花總寒玉滿城煙火十萬家未信誰人能脱俗壺酒嬉春拾翠
鈿歌鍾入夜燒紅燭獨教老鶴閒應門走傍湖陰濯雙足高平
范公遣使來寄以新詩勝餽肉風節文章厚與淳兩句平生成
實錄才多墨妙更入神只許唐翁和高曲果然遺墨似其人如
倚清風捫瘦竹惜哉甫里天隨生不赵斯人書杞菊

題啓南寫贈袁德純同年萬壑春雲圖

袁卿高爽不可攀平生眼底無吳山肩輿偶度支硎嶺俯視龍

池纔破顏前山後山作屏几千步橫岡鋪翠被向曉濃雲觸石生當春好雨從龍起吾鄉沈子今王維筆端萬壑能移之圖成欲贈袁卿去却請我輩仍題詩天台鴈蕩東南有卿昔好游曾遍走縣齋晝靜對新圖從此不須開戶牖

贈袁德純别

太平肇為縣乃自黃巖分阻山且薄海土俗殊信信持牒好爭訟於古已有聞雖云士風美甘露難救焚幸哉百里宰一朝得袁君君來坐堂上顏色無戚欣謂民如絲然治之豈宜棼清節我自持濟以慎與勤踰年能化服相顧歸耕耘公庭晝寂寂凭几西日曛猶恐耳目隘適野訪憂瘽肩輿之所至如渴皆醺醺君本廊廟器壯年躡青雲胸中十二策獻納同河汾小試出等流信矣光斯文今兹報政還道經吳淞濱自慶忝同薦詩以揚

其芬

出閶門與陳味芝諸公送德純舟經山塘登壽聖寺閣時雨初霽西山益佳還飲舟中爲陳允德題啓南所寫春壑晴雲圖是日文宗儒談龍事甚異故及之

偶聞客談萬山中靈湫一勺能藏龍春來佳氣滿空谷想見龍起雲爭從誰驅雪浪盪我胸驀然吹散渾無蹤半塘雨過登高閣引手欲摘青芙蓉

秋林高士圖

風回木落多霜降水流慢高士謝俗塵溪頭獨來慣班荆成坐久天日喜清晏野曠山盡出隔岸殊可辨度嶺識樵夫遥知有雲棧王丞在北垞柳子游南澗山水樂亦同君應免譏訕

贈張汝弼知南安

闕下五色雲爛爛非煙霧吳會天東南却因風吹度鳳禀澤物心終爲濟時具迢迢大庾嶺人出南中路既滋九齡松亦復溉梅樹觸石此其時終焉遍天下攬之願少留飄然不予顧

楊太眞剖瓜圖

深宮六月涼風至紈扇團圓奪秋氣却恨君王賜浴遲華清水熱通宵沸金刀手弄雲鬟低楊柳樓頭日已西莫誇碧椀紅瓤美玉齒病來憎瓠犀

題萱草圖爲從母張孺人六十之壽

北堂慈母坐薰風萱草當階見一叢莫向洛陽看舊譜此花眞是壽安紅

題劉僉憲廷美寫遺啓南畫

寂寂茅亭下悠悠野樹邊扣門無俗客題句有詩僊虎蹟黃泥

坂鵝群白石泉相城回棹後畫裏故依然

山行十五首

過橫塘

夏半橫塘風日多畫船載酒壓晴波高田得雨皆秔稻長蕩翻雲足芰荷未必他年成故事也須隨處結行窩悠悠十里城西路此是登山第一歌

謁韓蘄王墓

家國何多難推尋爲蔡童嬴秦方逐北周室竟遷東江左朝廷在淮南驛騎通天終憐宋土時則有韓公一劒橫天外諸酋在目中南雲當留箭鏃黃蓋走艨艟伐越期成霸干潛恥會戎蕭墻狼跋盡野穴鼠群空聚米籌三鎮開門待兩宮齊王眞濟美鄂國盟爭雄有詔從中制惟詩詠內訌閒游嗟我獨和議約誰同

殉替長弓勁題銘片石穹龜趺呈細刻龍額表孤忠草樹樵蘇斷粢盛享祀豐神靈懸皎日生氣亘長虹異代今全盛當論保障功

望穹窿山

我昔聞吳諺陽山高抵穹窿半壯哉拔地五千仞始信吳中有奇觀銅坑鄧尉作屏扆天平靈巖當几案其間法華與雅宜水邊橫亘如長岸何人著山經宜作吳山冠但嫌地勢高山家每憂旱舟行半日青巳了却被濃雲忽遮斷水回路轉二三里依舊諸峰青歷亂人云山頂百畝平合結茅廬傍霄漢龍門勝蹟未遑添坐向船頭先飽看

經王遮山

見山不識山借問山中人王遮亦深秀翠色聳嶙峋肩輿繞其

趾面面松杉新峰巒稍回伏穹窿復呈身細草被長岸盛夏無埃塵乘閒即行樂願作玆山賓

入蒸山謁徐天全墓

平生覓賈共襟期欲使才名百世垂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湖山彷彿精神在杖屨從容歲月移逝矣姚崇嗟不返憑誰爲刻墓前碑

觀眠松

盤盤蒸山麓側徑頻折旋山人引我去云有長松眠石磴被蔓草攝衣步相連果然見奇樹如神龍蜿蜒鱗甲生滿身仍怪鬐鬣全恍若出巨壑疑將赴深淵未學擾龍術却立不敢前天風谷口起繞視惟茫然枝幹既屈曲不中棟與椽玆山非櫟社亦復全天年旁有短石垣制作良且堅四垛砬不動容累皆古甎

斷裂蒼蘚間有碑昔人鐫銘文已磨滅篆書冠其顛曰宋故主簿陸公墓銘荒山少居民始知陸公阡摩挲發長嘆助我松聲圓草棘莫剪除應乏雲仍賢旭日照松下因之弔重泉

入銅坑

銅坑山下摘楊梅曲徑人從樹杪來共愛石橋涼氣逼湖梢未放酒船回

泛下崦

新春已否雪湖梅却為楊家果特來落日酒船山色裏水南人道畫中回

泊虎山橋

南人相見詫杭州自料西湖讓一籌天為漁家開下崦晚宜書舫駐中流新詩已判縱橫寫佳境從教次第游孺子歌聲何處

起落滄霞孤鶩水悠悠

飲七寶泉

誰將七寶地貯此一泓秋片月從空墮清冰出壑流泠涵山骨瘦細咽竹根幽半勺能消暑名宜水記收

入玄墓寺

高登鄧尉山遥入玄墓寺老僧具衣履出門迓予至落落長松間一徑獨深邃鞺鞳鍾磬聲鳥雀少驚異仰面睇山腰殿宇危若墜長廊掃清風脩竹自爲篲結夏四五人趺坐更無事樹密山果懸草深井泉秘盤旋登小樓洞庭正相值洋洋太湖波兀兀林层翠始知衆山中此寺眞畫筒聞昔萬峰老卓錫據茲地道行既孤絕遺言有高致化去動吳人金帛爭布施歲久骨當朽遺容未全敝禪堂晝寂寥雲水之供饋惟餘佳山水不改太

古意磨厓紀勝游吾當一題字

憇奉慈菴 菴中有白山茶

野寺堪逃暑登登去扣關林深長礙樹路轉又逢山石鉢分中飯雲房借半間玉茶花落盡坐撫不知還

登光福鳳岡

昔年曾學登山法縱步不憂山石滑含輿徑上鳳岡頭趂此涼風當晚發遠山朝臣抱牙笏近山美人盤髻鬟我身如在巨海中青浪低昂出復没山下人家成市廛家家炊煙起曲突梅林屋宇遥隱見一似野鳥巢木末寺僧見山如等閒翻怪群山競排闥偶凭高閣發長笑笑我胡爲躡石鉢夕陽滿目波洋洋西崖平湖更空闊山靈爲我報水僊預設清泠供酒渴吳人非不好登山一宿山中便愁殺扁舟連夜泊湖口舟子長篙未須刺

懶游已笑斯人騃狂游不學前人達若邪雲門在於越何必青
鞵弁布韈

飲海雲院百丈泉

白雲翻海濤行人渺無蹤蘭若因以名秀倚青芙蓉玆山非百
丈泉名與山重問泉所發源寺僧偶相逢涓涓出亂石瀌瀌循
長松山中不鑿井飲足忘深冬始知白雲多護此蜿蜒龍品評
藉道園遺墨無塵容所恨生也晚操杖何由從步來當長夏坐
挹清心胸紀事强追和豈圖碧紗籠謫僊詠瀑布莫訪香爐峰

觀海雲院連理山茶

奉慈山茶好標格花開如杯呈玉色海雲山茶更絶奇奇處不
論紅與白兩株竝植東軒前密葉如屛遮几席枝柯一一相交
加爲是同根忽分拆初疑一人獨叉手忽作兩人仍促膝少焉

掉臂纔跬步又復控卷當肘腋碧玉磨沙成玦環青絲絢索分
繳纏我來庭際稍摩挲引子春蚍憂毒螫試量旁幹得三圍每
掃落花凡一石風霜飽歷三百年未識何人手中植尋常繞樹
多詩客堦下莓苔留古跡河中曾辱昌黎文西蜀休誇孔明栢
世間大樹儘有之似此山茶何處得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

詩四十三首

與參政祝公游正覺寺　寺爲元陸志寧別業舊多梧樹相傳志寧每洗之更有竹數種曰名竹堂後廢有僧洪創爲寺

陸公已逝逐浮塵洪老重來刈野榛百畞園林成故事一天風雨醒游人碧梧爭洗今何在脩竹叢生舊有因白髮耆英留醉墨晚涼傳玩席間珍

吳仲圭鈎勒竹　仲圭嘉興人號梅花道人葬處題曰梅花和尚之塔

畫家不見吳道子石塔尚記梅沙彌百年筆法兼衆妙又向人間看竹枝秦川織錦文瑣碎嶰谷截玉形參差苦心却怪揚雄語雕虫篆刻嗟何爲

喜雨四首

雨挾風潮勢未休何人對此獨忘憂桔槔挂壁農夫坐起舞茅簷忽打頭

農家勤動自新春怪見平疇有斷紋孺子何曾知稼穡過庭沾濕亦欣欣

不飲何曾説半酣飯餘捫腹已堪慚疎慵又感天公惠午後當階雨最甘

荒園頻漑趣奴星曉起常聞汲井聲菜飯始知留客易花闌更覺照人明

與賀美之過陳湖訪陳氏昆仲再宿東明院時玉汝居京師而主僧頻公没矣因遺其徒良琛

東明院裏重投宿偶見前題一慨然欹枕亂蛩如昨夜入門高樹却多年季方不與元方在小朗還同大朗賢何處玉笙吹夫

歇山扉新月照人眠

過磧沙寺寺西有蛟龍浦中有藏經坊僧云鳥雀不入坊中元詩僧至天隱自江右來居此號筠溪有詩集

日斜湖上過野寺倦登臨老樹風聲合頹垣雨蹟深蛟龍潛近浦鳥雀避叢林不見筠溪叟詩禪久絕音

韓文公度藍關圖光福徐太守家藏

韓公上書諫佛骨自分投荒生不還忍寒作詩示姪輩千古增重藍田關關門雪深阻去馬直氣早已開衡山唐皇殂矣骨亦朽瘴江無墓空潺湲嗚呼瘴江無墓空潺湲潮州廟碑不可删

遠游

嗟彼城市人而有江湖想如何屋下身忽在扁舟上遠游無定蹤日日憑五兩南風舟尾發千里落吾掌如觀山海圖瞬息歷

九壤扣舷歌離騷八極頋長往旁人發大笑此語意何廣屈子百世師未許後人倣

酬海虞陸生寫　賜服像

臚傳春殿偶前行　賜服深慚出上方豈爲形神勞繪事故憑粉墨著　恩光詩中曹氏今爲度辟上吳生遠擅場歸到山林還有託幅巾偏稱鬢毛蒼

李龍眠劉阮遇僊圖

誰與龍眠作畫評高唐雲雨筆端生欲知劉阮天台事試讀韓子桃源行

趙松雪長江疊嶂圖 李貞伯藏

長江滔滔向東瀉憶昔扁舟順流下慈悲閣前浪花白兩岸青山似奔馬蘼蕪楊柳風颼颼江行六月疑深秋歸來已是十年

事看畫偶然思舊游江流樹色非邪是仍見山腰隱高寺赤岍滄洲杳靄間只尺悠然起愁思若溪影落鷗波亭王孫弄筆何時停北來戎馬暗江滸千古遺恨歸東溟

題張外史伯雨贈曲阜孔君詩後

結廬句曲號貞居石鼎千年句法如所有白雲難贈客豈無清露可為書湖陰小閣題金蘭月下高冠製玉蘂白首交游洙水上歸儒深恨早回車

王叔明山水圖 叔明號黃鶴山樵

黃鶴高樓已搥碎空有江南黃鶴山山深有客持樵斧終日置身林木間臨風高歌白石爛隔水或看秋雲還老夫亦有幽居興對此徑欲移柴關

倪雲林墨竹

古來畫法即書法時從用墨窺良工雲林胸次本高潔墨氣自與爲人同扁舟日暮過甫里竹梢落紙含清風想應停筆悵然久詩思遥逐天隨翁

沈恒吉小景

扁舟同泛十年前夜宿西山一塢煙逝矣斯人猶在目古村黃葉帶清泉

畫鷹

林塘秋晚木葉稀瞥然如褰原憲衣野鷹木末俯首睨豈欲供爾清晨飢嚴霜積塗塗百草腓平郊且莫張虞機天空海濶羽翮健終當一擊奮我威區區鶉鳥何足數草間任爾東西飛

畫鷄

杜翁昔賦縛鷄行韓子曾聯鬭鷄句朱冠鋏距本同形勇怯在

人分感遇鷄耶被縛良可嗟鬬鷄雖勇何足誇爭如此鷄只獨立昂然不屬詩人家

過吳江瑞雲觀 陸道判建黃文獻公有記

笠澤磯頭訪瑞雲洞門高掩寂無聞重湖急雨過龍陣小塢亂石眠羊群有懐廬山陸脩靜敢比會稽王右軍與客松陰論往事摩挲殘碣慨遺文

舟經荻蕩阻風留宿王抑夫田舍 時水荒後

歳暮江村落日懸誰家漁網設平田岸頭行客訟風伯堂上主人疑水僊斗酒急呼聊慰藉扁舟欲去重留連荒溪白屋炊煙少縣吏那堪橫索錢

題王叔明遺沈蘭坡畫

黃鶴山人樸古松踏月夜訪蘭坡翁浴鵝溪邊放杯酒尺素頻

發青芙蓉百年坐卧松雪中似舅宛有王孫風誰教彦遠作畫記姓名也合收王蒙清霜不管坡蘭叢蘭芽仍茁吳門東山人倒騎黃鶴去黃鶴一去青山空

巳亥上元夜有感

夜堂春酒十年前白髮朱顔笑語傳孤露餘哀雙袖濕凄凉無寐一燈懸長街未盡人猶走急雪初晴月正圓身在故鄉悲感集他時今夕況幽燕

胡瓌番騎圖

漢家詔下五將軍虜騎衝寒度塞雲終信奇功收幕府如今不是奉春君

韓節婦

閭門煙火萬家稠獨掩深閨賦栢舟曾識市中無二價肯將從

一頁韓休

爲姚文裕題畫

憶醉園池之上悠悠二十餘年城裏人家似此畫中風景依然

與李貞伯游東洞庭六首

過木瀆

舟行三十里約向瀆川過客路偏逢雨人家盡枕河橋橫光福嶺水接洞庭波倏爾嗟春及田間見荷蓑

舟行出胥口

孤蓬遥踔太湖心着雨高山水墨深積氣上蒸炊正熟弱流西注壓將沉不囙迢遞辭清賞轉覺空濛助醉吟詩裏白公誇月夜未知奇觀屬春陰

游太湖翠峯寺

步轉危峰路豁然梅花叢裏見青天春泥不汚登山屐又過長
松啜冷泉

興福寺小憇

九塢寒泉一磵流遥從木末望山頭春風未掃禪林雪更為梅
花半日流

湖上望西洞庭山

百家棧上望西山縱目遥過銷夏灣未遂眞游勞指點耶憑高
興去躋攀石壇相距纔十里林屋都來有萬間報與山靈須少
待會將親手扣僊關

飯法海寺

行盡松杉嶺懈平日高深谷喜新晴山樓飯罷渾無事獨倚危
闌聽水聲

游惠山入聽松菴觀竹茶爐菴有皮日休醒酒石時濟姪隨侍赴京命和二詩

與客來嘗第二泉山僧休怪急相煎結菴正在松風裏裹茗還從穀雨前玉碗酒香揮且去石牀苔厚醒猶眠百年重試筠罏火古杓爭憐更瓦全

游金山

大船西來趂晚潮留雲亭上興飄蕭水從灧澦流偏急春到岷峩雪盡消萬里京華瞻北極一時人物慨南朝中泠入口平生足坡老詩篇已命騷

瓜洲阻雨留曹氏館

水長瓜洲上鱟魚高樓三日雨疎疎主人能慰江南客晨起呼童作筍菹

宿邵文敬清江官舍爲題高房山畫卷

淮南春夜風兼雨空堂蕭蕭雜人語戸曹好客無與娛故展長圖慰羈旅大山矗矗如覆釜小山歷歷還聚黍人家隔岸見衡茅艇子隨潮歸浦溆眼昏莫辨雲中樹據案呼童執高炬千里悠悠亦遠游却喜意行無險阻閭閻城中爲我家俗事到門多峻拒平生惟有山水緣招我登臨無不許憶昨離家始浹旬此物依然入東楚乃知高侯畫有神未讓道寧與僧巨顛君從茲愼藏弄對棋寧賭淮南墅

過呂梁洪

力盡千艘勢若傾隱然門限入彭城漢封岱嶽分來脉禹鑿梁山擬舊名高岸茅茨民舍穩繞灘風雨客心驚平生亦愛王陽語壯歲難辭險處行

徐州阻風

蘇家故事留詩句仍見夜中風雨來水激萬艘難捩柁鼓行千
陣不啣枚怒號應撼藏蛟窟奇觀須登戲馬臺河上去程誰算
得擬尋石室弔桓魋

與徐中山東行五首

望嶧山

魯郊空且曠自力安能窮倏見千仞青橫截平其東群山相後
先蹲踞猶兒童尼丘亦遠避何曾數龜蒙嘗讀禹貢書其陽產
孤桐剪伐成何用茅茨舜為宮諒惟製琴瑟搏拊歸良工因之
懷古人仰睇雲霄中

觀泗河

四源合一水古河因以名望之渺千頃永口汪然清蕩摇鄒嶧
山映帶兖州城餘波入漕渠資國功匪輕疏濬藉水部來往勞

經營欲渡免舟楫石堰築且平臨流一縱步魚鱉不我驚即欲窮其源何惜此數程念昔洙泗間講業皆諸生河廣豈水然聖澤惟盈盈茲游幸沾溉自慶非徒行浴沂效前哲春服亦既成

入孔林

兩楹既夢奠黷矣斯文光巍巍魯城北冠屨於焉藏墓木不可辨合抱十萬章知爲門弟子移植來四方惟昔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何幸瞻拜俄其旁去我有周末藹然覿溫良如陪游與夏執贄同升堂惓惓東引領夙願今始償嶧山千仞高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觀手植檜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尤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矯矯歷霜雪青青出埃塵親承時雨化生意常

欣欣相傳藉文字列火經贏秦而此特萌櫱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高入雲尋常豈得似隱起成旋文端如人索綯徽纆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步幾廵維魯多松栢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遥瞻失嶙峋

謁宣聖廟

林立穹碑蝕古苔廣庭端拜殿門開玉封高並東山峙聖澤長盈泗水洄已冷阮灰科斗出未行綿蕞太牢來只今老樹成連抱天遺森然愧宋雕

鲍翁家藏集卷第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

詩二十九首

再至都下葺故廬

城東地僻稱吾曹匠石功成屋脚牢九市塵埃眞可避一天風雨漫相撓不嫌巷隘妨肥馬却愛墻低過濁醪終老吳門敝廬在叔孫必葺笑徒勞

答潘時用和前韻有卜鄰之意

詞林無事本清曹頗勝山虞掌獸牢半畝住來鄰可卜一朝謀定客休撓過從須免投空刺稱貸先判出宿醪總道詩人家具少載書仍有借車勞

送表弟吳子高南還

冒暑挐舟來衝寒上車去非關好遠游骨肉情深處

寄洞庭施翁二首故修撰槃之從父

流泉西屋老梅村憶接春風笑語溫曾識醉翁山水意爲收尊俎口開門

先朝翰撰是諸孫白髮清門古道存送客過溪成久立不扶藜杖到黃昏

送蔣元用知樂亭

雨後泥途僕馬勞東馳急欲試牛刀早從鄉里知民事不爲科名重吏曹海岍循行秋水盛淞江瞻望白雲高漢書每愛桐鄉說史筆無能亦强操

憎蠅

依然秋後轉多蠅信矣歐公作賦憎讒說欲行曾止棘寓言猶在却疑冰絞蠅取象緣交足揮塵妨眠罷曲肱一夕北窗寒氣

至營營知爾亦無能

送顧郎中天錫調永州同知

西南山水富清幽子厚文章記永州此地一行殊不惡何人三
黜獨無憂全家下瀨馮孤棹空橐迎寒典敝裘便道吳西親展
墓却非前度望松楸

苦雨歎

朝雨風從西暮雨風從東東風西風朝復暮繞簷雨脚惟隨風
長街泥深困牛馬廣庭水漫歡兒童今年春熟已無望秋禾復
偃溝塍中禾頭生耳應俗語哀哉歲計嗟成空朝班侍立日復
日日聞銀臺陳疏封四方水災什六七祈免二稅須年豐
聖君無爲抱淵冲一語悉屬司徒公司徒經制在國用爵賞所
費財當充江南被災已十載田疇今與江湖通都城此雨有深

意天欲示人如發蒙　詔書寛大行當下作詩欲賀耕田翁

爲陸病逸題畫

一卧茅廬三月深出門秋水散蹄涔亦知病裏多新語不肯從人換橐金

送馬庭簡赴福寧州判

胸中貯書十萬篇清詩妙墨皆堪傳平生知己有我在當世幾人如子賢向來六館同周旋石城風月仍年年青袍徒步赴銓選白日旅舍窮殘編年餘五十得州佐差勝抱關并乘田眉間乃有毛義喜便道得過庭闈前上堂捧酒拜家慶紆朱曳玉何須憐秋盡黃花開未全小春想見江南天臨平山中樂三月雪晴好泛閩江船

次韻題元新昌呂孝子德升詩墨後

百年純孝出儒門天意能令片紙存手蹟封題聯從子人家收拾仗諸孫蛛絲煤尾呈奇物春雨秋霜感厚恩南望沃洲山下路草堂風月冷琴尊

壽徐耕學

鄧尉山中一布衣築堂住近釣魚磯偏舟綠水纔三尺小圃黃花滿四圍公府招延開幞久里人爭訟入城稀祝翁强健長如此老作田鄰願莫違

壽義門鄭仕信母八十

白鬘溪上舊旌門舉案何曾有婦言獨向一身完至行能令三子荷慈恩長繩欲繫西飛日春酒來如初發源前去耄期纔兩武含飴還待哺玄孫

次李賓之用陶韻止詩

昔觀止詩詩意謂詩已止啥然吾覺吾翻在辯說裏淵明寧止酒文術乃責子苦思得孟郊新聲有候喜紛紛諸詩人一言予可起何況數百言和荅各有理茲事已三年屈指丁及巳穰穰京邑間散落亦富矣秋水盛呂梁安能辨涯涘寥寥十二篇眼中邈商祀

臘八日　賜宴

詔遣長筵列鳳池人間節序九重知食傳內饔眞成例坐接同官易得詩雪裏高寒瞻玉宇風前微動識朱旗十年左掖頻分席深愧黃封酒滿巵

與陳起東食臘飯

歲暮相過恨少歡小筵臘飯擬春盤休開碧碗抄雲子旋把金刀鏤雪團故里幾人同雅集吾生今日本閒官天寒更為呼尊

酒醉後猶能賦代櫝

寄光福徐雪屋

吳下隱君徐雪屋久緣山水伴漁樵孝廉有士還堪薦貧賤於人眞可驕書卷夜當嚴月展布袍寒傍渚風飄銅坑深處楊梅熟尚憶題詩坐石橋

庚子立春朝賀

金闕遥開動樂聲殿前袍笏侍春卿歲星忽傍東方起曉日初辭北陸行擬學宋臣題帖子待看唐室進儺名禮成再望天門拜列坐均霑錫燕榮

讀陳王汝紀夢之作

憶年三十憂無兒紙上僊翁誰贈之沈卿自云手親寫儼然挾彈張鬚眉悠悠十五流年内兒子三得仍三遺門懸弧矢雖暫

書架挂襁褓翻深悲只今沈卿亦逝矣厚意虛辱令人疑翰林吉士東吳產長身廣顙兼豐頤視予屈指五年少三兒王立肩參差尚憂娶婦孫未抱天生兩臂將安施沈卿有子尤善畫良夜夢感儂圖披起來捉筆忙志喜一段奇事成新詩陳君陳君眞好奇向人說夢何其癡惟君有子昔無夢如我有畫今無兒蘇家軾轍亦偶爾此例豈可攀而爲從來仁者說有復敢以天道究無知君心不足隴還蜀我欲易滿堯之蓂明年相與發一笑我當弄璋君含飴

辛丑元日次韻羅明仲洗馬朝賀

紫垣兵衛法句陳立仗天階滿瑞蓂律應宮縣分氣候光生庭燎散星辰周詩所頌無如壽堯德難名總是仁玉殿三回叨侍從衣冠深沐御牀春

郊祀畢承天門迎駕

禮成郊祀屬新年盛事休誇古賦傳萬馬盡驅驚海瀉六龍徐度識天旋日高衮服依黃鉞風細韶音隔綵旂只尺堯眉眞可覩華夷拭目共爭先

慶成宴歸招陳起東賞燈 正月十四夜

公署齋居長曼曼三日盡將葷酒斷故人契濶令我思欲往從之足如絆齺然騎馬何處歸御宴日高初飲散腹囊例許携其餘猶有郊壇牲一段午窗坐睡晚始醒婦輩堪呼僕能爨盤飧已具酒有無拍拍欲浮欣滿罐竹爐火暖酒慚温瓦鼎湯鳴肉先爛作詩聊代折簡招及此孟春今始半客中無物相與娛一盞華燈光燦燦煩君爲我搜詩腸佳節豈宜空對案酬和惟應陳與周 玉汝原巳 要見纍纍珠一貫忽忽步屧不可遲他日來觀成

禘灌

元宵獨坐

屋底燒燈俗强同蓮花照眼辦能紅月光轉向中天好人意何如昨夜濃十四夜與起東王汝原巳觴詠至三鼓始散故里關心惟弟姪誰家拍手有兒童春風又報城門柝起步空庭見斷鴻

翰林宴集閣老以宣召去

白玉堂開酒未闌忽傳中使下金鑾漢家事事歸臺閣猶幸三公坐不安

送孔憲副赴廣西

十年大夫官亦榮蕭然被服仍儒生胸中自有萬人敵何勞操甲兼操兵嶺南群蠻昔猖獗干戈滿眼尸縱橫連民竄伏遍荒野高州殘破餘空城是時君來作民牧仰天誓欲安黎氓身騎

羸馬從孱卒瘴嶺惡谿循數程群蠻望見遥相驚我來惟伏信
與誠片言開諭纔脫口馬前羅拜咸輸情腰懸木牌悉聽命手
斷藥矢誰違盟弱男寡婦免係累山谷日昏猶哭聲惟連惟高
我守令汝獞汝猺吾父兄軍中主帥驕心萌謂此已降皆可刑
獨將一身保萬口訖今軍旅休南征君於異類且有德斯民眷
眷能相傾祝良張喬世重見人物信是吳中英外臺遷擢終借
寇上國追隨爭識荆同鄉數聆情話好偏怪不肎誇功成邇來
用兵貴神速時有威寧海之襲下僚旋踵登公卿以君累歲出死力有
司豈合先知名迢迢桂管古所置領檄再作西南行投荒歷險
自無怨公道藉藉歸時評奇功聊爾錄一二碑文敢擬淮西平

懷脩竹書隱

春寒漠漠雨溟溟假寐書床午夢醒十載客居便巷陌一時鄉

思繞園亭繁花照檻知堪賞亂石鉤衣憶所經恰有古苔三畝綠都來脩竹萬竿青當窗好鳥通人語挂樹危藤學字形日射韭畦朝可剪香凝櫻室晝常扃鹿場舊槩猶存號鶴冢新封未刻銘架上殘編歸擬讀移文不待北山靈

題倪雲林畫雲林晚歲斥賣田宅念其友張伯雨道士貧而且老持其金悉畀之後黨禍起富室多死徙雲林獨無事人始賞其有見王光菴爲墓志特載其事

黃金散與列僊儒江上扁舟逐釣徒爲語紛紛評畫者要知迂叟不爲迂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八

詩四十四首

分題武城送奚郎中歸省

舟行漕渠上日暮臨孤城泊舟試借問因得茲城名逶迤無百雉人煙少交横叢爾齊閭閻獨感郎官情吳門至洙水豈之三十程偃也能北學學道功乃成一朝辭孔席去作邑宰行為治以禮樂用武忘甲兵宣尼昔枉駕轍蹟猶分明壯哉孰非縣不貯絃歌聲遺風被千載易使還黎氓問俗野煙起懷賢春草生因尋言游室更酹澹臺塋

分說字韻送起東赴江山教諭

門前短狐裘下馬立深雪憶君遠來初寒氣方凜冽俯仰曾幾何時候已向熱三日春風顛黃塵没車轍城南大道傍正怪柳

可折悠悠二十年會合嗟久缺旅館相過從情話始親切新檄復自持向我忽言別別路何所之遙遙指東浙邑以江山名信美不待說獨言抱高才進取一何拙長鬚漸斑斑仕版仍下列幸惟師道崇君子意所屑置酒臨長濠適值修禊節觴詠爭騁懷我獨如哽噎挽衣不能留越柁行且捩惟君虞鄉閭早歲得詩訣運思無凝滯往往筆為舌客居屢相投佩誦總清絕只今嶭障間一一懸珮玦離憂聊藉茲庶幾自怡悅

分服字韻送姜恒頫御史赴南京便養

落花芳草連平陸驄馬行行入南服豈無斗酒可留君頭白高堂懷就祿婁求雲低異太行秣陵天近如韋曲過庭莫道諫書稀手中自削三千牘

謝孫希說送蒲團

新編蒲葉未全乾倦坐蔡牀每弄丸螯矣相隨無長物塊然宜付此閒官禪心似彼何時動病肘從今有處安聊就坡翁偷謔語一詩換得兩尖團 東坡謝送蟳蝤之句

爲費廷言題沈士偁畫枇杷雙鼠

古詩三千兼刺美孔筆不曾删相鼠齊諧志怪到張華博物應疑鼠有牙虫魚註成非磊落韓子作詩譏郭璞後來埤雅亦何爲中有鼠譜煩農師鼯鼪鼫鼸鼷本同族散在人家稱小畜畫圖此種栗鼠否竹𪕮野處同其儔紛紛恣食高廩米晝伏穴中那有體一前一卻誇委蛇李斯爲汝誤已多暖風吹林金顆顆獨在江南飽珍果永州事敗無子遺甘與鵂鶹守一枝

張子俊畫松 周尚文太僕藏

案頭佳楮不盈尺上有千丈之長松非關月落影如許連蜷欲

起雙蛟龍我方隱几當清晝彷彿徂徠見深秀空堂颯颯風聲寒滿把稜稜霜骨瘦昔聞張卿人品高王芾與之稱二豪鳳池揮灑出天趣往往筆底翻波濤杜陵詩翁去我遠愧此畢弘與韋偃故園舊種陰已成獨客燕山歲華晚

過王汝半舫齋觀童子種植

豆籬瓜圃旋看成坐覺齋居意思清待到翠陰堪覆坐老夫須挈酒壺行

歲寒三友圖

檜生巖壑裏凜然歲寒姿衆卉豈不好貞心少相知南望庾山麓北瞻淇水湄氣味雖睽合猶恨道遠而生綃纔盈丈一旦聚于斯匪籍縮地術良工親手移能事出腕指託物由心思邪人多黨與蔓草難芟夷正士每特立嘉樹不附麗時或倒置之山

苗反離離維此一堂上霜雪同襟期聊因草木類竊比唐虞時后稷既在位繼以契與夔紛紛共鯀輩末路將何爲

陸參政挽章

一世惓惓義舉心宦途豪俊每披襟秋臺吏牘陽春暖炎海文船島嶼深客滿鄭莊曾置驛人如陸賈却無金錦雲溪水聲嗚咽執紼何勞更託音

端陽日 是日夏至

夏至端陽一日來人間節序併相催飯包青箬爲時食甕拆黃泥有宿醅幸少俗塵棲陋室喜多甘雨潤枯荄此時又作家園想笋籜藤花滿石臺

寄顏澄之工部

京口相逢又一年別來書札賴人傳午窗睡起頻揮汗最憶金

山共飲泉

郭忠恕雪霽江行圖 沈啓南藏

路出三峽風颼颼江天雪霽宜行舟水枯灩澦高突兀木葉落盡俱東流艨艟相聯蔽江下半空結構如危樓兩舷之間可走馬主人恐是王益州獨嫌百物具蓬底如何不設戈與矛後繫一舟亦千斛什器滿載餘瓿甌青簾翠幙互掩映綵繩錦纜紛綢繆玉爐頻爇沉香火寒氣不到珊瑚鉤篙工柁師噤無語指落層冰誰爲收安得挽以百牯牛代汝僕夫力且休人生得意在富貴鄉里小兒驚宦游望中隱隱連遠洲深樹落照哀猿愁日將暮矣泊何處萬里幾轉青山陬狂僊畫筆窮冥搜圖外意思令人求陶翁頗弃五斗米未肯折腰從督郵飄然輕颺孤舟去惟有葛巾猶在頭高哉斯人誰與儔嗚呼高哉斯人誰與儔

送伊德載赴南京刑部

闕下爭看進士袍南行又喜入刑曹青雲濶步空塵土丹鳳孤飛好羽毛茂苑百年門巷舊先世吳人甲科兩世姓名高族叔侃丙辰進士不須分祿遥爲養甘旨公餘手自操

題畫送陳明遠赴丹稜令

洞庭木葉起秋思正是扁舟入蜀時十里山城知臥治春簾淸晝見峨嵋

賦銕甕城送費廷言歸省

銕甕城何崔嵬孫吳昔此作京邑萬夫築土施金椎上有千雉環列下有四門洞開隱然屹立絶飛鳥獨許北固山相陪吾嘗登其上縱目重徘徊西瞻秣陵樹南望姑蘇臺北瞰長江作衣帶東觀巨海如酒杯城中多居民市肆浮紅埃時平自不識兵

華城闉積雨生靑苔萬室相掩映水曲幷山隈茲城眞畫笥收拾能兼該芙蓉樓頭朝日出鳳凰池上春風來官寮登高或乘暇能賦豈乏王與枚郡人暫從天上回都門車騎聲喧豗當筵何物可贈別一闋銕甕歌新裁北固有時崩銕甕無時隤詩家比興義竊取堅爲君操高爲才秋江水滿君行哉

與僚友出城餞廷言後入月河寺

月河秋水瀉城陰十里沙隄馬蹟深自笑竝游如宿約祗緣淸坐費新吟危亭近逼孤雲角小徑潛通萬石林不是巳公留客住晚天涼思正盈襟

爲李瑞卿寺丞題王叔明義興山水圖

陽羨山深懶杖藜臥游三日路仍迷雲中望見乘舟者始識遥通畫溪

與蔣宗誼城東觀泉因憶舊與談越中五洩之勝

秋早俄驚急雪流夜來高岍雨初收同行賴有三山客試問何如五洩游歌馬旋成燕市飲扣舷遥想越人謳玉泉山路涼風爽還約尋源向上頭

次韻張汝弼見寄 其詩有詩法將隨陸放翁又立命獨嫌磨蝎宫之語

盡去淫祠如狄相大興鄉學類文翁郡中有守今難得嶺下斯民久不逢詩法雕虫成小技術家磨蝎忝同宫遠期君子來朝日橫浦風高起雪鴻

任月山九馬圖

前元畫馬任月山九馬意態皆天閑開圖似具方臯眼不在驪黃牝牡間日午歸來千里道渴者飲泉飢齕草風前汗血流未乾仍見雙蹄騰櫪皁曹韓已遠圖有無猶賴杜老詩如圖慨予

何以慰馬癖空對騄駬幷騊駼唐家自得王毛仲一時下乘千金重此圖卷却勿浪開旋爇日日宜矇誦

悼彭侍講先生

江右才名束髮知商家三俊用何遲鄉賢忠節心相契古作雄深力獨追辟宿雲昏愁永夜瀟瀧石濯瑞多時潸然一掬臨風淚誰說東坡只哭私

秋夜彈琴作醉翁操

偶彈醉翁操載誦醉翁吟齋居當月夕風露正盈襟誰云在城市而獨非山林似聞松風起吹落古澗陰澗水相和荅琅然有餘音神游幽谷底步入瑯琊深翁貌殊秀偉幸哉見于今挂壁有長圖山林氣蕭森高人多古意亦復彈吾琴紛紛流俗外誰識此同心 時陳玉汝以所藏朱澤民松溪琴士圖索題遂及之

與原已過王汝半舫齋看月時八月十四夜

錦袍寒重未成眠飛蓋西園又一年桂魄强論千里逕人心猶待十分圓天低韋杜看逾近夜久奎婁坐稍偏更拂冰絃彈古調醉翁餘興付琅然

重九日與蕭漢文出游城南

詩家長不負清秋疋馬城南又出游霜落茱萸經古滸煙橫苜蓿度高丘莫論來歲知誰健還怪前人管蝶愁向晚悠然何所見青山依舊滿墻頭

再游城南

登高始經旬野景宛非昨園空秋葉深山淨寒雲薄清尊喜共持破帽拚重落日暮淡忘歸黃花驕孤壑

送僧道莅游五臺

頭白吳中一老僧慣將雙足付崚嶒如今又向五臺去此是諸
山最上乘

謝孔昭臨黃大癡畫

大癡道人避世士移家舊隱虞山裏早生能畫老入神落筆虞
山宛相似深林依稀村塢重水口近與昆湖通高岡磈硊勢欲
隳此老前身黃石公百年以後誰其亞昔者吳門稱老謝案頭
臨畫似臨書咄咄逼人真可詫風流前輩杳難攀謔語空傳謝
疊山窗中遠岫依然在天際春雲仍自還孔昭善寫山自稱謝疊山

陶靖節歸去來圖

搖搖輕舟曖曖故里陶翁歸來僮僕咸喜柔櫓將停長纜斯理
迎候者誰曰維五子舒宣前拜繼以阿端雍佟傍門翟氏整冠
家人相見孰云寡歡督郵何人縣令何官治我三徑謝彼五斗

束帶則難荷鉏何有力耕雖勞賴有濁酒一杯對持田父我友歲荒乞食翁則不貧蓽門柴車素琴葛巾孤松可撫高柳可薪佳菊可采幽蘭可紉使翁乏此中亦自樂樂夫天命而無愧怍白雲遥遥懷古有作班廬既返斯語自昨兩晉文章惟歸來篇畫史運筆丹青乃傳王室終㷁相門獨全荆軻之詠又孰傳焉

悼張亨父

詞林何事失斯人不見風流逈出塵昨日退朝鞭共舉他家聯句墨猶新棺停舊舍魂歸遠車過長街腹痛頻無力能爲孤寡計題詩聊復報關津

詠邵文敬所藏轉刀

鑠金巧思出工倕獨抱機心展轉危報主父知深自許授人難辨倒相持筆端字悟藏鋒妙囊底錐嫌脫穎遲詩社埋頭羞鋭

進吳箋一割尚差差

詠湯媼

笑汝皤然似一公窮冬相伴勝房空三緘口不思援上九轉腸應爲熱中詩詠懷春同少女禮云當夕稱衰翁平生知足渾無辱不恨孫弘布被蒙

次韻答賓之作書戲效拙體

書家新樣出眉山若擬丰姿定玉環硯沼百坡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斑臨模惡札勞唐楮結構奇材得魯般此意亦知聊戲我試看攙奪語尤頑來詩小序有勿怪攙奪蘇家行市之語

再答

西臺退筆塚如山魏晉書家盡轍環長愛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爛斑物知久假非眞有師出無成定早般般與班同趙充國傳般師罷兵

來詩後題曰行且還故步矣　歲暮百篇期和答莫辭呵凍手偏頑

三答

蘇墨穰穰滿屋山宿緣疑是手探環馬形始悟當書尾牟鞭無勞强索斑屢屈漢庭陪絳灌遠輸齊栗荷娗般社中一笑同游戲三絕君仍有絕頑

四答

春風初起到燕山書客朝來喜賜環詩陣且教旗正正朝衣空涴墨斑斑廉頗謝罪宜先藺趙鞅行軍已殿般只尺西臺還故步雪當獨立愧疎頑

五答

都下才名李義山詩筒相送幾循環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成巢羽獨斑聊復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慍劉般壯年已受書壇

戒幸少童心莫比頑

次韻答謝于喬送石首魚腊二首

腴腹無勞重剖開依然尺素喜偕來野人頻頻宜常食甲第紛紛自滿堆雪裏作羨誇道韞病中和粥慰僧嵬佛經云比丘有疾可以食之相逢舊是煙波客興繞江湖句易裁

篣籠擎送手親開片玉遙從海藏來自取刳腸膠獨餌周禮魚餌若敎駢首石成堆名傳詩客如通印力盡漁工學背嵬楚俗未知鮮食美莫臨陶鼎索新裁答賓之戲

答于喬次韻謝送冬笋

西郭清風棊墅開門前俗物敢持來聊供香飯抄雲子爲想長鑱斸雪堆空腹冷含金瑣碎壯心未怯玉崔嵬知君能畫非饞守乞斑鵶溪絹剪裁

又答賓之次韻

吳船遥泝雪江開曾遶篔簹谷口來鹿角幾時林下解蒲芽何物市中堆小盤朝送情偏雅巨室山裝勢亦嵬人說孟宗多孝感北堂供饌手親裁時賓之母夫人初病愈

謝馮佩之次韻送鹽筍

枇竹初疑一束開齒牙還辨越船來囊盛藤子新題帖飯煮芹菹漫作堆輿逐先春風味勝功收斥鹵雪花嵬任渠老硬相評品未許伶倫當管裁鹽筍老硬爲賓之所評

答于喬再次韻送魚鮓

晴窗裹鮓帖初開碧碗紅鮮入饌來禮尚右腴空古制食宜方丈向前堆舌端漸覺香膏美齒上頻驚脆玉嵬東海任公仝譏傳六鰲須爲一時裁

次韻謝淩季行送新釀六尊

寒掩蓬門午不開東鄰新釀叩門來黃封內法何從授紅印他家自滿堆飲量笑添清瀹潤吟肩醉聳玉山嵬青州舊例今重舉從事多能未減裁

飲于喬家以端硯聯句畢復拾餘韻

披雲離北巖度嶺入中夏飲水從溪漁過都傾市賈氣陵松滋侯姻締雪濤姐重籍剪楚茅方函鄧川椵津津剖馬肝濺濺摸羊觟刖足恨蹣跚仰昏驚詘問守黑面豈黥含貞口終啞靜維有壽焉玷尚可磨也寫春史紀獲麟晉帖題裹鮓供給到唐文謾持等商筆眉形空愛纖風字仍嫌哆卻立敢摩肩儀行當出跨載觀七八評重補六一寫取友必于茲舍渠總其亞罷隨詩銘傳人當碑刻打巖韻拾子遺微才任聊且

匏翁家藏集卷第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九

詩五十一首

辛丑仲山自寧陽回過宿同朝正旦

齊魯分司地三年不負知過門多舊話下榻又新詩曉日瞻鑾輅春風集鳳池聯班同拜舞鵷鷺喜肩隨

次韻李世賢齋居見懷時予病目不出

飯罷齋居撤紙屏定知踏月步空庭上林此夜歸鴻落後圃何年睡鹿醒（劉保齋爲院長時嘗于後圃瘞鹿）綵筆淋漓分曉露玉堂突兀帶春星高情只尺勞相望思繞西山萬疊青

夜坐懷齋居諸公次前韻

布衾寒擁對牀屏鵲遶南枝月過庭瞑目誰除童子障齋心自比太常醒花時漸好仍籠霧燈節相催屢問星（俗傳元夕晴初八夜看參星）

便有玉堂天上意銅鑪當案冷烟青

次韻鼎儀世賢問予病目

藥裹長隨老杜居全憑坐客誦方書巖前激電空閒爛屋上繁星頓覺踈遥望未能知匹馬不祥幸免見淵魚詩家善謔坡應爾旅館清齋滓也如似説北門春色近試分東壁夜光餘煩君漫舉盧仝事此事非予却是渠（時王汝得予訣以見戲）

賓之鼎儀以前韻倡和句有及予者答之

十日寒窗嘆索居案頭空積故人書屢親藥物青囊近乍免朝儀玉珮踈春到能言慚慧鳥日高猶瞑羨鰥魚陰鏗句法何人得陸贄才名後代如獨恨無譏非鄙下尚留遺韻豈周餘心齋不比身齋者誰識清宵夢石渠

喜蘇御史還朝

昔報分司御史歸曾聞父老共歔欷江南列郡同三輔天上群星有太微白筆手題封事滿赭衣人立訟庭稀周家擬用蘇司寇只尺威顔定不違

寄壽陳棋軒五丈八十

天南永夜壽星孤盛事新傳自古吳長巷鐵瓶依甲第廣庭絲障擬蓬壷山花似錦爭來獻春酒如澠不待沽王敕早封周柱史蒲輪遥載漢經儒雲霞蕩影蓮華屋鸞鵠分行峙碧梧離席旅酬期客醉當階答拜却人扶康寧無恙應僊骨僖敏同胞亦美須帶索總誇三樂在將車猶憶二難俱歸然鄉里靈光殿久矣丹青范蠡圖杖屨未能隨父執衣冠獨幸接師模廣成千歲從今致晏坐棋軒看織烏

送周希正教諭赴嘉祥

心繫慈闈裏名題乙榜前治裝初北上奉檄又南旋得祿家無累橫經席可專此行膺暫屈拔擢在他年

題雜畫四首

策杖何所適高歌度林丘青山餘興在三步更回頭

昔觀水村圖長愛趙松雪只尺眞宛然人家倚丘垤

雪湖淸可游欲往乏艇子誰築臨湖亭寒波動窗几

水雲同渺然細嶺空翠色憶在太湖東弁山恨相隔

送劉時雍職方使寧府

面承　天詔下蓬萊路指江西巨艦開持節總行藩國禮按圖兼試職方才錦袍明月神僊去畫棟飛雲帝子來河漢莫勞瞻望久星槎秋近却須回

憂旱

雲漢詩人詠刪餘見聖經民情方嘗貿天道豈冥冥赤地連秦晉清流涸汭涇端愁禾種斷久待麥苗青竟日瞻雌霓中宵問畢星近郊仍太甚當宁不遑寧丙枕勤圖治秋臺緩用刑省躬曾下詔逆耳遂俱聽好雨當驅魃狂風預殺螟小臣期入賀志喜更名亭

王叔明村舍圖

田間雨過騎秧馬箔底煙生餧火蠶偶看王翁村舍景翛然午枕到江南

送顧希遂劉以規赴遂昌縉雲二縣令

路指天南處士星聯車清曉發都亭漢家循吏應同傳預熟堂前戒石銘吏部曾摘戒石銘二語爲題試選人

希遂持栢子庭古木圖求題爲其尊翁壽

老僧作畫眞游戲不向繩牀立文字禪餘捉筆掃生綃王宰胡爲獨能事槎牙古樹形甚奇疑是蛟龍傳雙翅雲蒸霧湧不可羈儵爾卷之藏畫笥亦知社木非不材全此天年皆自致石罅盤根意却甘櫟棘任渠生滿地海虞顧翁隱者流有子教成爲縣侯翁今年紀過八十頭白人間無所求日長抱孫坐堂上右手尚能持酒甌試題古樹爲翁祝還與莊子論春秋

久旱偶讀王半山暮歸一首感而次韻

八月不雨天冥冥宿麥半死蔬兼青雨師出游風伯阻半道執轡車還停天門萬里欲往扣閽人辭謝言誰聽盆池養魚眞戲爾勺水亦復揚清泠洛川迢迢不救旱川神微步誇娉婷安能斛之灑九土一唱吳歌搖越舲

送陳堅遠

杏園事落莫巳過燕都春有司愧淺陋使子志不伸銓曹重縣令謂此民所親終然被簡拔去尉黔陽民黔陽在西南地與川蜀隣茫茫沅湘間曷置子一身　朝廷不忘遠一視同其仁遠人德乃服勞子以撫循予昨來都下本作觀國賓買屋柴市南地偏避車塵十年艱旅食家人總訢訢我數往扣戶子輒起正巾清談盡款曲書畫復前陳客中易交結何人最情眞如子兄弟賢氣力安能振庚幾年尚壯美玉終難湮洞庭木葉下水落當知津扁舟逐去鴈悵望遠行人

送沈良臣 家有宋高宗書良惠堂扁

杏苑春風後車塵帶落花儒衣初出郭御扁舊傳家易許丁寬講詩從沈約誇扁舟明日路江上暮雲遮

種竹

人間此日六月六獨臥北窗逃暑溽起來手校百家書種樹新編存舊籙今朝種竹云最宜況是淙淙雨初足城西佛寺許見分亟往乞之休待促泥塗十里何遙遙健步携筐馳兩僕叢林夏半放葉稀新筍纖纖簪琢玉雨餘荒砌更旁尋土潤長鑱還易斸入門便作摩戛聲眼中遂有篔簹谷連年生意殊寥寥淨掃虛庭無寸菉此君與我多宿緣不鄙閒官故臨辱長身嫋嫋凡六輩瘦骨稜稜纔一束淺深稀密種如法更記南枝水頻沃清風屢爲拂緇塵何異振衣新出浴翛然搖動久參差墻下疎陰散朝旭詞人墨客會登堂預傍詩壇建牙纛素餐語陋歌伐檀多識名慚收采蕢青春高宴槐李園尤怪謫僊銷夜燭好來此地倒壺觴安用他家置茶局日高相對欲忘味一任連毛秤脫粟長慶詩中紀似賢白傳名言斯實錄敢作尋常草木看造

次下堂猶整襟平生求友益者交勁節虛心盡忠告豈學尋常
稽阮徒散髮昏昏困醽醁因懷舊隱闢小園一箇茆亭四圍綠
坡僊爲我製詩箴楣上分明揭醫俗扁鵲徒聞藥靈神平居肯
費黃金贖醉眠欹枕石牀危放步曳筇苔徑曲中林慣去復慣
來鳥獸相忘免驚觸塲開町疃伏麋麛巢接栟櫚哺鸜鵒燕都
再住又三年俗病誰醫日憂篤北地高寒木易凋難同吳越兼
閩蜀不圖致此到吾廬信是此君多眷屬春來雷動籜龍行尚
憐地窄身踡跼鄰家隙地半畝餘久矣棄爲牛馬牿邇來見售
教掃除斂見疎槐蔭繁蕁古井西偏董壤平移種終當操畚掘
溝澮循行防旱乾雪天障護從皴瘃猗猗如簀且如包放出千
竿愜吾欲邵家舊例倘可攀小結行亭工自督交游倘識鮑翁
情昔者詩篇煩再續

寄李貞伯

金毋橋頭置隱居近來清思復何如遥知船趁風吹盡燕子催人好束書

送吴德徵

溽暑宜多雨南行又見君開尊臨積水挂席帶踈雲片玉崑山出清風建業分鄉邦爲别意投贈媿無文

史館偶作

天闕何巍巍脩廊接高閣冠珮相追隨何曾歎離索値此夏日長深居淨炎歊仰慚昔人言兼有天人樂泛觀百氏書得意時一噱新水漲玉河流雲度朱箔農家望甘雨緣知夜來落階草回枯荄盆荷承嫩蕚欣欣耳目間群物俱有託安知宿麥空孰與求民瘼悠然發孤詠薰風動簷鐸

與李世賢游月河寺

春闈監校文喜與子爲伴匆匆三試餘文卷總堆案夕覽不成眠朝披遂忘豈當其忙迫時往往至達旦倦甚復醒然長鳴老鵝亂地與門鑰分人從辟鍾嗅空庭豈不廣欲步足如絆謂當撤棘園償勞藉游玩人事各紛紛詩社盟屢叛荏苒入夏來仰天復憂旱及茲得甘雨行潦且瀰漫天氣今特佳陰晴料能斷駕言出東郊尚趂季夏半緩行乏肩輿低載維欵段僕夫請所之聊循月河岸野寺雖荒涼當門有奇觀雨後流泉長絶勝冰始泮危亭合清陰絺綌也須袒兼爲河朔飲酒到請勿算馬上談新詩先此發一粲

送許塤還東陽 王允達增

浙河昔枉棹千里來吳中茅堂乏延欵脩竹維清風愛子脫流

俗宛然如婦翁信哉得許劭因之想王通當時旣別去傳聞學彌工固應領鄉薦名姓登南宮我重爲子喜仕路今方崇却緣感霜露一臥春闈空有司幸藉口弗駕車虛攻被褐出大學伏暑憐未終過我復告别仍還淅河東都門雨新霽晚天見長虹津頭水勢盛趠岸宜孤蓬遥遥八華山翠色高巃嵸讀書有舊隱績學期成功三年翟上鶚一日雲間鴻

次韻寄潘太守琴

閩南闕政賴君修吏治評來漢代優民有田疇歌召杜士能經學比程仇乞身豈爲浮言動去郡惟將故事留未老一節端可却自臨溪足與山頭

送秦廷韶改守建昌

京塵漠漠愛樓居臥看天街雨脚疎詩擬前人知可到史修循

吏許誰書倘開東閣應先入暫守西江亦美除試向新民談舊政三年化及武昌魚

送潘栗夫僉憲提學四川

豸服初成訊五紀西行兼得里門過漢家暫託文翁事蜀道休聽太白歌諸老詞章惟故郡頻年交誼共賢科雪消三峽江流急定擬將詩度旋渦

彭文憲公挽章

館閣先登寵渥全名齊東里繼鄉賢史家房杜功難録文苑歐曾法獨傳四海目長依化國九京天遠隔重泉後生三載相從地坐對薇花欲泫然

王成憲席上賦火肉

竹煙冉冉暗中浮佳味誰將製法求熊掌不勞重宴客羊頭何

用亦封侯黒贅彷彿逢公子白蹢分明出夔州飽後厨人還細
聶一盤紅玉薦新芻

分題習家池送侯僉憲

遭時為漢官佐憲游楚地偶過習家池還詢山公事遺音有歌
童倒載亡歸騎後世愧高情徒然効沉醉

送祁至和參政還湖廣

赤墀憶共接班行當日君猶作正郎久向江西參政事又來闕
下沐恩光三年考績因虞典千里提封過楚彊秋滿都城臨別
意只將詩句納行囊

送蕭漢文貴州僉憲

連宵不省是離筵空喜當軒朗月懸男子出游須萬里大夫能
賦已千篇吏曹薦士知無忝王事勞人信獨賢坐待高秋天氣

爽好懷還託鴈書傳

爲邵日昭題荆南春曉圖

尚書高公成絶藝二百年來許誰繼愛此荆南春曉圖霧雨濛濛濕青髻邵君讀書當萬山誅茅結屋纔三間深林卓午日光漏猛虎猶能窺一斑

東駕問陸鼎儀之疾次韻羅洗馬傳校書

廿年翰苑舊儒臣簡命 東朝進講頻病體臥來聊假日睿恩傳到旋生春尋常 賜食當前席只尺登瀛逕要津想見幽懷多感激秋宵無寐望儀宸

野步圖

山風不斷鬢毛涼誰掃迢迢赤岸霜莫怪回頭三步裏石林端可坐焚香

送李若虛

浙中妙山水造化夙所置美哉聚于斯千里一畫留行觀與坐
閱舉筆皆可記其間多詩人良亦山水致李侯豫章産詩骨禀
尤異決獄最屢晝豈不稱法吏苦吟顧無儔自謂性偏嗜騎馬
長安街推敲見詩意終然胸中奇抑鬱未能肆擢官副外臺偶
在兩浙地階庭列儒生案牘積文字多暇仍出游茲惟愜吾志
揲硯饒清暉新題翻目試寄與藍田丞吾仍有公事

送陳師禹提學雲南

萬里行馬獨前外臺仍喜得同年（初擬蕭漢文不果）路開六詔連車
轍業講諸生對簡編夷豸冠高還自整碧鷄祠古漫相傳兩張
條約曾親見願向遐方繼昔賢（崑山張師之華亭張時敏近歲皆以副使在師禹省中爲提學）
稱首

送蔡太守赴南寧

五馬齊驅雪蹟深除書新領荷綸音地偏正倚西南事天遠須懷只尺心陸績清名惟載石蔡邕高調豈彈琴春風驛使應多便擬報諸蠻總獻琛

爲徐仲山題虎丘觀泉圖

徐子昔年官水部西馬蕭蕭歷齊魯運河水滿萬艘通汶泗交流無壅土歸來泉志手親編好與河渠書並傳不識當時陸鴻漸齒牙空味虎丘泉

題汀州忠愛祠

閩南初置千夫長鄧賊乘機潛聚黨一朝變起沙尤間山谷群蠻應如響竹鎗紙甲銳且堅白晝橫行爭擾攘盡驅壯者入寨中忍見寡妻啼道上列城有警朝出兵府庫大開懸厚賞賊徒

失計漸誅夷流血成川歸洗蕩守帥何曾論脅從刻日搜山當
不爽軍門有令誰敢違汀州推官獨稱枉推官在州十八年獄
空有頌人曾傳寧將一身與賊死身安要與民俱全紛紛總作
邀功計道路所獲皆牽連下車解縛焚簿籍似此活人知幾千
臥龍山下陳牲醴民欲祀生翻祀死千年何以表赤心忠愛煌
煌有題字獨憐仕路終府僚報德悲悲嗟此止豈不聞玉堂謝
學士閩人說是推官子

送張兼素

北河冰合滯方舟來作京華兩月留公議在人書上考壯懷千
世抱先憂旋歸幸慰斯民望撫字勞從異日酬握手不誇春榜
舊南雍風月久同游

答兼素次韻留別

南去難同郭泰舟客樓宻雪故延留來朝初考虞廷績出守眞
分漢室憂已似往年重惆望可能終日逐賡酬春風遠召還堪
慰聯珮相期鳳詔游

次韻傅曰川病中

歲暮偏驚客過門方書時與國醫論節拖東雪當松院屋背方
塘類水村日糴五升知貴賤月收一束問寒暄杜陵詩句依然
在想見微吟對淺尊

游朝天宮

撲衣塵霧入門消脩竹奇松步屧遥紫府新開延日月碧臺高
築倚雲霄城頭瑞鶴招還下海上枯槎坐欲漂爲憶僊家爛柯
事手摩石刻是前朝

原巳邀賞雪

乘興誰移雪夜舟清晨書札喜相投極知今日三宜賞謜已亦
愛前人四即休臘粥餽餘猶宿飽時爲臘月九日春醪傾滿更新芻回
瞻玉宇高寒處快馬何人自軟裘

追和葉文莊公喜雪

都人舉手荷堯天不用書雲更卜年覘未曰消應待伴霰維先
集似爭權作勞願附三農後志喜誰誇十載前獨坐南窗紅日
滿敢辭磨墨製新篇

觀奕

高樓殘雪照棋枰坐覺窗間黑白明袖手自甘終日飽苦心誰
惜兩雄爭豪髯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已成却笑面前岐路
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次韻邵文敬對雪

酒力難勝夜氣嚴研池水涸咽銅蟾客居燕趙驚初見歲在壬寅信可占棋士手皸猶對局詩人齒冷欲停箋北風作陣斜窗白吹滅銀燈坐未厭

哀蕭漢文

吾鄉二年間人厄何屢見生者若晨星死者如激電張卿當壯年疾行已云先凌老俄繼之身後誰主負楮千遠召來喪舟遽南旋安知吾漢文策馬奔復殷異哉難重陳此事眞大變漢文少也孤惟日親筆硯既壯登甲科世故嘗歷練工官亦甚勞精勤素無倦仕優兼好文提李首膺薦終然剛直姿此輩方悁悁遂成貝錦詩側席阻深眷幸爾頹 聖明不失外臺選一時重賢名遠去人反羨朋儕置別筵我數獲陪宴席間雜珍肴獨怪强下嚥被病蓋已深憔悴見顏面杪秋城東隅聯騎爭往餞

攀轅大道間欲別仍戀戀孰期驅征車税駕翻飾轄計從南使
來交游走相唁客居地苦寒啟牖放朝覲念舊深淚零雪後還
集靄嗟惟茲四人在　朝莅吳彦其一吾同官其三自同縣漢
文死差強故宅歸偶便獨憐鍾鼎才墮地成破甗歲晚魂茫茫
有手恨莫援呵筆一寫哀聊為故人傳

匏翁家藏集卷第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

詩五十五首

壬寅正旦侍班

爐烟如霧藹彤墀半啓金門複道危只尺星辰華蓋轉中間日月袞衣垂普天鳳曆開寅歲平旦鷄人報卯時　御座不勝袍笏近侍臣偏識漢朝儀

和傅曰川以病止酒次陶韻

古來曠達人有酒誰肯止忘憂惟藉茲況在疢疾裏此事陶翁然豈意至吾子不知翁作詩聊以詩自喜使當呻吟時得酒蹶然起所以謂濁醪其中有妙理匪獨藐二豪旣醉且忘已美酒與惡石去病殆均矣但嫌過飲人拍浮湎無涘會將二鹵陳稽首致禋祀

再和

閒居發深思欲止無所止幸哉此頑軀不落詩酒裏止詩昔李侯止酒今傳子而我處其間漠然無慍喜所止誰尼之旋踵與復起不如不止人二事能料理古人尚少眞俯仰孰知巳緘書報陶翁我止乃眞矣春服不待成駕言玉河涘未下孟郊拜豈曰杜康祀

分題百步洪送顧工部

長河勢屈曲學海遥之東瞬息瀉千里滔滔若無窮忽然經彭城怒發何其雄千艘相上下往往驚篙工昔聞入蜀險殆與三峽同行人舉足計聊號百步洪此地山繞路徼禹安能通鑿石尚磊砢急流爲磨礲噴射聲愈振石腹疑中空嘗登戲馬臺憶羽能戰攻自誇重瞳子不數隆準公長驅八千人氣撼沛與豐

餘威付此水叱咤猶生風美哉河渠使來往殊匆匆水利歸上國期成疏濬功月夜披羽衣清嘯黃樓中下視瓠子河柱築宣防宮

送汝行敏

共挹清風坐竹林吳門相見到于今久聞池上揮毫手未怯天邊倚劒心考績最高楷士論分司多暇註官箴馬頭送別還長嘯不減孫登鸞鳳音

園居初成次韻李賓之見過

扣門遙過我夏日更勞公小屋聊方就清尊幸不空畦長連古井樹老映疎櫳歸騎休催整追涼賸晚風

觀製雨篘

作軒未料宛立長簷下增修匠石良坐倚前楹天忽遠步當平

砌午偏凉白雲就宿看逾穩急雨來催信不妨敢與蘇家論擇
勝半間難遣十夫將

題浦氏兄弟中秋賞月圖

月臨嘉樹不成眠夜半中庭忽短筵率爾盃盤聊草草閧然簫
鼓却闐闐茍陳星象空相應王謝風流亦可傳王季丹青兼有
引盡將秋興落華箋

和胡彥超過園居

三畝幽棲地新詩枉孟郊高題無鳳字拙構有鳩巢委巷重勞
問衡門也用敲一尊聊奉款親手破霜匏

次韻陸鼎儀過園居

開門小圃思悠然敢與陶翁較地偏此日便教懸木榻誰家却
去坐瓊筵藜羹韭餅真能具菊本瓜苗早已攓徒步相過應莫

厭只愁東郭履先穿

和王允達病中雜述

日午畏新暑步就疎槐陰清風颯然至當此一披襟閒居任寥落而獨懷同心入夏阻良覿荒園變鳴禽懷哉久在告幸無官事侵口吐陶韋句時將代呻吟向晚有奇事忽此金石音平生在學道富貴安能淫青巖舊隱居興入煙嵐深微詞寫雅趣展玩良足欽崚嶒聳詩骨悵望西山岑

分韻得肅字送林朝信

十年載法冠能使百寮肅共瞻風裁高鵷班聳孤鶚平生獻替心奏草惟自讀 聖皇記老成昨喜批薦牘議從吏曹公矜豈假夢卜輟君副臬司萬里騁遐躅章服增煌煌金銙映朱襮雅志在澄清姦邪首仍觸昔聞走豺狼今見蟄蛇蝮團團八桂

林得此一枝足薰風吹雙旌欲渡江水綠餞別雜交親天氣適炎燠酒闌棊槊喧醉墨已盈軸羨君有兹行晝錦非所欲實惟家慶全樂哉難具錄

爲王希曾題啓南長蕩圖

吳綾八尺餘遠勝好東絹坐移長蕩來歘向眼中見按圖想舊游巒嶺非生面陽山踞獨尊虎阜奔而殿柔櫓一搖搖船頭翠痕轉春水澹若空白雲故多變佳哉吳中景獨許沈郎擅典客方壯年孰云宦途倦吾志每圖南欲趂秋風便幽深付一節此樂人勿羨

次韻答同年邵汝學約過園居

觸熱相過敢憚煩會呼童子掃蓬門俗流未許通車馬年契長期到子孫已擬置棊刓木局旋敎開酒擊泥尊荒園半畝清風

足他日應消楚客魂

二答李士英

堂戍圬者更相煩只尺墻東别置門長願清風分故舊獨尋芳草憶王孫（士英出唐宗室後）楚人預約空詩帖吳客難言之酒尊荒徑寂寥春去遠倚闌還用弔花魂

三答劉道亨

坐待劉乂洗熱煩雪車冰柱早臨門自憐學圃空稱老誰似登堂累抱孫杜子刈葵蔬入饌陶翁收秫酒盈尊奕塲莫謾誇能事高着還當惱醉魂

四答胡彥超

園丁頻遣愧勞煩菜壟清陰已滿門車過陳平多長者官如胡質有諸孫小堂定擬虛中席內府物停給上尊（翰林每歲五月至九月例不給）

酒不怪連朝風雨惡暑天眞爲洗詩魂

五答李賓之

菴居聯詠舊曾煩詩令嚴來豈棘門欲繫苦匏同賤子（李有詩云菴居如可借吾亦繫吾匏）每誇佳李得賢孫過街莫放追風驃（李嘗墜馬）對影須開問月尊不是葛洪川畔路李源休覓舊精魂

六答楊應寧

池上揮毫思不煩忽傳詩句到柴門官聯賈至稱中舍字許楊脩識外孫西郭向人空折簡東堂延客已開尊杏園舊例推年少風雨孤村莫斷魂

對萱花

萱花映叢竹顔色殊覺佳新雨濕還重薰風吹復斜不嫌開易落一日仍一花歲晚竹當茂無令人獨嗟

送仲山後坐通法寺西軒是日名其圖曰雷泉

歇馬東城下緣堤踏淺沙長因送客日數得到僧家灌木陰三面奔泉響萬車晚來簷溜斷天際散紅霞

送郭翔鵬進士知福寧州兼寄州倅馬庭簡

閩海遥遥獨置州忽看秋水動扁舟暫為魏闕三年別定向吳門十日留其兄為蘇學教授甲榜尚稱新進士雙旌已作古諸侯公餘獨恨詩篇少為謝同官馬少游

園中晚步戲作

晚涼散步清陰下一樹古槐當廣廈畦間雨過井水渾墻上煙凝日光赭病來一月不朝參名姓在朝身在野要知未許吾獨閒舍有閒僮既閒馬城中塵霧漲天高披襟誰是同游者果然此日是匏翁昨種苦瓜今可把

題顧定之墨竹追次虞邵菴韻　蔣洪勳藏

林間春雨過亭午葉祄乾如與幽人對翛然貌獨寫傳神者爲誰顧老從後起不及湖州文猶勝薊丘李

畫鳳

鳳鳥久不至曾致宣尼悲獲麟尚被殺不至亦其宜去周二千載見者今爲誰徒從書傳中强爾分雄雌畫工五色筆點染毛羽奇不須舞簫韶展圖即來儀高岡豈岐山獨立迎朝曦嗈嗈更喈喈又即卷阿詩遂令後世人如生舜文時我欲走四方按圖往求之膠東與北海恐有漢鷃遺不如求之人徐庶或在茲百年方承平鳳德宜未衰寄語楚狂輩高歌獨何爲

送沈晉州林美

賢名曾是故鄉聞壯歲高科靜不群坐上誰爲黃叔度榜中吾

愛沈休文鞭蒲此去猶無用符竹從來豈易分吏散午衙公事簡定將書史對爐熏

秋日曝書偶閱韋蘇州集

白日落未盡竹陰滿前除倏然暑氣退高簷當雨餘新松無悴色萱花亦已舒偶觀草木性中懷一欣如脫帽被麤葛庭際方收書愛此韋郎句把誦意踟躕焚香更掃地適喜中堂虛累月猶在告深慚此閒居

送僧永冏歸吳住白馬寺

石縫梅泉一縷清早年依此學無生紫藤垂塢人迂步白馬馱經寺得名法席坐揮櫻拂短官河去上木杯輕山中試茗何時好擬借禪房折脚鐺

送丁鳳儀

解裝適新秋浹旬指堪數俗事各多多雅客未重覩愛君產南都樹立弃衆取高情薄雲霄清氣塡肺腑嘗聞策蹇驢徑詣大江滸天寒無一事獨看雪花舞維此一段奇替人可爲伍信爾趣尚高佳句隨口吐作官不出鄉且幸居北部往來湖山間吟興不曾忤舊臺悲鳳凰遠州擬鸚鵡所至必留題錦囊有詩譜此來非好游聊復較官簿客居大不堪眯目滿塵土掉頭倏言旋頗類孔巢父水路涼思多船窗靜揮麈何處落孤帆夕陽帶疎雨

送林克沖給事使暹羅

鳳詔初從閣下裁僊郎遥向極南開林回早棄千金璧陸賈方施萬里才滄海雲帆知幾轉島夷卉服定偕來已判天關三年別還待星槎八月回

赴李世賢賞月

岸幘披襟素影中施牀列坐短墻東月宮桂樹依然在人面桃花巳不同（去歲此會有蕭漢文）巷陌曲當塵坌遠酒杯涼沁露華濃夜深忽作掀髯笑猶喜論文與未窮

雨中與李貞伯沈尚倫諸友過隆福寺

步來禪榻畔涼氣逼團蒲竹雨簷前亂茶煙林下孤乘閒携畫卷習靜對香爐到此忽終日浮生一事無

僧舍對竹

老禪趺坐處疎竹翠泠泠秀色分鄰舍清陰覆佛經蕭蕭日暮雨曳屐繞方庭

張來儀楚江清曉圖

江州失守遺空宅避難來為吳地客當年北郭擅才名若比唐

人是張籍社中四傑知爲誰楊炯徐陵暨高適感時撫事相倡和歲久家家有詩冊吳地非無祿可千直氣塡胸羞枉尺筆端獎借意何深試與七姬題墓石幸逢世道輯干戈山谷遺民總徵辟自信容臺不負丞礿行重典難延靑炎荒不及江流淸懷沙賦就髯如戟傷哉社友誰復存雪上孤墳少松柏莆陽朱君游宦來得此橫圖殊愛惜登堂示我實失驚展卷茫然爲離席此老能詩夙所知丹青豈料居高格米狂餘事已盡傳王宰何人敢相迫墨痕流動淡且濃紙上斑斑皆手蹟日光雲氣蕩欲開最愛層層楚山碧竹窗疎雨助新涼坐我扁舟沿七澤更將八詠當棹歌直下龍江酹僊魄畫中每段有詩凡八首

諸友賀予新堂有聯句數首楊惟立以疾不赴他日徧和其韻因取末首和而酬之

任渠府謁吏臺參曉起微吟帶宿酣尚憶小堂虛左席忽傳新
墨滿方函連篇且爲從頭數隔巷真如對面談後夜只留滄海
月待將餘興付東菴

謝李貞伯送瓦茶爐

摶埴功成上短筵茶香酒煖盡相便送來陶鼎風斯下移近寒
屛火始然巧匠刻銘依古制才人聯詠費新篇却憐吳地官窰
偏深幸遺材出萬甎

送傅曰會中書告病南還新喻

錫宴瓊林識醉顏盛年文采映朝班竝游鳳沼鑾坡上總在金
昆王季間楚産向來非北學漢官初許暫南還詩囊藥裹行裝
滿秋興先歸閣皂山

與李士英過王鴻臚鄧村別墅看菊午憩洪恩寺二首

步入南園亂菊叢霜餘籬落淡秋容朝衣欲解寒香細醉眼頻
揩秀色重李愿他年須共隱王弘此地正相逢誰誇九日龍山
會千古風流接舊蹤
城南韋曲路非遥游客逢秋不待招已過茱畦還遶柳市不勞
夕更花朝鄰僧乍許分禪榻田父那嫌借酒瓢萬木號風平野
濶晚來欹枕聽江潮

原巳宅賞菊

休從雲外望天香誰似蕭然林下粧嫩蕋漸成黄面老低枝猶
比白衣長曾隨枸杞添風味却笑芙蓉住水鄉詩社清忙今又
動看花直擬過重陽

送邵文敬知思南

萬里南行秋氣深却因留別費清吟書家已擅臨蘇手仕路俱

懷易播心折桂石城曾作伴文敬與予同鄉舉種椒淮浦定成林文敬分司淮南時嘗種椒百株召南家世應無忝詩裏甘棠舊有陰

九日諸友過園居小飲

久拚秋盡有清忙籬下依然萬點黃休說滿城風送雨端愁今夜露爲霜飯隨鄉俗駝蹄短研入詩筵鳳味長願得他年身共健故山歸去醉重陽

次韻酬蕭文明

尺書遥向天南寄炑曉臨窗病眼昏把袂尚懷前日別開緘如對故人言風高白鴈聯群過霜後青松壯節存莫便遐方爲久計賜環終許荷殊恩

次韻李賓之觀懷素自叙帖眞蹟

法書莫辨贋與眞眞者一見餘風神吾生苦不解鑒賞猶道此

卷超凡塵少時曾觀聖毋帖片石錯比荆山珍風神已乏秪骨
骼邈然陸地望天津囊無黃金可懸購自笑微生常乞鄰此卷
五年凡兩閱手撫秃翁心轉親向來作書總孟浪盡弃舊學從
新春稾函藏弄人莫識李侯知得嗟何因昨來借觀坐展玩始
識半面餓全身長廊谽氣或狂怒細墨垂絲兼笑顰秃翁早受
佛氏戒不貪尚帶癡仍嗔觀書得詩吾獲利室有雙璧非全貧
臨摹咄咄付能者舊例乞鄰緣與人

次韻李士英劉道亨過園居看菊二首

詩人渾不厭貧家閒就荒園看菊花傾倒臘醅瓶未罄品題秋
色句爭嘉殘英抱節眞霜傑本草言功有日華醉後却勞歸騎
晚西風烏帽數枝斜
天寒墻下見枯桑叢菊朝來未減黃小巷幸違東市遠疎籬能

受北風涼肯因過客開門嬾賴有呼童洗盞忙日暮掇英衣袖滿紙屏低擁慢焚香

次韻顔澄之留別

朔風吹面到燕南喜報天街駐兩驂江水長懷曾共飲京塵初拂便交談作官地偶分南北考績名宜壓二三歲暮旌門人獨倚過家須着綵衣參

題台人鍾希哲寫文宗儒小像

羸馬空囊貌不寒吏曹重署博平官他年若赴天書召此幅須留父老看

次韻陳粹之鴛湖寓居

北來湖上借幽居坐占鴛湥作嬾漁未許扣門傳隱訣暫忘燒燭治官書一廛故里爲謀易百畝他年不願餘花柳滿村初病

起門生誰惜送籃輿

雪中李世賢招觀東坡清虛堂詩真蹟

茫茫巨海流銀沙光分民舍并官衙詩人說詩等說法四坐繽紛天雨花寥寥小巷絕人蹟誰肯柱杖過吾家曲中人合省失朱鷺谷口聯翩多白鴉青蔥搖落上林苑一夜亂綴瓊瑤葩故人相送定石炭惡客好飲惟江茶清晨忽報有蘇墨折簡邀看門頻撾形疑蝦蟆似曾壓技癢蟣蝨誰為爬料知刻本來廣右醉筆漫滅猶堪嗟坐當大雪發長笑新酒正熟浮紅霞

是日往觀果刻本葢世賢招飲恐客不至故紿爾乃復

次韻

出門騎馬踏雪沙玉堂吏散成空衙何人手剪吳江水而我目眩梁園花客居長至歎寂寞賴有東鄰傻李家試開泥尊香潑

蟻却笑石本光翻鴉清虛堂中事已往妙墨零落隨風飄空腸啖盡元脩菜渴吻煎徹庭堅茶詩成一紙來萬里峒石至今椎寥搨濃書鍥把純綿裹深刻蟹上潮泥爬似人可喜非浪語與客爭觀還共嗟莫言此幅字漫滅夜久屋壁飛晴霞

明日世賢持啓南雪嶺圖索題復次韻

小徑升堂新築沙退朝無事還私衙誰移雪嶺入我屋老眼白日疑昏花坐遊未覺足力倦倏過野店仍山家淺溪舟膠集凍鴨空谷饞響翔飢鴉狂風入林一攪動零落玉蕋兼珠葩此時誰掃林下白急欲往煮僧房茶忽然仰面見高寺扣戶還須持馬撾長安十年走簿宦對此似將塵土爬西湖尋僧天欲雪蘇子故事今人嗟清虛舊韻更可借捧硯獨無王子霞

爲歸貢士題其先曾大父素節翁遺訓後

歸君入我戶手中何所持自云曾大父晩歲有訓詞讀之心凛凛宛與生同時時當洪武初立法張綱維翁也長鄉賦死者皆等夷避禍行萬里躋險兼履危一身孰爲伴妻妾負兩兒或犯盜賊狠或當狼虎飢道中屢脫死若有神所司艱苦歷三閏恩宥溥見施終然穩渡江黿上不我欺本無處世意乃有還鄉期痛定如熄艾甘回忽含飴享年數近百孫曾美而嬉扶杖登春臺世道仍熙熙始知百年内苦樂眞相貲細書示後人微意當知之吾聞昆人語此翁德惟滋所以少坎軻福履綏期頤餘澤久不竭仕宦方自兹爲善必獲報翁也安能私今人處平世逸居可無爲

懷寧二孝子

珍禽或同穴佳木或連理蕞爾懷寧城乃有二孝子一邑一人

孝巳多一家二人當如何毋存共作堂上戲毋死誰敢臨喪歌有毋斯有子事死如事生兄孝難爲弟弟孝難爲兄有司不須問鄰里試看墓上湧出泉一泓又有紫芝燁燁廿一莖山川發祥非徇俗　朝廷旌表始稱情欲知孝子姓與名吳氏本源與本清

偶見元李希蘧提舉遺墨乞歸賔之蓋希蘧其先世也因賔之作海月菴記爲謝以此酬之

遺墨持歸走僮僕想見開緘重薰沐百年珠玉慨沉埋袖拂蛛絲光奪目遂令短紙一尺餘價壓書巢三萬軸乞鄰與人眞自慙藝苑酬功百言足夜歸解帶不成眠海月亭亭當矮屋埌然烏鵲忽驚飛月下新篇巳堪讀湖湘文種傳一家前有希蘧後懷麓吳人再結文章緣几上分明留此幅錦囊收貯莫教遲俗

子無知將手觸後世諸孫更好文還向吳人獲珠玉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一

詩五十八首

送吳令濟赴邵武推官元師道之後蘭谿人

闕下相逢歎久疎交游已是十年餘科塲獨使名終抑啓事誰將例復拘上郡官寮持仕牒故家孫子抱遺書越舲揺動春風急此樂何如過里閭

爲李貞伯題朱寅仲小畫

春半扁舟過太湖洞庭着雨翠模糊惟應舊日同游者愛此朱郎水墨圖

和陳粹之元宵五詠

鬭鷄燈

坐上初看吐綬紅夜深童子忽開籠羽毛爭訝分明處烽火都

歸踌躍中句到孟韓猶覺晦力如劉項漫爭雄獨持一炬當鐏俎輸與朱翁善折衝

走馬燈

鐵騎交馳映落暉長戈應籍暮陽揮直成烽火連三月早築金城已四圍天石聲沉堅莫破旌旗影轉疾如飛伯仁一炬非相戲信落兵家第二機

火花

細蕋紛紛頃刻開坐觀火候亦奇哉春回玉琯微微動風定金沙颯颯來桂子忽從天上落蓮花誰向水中栽夜庭一霎聊供笑坐客休將見跂猜

粉九

淨淘細碾玉霏霏萬顆完成素手稀鬚上輕圓真易拂腹中磊

硯便堪圍不勞劉裕呼方旋若使陳平食更肥既飽有人頻咳唾席間往往落珠璣

油䭔

賦滑津津色未乾聊因佳節助杯盤畫圖莫使依依寒具書信何勞送月團曾見范公登雜記獨逢吳客勸加飡當筵一嚼誇甘美老大無成憶膽丸

送袁德純知宜興

此日公車擬薦賢更教遺愛與人傳郵程却算三千里科甲還驚十二年吳邑煙花曾有約荆溪山水亦前緣丈夫事業今方始莫學蘇公便買田

送王允達

群居恒紛紛取友惟犖犖彼無志操徒處世甘齷齪富貴謂可

求奔趨糞超擢孰能脫卑汙特立等山嶽王子有高趣小節乃儉樸當初入官時世事已先覺求閒計已違欲去意中確上章乞養痾堅臥從勘駁得請即挽車不顧雪泥濁故山啓巖扉絕澗聆水樂閉戶還著書吾事在家學寒予忝末契交矣藉磨琢相過雖不疎相別亦已數累日獨惘然念此歲月遒隨行誰我留所愧　聖恩渥終當躡遐蹤別手不重握

送允達後飲通法寺西軒

杯酒頻將別恨澆日斜酒盡却無聊獨嫌去客忙騎馬更欲尋僧懶度橋小圃杏花春尚淺長溝流水意俱遙年華似與人相約墻外鞦韆映柳條

陸職方宅宴集分得鶯字韻

良會未云已不計杯酒行杯酒非所重重此鄉里情退朝入公

所職務各有禁歲首幸休暇干焉盡平生諧談接群彥參坐從名卿衣冠既相合壺矢亦無爭今日更樂甚獻酬滿前楹東皇況解事助以積雪清向夕卻燈燭尊罍晃然明主人出新語四座意俱傾失群慨歸鴻求友懷遷鶯未畢終日興更申來歲盟

清明日林亭大邀游興隆寺飯聽老房聽出永樂初姚榮公與梁用行輩亦以是日游城南倡和四絕句見示爲次韻

柳下行來過佛樓旋携越酒薦閩羞香車盡日如流水總向長安陌上游

傍井循墻踏細塵椿芽蘭葉一時新杜陵亦是尋詩者偏水空憐見麗人

詩卷曾留白下城北來燕地又清明憑誰更和襄陽曲七十餘

年共此情
圍棊擁矢各分朋繡佛垂堂晚獨登社裏廬山隨處有遠公今
日是詩僧

原巳王汝栗夫過園居分韻得晝字

散吏如野人園居辛麤就旋乞桃李栽疎籬幾枝透莫嫌花蕊
稀倚樹巳堪嗅入夏尚成陰還來坐清晝

予初登進士第時武靖侯趙公實奉詔待宴禮部公既
老病家居念舊爲四絕句見寄次韻答之

甲榜題名愧起家賜來法酒勝官茶元戎傳詔懷當日許戴瓊
林第一花
散吏蕭然自一家渴心長愛玉川茶曲江院裏重回首翠幙春
風隔杏花

連雲甲第列侯家坐上曾分舊賜茶充國老來諸子壯戰袍重
見織團花
莫府功高早臥家囊收薏苡不思茶華箋詩到行行整誰說臨
文老眼花

和趙武靖病中招飲二首

瓊林錫宴已多時想見褒公虎豹姿今日春風過甲第馬頭飛
絮逐游絲
老將閒居不計年舊藏腰帶賜通天頻婆樹底多詩興瘦句誰
誇賈浪僊

貞伯王汝原已携酒同過園居二首

門設荒園盡日開探春時枉故人來盤中自愧無鮭菜墻下惟
誇有鵲槐頗得常年供紙墨尚留隙地築亭臺喬家池上山公

醉馬背須看倒載回

石庭延客坐斜暉此際殘花亦緩飛新作園官非強授故銜詩陣忽重圍晚晴霞彩浮高屋春冷風威入袂衣後日相過應上巴野泉猶可祓除歸

王孟端墨竹爲貞伯題二首

九龍山下竹千竿盡屬高人王孟端何處看來渾似此山堂疎影落漪瀾

百年風致宛如新滿地清陰庇後人金母橋頭重問舍墨君堂上舊傳神

送錢世恒御史出巡

峩冠誇憲史秉笏侍明廷奉使矜乘傳寧親復過庭五雲違北闕六月息南溟出郭人爭餞臨岐馬不停朱函藏手敕繡服映

腰鞓風送花塡路沙隨水接汀才華張美錦意氣逼青宮萬里
前旌動光搖執法星

題趙子固畫蘭

王孫弄筆成墨數九畹依然連百畝開圖墨瀋將誤拾撲袖香
風不勞龥破縑零落三百年非藉好事安能傳寸根無土强生
活鄭老後來眞可憐

分韻得江南二字送貞伯二首

忽對春風南陌還思夜雨西窗高丘恨不千尺望見離人渡江
渺渺綠波芳草此時送別何堪潮到潯陽向上人歸鍾阜之南

送貞伯再分韻得舍字

宛然李公垂精悍眞可詫譬彼千里駒骨相有定價維昔堂絲
綸朝回屢淸暇考古如不及萬卷壓高架危言動　明主雅

意資　聖化去之十年餘尚復令人怕平生所交游往往至御亞形蹟又遺忘氣力豈憑藉名列楊王前身處李孟下乆次仍兵曹分司得車駕金陵佳麗地古句非假借秦淮匯灄漣鍾阜鬱嵩華況此亦故鄉無勞覓官舍所惜者吾徒臨别當首夏家家競餞飲長日對尊斝安能叙中情坐語此短夜離懷逐江流千里向南瀉

題海虞錢氏所藏王均章虞山圖（均章名珪號中陽老人生元盛時年未四十弃官歸隱虞山之下慕丹術尤邃於醫所著有泰定養生主論等書年餘九十而卒見吳思菴跋）

扁舟昆湖去憶向虞山還當時迫日暮未得窮躋攀至今三短章寂寥不重删安知六載後依然見玆山諒無愚公愚賴有頑僊頑頑僊隱居處深林置柴關丹竈火常伏藥闌苗載芟高情付縑素丹青色斑斑玆山臥平野隱然不成環透迤亦甚遠攢

蹙何其慳只尺見百里群峯互垂鬟飛鳥歸易沒浮雲出偏閒拂水最奇麗空巖故漩澴天風或稍定石壁仍潺潺傴宮對佛寺妙境非人寰獨憐仲雍墓誰爲剪榛菅短棹載書卷浩歌水雲間彷彿歸菴翁往來寶巖灣竊祿本無補乞身亦多艱臥游畢舊願坐嘯開塵顏

送周仁廣通判福州

青衫烏帽去翩翩劇郡勞人信獨賢地下文襄宜有後江南凋敝不如前濟民長策存家傳游宦初程接祖筵公道從來能自薦三山風月謾相延

得賀美之書言吳民被災

書來吳下少浮沉入手猶疑得好音泉客美珠俄化血田家新穀已剜心附毛却恨皮何在竭澤安知水不深肉食詞林無寸

補短吟聊復代官箴

題畫

水長鵝肫蕩口花飛鷺脰湖邊吳歌唱徹歸去日暮青山滿船

送沈仲律湖廣僉憲

江左才名自一家流傳詩法到京華乍來一月俄成帳更別三年定滿車赤壁巢危聞夜鶴洞庭波遠帶秋霞遥知使節登臨處訟牒稀時早散衙

曉過工部分司池上觀荷

匹馬城西趂早涼偶來池上見紅粧魚牀近接浮雲影樹屋高撐漏日光翠柄依然擡白羽碧筩眞可當清觴莫乘輕筏過南渚鸂鶒鸕鷀正滿塘

題厓山大忠祠四首

休指厓山弔戰場忠魂久已過錢塘三仁可少文丞相一死如
前李侍郎毒霧漲天橫沴氣落星浮海散寒芒孤墳最是無抔
土新廟依然有瓣香

颶母誰懷國事憂回看夜壑已無舟山河满地皆胡馬潮汐常
時自海鰌空使讖書符四廣不教宗社復東周孱兵到此誰非
死名姓紛紛惜未收

獨上高丘望大洋晩風吹淚濕衣裳何人忍恥修降表當日臨
危進講章島國全身惟叛相潭州無事却勤王史家未識留燕
意便把祥興繫宋亡

厲階千古恨遼金戮力終成國步侵鼎足一時撐海角旄頭中
夜到天心間關豺虎魂空返寂寞魚龍骨共沉臣節屢書猶不
盡欲將遺事託碑陰

次韻陸鼎儀讀文信公指南集

柴市遺祠凜若生艱危當日仗忠誠衣裁左衽慚相尚纓結南冠死却榮正氣自勝牢獄困颶風偏使乘輿驚從容取義眞難事涙落陳編此日情

得原輝書云東庄兩桂樹甚茂

兩桂當年汝自栽石庭一別手書開經行已訝枝相礙愛護應勞土重培密處栟櫚休剪去常時鸜鵒每巢來香傳隔巷繁花發欲趁秋風買棹回

與諸友出城東散步水際

岸花汀草駐殘春步逐漁郎更問津側足岡巒渾不畏會心魚鳥自相親一灣已似江南意半日都忘洛下身西出郭門勞僕馬青山眞是誤游人

答雪屋上人

艤舟山足扣禪機記得雲林啓半扉靜夜香爐渾不冷深秋書札未應稀雪中老屋懷薝蔔湖上長鑱負蕨薇須信大顛詩律細世人休更笑畱衣

長至日飲張兼素後府新齋

齋居清絶坐忘還明月從渠照醉顏自署何妨棋品下相過不在酒杯間葭灰微動臺官識羽檄稀來幙府閒誰似當時張仲蔚蒿萊滿地戶常關

濟之作共月菴有幸分海月菴中月之句因足成答之

幸分海月菴中月此事流傳亦甚奇隔屋絶勝千里共可庭盦受一方戲翛然歩屧歸深巷聊復詩筒過短籬報我澄波三萬頃他年應宿太湖湄

再答

他年應宿太湖湄獨許風流白傳知林屋千間眞可住畫船十隻也須移藏來左券言非戲分過東墻事若癡後夜不如同醉賞羽觴飛處兩無疑

三答

羽觴飛處兩無疑月過槐梢人去時齊相已忘求楚貢晉人終肯救秦飢清輝全借渾非少舊好重修幸不遲願得浮雲長散盡家家簾幕與秋宜

送劉職方時雍赴福建參政

早振詞林五色翰廿年郎署忽彈冠校書劉向成新序判事姚崇起夏官楚客不驚湖海濶閩山能隔雪霜寒他時召伯甘棠樹只是南風荔子丹

祈雪齋宿

坐久窗間耿玉繩齋廬人靜黯殘燈常年樂事心偏向深夜憂懷力未勝月色滿庭疑是雪河流沿岸想無冰校書劉向今如在更欲相從論庶徵

次韻倪學士祈雪齋宿

玉河西畔路如迷雲霧濛濛萬木低三日偶成祈雪會一篇將擬聚星題香凝斗帳淸無寐地接公堂近可躋夜半攬衣人欲起長廊月白誤寒鷄

哀李士英二首

逝矣平生恨獨賢同官今幾是同年詞林有一誰言少科甲惟三我愧前弱息命名悲反席士英沒前一日予往視之以其子託予命名衆人談夢悟乘船士英初病夢入一舟中無限隔亦無邇明處既没衆始知其爲棺也安能便作南遷客死

別吞聲重黯然

歲暮西街日景收馬頭殘淚憶交游朝班竝立常連肘仕路爭趍每掉頭經解暫緣持藥廢士英熟於經學常力疾爲諸生講解孝思猶作治棺謀衆議治棺士英聞之曰吾先人客死於此因貧斂葬皆不如禮櫬無於吾獨厚蕭條舊舍難重過春到惟應卉木愁

觀盛舜臣所藏竹爐蓋倣惠山元僧之制其伯父侍郎公銘其傍

聽松菴裏試名泉舊物曾將活火煎載讀銘文何更古偶觀規制宛如前細筠信爾呈工巧暗浪從渠攪醉眠絶勝田家盛酒器百年長共子孫全

題畫四首

雲閣青山出松厓翠瀑流悠悠三步外爲爾一回頭

漁舟凍不移況有樵斧響占斷楳花灣甘爲五湖長

深塢閟清暉誰知有佳寺惜哉掛帆人只愛江風利

清湍帶平岡誰使入毫素老樹四五株結茅恨遲暮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二

詩四十五首

送馮佩之副使江西提學

天上朝辭玉陛行杏花開處動雙旌秋臺高薦皆公議春榜重懸滿後生江右儒風當復盛越中文士莫相輕長安門外期重見爲報三年學政成

送賀澤民赴河南僉事

御史才名闕下知外臺欲赴類分司豸衣未敝何須改螭墨當坳尚不移南浦吟成芳草色曲江過盡杏花時諍臣自古關休戚漢使行將召望之

謝孫希説送長鳴鷄

何物襳褷白錦毛庭前解縛便長號徒聞野鶩令人愛未許蒼

蠅代爾勞援距群來如赴敵義冠獨立自分曹夜深風雨偏安枕餔餟從今謙子敎

送賀其厚迎其弟解元其榮喪南歸

臨別匆匆把客裳愛君誰比四明狂只從門外看扶柩有信詩中訊閱墻諸子讀書應不廢故人沿路定相將明朝我更成寥落西館塵生六尺牀

次韻施煥伯下第

禮闈難遣獨離群老手春來最惜君暫向長途聊弛擔倘逢知已更論文客樓高臥三竿日禁闥遙瞻五色雲爲語施讎宜少待韋編終不負精勤

觀園翁種菜

園居無所營筋力徒自強惜哉一畝地愧爾三年荒清晨老圃

至鋤治循東墻札札瓦礫除奚顧宿草傷遲土成數畦遂分界與疆土爰布美種能風要深藏因感昔人語種植信有方圃翁云深種則耐風此漢趙過語也日夕度壠行依然自褰裳流泉俯可挹長溝設隄防所恨天久旱井泥渾且黃安能足灌溉頻使夾甲長人力已云至天時亦相妨緣知田野外黃沙正茫茫何如但肉食此勞不須嘗

玉延亭成次韻玉汝

偶栽山藥得佳名墻下幽亭一日成車馬勒回無俗士壺觴傾倒盡平生升階脫屨長頭近倚檻觀書老眼明此後來游誰復障繞籬須爲惜殘英

又次韻李寶之

靈苗種後亭初築匠石園丁共玉成聊復棲遲稱小隱不應服

食學長生盤中便可少苜蓿階下休誇有決明欲向楣間乞題
字墨雲飛動看英英

次韻諸友玉延亭聯句

樓高未許臥陳登聊結荒亭揖客升坐定園花紅雨斷望迷宮
樹綠雲層墻低漸覺簫蕭聲近杯淺休嫌酒面澄頗得留詩成故
事西菴入夜更挑燈

飲玉延亭喜雨

園門新設不曾關天意能供半日閒凍雨一番驚屋漏晴虹千
丈比橋彎墨翻荷葉詩人句紅綻榴花醉客顏賴有冷泉娛晚
酌籬根流出更潺潺

寄壽陳起東五十

束髮同游不出鄉廿年兩別費相望江山繞郭供詩筆歲月留

人坐講堂紅頰也應誇獨好白鬚休更較誰長更知久客京華者壽域躋來已鴈行

賦園亭四物

凳

楹間設席坐來安橫木旁施當曲闌面面不妨閒徙倚曉涼疎雨㝡宜看

篛

槐花暗落雨聲中箄篛高撐兩翼同憶泛扁舟過木瀆青山緣岸正推蓬

屏

小紅疎翠不遮亭炎日西行藉紙屏陰雨暫時誰許撤更多游客要題名

橋

移得詩中丈八溝雨餘新碧水初浮晚來客醉高眠處莫訝孫郎不枕流

送沈尚寶賀千秋節還南京

琅函遥捧望儀宸六月樓船度海津早歲喜逢三日雨好官間避十年塵槐花滿種玄都觀柳色重迎瑣闥人莫歎世情今尚在南歸須為問江神

次韻沈時暘雨後過飲園亭兼懷李貞伯二首

農家苦久旱嗷嗷三伏中異哉暑氣酷宛與炎方同夜眠聞好雨早起乘涼風吾亭適麤就歡聲助園翁簿書懷杜老笠屐來蘇公願從康衢民擊壤歌時雍故人五年別舉杯賀奇逢俯井挹澹泉登臺眺危峰天高孤雲落晚晴度冥鴻

西海人亦多吾生交獨寡有時忽仰歎浩氣振屋瓦窮巷謝逢迎荒園任疎野欲從獨樂翁往赴耆英社長日無所營新秋更清暇雞黍不滿盤醴酒仍在斝却枉知友來冒雨獨騎馬因懷西臺李去弔長沙賈封書白門邊弭節蒼梧下貞伯官南京以公事出嘗有書來云直至蒼梧而返

再次韻答時暘飲後見貽

散吏幸無事合置荒園中著書忘其詞安復論異同墻下東垂實颯然起秋風感時忽搔首五十眞衰翁投牒愧一出束帶隨三公晨趍揖東閣夜夢游南雍鄉使來吳下入門偶相逢中懷不能語倚辟如頽峰南飛孰可繫仰見青天鴻

淙淙簷溜垂此事久亦寡移書防漏濕矮屋初隨宜久旱雨固好墊溺念郊野况復南樓人百步隔詩社清池下幽禽坐對共

閒暇妙墨尚在函濁醪復盈罍持此欲就之泥深没羸馬疎慵
幸免朝早謝鳳池賈風低碧篠叢悵望西窗下

喜原輝弟至京 時五月二日

遠道親携藥裹來當門下馬拂黄埃不驚舊日形容改猶記前
宵夢寐回出巷親朋宜漸訪上林兒子欲相陪平生四海尤憐
汝得向窗間笑口開

大雨坐海月菴

即看池面水平橋旋覺孤亭勢欲漂老父得魚過別市誰家移
竹趂明朝四陵下馬應難避 時世賢陪祀山陵 北巷將書莫見招 玉汝招飲
吾弟遠來能慰我彭城今夜憶逍遥

玉汝以予辭不赴次韻再約來日復和辭之

道上蹄涔接板橋詩筒將去却愁漂縱横燕市雲爲雨彷彿巫

山暮復朝半舫若浮宜自繫尺書仍至故相招泥深我僕難忘蹶莫使前瞻馬尾遥

王汝復次韻來速乃許赴再和答之

佳時已過鵲成橋菰米榆錢忽亂漂明月避人應此夜烈風欺客更崇朝須知木屐平生着敢負皮冠舊日招絡勝李侯蹲馬背披蓑兀兀路遥遥

赴飲後夜坐對月復次韻

誰從天上作飛橋萬里端愁月浪漂一兩步來非卜夜五更起坐不論朝水浮北巷深宜揭人隔西河近可招後會共期秋半勝三旬屈指尚嫌遥

次韻朱天昭戒飲

早覺平生一事非枯喉涓滴到應微舊傳丙吉車茵汚今見陳

遵井轄稀三爵不妨從監史百壺眞念隔庭幃却愁孤館當寒夜禦冷憑誰製寢衣

次韻濟之謝送決明

畦間香霧正氤氳童子清晨荷鍤勤不惜離披垂翠羽端愁搖動落黃雲藥名早得宣公註書帶休從鄭老分病目向來俱有賴涼風吹汝莫紛紛

次韻時暘對雨喜晴二首

颯颯復霏霏清晨坐掩扉短籬垂豆角破壁上苔衣潤覺琴聲緩涼驚酒力微客樓詩句滿未許沈郎肥

斷虹連返照向晚喜新晴遠市浮埃盡長溝積水清歌謠童子事刈穫野人情身在幽燕地無勞賦北征

送原巳赴南京院判

晨趨入禁闥夜夢游鄉闗屢見高堂人宛然兩眉彎憂來心如
割歸計何其難終感 聖恩渥不爲臣情慳南都許便養簡
任非投閒十年積憂懷一朝變歡顏而我復助喜安能復留攀
初冬入吳境遠見陽華山舟中坐念之豈亦夢寐間里巷爭歎
息樂哉此南還

題啓南寫游虎丘圖啓南初游靈巖遇雨明日既霽乃與海虞周景新游虎丘因寫此圖并有詩記其事李貞伯云是日亦在陽山遇雨而歸陳永之謂雨霽日獨以事在陽抱山恨不能與啓南同樂也皆有詩題其上景新寄予和之

雲巖不減靈巖好虎丘又名雲巖昨者胡爲涉行潦千人石上兩青谿
日出深林歌杲杲一時取樂能償勞水西山北爭探討澗泉漱
齒心亦清石壁題名手親掃西去陽山十里遥冒雨有人歸不
早明朝見話入雲巖扼掔捋須空懊惱好山不趂晴時游此事

已差何足道安知猶有獨游人隔水相望在陽抱何處移來此畫圖我方起觀俄絶倒詩情畫意各有在歲月依然仍可考虫雞得失不須爭泡影死生難自保永之已沒再到京華住六年匏翁頭顱欲全皓江南歸計有時成次第山行非草草臥游且把畫圖開鶴澗松菴亦天造翻嫌二客不能從回望周郎與東老

送張宗茂道紀南還

身隱吳門五十年玉京來往只翛然東華塵土霞裳外北斗光芒寶劍前猶喜山林通雨露亦知官府足神僊飈車又逐天風轉俯視千艘滯海壖

賦酒榼慶周菊處七十

無稜非觚有蓋如甕重或可以挈空不可以送是名曰榼人所常用維榼之腹容酒百斛維榼之口出酒千斗酒旨且多洋洋

如河汝不化烏有我肯游無何飲之既醉拍手歌酒數行歌未已笑鴟夷老無齒一生只呷三江水不如吾常隱吳市閒與主人較年紀賀客上堂連坐滿楊凭彼藥囊賦此酒榼

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

歲暮移家赴遠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勝游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分題豐樂亭送文宗儒太傑

何處亭成樂歲豐瑯琊山在亂雲中西南林壑誇尤美六一文詞信獨工幽谷泉鳴琴操古石屏路轉酒船通幸當歸馬滁陽日此地來游興不空

送原輝南還 九月二日

清秋欲盡向南旋別淚何堪重泫然吾已行年當五十汝今歸
路又三千亦知禁酒勝良藥好爲修書附便船舊業東城勞葺
理相期歲晚在園田

原輝行後晚坐有懷

東望秋雲壓柁樓晚來水宿定通州却愁細雨行裝濕還恨深
溝送騎留臨別題詩偏覺嬾坐來呼酒不忘憂惟應後夜生新
月兩地悠悠照白頭

冬至謁陵八首

出土城

馬上衝寒出北門豁然平曠識乾坤地連周囿民猶小天作燕
山勢獨尊看月未忘黃土寺（往歲嘗宿寺中）披煙仍見白浮村百官今
節長來此籩豆如流總駿奔

度沙河

橋下流澌玉一灣六年重此照衰顔踈林小店行厨到落日平原獵騎還韋杜南連多白草居庸北距盡蒼山天寒喜報王師轉驛路無塵羽檄閒

望昌平

脫欒能凌千丈岡解裘還耐北風凉迢迢古轍餘秋水漠漠平疇又早霜日隱峰巒天易暝樹連城郭路何長孤雲飛處梁公廟猶似當時望太行

入昌平學舍

繞簷蒼翠數峰齊倦坐空堂意已躋高處川原渾歷歷晡時風日稍淒淒行來假館先思睡詩就還家各有齎苜蓿滿盤供飯足坡翁休愛搗香虀

題劉諫議祠

凜然毛髪萬言危歎息名賢遠莫追甘露翻成他日變清流寧受北司喧古人爲鑑無如子後輩登科又屬誰深夜高眠頻夢見孤峯殘月照新祠

門傍高槐向晚開忠魂長繞故鄉來諸生入學供蘋藻使者停車治草萊展卷不平新史贊贈官空繫後人哀千年遺恨應難盡誰念唐家有禍胎

入西陵

句裏青山笑復來畫屏真愛四圍開南循古路凡千折西上高陵第一回（前此陪祀俱東陵）賦雪不勞重授簡書雲還擬更登臺天潢亂躡支機石謾説昆明有刼灰

出昌平

晴旭熏人屬仲冬茆簷誰識煖如烘冰花細結重溪石天籟遙傳萬壑松此日清酣除酒禁諸公太瘦帶詩容來春畧茗應非晚最愛池泉歕九龍

爲白郎中題荷花鵝圖

前朝畫學人如市不獨丹青競山水點朱塗粉擅寫生花鳥紛紛總良史趙昌名與黃筌齊後來更稱崔子西御府收藏三百軸未數溪鷗兼野雞丈縑如冰筆如刷似向崔家傳妙訣晴窗信手恣臨模水面鵝成亦精絕群魚出游意不閒一躍欲過疎柳灣翠荇蕩搖金臺底雪毛灑落清波間晚涼莫把荷花摘回首驚猜還斂蹟紅衣翠蓋錦雲稠此物爲爾增顏色戶曹何從購得來公退閑門時展開城南矮屋撑欲破家人一笑皆云咍世間妙筆眞難致持去莫教成故事試看書罷便籠回只換羲

之五千字想公聞此當撚髯秋風高興非蓴鱸養鵝老向江南佳須是結茅臨滿湖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二

匏翁家藏集

三

PL 2698 .W83 v.3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三

詩四十九首

乙丑元旦星變下詔求言二首

午門黃織忽高張御墨開來紙數行從此諫官閒不得案頭多製上書囊

詔旨分明近可聽千官拜舞出彤庭定從新歲多新政却認妖星是瑞星

次韻施煥伯自製菜燈見送

蘢葱翠玉巧相連疑送春盤入夜筵園子看來猶恍若市人携過已喧然肯將根柢埋泥土未許光華照木天賸有儒家風味在買油聊費幾青錢

次韻啓南寫贈施煥伯范莊梓樹圖

行人墻下摩挲處重是范公親手培此日載將嘉樹賦清風長傍義莊來空尋蟻穴難成夢免製犧尊豈不材須信畫家原有意展圖如對北山萊

分題蔣山送屠寺丞

方山在其南破山在其北中維鬱然高失却兩山色昔人云龍蟠信矣甚奇特神靈樂幽棲後世姓祕易其陽築壇場高帝始建國是時昭瑞應香霧俄四塞終然作陵園萬古奠南極至今五色雲變化在頃刻迢迢太平堤高出如脊脊行人睇層峰勢壓厚地側陟官喜南行拭目此親覲棘寺挂笏時公餘幸閒隙丞其不留予終朝翠千尺

題墨竹贈邵楚雄行

柳州刺史詩猶在種柳何如種竹清便向滇南長孫子郡人須

繫使君名

二月晦日濟之邀看桃花四首

風將花信報來眞不見花開只見塵却愛君家紅兩樹小園只合號藏春

花氣歕人暖欲醺不須庭下舞紅裙諸公好盡杯中物春色三分已二分

夕陽持酒酹花魂新柳疎疎總映門漸有狂風吹綠暗已無明月上黄昏

兩株濃淡喜齊開句引詩人共看來縱使揩前都落盡幸無流水只青苔

追和啓南癸卯元夕後過施煥伯飲

天上星河隔一簾夜寒詩骨避重簷大林坐久頭相觸短紙題

多手自粘佳節巳過燈火在當年合向畫圖添魚行橋下平生路未老同游不待占

送仰給事進卿赴四川僉事

石城風月共襟期不負高名舊所推給舍官銜新改日朝廷言路大開時西郊屢望雲行密東郡爭傳水漲遲秋到扁舟三峽穩想應甘雨逐分司

分題圯橋送張公實參議

行經下邳城試訪留侯事遺蹟今何存臨流漫相指侯也本韓人天其畀劉氏能擊沙中椎顧取圯下履何必魁梧人中心始知恥舉足直受之匍匐更前跪欲爲帝者師寧被老人使嗟當嬴秦時詹談到經史兵書尤所禁搜索偏焚毀一編出袖中依然先秦字乃知老人愚遠勝始皇智黄石聊託名老人亦人耳

避世能全身同時類黃綺維古多斯人過客勿疑此去之千年
餘爲侯究終始始見滄海君終從赤松子

賔之學士以母病寛以弟喪俱在告敬蒙

東宮賜問賔之有詩紀事謹次韻

僊蹤每恨失同堂寛初與賔之同班侍講後陞官始分賜問深慚及右坊班近前星仍遞直語溫他日尚無忘薰風又喜萱花茂苦雨偏傷棣蕚芳孤抱幽憂增感激晚來詩句爲攜將

閱亡友陳起東詩墨

寥落江山寄一官惡懷中歲亙多端猶瞻壽域遙持酒豈料書幃已葢棺坐上威儀眞簡率句中風韻少酸寒晴窗遺墨斑斑在淚灑瑶箋不忍看

輓鍾同御史同景泰間以諫復東宮而死後贈大理丞

屹立丹墀犯逆鱗毫端風采一時新豸冠不倚旁人正螭墨能將大計陳試使剖心應爲國亦知緘口定全身周君已死宗元逝墓碣終當表直臣

爲楊應寧題夏太卿墨竹

舍人好畫誰與儔子美詩裏之劉侯鳳池退食多清暇每抱練楮從人求昨者開筵宴賓客四壁彷彿橫滄州酒酣指點到脩竹數竿倒拂湘江秋清風脩脩刷翠羽孤鳳欲下中堂游乃知夏卿妙筆墨奇態縱橫纔頃刻欻然令我走避之仰面分明墮崖石紛紛眞贋不可知我意是竹皆堪詩試看北地苦難得此種數尺青垂垂舍人好畫兼好奇明日南行過九疑扁舟夜靜月初出想對楚人歌竹枝

送應寧雲南訪族

曲水當年翠幙新看君曾採杏花春愧無文贈張童子喜有詩傳賈舍人洛下未逋黃犬信滇南不祀碧雞神卜居京口謀如定晚歲扁舟尚可親

秋享致齋呈同館諸公

紫禁門深早散朝歩歸齋閤坐寥寥日高宿霧渾如撲秋至涼風不待招河上園人來浴馬樹邊童子去承蜩詩僊只在爐烟底繙盡晴窗白雪謠

又懷翰林諸公

古樗當戶翠陰浮畏暑時時候蓐收人遠端如隔千里日長何止度三秋焚香合送清泉餅酌酒休誇白玉舟賴有大牀便午睡只將幽夢繞瀛洲

答諸公見和

詩筒相送少沉浮入手雲箋次第收苑鳥亂歸初對晚井梧將落又驚秋廟垣馳過天閑馬齋閣橫如野渡舟憂抱無緣從祀事高丘南望是長洲

次韻程克勤抱病齋宿

懶着朝衣侍禁門非關好睡只昏昏吏歸別院雞聲起客去當階馬蹟存展卷書魚常自拂倚牀壁虱未堪捫知君痛定還思痛便腹空留百壯痕

又次韻夜坐

此夜金莖浥露涼誰家玉琯弄清商河流屈曲東溟近星彩闌干北斗長法駕出宮千騎整廟庭陳俎萬松香詩人抱病渾無寐欲獻豳風七月章

送儲考功靜夫

獨赴南都第一曹癯然風骨舊儒袍海鄉人物前朝盛春榜聲名此日高粉署品評多有暇紫宸趍謁未勝勞平生爲忝斯文契雲路難留自羽毛

次韻胡彥超致仕留別

昔人早已歎賢勞十載何堪第六曹忽報兩涯秋水盛回看千里白雲高遠途重負歸方釋巧宦爭馳戰敢鏖爲想東陽名酒熟和陶詩就合風騷

送沈良臣知歸德州

吳下傳經久得師名高黃榜副深期進身自惜凡三揖出守于今又一麾親老定儲迎養祿官廉須立去思碑連科佳話鄉人紀三沈賢名欲共馳戊戌科沈元知深州辛丑科沈林知晉州甲辰科良臣俱長洲人同姓

秋日園居對雨

但聞人悲秋未聞人悲夏所以涼風生不如暑雨瀉何況風雨交蕭蕭自深夜朝來御裌衣寒粟凜生膚凄然園林間物色已可訝兩榆本朽材牽牛故憑藉引蔓何其長見汝易凋謝決明顏色鮮獨立出其下籬落幸無求疎枝正相亞

晚晴

閱書短窗下陡覺雙眼明不知荒園中晚來雨初晴西墻閣夕照晴光射東生海天一何高崛起虹蜺橫須臾歛去之天巧聊戲呈憶昨延二子王汝原巳劇談見鄉情憂懷爲少散非藉宿酒清却愁雨既甚飄風復相傾安能更致之共此林下行籬落滿秋意菊枝巳含英我自比陶潛人誰作王弘聊申再三約預訂重九盟

爲盧縣令蕭光甫題墨梅

老幹彎碕新幹直總是昆吾鑌鐵色枝頭忽被北風吹迸出疎花成戲劇薄如蟬翼細蝶鬚敢與臘雪偏相敵雪也無香復易消阻山背水俱無策花神冷笑不言功月下翛翛倚蒼壁狂游不到綺陌間小隱時當野橋側平生高韻有誰知此種奇姿何處得補之已逝叔雅亡人間久矣無淸蹟詩人未補白華詩畫家重倒金壺墨悠悠此意我所諳欲向蕭侯聊比德試看盌縣九年官篋裏只餘花的的士林傳玩等甘棠黃鶴樓中莫吹笛

送巫克莊知孟縣

霜落都門重此行長材聊復慰飢氓定期赤地連村熟試看黃河繞郭淸春院種花前令事秋闈攀桂昔年情中州不與長安隔贐有人來達政聲

送袁道官還南京朝天宮

九曲門深古洞天治城山色尚依然重開紫府如三島一着黄冠也十年聊逐斯人游世路更從何處領眞僊數間祠屋偏鄰近好拂丹青護聖賢

送道士羅永澄還住福濟觀

獨鶴翩翩下王京霜空無際趂秋晴久爲玄學慚方士親向僊班謁上卿水岸曲通三島僻夜壇頻禮七星明楷皮繞壁題詩滿歸與同僊又慶生

送鄭仕信知大猶縣兼問訊王允達

州縣勞人歎獨賢秋風挹舵又南旋浦江喬木渾無恙庾嶺梅花却有縁豈待新遷隨例得更將遺愛與人傳青巖山下經過地爲謝閒居鳳沼僊

次韻侍郎王公還南京留別二首

畱務經心白髮新從來學海更知津入朝未忝尚書履直閣曾
垂學士紳天上誥詞瞻湛露郢中詩句和陽春後生共有攀畱
意不獨詞林滿故人
秋水浮來畫舫新南歸仍喜渡天津未從江左誇王導如向朝
端見李紳黃菊又逢燕地晚青山偏愛秣陵春陛辭却枉重瞳
顧應識青宮舊學人

送王抑夫赴官陳畱

南都聽罷鹿鳴歌坐覺悠悠歲月過久矣長才淹上國壯哉名
縣傍南河鄭莊此去須行水趙過從來善種禾能使流移皆復
業看君聲譽數車多

送林朝信還廣西分韻得歲字

玉河凍不流曉結冰花細客館傍東堤三旬喜畱滯捧表被光

華開筵接親契抵任尚遲遲吳門度新歲

題啓南畫

閉戶蕭然亂雪中已無賓客曉堂空槁梧獨據忘爲我老筆能揮愛此公却擣石闌臨絶澗似聞茆屋卷秋風十年別却西莊路歲暮相思白髮同

題元顧仲瑛玉山佳處卷後（卷亾已久仲瑛之孫御醫始得之上有陳基記文）

神龍飛度石頭城一日吳門失顧榮池上已亾金粟影（仲瑛臨池軒名）邑中不改玉山名故人斷簡重相授內史高文孰與評（基仕僞吳爲內史）栩栩百年眞夢境濠梁還見舊題銘（仲瑛後還中都家于莊子觀魚臺傍題其屋曰夢蝶）

王汝席上詠物

橘

來從馬上郎猶帶洞庭霜香霧騰金鼎清冰貯赤囊曾聞書後
寫宜向醉中嘗愛此非陳紫能留客滿堂

新米飯

繞厨香飯歎初成吳下長腰舊有名何事今年荒旱甚貢餘猶
自飽新粳

玉箸魚

天寒鑿破水晶宮貯向銀盤望若空對案莫教容易食層冰指
落念漁翁

濟之席上詠物

風菱

長腰如磬折入手訝中空歲晚懷佳味吾曾白傅同

銀杏

洞庭霜落後不數橘能黃把玩還長笑因懷阮籍狂

冬笋

錦𦀇秋後脫玉趾雪中過大嚼何須肉平生愛老坡

贈顧正科鏞還中都 仲瑛五世孫

清晨持刺扣門投有客來從淮水頭吳下故家依二曲沛中遺調習三侯閱人詩畫才情麗傳世衣冠仕路優欲盡尊前鄉土話雪晴歸騎恨難留

悼李御史士常

紛紛餓莩蔽河津不郵微軀欲徧巡驛騎書來俄即世轜車棺在巳周身道塗滂淚從諸弟文字交游失此人知是平生無别好只將詩句哭元賓

謝濟之送銀杏

錯落朱提數百枚洞庭秋色滿盤堆霜餘亂摘連柑子雪裏同煨有芋魁不用盛囊書復寫料非鑽核意無猜却愁佳惠終難繼乞與山中幾樹栽

寒夜熟寐右臂偶加湯具成瘡痛甚不能舉移因讀邵康節臂痛吟戲次其韻聊以遣悶耳

春滿寒衾擁瘦軀無端一痛折肱如為文曾效前修撰少時曾作湯媪傳作字俄遷左秘書禮謙擎拳情可恕醫因掣肘病難除坐來歲暮多憂色此苦誰非自取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四

詩四十七首

丙午郊祀齋居夜雨獨坐 時予以服不陪祀

春城閉重門夜館耿孤燭嘿坐方悄如析聲遞相續擁衾未成眠伴我只僮僕微雨忽飄揚寒花結群玉員丘歲有事大駕朝出宿明當還法宮天意亦可卜清道少浮塵龍車爲肯輳郊南只尺地宿麥芽已綠頗言同發榮　皇恩被陰谷

次韻詹事楊公齋居兼憶其弟惟立二首

何處清齋三日東衙仰見重檐未忍解帶題字爲愛焚香下簾俗子休云寂寞宿儒合處深嚴月明望斷西野刺眼青山最尖

莫信瀛洲路遠相望只隔西東長溝碧瀉千丈客樹青含萬重杜老看雲未足謝家夢草應同早朝遥跨高馬金闕將鳴曉鍾

上元日劉道亨家作同年會

共愛城西此會稀退朝爭步出彤闈好風入座杯行酒瑞雪當階故點衣盛世官銜慚末稱諸公名節頗相依從今便作同年錄每遇新春幸莫違

同年會散夜赴濟之

九衢飛雪暗樓臺走馬城西此夜回只尺過門猶不入尋常勸酒定相推燈光四壁懸明月鼓響千家殷洊雷宛有看山風致在清虛堂裏似重來

爲王惟顒題米友仁苕溪春曉圖

古今畫法凡幾變顧陸以來皆有傳紛紛衆史後何多丹青點染徒相絢澹然水墨誰所爲直以霜毫付星硯謝家林下有清風號國馬前還素面閒情逸韻覺倫倫豈似長安水邊見只今

破紙蟬翼如一疋猶勝好東絹楚山清曉別有圖當時曾入宣和殿惜哉畫譜弃斯人正坐涪翁黨遭讒吁嗟此事亦區區姓名得失何須辯吳中故物存幾何近歲人家豪奪徧王郎乃獨保藏茲寄我數回看不倦水遠直從天目山煙深莫辨烏程縣恍然載我江南游案頭喜有春雲便

二月十二日濟之復邀看棃花和舊韻四首

去歲看來記得真依然樹底踏香塵東園舊羡花開早屈指猶先廿日春

紅粧半醉倚斜曛細草同裁八幅裙蜂蝶紛紛休共鬧兩株香粉要平分

花朝何事黯詩魂下馬徘徊嬾入門陌上徒歌歸緩緩罇前難得醉昏昏

春風次第罌花開試看園丁更種來不用詩招熊少府明年隨意坐蒼苔

送顧生伯謙應舉

南國重臨大比時袖携書卷過門辭洛京已受丁寬易吳郡休云顧愷癡賢父設施真是政老夫投贈不成詩少年雲路呈高手未論秋風折桂枝

觀内閣芍藥

絲綸閣下幾枝紅長許行看數步中獨荷發生應近日未容零落便隨風品高已作詞林話根老還收藥劑功若向人家園裏種倚闌安得致三公

追和元危太樸學士游石湖寶積寺

禪堂擁翠總雲岑誤認天平萬石林學士放歌來水曲道人偏

袒坐松陰飲泉別澗多溪鹿啄木空山或野禽亦欲他年閒倚棹繞湖風兩聽龍吟

送黄和仲入南雍

范公園裏重回頭二十年前憶共游壯歲始看登仕路春風相見在皇州橋門德業爭先進貢院文章豈但收獨恨南還留未得却憑飛絮繞行舟

酬吳元壁自黄州寄石子百枚

岷江東流幾千里江頭纍纍多石子黄州幸遇蘇長公怪石得名從此始浴江小兒信手探戲與易之惟餅餌自云智出兒之上不知兒得從泥滓兒爭啖餅飽而嬉笑殺先生癡絕矣亦知中有不癡在作供分明立文字當時若將餅餌供餅餌有盡僧不喜盆中五色粲如星客來只費三升水黄州通守古同宗三

十年來況知已公退閑門無所爲偶然與落江之涘遣人拾取僅百枚寄我封題仍一紙開緘未畢便傾倒數顆猶藏布囊底我家舊蓄漢銅盤用以盛之稱二美遂令菜圃汲寒泉頓覺雪堂移矮几日長玩弄暑氣消信哉一段眞奇事但嗟圓滑匪他山漱處安能礪吾齒老狂自效坡僊徒置我胡爲衲僧裹作詩一笑賴誰知石也點頭云有理他時須更報瓊瑤莫怪匏翁不知止便成後後怪石供傳世還將文字紀

玉河橋夜坐候朝二首

禁垣迢遞接僊橋歇馬長來候早朝薄霧不遮蓬島月急湍如湧浙江潮天門燈燭晨光起陰洞衣裳暑氣消身在翠微宮裏住倚闌誰弄玉人簫

白玉闌邊水氣通涼生高樹總含風河循碣石疑無底天轉牽

牛望正中朝報不聞空羽檄宮僚稀見秪詩筒亦知夙夜成何
補丹扆勞多念　聖躬時禁朝報而遼東有警

鄉僧來京師者多乞一詩而歸盖皆舊識于山水間者
共十二首

智慧還洞庭興福寺
杖錫過京華西山即是家有時論日月隨處臥煙霞懷土情終
惡還鄉路亦賒春深俞隝裏應爲問梅花

文懷住吳江法雲寺
見說湖心寺人須一葦抗水浮林屋近地限雪灘長挂衲投禪
杖繙經坐講堂邑人多好施應愛道風香

古梅住半塘永福寺
靈鷲山中一樹梅千年古意自西來暗香浮動今何處應向劉

公墩下開

員政住杭州虎跑寺

百花菴裏久棲禪竹樹蕭然野水邊欲洗北來塵土足扁舟直到虎跑泉

定佩住城東定慧寺

久從玄墓山中隱又向湖州市裏行浮世此身皆可託應同圓澤話三生

某住石湖寶積寺

碧山影落石湖心詩句從來最易尋爲語山僧須管領他年吾欲載登臨

某還石湖治平寺

湖上何年開寶坊峭峰爲辟樹爲堂地高已與諸天近何處人

問是上方

宗全還七寶泉

細飲山根七寶泉北來還上五湖船大方游徧渾無滯佛法胸中已了然

永明還法華寺

吳西山水尤佳處舊有蓮宮號法華歸去緣知添嫩竹到來猶記裏新茶

眞愼還玄墓寺

諸徒祝髮總嘻嘻正是山門復盛時預約舊游須再到好磨蒼壁待題詩

文郢住文殊寺

文殊蘭若今何在說在陽山箭闕傍入定不知風雨過白龍應

向鉢中藏

戒香歸洞庭福源寺

扁舟何處發遠自北都還若住人間世無如湖上山孤雲仍兩角此地少三斑橘柚能供秋秋深便掩關

爲文宗儒題鉤勒竹

碧玉參差望若空高枝疑在月明中百年寫法今如許爲憶君家石室翁

爲王古直題畫寄其鄉郭筠心

赤城霞氣映紫關筠石翛然屋數間堆案有書誰共較過門惟許獺方山

送宗儒

南望瑯瑯尚鬱然山林重結半生緣未論幽谷能量馬更話清

池有釀泉上邑多年懷異政古官今日荷新遷秋來海月菴中
意莫忘持盃坐短筵

補送呂秉之太僕

典客南行荷美除皆山忽憶記環滁政成有地真堪牧詩就臨
溪尚可漁壽毋頻供堂上饌故家長保篋中書相逢盡是青雲
客科第誰從世祿餘

次韻詹事楊公過玉延亭留題三首

退直從容下木天楊雄多病喜新痊楣間舊墨分明在秋雨頻
經洗更妍

高軒重過晚涼天詩癖秋來獨未痊試為續題誰得似屋梁明
月共清妍

槐亭缺處見青天仰誦新詩百病痊秋色解人留款意小紅疎

翠故妖妍

送林同知仲辟赴官惠州

燕都纔識面浙郡久知名合與方州去仍爲半刺行涼風雙旆遠積水一舟輕欲訪東坡事緣知待政成

送楊君謙

子有好學名得之直從幼矻矻忘其疲每以夜爲晝誰令不自愛坐與簡編鬬旋致心腹間有病見脉候鄉人嘗謂子文筆眞似舅（欽謨舅也）昔養痾亦在掇科後七日儀部官在告月且又服藥未見功具疏遂入奏昨朝獲俞音顔面喜欲皺西風作新寒南去不可逗相過一何疎相別一何驟子去固欣然孰與箴老繆惟子有書癖舍書莫能救譬如病酒人戒飲貌愈瘦何如稍飲之病去漸復舊子病偶類玆簡編實醇酎姑多仍吐之紙

上發奇秀三年當復來觀子所成就

爲都元敬題春山讀易圖

山中春雨過嘉樹如新沐鳥語時復聞惟聞磵聲續對此一欣然孤懷浩無欲便携童冠人詠歸效沂浴歸來亦何事妙意溢春服寤寐羲文間手持一編讀惓惓濟時心願言均發育

謁陵宿昌平學舍

閑門無事謝諸生西舍文牀睡未成樹老不禁風勢急山高空負月華明連槽疲馬時相嚙隔屋群雞忽亂鳴安得故人來此宿辟間持燭共題名

還宿學舍

夜深踏月到孤城塵土衣裳一振輕諫議祠空凡再宿廣文官冷又前迎思家不覺心旌動紀事誰將腹槀呈肯信身逢長至

節三年南望是神京

次韻答陳粹之憲副病中見寄時粹之分巡貴州都勻有黑苗之警

游宦西南久挈家故居回望隔京華下牀倚杖憑醫藥把筆題詩散墨花捷報擬聞收犵狫窮搜還見放蚺蛇祝良定有單車在歸路應循舊轍斜

秋夜餞李貞伯取唐人詩各拈三字爲韻三首

光動疎林月似沉小園留客坐墻陰尊中賸有江南酒拚唱離歌到夜深

灣頭一月繫方舟闕下三年續舊游昨日林亭看寫照凜然詩骨映清秋

常見揮毫滿鳳池未應白首在留司贈公還用詩人語天子于今念所毗

嚴布政輓章

繡衣王敕重分司憶昔公來提學時淺薄空慚當日獎高明未許後生知省中幾處揚風采闕下頻年候羽儀萬里蒲陽南望拜墓門春盡草離離

郭僉事輓章

自古皆有死何人能免之病來仍服藥尚冀延少時病甚不能起猶遺生者悲何況不以病悲亦從可知郭公官外臺精勤多設施風采振列郡聲名出分司往來江湖上官事有程期豈是馮河者輕身忘險危傷哉俄須間遂與此世辭楚水向東去千古從湘纍湘纍乃自沉試誦懷沙詞惟昔識公面尚記來京師骨氣頗亦寒或云數宜奇斯言遂偶中相術能無疑不弔乃于彼託音聊在茲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五

詩三十一首

丁未春試畢送吳中四進士歸省

毛弇貞甫

春榜名高第幾行自誇毛義出吾鄉班聯玉陛通朝籍政試銀臺挾奏章新製衣冠歸故里近將舟楫倚迴塘　君恩浩蕩應難忘仰見門前進士坊

陸完全卿

鄉書高薦赴南宮又見名題甲榜中王弼易編眞有得陸機文賦早偏工身辭霄漢天門近宅傍江湖水路通却藉　君恩爲母壽綵衣頻着舞春風

楊錦尚絅

禮闈曾忝校文章筆勢如流欲擅場已向天門看放榜忽傳
恩詔許還鄉畫船得意春風順綵服承顔白日長爲語時人莫
相羨晏嬰心不在揚揚

吳鎣汝礪

遠承 恩詔許寧親誰似高堂且慶人遠去不勞東道主暫留
眞作北都賓賢科始覺文章貴仕版高題姓字新總道故鄉風
物好壯年爲國在經綸

次韻任太常過園居四首

暑氣鬱蒸知嬾出肩輿只許到寒家元脩席上能供菜康節車
前慣看花草酒長空非北海冊書相對是南華醉鄉不識茫茫
路始信吾生亦有涯

出土尚嫌瓜蔓短灌畦方愛井泉深門前有客馬常繫墻外誰

家屋俯臨未必市朝生俗狀只應魚鳥識閒心好山移得聊相
欵階石纍纍總碧岑
卓午風來特地清槐花落處入簷輕高荷久待蓮生子香草不
甘梅是兄倒屣出迎翻失禮解衣留坐更忘情玉延自是吾家
物欲學盧公也爛烹
休笑吳儂故態狂小園日涉步能量閒憑却愛琴徽冷連飲惟
誇茗碗香何日歸田成老嬾終年學圃覺清忙乘涼莫惜重相
過只待籬邊雨一場

送趙栗夫歸省

生當全盛時仍遇至樂事豈因掇高科不在登貴仕故園寄吳
江游釣舊爲戲別來餘七年往往入夢寐家有大父母八袠行
且至手題數行書昨者附鄉使書云吾衰矣父望汝歸侍汝父

毋猶壯歸日尚可遲老人風中燭此語眞善譬此意豈不知此願獨不遂　明主勤萬幾曠職儆有位故緩歸省期俾盡匪懈義而況宵旰間切切在法吏私情苦難伸如縶千里驥遙望天之南安得插雙翅終焉舜文心天下以孝治一朝　恩詔頒跪聽殊足慰又如驥欲奔始脫銜與轡匆匆治行裝舊館視若弃載感　明主恩仍給道里費長河引輕舟連日風更利鱸鄉適新秋水芳散荷芰日出垂虹橋駢肩看乘駟登堂問起居稱壽先舉觶此髫者吾兒彼冠者汝季各令向前拜起立亦以次鄰里爭入門感歎共驚異斑白映錦衣三世一堂備此樂難具陳盡出　上所賜努力在他年圖報端可冀

次韻任太常雨中見寄

矮屋哦詩發長噫前債未償仍後債園中雨急水梟梟增滿地江

湖失疆界敗墻欲壓走避之早受鄒軻知命戒只今一兩八月餘小犬隔籬應吠怪簷角俄驚瀑布流槐梢不見虫絲絓恍然置我吳淞間拍岸風濤殊澎湃此時此意屬何人只許王延亭主解天公聊作小兒嬉來獨何遲去何快晚涼芳草徧池塘一躍青蛙亦嫌隘褰裳行水過菜畦短杖臨流自疏殺狂風拔樹隔東鄰却笑呼童氣全憊

對雨

淸池水長欲平橋雨勢渾如上晚潮泛泛漸於亭礎近淙淙眞是覓泉遥即看並浴鵝群戲却恐新生魚子漂東望菱濠歸去好吳儂家有木蘭橈

送侯主事歸省

聖皇崇至德　文母上徽稱有詔恩斯洽先朝例可徵下臣

如挾纊中抱切臨冰覆奏俞音得傳聞孝道與嚴闈辭舊任散
秩荷新陞起舞衣裁錦頒來誥織綾飯香收早稻水落薦鮮菱
住占江湖景吟成月露形刑疑應久待路轉孰先登六月南溟
息風回看大鵬

哀張秉素

當年南去共傷神雪騎冰梁萬里人折檻巳回 明主意賜
環能愛小臣身忠賢慷慨常相契情事蹉跎獨未伸廿載心知
從此絕豈緣同榜失相親

哀袁德純

對客方談治邑才出門俄送訃音來久知憲節從家過肯信喪
車並海回直氣未舒空奏牘高懷無間便啣杯傷哉失却青雲
器孤寡纍然更可哀

送彭教諭道赴長洲學先任吳縣學

遠爲鄉邦賀得師扁舟南去莫遲遲還從蘇郡更新學重見胡公舉舊規難弟追思如昨日諸生相候已多時清門久忝斯文契贈別安能惜賦詩

雨後答邵文敬

急雨過荒園似向城西去豐草覆清池涼風起高樹中懷適欣欣入手得佳句累日苦炎蒸翛然在何處

送琴士楊雲翰還吳

落木蕭蕭墜客衣青天獨鴈向南飛登高徧覽皇都壯話舊常將旅食違卷滿雲煙停絲筆堂虛風露冷金徽鬱林石近婁江水應爲臨流作釣磯

送夏司封崇文

蕭然客舍洛陽城曉拂塵埃識罝生夜半未承宣室召秋深重作秣陵行畱司今日渾無事一言路何人獨有名知是篋中藏舊笏諸孫應不愧玄成

謁狄梁公廟 在昌平縣西

遠從唐室見賢豪殿上香煙映赭袍入夜不憂虓虎噬向晨休報牝雞號庭空樹癭憑誰剖沙滿溪毛欲自薅讀罷碑文出門去史家餘論范公高

謁耶律丞相墓 在瓮山下前有石象鬚分二綹其長過膝眞異人也

角端人語大兵還惟幄功高掩伯顏身託中原只抔土神歸朔漠自重關僧伽香火青松盛翁仲風霜白石頑遺象儼然驚歎久一間空屋倚西山

奉送

孝穆慈慧皇后梓宮遷葬茂陵十二月七日

列騎隨龍輴分宮送梓宮戒塗惟吉日繞駕總悲風鉤弋名殊久軒轅象極崇橋山遷葬地隊道定相通

奉送

憲宗純皇帝梓宮出德勝門十二日

風急揚沙礫皇皇出北門吞聲猶未哭眯目已先昏耕鑿伊誰力登庸本 聖恩曉來龍馭遠雲去鼎湖存

次韻任太常致仕留別五首

歸去如公未當貧清溪碧嶂自爲鄰地偏多覺柴門曉室煖先知布被春書爲長觀成故紙衣從新浴少浮塵集雲山下吾廬在得向今朝置此身

此身眞喜置吾廬尚有牀頭一束書海口潮生知進退天心月

到識盈虛已辭朝士誰通訊欲就漁翁更卜居百里好山俱在眼只教童子導籃輿

籃輿朝出看山初懶學陶潛去荷鉏新法不行誰執拗舊書無用是潛虛俗人自詫才名盛老態終嫌禮法疎三月柴門無客到日高閒把白頭梳

濯足梳頭舊有緣更教午睡學坡僊一身自足三間屋百歲誰增半畝田遇壑便回憂險地看雲高坐愛晴天朝雞官馬俱無用贏得工夫是晏眠

晏眠不覺過殘冬枕上哦詩倣鮑溶猶喜形骸從小隱肯將名姓入科封日中塵滿爭為市樹底陰多獨課農應笑丁公偏差異夜深腹上夢生松

送趙武靖西征

火雲六月燒長空曠野旌旗相間紅王師未度盧溝水先聲已撼燕然峰大將臂彎明月弓錦袍銀甲豪且雄前年一箭定兩廣去年定馬平遼東四夷瞠若在眼底不知何物爲西戎西戎跳舞眞狂童此輩寘之譚笑中飛芻輓粟走千里到日且欲蘇疲癃利兵堅甲何足說自有十萬藏吾胸黃河東偏結巢穴鼷鼠五技依然窮沙場半夜無馬蹟捷書曉入明光宮此行本爲報　天子豈意子孫皆上公史臣載筆鑾坡下願紀周宣薄伐功

題赤壁圖

江流東繞千尺堤山鶻上結危巢棲游人夜半放舟過舉酒試說曹征西征西當年下江滸八十萬軍盡貔虎眼中見慣劉琮徒吳蜀區區何足數舳艫相銜千里連氣吞劉備兼孫權豈知

策士已旁笑笑彼遠來非萬全長江之險人能共不獨阿瞞兵可弄東吳會獵尺書馳權也難將首親送帳底拔刀軍令行如此奸雄安足驚周瑜早已借前箸黃蓋何曾論五兵五兵爭如一炬火北軍敗走南軍坐紛紛燥荻與枯柴乗取便風纔十舸波濤起立半天紅強虜灰飛一夕空平生親手註孫子未信水軍能火攻誰云此行纔足恥更聞褁瘡歸清水玄武池頭計已踈銅爵高臺聊自起當今四海如一家三國爭雄眞可嗟尚想綸巾巡壘堞猶將折戟洗泥沙武昌夏口東西路畫史分明入毫素空餘赤壁付游人贏得坡僊兩篇賦

分韻得老字壽楊詹事六十

當代文章伯致身何太早長趍白玉墀獨立紅雲島逍遙館閣間屢見書上考試問今行年六十不稱老孰云進獨難鬢髮全

未皓眉詹畟舉步前路到師保平生胸腹中所有希世寶光怪
時吐之把玩驚浩浩藉之千金簽當彼五色纈持以示世人片
語莫能造常恨群經殘矻矻肆探討紛然註疏家舊說欲一掃
其間孔壁文尤謂顛且倒旁牽與後綴務使句完好遂令伏生
徒口授祕具藁我願天扶公精力免枯槁長留人間世立論自
羲皞書此以壽公餘事無足道

劉文安公輓章

裕陵祕策士高步入詞林科第前無幾聲華直至今唐人當陸
贄漢代失劉歆碧海瀛洲遠青藜夜閣深羲經千古學宋論一
生心制虜無三表匡　君有六箴紫垣初秉筆白髮未盈簪自
負心如水曾期汝作霖痒躬方几几盛世已駸駸俄作前楹夢
難將惡石鍼禮官公謚議士類雜哀吟墓有新題石家餘舊賜

金斯文成落莫吾道付浮沉後輩夫何恃先民㝡所欽玉堂嘉話在談者欲沾襟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六

詩三十一首

戊申燕九日 正月十九爲元長春丘眞人生辰京師人爲會甚盛

京師勝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毬人馬吼古祠北與學宮依簫鼓不來牲醴稀如何義士文履善不及道人丘處機

次韻徐仲山上元夜過飲

坐閱年華復看燈故人今夜喜新增頻呵凍筆冰花少緩酌深杯酒面澄身在社中應我老名揚海内更誰多每逢令節成清會只恐豪門總不曾

次韻文宗儒上元夜飲歸

佳節相邀入醉鄉夜深誰肯宿茅堂高懸應恨油燈暗細嚼聊

供粉餌香即席從容移筆硏出門顛倒執衣裳何時更慰淸寒
苦一舉仍須累十觴

送董尚矩使朝鮮

聖主新登寶位高儒臣豈肯歎賢勞　天朝雨露隨黃紙海國
雲霞映錦袍周室受封箕子遠漢廷陳策董生豪史編有待歸
無緩憑仗春風送節旄

送王漢英給事充副使

高步黃扉見俊人使軺　恩詔動青春關門緩度風霜少島嶼
遙瞻日月新歲久禮儀存制作路長民俗待咨詢百年候吏前
驅慣鴨綠江頭不問津

送劉景元使安南

元年新建總熙熙　詔下恩光及遠夷劉向暫辭天祿閣王褒

空拜碧鷄祠離筵有酒杯重覆歸路無金橐可垂應向交人談
聖德越裳白雉謾云奇

送呂丕文給事充副使

賜衣新着歎光華畫舸春風散鼓笳天上詔書頒絕域浙東科第出名家　朝廷正闕求言路給事柲乘奉使槎不是相如還蜀日前驅誰向里人誇

彭祖觀井圖

賈客適江海洪濤渺無津忽焉颶風作舟楫竟漂淪猛叟川上浴何殊白鷗馴盜知有飢鰐侯汝水之濱履危信多險處坦終無屯所以下堂戒名言推子春鬱然大樹下誰寫彭祖眞飄蕭白鬚髮千年貌如新草間者堌井蛙股諒可伸保身乃至此壽合希莊椿古人不可作故事從誰論此老飲水活應伐汲井人

且彼欲往觀人當置車輪中心宜怵惕豈徒保吾身聊成一轉語圖畫固有因玆事有與無不須吾重陳紛紛奉遺體足以驚凡民

次韻顏澄之與文宗儒同游香山

香山西望亂雲橫冒冷能騎瘦馬行只許兩人同一笑如從九老話三生泉多細品煎茶味林容微聞伐木聲應許金閨通籍者朝衣清早入皇城

清明謁陵值雨留昌平學舍

朝來好雨徧春城疋馬誰憂阻去程陵墓百年神屢降籍田三日禮初成崇梴積李詩家景綠野青山畫障情學舍高眠無一事文題祠壁記清明

次韻楊侍郎吏部後園看花二首

雨脚前朝信似麻馮闌物色偏京華要知吏部庭中樹不放平章宅裏花
大手年來罷草麻揮毫重喜近文華公門桃李今如許總被春風盡着花

觀耕籍田

春郊風動綵旗新快覩黃衣是聖人盛禮肇行非自漢古詩猶在宛如豳朝臣共助三推止野樂全勝九奏頻稼穡先知端可賀粢盛不獨備明禋

初開經筵

蓬萊晴旭照璇題衛士成行陛楯齊朱戶洞開通上下緋衣列侍隔東西報經訓志臣恭盡負扆虛心聖敬躋淺薄不堪叨盛事愧將周賚手親携

答濟之約游西山不赴

西山佳處約同登舊學登山法頗能莫笑曉來風雨阻臥游詩句也堪謄

再答

蘇門長嘯說孫登小技平生亦慣能此後山行難再約史書堆案要抄謄

三答

詩家山路說登登風雨蕭蕭便不能若說累年詩券起字多須用倩人謄

與葉翁游小南城

長街塵土日隨人不見青青草色新北闕嵯峨聊暇日南城迢遞故尋春寺僧供茗當爲忝野老擔花勝賣薪欲訪遼金舊時

事百年何處有遺民

送潘栗夫憲副陝西提學

嗟我同年友多分臬事清衣如內臺製聳向法冠橫乘傳非無例書銓孰有名紛紛來蜀道往往說潘卿萬里驅馳地三年報稱情心勞隨使節蹟遠涉羌城子產游鄉校文翁載史評士風從此盛公議自然明啓事山濤具詞頭賈至行趍朝逢異數遷秩荷殊榮新政須膺滿高官畀不輕人才工造就仕路厭將迎有待文班接重看學政成憑誰到西陝先爲賀諸生

送徐季止

邇從吳門至起蹟南宮场儒冠滿塵土京國初觀光早年富文學下視舉子塲蹉跎乃至此宿志猶未償遠來亦堪喜有兄官職方一見季氏面歡然態如狂秉燭屢相對頗怪夢寐長紛紛

同來客寢食各有妨獨於下馬日曾不殊家常有姪已進飯有僕爭施牀試言仲氏意遲子鞏高房青山映金闕西戶正相當引予數共登把酒還自嘗嗟我忝交契累在尊俎傷感此友于樂鬱悶隱中腸已畢內廷試復治南雍裝天風滿寥廓仰望孤鴻翔上林多嘉樹回翅期成行

送賀御史出守蘇州

吳民方切九重憂祖道休將五馬留朝著久稱才御史封疆還屬古諸侯香凝燕寢韋郎詠舟過花橋白傅游我忝郡人無以頌擬叨循吏傳重修

送西指揮分守汀漳

坐卻東夷二十年平生文事欲兼全兵曹屢薦聲名久海道遙分號令專玉帳清風閑筆陣水犀波靜艤戈船班超自有封侯

相寵詔重期萬里傳

爲周郎中公瑞題觀蓮圖

玉井蓮開花十丈此事詩家徒自誑何處池頭有此花分明蜀錦裁成障清波渺渺波洋洋水榭人疑坐天上白羽風輕頻自搖紅粧日出開相向畫工作此待誰題意匠欲追崔子西平生比德是君子耶溪不擬定濂溪濂溪舊有愛蓮説意見豈與坤雅齊溪流一泒接雙井雲孫早躡青雲梯 公瑞雙井人

送原巳還南京分依字韻

溽暑猶未退頗覺槐陰稀棲燕久相識鳴蜩靜還飛昨者冒江雨遠來自京畿重念交親意時時欸我扉晚涼理舊話海月流清輝西堂設臥榻夜永風寒幃惟子官醫院績美誰能譏入朝復陛見只尺瞻 天威銓曹已書最旅舍仍言歸諒亦戀老拙

所重定省違幸哉被封典恩光照庭闈白頭自足樂無勞戲斑
衣行旌向晚動酒盡情依依

中秋夜登中山新樓賞月

天街東來喜横亘夜靜無塵斷車乘青天故遣月娛人特爲中
秋光轉瑩昔人徒許一分戲此物始知千里徑團團餅餌家家
如矮屋仰觀殊不稱望裏撑空木最高上施平板還加釘已好
樓居仍好客主人引我凌飛塔解衣褫帶重延踞案上珍腴已
先飣須臾衆客報齊來一笑頓忘腰折磬庾公故事擬重修亦
復平生無淺興少焉月轉簷楹間起傍朱闌時一凭俯觀南苑
白茫茫素練平鋪目難瞑中山地近兜毫分巨海波浮蚌胎孕
舉瓢便可酌河潢着屐那能絶泥濘椽筆誰將華牓題兹樓只
合名超勝置身如在太湖心萬斛龍驤初下矴端愁波浪欲掀

翻爲語諸公宜坐定群童獻技舞且歌鳳腹空空四絃絚我方沾醉陶陶然新調疑從夢中聽夜深風露忽淒涼高處不勝寒起脛主人勸飲意何濃美酒如泉瓶未罄底須隔屋問西鄰走送茶瓜勞僕媵明年未省在誰家鄉社佳期當預訂言方脫口客已聞吐酒閧然爭出應我家海月舊傳名菴外清光長有賸王猷隔巷每共之今者安知非我贈戲言若大却非誇薄意頗誠眞不佞小園雖設之樓居早向幽亭設長凳杜老還教徑掃花范家莫道塵生甑諸公倘許過高軒就煩執此詩爲證

爲陳明之題墨梅

溪藤百尺餘慘慘顏色變遂令塵埃中難識冰雪面秋陽射疎窗晨起偶開卷妙手非補之歷歷花可辨橫柯彎且枯老幹直不顧天寒北風高滿眼集玄霰

爲顧崇善題松溪高士圖

廚裏丹青能變化昔者愷之眞並畫依然靈物屬雲孫仍見生綃堂上挂煙霧溟濛曉不開長松臨磵何年栽急流噴薄厓石動白晝欻爾生風雷望中秀色參天起漱滌孤根從磵水何物離離徑寸莖自信山苗難在此高人獨立意如何想見清暉入腹多支硎山下寒泉側爲憶深林柱杖過

爲李賓之題趙大年雪景

故縑斷裂如刻鏤上有雪圖世稀有墨痕隱隱題名存熟視始知元祐手疊嶂崇巒失翠微高原淡淡留斜暉歲云暮矣北風急樵舍漁莊俱掩扉疎林寂歷寒雅返意中不覺西涯遠海子橋西柳巷深歇馬何時步魚堰

爲陸全卿題劉松年香山九老圖

高松大竹生翠寒密林隱隱攢峰巒杳然流水出深谷新鑿山中八節灘江州司馬不愛官笑領諸客來盤桓棋枰詩卷各有適適意豈在陳杯盤酒酣耳熱忽起舞戲折名花斜插冠趨朝疲薾足非病在野輕健心偏安權門赫赫誇牛李門下黨人分彼此直氣騰騰逼石樓甘作香山老居士劉侯此圖超俗塵能與九老俱傳神衣冠雖作山林樣狀貌終爲臺閣人孰爲胡杲與吉旼孰爲鄭據幷劉眞二盧張狄總預集居士樂易皆相親獨憐舊友今何處禹錫微之嗟失身

祔謁茂陵

玉冊金根閟澗阿高陵祔謁淚滂沱九天載覩星辰近萬木長哀風雨多豈有衣冠游道路何曾寢殿貯嫦娥昆湖瞻望嗟無及空抱烏號夜渡河

史館歲暮書與瀹姪和之

高館氷生硯沼堅盈箱公案總陳年法家有事多成獄史學無能强入編戶外龍文雲氣滿殿頭鵶吻日華鮮殘冬坐此嗟何補寂寞全勝著太玄

鲍翁家藏集卷第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七

詩六十一首

李賓之以問白髭幷代髭答二首見示予髭偶如故而鬢已多白因次其韻亦爲問答

問白鬢

早年曾咎汝頗憶爲文時忽焉白滿把次第行及髭衰老固宜爾此理奚待思但恐緣我咎報復未可知嗟汝今且白白盡何能爲及髭更連鬚延蔓還至誰有言試述答靜聽當支頤

代白鬢答

頷下戢戢如美哉映眉髮倩盼未足誇於我或有缺此闇偶蒙幸彼婦徒稱哲久喜得子依過眼豈云瞥子今自衰老感愴何忽忽白也我既宜豈好爲容悅置之勿復言處世口須吶

再問

與汝少相處到今幾何時汝白胡獨早不及徑寸髭山苗映澗松物類偶有思草薙誠不忍念汝惟故知買藥強塗染此事吾肯爲獨憐相處日後去當訊誰眞能成我老愛護均雙願

再代答

先人有所遺身體及膚髮而我處其間微細亦罔缺人生有脩短何曾判愚哲惟道或有虧千歲等一瞥子尚忘久要於道能不忽彼髭既如故撚弄自堪悅吾舌雖已亡臆對猶不吶

清明日園中見杏花初開

疎花寂歷似殘紅病眼摩挲望欲空已恨浥開無細雨却愁吹落有狂風物華又報清明節人世眞成白髮翁爲語天工須索性剩將春色慰人濃

懷林亭大謝鳴治謁陵遇風

天外狂風盡日吹朝陵有客正驅馳冥冥花樹春難見颯颯塵沙晚更隨官馬不愁迷古轍奚奴應恨挈新詩歸來尚可誇僚友沾濕猶勝冒雨時

謝安游東山圖

東山高臥如龍蟠天下蒼生望謝安徵書再下翻然起五十不妨初作官征西將軍姓桓者致我胡爲居幕下新亭狎視猶小兒流汗何人面如赭北兵百萬次淮淝别墅與客方圍棊捷書已至未終局江上阿玄班我師高懷磊落多長技誰識向來游戲事後世風流强慕之登山也復携歌妓

喜儲靜夫考功自南京至

與子三年别長存耿耿思偶來今日雨又屬暮春時風度看逾

好功名喜未遲吏曹能自署應不數光羲

哀京巳

濃霜夜隕菊田荒不及根同蔓草長顧影並悲遺二老歛形偏恨比三殤術留醫案眞餘事名列詩家巳大方親友凋零懷抱惡臨風惟有淚成行

哀咢儀

海濱歸臥歲華新靜裏焚香獨養神病勢巳除知更健訃音俄到冀非眞不將文字名當世豈爲鄉邦惜此人路接婁江嗟後死他年誰與共垂綸

午朝次韻鳴治

衛士成行總面東朱門傳蹕靜如空高飛海燕紅雲近煖入宮花白日中華蓋逼時瞻北極袗衣垂處詠南風銀臺奏罷諸司

事旰食多勞念　聖躬

過葉翁看牡丹

吳下移根已甚難七年纔得兩枝看開時況被薰風急種法還教宿土乾却愛陶盆當石砌未誇華屋薦金盤主人笑對成佳玩記取花名是壽安

和陸廉伯晝寢次老杜韻

杜老當時句宛然況逢四月稱高眠綠池芳草紛紛積白日游絲冉冉牽史館何人仍儤直睡鄉無事夢閑邊爐薰已冷茶煙起自笑閒官可費錢

早起次前韻寄廉伯

月黑頻將蠟炬然緫因夜短不成眠趁朝何補　君恩渥出舍聊從吏役牽馬秣未看騰櫪上雞栖誰聽語塒邊江南一枕

無殘夢欲向司農謝俸錢

和廉伯復次前韻斷夜坐

衰年覩物更悲然日落尋常索枕眠久坐誰言纔斷絕細吟翻喜忽聯牽薰風作暑如初伏海月生明又半邊却恨連墻稀讌集挑燈那送酒家錢

懐王允達不至

儵然風雨作深秋何處江行定泊舟詔下數行留遠召書來前月已親收官河淺澁知難進仕路清閒好並游猶有舊時高榻在掃塵還擬重延留

次韻陳一夔冒雨見過二首

黄酴醾花已狼籍春去荒園空復游芳草池塘猶可詠石庭風雨故相留呼童繫馬當門扇對面開尊罷酒籌因話閒時真未

得一時須爲散新愁
獨衝風雨東街口日暮相過意亦奇橋上醉眠成故事席間高詠得新詩曲闌循徑行須徧矮屋橫舟坐不危滿目濕雲生暝色請君休信是晡時
待李世賢同游西山未至
隱隱雲初散匆匆日又斜門前方繫馬厨下預烹茶已幸能成約胡爲復戀家莫將行樂事終付別人誇
晚至湖上
到湖疑路盡忽復轉林塘雨後添泉脉雲中漏日光新蒲仍自綠怪柳不成行欲唱吳歌去憑誰覓野航
宿功德寺航公房
山下禪堂向晚登扶筇一笑有盧能飯餘蔬笋收齋鉢供雜香

花映佛燈漢闕乍違同野吏吳音無改盡鄉僧蒲團睡穩回清夢風雨蕭蕭撼古藤

飲玉泉二首

龍脣歕瀐淨無腥純浸西南萬疊青地底洞名疑小有江南泉品類中泠御厨絡繹馳銀甕僧寺分明枕玉屏曾是宣皇臨幸處游人誰復上高亭

垂虹名在壯神都玄酒爲池不用沽終日無雲成霧雨下流隨地作江湖坐臨且脫登山屐汲飲重修調水符渴吻正須清冷好寺僧空自置茶爐

登華巖洞

緣厓繚繞近青天十步回頭一悚然但覺群峰俱在下忽臨空洞更無前三年桓楙堅誰鑿半夜莊舟重莫牽便借石牀逃酷

暑白雲爲幕稱高眠

還至湖上

湖上尋歸路行行背落暉青山嫌客去白鳥背人飛不覺過泉牐空勞帶雨衣江南如夢醒仍見水田肥

答廉伯以遊西山負約

晚騎羸馬傍湖陰影落澄波數尺深衆樂固知勝獨樂豪吟長恐壓微吟清高已向金門隱老大其如白髮侵莫道鄰居難見面閒忙須信不同心

聞友人食河豚病發而卒

惟子禀素弱有病常纏身遂能通醫方數與藥裹親衆醫毋謝卻自謂識病眞體中苦多熱食尤忌諸辛至如所飲酒惟愛淡與淳以吳投藥麴未肯一沾唇往爲風所中治療纍踰旬恐終

誤朝謁歸臥晏江濱一朝有信至奄忽形離神固知病再作不知作何因嗟哉河豚魚未足充八珍古人譬莫邪信矣能殺人烹調雖云善發病莫與倫柰何甘此毒既死目須瞋脯作子美禍冰爲聖俞屯二物尚可食所惡魚無鱗重價爭貿致聚食當初春匪直悼吾友亦惟戒吳民

送沈元中知餘干 父嘗任刑部

南去意何如雲霄舉足初文名從甲榜宦業有刑書北闕須通籍西江且下車當令遺愛滿不止白公渠

贈僧瘦岡住吳城寶幢寺

古院清如許高岡瘦若何不須居十刹初喜附雙峨窗滿霜餘柿庭深雨後莎法筵揮麈處先爲敵詩魔

芙蓉紫菊圖

芙蓉數枝嬌且新宛然麗人逢水濱靚粧緩步不動塵曉起清露沾朱唇菊花意態淡可親老圃秋來物卜鄰其間顏色或不眞却立恐遭石丈嗔江州刺史送酒頻餘瀝登緣能醉人眼中紅紫紛前陳洛陽何須詫青春室空未覺詩家貧咄哉二妙誰傳神

爲陳副使寓題畫

深林有隙地似與高人謀屋宇四五間豁然對溪流群山傾如赴白雲出誰收屋中亦何有琴書足銷憂玩之以終老隱志於焉求憲史富清譽中懷慕前脩山林有宿好横圖挈同游不惜持示我我意殊相投涼風報秋信高興歸滄州

園居六詠

海月菴

雲浪推來白玉盤坐深良夜不勝寒茅簷已盡平生興何處蓬萊閣上看

玉延亭

薯蕷年來㓜種成楣間有客便題名憑誰為報坡翁道我亦能烹玉糝羮

春草池

自笑瀟如丈八強兒童莫漫種魚秧謝家詩句空成夢此夜依然春草長

醉眠橋

陶翁逐客向樽前醉後高眠任自然嗟我作橋容客醉不妨醒眼看高眠

冷澹泉

似嚼清冰未下鹽天然滋味此能兼隱之日飲分餘避世上貪夫能使廉

養鶴闌

吳下枯篁一束來綢繆牖戶却常開雲霄伴侶休相訝不是虞人畜鳥媒

爲吳吉士克温題東坡墨竹

坡僊寫竹如作書筆底溢出書之餘書形譬石壓蝦蟆俗人不識稱墨猪古來書畫同一法使彼見此當軒渠密葉戢戢何所如宛如臥蠶首不舒濃霜積塗幹外露厚杏粉浥節中心虛平生妙句眞可誦可使一日無此居西窗坐對發長嘘不知有感感何事豈以文翁方逝歟雨晴把玩敞吾廬清風習習搖瓊琚

送文宗儒還滁

官非京尹免臺參寺版題名也自堪公事共知心獨盡直言曾上面無慚續書縣牝才名出家寄瑯琊秀色合鯿款却憐分手去國亭何日重高談

賀秦脩敬八十

扁舟憶泊錫山東十載丰神夢寐中巢父釣竿隨海霧陶僊笠樂坐松風　朝廷錫誥還因子鄉社評詩合讓公第二泉甘眞可釀百杯春酒莫教空

送白侍郎還南京分闕字韻

都城作淫雨連屬從暑月墊溺及四郊高丘抵深窟大臣抱憂思時事切於骨廨宇雖少安中夜心兀兀惟昔官訥言衮職常補闕至今存奏疏忠讜莫湮沒此來實稱賀沾濕屢謝謁明主勤萬幾宵旰常矻矻已聞發倉廩豈但謹刑罰有詔戒群

工名實期綜核六曹爲卿亞貳務不可忽衆賢方滿朝獻納職免越陛辭沐嘉眷朱服映象笏平生盡瘁心官簿積功閥涼氣生新秋方舟待明發召還當不遐臣節益以竭

次韻答費昭霽二首

進講輒書到七篇每瞻紅日海東邊　恩承漢代慚何補學擬商賢恐未然天遠寘鴻空慕弋路長疲馬只垂鞭卜鄰定向東城下對面須將隱訣傳

杜陵休自託狂夫肥遯中園不改圖應笑蒼蠅隨驥尾誰將腐鼠飼鵷鶵晴雲出岫無心計流水當門隔歩趍猶有詩編題四興平生功業豈全無

題石田古松圖謝周月窓治陳宜人病

籠中采掇皆良藥用之不當翻爲虐京國名醫不乏人一日城

南逢扁鵲人言用藥如用兵須憑指下難隃度急攻緩補隨所施信是胸中有方略沉痾脫去不言功但使危憂變安樂月窗妙術眞通靈妙處自得非醫經金門不肯受官職野服只愛居林坰惠山山下高松樹頗比此樹長青青漱泉飡雪仍産藥上有兎絲下茯苓世人抱病爭取給憮然黄髮同千齡

重九無菊

佳節喜載臨籍有杯中綠如何籬落間獨少數枝菊遥遥小南城異品應滿目野人不好事移送何不速無酒人但醒無菊人尤俗我與陶淵明事事相反覆俗病惟自知客醉解留宿淵明祇欲眠往往客遭逐黄花有時衰一賞巳自足歲晏色青青墻陰自脩竹

次韻賓之重九値雨獨坐

懷麓堂前樹蕭蕭感暮秋閉門逢節序落帽想風流空負此時酒閒登何處樓不須論雨歲四野少禾頭［是日甲子］

次韻鳴治對菊

曉園移送帶煙霏看處詩成韻屢依來使相逢休更問娛人貞覺淡忘歸霜餘未落憐高節月下無言對冷菲誰識城東幽寂者空庭疎雨獨沾衣

謝王主簿送菊

看菊曾爲別墅游鄧村風露六年秋幽姿入眼猶黃面晚節驚心易白頭已歎無錢空復對何妨有酒自相酬陡然籬落增顏色更把重陽故事修

爲奮姪題謝廷循畫二首

雲中疊嶂翠模糊深樹茅堂隱若無莫向昔人論畫品開窗聊

對謝公圖 右春山圖

江湖極目渺無涯蚌蛤隨潮上淺沙開口自甘濡沫老聒人偏恨是鳴蛙 右蚌蛤圖

題石田畫

麤毫濃墨信手寫長卷初開是誰者溪泉山石斷復連亦着茅亭在林下石翁足蹟只吳中意到自忘工不工平生所見亦不少但覺一幅無相同僞作紛紛到京國欲以亂眞徒費力我方含笑人獨疑眞蹟于今惟水墨我觀此畫雖率然老氣勃勃生淸妍江湖欲尋具眼識須上米家書畫船

過西苑

松偃瓊臺不受塵虹橋綽楔記通津瀛洲水滿分裨海靈囿垣長接禁宸虎圈久關空獸簿龍舟稀泛靜魚綸賞花未許陪游

幸誰羡賡歌作宋臣

游海印寺次韻鳴治

北風刎急避高垣竹屋清寒且負暄客喜抱琴仍送酒僧忙掃地更開門投閒易度人間世擇勝眞游海上村飲後題詩多老氣頹然翻覺醉翁尊

哭王允達二首

孤舟遥寄一身危病骨秋深瘦莫支二豎豈勞催死別九原安忍問歸期夜闌燭盡多新夢歳暮書回少故知爲憶相從今廿載誨言重領是何時

短札馳來病已危牀頭筆力强撑支兼程到此猶難見萬事從今敢預期徐穉力耕人自薦王裒行孝世皆知百年家學諸孤繼看取遺編手校時

早起

喔喔雞三唱城居類遠村髮隨秋葉落目與曉燈昏對案仍呼飯披衣又出門自憐衰朽物終歲謁天閽

聞王古直至東鳴治

長安風雪值殘年又報王猷過關前塵土不沾京洛袂冰澌能送浙江船平生蹤蹟知忙甚此老鬚眉想皓然賴有故人相慰藉對牀呼酒夜燈懸

作鶴房

枯篁密葦作房櫳故遺僊禽宿此中曾見江南多鴨舍亦知吳下有牛宮綢繆牖戶朝南日倚傍垣墉避北風莫笑乘軒如衛懿苦寒須念雪園空

次韻沈啓南自治生壙見寄二首

射瀆西行水路斜細論形勢見隆窪宋儒尚作山陵議郭氏眞
稱地理家親手銘文鐫白石鄰僧香火傍丹霞父知詩骨偏强
健曳杖何妨閱歲華
倚壙高歌對斷厓鄙人安得此襟懷門深拱木栽培徧山近浮
雲坐臥偕曾子啓予言不妄莊生息我意終乖司空自有藏身
地不學劉伶說便埋

喜李貞伯生子

秣陵踈雨作秋凉賀客緣知總上堂奕葉相傳宜李氏通家有
喜是吳郎臺高又復看招鳳書好何曾寫弄麞萬卷舊藏應會
讀任渠嬉戲滿攤牀

遣悶

歲杪匆匆只五旬惡懷偏屬長年人幼兒嬉戲兩頑物老婦呻

吟一病身風急獨瞻烏止屋月明閒與鶴爲鄰鄉書近報吳田熟此夕愁眉稍覺伸

賦竹慶郭汝文五十

竹似賢昔日聞之白樂天樂天好竹好其德此語雖佳意未全古來賢者必有壽吾於竹也蓋亦知其然所以風雨穿其[redacted]雪霜壓其肩空園寄傲不肯屈節操挺挺老愈堅吳門開壽域隱者蹟獨先堂上不合生此竹何人移入圖中懸畫家竊取詩人意以竹比德仍比年淞江之濱地宜此從今種滿數畝田削筠必帶節斫榦當及箯筠可作冠榦可杖杖須入手冠須顛逍遥長醉竹葉酒掀髯一笑清風前

謝濟之送橘二首

得月亭邊碧樹攢及時摘實仗園官報君嘉惠如相稱須是閩

中荔子丹
黃紅錯落滿雕盤如見珊瑚間木難莫把糖囊名更改齒牙眞
不帶淸酸

西域賈胡以獅子入貢有詔却之次韻鳴治

萬里流沙奇獸去數行　新詔滿朝歡須知此物眞無盆始信
爲君亦不難盛世龔田曾却馬他人野鳥自稱鸞即看重譯皆
歸化敵國何方是契丹

次韻陳粹之謁先墓

歲暮寒風透布袍東門血淚灑平皐心穿泉壤三重固手揷松
楸數尺高北闕已承恩典重南山不動孝思牢顯親却在揚名
裏身退能招士論褒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七

鮑翁家藏集卷第十八

詩五十五首

送汝行敏守南安

南過虔州山勢回朱旙遥見繞城來郡中未䛄劉昆政池上猶稱賈至才楓落吳江還倚棹梅開庾嶺獨登臺千年漢吏多遺愛此去賢名定許陪

周莊懿公輓章

鎬京遥在望人物久難湮壽俊文還富詩歌甫及申策名懷得士聽訟信如神淹繫圜扉少超遷薦牘新周官卿有亞舜世弼爲鄰畿内逢凶歲朝端遣重臣飢民忙救援荒政細條陳國史方傳信臺丞又即眞京儲須乃積晋務要同寅定辟資宏父司平得準人　帝心常在簡物議始能伸急召將馳使閒居已

乞身夢歸陽曲路坐閱秣陵春報　主身猶許憂時俗吏詢懟遺嗟一老溘逝恨玆晨卹典終臨穴良工載琢珉龍章殊赫赫麟子總振振不忍緣思東華誇克荷新尋常蒙貺與宿昔幸相親試誄平生蹟團詞淚滿巾

徐州重修黃樓

樓中不見羽衣人黃堊依然四面新坐使河流循故道俯臨山石倚長津名邦信美皆吾土勝日登高與衆賓從此欲傳州守事只須題壁掃清塵

陳堅遠新建黔陽寶山書院

黔陽縣裏推賢令亦寶山前復古祠高棟數間仍舊牓斷圭三尺有殘碑沅湘杳杳多人物唐宋悠悠幾歲時日吉登堂陳桂酒迎神須賦楚人辭

王忠肅公輓章

垂紳絶席見孤標正色昌言歷五朝除吏已如崔祐甫得君寧論李文饒典刑尚有嗟何及壽考無遺幸後凋百世悠悠存美謚鹽山南望白雲遥

送王存敬知興化分韻得但字

退朝赴西曹勤毫流筆汗獄訟方紛爭直以片言斷老胥抱文書卷舌詎能贊呂侯惟簡孚漢吏或精悍似君實兼之古人亦何但從來白雲司往往重文翰當君治獄餘詩句又其冠秀雅超凡塵落紙莫敢竄朝士相與游敬服不敢玩如彼千仞鳳翥爭仰看吾蘇昔缺守政劇孰可幹衆論咸擬君豈意為閩郡算一朝見 御批光動姓名煥五馬俄在門腰帶仍已換十年幸相知良會每連案如何朱夏初置我離筵畔所欣仕途開難顧

文社散作詩賀閩人私懷未須亂

送劉世熙赴四川僉事管水利

行行萬里去分司直到西川欲盡時肯使江流歸灧澦還看山月照峨嵋外臺總自刑曹出上馬親將 御敕持千古李冰功不廢離堆刊木建生祠

謝仲山送鶴圖

東園白鶴似人長花徑孤栖每自傷粉墨如新初點染羽毛依舊欲徊翔只疑明月還留影却恨空林不入行對此忽爲蘇子歎誰能呼取下高堂

有以廬山千年松遺予者種盆石上蒼翠可愛

眼底依然五老峯離奇數寸亦長松盆中貯水成兒戲几上看山稱老慵全節始知君子德小材寧却大夫封茯苓歲久還如

斗拳石空嗟自不容

送鳴治擢南京祭酒

十載台南有臥龍重來史局又相從高名早已揚延閣宿望尤宜置辟雍六館舊傳唐學制五經今作漢儒宗鎬京自昔人才盛試看南金總在鎔

送毛貞甫給事赴南京

寂寞園居吏隱兼喜聞新擢一掀髯官當要地斯通顯名在賢科却久淹脫頴已非人自薦抗章應與職無嫌頻年爲感過從意秋到惟將别恨添

喜雨

北方苦春旱入夏雨亦微俄然見簷溜及午正霏霏散步荒園中不覺沾我衣草木總欣悅膏沐滋容輝昨者宿齋戒徧走神

祠祈禮官朝入奏獨與　皇心違謂此在朕躬朕當斡玄機
宸衷之所至端能動天威今年定有望吾民應免飢

雨後

池上積雨餘惟聞芳草氣我亦愛韋郎賦詩工五字新蟬爲誰
鳴老鶴作人跪吏隱眞自兼脩然亦高致

葉翁以叢竹分種因題墨竹謝之

東巷青青早見分歲寒別種共欣欣世間益者成三友林下賢
人詠五君雨過不須論醉日風回時復見晴雲傳神妙手今難
得聊入筠窗翠鳳群

立秋日過蔡士弘太守新軒

高軒早與素秋通庭下脩篁共幾叢已鑿西垣延爽氣更開北
牖納清風主人解作投閒計有子眞成肯構功委巷塵埃渾不

到留詩何用碧紗籠

對月

秋月幾回賞獨有今年閒月閒不自知徑度雲霄間清光賴掩閑孰把槐梢攀欲邀二三友豈爲杯酒慳幽抱未能釋安能得歡顏空庭步百匝悄悄中宵還

楊文懿公輓章二首

詞苑年來失老成越鄉寃去鏡川平史編未就多遺恨　恩典初行已易名海內雄深傳制作尊前蕭散見神情玉延亭上留題處手墨如新泣後生

病深趺坐綰朝紳手削封章避位頻吏省却緣儒術重宮寮偏荷　聖恩新群經自得私抄意小圃能容後樂身已矣不誇門地盛白頭誰復見楊椿

送何醫養病還松江

旅舍天潢側醫名衆所聞曰嘗池上水目望九峯雲慈母應無恙諸郎定好文莫言扶病去珍劑正煩分

冬至謁陵與黃子敬編修石邦彥檢討宿昌平學舍

樓頭鍾鼓咽寒風樹杪星河轉碧空百里人家多野外五陵兵衛滿城中游歌此地諸生在信宿連宵有客同孤榻擁衾清不寐夜長惟有賦詩功

還至沙河

高陵回望白雲中匹馬南歸從兩童朔旦正臨長至日昨朝猶起不周風谷深落葉塡能滿橋斷層冰結自通便買村醪成一醉喜聞鄉老話年豐

爲屠大理題石田畫

生綃丈許畫者誰石田老人今畫師年來都下家家有此幅吾知出親手筆意縱橫信所之夾岸翛然已踈柳溪陰欲度無舟楫萬杙成橋遠相接何處詩人誇瘦驢破帽欹風粘落葉兩山對峙開高闗硆谺梵宇容千間半空丹臒勢突兀雪竇天台眞等閒老人昔共游虞山此景彷彿曾躋攀昆湖蕩漾臨几席水繞漁莊凡幾灣京華十年走塵土看畫分明能破顔山林在望鳥飛倦春到江南吾欲還

爲張英公賦瑞芝

偉哉定興王卜塟燕山麓墳上穹碑太史文大書平定交南錄惟王昔統百萬師　天子使殄西南夷富良江上旌旗度生縛渠魁黎季犁伏波將軍立銅柱何如伐石作穹碑獨憐殲胡心不逐胡雲移平生遺恨無所洩墳上倏化爲靈芝不然天意

惜忠義故遣瑞物以表之我觀世間芝草亦常有誰似煌煌大
如斗將門有子復登壇摘處仍歸曹偉手此芝便合作如意帳
下偏裨看指授豈不見雲中飛報入京師醜虜聞風連夜走

次韻王汝哭兄

吳東富山水亦復含清暉扁舟昔所造宅舍煙雲微陳翁喜客
至勸飲爵頻揮入夜猶未散水月交流輝久憶此事在孰知斯
人非書來當歲晏仲也慘無依平生友愛念恨不身南飛惟翁
本善士保身已全歸但憐母氏老孤抱貞難為厚祿幸可致諸
郎侍庭闈足為膝前慰少洩胸中悲

歲暮憶亡妻

素帷風動不勝寒魂氣茫茫久蓋棺時到暮年偏感物身留空
舍强從官呻吟尚有遺言在慘惻無如死別難松竹近窗燈火

暗夜堂孤坐涕汍瀾

辛亥上元夜仲山過飲

角燈懸處久生塵携酒相過賴故人率爾杯盤誰主客喧然簫鼓自比鄰花枝欲動風爲信雲氣偏遮月滿輪却歎吾生有涯者京華又住十三春

對雨二首

西齋閒看雨失與故人期旱地徐應入浮雲濕不移藤梢初上架蘆芽故穿籬案上書籤亂賡歌有杜詩

晚來猶密雨小徑踏成泥亂雀依簷近踈花照檻低荒園須日涉稚子不時携漸與鄰家隔高林綠已齊

次韻仲山詠兵部芍藥

赤雲司裏隔紅塵手種名花過雨新舊譜未誇金帶品清詞合

製玉樓春閩中陳紫空佳味洛下姚黄豈侍臣老眼摩挲須此物買栽甘作灌園人

題王叔明野艇觀書圖

泊舟野水際不作水嬉謀舟中載書卷隱志於焉求坐處書在手臥時書枕頭何須有酒飲始足銷吾憂日暮漁翁返臨溪勸少畱還乘明月出同向太湖游

爲楊應寧僉憲題畫三首

勝地着孤亭翼然臨絶岸杖屨復溪頭斯人來獨慣青松栽已高白石煮應爛詩思逐浮雲峰回忽中斷

久移京口居雅愛江南意步過清風橋歸來甘露寺壯歲難好閒宦轍驅人至餘習畫圖間山林遂能致

送陳何兩郎中分行南北虜囚

邇來治獄誰最精陳何二君俱有名手持朱墨發浩歎仍為死者求其生豈云藉此以要譽刑罰所貴惟公平平生讀書真自得呂刑兩字為明清邇來旱災及千里 宸衷惻惻憂吾氓謂茲感召必有自璽書早諭秋官卿死囚已釋十五六尚恐枉抑連神京遥遥甸服隔南北一朝妙選令分行行哉星象動貫城此事付託殊不輕亦知仰副九重意軒車所至無冤聲他時獄案總馳奏覆視何用煩廷評

夏太常輓章

鳳池宣召荷 文皇書藝當年獨擅場蕺嶺遠師王逸少鑑湖終賜賀知章垣西筆翰傳中舍海上樓船載太常幽室築成方畫寢誰將前輩擬清狂太常平生少暇即弄筆札未嘗晝寢見葉文莊公輓詩序

續和任太常寫懷二首

夢裏生松腹笑皤三公其奈此公何旁人作鏡冠常正遠使將書字不譌子美清晨開畫障樂天終夜却詩魔自聞詵到山中景轉覺便宜得最多

便宜多處總無心城裏移居景更深歲月有終還有始形骸何古亦何今文峯雲起依危壑秀嶼風回動遠林我獨似知山下路抱琴時向夢中尋

送貞伯致仕

引去誰謀及故人買田陽羨遂成眞張公洞口終期我金母橋邊早置身郡志續修知舊事鄉筵初會得嘉賓百年風節人爭仰笑對秋波白髮新

送仲山使封　鄭府

鍾鳴長樂宮丹陛列僊仗盛典欣復行鴻臚曉傳唱國門洞開

處使節親手持千里覃懷地遥遥車載馳於玆建王國地亦稱四塞濟水流其南太行峙其北周家為夾輔歳久惟 親藩天潢泒不遠王樹支仍蕃將 命重分封宜先司馬屬登高舊能賦美譽揚仕録臨别遥相贈清風歌穆如脩然堪比德真不讓璠璵去矣尚無遲歸哉尤勿緩兵曹有公事子復才不短季札嘗適鄭行裝猶紵衣要知如今人垂槖只空歸

次韻濟之招仲山酌別

偶值三旬隙堪償千載忺有官原是夏此月豈無陽重過煙花市長驅翰墨場不緣持玉節安得解銅章未去須常會將來孰可量試看王子宅或比鄭公鄉飲處誰招得行期已坐忘園蔬從懶摘山果更高裝弄月當花檻臨風泛羽觴細篁如客瘦獨鶴擬人長使者新恩渥儒生故態狂陽關莫先唱西出路微茫

答濟之謝送鶴

野人朝扣門抱鶴來特贈謂我有一鶴作配實相稱長揖謝野人爾言眞可聽惜哉荒園名往歲巳先定群鳥百不多我鶴一不少所以爲儀禽何曾比凡鳥迎風或長鳴獨立殊矯矯其子不須和況乃是中表王子所居處旁有半畝園有園却無鶴雖美何足言呼童轉贈之入門即翩翻主人亦珍重視若鳳與鵷菴居數延致畜之勝乘軒客或告主人贈鶴意如何西鄰與吾子平日必不和豈不聞諺語不和勸養鵝養鵝人尚可鶴也食更多主人意不諾謂爾何善詭我生與西鄰自信不相惡千歲食巳儲作詩謝送鶴

食薥秫米飯簡濟之

碗面盈盈紅玉漿不妨磊磈塞空腸飢時信矣易爲食珍品徒

然何足當朝士有誰湌糲飯市人猶自號麤糧傳聞吳地今為沼一飽甘隨鴈鶩行

濟之和章有菜根滋味好之句復次韻

君家菜甕碧流凝飯熟應兼此下腸須是芥根新切稱未容槐葉冷淘當蘇松欲種無閒地陳蔡相從勝絕糧詩到却如青帖朝來能博兩三行

夜讀白樂天詩集二首

何物燈前消夜長一編入手坐焚香俚言却許朱絃和真味似將玄酒嘗前輩任他為李杜近時知已得王楊楊君謙携此集來濟之錄畢予從借觀從今謝絕閒賓客晤語惟容白侍郎

目眩天教放夜光詩題渉獵過千章屢逢禹錫兼元稹不到姑蘇即古杭老恣登臨年有譜病消歌舞藥無方看渠二事惓惓

說生死猶疑未盡忘

讀樂天詩有五十八歸來之句予明年正及其期遂次韻

五十八歸來歸來未爲速嗟我從去年已過六回六秋盡園亭前衆葉錯黃綠豈不爲渠笑此地乃種木舊業寄吳中有木兼有竹幸哉同樂天我願無不足

王孟端山居圖

花落家僮掃獨遲山居幽興屬王維茅堂借宿如爲黍不用主人烹伏雌

招濟之觀吳穆寫竹

人家於此君一日何可無君家有此語千載不可誣我生所交好不在五大夫培植力已盡往往折且枯吳郎玉峯産過我製

新圖寫眞能逼眞墨汁信手塗折者忽焉長枯者忽焉腴此君人欲見頃刻遂可呼聞君有高致子猷未曾徂游藝能屈已常願爲其徒就觀必有得背後勝臨摹寞今墨所泒乃近在中吳請君即上馬更勿煩僮奴

晩寢

土牀便偃息溫暖足能伸半晩連長夜三朝隔小春江南初到夢都下未歸身猶賴閒松竹臨窗伴主人

次韻李賓之聞謝鳴治自南京歸得遺腹孫

乞身上章疏揮手返故園依依赤城路望見非里門恐負無後罪行謀及諸昆鄧攸亦偶爾天道初無言呱呱者誰泣無子乃有孫父兮今何人敢任顧復恩幸哉北山梓延綿此孤根遂令台南族宗祀宛猶存故人聞遠信喜劇向子論感歎至終夕未

覺詞語煩

服山藥湯

吾家玉延亭人比銕爐步玉延久不栽亭名只如故客從懷慶來老守轉相附土産細搗成楮豪纖且固嚴冬早朝時沸湯滿甌注舉匙旋調飲何物是寔貞空腹覺温然卯酒眞可吐或復好飲茶損耗疾終痼惟此能補中醫家言不誤豈緣重服食裒質合調護輕身與延年神僊非所慕此藥初得名宋諱不敢呼更名仍加號本草爲箋註後來陳簡齋乃有玉延賦登亭須滿飲名實始相副蘇公服胡麻說夢幾時寤

製雪浪石研

鼉磯千丈接蓬萊割取鰲鬣帶海苔巧匠旁觀須利器書家常用豈麤材輕磨玉髓雖隨墨淨洗金星不染埃豈是蘇公齋裏

物只供清玩埶雀寃

送楊君謙致仕

公署席未暖求去何嗷嗷濟河先焚舟預賣冠與袍我不更勸子知子意殊牢昨者見章疏陳情欲長號謂臣心腹間有疾刺如刀自宜鍼石惡不任簿書勞 恩錫封典父母喜俱叨雨露不知感臣豈如蓬蒿壯年可驅策正合從時髦臣實自知愧柰緣病相遭當道獎恬退幸爾遇山濤九重遂俯從孰謂天居高郎官信美秩視之等秋毫未論子所能此足稱賢豪紛紛投牒者群然赴儀曹其間或衰邁虛名尚貪饕如子眞難得識者爭嘉褒而我復增愧頭顱已霜毛歸心覺愈急如索更加綯子歸免羈絆檻獸初奔逃卬首不回顧蹁舞向林皐歲暮多冰雪長河阻輕舠河神不世情助子水滔滔舊宅傍吳市門前是南

豪性不耐居處志惟嗜游遨南指天目山誓將友猿猱歸來必自得有樂斯陶陶發洩胸中奇文塲戰當鏖多事反自今筆墨肯停操已忘虞卿愁且著屈子騷

章侍郎綸輓章

前星力輓不辭艱往事猶傳景泰間奏疏爭光須日月官曹增重柢丘山鎬京天賜餘生樂淅水身從未死還千古姓名存國史特書誰許後人刪

送李世賢擢南京祭酒

鄉里交游歲月移赤墀黃閣每追隨史家有事垂成日師席無人獨去時太學賢關惟古制鎬京王業是初基廿年不踏江南路天遣登堂奉壽卮

送張廷祥擢南京翰林

北闕重來從史事西江仍許慰慈容玉堂地迥神情逸金匱書
成寵渥濃星斗氣衝豐獄劒霜天聲遞景陽鍾瀛州獨步悠然
處喜見龍蟠第一峰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十九

詩六十三首

壬子春享詹事府齋宿

公署沉沉息此身齋居常感歲華新青松植立雙童子烏烏喧呼萬市人金屋漸浮周苑日玉河能隔洛街塵曉來袍笏趍蹌地擬候鍾聲出紫宸

郊壇陪祀次仲山韻

萬隊旌旗繞竹宮百官環珮步來同碧臺爛若中霄月紫殿泠然半夜風庭燎昌熒光倏起洞門幽迴路潛通乘雲陟降神如在共識天心鑒　聖衷

又次濟之韻

庭燎光中序立齊夜寒月到竹宮西星辰近與天皆接煙霧都

將海市迷韶樂九成來鳳鳥僊橋千丈臥虹蜺駿奔不省今何處但覺人寰景象低

慶成宴次仲山韻

日高黃繖倚雲張久立直憐陛楯郎池上賡歌諧制作殿中列坐忝班行周儀未數三千說舜服親瞻十二章誰道曲終無以獻舞筵馴獸正蹌蹌

上元夜無燈

城中結綵共然膏況說燈山駕六鰲形影相依聊復問鬢毛如許不勝搔林梢每歲春星正屋上誰家海月高五十八年真老矣安能游戲逐兒曹

邀潘侍郎為同鄉會 潘先世爲長洲人後徙歸德

東帶門前早肅賓甕醪畦韭及新春偶成洛社耆英會得見吳

都里巷人座上素懷叨末契朝端淸德重純臣浩歌激烈聲爭
和醉後相忘意更眞

送嚴戶部出守西安

出守何曾爲一麾山公高薦久相知漢家輔郡先京兆唐世才
臣重度支極北　朝廷通奏疏終南堂紀入歌詩他年廳壁題
名姓誰獨令人有去思

送顔仲和擢南京翰林檢討掌國子助教事

先生自此升何處胄監于今在鎬京老學共推師道重新銜仍
繫史官淸唐家高館猶三舍漢代諸徒豈兩生不用朝天時早
起青山隔屋自鷄鳴

謁文信公祠

當時正氣亘乾坤忠義誰將宋史論（宋史公與陳宜中同傳不預忠義之列）柴市

宜爲南向象崖山應有北歸魂已酬鄉里睎賢志能報朝廷養士恩一讀六歌人便哭天教遺墨燬無存海虞錢氏藏公六歌墨蹟近燬于火

過仰山寺觀姚少師僧服小像

城裏僧廬揭仰山姚公于此昔投閒鑕瞻圖畫長廊外拂拭塵埃破壁間困虎封侯頭可相袁廷玉相公爲困虎形眞龍識主手親攀朱衣玉帶宮師貴最愛跏趺靜掩關

傷鶴折翼

名繫東園最所憐竹闌葦室更教編多緣湫隘清風少却使離褷白羽偏屢舞安能重按節一飛無復獨沖天不妨翹足長看院有食仍須致汝前

盆梅紅白二色二月盡始開

燕山何處識天寒細蕊初開春欲闌之子莫將梅葉詠有人眞

作杏花看素女似是留晴雪冷艷分明綴渥丹縮取江南地來
此暗香浮室勝芝蘭

慰濟之謁陵遇風

中元每多雨長至或多雪雨雪兩不多獨有清明節一年最好
是清明欲將公幹作私行黃沙眯目開不得却恨前年不出城
風來力如射狐裘向誰借寂寞沙河旁杏花定先謝大風作題
思往時馬上掩口猶聯詩請君試拾錦囊底傳向詞林亦一奇

三月八日冊立　東宮志喜

仗內司晨始報辰凡行大禮司晨例報卯時今冊立時用辰因以辰報連班袍笏侍群臣
青宮載啓依黃道金冊初頒出　紫宸率土盡知顒望滿前星
逾覺瑞光新御橋微雨歡聲動　恩詔傳宣聽未真

濟之招看梨花復次往年賞桃花韻四絕

強把花容比太眞樂天詩句亦凡塵誰嫌小適園偏小賸貯人間一段春濟之近名其園曰小適

張谷遥遥忽返魂徒聞桃李在公門三年不到園中去猶喜看花眼未昏

菴居清曉爲誰開有客城西躍馬來莫怪狂風偏拂檻也知晴雪不粘苔

倚闌揮翰帶微醺錯認羊欣白練裙記取一株全放處從前廿日是春分

題竹送沈尚倫刑部使安南

隱侯標格如圖畫使者清風動節旄萬里交南何處去清風一道過湘臯

送陳昭遠通判長沙

黔陽爲令又德政邑人傳復佐長沙郡誰求建業田慈祥民可
近文雅弟難賢舊路行應熟湖風自引船

次韻無錫李舜明見寄二首

樸學無能漸白頭荒田稊稗尚無秋久懷晦蹟眞成隱深愧虛
名強見收幽夢有時過惠麓故園終歲寄長洲涼風欲送扁舟
去還許寒氊坐客否

惠麓雲深有臥雲幽栖能避洛京塵詩名早擅如唐室禮法全
疎豈晉人泉落空階消溽暑鳥鳴深谷度青春舊聞人說山中
樂廊廟誰論秉國鈞

爲陸文質題夏以平太常山水

崑山夏公官太常手寫墨君能擅場豈知華亭別有夏公者山
水落紙深而長鳳池退食多佳興閉戶松陰還滿徑小筆能將

淺絳施雲裹峰巒隱危磴深林少行客中有瀑布清仰面見高寺澗底似聽晨鍾鳴國醫陸君素善有聲畫自拂京塵當寓舍臥游三泖九峯間溽暑連朝喜清暇

病臂諸友過慰

長夏翛然一病身案頭藥裹自相親幽居却似偷閒者高臥翻成避暑人能笑口難教獨閑無名指復倩誰伸園亭坐久無延欵詩卷棋枰取次陳

病中簡濟之

病瘍憶前時幸枉一胥晤喜來下堦迎彳亍非故步今者得末疾其狀已似痼只尺不相聞何況數里路兩過離落間延蔓豆兼瓠溽暑行將徂節序忽驚悟旭日上短墻昏昏睡方寤起坐強一編落袖驚宿蠹有客過我門投刺首不顧諒非心知人乘

曲向誰訴

閱原巳書札

斑斑遺墨宛如新安得交親更此人信矣行間渾茂密脩然物外最清眞世家傳菊根衫斷公署聽鶯語自頻（南京太醫院原巳作聽鶯軒）扶病王延亭上坐槿花殘照獨傷神

題朱竹慶玉汝母宜人九十

姚城一水連席墟中有陳氏之宅居壽毋行年問何如始生之辰是　國初誰云頭上白髮疎纚冠高戴猶勝梳大帛一疋裁衣裾恐是手中自織歟仲也巳荷大理除不勞在家扶板輿丹山紮鳳啣天書低徊下舞兩翼舒翩然湖上驚游魚羽毛繼化心獨虛壽筵風回響珩琚以葉作酒筍作菹儓家丹藥勿復儲食此壽可千歲餘

紀賜枇杷

吳船入貢泝江濤分賜儒臣幸此遭臥病謾思新橘柚退朝休賦舊櫻桃珍奇未惜初加惠淺薄無能莫效勞筐籠曉來傾瀉處金丸錯落駭兒曹

送王警之還洞庭 濟之兄號安隱

洞庭山脚倚高樓歸夢分明遶十洲春草池塘懷故事夜堂風露感新秋深林結屋能安隱遠水孥舟豈好游士行百年兼孝友入門還慰老親憂

懷濟之 時赴南闈主試

東街良會正愁稀況復秋來重久違已向昨朝辭 北闕預知多士候南闈祖筵莫聽驪駒唱驛棹遥瞻畫鷁飛試擬還朝何日是都門應見雪霏霏

題陳一夔憲副小象 時初擢湖廣副使

獄事能平今憂褱詩家人物在刑曹平生志量淞江小此士疊名石廪高

爲陳一夔乞兎

古詩三百篇干兎言何煩其名因以識一編舊曾繙此物性特狡穴處異於狟君家能畜養孰謂其爰爰豈亦遇大獲躍躍踧其蹯不然向君投絜之忘救援鈇口令強食肯樂籠與樊嚙突求逸去有如豪鼠喧其勢久必死枉殺庖啣究東城幽僻地早已闢兎園登登版築勞亦復有周垣删子不遺下挂角非鳥犍此物縱其內長樂草木蕃跹躚適野性何殊在郊原園中有一鶴愛之不乘軒飲啄得伴侶上下共奔騫及此月將滿吐生子當繫君昨過我飲許贈偶有言便須速抱送不至休如賭幸勿

苦疑我意在炮與燔

次韻秦廷韶布政閒居感興四首

有災或無妄有譽或不虞仕路分南北泣下非楊朱人心自能
保允夷亦安居錫山翠如削此地眞吾廬

漢臣獻忠謀朝衣蒙首領惜哉晁氏危我負非孝景物望歸謝
安世務識王猛出處非其時中心亦當省

侏儒僅三尺強傍高墻窺不見室家好妄論非所宜宣尼若歸
魯其行肯遲遲西江水清澈照影無忸怩

逝矣桀溺翁千載不可作載歌歸去來上下仍丘壑人情信寡
諧天命眞足樂望望梅里煙人家滿村落

記園中草木二十首

槐

東園憶初購糞壤頻掃除墻下古槐樹憔悴色不舒況遭衆蟻折高枝且無餘愛護至今日濃陰接吾廬數步已仰視偉哉鉅人如非藉此蔭庇誰結幽亭居立爲衆木長奴僕檉與榆

榆

始我種三榆近在亭之左西日待隱蔽陰成客能坐七年長漸高密葉已交鎖生錢聞可食貧者當果蓏其一忽憔悴嚙腹緣蟻螺持斧欲伐之材未中船舵（榆性堅可爲舵）藤蔓方附麗不伐亦自可古人無棄物守圃嘗用跛

檉

讀詩識其名誰謂材無用西戎每度河此木能載重所以人字之（一名西河柳）豈在作梁棟兩株倚東籬計亦七年種相對垂青絲裊地來二仲

棗

荒園之佳果棗樹八九株纍纍爭結實大率如琲珠此種味甘脆南方之所無日炙色漸赤兒童已窺覦剝擊盈數斗鄰舍或求須早知實可食何須種樫榆此木頗耐旱地宜土不濡所以齊魯間斬伐充薪芻近復得異種攣拳類人痀曲木未可惡憔天付形軀良材却矯揉不見笏與孤

檜栢

檜栢性相似安論不同形城南久移植用以護幽亭檜也漸生粉栢兮復垂鈴幸非兩石間自足全餘齡古槐雖老大秋到即凋零園空霜雪冷見此獨青青

槿

南方編短籬木槿每當路北地少為貴劉編短籬護要知一物

耳貴賤以地故夏末並蘽繁生意含曉露花開亦可觀別種更
相妬獨憐一夕間顏色已非素並多固應爾此理眞自悟不見
萱草花開落只朝暮

榴

園圃復亭亭園子巧相競都下朝千盆花市此爲盛我獨解其
縛高枝遂其性參差花更繁緋綠錯相映安石名已裳休從謝
公姓

竹

倏然數君子落落俱長身東家每借看步去不嫌頻移栽幸許
我已自前年春自我得此輩園居豈爲貧但憂積雨霽日暴少
精神終然勤灌漑枝葉還如新因玆悟爲學黽勉在斯晨

丁香

花開不結實徒冒丁香名枝頭綴紫粟旖旎香非輕乃知博物者名以香而成或者樹相類惜未南中行初栽只一榦肥壤栫爭萌分移故園内不知枯與榮終當問來使亦欲如淵明

馬檳榔

有樹吾不識人云馬檳榔檳榔產南海結實因瘴鄉平生嘗其名豈亦如丁香白花細而密實甘斷可嘗其葉與麻同沃若澤且光麻馬音或譌欲問郭駝亡

酴醾

酴醾發長條叢生類蓍草每記衆花開此種開獨早南方色多紅黃色見者少但嫌易零落蜂蝶食不飽曲闌強遮護童子日必掃花落當復開豈似主人老昔杜詩客來覓句步頻繞載誦成感傷誰來慰幽抱

刺醿

酴醿有數種同名而異字花開欲折難銛鈎如棘刺白者榦獨長紅者香更賦種之小徑旁所恨罥衣袂揷竹加編縛步障差可類石家金谷園恐乏此佳致

葵

託身北墻隅幸免人所踐苗長已過墻入土根不淺葉間蕊何多濈濈滿圓匳此種覺尤佳觀者盡云鮮傾心識忠臣衛足存古典作羮諒非菜名同亦須辯

决明

黃花隱綠葉雨過仍離披不爲杜老歎未是涼風時服食治目眚吾將采掇之不須更買藥園丁是醫師

黃連

花細山桂然階下不堪嗅野人斸其根根長節應九苦節不可
貞服食可資壽其功利於病有客嫌苦口戒予勿種茲味苦和
難受豈不見甘草百藥無不有

紫芥

惟芥本菜類秋深掇而藏此種乃野生已向春杪長紫花布滿
地葉嫩亦堪嘗氣味既不辛却與芥同行北人無不食木枿與
草芒入盤以油和鹵頗流肥香

馬蘭草

薿薿葉如許豐草名可當花開類蘭蕙嗅之却無香不爲人所
貴獨取其根長爲箒或爲拂用之材亦良根長既入土多種河
岸傍岸崩始不善蘭蕙亦尋常

朱藤

嫋嫋數尺藤往歲手親插西菴敞短簷藉爾兩相夾歲久終蔓延枝葉已交接有花散紅纓有子垂皂莢赤日隔繁陰偃息可移榻但憂風雨甚高架一朝壓霜雪却不妨忍冬(亦藤名)共經臘

牽牛

本草載藥品草部見牽牛薰風籬落間蔓生甚綢繆誰琢紫玉簪葉密花仍稠日高即斂歛豈是朝菌儔陰氣得獨盛下劑斯見收便須作花菴誰與迂叟謀(司馬温公獨樂園有花菴公自註以牽牛瓜豆爲之)

蘆

江湖渺無際彌望皆高蘆蘆本水濱物久疑平陸無移根偶種植溝淺土不汚縱橫忽徧地葉卷多葭莩白花可爲絮長榦須人扶每當風雨夕蕭蕭亦江湖宛如扁舟過榜人共歌呼浩然發歸興豈爲思蓴鱸

八月十六日夜對月簡仲山仲山以十四夜携酒過飲值天陰

秋色平分昨夜過纔看月好淡星河海東游氣消俱盡天上清光減未多有酒却嗟無客共新詩其柰故人何欲知賸得人間景超勝樓頭對素娥

送蕭文明致仕東歸

瑣闥忠言奏疏間災方三轉到閩山北來未慰諸公望東去空驚疋馬還獨振衣裳臨潞水好修書札過榆關海濵自昔曾垂釣須信任公久好閒

送秦廷贇副使

萬里遥瞻貴竹行九重垂念遠人情崑山片玉渾無價書省清風最有聲杯送夜筵歌宛轉棹移秋水擊空明臬司不是投閒地莫過長沙問賈生

送陳一夔調瑞州同知

古筠南去興飄然僕子詩囊早在肩莫以瑕疵論白璧不妨顏面照清泉秋江直入吳中路春樹遥瞻渭北天壯志未衰功業始尊罏誰愛味新鮮

次韻朱天昭御史自嶺南見寄

強比蚊山力不堪刑書暈政喜能諳鄉心莫繞三江上風裁爭瞻五嶺南都下乘驄傳故事臺端着意憶新街秋園嘉話來年續海月依然在小菴

送周侍郎伯常使封　秦府

使節遥持路幾重大藩西去又分封二南風化猶周召四塞山河豈郟鄜專對不勞看數馬舊游多喜憶乘龍伯常少婚于陝西雲間僊掌應招客須爲題名太華峰

題周仲瞻藏絲繡花鳥

越女染絲成五色隔窗未學秦川織鮫人水底夜不眠乞與冰綃幾數尺洛陽名花舊譜傳品第已無天下敵妙手能收後素功畫苑群工空歎息珍禽入貢從嶺南長羽爭掃花間石金刀莫遣斷其尾高格豈是雌鷄匹顧影甚我見冠幘日午畏寒交錦翼姚黃魏紫雜鞓紅頓覺春風價增百古來觀象聞虞皇絺繡分明有六章女紅相習來亦久一日燦爛懸高堂周卿得此朱雀航施朱傅粉皆尋常寸心欲效仲山甫獻入明光補袞裳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

詩五十首

與周公載運使會飲追和往歲所寄述懷韻

京邸當年客馬周如公相見未輸籌登名早爲唐科喜流涕長
懷漢室憂煑海功多成國計肆筵情重雜時羞只今公道知猶
在幸値明時豈陟幽

楊補之竹枝

補之舊擅梅花手忽向人間見竹枝數葉翛然書法在此中惟
許瞽人知

讀濟之南都紀行詩

長卷親書截剡藤調高欲和却難能燈檠夜靜頻生灺硯沼冬
深始結冰舟入龍潭輕一葉屐回龜嶺歷千層句中了了江南

意爲憶登臨我亦曾

謁元世祖廟

百年中國乘衰運萬馬臨河度斡難魯史會戎猶甚謹燕都稱帝亦偏安冠裳已敝塵埃積俎豆雖陳棟宇殘零落御容茅屋底居民只作羯胡看

送林世調赴湖廣參政

已愛超遷愜所推不知清議尚嫌遲省中公事方多日席上同年漸少時西控早成持檄夢世調先夢持檄西控巴蜀之語有南行兼慰倚門思春來舍館渾如舊荀氏于今更有慈余世南祠祭員外郎

元夕雪

已愁冬煖欲聞雷雪落燕山幸此回陰滿同雲連紫禁色欺明月映瑶臺六花總向早春放一尺不須平地堆況值元宵好風

景萬家歡賞共傳杯

十六夜邀仲山濟之禹疇飲

雪月交輝歎未曾寒生硯沼見春冰年將六十應推我地比西南已得朋坐久市燈無一盞飲殘官酒只三升山陰回棹眞堪笑此夜分明興可乘

送陸全卿巡按福建

豸角冠高近赤墀身依霄漢立多時 天威瞻仰承新命王事咨諏訊載馳人好不憂風裁少地偏難使德音違行行却與吳門便繡服登堂奉壽巵

錢舜舉仇書圖

斑衣繡袴紅錦縧眼中嬉戲皆兒曹三兒仆地地着尻紾臂扼吭力與鏖風旗破偃失所操籢笥所有藏不牢一兒傍睨髪兩

髦獨抱書卷不忍抛就中此子差獨高雪川老錢眞畫史意匠經營妙如此嗟哉幼而不孫弟閱墻之事從玆起請師教兒讀曲禮

送姜恒頫改守寧波便養

漢書舊説河南守未許吳公美獨專奏疏屢陳容便養官階無改勝喬遷地連越嶠仍持橡家在婁江好放船從此升堂了公事夜筵春酒樂高年

廷試東閣閱卷

紫雲垂戸結春陰坐接群公奉玉音薄識未勝甄別事長才俱罄對揚心大官供給珍羞滿常侍奔趨禁闥深漢代賢良遺制在披沙應喜得兼金

赤壁圖

西飛孤鶴記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游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其人也

趙松雪蘭竹圖

鷗波亭上春風筆秀色脩然共一丘頭白江南眞想見幽蘭叢竹帶桑洲

送吳禹疇赴廣東兵備副使

辭朝初下大明宮臬事都歸王敕中繡服遠巡兵衛繞弋船閒泊島夷通天常作雨連重嶺海不揚波少颶風却羨宦游親友在公餘應喜一尊同時仲山初擢廣省

送施克寬太僕守思州府

十載周家有僕臣喜承新命駕朱輪豈無輔郡勞賢者須信宸衷念遠人山下行春緣草樹天中入夜望星辰煩君莫改巴陵

政遺愛今猶在楚民

文湖州叢竹圖

湖州去世六百年尚留細竹翠娟娟縱橫散亂如蓬賤豈是坡僊詠漢川兩崖脩影何處見石罅百折流清泉泉鳴竹響合虛籟我欲柱杖聽泠然

送仲山赴廣東參政

久從夏官卿分署專典選莫府累上功鑒別殊不倦吏胥服精彊察宲推老練以茲績屢書有最却無殿屬當黜幽時諸省多獲譴山公重人才啓事遂登薦御批由論定豈藉氣力援參政三品官後世號方面坐鎮惟大藩宣化及州縣孰云嶺海遠炎蒸少霜霰民物誇繁雄此地今甚善米粟出要荒賦入同禹甸公田况旱收積蓄總饒羨已不煩催科況乃免鞠讞中年始入

廣身已脫俗諺鯨波就再涉浮海亦乘傳章服耀金緋眞不忝
恩眷公餘適清暇發篋得詩研山川有諸奇題詠語頃偏此行
信堪喜更喜過家便十載别吳門親友幸相見衣錦當晝行
璽書因爭駭行哉不可緩我獨重戀戀平生託心知故舊莫予
先都下常合并秋社異鴻燕時枉過園居辨折啓文卷海月故
延留盤蔬雜藜莧往往入夜還行歌共群彦孤懷今何如誰復
容鄙猾久旱得微雨南風特狂煽城東大道傍樹暗時節變嚶
嚶求友聲黄鳥聽百囀臨别心憫然舉酒未能餞

癸丑閏五月十四五日久旱大熱十七日得雨始解偶
閱王荆公集首卷見二詩頗合乃次韻以寄濟之

氣候殊非常地不限南北不知人間世何地獨清寂炎風晚逼
人背坐時屏息遥思凌陰居須用冷洵食清晨頭未梳終夜汗

猶拭歐公賦病暑徧誦句難摘

好風從東來長夏適吾適故人不相逢豈謂一墻隔向來旱太甚土燥憂地坼暑氣何可當對案曾廢食一雨洗熇煩人情俱有獲夕陽寫脩篁庭際開畫壁披襟納涼思虛館聊憩息積水溢清池疎髭照能白

連雨再次前韻寄濟之

脩篁在池南朱藤在池北置我于其間倏然轉幽寂兩絲密復疎其勢當未息農家寧米貶安坐得飽食冉和彎碕篇端溪已新拭泚筆何處書圓荷手親摘

青林鬱然深東望懷不適濟之園名冒雨定不來共月却相隔危亭昔再成池涸岸如坼何況舊井泥莫汲寒泉食安知庚伏天乃有此旱獲水流聲滿池屋漏痕在壁朝回無一事僮僕猶偃息

葦間堂然明老鶴羽偏白

倪雲林秋林野興圖

經鉏堂前木犀黃何人晏坐問天香迂翁胸中有清癖欲摘繁花歸枕囊秋林野興圖親寫百年零落燕都下市門不遇杜長垣殘墨誰將手重把

次韻爲王應爵進士題天平山石湖二圖

萬石如林貌得眞縱橫碧潤共蒼峋城中拄笏須閒客林下峨冠有正人支老鄰居馳駿馬范家先墓倚危巒峴山未必高如許遺愛當思繼晉臣 時應爵初除上高令

古亭石刻手曾模宋墨當年記石湖絕澗百盤橫略彴晴波九級蕩浮圖開園種樹山爲界放水灌田天賜租重擬四時編雜興范家莫認是堯夫

送張叔亨出巡雲南

曉承 天語五雲低直覺香煙滿袖攜南詔遠人勞按治北畿多士憶提撕久看桓典乘驄馬未信王襃祀碧雞應過滇池詩興滿不妨揮筆製新題

送朱堯民

連雨起涼颸新秋迎溽暑匆匆即言旋晚共園亭語泥淖一尺深驢車在郊墅路人勿相疑不是從選舉

送陳宗理知永定

爲愛君家世 先朝有直臣急除官未晚小試縣猶新地遠能馳譽才長却稱身熙然山谷底騎馬徧行春

早朝

晨雞初唱攬衣裳城闕遙分見曙光耿耿長庚帶殘月迢迢行

潦接汙潢橋頭雨過添新水蘋末風來送早涼自笑江南未歸客廿年騎馬入朝忙

送戴師文參政

雄藩瞰南海富庶冠諸州稽古建方伯參佐須名流戴君本台産早爲賢科收兵曹善裁決可與姚崇儔況乃飫文墨士林名不浮冢宰始高薦夏官難固留惜哉重末務無能爲國謀邊徼偶多事方勞九重憂玉關度羽檄未解小邦仇又聞古靈武胡馬滿山頭兵技彼或短將材此誰優山川有險易地利更當求坐見萬里外須煩人運籌幸君年尚富仕路廣且脩 朝廷愛人才巖穴猶當搜有才如君者豈置南海陬暫去勿復顧鑾方候回輈

郭熙雪浦待渡圖

宋人能畫非等閒郭熙絕藝如荊關御府收藏三十軸玉堂猶自遺春山橫圖若此纔數尺春山相逢應厚顏北風怒號振平野巖石吹墮林柯彎望中慘慘皆雪意飛鳥未倦爭飛還何人剪水作六出山上陡失千青鬟洲然上下同一白但見空林楓葉殷流泉不流凍作滴豈似雨過聽潺湲群猿入洞失連臂文豹藏窟無一斑須臾坑谷盡填滿萬頃蕩漾仍澄灣野航載客遥在望舉手招呼急欲扳冰花粘棹行尤澁雲低落日懸孤環往來浦口屢涉險未識舟人心孔艱擁裘馬上莫相笑山南撻徑非人寰

范寬雪山圖

華原范生性落魄太嶽終南雙草屩酒酣握筆發天眞無奈胸中飽丘壑開門仰望青嵯峨誰遣紛紛雪花落前峰後嶺失崚

㠋何處移來千玉璞良工袖手琢不能此語分明非善謔長溪一夜冰梁成山足潺潺垂短瀑風回木落岡巒空遥向林端見高閣興來便欲扶笻行去倚危闌招獨鶴人間此景却輸吾寒士多年甘寂寞

趙大年春江圖

寒林蔽日青蒙茸兩岸都歸煙霧中分明畫盡溪頭景只欠垂綸一釣翁釣翁莫放扁舟去沙上鴛鴦方好睡落盡梅花人不知夜來細雨春流駛

楊補之雪梅圖

竹外斜枝凍雪乾楊翁風度亦酸寒扁舟穩繫吳山麓須向石湖深處看

王澹游歲寒圖後有王叔明跋

脩竹風回王珮清松聲相和紫鸞笙北人不識梅兄面莫怪王家說手生

錢舜舉水僊花

種盡芳根花不發雪翁筆底忽生姸人云須向水邊種始悟花名是水僊

次韻題畫

木葉下回溪依然見山影高人爲尋詩不畏溪頭冷日落雲初還鳥鳴林更靜占此一壑居人生非不幸

謝吳承翰送悟道泉 有序

成化己亥春予偕李大僕貞伯游東洞庭山宿吳鳴翰宅明日偕過翠峰寺寺有悟道泉飲之甘美相與題詩而去今二十年矣一日鳴翰弟承翰使人舁巨

甕以泉見餉予嘉其意以詩謝之於是太僕公與鳴翰皆物故矣

試茶憶在廿年前碧甕舁來味宛然踏雪故穿東澗屐迎風遥附太湖船題詩寥落憐諸友悟道分明見老禪自愧無能爲水記徧將名品與人傳

姪奕兮泉烹茶風味甚勝

碧甕泉清冽入夜銅爐火煖自生春巨區舟楫來何遠陽羨旗槍瀹更新妙理勿傳醒酒客佳名誰與坐禪人洛陽城裏多車馬却笑盧仝半飲塵

東坡樂水圖

右手按膝左手戟長帽不着豪氣溢此公豈是尋常人眉山秀出文章伯壁開青峡噴玉泉石罅百折猶轟然山中自當一部

樂何用嘈嘈鳴管絃惠州飯飽渾無事羅浮之西山崛起白水留題屬此公萬里來游天所使黃衣翛然戴小冠水樂同爲杜牧看圖中不是程正輔方外當爲鄧守安

元人陳惟寅有蘇杭懷古詩各六首予以杭未至而蘇事甚多總和六首

自古繁雄地駕言游且行載瞻至德廟容象宛如生回塘入古訊一水仍前横

胥山高百尺勢抵越王臺越今在何許溪名猶越來當時藍與種齒骨亦浮埃

五噫歌不作葬近要離墓耕夫戒揮鉏忍使墓磚露更念皐伯通徘徊不成步

壯哉重瞳子叱咤人如無子弟八千人渡江惟一呼英姿不復

返吳門空夕無
南昌有一尉官卑同抱關獻書論時事能動天子顏市門卒何
賤高風杳難攀
王珣開別墅林石冠吳都安知歌舞地梵唄託浮屠居民祠短
簿攫肉多神烏

沈石田追倣黃大癡長卷爲林御史舜舉題

大癡道人顧長康平生癡絕仍畫絕長卷當年我亦觀大略猶
能爲人說山川歷歷百里開彷彿扁舟適吳越平林曲岸客共
游複嶂重湖天所設漁工樵子互出沒定有高人在巖穴墨瀋
淋漓拾未能信得畫家山水訣爲人說此亦徒然把筆安能指
下傳對本臨模未爲活運思想象誰能專晴窗設色手自皴輸
與吾鄉沈石田

次韻韓彥哲州倅促予作生墓志

面辭天闕向南歸落落晨星故友稀人比荊州今即是年過蘧瑗尚知非舊施美政爭傳播預恐蕪詞少發揮表聖達生眞不忝壽塋石表定生輝

爲奎姪題石田雪景

瑤林依石斷雲攢雪後西山更好看憶向越來溪上過梅灣玉削數峯寒

次韻石田七十自壽

壽數長期百歲零試看把卷眼明星未誇共仰人如斗尚憶初生歲在丁宅近江湖雲際白天寒松栢雪中青北堂自獻長生酒不愛嫦娥藥最靈

煬帝龍舟圖

畫棟重重半空裏殿脚誰云在平地洛宮遥載到蕪城試看龍舟浮綠水錦帆高挂起春風恍若江神儛驅使萬歲千秋樂未央左右何須奏封章當時殷鑒有陳家親聞玉樹後庭花流連豈在宴安且荒惑昔者先萌芽渡江伐罪豈不見悔殺井中張麗華邗溝迢迢幾百里暮雨蕭蕭楊柳斜惟餘尺許龍舟様留與人間說隋煬

鮑翁家藏集卷第二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一

詩四十九首

西齋前作步廊三楹夾徑種紫竹數竿于前因名紫筠亭

詩人自昔詠長亭匠氏何勞檢木經白板也須存古制紫筠聊復製新銘苔痕漸上階還發月色無邊戶不扃携向江湖風若利吳歌唱動便揚舲

補送艾郎中使朝鮮次韻二首

天高廣樂奏清都日近金門動玉樞當代使䡖應在槀古人王會巳成圖誦詩專對須郎署秉禮相傳自海隅東去莫論窮八站喜無烽火照長途

前星光動　詔頒時　賜服煌煌稱漢儀文愛姚崇裁滯事文看陸賈製新詞歸循山海旄垂節步上星辰履餙綦鴨綠江頭

誰擊鼓曉來相送有馮夷

題崑山朱氏所復王朋梅小畫

存復齋中此一毫楚弓亡去更誰襃摩挲故物仍三歎不爲朋梅意匠高

題許道寧秋山暮靄圖

遠山近山翠浪傾愛此萬疊秋初晴已多浮雲巖下宿只有暮靄空中生草樹紛紛縱復橫風回落葉塡磵坑哀猿啼處日將暝谷口不見樵夫行重洲複渚望不極漁舟獨出沙鷗驚三山二水昔人句彷彿當時登石城何如攢蹙尋丈裏一目千里當前呈畫家意匠勞經營墨氣濃淡皆有情平生見此眞有幾不負長安許道寧殘山豈合推馬遠寒林亦宜矜李成世間神品吾所遇沈老舊藏高克明二圖作配實相稱品格豈待宣和評

嗚呼人言名畫眞是名一笑頓覺千金輕

過先塋登南横山絕頂時表弟吳子高姪奎奕兒子奭奐侍行

南山翠色與雲齊萬級登登石作梯水入太湖縈白練樹依重嶺簇青蘂雊鳴麥壠聞田雉角解松林遇野麑日暮載瞻塋域近　恩光新沐首頻低

文宗儒蓄匏研借觀數日宗儒以其制與拙號合遂以贈予研額刻元豐二年及賢齋學士四字印文曰李洞

身垂苦葉入秋肥紫玉分明滿一圍遺物未亡殘墨少舊銘猶在昔人非固辭莫怪還遂終受久假安知遂不歸應念老夫同氣味百年文苑幸相依

聞啓南有匏研更古次前韻

平生端爲飲泉肥几格惟憂筆陣圖忽見銘文眞偶合向來形製却全非空囊得爾復何望文苑徵斯誰與歸莫道我心猶可轉石田有石樣還依

題啓南寫緋桃圖卷首題石翁樂事四字桃作六出有議其誤者予因解之

石翁樂事嗟何事終日春風繞筆吹寄語看花人仔細緋桃千葉半開時

題元人任本立墨竹追次虞邵菴韻

篔簹猗猗竦而立豈讀衛風名始識倏將長身記水墨放曠似嫌依六逸臨風首肯對以臆謂我此言人莫敵歲寒雅操從少習王版禪機尤秘密毛髮蕭蕭垂紺碧湘江新沐如膏澤鷓鴣日暮啼且集任公東海登釣石高竿未斫礙雲日運思正慰王

猷憶深林溟溟煙雨滴風動仍聽無孔笛湖州已遠休物色蒯
丘無復齋名息百年筆法尚能傳篋中喜爲鄱陽得

西溪舟行二首

溪上扁舟隔月來農家風景稻齊栽石湖正接鮎魚口芳草又
生麋鹿臺越國深謀當日得吳宮遺曲後人哀每當懷古傷幽
抱日落靈巖首更回

清曉農家始荷蓑一篙初試水痕多亂山遮斷疑無路長岸回
旋自有河休縛草龍依古法徒聞秧馬作長歌船窗欹枕初成
夢却報荷花蕩已過

久旱得雨 五月九日

夜深涼思入衾裯一雨俄爲五月秋庭下盡將瓴甓覆岸頭初
見桔槔收謾添城市兒童喜深慰山鄉父老憂擬效石湖編雜

輿間居豈獨爲身謀

五月十三俗云竹醉日種竹叢桂堂前時舊竹俱亡醫俗亭亦撤去擬別搆數椽名之曰復竹

東園不見綠紛紛二十餘年別此君健僕荷鋤乘醉日老夫携枕欲眠雲遂支散處憐無恙舊記猶存愧不文擬向牆陰結低屋楣間題字是云云

晚晴

浮雲自解散空中無所依草樹總欣恱沃若生光輝螻蛄似相語鵓鴣忽低飛虛庭亦何有新綠生苔衣倦來聊自釋柔翰初停揮細詠柳州句千載人已非慨慕至終夕世豈惟陶韋

夜坐

伐鼛一何促擊柝一何遲夜景坐來寂流螢自參差片月不常

照浮雲相蔽虧葛襟滿涼氣伏暑無炎曦坐來欲歛席微雨猶
緜緜良夜豈不愛耿耿如有思出處有道在行止非人爲惟應
乞身後終年守茅茨

西山雜興七首 效范文穆公

岸頭偶遇種瓜翁爲說瓜田可免窮瓜到熟時錢易得只愁螢
火作蝗虫

橫山西麓見山農爲說山田最害儂一畝猶輸糧七斗何曾囤
裏蓄冬春

小戶無田糧最慳從來戶內只荒山一升舊額加三四割盡茅
柴難補還

老農頭白種山田不識山中有蕨拳菌可作菹根作粉何爲忍
餓度荒年

手持長鑱背擕筐日出深山斸藥忙不爲延年資服食賣錢買
米納官糧

海上風來偃綠楊城中人喜夜乘涼不知農父芸苗處只愛田
間水似湯

雨勢如傾水滿塘旱田能救是高鄉明朝還用晴乾好恐使低
鄉告水荒

叢桂堂前看月有感七月十四夜

廣庭新甃石纍纍偏與秋來看月宜涼氣故延今夜坐清光不
負古人詞小山叢桂含香待流水清蘋逐步移來歲未知誰在
此西家長笛莫教吹

後夜無月

月向圓時正好看浮雲入暮故漫漫陰晴明日眞難料用舍乎

生只自安天上無人凌倒景海東何處溢清寒虛簷不礙長松樹獨坐胡牀到夜闌

爲盛舜臣題山水長卷

城西蕩雙槳遙指伍胥門人家枕河住漸喜歷鄉村豁然見平田農夫荷鉏去好風低嫩苗微雨灑高樹葦間多放艇柳下或扳罾錦布芰荷蕩沙明鷗鷺汀魚梁接牛宮沽酒新郭市迤邐到橫塘虹橋垂四趾亂山似遮路旋轉自長溪水入太湖北雲生光福西扣舷唱吳歌有客中流過千載懷古心悠然欲相和香徑既云没琴臺亦成空山頭明月上仍照館娃宮登高信徒勞望遠發深喟閒展圖畫看舊游一何類

次韻石田戲朱野航短視

石翁目如炬下見淵魚沉幺麼蠅頭字夜讀成書淫作詩調朱

子譬如火爍金又如白日中光燭孤雲陰其詩信善詎當於古人尋嗟彼肯者病遇人惟聽音其病最所苦晝地不及瘖雖然苦若此樂師能鼓琴朱子却差勝瞳子職自任使見素服者何曾謂青衿惟恐醉生花酒至戒滿斟砼砼手所抄書卷徧詞林平生臨池興寡氣識淺深時復瞑焉坐雅思發孤吟要知視短者反視惟求心

叢桂堂前五詠

梅

冰雪難爲后多緣虫所傷園丁莫醫治試檢郭駝方敗葉頻飄砌繁柯強出牆誰嫌花寂歷還解吐寒香

栢

細數先人植依稀六十年狂風莫能拔撐壁尚危然日午影猶

側霜多皮更堅平生藉依倚巨石幸相連

櫟

櫟社異茲種如何身類之奇形豈天賦剞剟諒非時磥磈還同癭扶踈不是瘻猶能爲拂子敢負少陵詩

藤

牆傾何須附尺地幸相容但惜渠何罪髡爲城旦舂纏根維石固食葉有虫攻卬首髮飛躍乘雲欲化龍

竹

委巷名脩竹胡爲不稱名空庭秋月落短影愧詩評娟娜因風舞蹁躚着地行仰看松百尺能結歲寒盟

謝石田送匏硯復次前韻

園官驚見瓠壺肥肯信良工自範圍物在要論眞與假譜亡空

較是耶非出門合轍何從合逃墨歸儒始是歸不是癡翁多玩好平生有號更誰依

中秋後二夜獨坐

不須把酒問青天秋色平分恨稍偏已覺初昏星漸容難教既望月長圓詩中蟋蟀依牀下江上芙蓉到檻前更有桂花香可挹垂堂獨坐未成眠

題湯溪胡氏藏朱澤民山水大幅

晴雲亂落長澗疊嶂秀依客林水樂鏗然自作茅堂可徹鳴琴

顧天錫參政以公事畢過吳中省墓復還南陽送別

北來一月逐賓鴻秋水方舟有便風獨戀松楸忘道遠偏觀禾黍樂年豐身強肯惜驅馳力地重當論保障功山藪逋民知在念相逢吳下恨匆匆

題王浚之茗醉廬

昔聞爾祖王無功曾向醉鄉終日醉醉鄉茫茫不可尋後世惟傳醉鄉記君今復作醉鄉游醉處雖同游處異此間亦自有無何依舊幕天而席地聊將七椀解宿酲飲中別得眞三味茅廬睡起紅日高書信先回孟諫議陸羽盧仝接蹟來仍請又新論水味不從衛武歌抑詩祊筵客散多威儀無功先生安得知醉鄉從來分兩岐

歎雨中桂樹

幽香發叢桂秋半以爲期今年節序早怪爾獨開遲開遲不須較終然亦遲萎及此正開際金粟仍纍纍倚樹日頻嗅折枝戒童兒夜來風雨作每旦無晴曦繁花總狼籍衆葉共紛披此猶坎坷人發達値年衰一朝不自意憂患復干之植物尚如此人

生安足悲

重陽前連雨續潘邠老詩四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景物蕭然嬾下堂門外催租教且去籬邊送酒喚誰嘗人期稔歲禾俱偃俗愛佳名菊未黃無限悲秋莫能記強將詩句續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桂樹叢深閟小堂掃地焚香聊復爾升階拜石亦何嘗辟間着色新苔綠庭下無聲敗葉黃莫把茱萸還徧揷老年衰鬢似馮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錄事年來築草堂宴坐謾將茶餠閱清齋惟許菜羹嘗浮空到處雲頭黑射地何時日脚黃溪上得魚驚水長扁舟簑笠見漁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秋水浮渠綠繞堂書爲貪看偏易忘藥緣常

飲不須嘗樓高正愛遙岑碧牆短先驚古樹黃坐念昔人眞自愧楊雄三世尚爲郎

雨止後復續邠老句二首

滿城風雨近重陽何處歡聲忽鬨堂酒擊宿酲猶強飲飯炊新米定爭嘗步臨積水驚垂白坐傍明窗寫硬黃老倦不能親句讀敎兒安得作賢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倏見斜曛晚入堂病有客來難答拜食無君賜孰先嘗籠収鴨脚纍纍白盤飣駝蹄濈濈黃一任西鄰還撲棗杜詩不用贈吳郎

趙松雪秋江待渡臨本

蘋末風生江水響野航載客時來往白雲故映丹楓明秋色滿前誰獨賞江頭待渡心不忙日落高人猶偃仰負薪只恐到家

遲隔岸樵夫豈吾黨妙句窮搜入杳冥詩成似作推敲狀此圖舊出松雪翁百年模寫將無同紛紛眞贗何足論堂上依然攢數峰

南唐王齊翰剔耳圖（後有東坡跋語載王晉卿耳聾事）

絲毫細染王良史玉手親收黃保儀剔耳不妨閒釋卷撚髭全勝苦尋詩危言自足驚都尉善戲何須及帝姬寫入志林傳後代眉山此段事尤奇

文宗儒以重九獨飲用東坡古來四事巧相違之句續成一詩見示偶夜過宗儒北莊乘月而歸因次韻以復

古來四事巧相違近擬田家置短扉學圃敢誇今日是開尊未覺老年非岸頭軋軋挑不去樹裏熒熒乞火歸明月滿窗仍列岫主人堪比謝玄暉

爲史太守題畫

青山岧嶤環洛下洛人盡是看山者史侯早作甲科人只踏京塵跨驄馬昨分符竹到蘇州夙夜常懷民社憂吳山西望亦不俗日坐黃堂無暇游是誰寫入丈縑裏白雲移來露其趾喬林深處着茅廬黃髮高人多壽祉惟昔鄉人白樂天當時游賞亦稱賢請侯暫輟一日事却按畫圖還泛船

謝王惟顒贈雕漆柱杖

良工雕刻幾時成入手鏗然忽有聲海鶴蛻來蒼骨露壑蛇蟄起紫皮明江心桃竹空勞誑階下㯶科浪得名雅意扶衰眞不薄欲將文木作函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二

詩四十六首

題華東湖作族姪女冬娘死節傳後

江淮丘變到中吳死節多從女丈夫獨有冬娘名姓著一篇家傳賴東湖

題王孟端贈趙定軒墨竹二首

鳳凰池上掌絲綸餘興依然見墨痕戲寫一枝何處贈吳門相見趙王孫

秋風欲動覺蕭蕭萬木空憐葉自凋見說舍人高致好一枝惟許換吹簫

題柯敬仲博士墨竹上有虞道園詩

奎章閣下鑒書時書法滚儀然見竹枝碧玉漸高應解籜倩誰深

刻道園詩

趙松雪溪山秋霽圖臨本爲奎姪題

碧山爭秀掃蛾眉故着丹楓點染之松雪齋中人不見後人猶解學王維

挖鼻圖

昨見剔耳人今見挖鼻者莫言人道我有嚏我自打

春溪聚禽圖

春溪遠發春山中一夜好雨溪流通綠波泛漲渺無際但見桃花千樹紅鴛鴦鸂鶒何容與散亂中流錦爲羽倉庚獨似避游人去踏花枝落紅雨草深哺子芳洲晴葉暗仍聞求友聲展圖便有會心處放棹欲作春溪行玄裳縞衣彼何者爲戀高松倚平野莫論鴻鵠志安知名字俱摽在埤雅

題陳季昭畫

金昌亭側舊樓居索畫人來坐不虛誰信高年筆猶健案頭臨畫似臨書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後

鄉先正范魏公楷書韓子伯夷頌宋元以來題識甚多然奸檜亦廁其間有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之句是可笑也寬見舊觀此卷今再從公裔孫從規借觀焚香再拜謹題其後

西望天平萬石林凛然生氣到于今名文有託幽光顯餘事能傳楷法深義士若微真接蹟名臣雖有莫論心歲寒堂裏千年物敢作尋常翰墨臨

題西閶吳子潤製刻絲壽圖

機中織錦慚秦娥唐宮刺繡如拙何綵絲日暖臨窗搓新藝試
看投金梭剜雲割霧補銀河旁人不識以手摩非紵非縠非綺
羅但見空明搖玉波上有雙桐交碧柯下有靈草連綠莎奇石
矻立仍嵯峨僊人曳杖顏微酡幅巾翛然步平坡高躋壽域髮
未皤丹青朱粉費調和畫家自來無此科裁成萊衣舞婆娑羔
皮豈少絨斑紽吳中妙手不可磨樹間有字知為他五色文繰
一尺玻瓈曉持向高門過海鄉樂事新年多試呼家童歌此歌

陸天游畫

翛然掩陋室幸此絕塵鞅偶開水墨圖頗慰山林想危峯瞰深
碧湖水平於掌喬木四五株秋氣始蕭爽不逢弄舟人似聽伐
木響二老足高致多暇自來往落照繚巖姿臨流更欣賞

黃大癡畫

疊嶂帶微雲清溪落高樹茅屋是誰營緣知最佳處城中無一塵門外有雙屨不盡此圖情癡翁更題句

杜東原畫

曾過杜老宅不見舊林亭此日看圖畫多年失典刑古藤垂地紫弱柳映門青彷彿當時意吾衰鬢已星

任月山七馬飲飼圖

一馬初飲泉三馬共嚙草二馬欲飲一未嚙七馬縶維俱櫪皁圉人飲飼亦良苦莝草汲泉須美好驅馳正用千里力不使爾渴使爾飽爾如無用却徒然天閑肥馬雲錦連

登故友史西村小雅堂

路遶黃家溪水長春風灑淚復登堂草荒求仲常來逕塵滿元龍舊卧牀分手死生嗟契闊傷心聚散覺淒涼高丘數尺棲神

地碧樹爭凋不待霜

訪啓南舟中望虞山憶與啓南同游今二十年矣

蜿蜒平野臥青山相見令人獨厚顔徒有詩篇曾記詠已無筋力再躋攀船頭旋轉憑黃帽水面低回擬翠鬟舊日同游誰在者欲從東老學清閒

夜宿啓南宅風雨大作

賓筵燈燭對清光更許扁舟繫岸傍衆竅盡號風在野舊痕猶記水侵牆草堂突兀春星暗柳市回環海浪長天意莫言能殢客老年難自別西莊

題啓南過吳江舊圖

吳松江腹太湖頭雌霓連蜷臥碧流我昨經行覺尤勝滿船明月下滄洲

過荻扁留題王葦菴宅

三十年前此地來高門重見向陽開席間香氣梅花供庭下清陰栝子臺春及西疇農事動晚來東浦釣船回主人爲滌胸中垢臨別還教進茗杯

賦葦菴新栽四栝

嘉樹栘從何處移竝持高節已虬枝良材舊作荊州貢別種休評杜老詩（杜有四松之詠）春雨總沾親手植歲寒能長及看隨他年五老成賓主秀色參天映壽巵

謁外家墓

高塋昔所築遠在西山陬始鑿處士穴萬石臨上頭忽逾二十載旁峙復二丘（左汝中右汝韜）荒涼樹盡伐蔓草自綢繆周垣既傾缺中路廢誰修處士有厚德賢配信其儔如何使至此天道亦可

尤二子伯最美獨抱子女憂上冢無哭聲陳設空肴羞我獨重感歎淚下不可收有姪弱不振生計且無謀琢石爲表識次第植松楸吾當任其事庶以慰諸幽

送僧無礙歸太原

出門有礙是何言萬里南游自太原總道水流還赴壑亦知葉落要歸根

爲奎姪題吳隱之刺史遺象

南行曾是飲貪泉百世清名尚卓然遺象未知還似否賦詩惟與後人傳

答光福張君送楊梅樹

曾乞楊家果樹栽銅坑山裏忽移來薦新每恨無佳味欲向先塋手自培

題陳憲副賣書圖後

過門作別意何如爲說嘉禾去賣書脩過驛程輕是舫久知家具少於車古人糟粕猶酣甚舊日筌蹄豈棄餘莫把賣書圖也賣要看淸節正須渠

紀游靈巖 有序

靈巖爲故吳宮自唐以來詩人題詠甚多而吳人歲必往游故范文穆公詩有不到靈巖即虎丘之句予少時猶見山下有石碑曰第一宮後寺旣壞而山復遭石工之厄游者益少弘治丁巳三月予將北上與文宗儒輩匆匆一行時主僧方戒鑿石種松滿山予喜玆山之復興也賦詩紀之

千載吳宮瞰瀆川重尋蹊徑意茫然青山亦有興衰日白髮空

懷少壯年巨石鑿殘憐匠斧平湖浮動愛漁船主僧手種松杉偏擬待成林更坐禪

紀游天池 有序

予與李世賢文宗儒諸公偏游西山晚至天池有老僧三人皆垂白髮數寸見客相視瞪眙其一人明日持卷造予家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二十餘年矣憐其意懇既爲題二絕句復賦此紀之

怪石巉然鑱削成寺前仍有一泓清山深游客來應嬾林密居僧見若驚瘦骨能支猿鶴老長顱不剃雪霜明將詩何用眞堪惜二十餘年復入城

予以服除赴京啓南謂年老難別拏舟遠送感念故情以詩叙謝

行經錫谷又毘陵並是山陰興可乗千里緑波隨客去中宵白髮向人增老年敢祝惟多愛厚禄深慚自不勝杖屨相從須有日歸岐詩券最堪憑

題無錫李舜明家藏宋王梅溪謝先世侍郎琳爲主司啓幷題御賜詩遺墨後

宋家南渡有文豪賜葬猶瞻墓栢高喜得舊時遺墨在持衡眞喜錄英髦

宿呂城

連朝離抱不能平又記南來宿呂城酒散長亭驚雨至時同年蔣德夫載酒遠送因雨始散棹依高岸識潮生麥秋未到猶三月瓜歩將臨只一程頼有故人同夜坐白頭相對燭花明

自邵伯至寶應風雨中連日過湖

滿船風雨過重湖湖上帆開百幅蒲遠岸茭蘆紛自舞中流鵝鸛亂相呼行期莫把前程算身計先爲晚歲圖積水混茫三萬頃只將震澤抵中吳

入清河

扁舟離東楚始入清河行欲向水濱問如何負清名清河自南下黃河自東傾昔者本異派下合猶分明一從河爲患散漫殊縱橫兖豫失故道迂行過彭城迤邐數百里洶湧勢不平遂令清河濁敢望黃河清孰爲究其故厥咎從何生清濁各歸宿巨海終合幷河伯須率職勿俾識者驚

下邳道中見山

我行過京口青山似追餞十日浮濁流無復見山面今朝入下邳有物臥平衍風回亂帆開山色如復見茫茫曠野間翠几誰

所獻舟中蹁蹜身自覺忽輕徤歐公記瑯琊蘇子詠陽羨多以
此並論聊慰平昔願

望桓山

郭外岡巒如大環（蘇子放鶴亭記語）西偏人說是桓山舟中引領猶堪望石上題名孰與刪（予未嘗游此聞有好事者題予名于石）堂制若封黃壤燥斧痕仍帶紫苔斑孔林樹古無人伐地下知君亦厚顔

過沛縣懷縣令顏伯偉與其子同死兵難

誅錯兵來漢室輕區區一令肯前迎何人獨以家爲計有子還憐史失名主辱固當全大節身亡旋復共孤城夜深河上扁舟過嗚咽猶聞流水聲

泊濟寧

路入任城懷舊事誰家有酒當金龜南湖積水將分處孤月隨

人正滿時翠柳行深鳥市亂黃沙岸古燕巢危薰風送暑趍京
國心與河流欲竝馳

東昌道中偶閱畫冊各賦短句

菜

翠玉曉籠蓯畦間足春雨咬根莫棄葉還可作羹煑

瓜

瓜類一何多吾欲問老圃更乞東陵侯來救渴者苦

茄

種茄糞壤中地力亦易竭厥狀雖不同難將味分别

蘿蔔葱

玉杵削未春金絲束成繚和以翡翠莖併作春盤料

芋薺

纍纍滿筐盛上帶封門土咀嚼味還佳地栗何足數

楊梅

五月果初熟枝頭鶴頂丹欲知甘冷好千顆薦冰盤

笋

已抱錦棚兒仍參玉版師吳門啖已足正屬燕來時

木筆

半含成木筆本號是辛夷一樹石庭下故園增我思

梔子

此種爲薝蔔名曾載佛書瓣香凡六出郤與雪花如

渡口遇風

黃沙障天天半昏砲頭風急萬馬奔何人去塞土囊口天與河流一色渾曠野麥苗纔尺許只見風來不見雨雨師風伯不相

能彼蒼亶高奈何汝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二

匏翁家藏集

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三

詩三十一首

謝周尚書伯常送魚次太保屠公韻 自此至京作

南行涉大江喚買隔船窗占夢雖非衆携來卻得雙尺書烹看字長鋏怨無腔酒熟真堪薦呼童倒玉缸

和屠公次前韻記 賜鰣魚

貢道泝長江頒來出瑣窗百筐皆滿尺八座合成雙 尚書例賜二尾 腥氣銀爲鬣肥膏玉作腔知公食有剩須用置冰缸

吏部右廂前種竹

老翁自把百年量種木何如種竹强乞得已從鄰舍近移來恰比主人長成林便儗延空谷賜笋無勞出上方 是日賜笋 喜有雙松爲伴侶歲寒高節共剛腸

PL 2698 .W83 V.4

謝僚友侶公摘送左廂正前杏子

一樹臨窗杪試花又看結實壓枝斜薰風吹熟甜如蜜投我何須用木瓜

和周伯常謝侶公送杏杏爲伯常植者二首

親手移來別苑花隔窗窺見數枝斜蚤知結實甘如許何用青門去種瓜

數顆纍纍映雜花方庭紅日影斜斜夜來風雨還堪惜已似黃臺四摘瓜

謝屠公送西域眼鏡

家藏古銅鏡滿面塵始拂不但人妍媸更可照百物雖然明若此其背暗如漆妍媸既莫辨百物亦盡匿此鏡從何來異哉不可詰圓與莢錢同淨與雲母匹又若台星然兩比半天出持之

近眼匪偏宜對書帙蠅頭瑣細字明瑩類椽筆子生抱書浮視短苦目疾及玆佐吏曹文案夕未畢太守定知我投贈不待乞一朝忽得此舊疾覺頓失謝却撥雲膏生白訝虛室扁鵲見五藏未必有奇術隨身或持此遂使目光溢世傳離婁明雙睛不能沒千年黃壤間化此直百鎰聞之西域產其名殊不一博物有張華吾當從彼質

舊畜一鶴部中後三年復來而鶴尚存感而有作

置爾寬閒處憶在三年前三年我復至見爾忽悽然爾尚識我否不識有由然面皺鬢盡白豈似前三年惟爾善飲啄頂朱翅仍玄誰能養爾翅更使羽毛全上飛入白雲下集歸青田飢啄江南禾渴飲山中泉寬閒處在此鴻鵠相周旋終歲被拘縶吾當遂省愆

次韻屠公謝侶公送玉黃子二首

碧盌盛來黃玉團良工雖巧未能鑽臨風更帶清冰嚼併作人間六月寒

牛心空是赤團團黃玉懸枝宛若鑽須並穆梅三百顆冰盤錯落照人寒

歎右廂前枯梨樹

庭院陰疎日又西倐然相對有枯梨霜前以葉遭虫蝕月下無枝借鳥栖不及蒹葭猶倚玉爭如桃李自成蹊吾生老態還同此秃鬓臨風句強題

秋享齋宿

齋閣相通畫舫同置身書卷筆牀中沾衣尚帶丹墀雨揮麈難招玉宇風高柳鳴蟬驚旅客枯梨行蟻對衰翁到來兩月慚無

補又是人間伏暑終

偶與屠侶二公論世俗以老態從上爲壽徵戲成二絕

六十餘年作宦游未知前路幾春秋人言老態須從上白盡髭鬚正不愁

白盡髭鬚正不愁吟詩撚斷更風流從今越把詩吟苦索性還教白到頭

謁陵與韓貫道戶部大勝寺前晚坐

高樹叢生積水淸亂蟬齊噪夕陽明靑苔滿地留人蹟黃土何年繫寺名便與詩家謀共隱不從衲子話無生胡牀坐久涼陰下縛木爲橋喜更平

小憩昌平城外崔老家

深巷陰陰古轍斜青山不向小堂遮禾苗敝野多遺穗槐樹參

天自落花百歲遷移燕地事五陵豪傑漢人家主翁頭白無徭役閒涉田園看摘瓜

詠肩輿

翼然軒蓋忽臨頭下澤運非馬少游穩坐終嫌人代畜平行聊當水乘舟步依綠樹還相礙臥看青山得自由風雨出陵騎馬倦一時無價可相酬

謝屠公送新榛

七月遼陽巳降霜簷頭落地野榛香三年不到燕山下又喜頻將玉顆嘗

送吳箋與屠公

入手新詩巳百篇奉償日費有吳箋故知供得高才足歲取千今擬十千

答屠公見和

一歲詩成知幾篇洛陽高價起華箋況公更有鵝群好未滿黃庭字五千

屠公和章有一歲百箋之句則百歲合用萬箋次韻答之

興到揮毫乏短篇故應相送只長箋請公莫問長箋價百歲都來少九千

題元朱本初道士貞一槀後 本初臨川人從吳全節宗師居大都數祀名山所至考求地里作輿地圖考其詩文槀名貞一序之者六人如虞邵菴范德機及柳道傳諸公皆加稱許而覩書其文吾友陳噩令王抑夫藏其槀示予請題

龍虎山中託鍊丹身操儒行隱黃冠解衣弄月當泉窒滴露研朱倚石壇輿地著書還有考竹宮將命卻無官遺編不用重評

品虞范親題在卷端

枯梨結實分送屠倪二公

誰道枯梨生意遲秋來結實尚離離斑多或被蚊蠅咂味美還招鳥雀窺律在不妨猶擅食詩成相送敢違期玉丸流液能消渴日啖何須說荔枝

答屠公謝送家園棗有傒種之稱

詩贈吳郎有杜公西鄰撲棗事還同若將傒種來相比小圃安能抵閬風

秋壇陪祀

殿外冷風似颯然卽看庭燎列星躔牲肥豈秩無文祀穀熟當書大有年舜樂九成神欲降魯宮三望事猶傳小臣十載從龍處憶侍鑾輿向籍田

謝屠公送猫

東巷所居第破屋纔數間何物爭穿牖穴地深且趍入夜呼隊出蹤蹟殊奸頑衣囊屢齧嚙書架能緣攀厥類雖甚夥厥狀亦甚孱即欲撲滅之寸矢弓莫彎誰家有小畜非貔復非豻眈眈視而步如虎出深山善捕却容易偏乞何其艱公幸恤我患使人忽分頒奇形合相法尾短睛懸鐶黑白錯爲章宛同野狸斑駿足尚可市此價金千鍰今我幸得此夜臥不鰥鰥拊牀少叱咤高枕當閑關利爪最善獲頭頸血流殷穴中知有警遠遁猶窮蠻蘇子休賦黠張湯免誅姦但恐戀舊主逸去須遣還持此爲公謝簡略無多刪

夜閱陸放翁劒南集因懷北鄰故陸詹事廉伯並集爲陸君借予抄者惜未完耳

北鄰人去已三年覩物思人爲悵然不信形骸難玩世豈如糟粕自遺編隔牆無客敲棊局對案誰家棹酒船九十故翁詩萬首可憐無復象翁賢

哀陳一夔

謫官已半刺出守仍一麾遠州久未到豈是行遲遲此地少文物蠻夷竊相窺無由學撫字刦掠以爲嬉置君於其地常恨非所宜一朝下恩旨稍幸得量移齊安佳山水足以爲詩資如何始聞命已與人世辭哀哉生何蹇天道令人疑懷沙自求死澤畔非湘纍君容不憔悴君性尤坦夷平生無所好所好止於詩每當尊俎間賓朋爭笑嬉耳獨若不聞疑然方有思積成西漕稿千首尚多遺往歲過吾家首篇乞題詞雅意久未復見面遂無期遥遥度嶺嶠孤櫬誰扶持想應只僮僕返舍當何時妻子

相向哭海不惜相隨薄暮寒窗下思君交涕淚詩人例多窮身
窮名不衰聊將此自慰亦以示所知

答劉時雍宣府見寄

懶不修書愧故知忽傳驛使遠投詩忍寒上谷分司地冒暑西
街作別時助畫軍興眞不忝了來官事却非癡新年有詔行當
召北望遥歸慰我私

生日次韻答王汝見賀

入手投來絕妙詞忽驚生我日當斯衰疲強竭驅馳力老大惟
懷鞠育時上國醺人非麴米故鄉招客有蓴絲癡兒繞膝爭為
壽不覺燈前一解頤

答濟之次前韻

春酒頻行莫致詞雪園何意客來斯歲除媿我仍初度年壯看

君獨後時六尺瘦軀支槁木數莖長髮胷游絲故鄉只合先歸
去況話湖山便朵頤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四

詩六十六首

戊午正月十一日郊壇分獻東鎮

半夜雲煙護石梯幡柴初擧樂聲齊旌幢繚繞天門近臺殿依稀海市低恍若神祇相上下秩然海嶽隔東西顒言

聖主精誠意降福穰穰及遠黎

上元日邀鄉友小會

佳辰邀客徧東西誰惜長裾滾雪泥駟馬僅容嫌巷隘濁醪能過愛牆低聊因官假休衙早暫叙鄉情入座齊莫念老夫筋力倦燒燈直欲聽朝鷄

會飲屠公以不預會次韻見戲因和答之

雪後群山映郭西肯勞王趾履塗泥市燈入夜光猶短鄉酒逢

春味更低寡和巳慚歌似郢衆咻却恐語難齊小堂若設三公席四坐人皆作木鷄

朱天昭巡按福建還止宿城西佛寺以不預會次韻復和答之

憲節遥停禁籞西南來驄馬不沾泥太微執法星躔近滕六潛蹤雪陣低吳下異材原不乏睢陽高會故當齊三年濶别多情話小約何妨黍與鷄

送王惟安赴思南推官

年壯曾題太學名蒙　恩初喜授官行舟乘驛傳從新例囊帶刑書恤遠氓仕路誰為賢郡佐儒門不失舊家聲春風得意過鄉國一夜槐花水自生

次韻王汝志得曾孫之喜

男女早婚多一代只今人亦有恒言却慙小子爲前輩更喜名家得外孫王洑之孫娶于陸 陸吳之著姓也吳苑新居眞福地干公故事有高門客來偶叙家庭禮陡覺今年輩行尊

梨樹今歲復有一枝枯者感歎再詠

閒看梨樹發長吁已斫枯枝旋復枯老態最堪爲我伴朽材終不要人扶回瞻桃李顔無厚徧歷風霜勢自孤試待秋深仍結實收功還見在桑榆

讀石崇王明君詞

晉代何人石季倫古詞始倡王明君明君顔色不可見後世只因顔色論自茲詞人不一一其間言語何紛紛吾思明君顔色未必美畫工被殺非信史漢元嫁後漢成世邊塞年年通漢使君王本是好色人昭陽宮中潴禍水豈不學曹瞞念蔡姬黃金

不惜贖蛾眉又恨明君不製十八拍思怨誰將心事知嗚呼江
都王女巳先嫁良家之子奚足悲婦人出處亦有命漢室禦戎
何失正請君譜作琵琶詞莫怨匈奴怨劉敬

詠吏部後園草木與屠公倡和

桃

城南春色曉移來粧點園林錦作堆嫩綠不須將葉認淡紅巳
是帶花開玄都自發劉郎詠幽谷還教謝判栽此日公門深似
許晝長高鎖正掄材

梨

名果先從張谷來紛紛碎雪欲成堆淡粧自把娥眉掃巧笑誰
將瓠齒開園子豈求他種接主人能使及時栽夭桃灼灼驚凡
目縞素應甘自不材

棗

蕭森何處爲吳來曾帶荒園宿上堆燥壤豈勞長灌溉低枝不礙短籬開敢將艷色誇桃樹勝要清陰乞柳栽賴有當時儒種語爲薪莫漫比樗材

竹

種處能招鳳鳥來月明清影拂書堆笋鞭遇石猶斜出花米逢春莫亂開此物似賢今合薦吾家醫俗舊曾栽若從後圃論高節梨白桃紅孰取材

杏

花信風寒已早來隔墻俄見赤雲堆竝頭兩樹長相倚屈指三春始得開曲水少年誰復採公門今日要兼栽莫言結實供人啖破核還堪作藥材

馬蘭草

難呼童子上堦來頭髮鬖鬖亂作堆豐草舞風真錯認繁花浥
雨欲爭開長鑱荷處休敎斸高岸崩時合用栽誰擬欃櫚爲拂
子杜陵詩裏獨憐材

紫芥

滿目斕斑布地來春風驚見錦灰堆菜根作苦終嫌咬茗葉浮
香爲撥開何處兎葵嗟競擷昨朝馬蘭悔多栽傳聞此種番邦
致用向中華亦楚材

酴醾玉簪

春色秋光遞往來憑闌數尺土高堆翠搔釵股風吹墮玉削簪
頭露濯開山谷詩中那忍摘唐昌觀裏合求栽花容清麗人爭
愛誰向周書問梓材

牡丹

嫣然國色眼中來紅玉分明簇一堆最愛倚闌如欲語緣知與酒特先開洛中舊譜頭須接吳下新居手自栽若向花間求匹配揚州瓊樹是儷材

芍藥

品高直自廣陵來舊譜空憐壁角堆千葉連雲如並擁兩枝迎日忽齊開詩中相謔何須贈擔上能賒也用栽記取今年纔看起醉吟多藉麴生材

孟夏太廟候祭偶登東園涵春亭次韻

松陰覆處一亭幽涵盡春光送兩畦宮漏稀聞知地僻胡牀列坐覺人稠桔槔倚樹禽相語略彴橫溪水自流不是廟庭來候祭晝長安得此清游

送徐侍郎公肅致仕

尺疏陳情再籲天病來翻幸得歸田高懷豈爲虚名累直道能將晚節全鄉社待行多後輩都門追送半同年只今晏子身仍在南去相從願執鞭

對萱花有感

節序交夏至䕺花俱已摧幸有階下萱爛熳猶爭開久旱土更燥繞砌無青苔上焉炙烈日下焉撲浮埃如何色仍秀豈是深根荄朝將清水沃恐爾晛易萎萎者既先落秀者猶相催安得麥與禾似此一回栽年年摘其穗咀食惟加培天時有水旱漠不能爲災此花號忘憂憂懷翻自來平原空若飄長河淺於杯若人及行客愁歎聲如雷感召當分責食祿慚非材

校白集雜書六首

公事初閒就枕眠睡魔偏向靜時纏就中還有醒然處爲校蘇
州刺史編
蘇州刺史十編成句近人情得俗名垂老讀來尤有味文人從
此莫相輕
廬山秀甲草堂低杭郡湖開六井西所幸平生最佳處坐游時
按集問題
白蓮青石未爲奇官滿舟中只自隨二物千年還在否清風誰
報洛人知
齊雲樓子化煙埃往日園池安在哉故府荒蕪經世變前賢遺
蹟重堪哀
山路新開到武丘仍栽花柳近河頭吳人只愛行游便還憶當
時刺史否

次韻啓南游金焦二山見寄二首

西岷一股翠嶙峋漂墮東南扼海神弱水混茫能負物假山礫硊却勞人波光靜耀魚龍夜地道潛通草木春更上妙高臺上去世間何處避黃塵

獨游勝地拈詩筆豈是坡翁有後身天地何妨容一老江山相對作三人茶新正趁中泠水花在能儲四月春愧我經行猶別去死生契濶不須論有懷亡友史西村不得同游

又次韻弔郭璞墓

瘞鶴銘題陶隱居當時同瘞骨應如詩篇入選非唐製藝術流傳有晉書山石稜稜孤塚在江波滾滾一身餘葬師尋穴嗟如許氣聚風藏事已虛

飲陽羨茶

今年陽羨山中品此日傾來始滿甌縠雨向前知苦雨麥秋以後欲迎秋莫誇酒醴清還濁試看旗槍沉載浮自得山人傳妙訣一時風味壓南州（吳人本嘗論煎茶法）

久旱始雨適校白集至喜雨篇因次韻

麥秋麥已無況種黍與菽向晚聲蕭蕭忽聽在枯竹豈惟驚我耳遂爾拭吾目起視方庭間沾衣走僕僕渠決會須成簷溜忽相續憔悴兩青松葉垂若新沐萱花回故紅藤蔓長新綠詩人歌太甚及此和霢霂時已慮獄因詔方停土木私舍未擬還坐久索燈燭

晝寢

深院三朝雨微涼六月天紗廚垂綠水竹簟壁蒼煙不用垂頭坐初傳閣足眠（居公睡時以物閣足自云樂甚）孔門嫌晝寢犯訓幾時悛

選事畢左闕下臨水東望

柳塘千頃綠雲鋪此景人間未必無金屋朱垣看倒影只除海上是蓬壺

又聞鶯

上林綠暗始聞鶯只許啼來三兩聲莫道詩人聽不慣曾歌伐木愛嚶嚶

小園初名一鶴後鶴失去乃改憶鶴亦以聲之近耳

白羽翩然長似人慣聞呼伴向東鄰清寃招下天還眞瘦骨埋來草又春少保畫圖傳粉墨長公詞賦說車輪荒園不惜名重改過客無疑事始眞

和濟之次玉汝過飲園居韻

扣門不厭往來頻乘暇相過總故人顧我已爲黃面老與君不

是白頭新小園樹朽更三主委巷牆低少四鄰日暮持杯難作
別吳音滿坐語偏真

又雨遣悶

濕雲壓簷低不省猶是晝倚檻閱書編簷頭自懸溜銅盆置庭
中點滴若刻漏須臾雨來多聲響一何驟虹背何曾彎雨脚不
停走溽暑類江南濕氣屋未透小戶困沮洳俯出從狗竇頗聞
石炭貴妻子自相訴辛此得安居無術為援救硯沼映木煙寫
懷不能就

公署阻雨晚坐

公堂吏散下孤幃畏向長途冒雨歸壓架漸看藤蔓長墮階初
覺豆花稀蛛藏簷隙難施巧鼠嚙書堆定苦飢最是農家憂水
溢坐慚支祿吏垂緋

夜宿公署不寐

郎吏巡風夜未眠老夫愁雨亦醒然暑面河朔三秋景潤比江南五月天似着寢衣齋榻上卽聽朝鼓禁門前爭如蓑笠歸胥口蘆葦叢中泊釣船

謝文宗儒以茶榼寄贈

疇昔山崖與水濱行時茶具每隨身俗緣未盡還分郡清物猶存合贈人陸羽已嘗泉最美遲任休説鼎惟新只今紙裹眞堪笑携去尤驚范景仁

月蝕

怪哉如有物來侵奔走臺司奏鼓音魯國不書非史闕盧家多詠亦詩淫蒼蒼正色天殊近隱隱幽光夜向深正是生明人共仰浮雲來蔽又成陰

小池種蓮未發而葉頗盛晚坐賞之

秀色亭亭揷淺波翠盤擎處只高荷江湖入眼誰嫌小風露驚心已覺多白羽似摇詩莫詠碧筒堪飲客須過晚來閑聽蕭蕭雨獨欠扁舟着短簑

聞故園山茶爲人所折

山花昔年植正在竹亭西雨露頻長養豈同蒿與藜廿年始還家見此枝猶低隔歲綴芳蕊花開剪成緹亭今已撤去亂石壁爲隄復此與花別夢寐不能迷頗聞此樹下春來踏成蹊衡門不常關頑童皆有携如何忍攀折狼籍滿春泥遂令鳥雀至月夜無枝栖淵明問來使草木入詩題安得人愛惜高與南簷齊

謝陳原會寄方舄

佳製新成一尺方退朝便作野人裝他年吳下登山好着屐應

憐去鹵忙

聞西墳新栽松樹甚茂

東墳長松樹風雨屢拔之落落餘數箇古藤相附麗西墳近所築數畝平如坻嫩檜既環植新松亦復移移來自西嶺其短纔牛犛草棘每爲厄腰鐮要鉏治常恐山叟懶不見暢茂時家信忽遠至幸藉春雨滋青青自拔起芃芃異等茨千尺由寸莖長松總如斯百年藏吾骨清陰抵高帷寄語子姪輩愛護當從玆

種蓮公署有一花二房之異

盡說人家有瑞蓮何人曾見綠房駢冰蚕分臥頭還並翠鳥同棲翼自聯莫信楚江萍似斗空聞泰華藕如船戶曹得此眞爲異定兆年年大有年

朱郯公挽章

虎城西踞壯神州身屬安危四十秋小大皆蒙賢將福東南不繫　聖君憂九京地隔旌麾偃百世人雋爵邑疇能保榮名須令德古來休比富平侯

補壽徐閣學七十

黃閣身居近五雲四朝弼亮古嘗聞曾因舊學稱良傳常有嘉謀告　聖君故族遥傳徐孺子義田重置范希文萬方錫福須勞助壽域高躋更策勳

恭題　宣廟畫所翁畫龍圖

黑雲作雨初收脚似有飛龍露頭角恍然拈筆欲寫之目眩金鱗仍走卻所翁好龍非好眞　眞龍自爲龍傳神小臣稽首不敢視龍去鼎湖經幾春

題友雲吳尚書忠節録後

南望滇池新廟開忠賢遺象許誰陪早知斯世爲臣義不負中
朝出使才辮髮肎因胡俗變戴頭眞向虜庭來百年宇內終當
死大節堂堂未可哀

子旣以憶鶴名園復有致一玄鶴者蓄之月餘一旦飛
去

短垣局促損精神憶鶴名園又有因野性未便煙火食高情誰
會水雲身縞衣化盡京塵滿碧落招來海月新東六青田如不
返須防矰繳遇虞人

送少師徐公致仕歸宜興

丹陛班東第一人　聖恩初許作閒身麟袍玉帶辭黃閣
龍敕朱函下紫宸盛事敢誇今最少賢名當使久如新平生
杖屨相從志罨畫溪頭擬問津

送吳克温奉　旨護送舅氏少師公南還

千年詩裏渭陽情往送誰辭此一行　御筆批來眞有旨驛舟馳去豈無名相君久仰爲前輩舅氏相親是外甥却到荆溪兼定省白頭堂上喜還驚

詠水紅花

繞庭秋色爲誰奢舊譜無名亦自嘉垂穗豈殊香稻粒映叢惟少白蘋花事忙豈有閒情種人老如將醉面誇留向窗前娛晚景涼風起處莫吹斜

讀濟之撰貢士顧伯謙墓銘

墨痕濕處石初鐫入手銘文忽悵然好學如斯眞可許成名自昔豈無傳巖親拭袂當靈几幼子攀牀亂舊編落日起亭呼不起鄉邦爭惜後生賢 伯謙號起亭

次韻王汝新拜南京僉都御史之作

東街車騎少相過況聽南行又作歌冬日匆匆何甚短晨星落
落吏無多豸冠旋製裁晴晝鷁舫遥馳厭碧波卻訪舊游經虎
觀也勞清夢繞鸞坡

予偶衣褐傳曰川舉孟子語見戲蓋以予名字相屬也
予以褐爲賤者之服服之固宜亦仍孟子語更號褐夫
因作詩發曰川一笑

僕本吳中一賤儒久慙朝服強紆朱肯忘往昔稱匏老只合從
今號褐夫養勇怕逢宮黝輩受廛願作許行徒欲知名字原相
屬試檢軻書定不誣

次韻劉時雍歸休留別

竝綴朝班愧長年曾談雲夢有腴田天臨闕下頻投疏水落灣

頭早問船冀馬歸山無一蹶吳蚕登箔過三眠岳陽樓上江湖
近范老高文定宛然

觀土魯番遣使入貢

西行萬里度流沙職貢重修遠慕華　詔下已將金印復師還
不用玉門遮毳衣伏地皆專使皮幣充庭有數車介子自甘為
盜劫奇功莫向　聖朝誇

永定寺在千家西唐韋刺史集有詠閒齋北池等詩至
元高季迪輩又有經永定廢寺詩後搆造復完而堂揭
海印舊榜乃元泰不華所書雄偉可觀今年秋寺忽毀
于火予少嘗讀書于此因為詩惜之

廢寺經行處前人句裏來一朝不戒火百歲幾掄材齋閣空春
樹池塘滿劫灰舊游真不忘誰掃讀書臺

詠甘菊

秋來有佳植種類繁且奢灼灼滿庭院其名爲菊花世人重顏色稱號何其嘉一種花甚小叢生只山家不假人修飾婆娑任欹斜味甘而不苦色正而不邪采之可以食苗葉嚼無查與杞氣味合天隨賦中誇吾老逾六十不圖數年加扶衰正藉此何須紫河車有客分遺我細根帶泥沙霜餘已枯槁實落手可爬明年當早食春風又萌芽

題郭錦衣新宅假山

坐對前山起夕嵐只疑身到大江南危當樹杪雲峯倚清逼窗間雪嶺含夾道似分青玉峽入門全類紫陽菴主人愛石因移宅袍笏還如米老參

閱黃山谷集見八音詩戲作一首

金鍾奏礿響石磬聲難和色絲語誤終晦竹簡字偏磨置向匏翁
前自擊土鼓歌詩家有因華豫章如木何

題王浚之畫茅山圖

句容古縣頻來往萬轉荒溪出亂松畫裏茅山依舊在白雲開
處見三峯

送同年周公載運使擢按察使致仕

天馬行空莫敢驅十年爭歎服壚車竭來闕下增新秩竟向閩
南問故居名姓愧聯春榜舊聲華喜出戶曹餘平生高致公應
得竊祿銓曹獨笑予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五

詩六十三首

己未正月十四夜與奭園中看月

短垣先見月東升踏月行歌傍古藤此物要知終勝火莊子語吾家方恨正無燈聊從杖屨憐兒子不設杯盤愧友朋白髮慚多良夜少仰天亦欲繫長繩

送梁洗馬使封安南

五鳳樓高賦早成交人先已識才名誦詩三百能專對問路西南卻易行封冊遠須金字細賜袍新製赤文明平生不是相如輩鄉里何勞負弩迎

夜宿公署二首

翛然齋閣炷香清省吏循牆已報更案牘頗疎詩易得牀幃初

下夢難成數莖細草繁霜少一樹枯梨片月明春半故園花盡發主人何處逐浮名

倚牀長聽夜鷄鳴顧影頻吁三兩聲思頡徒爲前輩事游燕不是少年情已藏舊曆開新曆莫置長檠棄短檠惟有註書心未老窮愁何必比虞卿

失猫偶讀古人十二辰詩戲作一首招之

鼠輩公然晝出游厨中恣食肥如牛虎斑非鞹憶此物兎口無闕嗟爲儔徒聞豢龍術曾學安論捕蛇功可收塞翁失馬終非福牧子亡羊政爾憂獮猴若馴我豈愛鷄犬或放人須求歸來買猪肉餧汝置汝十二生肖頭

詠南內新柳五首

宮柳條長綠漸深苑牆一帶欲成陰鑾輿春半稀游幸不用相

如賦上林
向來千樹總枯楊又見青青覆苑牆獨有老人堪歎息春風不到鬢絲傷
節近清明柳色新玉河橋畔少車塵都門送別應無數誰敢臨岐折贈人
綠嫩遥看更碧柔非煙非霧曉難收牆高不使花飛過却化浮萍出御溝
狂風吹得數枝斜翔鳳樓高未許遮忽聽啞啞無處覓不知葉密已藏鴉
梨樹盡枯下復發數花更識感歎
數花明處夕陽遲屋角春風不滿吹短柄未多行蟻下孤根亦有蟄龍知詩家只愛歌穠葉老婦如看舞柘枝歳復歳來人共

老星星白髮總如斯

獨遊部中後園看梨花簡舊寮倡公

紛紛香雪覆南牆去歲看花共下堂春滿名園非洛下人如前度少劉郎官途易散浮雲薄公事稀白日長更過數朝應落盡重來一醉亦何妨

次韻王汝報恩寺訪舊蓋嘗同寓文僧房今三十二年矣

步屧重臨塔影邊禪房深處裊香煙金陵王氣惟當代蘭若清氛似往年花石映門幽徑側竹林圍屋古臺前舊游零落多詩思莫怪摩挲爲悵然

酴醾花下偶成

手插芳根傍右廂春來競發似新粧驚看白髮三千丈笑對金

釵十二行爲想得名因以色若敎結實定無香花開閱盡人間客百歲都能醉幾塲

祈雨齋宿

靑天一片月初肥負看從來惜素輝春盡酴醿緣架發夜深蝙蝠遶簷飛安居獨守垂堂戒飽飯難逃素食譏坐久載歌雲漢句不知天意與誰違

二月十五日殿試東閣閱卷抵夜始出

五鳳樓前滿素輝黃昏踏月過彤闈遥聞銀鑰將收起莫認金蓮獨送歸三百登科無曲學九重側席定宵衣不緣傒直初來此宮樹驚烏欲亂飛

十七日東閣喜雨

三日齋居念　聖躬麥秋將至重農功下方和氣能爲雨盡

日濃陰不作風灑徧北門簷溜急挹多東閣硯池空緋袍不借
皆沾濕抱卷初來翠殿中

憶前年是日雨中與李世賢同游吳中西山

肩輿冒雨過田塍又歎人生二歲增鄉里喜逢青瑣客山林驚
見白頭僧龍門巖巢雲千疊（龍門在天平山）松徑逶迤嶺十層（自支硎至天平凡歷十嶺）此日緋袍殿中跪金籠牛首信陶弘

東鄰葉翁送白牡丹

故園兩歲夢魂紅鳳尾花新百種空（家有牡丹一株花後有二瓣稍張人名鳳尾）有錦
幄未能如富室瓦盆亦足慰衰翁一枝爭買金錢滿三朵齊開
玉盞同獨恨春深無暇賞暮歸吹落又狂風

初聞鶯

屋上鵓鳩無數鳴春來何處有流鶯年華荏苒終三月音調間

闕第一聲幽谷出來如有意上林投去又無情吳城東畔茅亭下憶在垂楊夕照明

秦公邀賞左廂前芍藥

妙手何人簇絳紗平臺驚見數枝斜梁家園裏無遺種往時小南城梁氏芍藥最盛號梁家園人多携酒賞之後其家廢遂無一本在者吏部庭前得好花暈淺莫將深盞酌眼昏猶用密簾遮詩中近侍非公論誰說唐人是作家唐人詠牡丹有芍藥與君為近侍之句

病目

吾生短視物如遮老眼重增滿黑花及席終當憑相者檢方須用問醫家欲看花已過三月未讀書應尚五車昨日臨池猶作字數行春蚓總欹斜

太廟候祭後游東園

百畝園依清廟開去年首夏憶曾來繁花盡落留紅藥新筍叢生帶綠苔北闕倚雲通劍珮南宮隔水見亭臺今人又作山林想況有蕭蕭白髮催

次韻周伯常尚書秩滿

海内頻逢大有年績書三載不徒然太倉未發陳陳粟東省須開秩秩筵近尚寵褒卿有理(近有内臣陳乞一事公執奏不允已竟蒙旨云卿等所言有理)違清誨我多慙青宮舊學當年事執卷猶思傍細氊(予與公舊為寮友)

又次韻紀謝　賜物

紅日初高啓九閽詔傳馬上小黄門物須八座雖常例身事三朝有舊恩早戒吏人書象笏暮開家廟今犧尊仰瞻喉舌公須應囊括休占六四坤

題朱澤民集古玉圖後

五瑞示信存虞書玄圭錫禹成功物後來列國分寶玉夏璜楚
璧皆其餘闤河方折不愛寶昆吾刀銛雪同皓辟邪人馬若天
成瓌環琿瑧猶文藻臥蚕盤蠋看更好細數三十種非少今世
誰爲張茂先試言此物何人造雞冠蒸栗及猪肪土花半蝕痕
蒼蒼其間直出三代上遺形尚發孚尹光龍眠居士不可作洗
玉池中水應涸何如征東舊提學過眼寫之無執着丈楮流傳
二百年妙矣宛如新出璞

李時雍戶部久居南土端午再家扇纓之賜相與感歎

有作

身到彤庭續舊游御橋俄與百官留趨朝步遲雖難進賜物恩
濃好共酬字扇有銘休障面綵絲成縷欲纏頭端陽節近題詩
慣謾說江南競渡舟

讀劉靜修先生集

木落西山見一峯容城何處問遺蹤德輝欲覽空翔鳳王業如興有臥龍隱躡微茫隨世代悲歌激烈發心胸靜修齋裏高風遠晚學摳衣恨莫從

竹園壽集別有序

七客同期賀誕辰古詩三壽句如新合爲一百八十歲傚樂天語總是東西南北人露下高松如細雨風回脩竹滿清塵杏園雅集今重見良史當筵亦寫眞

次前韻自壽

予惟乙卯是生辰老大無聞白髮新韓子立朝猶此秩温公入會獨何人温公預眞率會時亦年六十五懵然一世如驚電瞠若三賢豈後塵更待他年爲此集香山容我作劉眞

次韻周公自壽

莫較生年卯與申忝登科甲亦爲辰三公齊壽今難並兩署同官舊有因（翰林吏部）節傲歲寒依竹祖陰連夜合對花神吾皇錫福眞能助願築春臺徧九垠

玉汝年亦六十以擢僉南臺不預壽集因次前韻以寄

誕節曾聞歲在申善忘無復是生辰（玉汝生日予每忘賀）北都遠眂淮南國三壽同躋少一人臺署升堂分柱史戈船鼓櫂動江神（兼管操江）直看更得玄孫喜祝頌無如此意眞（玉汝年未六十已得曾孫二人）

端陽邀鄉友小飲

此日端陽兼夏至佳時又喜有詩材城中強取園池樂海上正當風雨來鄉郡繁椎休復論賓筵狼籍更須陪人生會合非容易馬上何妨看月回

秦公崇化爲江西布政使時嘗泊九江忽見數舟遭風被覆使人救之獲生有爲詩美之予亦爲作一首

九江柘磯風力惡白頭浪起舟難泊魚龍踴舞賈客愁檣傾檝摧凡幾舟浪裏漂流命如擲岸上何人獨相惜須臾挽之登袵席仁哉賴有秦方伯此事傳聞爭歎息嗟嗟江西之民有萬億溺者豈惟爲賈客不知陸地上方伯舉手長援溺

玉延亭西植夜合花二首

夜合花開滿樹紅吳人賤汝號烏茸家僮斫去爲薪用却向亭西植兩叢（東莊有夜合二株甚鉅家僮惡其覆水斫去之）

兩叢如杖植亭西暑月能遮赤日低待得成陰吾已去後人須記白公題（白樂天詩夜合花開日正西）

董北苑溪山風雨圖

黑雲擁高山頃刻風雨至豁然海潮聲艸木爭偃地曠野少人
行山僧獨歸寺衲衣盡沾濕敲户何急事倉皇村居民乘屋亦
何亟一婢已抱甕一婦更持器重芊惜被卷破屋家所寄載登
者漁郎理網屈僂臂老翁若望家擔物終不棄陸走尚甚危水
行可無畏前溪波浪惡篙折水流駛行者當早歸居者不預備
良工為此圖三歎有深意想見晚來晴雲淨山潑翠始信霎時
間天工特相戲

次韻李時雍病起二首

病骨稜稜帶白須誰知詩腹却長腴黃扉出納聲名久紫禁追
隨意氣孚終喜和鳴同瑞鳥難教馳步學生駒西風欲起猶持
扇應怪元規塵易汚

南國遙遙望眼舒承恩相好自傳臚強煩官秩居金部幸接班

行在至陰旱比往年何太甚暑從今日是多餘豈是知秋入朝又喜
披公服侍史須將日曆書

哀文宗儒

吾鄉沈衢州遠致尺書在發書報文侯有疽發于背我憂體肥
人此疾恐爲害猶冀有良醫或倚以致瘥憂懷適浹旬淅疏馳
獨怏乃六月七日死期特乘載哀哉此良牧天奪眞可怪念昔
爲永嘉勤政略不懈豪民戶先鉏淫鬼祠必壞撫下自有術百
里免凋瘵及此領郡符先聲過疆界窮谷爭出迎耄倪總羅拜
君初聞再起仕路厭行邁因察民情歎下車始無悔爬梳積弊
源一旦決欲潰坐堂日孜孜訪問及細碎孰爲狼所貪孰爲蛟
所囓犴獄滿寃囚親手爲破械去歲東海涯沴氣作妖怪橫飛
類鬼車數丈無首戴具疏即自劾遂及弊事槩謂此如許除吾

寧自引退有司格不行當道有窒礙公退長太息空負民所愛吾惟盡職業庚償爲守債使民自按堵守法勿就逮百家立爲約禮義相告戒民曰賢侯言敢不各敬佩君終抱憂思弊事卒吾敗大者如壇鍥骨髓竭稱貸彼力固已窮吾體亦直徹遙遙走一使求去乃至再知已總愛才不使投魘內孰知今日事俄有此變態凡君求歸休民輒歎無賴群情達銓曹以及寮與寀今也魂茫茫棺歸只空廨豈惟民無依失侶嗟我輩久爲晚年期几杖作鄉會對酒之清言臨事無善誨城西多舊游山色愁晚對有穴未及臨淚書纔以嘅

中秋夜偶過濟之忽鄉友數輩至遂成良會濟之有詩

次韻

曉涼東巷偶相過小適園中奈近何秋到共傳平半好客來不

速過三多金尊注酒微微飲綵筆題詩緩緩歌白髮滿頭重看月素娥應笑巳非他

次韻周伯常落齒

人具脆更軀老至必衰矣向來少艾時金石自比擬孰知銷與泐成壞乃常理何必驗他人亦嘗察諸巳憶昔爲兒童當門齒先毀家人不驚異嬉戲翻嗜汞忽忽六十餘僅保此頑體齒勢終欲落幸未與公比公年視吾少却以落齒耻且云半百初齒卽巳落只今歲落到牙而年順及耳動摇每朝扣藥物更服餌作羨怯駝蹄下飯愛牛乳存者費剔肉尤苦於目眯又如澗中石漱處帶泥滓有齒且自落有命當自俟多爲引身謀區區緣數齒

題三忠廟廟在城東祀諸葛武侯岳武穆王文信公都

人周珍買地以達者

都城東面起車塵廟貌巍然見邑新漢業強從三國號宋家難贖兩賢身朝班可勸爲忠車野史能歆好義人上下千年同室坐有周端合配三仁

送濟之歸省

冰花欲結潞河灣驛棹南行未許閒　恩賜已知千鎰重壽容應見兩眉彎天高鴻燕難相值（予再入翰林而濟之適去）春到江湖及早還安得從行仍作伴勝游當共了西山（泛石湖游洞庭山詩云西山纔了又東山予往年已游東山獨欠西山之游耳）

送馬秀才（成化戊子冬予上京會試除夜宿清河口汪昊家時昊初生子去歲昊來視予偶以疾卒爲棺斂返葬其子淳來謝因以詩送之）

昔過清河古縣前三义田舍憶曾眠停車暫寓當除夜懸矢初

生巳壯年丹旐可憐依旅殯素冠深愧附官船天寒水澁驅馳
遠行孝應將姓字傳

再入翰林次韻周伯常見寄

天曹昔忝挹清塵仕學兼資意更眞三嘆巳沾松下露一噓如
沐琯中春唐朝學士聊兼職周禮司徒重教民闕下方期從步
履衰年病肺恨多屯

内閣閱秘書喜得石湖集

衰年何意到文淵萬卷書中又木天賴有好書心未老開厨先
得石湖編

冬日内閣閒書二首

午夢曹曹在舊曹偶依人語怪嘈嘈日光不到疏櫺上始覺宮
牆數仞高

簷際濃雲故意黃初看微雪點宮牆外邊寒氣知尤甚更熱烏薪取酒嘗

自述

行年六十五多多病力尤微館閣無才稱山林與願違白頭休傍鏡瘦骨不勝衣強作趨朝步低頭過瑣闈

早入直房

鳳樓西北望乘月步未深舊館聯詹事新衔復翰林背燈聊養目面壁豈明心石砌重登處何人識足音

輓陳堅遠通判

黔陽出宰向南馳通守長沙又幾時每愛清修長向慕久無佳報已生疑故家譜在多遺事合郡人應有去思難弟相逢能慰我為談接武得麟兒

喜杜子開將有與復先世延綠亭之意

隱儒雅號託東原因對旌門有小園瓦礫未除庭館廢衣冠不乏子孫繁便栽美竹開脩徑更種垂楊築短垣誰作杜陵與復計平泉有記不須言

病肺

肺病從何生茫然使我疑安得上池水飲以洞見之其扮動則喘百步足莫移有如登山然氣息促嘻嘻胸鬲痛若刺坐定須少時寒風屢擊搏咳嗽理所宜聲出難自制痰生與聲馳長夜兀兀坐披衣踞如箕倚牀嘔出心攫攫連涕洟服藥罔奏功古方豈予欺中心竊自忖吾當詢上醫醫云肺受病火邪鬱于斯乾枯口欲飲洪大肺不遲其證見於外不待言而知大腸爲肺表又爲脾土司其法當治本此病其已而我聞上醫言直以病

源推孰知年老人自與病爲期血氣已先耗精力從而衰百病乃横出豈但肺與脾譬之庭前木初發甚滋及其歴歲久自爾枯而萎根非不附土壅漑亦徒爲人病實坐老藥力將安施惟當蚤休退旦暮恒熙熙内以養寸心外以息四支庶幾全天年瞑目與世辭坐客多多許吾言是醫師

病中讀白集擬作二首

爐中添炭火長紅屋底翛然一老翁褥厚枕高眠未穩飯香羹美食難空豈因避俗居深巷即欲趨朝怯冷風纔得安閒便生病官高休更説三公

紙窗糊密一燈明古木號寒欲二更棲鳥並枝知雪候蟄虫坯戸避風聲蠧編亂向書厨積蛛網難從藥裹生何事衰年成肺病旁人莫許酒爲名

范石湖集有臥帽詩病中畏寒略效其制

林幃夜下入寒颸臥具新成頗自宜落帽孟嘉無復爾結纓季路亦何爲老來髮禿兼能護近得頭風不用醫欲向石湖傳舊樣兜鍪相似只存詩

觀烏絲競渡圖

五色彰施成畫片剌繡刻絲吾屢見何來一段蹟尤奇烏絲細入鵝溪絹首印尾掉紛龍舟天潢競渡過中流虹橋千丈彎如臥雲閣半空高欲浮輕舠蕩漾呈百戲吹笛擊鼙爭意氣冠裳立候總朝臣御駕來應鉅[redacted]是偶觀妙手絕代無老眼頻疑畫史摹女工撫綫亦常有誰聚氄毛爲此圖印文特識元文代上有奎章天曆在幺麽十五字題名至大仍書庚戌載後有字二行曰至大庚戌王振鵬爲翰林承旨曹公作御府畫圖皆等閑後皇對此獨開顏苑中刻

木能依樣畫瓥得都人號魯班順帝性巧自製龍舟人稱魯班天子

美曹太守毀淫祠

神耶妖耶吾不知相版五色錯雜施牆隅小廟瓦數片吳下人家家有之家人有病問卦師師云汝病神所為殺豬烹羊陳祭品歌謳贊歎上酒卮侑以吹竹仍彈絲號以茶筵眞酒席究如生人宴會時有祭自豐病自危吳人豈皆白鬚眉如何至死猶不悟惡俗信鬼不信醫豈惟生死于神聽商賈出入聽指撝賢哉黃堂曹太守諭民此事何不思聰明正直者為神焉肯嗜汝酒與犧祭者得生不祭死神道所好何偏私且彼為神既尊貴身居小廟嗟何卑汝民愚昧誠可憫憫汝徒費空家貲太守升堂朝出令民心敬信猶蓍龜爭持神象出門毀烈火三日焚無遺端如人醉今始醒風化頓覺隨時移唐有狄公任巡使美政

先聞毀淫祠後來入朝作賢相邪鬼安敢侮與欺我願吳人常奉令自此崇正無復疑祖先當祭祭勿薄五祀當祭祭勿遲遂成美俗載郡志當與賢守名同垂

壽都憲閔公七十

宮保官高壽古稀臺端德重自生威浙西山水鍾清遠斗北星辰傍紫微執法獨掌公論許引年難負 聖恩歸眼前相稱緋袍好增秩須將玉帶圍

雪中朝回題陸全卿所藏趙千里臥雪圖

水閣傍寒塘雪深沒茅把曉見白皚皚松竹枝盡亞天闕集朝韡冷風透雙踝須知臥雪人猶勝踏雪者

煨橘

洞庭雪後顆燕市雪中團冷比冰冷柱堅於金彈丸齒牢誰嚼

得指瘃欲投難舊作糖囊詠今將火齊看炮來非入藥錬出似成丹香噴皮初剝園收核謾鑽人情惟軟熟風度少寒酸莫向吳人說家家正滿盤

刻李貞伯篆書海月菴扁

篆法久欲絕李公得眞傳近時鄉先輩彷彿如滕權昔爲我題扁握筆指腕懸顧眄張鬚髯起立竦背肩俯仰爲陳蹟屈指十五年破屋垂雨澑庳牆上蝸涎三字被侵蝕黑點猶高縣海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老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隔重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弃捐壽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庶幾如坐對仰面在屋椽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六

詩五十首

元日早朝次林亨大韻

聖主朝元再遇申（戊申改元今復庚申）萬年行夏晝從寅雞人高唱時爲卯鳳曆初開日屬辰（是日丙辰）傳出制詞均大慶獻來方物見咸賓登臺定有占年者平旦條風是好春

郊祀翰林朝房齋宿承傳曰川見過

辟宿東行近　紫宸光芒昨夜動初春久傳天上騎箕事能念河西所桂人空谷聞音眞可喜小童見跋却堪嗔淸茶一啜忽忽去千步長廊月色新

夜坐復次韻

靜坐焚香拱　玉宸喬柯隔屋已含春流年不覺重加我勝日

方知正屬人是日初七座有詩家還索詠駕回俗士定生嗔郊南豈是嬉游地拭目應瞻萬物新

宿神樂觀

神宮游處擬華胥臺殿分明切太虛衰病豈能供祀事幽閒纔得遇齋居高林聲撼春風厲小閣光浮白日舒向晚困來先索枕且從莊叟夢蘧蘧

過沈道士舊館

神宮有地在西偏舊館重尋又幾年座上獨詢偓伯壽沈年已八十二集中如詠古人篇沈休文有游沈道士館詩當門老樹根株盡隔屋新棟宇連誰說棲源能避世雞鳴深巷滿人煙

元夕邀鄉友會飲

絳蠟初燃上小廳繁花忽地滿圍屏前年客籍休重檢合座鄉

音自可聽鼙鼓風傳過夜市草堂月出隱春星諸公勳業他時
事此夕杯行且莫停

次韻屠公過賞繚綵燈

聊乘佳節枉群公特設屛燈照醉容雲母壁開成五色鮫人織
出費千功似觀池上閻生畫（上作十八學士象）相稱筵前李賀鍾銀燭
再燒光正好只疑身在玉樓東

過鄉人賞燈

新春車騎集東街共愛華燈盡好懷屈曲屛將雲錦簇方空斛
是玉絲排鬼工瑣細終傷巧變舞麤疎亦類俳坐久銕簫聲未
斷更燒銀燭過書齋

同年會飲

當日城西約已違同年作會恨何稀老身忽歎將專席舊物空

憐是賜衣僅有八人連臬府都來九度過春闈安能盡赴天書召坐滿長筵齒更依時陳瑞卿以山東副使來考滿

送同年陳瑞卿憲副還臨清

坐臨雄鎮近齊東六載褒詞出考功臬府書開兵衛肅郵程水長檄書通賢勞當在超遷上契誼頻從雅會中最是灣頭催解纜畫船南引恨春風

次韻沈石田題奕姪影翠軒

天街眯目滿緇塵竹樹誰家自作鄰吳下正憂連歲旱燕南如見故園春臨窗弄筆圖偏妙對景題詩語最眞他日軒中須晏坐翠陰應覆白頭新

園中作石臺其旁多棗樹以木末相結如屋形

石臺清樾淨埃塵枝幹相樛結搆新司馬花菴工最省申屠樹

屋事成眞野航恰受無多客大厦將顛自近鄰却笑平生鳩比
拙作巢聊爾獨栖身

吏部右廂前有朱藤一株予手種也今歲始聞花開甚
盛

手種朱藤已七年長條緣架每相纏只看葉密清陰覆忽報花
多紫粉懸風下掉頭嫌一老兩餘舒眼盻三賢從今堆字詩還
和寫入當時艸木編

六月十三日園居喜雨

溽暑三朝北土無翻盆一雨已連晡只從碧落傾銀漢不用清
冰貯玉壺風偃小園紛艸木水深平地欲江湖忽然志喜緣何
事弧矢漂流走羯胡

園居雨後六言四首

鑿渠暗疏積水開徑賸引清風初喜一塲雨過夕陽正射牆東

水接方池綠滿花塡小徑紅疎日落槐虫自起雨多菊虎能除

高荷種出幾柄矮竹移來數叢豆莢新生自綠葵花老去猶紅

清唳每憐白鶴長號頗厭玄蟬晚來更有忙事窗下自收簡編

觀天鵝池中對浴

白羽雪同明游戲綠波裏爲我增顏色小池亦清泚新蒲生正

繁高荷淨如洗衆碧相掩映倏爾欲藏尾萍藻浴且浮恣食更

從爾爾本雲衢物何時落塵滓猶勝樊籠中容與莫驚起

玉延亭傍新開小徑二首

路轉朱藤近水涯過橋常恐墮青鞵如今足力貟能省五步移

來即上堦

牆隅隙地結茅菴只尺孤亭手可探獨自步來從捷徑却無人

道是終南

新正無事偶閱鄉先哲范文穆公石湖詩集見其多道吳中事因摘取其句有涉于春者輙賦一絶得十二首蓋予入官適三十年處世幾七十歲公私所繫不即歸田賦成令兒子輩誦之恍如身在吳中亦可以自慰世昔人有和陶之作予借名爲賡范其不免文穆公之笑乎

雪寒探梅　詩云吳下得春元自晚

新年京國競繁華東巷深居自一家春到不如吳下晚石湖詩裏探梅花

賞海棠　詩云聊爲海棠修故事

探梅直過萬山限手内何曾折得回故事重修春不斷石湖詩

裹海棠開

新正書懷　詩云先渡南村學灌畦（注新圖在湖南名范村）

年來雙足弱難行却遣郊南再看牲夜半范村將夢渡石湖詩

褁一舟輕

春朝早起　詩云寒惟病骨知

新正有假放朝官夜宿齋房睡未安却怪山林猶早起石湖詩

褁怯春寒

元日立春　詩云交運丑支辛

吳中士女愛迎春爭看千行百戲陳（近歲吳中迎春以物貨各置綵亭中而諸行賈從其後視爲盛）昔兀坐窗閒論歲序石湖詩褁丑支辛

詠吳中二燈

詩云雨絲風外綿又云弱骨千絲結

吳中元夕舊相承街上家家搭竹棚夜靜風沙吹滿屋石湖詩裏看絲燈

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

詩云歲後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強將華髮戴朝簪元命[redacted]來七歲深我比前人尤覺老石湖詩裏記星臨

春日田園雜興

詩云一年一度游山寺不上靈巖即虎丘靈巖上了虎丘還春到吳人更不閒兩地一年仍一度石湖詩裏去游山

春困

詩云諸惺菴裏呼春困注吳俗立春日兒童以春困相呼菜盤椒酒憶江南春困相呼我獨堪世外尚無人解此石湖詩

褱諸惺菴

乾道辛卯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内翰泛舟石湖距九年復以是夕泛湖有懷昔游

詩云石湖花月浮春空憶共僊人同短蓬

紫薇村北暮煙收花月浮空記昔游我後益公還識面石湖詩

褱泛僊舟

自橫塘過黃山

詩云東風已綠南溪水更染溪南萬柳條

溪南萬柳綠成灣先壠頻年抵暮還遙望松楸常灑淚石湖詩

褱過黃山

民病春疫

詩云連年薄熟飢生塵又云疲氓憊矣可更痛

吳田連熟事非眞半在官倉半在人疲德滿村春病疫石湖詩裏歎吾民

爲倪尚書題王孟端舍人墨竹 上有胡祭酒詩

翛然見此林下姿清省頗類陰何詩舍人自得揮毫趣湖州已逝前無師平生見話足高致俗子來乞以手麾不知此幅爲誰作增價況有顧菴詞青溪太宰童子時自言故人持贈之立朝卓卓重風節此君契合能相資南來行李特携此不忍棄去緣心知自公退食持示我似竹可喜何須疑爲公臨楮賦淇澳清風拂葉猶猗猗

爲陸全卿題米南宮雪景

北固山前江水清長供此老濯冠纓焚香寶晉齋中坐江山寫入毫端輕此老胸中有奇氣不與衆史閒爭名翛然一種自機

軸驚倒范寛幷李成昔者吾嘗閱畫史眞蹟人間嗟見此臥游佳境不逢人但覺寒光浮棐几古樹枝摧颼急湍雪嶺更從人面起全卿藏此凡兩幅持一贈我分片玉曾是平生好潔人挂處休將手頻觸

爲楊起同題沈石田擬謝雪村山水

雪村已逝知幾年妙畫曾向吳中傳少時看畫老能憶此事還輸沈石田昨者西閭楊給事乘輿放舟過相川坐間偶及雪村畫爲言楊謝世有連石田呼童急展絹冉冉水石兼雲煙兩山秀色相對峙長松落磵聲隨泉禿翁觀泉不歸去豈是磵底尋詩篇石田作畫不賣錢給事得之眞有緣墨痕斷爛稱古蹟莫上米家書畫船

爲錢世恒題石田雪景

都下類江南暑氣一何酷錢卿適開筵羽扇不停揮忽然坐凌陰挂壁有長幅高峯樹玉幢空洞倚墅屋皚皚不可辨豈復分澗谷故家虞山陽昆湖眞在目水樹何年成分明傍湖曲隔船人試問艤棹何所欲客云不干人聊借松下宿松樹數十株忽寒仍故綠對之逖披襟寒氣迫詩腹日暮暑未消持杯故相觸寄語石田翁此圖金莫贖

爲毛貞甫題孫君澤山水

十日一水五日石古人畫筆殫精力後來簡潛亦天成披圖試看孫君澤山腰飛瀑千尺長懸厓老樹爲山梁人間溽暑不可耐欲從二老乘新涼

又爲題高房山山水

燕南蹙翠維房山高公昔者生其間戲拈畫筆少明谿玉女峯

亞垂煙鬟積雨初收隔春樹望見人家隖邊住亦知中有王維
詩行到水窮無覓處

爲杭人題畫

山水佳且近古杭猶未游開圖見所似畫手擅風流松林敞茅
屋高士亦何求袒裼坐終日富貴如雲浮北嶺可杖策西湖宜
泛舟他時挂冠去終與杭人謀

和楊應盧次陶韻止酒

孔門好學人謂未見其止竊嘗聞斯言乃在魯論裏未止以止
學善學顏氏子惟彼言哉味入口顧不喜嗟孰爲厲階爰自杜
康起紛紛嵇阮徒以醉自有理異世特相契兩醒屈與巳柴桑
雖任眞空言亦邈矣汎汎涉大川此止未有涘詩史紀厥始惟
十有三祀

夏日園中小適二首

藤蔓紅稀棗葉青欲逃新暑只登亭夕陽西去清陰滿閒向籬根拾鶴翎

荷錢初放亂浮萍却有新條結翠屏幾日小園無雨到莫㪺池水入花瓶

次韻鳴治病中二首

北望成均對兩廂喜聞勿藥下危牀問奇客至如揚子求益人多異五鄉半月不因陪祭懶十年惟有著書忙時人欲識高賢意道體于今用亦藏

不見高賢歲又重佳篇欲和愧難工過從未許仍隨衆子告緣知亦在公故里方山猶自好新年尊酒定誰同春風座上橫經處須信先生道未窮

雪園雜賦四首

因從塵市過始覺雪園清鶴蹟皆成字烏啼似語名石低叢竹倚架重古藤橫委巷無來客空餘酒滿罌

雪園何所有一望白皚皚已沒新開徑還堆舊築臺欒將槐角碾香以栢鈴煨偶憶前人事詩從鳳沼來

雪園何所得投我是瓊瑤把滑還循檻衝寒亦過橋空中眞有絮畫裏豈無蕉掃去人何俗誰家擁樹腰

雪園何所樂筇杖日頻拖池涸無魚笱林空只鳥窠形慚珠玉穢家愛米鹽多禁體爭誇巧當時禁若何

寄壽陳朝用布政

歙門憶昨駐肩輿別去深慚音信[redacted]壽域遙瞻三載後詩篇急補七旬餘閩南遺愛傳應徧洛下耆英會不踈娛老莫將他事

說麟兒把筆巳能書

爲奎姪題延香室

脩竹東連齋閤深篆煙長裊散輕陰客來如入芝蘭室佛語徒聞薝蔔林王氏佩囊猶俗態韋郎掃地只淸心如何消受安閒福不是觀書定鼓琴

寄壽蕭文明七十 家有晚榆堂

故人高隱在關東閩海歸時從兩僮甘蔗味佳初入境晚榆陰重巳收功詩篇欲和多仍妙書法爭誇老更工欲寄一尊爲遠壽近來酒量與誰同

寄壽吳子高六十

吳門別後意常懸使到頻將手札傳汝老巳當三壽始吾衰又在六年前步來委巷諸徒滿望取高科有子賢春酒一尊須共

飲欲從　明主乞歸田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七

詩六十六首

春山圖

平野春雨過危峰殊秀發玉女洗頭罷端如盤髻髮高人携節行似畏溪橋滑結伴是何時松林閒採蕨

送戴員外出守桂林

子有長才早致身仕途隨處是通津六千里外桂林郡十五年前杏苑人出守要知從古重作官何幸與民親昌黎亦羨登僊去詩裏驂鸞句尚新

送張光祿時達還南京

早入工曹績用成徊翔又作北都行長才未展猶閒地晋務能分已列卿言論高來通世故須眉蒼盡好風情傍人莫怪南歸

速春色遥追到石城

賀成國夫人胡氏七十

畫戟門深翠幙重北堂春酒色初濃江南秀出名臣裔天上榮加大國封僊籙載須人跨鶴海圖親獻客乘龍百年將種能供養高壽長盈祿萬鍾

盆中桃花一本而緋碧二色

小園喜多春色繁花一併斑斑紅霞映水將落白雪當牆可攀坐亂老人鬢髮行驚醉客容顏二喬臺上連臂不數唐家玉環

送王汝英南歸

尺疏陳情入舜宮　御批眞喜徹重瞳銀臺異寵曾加秩金匱奇才屢奏功家食固知千指衆友懐皆說一心同銅官山色渾如舊書錦煌煌在目中

送邵國賢

簿書錢穀歎徒勞提學俄聞出戶曹都下文名如子少江西學政是誰高畫書耀日懸霄漢驛舫乘風壓雪濤自古賓興先只行不將小技望賢豪

送白太傅致仕

王敕新承墨未乾都門行色萬人看法曹屢奏三年績 恩旨重加一品官勝地扁舟行樂健故人尊酒過從歡不須更入香山去自有西園八節灘

送冢宰屠公致仕

皇朝出入著勤勞未老頭顱有二毛遷秩兼聞離憲府收功仍喜在銓曹天章笑捧新頒敕書錦榮拔舊賜袍更向人間誇至樂登堂日日獻春醪

園中行讀白集

北齋坐後又西軒挾冊休將比兔園每託心情常託物已忘官職未忘言吳中故郡荒烟積洛下幽居宿草蕃老至一編空在手燕山留滯媿高騫

新月

新月如少女靜娟凝晚粧亭亭朱樓上隱隱銀漢旁桂樹未全長玉兔在何方自然多思致何必滿容光薄昏延我坐檐下施胡牀遂爾成良會清風復吹裳願言常不負莫學參與商

園中夜步

曳履孤亭側披襟小徑前藤垂風獨細樹隱月難圓散秩朝非懶閒居病易痊老年無著作只擬錄歸田

同年會予以病不赴簡席間諸公

新秋良會滿禁城西獨坐公堂未得躋三客預期非不速十人堪
歎亦難齊情親只託詩筒送體弱誰將藥裹齎向晚涼生還坐
想不知若箇醉如泥

送工部徐尚書以病乞歸加太子太保致仕

中外勤勞四十年平生晚節更能全身登八座官殊重名列三
公位獨專 敕捧龍章天日近衣裁麟角海雲鮮肩輿日日何
妨出故里看山有宿緣

送禮部徐尚書加太子太保致仕

玉帶橫腰喜氣新 賜歸爭看越精神史官早援為前輩
聖主疇咨念老臣賜谷上居眞有地南宮增秩更何人亦知
恩重難忘報夜夜山中禮北辰

送倫修撰文序父南還

萬里南來繫一舟綵衣春酒動離愁魁山黎水雖堪住赤縣神州也合游晚市緇塵仍觸暑月林清影忽驚秋朝家恩典三年事闕下親承願少留

爲毛憲清題花竹圖 憲清有祖百歲生於二月

繁花匝地凝春色脩竹凌空傲歲寒共向生辰呈秀麗偏于晚節報平安中朝有待賢孫至東海須將大老看白髮烏紗添入畫漢家恩詔定加官

送李世賢赴南京禮部侍郎

史局文場滯此身高才物喜試經綸 東朝侍從踰三載南省追陪只二人雲起望家虞阜曉花開退食秣陵春都門醉別遥揮袂且脫京華眯目塵

題沈良德送行圖

不用高歌陟岵篇賜歸眞慰母心懸翟冠自送雙笄總綵服重裁兩袖翩九世醫名多積德一門科第總稱賢吳中秋到慈闈啓盡說宜將盛事傳

翰林送李世賢

都門無計可留公況是秋來有便風尚憶陸機游洛下莫疑張翰向江東詞林前輩晨星少鄉社無人海月空定有天書還召入暫將留務託南宮

九日風雨二首

滿城風雨重陽日何處重登戲馬臺丹闕入朝衣盡濕玉堂置酒席難陪是日翰林設宴牆邊赤棗憐俱落籬下黃花恨未開安得吳門簑笠叟芙蓉江上送魚來

滿城風雨重陽日平地江湖大漲時木偶自漂應去遠麯生不

召故來遲人間紀事兼詩話座上傳神滿鬢絲何物報晴眞可
喜喳喳鳴鵲在槐枝

早寢

老去貪眠夜月華不知夜景到秋嘉疎篁倚石還搖影叢桂遮
堂定着花吟就挑燈當別館夢回揭練是鄰家如何七十年將
近猶踏朝門聽鼓撾

謝葉惟立送菊

園門歲晚只常關忽送幽花滿目斑天意故教秋色好世情不
使物華閒臨風酹酒憐人老傍徑編籬恨地慳賴有疎篁爲伴
侶平生高節總難攀

送陳德修擢南京右都御史

百年京鎬設南臺門對鍾山紫翠堆留務遠分承寵命舊章重

璧見高才象冠戴向風前正鷁舫行從水際開便道過家誰不羨鄉人爭看錦衣回

送何道士授都紀還鎮江次沈石田韻

鶴馭雲中來北固霞裾塵外別東華名題金闕分僊袂蹟寄丹山離俗家鴻寶記長當吏牘玄都觀古即公衙天寒歸路清如許滕六前驅撒玉砂

藤梢

藤梢繞籬落黃葉照清池屬當秋氣盡欲落已先萎寒風既披拂微雪復點之坐見憔悴色不復如前時感之重歎息人老良可悲

雪後入朝

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

處不勝寒飢烏隔苑應餐盡馴象當庭又踏殘莫向都人誇瑞
兆近郊或恐有袁安

次韻韓貫道送濟之以冬至謁陵

公事驅人更莫辭亦知不是翰林時同行尚憶匆匆去暫別猶
勞耿耿思百里向前瞻漢廟五陵依舊入唐詩年來喜識荆南
面相送惟應少酒巵

謝濟之送橘次舊韻二首

味甘不用兩眉攢種得成林合棄官食後不將皮核棄扶衰[illegible]
[illegible]
僊丹
嘉惠恭承又滿盤牛車雪滑到應難糖囊莫道名非稱入齒冰
漿信不酸

又次韻謝送銀杏

綠葉叢叢鴨脚攢霜前摘取屬園官無花結實猶堪食羞殺花王是牡丹

王子纍纍走大盤老人手種食應難閩南橄欖形雖似待得回甘已受酸

楊應寧携畫冊過園居相示已而雪作

園居寂寞掩柴扉詩客從容出禁闈遥聽鶴聲初出逕頻瞻馬首莫言歸臨窗看畫忘呼酒據地圍爐試解衣寒氣逼人將日暮不知林下雪花飛

聖駕郊壇看牲次王汝韻

天寒迎駕作郊行道院呼僮洗玉觥石鼎不逢狂道士銅爐還餉老門生投來濡肉兒無𦙶雜以枯魚鯗似鯖須是石湖風雪夜蓬窗吹火叙同盟

生日

人皆遇除夕我復臨生朝舉頭望七十前去三載遥信哉百年内行歩爲下橋早衰視泛泛面髮且蕭蕭安能如松栢歲寒還後凋衰頹固老態加以病相撓但勝陌上花易逐風沙飄所愧職業曠難免素餐嘲清秩徒兼授黃金自横腰盤南開别業舊約召漁樵更念丘壠隔悲愴尤無聊孤燈對臥榻轉展至中宵

談命

有客能談命言予運正通運通亦何事爵位當日崇客言與吾意所見頗不同凡今登仕者命服華其躬人徒見其美[redacted]入朝恒惴惴臨事惟忡忡官秩久益進職業愈難供王法或幸免清議安能容一朝奉身退憂患頓若空趨朝謝車馬睡足日頭紅田園日以涉山水任所窮出門無禁制開口無災凶

樂哉難具述林下始收功吾生果有命歸去在吳中

正月十三夜與鄉友會飲

繞簷星月帶明河佳節相逢月易過合郡幾人常歲少流年如我獨加多畫屏重展銷銀蠟春酒爭持蕩碧波正是金吾初弛禁下堂休問夜如何

十五夜赴西涯飲

浙燈光起透藤絲偏與西堂雪月宜故事上元初放假新年三日預爲期老人正爾思吳俗童子何堪唱楚詞醉後再傾紅票酒情深渾忘出門遲

次韻李諭德生子志喜

紫禁朝回歩雪中傳聞吉語信非空懸弧在戶彎如月掛綵當筵爛若虹上日邀賓須歲滿中年爲父豈途窮李年五十四如何識

此真堪喜我憶平生事頗同

爲錢副郎世恩題桂兎圖

懸崖碧樹爭倒垂金釵亂插還參差古香能受秋風吹亦復有藤縷絡之洞門一似逢僊姬身纏寶瓔墜朱緌其下何物趺坐危赤睛玉毫光陸離長耳聳起分兩岐視而孕焉𪕊是兒性上有物揚清暉團團冰鏡一尺圍人名爲月非此誰月中桂滿兎且肥信哉有影乃在斯歷觀畫記從新施收藏莫盛宣和時高格雅淡今何稀黃筌趙昌曷不師素面朝天誇虢姨市娼塗抹衆所嗤纂然震觀亦甚奇翩翩五色斑斕衣

傅水部索石田玉洞桃花圖寄壽乃兄宗伯

傅說騎箕上天去傅巖于今在何處翠倚西江千仞高玉笥山前子孫住一溪流水漱雲根萬樹桃花遮洞門胡麻飯逐落紅

亂宛然此地武陵村主人自是青雲器去作玉皇香案吏不須
手拍洪厓肩水部郎官是難弟勞書寄語山中人少遲歸來三
百春妙手誰能移壽域分明只在人間世

盆中紅梅二首

盆裏孤根強屈蟠低枝老硬欲凌寒不隨桃杏供人目顏色生
來自渥丹

坐見荒園二月過莫瞻春色在喬柯分明一段江南景日暮頻
將老眼摩

送汪太守致仕

吳學猶傳舊教條南來別駕路何遙上章忽入新[redacted]報增秩仍
爲大府僚老去烏紗常在首閒來金帶已橫腰人生止足誰知
得鄉里高名豈自邀

送楊太卿應寧赴南京

太卿樓船向何處直到石頭城下住江上人迎訪故廬堂前我憶瞻嘉樹南人只愛江南行江南樂多無官情何如去家只百里黃金横帶爲淸卿老我平生忝知已不得相從附船尾客居衫沾燕子泥官河忽漲桃花水金陵本是帝王州高臺依舊鳳凰游知君到日好詩興佳句從今無李侯

齒痛

日者齒病作病起吾莫知知之亦甚易年老理固宜憶當七八歲正值毀齒時齒落乃復生如艸雖即滋今勢且欲落既落生無期又如枯樹然安能發新枝落亦不自愛獨何以痛爲使彼無所痛盡落奚足悲夫豈若韓子計歲以數之何况舌自存而復食無虧吟聲雖函胡尚可和吹篪食物雖齟齬尚不廢含飴

但使痛除去此外不求醫

輓毛伏羌

早持一劒策奇勳忠勇平生亦罕聞象應星辰通上將氣驅貔虎冠三軍捐軀報國懷方略進爵酬勞著誥文　當宁乃今勞北顧誰令頗牧起丘墳

送史引之知隨州

儒者之餘事纘言以爲文古人嘗有言文章能潤身君昔在閭里誦習殊精勤浮俗志莫奪翩然曳儒紳稍長取鄉貢謙抑愈恂恂蹉跎二十年賢名只如新昨欲就常選懶看曲江春同輩爭勸留顏色自欣欣入仕非一路期以澤吾民我志乃在此科甲直淺論銓試出緒餘董馬竟空群楚邦非險遠民風更清淳宋賢讀書處遺蹟想應存此地㓜爲守平生志方伸三年成美

政吾老猶當聞

送馬學士良佐還南京

院事清閒不下堂手披竹簡置銅章虞廷考爲三載馬氏重聞有五常官到鎬京諳典故地通岷水接家鄉南風又引扁舟去一振塵衣上鳳岡

送宋郎中出守廣信

水部才名滿數車向來相識自京華雲間接壤爲鄰郡江右分符得過家旌旆微沾秋野雪桅檣高入晚汀霞親民長策今須展故里誰將書錦誇

園居二首

朝回當暑葛衣輕影過清池浴鳥驚種得玉延纔出土客來何物可爲羹

靜處誰兼吏隱名名兼況有老儒生却憐一畝幽棲地百里吳山不會行

追和朱樂圃先生蘇學十題有引

泮池

半形循學舍一水轉松林盛矣來多士依然廣德心跨橋方覺濶垂釣不知深此地名龍腦揚波願作霖

玲瓏石

奇特非常品來從建學前久為錢氏物中有洞庭天輕比澮浮磬溫須王出煙菱溪何足記想見狀頑然

百榦蕃楊

巖凝霜雪後蕃衍弟兄同帖莫題青李刀難斷寸葱厄多逢歲閏材短謝良工桃李紛如許終看立下風

公堂槐

密葉連街上孤根寄學中名揚蘇子記陰覆魯侯宮旣久今何在惟喬自不同曾沾時雨化多幸遇朱公

辛夷

莊周稱散木形狀獨離奇名在誰多識花開每及時鳥窺無可食虫蝕也須醫作筆應全誤紛紛落研池一名木筆

石楠

泮水根常漑臨池路不遙顧瞻依曲檻愛護障輕綃別種爲交讓香楠爲交讓木終年亦後凋有材非爨用斤斧免山樵

多幹栢

新甫傳遺種吳門見後昆碧霄多直幹黃壤本同根霜雪持高節莓苔接古痕三年非檍木十畝自陰繁

竝秀檜

講堂前竝立霜雪傲玄冥此樹今猶在常年不改靑雨來添秀色風動散微馨科第能相繼題名下有亭

新杉

生爲松栢類不逐歲寒凋弱質蒙春雨高情薄紫霄諸生沾賸馥巧匠待長條此日材當大初栽自宋朝

泮山

少小游歌地升堂步未躋移山元費力覆簣竟成功狹徑埋芳艸孤亭納暑風登高誇壯麗興學念文翁

蘇自宋有學景祐初范文正公來典鄉郡延安定胡先生爲師繼之者爲樂圃朱先生公旣名臣二先生又良師皆一時人才造就遂盛于天下學故吳越錢氏南園也規制宏壯遠

去市井山水之勝嘉樹奇石錯植其間宛然林壑也舊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餘黃楊公堂槐辛夷石楠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至樂圃掌教時已亾其四先生乃益以多餘栢竝秀檜新杉泮山而十題復完今去當時已數百年獨泮池泮山尚在而講堂前二檜疑即竝秀若奇石固有不知其孰爲玲瓏也寬爲童子入學固不知十題之名獨見　國朝士大夫詠學中諸景詩石刻然皆非十題之舊矣比寬自在都再入翰林專掌　誥敕暇日得閱秘書而樂圃集在焉見十題之作而先生自叙其前尤詳乃悉次其韻一過夫今之學遭賢郡守屢加興修規制益勝然所謂諸景又亾其三四矣況數百年以前者乎故既和其詩復序其事庶其物雖亾而其名猶存後世亦有考焉爾辛酉五月旣望序

爲崔太卿題史都憲墨竹

容臺有地堪種竹北土高寒數根足未許長竿可釣魚况云美筍能燒肉太卿好竹如好僊夜夢時時游渭川醒來忽見竹滿壁墨痕濕處何蒼然彷彿庭前秋月白影落旁枝猶百尺化龍只恐起清波棲鳳却疑依巨石人間酷暑何時徂對此翛然暑氣無伊誰能事寫此圖人云中臺史大夫

爲錢僉憲題二士圖

二翁吾不知爲誰晩來共坐崖石危一翁攘臂方談詩一翁抱膝如有思平湖萬頃湫風漪隔岸蒼山脚下垂巖姿樹色望忽斷正是白雲初起時吳中山水正如此震澤洞庭天下奇更教此地看明月萬鍾千駟將何爲我欲徒步往從之只恐二翁嫌我是俗客塵衣不使汙崖石

題石田畫卷寄沈時陽

松林晝靜人獨行隔林似聽吾伊聲春山滿眼發蒼潤知是曉來初雨晴南望荆溪溪上路路繞長松千萬樹太湖蕩漾映高門此是荆溪長往處何人能棄冠裳歸只向松陰覓詩句便欲從之未有期清夢時時此中去石田高士臥東林故寫長圖慰我心封題却附湖船上只恐雲深無處尋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八

詩八十七首

題謝鳴治歸來園

三畝新開山下園古村纔得數家存經心勞止多閒事遺腹蕲然有長孫栗里一尊常自滿（陶淵明作歸去來）晁家千首更須溫（晁以道號歸來子有濟北集）主人莫作終焉計召命臨門敢負恩

次前韻懷故園

老夫亦自有東園因賦歸來若目存久負木鑱歌杜子何妨布被笑公孫别來漸覺清風遠坐處常思白石溫便逐秋波放舟去時人莫漫笑忘恩

鳴治新修國學朝房雨夜宿此有作次韻

笑揮公帑百金餘輪奐驚看勝舊居一日葺來猶故事兩山占

斷豈吾廬鳴治家有兩山書院夜中風雨題詩滿天上星河待漏初廣廈仍思庇寒士先生才調未全疎

又借內閣朝房次前韻

詞林再入歲周餘自笑東房又借居漢代雖多閒祿秩吳門幸有舊田廬高眠齋榻春回後慣着朝衣日出初天念老人仍借景隔牆嘉樹綠扶疎

寄壽太宰尹公八十 有序

恭惟太宰尹公天下達尊濟南遺老寬厚愛頗久奉問獨疎徒因微末之嫌恐致率易之誚幸 三朝之耆舊功業既成屬八袠之高年體履益勝聊陳韻語因寄下懷敬祝期頤以慰衆望

廊廟久違思舊德山林何幸着名鄉臨湖對月將杯舉出郭看

花却杖行楊綰在朝風俗美山濤典選品流清濟南耆俊從來
有坐見高年過伏生

盆荷初開適值風雨對之感歎

一面紅粧擁翠盤風風雨雨不勝寒園門半掩無人到我獨憐
渠只自看

代荷花答

淡紅數瓣出天然根託盆池強自連風雨滿園香更遠無人來
看不須憐

園中即景二首

竹陰日暮意翛然山石依依共晚年白槿數枝相映好似將顏
色弄清妍

萍藻多從雨後生綠波常共小池平朱藤覆滿休輕剪待看繁

花映水明

雨後移竹

人言種竹須雨過何況移來雨仍大此君此日館吾家攜酒客來爭作賀早年憶與竹相親到此頻栽凡百箇晨澆暮灌常不活猶怪園丁何懶惰其容如簀今兩叢東鄰分得肩難荷長鑱依然白木柄手種任爲泥所涴虛亭掩映翠色新使我對之終日坐簷前有地繞丈餘覆以清陰誰敢唾尋常豈乏涼颸生日午風凊俄遠播歐公曾云涼竹簟酷暑可逃當此臥頗似吳中顧辟疆獨許獻之登上座望塵不作金谷趨高節應甘首陽餓平生何故取於斯正爲冰霜莫能挫京都百物皆有之自笑當居此奇貨敲門只恐人借看林下蒼苔輕踏破從今艸木俱等閒當以竹題爲日課試將竹牓揭園居客到先將此篇和

園北新搆板屋制甚樸陋濟之有作次韻答之

古詩載板屋遺制千載下嗟我同心人在其是誰者江南想所無都下知更寡匠巧免刻楹童頑難毀瓦中虛亦生白外美聊飾赭夜宿惟偃禽朝奔無野馬葦席平可眠荆墩矮宜坐緣木搆[redacted]巢避風停艑舸囷囷疑乃倉渠渠愧非夏雨漏痕在壁月窺光落筆仍勞詩家詠不待畫工寫其如功省何從此價增也

濟之再和復次韻

退食初自公我常在其下凡此連牆居孰是無椽者價直既甚廉規模亦殊寡成風勞運斤禦雨謝陶瓦農家費索綯甲第自塗赭似巢宜借鳩非廐休畜馬打頭忽欠伸結趺從起坐車停難傾蓋棬揆莫旋舸向陽緣度冬當暑却忘夏負暄兼看書臨水還洗筆倘有王維來當為魏野寫景勝實類之言大非誇也

濟之三和復次韻

古人爲宮室棟上而宇下異哉方舟如吾豈作偏者萬間與一屢勿復論多寡暖日忽上階烈風免飄瓦維此湘山村曾遭始皇赭公來價十倍伯樂同相馬舉杯更相屬試說再延坐敝巷舊得名居民業拆舸近市物預儲爰自去年夏辛勤始有此豈易陳一犖病體強棲遲中抱聊自寫樸陋何足誇前言眞戲也

偶閱白集有東園玩菊之作今歲小園菊開頗盛輒復

次韻

今歲置秋閏又見秋將闌客居貯秋色幸復有東園凡今百種花孰不畏天寒胡此爛斑者節去猶未殘瓦盆圍板屋每坐于其間玉毬既高墜金錢更相連東籬偶采菊不爲花所牽豈如陶翁高見山獨悠然我欲學此翁無菊非所難翁如欲學我無

酒却鮮歡園有松與竹秀色同新鮮呼之作三友庶以怡衰顏

有感效白體

吾秩殊不卑已作三品官吾壽亦不少已望七十年官卑何足計壽少眞可憐不見一達者軀幹如丘山昨朝猶啖肉今夕俄奄然官高亦何用有壽差直錢從此心所願仰面惟籲天官乞常落後壽乞常向前更乞早還鄉不待步履艱放舟日臨水策杖日登山筋力幸強健何必駕高轅此願如我遂俸祿皆等閒

雪中對竹

平生此君子夙好似相欵昨乘暑雨過移種向東園衆木經秋落黃葉亦無存獨此瘦骨爾日午陰猶繁天公故歷試夜來雪翻翻雪落洗其葉雪消溉其根顏色愈覺好青青映園門高節默自持難與俗人言

板屋二適

負暄

朝坐見日升夕坐見日落午坐日更多煖氣如火灼陋居類田家不省在城郭高樹凡數株黃葉被霜摶何曾遮陽烏更復聚寒雀旁不啓窗扉前不垂帳幕炙背眞可獻此語非善謔昌黎却避暑遷坐身屢作我幸無此勞竟日不展脚自我有此居綿裘不重着自我有此居火爐但高閣冬日何可愛可愛更可樂

對雪

太方本無隅虛室自生白吾屋初落成老莊言不易白也從何生有物皚皚積空園何所見怪石惟露脊誰寫偃竹圖須帶鶴在側平鋪得奇觀寒氣亦漸逼展席坐稍深蒲團閣雙腋旁無一木支上止片板隔端愁厚將壓却喜輕似擲階蹈鳳沼詩案

堆兎園策鄙性自不飲泥甕久不圻淨掃但烹茶此樂更甚邇

送陸全卿赴浙江副使

豸角冠高映赤墀衆中才操許誰知人登臺省誇何易子去江湖恨不遲親舍相望通色養臬司爭喜覩風儀春來獨覺門牆冷老大空搔兩鬢絲

送羅編修擢南監司業

舟引薰風好筭程江頭立候總諸生一章再補賢關缺六館先期士類成路入石城瞻虎踞山臨璧水聽雞鳴曾聞南國游歌慣不厭長街振鐸聲

答鳴治乞花二首

北牖新開忽好奇庭中艸木最相宜誰知小圃春風後只有酴醾三兩枝

池上朱藤總着花飛虫繞屋類蜂衙何如枉却公來賞況有新醅不用賒

再答鳴治乞花不得二首

新暑蒸人屬夏初恨無花送強分疏朝來北牖多生意想見庭前艸不除

城北相望見面遲只將新句乞花枝花枝乞得成何用自是堯夫要作詩

待鳴治過園居

西街何處蹋黃沙未午空驚樹影斜掃地頻敎除短徑臨風獨坐數飛花行來雙闕應相近望入群山幸不遮自笑貧居無欵曲只呼童子預烹茶

鳴治至次前韻

空庭雨後少塵沙委巷迢迢轍蹟斜休沐有期能致客借看何
處更移花綠陰覆地禽相語清水盈池樹半遮四月江南無使
到宿醅聊可當新茶

送吳克温赴南京翰林

綸閣花香日影浮薦章爭喜得名流虞書初進 東宮講唐典
猶從北館修家慶及時開壽域官清盡日在瀛洲安能便赴僊
舟去南望金陵是舊游

聞家園樹爲去歲風雪凍死

我家冬青樹百株先子手種東莊上年深鬱鬱丈餘高能與東
莊作屏障我家木犀樹兩株亦復團團高丈餘少時我種東園
裏猶憶此地稱山居嘉樹我生好怡悅家僮寄書來報說園林
遭厄家家同去歲何期大風雪冬青根遠猶且瘁木犀葉落仍

不發其餘橘柚與篁竹畏冷固宜難盡活吳中三月春已殘生意蕭條如十月嗟哉氣候何如斯老人自言未見之樹埋厚土裹以皮凍死尚作枯柴枝東南民力盡徭役無衣無褐死可知安得麤布數萬疋盡爲此輩遮羸肌傷心偶賦凍樹詩詩成敢告良有司

得仲山德州所發書云去京師陸行只三程悵不能一見是夜園居對月悵然成詠

使車停處發郵筒消息年來喜易通疋馬三程岐路近兩人千里月明同園名屢易常爲主酒量難添已作翁信是無由能縮地歸歟須約故山中

園居續詠

藤障

步當斜徑綠成圍頗有長藤葉不稀不恨刺蘼枯朽盡向來行處慣鈎衣

花門

新開小徑傍西垣手種酴醾花已繁不似陶翁園日涉門雖設處却開門

榆籬

不勞細竹倩人編亂插榆秧犬莫穿坐待兒童爭采食高枝春盡欲生錢

艸徑

翠繁綠縟不知名石甃中分一徑行行處莫言人蹟少青苔踏破不曾生

蘼屏

長條抽綠綴紅雲圍子新從雨後分板屋向南將樹塞莫譏管氏擬邦君

樹屋

蕤蕤光浮葉蔽空舉頭惟有碧雲蒙夜來雨漏牽蘿補坼者安能復食功

晝聞鬼車 五月廿七日陰雨中

古燕氣候異陰雨近何多惡鳥啾啾鳴高飛形幺麼夜鳴已可怪晝出當如何爾亦豈虛出出必事無他鶺鴒載常棣鳳凰見卷阿歐公詠鬼車可作安可歌弋人亦慕此將謂是鴛鴦獲之可以獻爾野外欲張羅

送李郎中擢應天府丞 名堂嘗辭傳奉之命故有此擢

清班綴立色無慚工署徊翔意自堪名屬山公終啟事身從韓

子不臺參舊開輔郡依江左遥望神京傷斗南壯歲要知功業

盛看君黑髮正勝簪

自六月初七夜乘涼看月後每夜有月輒賦一首

此夜看新月亭亭正向西光因藤蔓少影與竹梢低千里誰同賞三更我再題明年相見處約在越來溪

初八夜

此夜仍看月清光稍覺多兎豪纔閃爍桂樹漸婆娑還傍西樓隱應從北闕過坐來貪看久更問夜如何

初九夜

此夜仍看月人云是上弦形弓三尺直青鏡一規圓光借無全日疆分豈半天幽都近遼海始覺地形偏

初十夜

此夜仍看月陰雲未撥開還教童子侍如待故人來多病須靈
藥常醒只恥罍清光不相負依舊滿書臺

十一夜

此夜仍看月黃昏始正中樹多增目睫天濶蕩心胸暗室明於
晝銀河淡若空爽然消暑氣身到廣寒宮

十二夜

此夜仍看月胡牀坐稍偏清風還共至良夜未須眠庭際懐丹
桂池中見白蓮平生無所好對此輙欣然

十四夜

此夜仍看月看時却向東影懸眞載魄光暈類重瞳偶值青林
缺還當玉宇空何須論詩讖范老句偏工

十五夜

此夜仍看月真從海上生金盤承露濕玉鑑掃塵清詩句憑誰
和菴居爲此名人心當自識天道豈常盈

三姊壽七十以八月十三日生因題月兎圖奉賀

橋頭水滿月流輝設帨高堂映綵衣節賀中秋今已近壽期百
歲古尤稀門闌舊傍金獅（壯宅在金獅巷北）圖畫新成玉兎肥小弟相
看俱老矣願爲煑粥正懷歸

爲陳玉汝題啓南山水大幅

馬家作畫纔一角剩水殘山氣蕭索畫苑馳名直至今輸與毫
端不浮弱此幅壯哉誰寫眞吳西山水見全身行春橋上賀遙
望待樂亭中好細論

嗚治種荷無花見予所種亦同有作次韻三首

幸免花開重賞花近來多病早休衙高荷亦自知人意盆底移

花過别家

翠蓋亭亭巳早枯紅衣點點定西湖試看一勺盆池水此日無花也合無

野花次第隔籬開不待園丁着意栽莫向濂溪論氣韻還輸康節識根荄

老病二首

七十嗟無幾難教病不生巳孤　君相意莫慰友朋情晝寢安遲罪朝吟久絶聲吾衰忽如此更苦入朝行

數日冠裳解依然一老生看花無目力養鶴少心情夜月勞延坐秋風感作聲近來添老景腰痛況難行

奕姪搆二亭于東莊一在振衣岡名看雲一在曲池旁名臨渚以書來報待余歸休與諸老同游喜而寄此

爾父西菴扁拙修當年種樹帶平疇近聞肯構爲吾計有待歸休與客游山上看雲依鶴峒園中臨渚對桑洲只憂步履非輕健更欲池邊置小舟

病臥王延亭

高臥真如隱士閒病來受用未爲慳平池積水從消長盡日清風自往還短杖好扶宜野步小冠初着稱衰顏直須歸到吴城下新構幽亭況兩間

謝朱懋恭同年寄龍井茶

諫議書來印不斜忽驚入手是春芽惜無一斛虎丘水煑盡二斤龍井茶顧渚品高知已退建溪名重恐難加飲餘爲比公清苦風味依然在齒牙

題墨竹贈李尚書時雍赴南京二首

司空德望重同袍直自黃門到戶曹總道南都優老地更看晚
節傲霜高

三十餘年契義心白頭相與戴朝簪南行翻喜清風近來歲吳
門候好音

玉延亭晚坐

殘暑酷憐何處同只將河朔比江東半規新月未全白一穗幽
花仍澹紅鶴步臨池應愛水蜩鳴抱樹似呼風客來只勸秋涼
出無病無官豈邵翁

惜月效白體

入夜見何物既圓且復平空懸無所繫忽從東海生以彼比金
盆金盆無此明以彼比寶鏡寶鏡無此清所恨容易缺每憂不
常盈況復當盈時或不值天晴又爲日薄蝕仍被雲縱橫陰晦

時每多清明能幾更所以尤愛惜對此難忘情我欲告上天高高聽豈微誠天有日與月譬如兩目睛使夜或無此天目一已盲盡掃諸浮翳一旦驅天兵不論晦朔夜常從天上行嘗令仰見者無不騰歡聲

有感

唧唧蛩鳴夜喔喔雞鳴旦惕然發深省二物如相喚茫茫開闢來一元過強半人身與浮沉世道分治亂吾生處其間一息眞可歎寸心莫無作此外奚足筭

送張濟民擢知思南

豫章已作甘棠詠潞渚初從貴竹行萬里思南稱上郡寸心拱北望神京緋袍金帶娛慈母皁蓋朱旛候遠氓他日漢家循吏傳虛名應不比王成

新製方竹杖

紫玉新栽恰過肩斑斑四面帶湘煙病軀藉爾能扶直巧手煩渠莫削圓世事固知方則止時人應道曲能全此生得免模棱誚晚節相依尚挺然

夜坐聞砧

何處疎砧隔短牆東鄰有婦搗衣裳風林落葉秋聲動露艸鳴蛩夜氣涼久別官齋忘館閣毋從兒子話家鄉強扶節竹歸深院半壁殘燈獨上牀

中秋風雨

都人期賞月此夜合家歡市上人爭送豆瓜堆滿盤那知風雨至失却此團圞天公亦戲人人情苦多端陰晴詎可定感此發長歎

和石田題王濬之畫扇二首

尺圖宛見狄溪春我昔經行記得真欲作畫評重閣筆只今還屬當行人

紫藤花落石臺春隱者幽居寫最真畫品平生應自定何須延譽待他人

病中讀周益公集以術家謂其身坐磨蝎宮宜退不宜進寬命與公偶同所愧名賢德望不及遠甚其退尤宜因詩紀之二首

術家早已論身宮淺薄安能比益公止登人爲當有命退如時序況無功過從却愧高車滿請乞惟憂短疏空忽報南方風雨甚病懷猶自望年豐

益公論命居磨蝎歐子作詩思潁州今志不須分後學乞身將

復顧先憂買田負郭甘供稅種樹臨溪擬泊舟更欲范村從一
老月中常作石湖游

詠荆墩

錯節盤根地底埋野人發地作枯柴製來礧硊俄登席送到蹣
跚忽上階曲几異形休用斬胡牀同類亦教排識荆已遂平生
願隅坐相依稱小齋

詠胡牀

座上斜撑三尺牀病軀隨意與低昂睡來有枕還成夢不用烏
皮作隱囊

煮粟粥

腰痛人言食粟強齒牙誰信粟尤妨慢熬細切和新米即是前
人粟粥方

讀韓文公瀧吏詩

自古東吳游宦鄉愁聽瀧吏比潮陽蘇公亦是南遷者長作嶺南人不妨

招曹良金飯

曹君履憂患顏色何欣如學道想有得委命心常舒屬以公事至倫然寄僧居行裝止詩卷一僕身與俱西城隔風雨遥念夜堂虛自剔長明燈開函看佛書蹇予負老病秋至歎歸歟坐上無清言何人能慰予明須就我飯已摘園中蔬

題墨竹贈良金還東昌

此日此君何所往聊城聊避洛京塵清風到處難移節好雨來時更潤身

九月十八日大雪又十日雪益大作秋雪歎

吾生本江南不慣見秋雪見之自北都都人亦不說初偕雨兼
零忽逐風急刮漸看瓦溝平仍畏石堿滑陡然作寒威貧家孰
難活米炭幾時儲虀鹽何處斡以至裹曲身況也無衣褐病體
強自支憂世亦頗切茲事已兩見浹旬未遼闊月令不深考政
事何所缺惟天量有容陽氣終奮發赤日中天行簷簷徧昭晰
涼颸只淒然勿遽變凜冽霏霏嘉瑞成却待嘉平節

次韻濟之齋居苦雨

病臥三月餘幽憂滿懷積索居當杪秋更爲雨聲迫淙淙瀉空
階豈但作點滴緬懷同心人恨不坐連席齋居掩公署紀異稽
史籍向來明月共數步東巷隔及此遙相望南箕與東壁寄示
苦雨篇此意吾已識黃葉濕還飛穿窗破愁寂

韓貫道示所和復次韻答之

宿禽噤無語落葉紛欲積久夜雨不休愁思爲促迫作詩寫幽懷累幅空研滴嗟公久鰥居所恨誰暖席夜長如僧齋名但挂朝籍坐念西署清邃如千里隔闌風仍送雨夢覺聲撼壁垂頭坐牀下童子何知識八荒同一雲杜老感幽寂

送楊溫甫郎中出守杭州

刑曹已脫簿書忙劇郡新除又古杭雪後遠郊驅五馬川中名族數諸楊白公石在官杉滿蘇子堤成姓共長莫信一麾俄出守前賢遺愛自黃堂

竹田東莊諸景中之一也長姪奎取以爲號使來請一言予喜其不忘舊業也賦近體一章遺之

斷橋流水接村墟中有脩篁一畝餘附郭久爲先世業築塲登共此君居斷萌不斷留嘉種結實能收助宿儲幸免輸租同歲

晚子孫常願把犂鉏

杜東原畫爲齋姪題

溪上悠悠西日沉炊煙生處萬山陰試看畫筆隨人老此幅吳中何處尋（東原有私印曰筆隨人老）

又爲題沈石田畫

高峯玉立勢亭亭石罅長松數寸青儒雅堂中還講業案頭終日對遺經

夏太常墨竹卷爲楊郎中題

友石山人去不還派傳墨竹在昆山長身迥出雲煙外疎影平分水石間管列笙竽陳雅樂聲回環珮入清班此君此日常相見種處從今手可芟

紀賜（十一月八日東宮輟講內出衣帶徧賜宮寮皆加一等覽得雲鶴衣三犀帶一愧感之餘以詩）

記之

中宮高捧出彤闈　詔賜宮袍帶與衣雲鶴豈勝彎背着花犀仍向病腰圍受來臣職將何補持出　君恩不可違章服在躬元不稱平生加等復何祈

楊惟立以南京吏部考績至京留修會典書成覲卷首與予聯名有詩志喜次韻答之

令甲紛然合百司校讎何幸得同時北門再作冠裳會東觀常將筆研隨漢祖三章垂約法唐人六典費精思煌煌一代新編上名在盧前愧莫辭

又次韻惟立　奉天殿進會典時十二月十一日

緗帙裝成進御初綵輿儀樂下東除史家未許依唐典冊府空聞紀宋書陛楯夾陳雲氣繞殿簾高捲日華舒予雲章底多清

興欲和新篇恨不如

又次韻進會典明日賜宴禮部

喜動　龍顏覩巨編禮曹開宴特傳宣　祖宗政令侔三代文武公卿合一筵遷史僅終天漢事周詩宜有鹿鳴篇玉堂歲莫多嘉話烏帽宮花席更聯

次韻鳴治歲暮有感

石湖住近萬株梅買得湖田苦未回都市每驚風俗改老人偏覺歲時催客居顧我聊兼隱仕路憐渠更用媒頭白相看知已在方山矻立勢難頹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九

詩三十七首

癸亥正月九日以張廷式工部自易州分司來𥘉作同年會于李時𪆯宅時𪆯出松竹梅千盎云歲寒三友人各以一物自擬復相倡和

京國重臨十日春同年寥落是壬辰合成松竹梅三友歷盡冰霜雪一身談劇欲更庭下僕飲餘不醉座中人白頭却歎吾偏老坐對杯盤意轉親三人皆不飲

十四日再會子家

雅會新年喜再成過門冠蓋見交情深穿委巷春風暖高出疎林海月淸唐國太康原有戒齊人同好不重盟歲寒高節眞堪取三友相看肯負名

二十日三會廷式公館館即楊文敏公朝房所謂聚奎堂也

積雪全消春載陽上元已過日杪長城中燈假何妨滿社裏詩盟不可忘三友自成聞喜宴五星猶仰聚奎堂明朝易水遥相望強向筵前更舉觴

擬松

朽株千尺傍林皐縱受寒風不怒號老去竹梅長作伴春來桃李獨分曹材充清廟難爲棟賦就中山且作醪今日會中邀入會百年高節願同高

和廷式擬竹

翠幹青枝玉削成翛然誰識此君情根盤濈濈鄣山遠影帶蕭蕭易水清雨潤何妨還改色歲寒能保不渝盟枯松幸託同心

久相會無勞問姓名

和時罷凝梅

冰雪生香畫未成相看綽約更多情竹君比玉姿偕美松老如柴骨不清詩訛逋僊甘獨隱譜修范叟愛同盟從來能作和羹用早向商書已識名

絕飲

平生不能飲常愛能飲人三杯已至醉陶然見天眞淺飲分數酌夕宴可自晨流連至終席尚可陪嘉賓近者患齒痛痛處益有因酒入咽喉間其氣烈且辛遂令痛作時難合上下齦酒乃天美祿分定于人身天欲絕吾飲何必言諄諄惟令痛及齒不使沾其脣空庭滿冰雪寒氣加新春對酒不能飲天意豈不仁不爲酒所困庶免書諸紳

聞雞

繁星滿春空雞鳴鳴不已試問鳴何爲意在喚人起攬衣不能眠人各勤所事士人爭入朝商人爭入市惟有怠惰人翻嫌聲聒耳殺其善鳴者入庖執刀匕雄鷄職司晨不與牝雞似牝雞鳴聲低豈識司晨理不知家之索顧以聲可喜枕上偶聞雞感歎爲流涕

新歲與王汝世賢禹疇濟之爲五同會王汝以詩邀飲因次韻時王汝初治楚獄還

朝班常喜接鴛行束髮同游自故鄉獄事不冤如定國歸途無險勝王陽三江已隔非吾土五老安知共此堂更待城東春色好小園還約看紅芳

書室曉坐

南窗兀坐日光浮殘雪猶看在瓦溝畏冷又過冬之一難覺衰眞
合古三休便入強以家書附多事閒將日曆修喜報
聖躬膺萬福南郊擬從六龍游

二月四日　上出視朝志喜

鳳樓高隱五雲端鍾鼓聲傳列奉鑾世道已登三代盛
聖躬常繫萬方安殿前旭日天仍近仗外春風樹不寒仰見赭
袍陞黼座千官擁笏盡騰歡是日百官皆具公服朝見

次韻鳴治見懷

層軒孤榻在此地豈吾廬星彩三更滿風威二月初河冰清灝
灝宮柳翠疎疎詩自昌黎後惟公更押於

郊祀與楊惟中寓宿神樂觀馬道士房翰林前輩多於此齋宿

僊房地逈步頻移影瀉西窗落照遲舊日諸公無在者新年老

友吏同誰坐深蠟炬當筵剪聽徹鸞笙隔屋吹便欲聯名題壁上郊齋須記仲春時

日煖齋宮賜食頻曲廊連步得楊津卜郊此日非三望陪祀誰家有四人楊氏有惟立及大理卿守隨兵部郎中守偶刑部郎中茂仁四人陪祀展卷鑒書誇茂客惟立攜朱仲新書見示開函投句愛清新是日李世賢屠元勳皆有詩見投憶從史局曾相別却向僊房得更親

次韻屠元勳陪祀

南郊春半喜新晴盛禮初從改卜行刑獄仍令司寇禁祝詞先許奉常更改時維仲春陽氣發育酒傾玉瓚分三獻樂奏簫韶合九成衰病不堪陪祀列仰瞻袍笏羨充榮

送王汝擢副都御史仍赴南京

南都人識舊清風新命仍歸王敕中執法星高依斗北留臺地

重陽江東睢陽會散誰偏老洛下吟成我末工欲忘離情須是醉當筵休放酒杯空

園中一鶴長鳴群烏時噪其旁若相語然因觀白集有烏鶴贈答之作輙效其製爲四絶或者能道其意非特所謂自取笑也

烏問鶴

爾脛雖高不上天爾軀雖大却枵然小園半畆門常掩獨舞孤鳴待幾年

鶴答烏

結巢長比鳳如鴿阿閣雖高性不貪試待明年毛羽長一飛直到大江南

鶴問烏

緇裳玄氅不分明聒耳爭嫌擭擭聲爾自上林能擭食如何來此欲通名

鳥荅鶴

飽食横飛不顧餘彈來能避羿能舒終年只向空園住不會謀身不似渠

謝馮副郎送惠山泉

何處泉滿腹惠山横翠屛山遠不能移誰移此泓渟客從山下來遺我泉兩瓶磊磊石子在中涵數峯青宛如清曉汲尚帶魚龍腥煎茶水有記陸羽著茶經舌端辨清濁豈但如渭涇茲泉列第二不甘讓中冷幸蒙蘇子詠將詩作泉銘至今山游者爭仰猗瀾亭遠餉踰千里瓿甑載吳舲後人不好事此事久已停大甕封泥頭所重惟醽醁一朝俄得此高屋驚建瓴陽羨茶適

至新品攅寸莛雖非龍鳳團勝出蔡與丁二物偶相值活火仍熒熒蟹眼泡漸起羊腸車可聽煎烹既如法傾瀉散蘭馨連飲渴頓解更使塵目醒餠底有餘瀝照見髮星星嗟此一段奇何意當衰齡不須茶始飲飲水心常惺未定酬稚意聊用報山靈

題西戎獻馬圖贈楊應寧都憲督理陝西馬政

烏騅曉度黃河來蹴踏萬里風沙開四蹄垂鋏不可鑿拳毛繞腹非凡材戎人牽過蕭關下毛衣氈帽胡為者不辭馳獻到關西聞道楊公來主馬平涼極望水艸新監苑重開列圉人此疋眞為渥洼種隱起龍文猶滿身馬復令行如詔旨蕃恩應看錦雲比唐家莫說惟毛仲秦世徒傳有非子內地養馬連長槽𦮵水坐艸民何勞楊公一來壯兵氣萬騎逐北天山高羯胡夜撤穹廬遁馬政既成公入覲還將此疋獻天閑不是按圖空索駿

應寍示贈行諸作題其後

溽暑不可耐三伏且未闌琳館遥相望出門一何難况也值連雨道上不曾乾雨多亦自喜客去辛盤桓試看何所得詩卷滿牀攤西行良足慰躍馬過長安仰瞻太華峯俯挹黃河湍騋牝散郊野監牧紛奚官嚴霜被百草邊城驚早寒懷人當不寐明月中宵看

題米南宮詩墨 靳充道藏

向晚得奇觀案有翰墨陳展卷即可辨迥然出風塵尋常數敧側此幅殊不倫字止五十六端人似垂紳復如旗正正又若車轔轔書家有定論俗士妄生嗔不見蘇公語超妙仍入神公昔家京口海嶽近爲鄰墨蹟多散落至寶終難堙譬彼荊山玉旁逹見孚尹驚看忽入手幸矣歸鄉人百世恐朽澌摹勒須堅珉

銘文配瘞鶴終古焦山垠

爲潘時用博士寄壽其叔父鶴溪太守八十

閩南歸老二十年鶴溪先生徤如前却杖放歩登山巔上下與鶴同蹁躚眼明不著養生編試問先生何以然口碑曾聽閩人傳有守以來公最賢窮簷小民蒙見憐舉手加額毎祝天願公居家年百千翰林從子今儒僊竹林南望歸無縁我爲封詩到壽筵和我妙句篇須全勿令邠老美獨專

讀蘇集有除夜詩首四句云行年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爲昔人歎蓋述白太傅語也後蘇公年止六十五而白公七十六予今年六十九適介其間因自賦以寄鄙懷

歲暮日斜三十九更加三十又何如勞生強半蘇終少視古猶

稀白有餘學士仍兼慚老學書生未敢望尚書平生却恨張師德能保虛名不是渠

次韻友人海昌對月見懷

懷僊不信有瀛洲汗漫真爲此夜游浮世縱觀俱是海高人獨立最宜秋髮晞清露如新沐手挽銀河欲倒流却向君家誇故事羽衣明月倚黃樓

寄壽趙完璞八十時得人治盲目復明手書示報

憂世非私百畝田上書當道憶當年高歌行野仍三樂妙術傳家是十全玉璞獨完雙足在金劍輕刮兩瞳懸年開九袠休言老手蹟封題尚宛然

新麪歎

憶昨城西路歸來背夕曛光光麥未割極目盡黃雲黃雲方滿

郊都無一日別如何盤盂中忽復堆白雪乃知昨所見總是豪家莊匆匆謀一飽豈似野人忙年老重食新感歎繼以泣何不遲數朝垂苾滿珠粒

登廣福寺佛閣望西山

城中過坊口時見山一面車塵半空起忽復不可見今日出城西初喜見山便恨當長夏時艸木更葱蒨遮胸如執圭隱首或側弁行行七里餘勝地得僧院仰瞻何突兀傑閣俯高殿百級躡層梯身向西闌轉橫絶曠野中蒼翠爭自衒巳將目力窮却任脛骨顫群山不知名起伏端可辨勢從西南來遥向西北旋萬馬如馳逐陣列如鏖戰白雲與碧靄巖姿陡然變誰倩丹青人爲我展畫卷老至客京華宦游眞巳倦若使入山行所歷豈能偏一覽青可了無如此中善

次韻謝鳴治初入館修史纂之作

儒官職業敢終辭猶幸相從得故知　聖學仰承慚薄識史編旁考惑多岐極知古事能為鑑甘比[redacted]工但築基四庫大開還自喜老來纔免借書癡

中秋夜與葉翁飲

天淨眞如海不波依稀倒影見山河却嫌群木交加甚只恐浮雲點綴多此夜浙江潮洶湧去年燕地雨滂沱一樽更與鄰翁飲老至佳辰肯放過

感范魏公食粥事

長白山中虀粥冷丹陽道上麥舟空故人他日能施惠君子當時已固窮

翰林新修工畢適奉　命教庶吉士坐久偶成

仰見沉沉畫棟連坐當華屋是何緣　朝廷正用儲賢士山澤安能置列僊水激長隄聲若瀉日臨高樹影初圓自憐老眼渾無見亦愛新涼對簡編

題米南宮水墨圖　閔尚書藏

雲山煙樹總模糊此是南宮鶻突圖自笑頂門無慧眼臨窗墨蹟澹如無　米自跋云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

寄壽施煥伯七十

幼從鄉校託交游束髮相看到白頭我愧濟南非伏勝人言吳下有施讎高懷已見開三徑遺愛猶聞在兩州少待登堂成一笑手持春酒獻還酬

斫蟹

斫鱠曾有人斫蟹始自予蟹也我所欲所欲寧舍魚南人無不

食水族到蟶蜍風味覺斯下至美當輸渠今歲美且賤不待霜降約𩰪亨本何罪連收同族誅我老齒將落兩螯柰偏腴手持但垂涎頗亦晉人如董醢旣登案聊間以嘉蔬一斫即可斷大嚼已無餘所恨性不飲右手猶自虛晉人定相笑醒然一何愚口腹爲小體養之愧輙書惟應知味者或取斯言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二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

詩四十九首

詠春雪

燕山春已半寒氣逼窗紗亂撒紛無際平鋪淨少瑕繞簷惟作片綴袖不成花紅綻妨桃蕋青抽厄艸芽水中仍滅没空裏恣交加向日痕初薄因風勢復斜危牆應便壓平地總無窪

寒夜懷楊應寍

西望關西更向西度關人去定聞雞即看萬馬如雲錦浪比孤鴻踏雪泥群牧循行頻檢括連章馳奏自封題山城夜坐銷官燭想見霜寒咽鼓鼙

簡鳴治

北望高城樹半遮遥憐孤榻臥官衙新年不見詩循例長夜惟

知夢到家世道豐亨爭自喜宦途疲倦獨堪嗟乞身須約同歸
去七十于今我亦加

齋居謝屠元勲送解家香

坐來齋閣欲清心忽對名香到夜深已似古人頻掃地更無俗
客共鳴琴煖煙盤曲絲縈碧細屑圓成著削金始信解家眞得
法清泉餅莫送詞林

與廷式飲時鼉宅爲會 十二月十一日

東街晴雪映朝裾早赴公[redacted]席不虛有約只教三友共重來未
及一年餘清談盡日巵言出列坐中堂舄足如準擬百篇成別
錄新春良會不勝書 時廷式新刻同年三友會錄

再會子家次廷式韻 十七日

休將修禊比山陰一笑荒園欲墮簪量淺不爲河朔飲曲高難

和郢中吟踈林夾戸鵲巢小殘雪當階鶴蹟深入夜不須教繼燭吾家海月正浮金

三會廷式公館次時韻二十三日

易水東行踏雪埃依然公館向陽開人歌孝友侯誰在堂比清虛我復來飲酒不勞三爵戒賦詩真見百篇才天門半掩歸途晩疑是詞林儤直回

齋居答廷式甲子正月五日

手拆詩函翰墨香持來知自聚奎堂詩壇未覺三人少燈假重期十日長微雪點階添曉色條風入戸動春光齋居更喜移居近古樹南邊隔一牆

又喜廷式夜訪

齋居滿座散茶香忽枉肩輿到小堂公事強留三日久清談能

爲一宵長烏金屢爇銷寒氣紅蠟頻燒避月光却愛兩郎常侍
教書聲隱隱過南牆

正月九日再答廷式

齋居解帶坐焚香又見題詩寄艸堂只尺地連人獨遠尋常春
近日初長詔嚴北闕聞　天語禮盛南郊振夜光誰念[redacted]重
復命老來猶自走循牆

送胡副使擢廣東

衣繡煌煌映赤墀身依霄漢立多時出巡每愛咨民疾遷擢仍
看荷寵私闕下三年須奏績嶺南一道重分司遙遙祖德仍相
繼此日清名亦畏知

次韻屠元勳李若虛齋居聯句見寄

西署遙瞻每繫心託交常想歲華深安能乘興還移棹豈爲知

音是鼓琴老去文場慚曳白春來詩櫝喜分金漢家大祀看成禮更擬高才賦上林

送王編修九思歸省 九思字敬夫陝右鄠縣人父母具慶祖母亦存

[illegible]陂種樹久成村況話終南正對門附郭有山兼有水上堂爲子更爲孫詞林秀發贋清秩春日舒長獻壽尊兩母白頭誰不戀遄來須用答君恩

讀陸參政文量歸田稿

陳塘宿艸編新瑩別集年來又刻成鳳鳥自憐毛羽好孤栖終有不平鳴

偶讀司馬溫公詩集有和邵堯夫年老逢春三首各以本題四字起句有感于中輒倣而和之

年老逢春人廿哈小園日涉去仍回牆邊槐樹是誰種籬外桃

花特地開冰到泮時終在沼石依陰處自生苔折腰最苦無筋力欲和淵明歸去來

年老逢春人更狂不登高阜即平岡忘懷每怪言非淺好睡還驚夢不長過市塵多如觸霧臨窗花少勝焚香長將短髮清晨理又聽鍾聲謁未央

年老逢春人自驚春寒不飲負良朋江南報到猶深雪都下聽來無早鶯司馬慣將節杖策堯夫來挽小車行詩成却怪昌黎語凡物鳴因不得平 温公游園常策節杖

牡丹初開奭奐張幕以護作詩示之

春深喜見一枝紅翠幕高張日正中爲語兩郎須記取愛身當與愛花同

送劉仁仲歸省

每愛西川王一雙獨承恩旨到鄉邦長途未畏連雲棧勝地終誇濯錦江舊喜文場先入彀近看史筆已如扛郫筒春酒秋初熟隔座生香透碧窗

送劉司直展墓

石城挾冊看翱翔好學如君尚未忘譜上劉歆應別派詩中阮[redacted]是同鄉還乘驛傳從　恩召每見經幃進講章識慕亦知崇似許莫瞻河水歎洋洋

夏夜起坐

病首稜稜臥未便坐臨風露小堂前娟娟缺月初離海隱隱明河欲亘天憂旱有詩歌倬彼還家無計歎悠然夜深童子垂頭處獨聽城樓刻漏傳

爲馬彥中道士題夏太卿雨竹

太卿已逝墨君存筆法依然帶雨痕不識南陽鍊師面百年遺物屬諸孫

次韻答鳴治病中寫懷

扶杖孱然望北宸暑風終日自揚塵地連黃閣翻憂遠疏入銀臺自覺頻身計欲[redacted]還似[redacted]王言不斷莫如綸白頭相對應相笑滋味眞同苦與辛

次韻屠元勳以二世誥詞刻石樹先塋之作二首 有引

伐石南山壓厚坤誥詞考德爲求源秦川舊姓眞堪數浙水清門久自存城裏白雲凝遠望林間春雨沐重恩百年積德終當發試看秋臺有孝孫 右祖塋

合德無勞衆口評兩篇天語最分明秋臺此日生無憾巖壑多年死亦榮湖水流清環隧道鄮山分翠遶羅城穹碑屹立高

如許長表人間罔極情

送文侍御宗嚴奉使河南

盡說文家好弟兄更誇仲氏繡衣明憲臺此日官爲重軍政多年例已成花下莫辭清酒薄津頭遙望畫舡輕從來練達民間事不負 朝廷是此行

爲奎姪題画

林下茆亭坐此翁旋移詩景入胸中江湖日暮多風浪應咲張帆使順風

聞趙栗夫擢廣東按察使

嗟我頹衰正乞歸喜君新命出彤闈吳江一水能移棹越地千山好振衣學政已成心亦倦獄詞重判手如飛却思二十年前事轉覺詩朋座上稀

乞歸不遂 時第三疏以旱災避位爲詞蒙御批勉起供職等語

銀臺投疏列三回批答頻驚御筆來過料殘生蒙帝力誤居高位召天災老身況復加多病明主何曾棄不才恩旨下臨當勉起就令供職已衰頽

五月十五日蒙賜鰣魚二尾

病臥書窗越幾旬朝來猶自食時新江東到此如論價須抵盤中二尺銀

盆池養魚

雨來水面似跳珠幸免[redacted]魚得共濡只尺洋洋猶自樂不知盆外有江湖

病中

勉起難將職再供菴居長夏稱疎慵聊從消遣千行帖全仗扶

持八尺節天上雨來蘇病骨溪頭水長滞行蹤夜涼忽作江南
夢聚塢靈巖紫翠重

爲顧良弼題墨梅

芳名曾向譜中傳似見臨溪影倒懸爲語游人休亂折低枝正
與雪霜便

次韻李世賢遣祀天壽山禱雨有應二首

禱祠初命禮曹臣百里將誠易感神周雅累章歌大甚漢雩成
隊舞何頻四郊有地無乾土三日爲霖絕點塵見説陰晴纔倏
忽下山猶自月華新

北瞻高嶺覆青盆雲起橋山勢獨尊岱岳乾封非漢事桑林重
禱有湯孫鮒浮洞徹行千里馬去蹄涔散萬村清曉朝衣沾濕
處喜承　天寵出金門

次韻世賢和供字韻之作約顧良弼携酒來慰

久擬盤餐爲客供病中百事歎俱慵髮稀自落如枯葉病骨難支抵瘦笻老者安居猶費力諸公徒步敢追蹤黃花酒熟須邀飲佳節遥期九日重

病後獨游園中

八尺笻枝在手中小園游處擬溫公離奇不合翻多壽傴僂安能更直躬足弱敢臨堦石亂眼昏渾覺[redacted]花空綠陰滿地聞啼鳥此樂何如與衆同

爲屠元勳題畫二首

百頃平湖望若空游人如在水晶宫日長對此消炎暑高閣安能着病翁 右湖亭高士圖

白頭三鳥共稱翁並立高枝總下風何物世間爲[redacted]俗人猶

自羨三公 右一崔三公圖

世賢以子拒客次前韻復和答之

自憐杯酒不能供老病多緣見客慵開戶出迎難倒屣上堂酬
拜定攜筇預期空挹雲間影逕造須留竹下蹤莫信黃花時節
好小園須稱綠陰重

謝顧良弼李世賢攜酒過訪 五月晦

初伏將臨日正長肩輿同約到茅堂遠林忽辱來公子 老杜夏日李公
見訪詩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游 小園翻能致辟疆 吳中有顧辟疆園王獻之徑造 花下扶筇
臨亂石藤陰移席避斜陽幽居無物相延款綠樹成行晚更涼

世賢謝送鶴雛次韻答之

短頸宛延類鶖形忽看抱送出前庭詩筒相謝須千首園扁曾
題只兩翎月下長鳴聲未亮樹間低舞足猶傳南宮見說多僊

侶莫遣群飛入杳冥

再答世賢過訪之作

病臥空園兩月長何曾延客一升堂忽看棗實真成果亂插榆秧已作疆自喜清陰消伏暑誰期佳節到重陽酒酣碧碗深如許不厭冰漿沁齒涼

謝顧良弼送甘州枸杞

畦間此種看來無綠葉尖長也自殊似取珊瑚沉鐵網空將薏苡作明珠菊苗同摘憑誰賦藥品兼收正爾須曾是老人宜服食只今衰病莫如吾

爲世賢題唐子華釣舟圖

日落長堤古樹陰漁舟爭放碧溪潯看渠共理絲綸手豈有前人竭澤心

韓貫道爲陳太僕題滁州琅山樓末聯有游人莫作尋常看李子文章在上頭之句以予嘗作樓記也因貫道寄示次韻亦賦一首

山過淮西此地優元龍豪氣正登樓松濤繞壑聲如瀉石竇生雲勢欲浮廢子泉清仍弔古判官花好不知秋凴欄遠瞰孤亭小更有文章在下頭

題趙仲穆馬圖 李世賢藏

王孫畫馬兼畫人[redacted]神全色不均一人汲水來飲馬一馬欲飲將騰身二馬俯首噛蒭蒿一人按樹睨櫪阜天閑不待秋高肥一馬不渴二馬飽朔方用兵萬騎馳三馬竝立如不知

贈謝鳴鑾還台州次李若虛韻二首 鳴治之弟

海上三年別故山客中骨肉眼前看行裝自解書千卷臥榻聊

分屋半間晋代詩才推謝眺嚴陵風節見方千倏然不爲冠裳
累悔不從君舊學閒
京國看[redacted]作宦游從來試[redacted]未曾投家庭行義存三代隱逸聲
名出九流舊節懸車應不改上庠分袂豈無由幸逢堯舜[redacted]
[redacted]巢父依然去飲牛

五同會

日高連步出金閨鄉里衣冠比聚奎巳幸容予爲五一不勞邀
客向東西古人事例[redacted]眞率流俗杯盤[redacted]整齊白髮蕭然叨坐
首敢辭揮筆製新題

西涯示東充紀游諸作有謁顔廟一首予昔謁廟未有
詩因次韻補之

魯人有東家顔氏非西鄰陋巷帶眢井千載猶荒村古屋自曾

光累代加褒頸繼昔心不違至今里稱仁賢哉克復語後生庶
前聞豈知簞瓢樂樂道非樂貧我昔過其里指途籍居人是時
屬炎暑蕭索如初春老樹盡摧折周垣半頹堙入祠重瞻拜瓣
香薦明神終退見[redacted]者疑爲原憲孫泗水清滉漾尼山翠嶙峋
落日無以薦悠然歌采蘋

詩餘三十四首

詠墨菊　醜奴兒

風枝露葉涼思起占斷東籬愛殺開時只恨王弘送酒遲　綠
衣黃裏詩人句不是相知顏色堪疑新浴羲之洗研池

詠木芙蓉　滿江紅

桃李無言悵久與青春相別誰料到秋深依舊紅芳未歇亂蕋
偏承白露滋柔枝肯被涼風折望耶溪有種二名同真比竊

桂枝香菊花節月中僊霜下傑試移來向老圃爲同列寶髻偏非墜馬粧綠裙低爲凌波揭歎知心惟有一高蟾詩題絕

詠桂花　浪淘沙

節候屬金行花信堪憑鳳釵亂揷綴黃英驀地涼風吹落地猶作金聲　洛下未知名合喚花卿天香不與衆芳爭何事芙蓉遙避去野水盈盈

秋夜對月　大江東去

危樓百尺隱秋蟾微露半規簷角吹滅銀燈聊坐待自捲西堂簾幙積雨初收纖雲不起訝星河俱落屋梁光滿赴人如有盟約　何事李白題詩強分今古有酒宜高酌慢撫枯桐三二引寫我一時之樂古樹風回荒堦蛩語未覺秋聲惡芙蓉花上今夜露華堪濯

翰林齋宿對雪　滿庭芳

官燭全銷朝衣未着簌簌誰打西窗春威猶弱滕六尚難降信是春前少見燕市上也復嗥尤庭槐白一時點綴冰柱倩誰扛

齋居當此夜香凝紙帳酒涸銀釭馬蹄散空留玉斗成雙郢曲無人傳得詞苑客宜製新腔爭如唱柳州佳句簑笠釣寒江

又和李石城　南鄉子

深院上衣飄誰把風前玉樹搖起望街頭人獨去迢迢足蹟分明過石橋　近午恨還銷平滿階除待此宵惡客猶嫌無酒飲寥寥明日東家折簡招

賀張東海太守致仕　定風波

庾嶺寒梅千樹開南安太守賦歸來向晚春風狂捲地只有梅花一笑不吾猜　拂袖高臺亦快哉風月相隨直到九峯隈逶

計到時春已暮白髮蒼顔醉也不曾頹酒洌魚肥料得要人陪

答傅體齋約游西山　青玉案

西山於我如無分要游時春常盡住向京華凡六閏出城偏近山僧笑我此事無人信　故人書札勞相問可惜情懷還不順冒暑同游游也悶湖堤須待杏花疎雨吹濕雙吟髩

王延亭午坐　如夢令

午枕莫教重睡亭上老槐垂翠暑氣此間消一陣好風隨至多事多事又過菜畦行水

壽費葯軒（廷言兄正月四日生辰）　臨江僊

此日葯翁開七袠人來併賀新年逢恩堂裏鼓塤然致元聞好語紀事作長編　江上扁舟初到也憑將王季書傳買田抽取俸中錢它年如得請一笑兩華顛

和答李世賢慶五十　風入松

一從身作翰林官氣味便酸寒圖書堆裏匆匆過功名晚青鏡羞看無事不修年譜有時還上詩壇　卯君逢卯歳將殘五指屈來完往年難比今年好圍爐處妻子團欒新歳行人欲發家書先報平安

又答王濟之　水龍吟

短籬重過詩筒生朝引起東鄰興厭歌舊調恭承新約年年來慶酌則鄉人不似軻書斯須之敬愧雲路先驅老婦當時學舞柘枝腰硬如今細數行年若流水吾忌不競多謝纍纍珠玉客邸將何回贈賴菴居一物堪分月兒端正期生子攀月裏最高枝吾言非佞

又答陳玉汝　滿庭芳

三十年前以文爲戲把筆曾咎長鬚有繩難繫西日漸桑榆堪
歎鬚都白了兼撚斷憔悴非吾今猶健他年見客回拜要人扶
朝來無限恨白雲零落春草荒蕪傷情處錦棚當日呱呱富
貴非吾願也松菊畔能保遺軀吳門去扁舟蕩漾時復過陳湖

又答周原已　沁園春

蠟炬銷銀夜誦新詞美成再來覺癡年漸長後生可畏秋藤垂
雨春笋驚雷傳菊堂中夢梅室裏兩處尋常幾往回願他日並
舟射瀆棲霞胥臺　命宮浪把韓蘇比磨蝎於人安取哉想共
瞻山斗何其重望如開武庫是甚高才雪擁藍關風清赤壁落
得平生衆手推但持酒信人生萬事有命安排

又答孫希説　千秋歲

殘年奇事試看門如市怪壽旦人能記藏鉤今夜樂飲酒全家

醉春又至銀幡插鬢隨兒戲　有問吾年紀逢五初辭四杜老
句坡僊字雕虫空自苦畫虎難相類始知得蘧公往事真堪愧

又答朱天昭　賀新郎

分袂嗟何久天一方望美人兮吳趨坊只今日喜重逢燕地不
見雪花如手正殘冬晴明時候賊子行年剛半百征車來帶得
閶門酒歌一闋酌三斗　况君本出睢陽後便如五老來吾壽
更把筵中詞客數又合着香山九眼底事大都非偶春半報君
惟兩語喚小僮急向西樓走金榜首題朱某

又答趙粟夫　醉蓬萊

歎平生事業禿筆成堆殘書盈架九載心勞傚陽城書下氣力
無多頭顱如許向老來誰怕瞻望西山經營東圃頻年無暇
疋馬何來白雲司裏語妙非詩意濃如畫世俗相過笑稱觴持

帊豈待楓落吳江一句爲鄉閭增價兎管停豪鳳箋留尾試題

除夜

又答賀其厚　　喜遷鶯

蓬門朝啓笑委巷荒涼誰施朱檠京國繁華貧居幽僻村塢依然堪抵却有三間破屋能作故人客邸稱壽處吾見其兄若逢其弟　好禮爲我再解金龜當槽坊新醴狂客如君論僊非我何事將鐏俎洗且復呵開凍硯親手探詞源底歲既暮肯謝盧家茶乞顏公米

又答楊君謙二首　　大江東去

早年踈懶豈知得到中歲童心猶在五十無聞我預向論語篇中高載破研冰堅空壘塵滿此是家常態寒窗孤坐悠然徒有深慨　何事車馬喧闐入門來總是親朋寮宷執雉持魚薦宿

醅況有堆盤生菜舉盞相酬適臘盡春回羲和交代老夫衰矣惟君宜自加愛

曲高難和問誰倡此白雪陽春新調須是宗人纔識得曹氏碑文之妙蒲柳姿零牛羊齒長得此眞堪笑才如甕甕一時繰出成繚　老手親付新郎作長綸便向六鼇垂釣波及鯨魚驚昨宵地下鬐揚尾掉（是夜地震故及之）病眼摩挲看春榜題名靈龜休燋嘗聞人語科場最怕年少

苦雨　浣溪沙

幾陣南風挾雨飄霎時窗外過春潮端愁西郭衆山漂　翠繞王河牽荇菜綠搖金水舞蘭苕田中宿麥恐無苗

喜晴　同前

晚來踈雨過柴關還我斜陽屋滿間東方蝃蝀一何彎　把筆

欲題山宛轉枕書高臥烏綿蠻意隨天上白雲閒

追和元張伯淳學士贈長蘆彈琵琶者　木蘭花慢

白潯陽客散千古事少風情忽丹穴將雛空山啄木上下和鳴誰云不如竹也却千愁萬恨託絲聲好把金甌當酒莫將銀甲彈箏　玉堂風靜落花輕學士舊曾聽想淚濕青衫情纏綵筆沉醉初醒長蘆往時年少悵悠然對坐到天明空使後人懷古夜窗快雪時晴

游虎丘　江神子

千人石上可中亭僧說法鬼來聽此事休談但愛石崚嶒二十餘年身再到頭已白樹猶青　劒池一道更清泠第三名載泉經斜陽啼鳥酒初醒小閣半間重從倚蘇子語是詩銘

謝吳中親友　清平樂

金昌亭下舟泊當春夜水底星光光許大風利帆開似馬　曉
來送客忙追不知人在天涯莫謂褰裳宵遁怕當人面分離

舟中詠沙燕　　憶王孫

身輕不受柳風吹小穴藏身託土隄隄若崩時穴更移免御泥
誰說華堂便好棲

臨清晚泊　　柳梢青

畫鷁高飛長河作帶細柳成帷晚睡初醒棹歌聲起錯認南歸
清源城郭旁圍望道上行人未稀油壁香車紅泥細酒故土
全非

晚行御河　　西江月

隱隱高原碧柳茫茫古岸黃沙小舟不見賣魚蝦有酒何曾論
價　水學客腸九曲路迷人蹟三叉灘頭茅屋兩三家此景盡

師休畫

公署省冬晚　　蝶戀花

落葉滿階吹不去上苑啞啞只有烏爭樹吏散堂空人靜處風景嗟如許　時事驚心那忍賦白髮垂垂總是愁千縷日隱西山當薄暮扁舟好問江湖路

題脩竹士女圖　　阮郎歸

嫣然何物步苔茵霞裾誰染塵淡粧一面認來眞水邊非麗人如抱恨更含顰隔園脩竹接東鄰風前忙轉身

題倦繡士女圖　　同前

日高碧樹午陰圓繡牀人未眠回文錦字綵絲纏停鍼還悵然飛絮底落花邊青春將暮天遼陽人去幾時還眞將詩意傳

題宮人二景圖二首　　重疊金

太湖石畔苔痕滑玉階扶上看明月若比廣寒宮宮中人又空
夜寒風力重別館簾鉤動爲問夜如何松陰月正多
離宮複道遙相望步來不設靑綵障琪樹列千行更聞金粟香
玉奴傳信至上有飛瓊字明日會蓬萊還同僊姥來

癸亥歲除自壽　踏莎行

一歲之終吾生之始年稱七字從今起俗說添年是減年不添
不減那能此　天念疎慵人憐委靡詞林老大成何事若教歸
去更安閒不知活到多年紀

次韻謝鳴治初入館修史纂之作

儒官職業敢終辭猶幸相從得故知　聖學仰承慚薄識史
編旁考惑多岐極知古事能爲鑑甘比[redacted]工但築基四庫大開
還自喜老來纔免借書癡

中秋夜與葉翁飲

天淨眞如海不波依稀倒影見山河却嫌群木交加甚只恐浮
雲點綴多此夜浙江潮洶湧去年燕地雨滂沱一樽更與鄰翁
飲老至佳辰肯放過

感范魏公食粥事

長白山中虀粥冷丹陽道上麥舟空故人他日能施惠君子當
時已固窮

翰林新修工畢適奉　命教庶吉士坐久偶成

仰見沉沉畫棟連坐當華屋是何緣　朝廷正用儲賢士山澤安能置列僊水激長隄聲若瀉日臨高樹影初圓自憐老眼渾無見亦愛新涼對簡編

題米南宮水墨圖　閔尚書藏

雲山煙樹總模糊此是南宮鶻突圖自笑頂門無慧眼臨窗墨蹟澹如無（米自跋云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

寄壽施煥伯七十

幼從鄉校託交游束髮相看到白頭我愧濟南非伏勝人言吳下有施讎高懷已見開三徑遺愛猶聞在兩州少待登堂成一笑手持春酒獻還酬

斫蟹

斫鱠曾有人斫蟹始自予蟹也我所欲所欲寧舍魚南人無不

匏翁家藏集

五

PL
2698
.W83
v.5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一

記一十三首

匏菴記

匏無用之物也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是也夫物受形於天地而繫且不能食其爲物可謂至愚而微雖謂之無用不過也然人知其無用而不知其無用之用若晉叔向有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又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而匏居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内則是匏不徒能濟難而且適宗廟朝廷之用其功不小而大即謂之有用亦豈過哉嘗因是以相天下之人能動作而食人之食者多矣求其能濟難而適宗廟朝廷用者幾人耶則人曾一匏之不若又況匏固未嘗食人之食而人反藉之以濟難用之於宗廟朝廷則無用者未必

不爲有用而有用者乃歸於無用其相去亦遠矣余於棲息之所題曰匏菴因復爲之記益匏之無用足以自況而其所以有用則非余之可及遂因以自勵焉

醫俗亭記

余少嬰俗病湯熨鍼石咸罔奏功而年日益久病日益深殆由腠理肌膚以達于骨髓而爲廢人矣客有過余誦蘇長公竹詩至士俗不可醫之句瞿然驚曰余病其痼也耶何長公之詩云爾也既自解曰士俗坐無竹耳使有竹安知其俗之不可醫哉則求竹以居之而家之東偏隙地僅半畝墻角蕭然有竹數十箇於是日使僮奴壅且沃之以須其盛越明年挺然百餘其密如簀而竹盛矣復自喜曰余病其起也耶因構小亭其中食飲于是坐卧于是嘯歌于是起而行于是倚而息于是傾耳注目

舉手投足無不在于是其藉此以醫吾之俗何如耶吾量之隘
俗也竹之虛心有容足以醫之吾行之曲俗也竹之直立不撓
足以醫之吾宅心流而無制竹之通而節足以醫之吾待物混
而無別竹之理而析足以醫之竹之干雲霄而直上足以醫吾
志之卑竹之歷氷雪而愈茂足以醫吾節之變其瀟灑而可愛
也足以醫吾之凝滯其爲箭爲簡爲筲爲笙簫爲籩簋也足以
醫吾陋劣而無用益踰年而吾之病十巳去二三矣久之安知
其體不飄然而輕舉其意不釋然而無累其心不充然而有得
哉古之俞跗秦越人輩竹奚以讓焉然而是竹也不苦口不瞑
眩不湔浣腸胃不漱滌五臟長公不余秘而授之余用之既有
功緒矣使人人皆用之天下庶幾無俗病與明年余將北去京
師京師地不宜竹余恐去竹日遠而病復作也既以名其亭復

書此爲記遲他日歸亭中頗俾病根悉去之不識是竹尚納我否

佩韋記

以物治物者有矣未聞以物治人者也以人治人者有矣未聞以人治於物者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謂以物治物者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所謂以人治於人者也獨西門豹有取於韋至佩之以自警其殆以物治人而人治於物者與葢君子觀天下之物苟有益於己者雖賤且微不之弃若韋之爲物非若象犀珠玉珊瑚木難之足貴重也其材不過複而已蔽韠而已決拾而已但其性緩有似乎人性之不及豹所以取之與夫道以中爲貴過與不及不足以云道豹之性卞急過乎中者也故有取於韋是以其不及而濟吾之過也箕子衍三德之

疇有曰高明柔克高明剛而過中者也克之以柔所以濟乎剛而適其中也豹其能自克者與其巧於取物而善於治己者與豹之後有唐柳子厚嘗賦佩韋益亦有見於此矣今周京元基則又以佩韋自號元基其慕豹與其慕子厚與豹固良吏史遷獨以其一事出于俳逐寘於滑稽之列固非也然稱其治鄴民不敢欺則亦剛果彊察其性未克變也子厚急於仕進黨於叔文以汙其身卒被譴謫則亦未知所謂緩者也斯二人者果足慕乎求足慕者在孔門得一人曰仲由氏其為人勇於為善雖父兄有所不顧則性之下急者孰有出于仲由者乎故夫子嘗退之能使令名無窮元基尚慕斯人乎急於義而緩於利急於實而緩於名急於責己而緩於責人庶幾得緩急之宜以適厥中不亦善慕古人者乎其或不務出此則所謂突梯滑稽如脂

如韋以潔楹者吾何取於佩韋哉

陋清閣記

京師民數歲滋地一畝率居什伯家往往牀案相依庖廁相接其室宇湫隘至不能伸首出氣王侯第宅則又窮極壯麗朱門洞開畫戟森列所藏者唯狗馬玉帛而已二者人胥以爲病海虞凌君季行官于京師家城之東南委巷中余嘗造焉引余入一閤崇廣僅丈許織筠爲門連楮爲幕中設一榻自琴册棊硯之外無他物余方僑居民家坐而樂之欲遂忘去季行曰吾治兹閤有年矣子將何以名之余曰噫先生之居若公子之苟完然非小人之近市若叔孫之必葺然無大人之高堂陋矣清哉其兹閤也夫榰木不加雕土不加飾不已陋乎俗不能容塵不能入不已清乎合而名之曰陋清不已宜乎季行曰善己丑三

月晦日記

恥菴記

胡君彥超佳士也余得其爲人已久南宮之試始見而獲交焉君間以其所號恥菴者乞爲之記余未暇以爲及來南都同在太學又以恥菴記爲請余始欲爲之然而不得其所以名菴之意何也恥之於人不一也古之人不若人則恥之聲聞過情則恥之二者君嘗有之乎吾以所見者言去年秋當大比就試京闈者幾三千人而君以第六人薦人之不若君者則多矣君何爲而恥及今年太學私試君復在第一時與試者亦數百人人之不若君者亦多矣君何爲而恥豈眞以聲聞之過情耶則君之爲人吾嘗知之其問學充矣而自視若虛其文詞妙矣而自處若拙未嘗以矜能衒名也然凡試士其儕輒相謂曰彥超吾

所知今之試名氏前列者非彥超而誰已而皆驗則聲聞之不過情也亦審矣君又何爲而恥竊惑之他日以告彥超彥超曰豈謂是哉雖然亦是之謂也夫自科舉之學興而詞章之學廢自詞章之學盛而後聖賢之學微其弊非一日矣吾不暇遠引他郡婺吾土也請以藝言何如前乎此者若王子充若宋景濂若胡仲申若柳道傳若黃晉卿若吳立夫諸君子其言卓然爲一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然此固以詞章之學言也等而上之若許白雲若金仁山若王魯齋若何北山若呂東萊諸君子其道卓然爲百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固不若也則吾爲鄉人者何爲而不恥乎夫聖賢之學本也學者之所先也詞章之學末也學者學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爲聖賢之學已足恥又況科舉之學又詞章之末者乎其學愈若人則

其恥愈甚其聲聞之遠近其恥之大小以之吾獨何爲而不恥乎余聞其言而媿之歎曰君可謂知恥者矣然吾聞恥不若人者終若人若人則無恥矣余固不知恥者因君之言而恥焉則君之教我者不既多乎請以君之言爲記

甘節堂記

婦人之於夫曰柔而已矣曰順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者非其德之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者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葢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爲子而養之於上吾唯承之於下焉耳有男女焉吾夫爲父而教之於前吾惟佐之於後焉耳能養者孝能教者慈孝與慈美德也吾夫之所得專也吾能分其美而已吾之所得專者固所謂柔與順也柔與順二者無所用之而獨專夫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

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義興李君恪之卒其配蔣氏方盛年一時誓欲從君于地下旣自歎曰死吾志也亦吾職也顧有所不可死者夫不吾託家不吾係雖死可也夫吾託家吾係而死之吾之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家何且吾爲今日李氏一擔夫也以所負荷者重而一息肩則兩物從而委之地矣故吾質雖薄足雖弱亦惟盡吾力而已耳於是養其舅遁菴翁以孝聞教其子震業成領京闈薦第二鄉人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震與余同業胄監相好甚閒語及其母之事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已他日因請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余復之曰詩有之汎汎栢舟在彼中流婦人之所自誓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孝子之所自傷也子之母氏之賢無俟余言人其以栢舟之人與之矣而子固可謂

善受教者參義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之以無忘母氏之賢

靜逸齋記

會稽徐先生之丞國學也作齋廬於其私第之左題曰靜逸命寬宜有記寬既謝不敏且有感焉盖　天子建官于國學曰祭酒曰司業曰丞皆尊官也祭酒司業坐堂上臨諸生傳道而授業以教不以政然教或不可以一衆也丞始以政輔之是故鼓鐘以嚴其節惟丞夏楚以收其威惟丞月書而季考惟丞德行藝儀之勸相惟丞丞之職亦重矣煩矣是將紛紛焉擾擾焉惟政之施不暇求先生之所謂靜逸者無有也然以寬之游于門下者餘二年矣見先生之所施如一日諸生之游于門下者不啻數百人矣見先生之所御如一人其從容閒暇若無所事

事則又有所謂靜逸者滋感焉以是無以應命益既久乃有省曰先生之靜逸其在內而不在外以本而不以末乎何謂內與本心是已何謂外與末身是已心之靜逸寬不能言也而先儒周子嘗言之其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論學之要曰無欲也無欲則靜虛靜則有似乎拙故其著拙賦有曰拙者逸論靜逸者盡於此矣而以身言則是老氏之無爲也無勞也夫以無爲爲靜譬若木之槁焉其不暢茂若逸矣然則朽腐而不可用也以無欲爲靜譬若水之止焉其不流動固逸矣然則清洌可以鑑也故心可以言靜而身不可以言靜心可以言逸而身不可以言逸況乎心者身之主也靜者動之體也逸者勞之本也心茍靜則以靜制動其動也若靜心茍逸則以逸待動其動也若逸此先生之居乎其職所以從容閑暇若無所事事

者也噫若先生者其得周子之言者乎其善學聖人者乎以是爲記寛亦庶幾知先生者乎

重建延綠亭記

成化八年七月吳郡大風雨鹿冠老人杜先生延綠亭壞焉明日雨霽先生曳杖遊于園中茅茨既摧梁木亦折垣墉且阤竹樹盡偃顧而歎曰噫嘻亭壞矣殆天意耶雖然獨不有人力乎二子啓洛知其意遂相與召匠氏築之既成邀先生坐于亭上則摧者完折者固阤者立偃者起蓋不日而舊觀還矣先生喜曰天意殆欲新吾亭耶他日乃以書來京師謂寛宜有記寛聞大道之世烈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而昔者之風雨也胡爲乎來哉果天耶亦由人耶吾何從而問耶問之人則人非天也惡乎知問之天則天非人也惡乎答既足以惑亦可以憂蓋余之

居於是而去吳下也遠雖未嘗目擊其變顧其事理有可得而推者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弱夫貧婦其繩樞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凌而相對以怨咨者乎又以先生之一亭前後推之垣墉陁矣則疆畎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禾稼之不登也乏乎食而弱夫貧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怨咨者乎當此之時亦有如先生之二子築而新之者乎是固可憂也夫先生隱者知一亭而已不暇此憂而余亦不敢以此告然而未可知也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有安得廣厦大庇寒士之語先生少陵後人也而老於詩爲其後學其學則遇其變獨不憂其憂乎因書以諗于先生不識以爲何如

重建覺山寺記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入山

而行石路危峻林薄蒙密凡四十餘里始得覺山山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皆莫能考其歲月入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室其傍而人之蹟於斯絶矣顧荒茅野榛中獨其遺址依然猶存有高僧曰悟定者杖錫來關中知其處曰甘澹泊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以爲菴纍石以爲牀遺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旁近之民皆翕然高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視其金帛既無所於用遂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召大匠擇日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其弟子本清謂其師之志不可以不繼也乃益爲復舊之舉清爲人淳朴而無僞顓静以有爲而人之助其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廬諸殿各有位置總若干楹寺成群峯後抱遠岫前峙勢若屏几而寺之宅其間

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色白而味甘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爲寺而秀泉爲寺而清而人之蹟爲寺而多益遂爲一大叢林矣寺未有記於是清徒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爲之曰茲寺之廢而與其歲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於邊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人其勢必不能反之於彼而絕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亦唯澹泊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固朝市祖社之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而其徒乃欲高其宮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此豈非妄哉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間枕石飲泉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肎窮

追而深過之哉此悟定師徒覺山寺之建所以可取而余於其寺之記所爲以不拒也寺之重建始於正統十年之十月畢於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爲八年之九月戊申云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于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則聚于學故求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什器者適乎肆而得以工之所聚也求貨財者適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道德之所從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夫簡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爲業比也是故學

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　皇明有天下餘百年文教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于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邑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豐邑有學建自　國初規制甚陋久且頃圮凡師生之講習於是者弗便會憲副臨海陳公奉　勑提督學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出公錢若干萬撤而重建之若大成殿若戟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廚之類次第以成餘則仍舊而加新之工始于成化某年月日畢于某年月日太學生尚宣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敎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鐩請記其事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士之游於斯者日衆而領鄉薦登科甲者僅僅可數今幸侯之此舉工甫畢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

科得一人皆侯之功也願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道德之所從出而爲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爲一國之所觀法郡有學爲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爲一邑之所觀法今侯之爲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乎猶有越人于貨者乎猶有出詐語反脣以相稽者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之學校養士以明道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第是果同乎雖然游於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道德者其心也取科第者其蹟也夫以道德爲科第庶幾無忝爲學校而足爲人之觀法此則凡爲士而游於斯者之所當知也

太康縣修學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爲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上薦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於場屋下之欲爲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爲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豈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爲此者或以之養老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或以之習射而寓其禮於弓矢之發或以之受成獻馘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當是時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承庸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以六藝而賓興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

養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其溫燠涼寒不能不爲之變者顧其遺制如受成獻馘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習射有圃猶未至於盡亾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堯舜三代之時詔復憲臣提學仍　賜之璽書以重其行乃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倦倦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爲慮憲臣之欽若下者固不遑寧處天下之士亦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以監察御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爲天下最及是超擢仍畀以學政往涖河南公移昔嘗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學官臨諸生示之以躬俾自畏慕閒取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數之不備者曰此有司之失職也則頗督責之開封之屬縣有太康太

慶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志可考宣德以來為河水所圮且其制卑陋弗稱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未暇以為成化六年古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首以修復為已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衆歡然從之乃計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廬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聖賢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材建敷教堂囷館為憲臣考業之所繚以周垣樹以綽楔煥然為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之六月畢於明年之三月會王侯更治他縣去而易水田畯來代臨視惟謹於是學之師生不忘侯之功使來請文以為記夫學校養士之地也設為之者非虛器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於斯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而無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然倉

廩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今日木石瓦甓之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所督責縣令之所犇趨者不在乎所養之地而在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視俯焉而思升其堂則思游心於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則思置身於平直眞實之地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爲國家之用以答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湯溪縣儒學記

成化庚寅歲知金華府李侯嗣以其地曰湯溪者民居成聚而阻山帶水服役于上者弗便乞割龍游蘭谿金華遂昌四傍近縣之裔別爲縣以便其民白之藩臬奏請于　朝復乞畀之令以治既得請仍以湯溪名縣越明年胙城宋君約來知縣事君至無所出政爲創廨宇以居未幾即有事於學校曰此有司之

首務也其可以後乃相地于縣治北之二里曰官山歲壬辰之秋功始興凡爲明倫堂爲東西齋爲庖廚爲射圃亭爲師生之舍若干楹又以學必有廟爲大成殿爲兩廡爲宰牲房若干楹門牆深嚴堦庭高廣凡所創建舉皆如法又明年甲午之春而功告完遂選民之俊秀者充其中而置書籍繕器用以爲其誦習之資侯既嘉今之有爲又謂學成矣不可無師儒以教復奏請之　命且下則具書與圖託進士胡君翘謁予文以爲記胡君湯溪之人而余之同年友也其言曰始宋君承李侯之指而建此學以縣之設凡以便民而已使所以興作而斂其財用其力則是便之者未及而困之者已至甚非所以爲民父母之意顧縣多大山長林凡木石之費既取給于是至於輦載版築之勞不免役及乎民而所役亦必措置以酬其直故財不告乏力

不告窮而卒成其事皆賢守令之善意也幸書之以告後人余曰然哉雖然賢守令之意尤有善於此者試一言之蓋民之生莫不有欲欲不能皆足也於是有爭奪之心莫不有性性不能皆純也於是有棄暴之心此有天下國家者必施之治與教以處其民治所以定其欲使不至於相淩教所以復其性使不至於相失二者不能偏廢者也然古之居其位者未嘗不以一人之身而兼二者之責後世始分而二之雖曰分而二之而教之者未嘗不賴於治之者作興而成全之也自世之爲郡縣者多俗吏不務出此率留意於簿書筐篋之間徵求趨走之際視學校之已設者尚不之省而況慨然創建思所以作興而成全者乎此賢守令之善意所可書者也今夫湯溪之有學爲之守令者意旣出此而其人民亦皆有所遭遇矣則爲之師儒者獨不

思所以教之然欲教之尤宜謹之何也湯溪縣之新者也湯溪之民民之新者也爲新民者譬若幼子然始而訓告之以正言指示之以正事則其聽受之餘自然一言一行皆趨於正久之將習與性成而終爲賢人君子之歸以之用於天下國家無弗可者矣夫有人民而不能教之不義未教而遽責其人不仁故吾之記是學於守令既與之矣尤不能無望於爲師儒者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士之有志於學者諷誦乎詩書討論乎禮樂考求乎典章察識乎人品微而爲性命精而爲道德大而爲彝倫廣而爲事物必學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斯其爲士也唯士之職如此故人亦以是責望之有所不知不能則相與嗤笑以爲非士而士亦曰吾不知不能吾之過也然爲學之道未易以言譬之於築築者

必有楨榦舍楨榦而欲其牆之立無是理者於是有文以學有藝以游而文藝之制立矣士而求此不啻已足抑其說之浩博茫然探索不知要領故又譬之瞽及於階席有弗之知過在相者之不告耳於是有師以導有友以輔而師友之道立矣文藝既具師友既得使無所處之地是又賈人之不于市工人之不于肆未見其物之售而業之精者此學校之設非所以為處學者之地乎夫士有志於學求其道之在我者而已在我者且不暇為力烏暇計其身之所處耶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學校之設豈特籩豆之事之小者哉其興其廢士何庸心亦有司者任之耳武岡為湖南一大州州有學舊在城南興賢門外宋崇寧紹興凡兩遷築遭元季兵燹竟燬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

國朝洪武庚戌仍即舊址築之其功視前為備景泰間益加修建顧其地嘗為豪彊所侵終其規模弗稱州學僉按察司事邵君分巡湖南既為復所侵地併用官帑白金市傍近隙地以廣其址於是僉都御史吳公方巡撫湖襄憲副嚴君亦以提學至遂以興修之役委知州事李侯復移同知州事戴侯其乃計財用召工役期成厥功功成殿廡深嚴堂皇高敞廚庫齋廬之類皆為一新崇垣外繚廣庭中甃以及祭器文籍亦無不備居者曰安觀者曰美經始于成化壬辰秋某月落成于明年冬十月他日州守倅與其學之師生謀謂是舉不可以不記使來請文於余嗟夫有司之職盡矣游於斯而學焉者獨不思所以免過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一

記一十二首

西溪草堂記

由華亭東行二十里而近得芥涇焉涇本水名吳人以溪爲涇故曰芥涇緣溪居民百餘家有田可耕有圃可種有磯可釣有市可賈有舟楫可通有橋梁可度有仙宮佛廬可遊賞而憩息介其間喬木蓊鬱逶迤若雲屯下見周垣高宇隱隱焉渠渠焉者戴氏之所居也戴故宦家至彥文府君與其子穀伯　國初坐法謫遷淮西居四年始釋而回自號復樂穀伯生二子曰廷奉廷禮皆以文學稱于鄉廷奉生一子曰南京考功郎中景元廷禮生二子曰陳州守景昇中書舍人景暉其後裔事儒業舉進士復相繼繼有之故邑人皆推戴氏不特爲一鄉一里之望也

義烏陳氏祠堂記

義烏陳氏之長曰惟蔭者旣摠家政將作祠堂于所居婺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也謀於族人曰堂不難于作難者神主之位次欲其當乎義而不失乎禮也若之何於是其從子樵進曰禮之欲議尚矣與其議於家孰若傚諸人惟麟溪鄭氏世號義門天下之觀禮者皆自遠而來況吾與之隣壤者哉盍一往觀之旣觀而歸則告諸叔父曰樵巳得鄭氏之禮之意矣葢鄭氏生同族而居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櫝而祭固事亾如事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歳時有會男女異席宜爲寢室以安神主夫婦共櫝祭則遷主於堂男女類序其文共書一版但各見其所繼之宗世滿則祧之是亦事亾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鄭氏之意也惟蔭曰然諸姪若文𤗐等乃各量田出其粟五

之一以相厥事凡爲寢室五楹間中祀其六世祖賢八府君爲不祧之主自其考庸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然堂爲間如寢之數又軒其前間如堂之數以爲子孫奉祀之位其兩傍又爲廡二十二楹間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儲積粟以供祀事右次扁曰義儲積粟以備修葺宰牲有庖藏器有庫繚以周垣固以高門工起於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會其邑鄉貢進士王君允達之上京師具書始末託以請記夫禮之制何本本於人情而制也惟其本於人情而制故議禮之家可以遷徙而無一定之說若祭之爲禮禮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貴賤之分故所祭有親疏多寡之數祭法曰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二廟官師一廟士庶無廟無廟則傷乎人情而孝子孝孫無所致其報本追遠之心於是世之大

儒君子立爲世數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輯爲家禮一書然後其説始定而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猶病家禮之不可行也遂少變之然豈求異於儒先哉葢人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陳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於事亾之際其禮因復少變之又豈求異於他人哉葢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爲重鄭氏陳氏變之者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耳於家法則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立爲常法以通行天下耳余嘉惟蔭之好禮而重允達之請也特爲記之以俟後世之君子云

長洲縣學田記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廬居族處之間者雖堯舜禹湯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君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其責也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況功之在乎日用彝倫之內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今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粢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有置田以特共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慨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薦享祼薦者弗閑肥腯弗陳殿廡寥寥位特虛設邑人華

邵氏既還其子河入學爲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列郡城彼有田以充朔望釋菜之費繫此獨無非甚闕典乃告于教諭四明陳君顒割長稔私田二十畝籍于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充之君曰善爲白于邑令陽曲趙君君亦曰善於是陳君恐其久而或廢也書來屬余記其事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霑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不足以盛其祀事一祀之脩不足以彰其大功蓋雖欲報之有不可得而報者而邵復爲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其心而已則其爲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固欲拭目以觀況有若邵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邵字維瞻本常之無錫人爲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鄉人以

爲賢云

義烏縣重修孝慕廟記

世道升于唐虞三代之時逮春秋戰國而降至於秦極矣其澆風薄俗見於賈生之告漢文帝者可考顏孝子生其時顧獨以孝稱至以名其縣其爲人豈所謂特立之士與或曰秦都西北而孝子生東南其惡政不足以被之殆不然夫東南之人亦多矣獨稱孝子其必有過人者故唐虞三代之時有驩兜飛廉之屬猶秦之世有孝子皆不隨世升降者也是故於孝子一人可以見天性可以識人心其事異其行難其功大宜其自秦至今縣人廟祀之而不忘也初孝子未有廟宋端平三年丞相喬行簡始爲奏請而賜名孝慕既而兵部郎康植稍創之又二十餘年縣令李補乃大興厥功廟制始備且自爲之記元末廟廢入

國朝若縣令李玉丞劉傑皆嘗修葺久而復廢廢而重修加于舊制則今縣令東莞方君俊之功為多君將為是舉既斥俸金倡其縣人一時好義者知之爭以財力來助後四月為成化十年冬季董役者亟以完告鄉貢進士王君允達將樂令吴君吉甫皆縣人也喜君知所為政相與求文記其事於是廟之役訖矣方君亦以母憂去矣後之為縣者遽無所施其功矣然予聞孝子事以葬親故群烏啣土助之傷吻遂聞于世今廟左有墳巍然相去數十武宋魏文靖公了翁固嘗大書六字表之余恐里之無知者不有反畚其土以充版築陶埏者乎不有操斧斤以伐其木縱牛羊以踐其地者乎畚之伐之踐之則傷孝子之心矣若然雖則棟宇完美將舍之而不居犧牲肥而黍稷馨將吐之而不食矣其亦封其墳崇其垣固其門而謹視之然後孝

子之心安安則有廟必居有祭必享而方君之功始爲不負矣用書此以告後之爲縣者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豈其下筆刋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方鎭州之亂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穆宗詔愈宣慰其軍且戒愈度事可否無必入愈奮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之當是時庭湊操刃逆愈甲士林立愈以寡弱之質直嬰其鋒顧乃厲聲開說將士聞之震掉失措氣沮而語塞卒之不勞一旅不失一鏃脤庭湊而出元翼愈之功也故嘗竊論韓氏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直而其名至于今稱之者非徒以其文而以其人也　皇明初興以文章用

于時者多婺產若學士宋公景濂待制王公子充尤稱傑然者二公之在館閣日惟以文章爲事人以文士目之久矣一旦王公奉使西南夷而伏節以死然後知公之學有用也葢
高皇帝以神武取天下號爲無敵獨雲南恃其險遠未下乃洪武五年以公使其地僉謂公文士不宜蹈不測之夷虜公受
詔不顧既至見其主梁王其臣達理麻諭之再三初皆有降意已而猶豫留公不遣公持節必俟降之乃返會元之遺孽有使雲南聞納我使讓梁王王出公俾自當之公引天命國勢爲詞其言甚壯且曰我遠使來誓爲國死不能爲若屈元使怒梁王恐遂死公後八年大兵竟平其地而郡縣之又後爲正統六年
朝廷始贈公學士謚忠文以報其死節云嗚呼公之爲文學乎韓者也其爲使亦同乎韓者也而其事之成否身之存亡則有

幸不幸之分焉然公不可謂不幸者故姑即並時宋公較之當二公以文章見用其名寔相伯仲宋公之位差顯然身見其子若孫皆死于法既老不能免爪蜀之行而其故居在金華者莽焉荊棘過者憐之若公則没于王事其氣節偉然且官有贈行有謚而其子孫皆賢而有文能守其田廬又有爲廟于家以祀公如其曾孫今進士汶者此所以爲公幸也王氏初居義烏邑中後南遷十里曰青巖山則自公始公之子國子博士紳嘗與其兄綬謀作家廟不果僅即堂之夾室以展祀事博士之子處士稌仍其舊室既卑隘歲久將壓汶始克爲之乃擇正寢之東爲屋三間中奉公爲百世不遷之祖子孫列祔右男左女秩如也垣門堦庭高固整麗不陋不侈於禮爲宜工始於成化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訖功汶復割田倡其族

人以供粢盛之費乃以書告其友吳寬曰家廟之制未稱吾尊祖之意若庖湢齋戒燕飲之所皆所宜爲而未爲者吾一人之力不足也雖然吾志有在終當爲之幸子爲文刻之廟中以識吾志寛感君之好禮不復辭讓輒爲書之是廟也凡以奉王氏先世而獨詳於忠文公者葢公王氏百世不遷之祖也爲百世不遷之祖則享百世不遷之祀夫世至于百遠矣後人能如汝之賢則可不然有能知其故而思所以尊祖者乎固宜詳書以告是亦汝之志也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倣乎漢其名取乎周其原則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敷言著乎舜典周之論秀見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說粲然皆可考見自漢而隋而唐而宋而元益以文

章經術取士士繇此選者高言乎天道卑言乎人事近言乎圻甸遠言乎夷狄若性命道德之奥敎化風俗之機綱維之張弛禮文之因革人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賦刑名水利之類凡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上所當聞下所當爲者一日之間立乎殿陛之下操筆伸紙隨問而對其言直與諛也存乎士而士之志於是乎見其言用與舍也存乎君而君之德亦於是乎見士之志君之德皆於是乎見則世道之昇降亦於是乎見矣　國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爲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敎大興　龍飛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者首稱之蓋　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爲此盛舉耳延及宣德正統間士益嚮風爭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

星列雲族煥然以相輝藹然以相映人文宣昭而天下化成矣吳為蘇古縣縣有學舊在胥門内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四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人適出吳學邑之人雜然譁曰是地之利也四方傳言以為奇事其識者則疑之葢王者必世而後仁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周之文歷二代而後盛　明之文歷累朝而後盛其時之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徙于百年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徙于百年之後欲科第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近窺者也進士例題名學官於是教諭汪洋訓導潘遂陶福相率言于令若守皆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庚辰科以來得若干人次第刻之石而虛其一則有俟乎將來者

嘉興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今之應進士貢者皆郡邑之秀學校之良始而憲臣校其文貢于省試之謂之鄉試其法嚴甚皆視其地人才之多寡而定之解額已乃貢于禮部試之謂之會試其法如前有司得其人略具名數請于　上裁已乃貢于廷試之選舉至此則不復去留而皆得預進士之賜然又爲之差等焉其精密如此凢前二試既書其名榜中猶以不能廣於四方也復刻木傳之至廷試而制益詳猶以不能垂於久也復立石太學傳之其慎重又如此然彼士之題名于石者固本郡邑而升學校而出者也於是守令有倣其制而爲之者以鄉邦之盛事而他日文獻之可徵者在此也今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浙江其首曰嘉興爲屬郡郡有屬邑亦曰嘉興邑令太原陳君璧嘗委其學之師生取國初以來凢貢士于省于部于廷者悉刻之石使來請余爲記

葢題名之舉其始亦惟欲不沒其人而已孰知人有賢否則視其名者必有美刺旣有美刺則反於身者可無勸沮所係有甚大者嘉興浙西之大邑也自李唐時有大賢君子生於其鄉遂啓後代斯文之盛然往者吾不可知今之仕者莫不出於科第見其事之愼重不反而爲吾身之愼重乎且古之仕者必考其德行而賓興之後世此法已廢然君子將因其廢而遂廢其所以修身乎出者吾不可知今之游學者將皆由科第而出見其事之愼重不反而爲吾身之愼重乎若然則斯石也豈徒不沒其人而已信乎所係有甚大者陳君以名進士來爲茲邑剛明廉敏克舉其職可謂能愼重其身有光於科第矣其又爲此舉豈將視此以自勸沮而益資其官學也乎

望洋書堂記

出葑門而行有浦有涇有江有湖望之㴈然皆水也人之相往來非舟楫不通非橋梁不渡故吳自古稱澤國而禹貢紀揚州之域之水而吳居其三焉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其目睫間嘗聚書數千卷築室而藏之曰題曰望洋書堂夫望洋者莊子之寓言也季止何取於斯蓋水之為物孔孟每舉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此類是已若此雖出於莊子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大凡物不可以相形形之則有小大學不可以相較較之則有淺深知其小自以為足而不窮其大觀物者之鄙也得其淺自以為至而不造其深學道者之陋也以觀物之妙而為學道之助此河伯之歎非歎水也歎道也故其言曰聞道自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然

而季止之所望者于江于湖而止其亦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乎嘗試與子東行百里登丘而望則海固在而水之大者於是為至子將驚焉惜無辯如海若者語子以道爾雖然若則辯矣於道未聞也其亦反吾舟升吾堂日取孔孟之書讀之當自有得則海之為助也多所謂大方之家且歸於子矣子之兄仲山方以水部主事分司海上固當有得於水試以余言質之

榕江記

木之產于地者曰松曰栢曰栝曰檜曰豫章曰桐梓皆良材也其用于世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桷為梲各隨其材以為用夫以材之良不用于什器而于宮室亦不枉其材矣然而數木也其生偏于天下而亦足天下之用惟五嶺之南有木曰榕臃腫離奇傴蹇盤鬱橫柯曲幹間有絲焉䝉地輒復為根歲久叢生

成林其高且大過松栢栝檜豫章其不黃落而凋桐梓所不及也榕既偏生一隅中原之人初不之識故詩三百多草木之名而篇皆不載後世如郭璞陸佃之博物著書復遺之僅一見於柳子厚之詩而已余嘗讀子厚之詩而識其名詢之土人而知其狀曰此可取以譬乎人矣葢榕之材雖不若松栢之類之堅可用之於宮室而其高大不黃落而凋足以陰庇乎人嶺南春夏之交日氣酷烈行旅負載之徒跋履勞苦爭息其下或風雨暴至就而避之亦何異夏屋之帡幪也故雖不爲宮室之用而其功與宮室等豈不猶鄉里巨人厭爵祿謝民社而浮沉乎閭井之間一旦里之人有急焉投之無不周卹者豈惟僅全其身以自足而已潮陽隱士陳孔誠甫淳朴恭謹兼通陰陽樹藝之說家邑之華里村宅前有榕數十株數邀賓友携子弟往遊其

間彈琴賦詩意甚樂也有水自西山來折而東環其宅又東注于海而榕適際水木日夜漱其根濯其條更茂密可愛孔誠或坐盤石投竿而釣悠然有會于心因自號榕江或謂之曰子其終老于是而忘斯世耶則對曰吾已有子出而仕矣於是使其子吳江教諭顥來乞余記所謂榕江者葢孔誠託此以自譬者意實有在豈惟追涼風弄明月以為供賓友子弟之樂之計耶且江之廣不足以為負舟然抱甕者即之亦可以灌畦孰謂孔誠無意於此江本出岷山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是也此亦曰江南人指水之急流者多借以名之爾

虛菴記

葢嘗觀於理矣大而極於天地遠而貫乎古今廣而散乎萬物而人之一心至小也至大者寓焉至近也至遠者統焉至狹也

至廣者具焉此無他其爲體有限其爲量無窮也心之量何如虛而已矣自私者或閉其出入之門自昧者或塞其神明之舍於是斯理無從而入大者由我而小遠者由我而近廣者由我而狹此可咎乎理哉試舉其麤者言之耳以虛而後天下之聲入瞶者雖雷霆不能聞矣目以虛而後天下之色入瞽者雖黼黻不能視矣以至於鼻於口莫不皆然而況於心之危而微者乎吾友南昌太守張侯汝振嘗讀易至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深有契於其指因以虛菴自號而屬余爲記余非知易者然竊觀於理與心而得之澤譬則理山譬則心也澤之所鍾者水山之所聚者土水性潤而下土性燥而納土之燥也水以之而入心之虛也理以之而入此君子之受於人者用此道也汝振少登甲科爲六卿屬輒以清愼舉其職聲名盛矣

然其自視欲然及爲南昌凡所設施皆出乎流俗郡中論　國朝賢守以汝振居一二而汝振所以欲然者益甚薄書之餘方日夜求治道察民情欲與古循吏並列有樂正子好善遺意夫有千里之寄而位乎千萬人之上此地上有山之象於此而好善不足此山上有澤之象善矣汝振取於易之虛也然而虛者於理有所得而不自滿之謂使其中無所得而曰虛焉者此鄙夫之空空其心茫然而無所主莊子所謂虛舟也惟其有所得而不自以爲得則受於人者充然而有餘裕然後施於人者瞭然而無所窒礙又莊子所謂虛室也此亦虛菴之一說也

冷菴記

天地之氣以時而變春溫而後爲夏夏燠矣極則變而爲秋秋涼而後爲冬冬寒矣極則又變而爲春四氣循環蓋未有溫而

不燠燠而不涼涼而不寒寒而不過者也然有當其時而不變
者洪範所謂恒燠若恒寒若是也亦有變非其時者月令所謂
寒氣總至凍閉不密是也則氣雖出於天必有人事以感召之
二書皆爲治道而作夫豈誣人者哉陳君粹之僉江西提刑按
察司事治聲旣著而獨有取於冷之說至以名其菴觀其意豈
政欲尚急而事不好謀乎且粹之刑官也凡所謂省囹圄去桎
梏毋肆掠止獄訟皆其職之當然者豈欲先時而有爲後時而
不爲乎不然豈以其官之冷如杜子美贈鄭虔之云乎虔在當
時徒以三絕見稱于人祿山之叛與王維輩同受僞署彊顔苟
活其爲人亦厭寒而喜燠者曾謂粹之慕之乎而況粹之以名
進士拜廷尉屬出佐臬司憲節所至前迎而後擁其勢力足以
造命其號令足以使人官且不冷乎求之治道而不得參之官

秩而不合衆然則有取於冷者何哉夫粹之官雖顯其謙抑謹畏泊然如寒士視氣燄薰灼之徒平生不忍一過其門其自守如清冰嚴霜凛凛乎人不可犯此其所以爲冷菴也乎其求記於余也久至是始復之必有知粹之者以余言爲然

蔗菴記

蔗草類也或謂之柘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是也益其甘美芳潔可羞于神明不獨解醒止渴如神農氏之書所載而已至晉顧長康每食必自末至本有漸入佳境之語後世遂以人晚節儆之抑豈之善謔孰知一時之戲遂爲千古之談耶今山西參政致仕祝公乃以蔗菴號吾里錢翁叔謙且爲賦其事翁喜而再拜以受復來屬余記之錢氏世居吳郡樂橋之北與余家東西相距不五十武翁兄弟五人家庭間斑白相映比歲四人者皆

已謝世而翁獨歸然存也然翁不獨爲一家之老而已余又見里之老者數輩閭巷間斑白相映比歲皆已謝世而翁獨歸然存也蔗菴之號於翁寔宜且老者自古爲貴當虞夏商周之世養國老庶老莫不有學至于巡守諸侯養老有慶遺老有讓猶惓惓焉降及春秋世道衰矣葵丘之會亦以敬老爲命夫老之所以取貴者豈徒以其年之高哉其於世故也純熟於理道也明達固將乞言以裨益於治耳而老者亦曰吾年不可以徒高也思益邵其德若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戒之詩乃所謂老也使若黃髮兒齒梨面鮐背而曰吾老矣考其德曾孺子之不若緊可以列豆籩進几杖養而敬之乎是故朽株斷梗而人不之食者以無甘美芳潔之味園公田叟而人不之敬者以無純熟明達之德也今夫翁之爲人靜厚

而端重和易而詳雅鄉人之所師事郡大夫之所賓禮不可謂徒老者其生餘七十年矣狀貌充然如壯夫方日從公卿才士與夫高僧逸人徜徉山林泉石間其中必有得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二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三

記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山牐記

浙河之東多可耕之田而常苦水旱然亦莫甚於紹興蓋其地界于江海之間潮至則海沙漸壅而水不通故雨潦則江流暴漲而田皆沒其患豈無自而致者嘗考之郡有小江有漁浦浦舊有磧堰凡水自山陰之天樂慈姑麻溪而來與金華義烏諸暨之水合流于江者足以障之不使分殺其勢則沙固不能當其湍悍矣夫水道無阻則滂易洩而旱有濟其為利也可知自堰之廢農人始以為病既久莫有為民慮者浮梁戴侯廷節由監察御史出知紹興之三年政既有成益留意水利既相山陰境內置五牐以洩江南江北之水矣他日行縣至蕭山聞民所

苦縣令陳君瑤亦以苦水對侯遂與之行水指龕山斷處曰是獨不可置牐乎乃以委陳君君召父老沈珪葦經度材用而命司稅淩禎宣義郎汪雷督功功訖因名曰龕山牐仍設卒守之相時旱潦以為啓閉自是水有節宣田無汙萊農人復以為利於是陳君念侯之功不可無紀述為書授儒士沈鍔求記於予予未暇作會陳君以憂制去而宜興吳君淑來代修治益謹曰不可使侯之功終泯泯也乃復以書來促之葢事未有不由人力而成者雖天地之大凡可以養人者必其人輔相而致其可以病者尤甚為民牧者首宜施之力治之然人莫不曰治水惟得其要者難爾治得其要雖洪水能導之於禹治失其要雖淮水不能堰之於梁則人力亦未可以槩施之也今夫蕭山為縣東南有小江既漲塞以阻水之行矣西北有錢塘江顧其廣足

以有容而龕山當其涯適有斷處此猶兵家井陘之隘馬陵之險也使治水者不于此而他圖又猶兵之四出漫戰于野舍其吭而不之扼也是豈可哉今也爲牐于此雖尋丈之間凡木石之具足爲當關之一夫抑何水患之不能捍者此戴侯之功書以告後之人也寔宜是牐也久而必敝後之人修之而復敝而復修之雖至于千百世可也雖與龕山相爲存亾可也則其利豈止今日而已牐之制爲門二中施横木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傍列石柱上架石梁各四其材用木爲樁三百石爲丈六百灰爲斤三萬五千其工四千五百六十起于成化乙未之四月訖于是年之十二月又三年戊戌七月戊子記

南野記

去歲之冬予以事出城之東北扁舟行三十里許見積水淼然

捕魚擉鱉之徒往來于其間民際水而屋泛泛若野航問之民此江耶湖耶則以田對予因驚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勢如此彼春夏之時民之妨於耕耘也信哉於是折南又行二十餘里其田稍高隱然有疆畎視其田間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嘗有秋矣及視其民皆有飢色復就問之對曰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且稱貸於人足之尚何暇爲口腹計耶因益念曰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給如江如湖者當何如蓋自長洲以達于海虞之境皆可推而知也無錫與二邑爲隣壤其地獨高土獨厚高而厚宜有旱乾之憂然其間有溝有渠足以瀦水澇則能容納旱則能灌輸故稻麥恒熟且其農功甚勤終歲竭力於壟土者不息又其賦視吳中輕什伍自非有螟螣風霜之變民不至飢也邑有趙氏從長洲而遷世有積德以力田爲業宅之南有田不知

頃忝其彥曰廣淵因以南野爲號求予文記之予聞趙氏居鴻山之麓去山數里又有若鵞蕩者有田可收也而又有山可登有水可浮也於己已足於人無求讀吾書肯循吾理安吾分樂君上之賜而不遺父母兄弟之羞他鄉之民何敢望廣淵也是爲南野記

寶訓堂記

宋人有好書以名齋者米芾之寶晉是也有好畫以名堂者王詵之寶繪是也書與畫皆吾長洲魏氏之所有不之寶而寶訓焉君子與之所謂寶訓者蓋魏之先有曰景純翁年八十五時手書百餘言以示其子本成本成謹受之所以守身而承家者惟其訓是賴至其孫公美曾孫芳藏其手蹟益謹他日作堂以居遂名之曰寶訓復走予請一言記之詩人之言曰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夫人之於人且有賤惡之者桑梓二木耳而曰恭敬豈人不如木哉說詩者曰古者樹二木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以其爲父母所植而恭敬之此孝子之心也然孝子於木猶加恭敬況其形之於言筆之成章而諄諄以訓我者其敢慢易也乎維昔趙簡子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之巳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二簡甚微古之人固有以此觀其子孫之賢否者矣今景純之沒巳久其訓詞予嘗一讀之不待識其人而知其賢於是本成亦以即世公美且老而芳尚壯於寶訓之有堂也觀魏氏三世之賢者於是乎在

王潤記

吳之集祥里自唐以來有廟祀周之康王久而廟將壓天順初
先修與公倡里人重建之復自購廟中故地嘗所侵于民家者
得什二三作小屋于後以俟守廟者居更二十年莫能得其人
有道家者流沈復中始自城西福濟觀遷入之復中吳之虎溪
人也謹厚質樸里人曰宜顧嘗自號玉澗丐予爲記爾雅謂山
夾水曰澗則澗者水之行于地中者也復中所居城市之所環
繞廬井之所貫絡求諸山水無所得安有所謂澗者豈其以家
虎溪旣壯去其父母而猶思其地耶夫虎溪山水則有之亦安
有所謂玉澗者必欲求其實則玉出於西域去中國餘萬里如
于闐之三河可以當之然人蹟罕至又何有於斯耶雖然復中
老氏之走也老氏之言曰不出戶知天下當其宴坐一室神游
八表視析津咸池皆吾目前之一沼耳何三河之遠之有以是

而記玉淵底幾得之然此亦外也非内也學道者守一身而总萬物凡口鼻耳目之屬皆有所託喻若黃庭經所謂玉池者安知非復中所謂玉淵類耶嚥嗽之際汪然而盈谷然而鳴滾然而行孰謂玉淵在乎兩山之間萬里之外而不在乎吾之一身耶

周孝子廟記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好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于其家以巳為神告其母且曰容頋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菑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沒

井投紫蘇煎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鉷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盜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　國朝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爲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瀘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珉輩言于縣于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

廟故西向始易以南奕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記英逡巡若丐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君子益深與之然祭灋謂灋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爲人雖非若古人之灋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媿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旣遠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爲廟祝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爲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

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　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
之成不能已於記

歸菴記

齊景公登牛山臨其國城泫然流涕曰美哉國乎何爲去此而死至桓魋死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君子同以爲愚夫景公有馬千駟之人也所以重去其國固宜孔子大聖也而魋欲殺之尚何望其能明乎死生之際哉若夫漢之陽王孫戒其子以裸葬達則達矣然視墨子之儉且不及於儒者之道何有承事郎海虞錢君允言年六十即治葬穴於虞山之下曰寶巖灣而屋其旁以爲歲時游宴之所題曰歸菴乞予文記之歸之爲言益取樂正子春之答其門人者允言有取於此其賢於人也可見夫雲歸於山水歸於壑鳥歸於林獸歸於壙凡物必有所歸也而

況於人乎蓋求貨物者朝適於市及暮則歸於家者歸之近者也豈若歸於穴者之久自世之庸人以是爲諱雖附於身者不豫爲備況附於棺者乎附於棺者不豫爲備又況深擔高棟而大書以表之乎王逸少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逸少晉人也而猶爲此言此君所以爲賢也與錢氏在邑中稱故家其先世有孝義行甚著子孫貴顯至君持身益謹尤善教子子承德且登進士第出爲縣令行當召還有封典下其家矣游宴之樂蓋自今始

光福山遊記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爲西山之游予諾之然不忍獨遊也則爲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吳江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横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經靈巖讀宋韓蘄王墓

碑前望穹窿晚乃至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玭其孫天麒更名其里隱士徐孟祥同導予步虎山橋橋南登擅勝亭還飲其家夜宿來青堂丁亥緣王遮入蒸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眠松遂泛下崦入銅阬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山飲七寶泉入玄墓寺憇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己巳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巳乃別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總得詩三十首悉錄歸用莊備山中故事

慧林房記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判司巷元大德庚子有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崇杰杰傳其珪珪傳其賢賢傳與齊齊傳求默默傳宏漸當　國初有詔天下

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遷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房名時洪武辛未也漸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室廬益敝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遂相與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于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于江左蘇之有寺葢自此始至于蕭梁踵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穹廬廣殿徧于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不若前代之甚然亦有興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于斯金碧丹雘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　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爲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頽垣壞礎閒壟晦秩秩使人得耕種以爲食者皆昔所謂蘭若也京都不暇論凡今四方私創者著于律求一寺之肇建者不可得此固　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考其

始遷歲月而已漸偉然緇流中與先君友善予幼猶及識之舒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淸介謹愿不妄交游蓋予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善秀皆能保其業者云

興福寺記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爲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于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映帶忽不知其爲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十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爲東洞庭之游自岱心吳氏肩輿行

十里許入俞隝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華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崖谷莫辯山有九隝九隝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轂淲淲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畀之此智勤所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愛一言不為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　國初而深谷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

山灋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且盇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崔巡撫辯誣記

國家屯軍旅為防姦禦侮計自京師達于邊徼曰衛曰所建置殆徧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灋子孫絶則以同籍者補充惟別籍于謫發之先者不豫其人書于版冊甚詳里有正有胥有耆老版冊一出其手歲久弊起或脫漏或隱匿其罪著于律令甚重每歲部符下府州縣俾專官理之旁稽窮訊若治獄然又數歲特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益密謂之軍政其灋載于條例甚備蓋使凡名在尺籍者不得幸免然亦不欲誣平民以充什伍之數而吏不察往往失灋意以為民患若其衛軍王阿隆者故崑山縣大倉二十九保人也既沒而戶且絶其

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爲隆之裔匿他里益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產爲是耳觀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今職方郎中陸君文量時尚遊鄉校以其父某爲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于觀觀以成案爲詞衆爭稱冤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內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辯檄觀辯之觀不理衆乃復訴于公公委所屬衛若府官集二里父老輩覈實而凱之兄且自外歸白其事竟坐凱以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爲農實天順四年之八月也時文量爲雪冤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恩德於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于衆欲建公生祠歲時祀之顧有禁不可既數年衆益思公文量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人之意也幸書

之子因述此以復公名恭字克讓世家順德之廣宗登正統元年進士第歷仕內外四十年政尚忠厚而剛明善斷其出巡撫尤號識大體恩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事其在公固不足書然在崑山之民不可不書也且世之健吏爲民患也久固有與其事類可書以示人者聞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旣刻薄濟以蘇倅張徽之凶暴專欲括民爲軍民有與辯者徽輒怒曰汝欲爲鬼耶抑爲軍耶一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勝數蘇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與抗也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數被辱宗璉痛民無辜竟忿鬱以死死之日民相率奔走哭奠及喪出白衣冠送者數千人至立廟祀于江陰之君山廬陵楊文貞公實記其事而徽後犯贓死刑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

道路見者猶嗤罵之此善惡之報也夫觀之刻不至立與徼之甚而宗瓊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爲當官者之勸懲云

東湖記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居民資之予凡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王汝昆仲爲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王汝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亟命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晝水波若空尊俎之間歌聲相發有杜子美渼陂之樂後十年爲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王汝祁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患末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爲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仍命舟泛湖則憊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蕭墟登磧沙入瑞

雲觀弔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出沒於渚雲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蓋予於東湖再樂特再遊耳使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疇昔之言如是必有眞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玉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興發尚爲執筆賦之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

而開柘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
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游其地爲快然猶病
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非特視學爲陋歲久且敝爾乃成
化八年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內悉安歎曰事神
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不敢專也乃請于巡撫
左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
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次作櫺星門南
與殿直以十年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京遂去任矣其
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
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
神厨皆以次改作崇卑廣狹悉合程度亶潭潭迥異舊觀而
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

林君智員董合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復爲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者以免有司之過耳蓋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佾舞之數者下群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爲孔子重輕而朝廷不然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　詔下爲十二年九月廟適以功完告明年春祭籩豆既陳佾舞就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爲是勞費以夸郡中美觀者耶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伸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且是

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於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與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爲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丘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從去乃徙其門于廟門之西更爲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爲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四

記十一首

胡忠簡公祠記

有宋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忠簡胡公吉之廬陵人也公薨後鄉人祠之學官以配歐陽文忠公其子孫之祠于家者則宋元之季兩燬于兵至　國朝宣德乙丣其九世孫伯儉始復率其族人搆之今其祠在所居香城里者是也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則服窮則遷不得祀今去公三百餘年矣子孫何故而祠之子孫可也鄉人又何故而祠之噫公之功雖祠之他郡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何也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讐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彊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此公之功也葢當汴宋之季靖康之初金虜一

旦長驅而南遂陷京城已而乘輿北狩宗社南遷軍民困於迫逐府庫竭於徵求中國之禍莫甚於此原其始之所以啓此禍者固由閹人喜功之過按其終之所以成此禍者則由朝士主和之罪也而其爲罪之魁者則莫若一秦檜檜之凶悖挾虜勢以爲要君之計竊主柄以遂罔人之謀從違在人禍福惟已然當其時朝士林立昧於永圖檜言一出從者如響其違之者不過徵言其失於利害之間有能明目張膽而極論之者不過公與李綱張闡二三人而已若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實有不與虜共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眞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之際惓惓必以恢復爲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弔十可賀之策及堯遺

表猶有頑爲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實直於一時
者比哉嗚呼公乎其宋之砥柱乎當時舊物雖舍公之言不能
盡復而斯世公道卒因公之言未至盡亾遂使天下之人綱常
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讐知所當報夷狄知所當禦權奸知所
當折其功所以爲盛也此固雖他郡祠之亦宜況其鄉人哉又
況其子孫哉於是祠成而伯儉卒其子若璟益修葺之至其孫
縉又述其祖父之意請寛記其事寛少讀公奏疏已得公之爲
人而敬慕之後獲與縉同年既以識其子孫爲幸又以無文之
言記公之祠不亦幸乎祠凡三楹中奉公遺像而其子江東運
判澥其孫戶部尚書槻少師兵部尚書榧以及運判之子栻並
從祀于旁其諸顯者尚多以世數疏遠不預也栻嘗仕于朝忤
史丞相彌遠出主管華州雲臺觀終德慶守緯有祖風於縉爲

九世祖緡以名進士拜行人奉使所至以清介稱亦不失其家灋者因併書之以見胡氏之盛云

休寧縣兖山二堨記

休寧爲縣多山山中多田田之勢旣因山以高而雨水不常得也故民每有旱暵之憂幸而兩崖之間有渠焉其水可以溉田然源上而流下不啻若高屋之建瓴其勢特瀉而去也乃有障之之灋而堨以築堨卽堰也縣人之語然爾此灋旣善而其利且多及夫春夏之月上源湓溢下流湍悍所謂堨者或薄與狹且衝激以壞則屢有築之之勞而人亦困益縣之東南曰兖山有水自遂安白霽嶺而來歷百餘里入浙河而去至此其流甚下其水甚急而其渠甚闊堨之築始難爲功故有齊程二堨咸而壞者不知其幾矣里人汪志德世寧讀書好義而多才識嘗

以改築堨事言于縣縣令信之委爲堨長乃率其衆籍于官計田畝出財力先事齊堨堨成長四十丈廣二丈用工八百起于正統戊辰畢於是歲之冬既乃及程堨至此則其流益下其水益急其渠益闊而功尤難始伐石築之又以其家田多比近諸凡所費不敢及其里人也堨成長五十丈廣三丈用工二千起于天順壬午之秋畢于甲申之冬二堨凡溉田五十頃其渠長及四里補缺塞漏不遺餘力於是水道既修天時無患田率有秋而其直倍常里人德之世寧以程堨堅而可久獨謂齊堨久亦壞也乃復什其人歲出財力修之徐圖易以石焉因其弟新昌令世行至京師請記其事以示諸後人俾勿壞嗟夫人豈必仕而後能成事哉亦隨其身之所處而施其力之可行者耳處天下有天下之事處一國有一國之事以至於處一鄉一里有

一鄉一里之事使處天下與國而事無所建不若處鄉里而能建事者如世寧新安一隱士耳其水利所及下焉飽其家族中焉惠其鄉里上焉給其　國用使其出而用世則鄭國白公王延世之所行可推而行之天下與國也吾故與其人而記之

觀泉亭記

自　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絶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堦級置牐蓄水淺復盈焉其河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夫使其滔滔汨汨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治之三歲始代

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 命以往當歲之春
泉脈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名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
灋勤敏之稱徹於 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為風日之庇乃使
人伐山木次第築亭泉上曰吾將於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
因以觀泉名之書來求文以記其成惟古人之樂多託于山水
之間略舉泉言之若柳子之於愚泉歐陽公之於釀泉可以槩
見獨惜其人皆放斥于外而不得盡其用于時徒啜其清漱其
甘以為自娛之資而已今廷儀則以泉為職者也方其從事於
斯歷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
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
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 國用當是時有志於世務者
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也渟滀而無為觀

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寧爲此乎爲彼乎初廷儀受代爲吾友徐君仲山其勤敏予尤知之仲山嘗著泉志凡泉之形狀與其出之正側匯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于編予皆識之計散見於州邑間者百二十餘而無關於漕渠者不預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黃君世用將往代之世用久仕於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擇爲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先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成焉

博平縣遷學記

博平爲縣屬東昌故有學有學則亦已矣何以遷爲葢置器者必得其所然後器不壞而人有用學器之大者也置非其所欲

其不壞而有用得乎此博平之遷學固有不可已者而非後人之所好爲改更也初學建于縣治之東歲久而廢　國初文治肇修有　詔天下復廢學而博平始克重建然其地舊爲汙池實土以築僅克成功終其卑濕未幾而壞壞輒修之而卒壞焉者重以夏秋雨潦不勝浸溢之爲患也比歲齋廬門廡壞且不存其存者殿堂數楹巋然頹垣中亦欹傾將壓甚非　朝廷所以建學之制成化十八年長洲文君林來爲縣始入學顧而歎曰學之敝其甚矣進諸生問之得其故則問常所游於學者其數有幾曰餘百人學重建以來出而取科第者其數有幾曰僅六人且曰茲事寥寥六十年無繼之者矣君復歎曰學之敝若是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固宜人材之不振也其必有以改更之乃行視地得布政分司于城之東北其地勢高燥而可

居其屋宇麤略而可因則具其事移于巡按御史于司于府報皆曰宜明年功興而君則不忍以財力困其民也顧得錢之沒入于官者若干緡穀之勸分在官者若干石而委主簿雷義發而為用凡學之故材復撤而改之民故無所困而功卒完六月堂成七月齋廬成已而廟成至於師生私居之舍亦以次成矣於是游于斯者講授有所祀饗有地欣欣然皆有及時進修之意是歲秋舉于鄉者遂得一人父老驚嘆以為吾賢令之所致也他日師生走書京師特求予文記其所以遷學者惟古人有所營建其大者如衛文公之於楚丘召穆公之於謝邑莫不相度其地之宜見於詩者可考也若夫宮室之美則尤詳於斯干之篇而況天子之有辟廱諸侯之有泮宮皆行禮之地不得其宜與美何於樂思樂之云之有夫廱與泮其制皆取於水未聞

置於水者也而博平爲學若此始謀者亦旣不謹後之人又特
補漏支傾因循苟且而爲居逸遺勞之計且其人率皆久任可
以有爲而不爲何其怠也今夫文君由甲科而出補任于兹未
及改歲而　召命且下其事未暇以爲而復爲之又何其勤也
君廉敏多惠政數奏疏于　朝乞蠲除民間所尤疾苦者非特
遷學一事可書也而遷學又事之可久政之至重者故特書之
亦俾後之游于斯者以無忘君之功云爾

武學設廟像記

京師有武學所以教諸衛武臣之子孫將世其官者其始建于
正統癸亥制尚弗稱後　朝廷以城東舊第賜故太平侯張公
巳而公辭焉有　詔改爲學而以國子監丞閻禹錫掌學事學
旣宏麗師生安焉顧學無廟其制弗備成化巳丑禹錫爲奏請

乃得建廟益特改明倫堂爲大成殿而以其後室爲堂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嘗與諸同列入學校藝日則謁廟歎曰聖世承平文敎旁達雖州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聖賢像繄此獨用木主於廟制亦弗備聞故陸侍郎家有孔子弁四配像盍往請之於是侍郎之子郎中華等相與喜而言曰先人爲此豈欲私於家者誠得備廟制有補於學官甚幸吾何敢愛一時好義者更出貲以相木石之費師生益喜以學事督于兵部也白之若尚書淶水張公而下皆欣然曰宜以乙巳二月之吉輿置殿中而奉安之祭告如禮敎授朱琪以嘗任其事也謁予請記予諾之而未暇以爲既久今尚書華容劉公兵務之餘益重學事以英公之意美而不可負也復請於予夫聚數百人於學訓之以師儒督之以文武大臣其業進士以明乎孔子之所

刪述者什一二耳其餘所誦而習之者非兵書乎所試而策之者非方略乎所操而爲業者非馳射之間乎較其勤惰第其工拙月有課歲有賞　國家安不忘危作興材藝以爲緩急之用者至矣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以未學軍旅爲對其肯爲之師以饗其祀乎或者不能無疑於此噫孔子大聖也豈以軍旅而不知者盍不觀於夾谷之會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因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及齊使萊人以兵劫定公折之以言諭之以理齊卒以汶陽之田歸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軍旅之事莫大於此則知孔子所以不對者以靈公失道而復以此問爲不當耳故曰孔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其無常師此所以爲文武之師而通天下宜祀之也與雖然廟之有主古之制也易主爲象後世之制也不從乎古而

從後世豈不以升降於斯俯仰於斯者釋弓矢而執籩豆離士卒而親工祝覩道德之容洋洋乎其盛足以作其禮義之勇消其悍戾之氣而君子猶有取乎故爲書之

聽烏軒記

距吴城東三里葑谿之上有封若堂焉者故長洲朱處士叔明之墓也墓之側有屋若舟焉者處士之子顥廬于其墓者也處士既没顥居喪盡禮鄉人以爲孝且葬日哭於墓墓有木百株烏數十旦暮鳴其上不去顥聽之哭益哀或者因題其屋曰聽烏軒云吴寛曰父子之恩人與烏同也父子之性人之所通烏之所塞也而世言烏生子輒反哺則烏之通於父子之性者烏而已然而烏有口必鳴者也初何與於人人有耳必聽者也亦何止於烏其鳴也若獨爲人而鳴其聽也若獨爲烏而聽者益

亦有所相感焉耳夫惟有所相感也故鳴者不鳴之以口而鳴之以意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之以心則凡鳴乎其前者皆足以動乎其中况鳥固鳥之孝者哉是故旦而鳴焉吾聽之戚然而不寧感吾省於親之時也暮而鳴焉吾聽之慘然而不樂感吾定於親之時也其鳴益悲其哀益切則是其啞啞者足以致吾之皇皇其擭擭者足以益吾之望望鳴之者弗止哀之者弗輟孰謂鳥不爲人而鳴人不爲鳥而聽也哉作聽鳥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孔子生於魯仕於魯而設教於魯故一時弟子所從游者雖至自四方而魯人爲多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人才之難得者也其人則具於孔氏而司馬遷叙其徒亦謂身通六藝者七

十餘人皆異能之士何其盛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所謂君子者其出於七十餘人之儔乎當是時人各以其所得轉相傳授雖去之百年莫非其徒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自孟子來又二千年所在學者紆侈袂曳方屨閭閭秋秋視唐尤盛至考其所自來必自魯孔子而況爲魯之人耶然學者之事甚博非索居孤陋而能通者必由講而明由教而入此學校所由設而爲親師取友之地舍是雖魯人亦難爲賢也今之兖州府故魯地府之西南百八十里有縣曰金鄉故有學旁岱嶽祠金大定間始遷于縣治之東既壞　國朝洪武元年重建復壞而修則正統十一年也比歲水溢爲患而學益壞諸生莫安其居業廢不講學官至僦居於外而教亦弛盛君德汝人也以進士來知縣事敏而有爲謂興學養士尤不可

緩則白其事於府從之初市材營作以居學官屬時小康乃益計度材用爲陶匠之需以成化十六年四月三日興功因在官者役之更擇良吏董其役而躬爲之指授以建以修物不費而民不勞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而功迄完凡堂皇齋舍殿廡門牆以及倉庫庖廚其制一新至所謂墳書臺講文亭射圃之類廢輒修舉不遺餘力蓋自有學以來莫有盛於斯者於是教諭古吳金君銑具書其事抵予求記夫魯之學見於詩人之所詠歌如泮水之篇是已金鄉去此不遠而今之縣令有民人社稷之寄與古諸侯略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盛君其有之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之游於斯者其尚無負賢令之意而不失爲魯之人哉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禮之祭其先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庶人特祭於寢天子尊矣後世貴而顯如古諸侯大夫之官亦可以爲廟若夫士於制旣不得爲而寢者亦生人之常居非所以尊意於先世之地此朱子祠堂之名所由立其制所由定而爲天下之通禮也按其書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夫正寢之東陽位也葢瀍古左祖之義曰先立見治家者急於事先而追遠報本之道所當舉也則祠堂之制人可以得爲而又不可不爲如此然而流俗日卑徇末而貴近高其宫大其室以爲賓客之樂妻妾之奉子孫之計者皆是語及先世則漠乎不以爲意往往即私居之偏度置神主其尚簡至是雖諸侯大夫或然況乎爲士若庶人者哉錢氏在江南爲名族其世代遷徙考於前人之述作可見葢自吳越忠懿王俶納國于宋

至于今餘五百年子孫業儒而爲士務農而爲庶如無錫軌橋之族尤盛者若將仕府君惟常旣用朱子之説以祀其先至如晨必謁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時節必薦新且惟其説是遵若忌日不飲酒食肉哀慕終日又其孝也府君旣沒其子孟濬奉承先志惟謹乃天順壬午之秋家被火厄祠堂燬焉孟濬以爲懼旣重建如制顧其地隘不可拓而族人日益衆堂成殆無所容乃卽其地改建重屋奉安神主于上其下因爲藏器物若遺書衣物之庫而孟濬以爲非制其心不安也他日述其事諗於予遂請爲之記夫禮固有變者麻冕禮也純儉而孔子從之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至欲合葬也季武子許之錢氏之爲此舉其亦禮之變者與蓋爽塏而不汚深廣而有容周旋於斯著存於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與世之苟簡者異甚雖以爲祠也亦

宜乃書以復孟濬其尚安焉孟濬之先曰元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生文林處士伯剛伯剛生梅堂處士公達公達生惟常此其四世所得祠者惟常有弟二人曰惟孝惟義父沒而異居諸子曰孟津孟溥輩又各為小宗之祠云

三辰堂記

維　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一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蘇之易始於顧順中先生一時游其門者出則取科第以其經轉相傳授歲久師弟子益衆延及他郡莫非出顧氏人方先生為漢楊何云先生諱巽順中其字嘗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後十二年為正統丙辰而其子今贛州守曄字德明者繼之又三十六年為成化壬辰而其孫今工部郎中餘慶字崇善者

復繼之三世榮顯歲適皆在辰人以爲異贛州公乃以三辰名其堂而工部以予有鄉黨之好且同年也請爲之記予因歎曰顧氏則異矣而其盛豈獨蓋於蘇人哉粤自　國初詔行科舉每三歲一行其後或不行迨永樂甲申至於今日行之皆如制殆三十科于此可謂久且數矣然方州所擢其少者科止一二人若陋邦僻邑至未嘗有薦於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難也如此而顧氏上下五十年前後三世皆有其人此其盛豈獨蓋於蘇人哉夫今固有兄弟同升者然其盛止於一時不若父子相繼之遠況又繼之以孫者乎豈有不偶然者乎益事之來也有自德之發也有時先生之學固良然聞其先有隱德始於其身發之而又不及授政以沒後僅以贛州公嘗任御史獲贈如其官宜其復發之後人也惟公昔有嚴憲臺及出守大郡

惠政在人今工部以明敏勤慎爲　朝廷任用方奉　詔行水
淮濟間且有利益於　國後世之登第者不必以辰而異也將
有蒙其澤繼之而益盛者乎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爲盛然尤莫盛於吳中
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爲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
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
其制之壯偉精巧絶矣金華黃文獻公寔爲記其事入　國朝
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
年適　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
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葢三十年于此
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

益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灋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領郡薦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嘗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爲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爲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灋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爲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爲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

廢也則澤公之爲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爲彼而不爲此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得月亭記

吳縣西五十里有巨浸禹貢所謂震澤是也周職方又曰具區今吳人皆舍之不稱稱必曰太湖嘗觀昌黎韓子有避風太湖七日鹿角之語則指楚之洞庭而言今湖中多山其最大者亦以洞庭號之又山上有地曰甪頭土人謂漢甪里先生嘗居此其說固無據豈吳楚二水其大相敵故其名相倣耶且山有洞因名不知湖何以名郭景純謂巴陵有地道潛通此山然則楚以名水吳以名山蓋以此與予生未嘗遊楚徒得其偉觀於傳

記詩歌之内而吳固吾鄉也往嘗過友人王翰林濟之水行出胥口適煙雨滿湖初焉山兀兀壓水面已而雲氣瀰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則奇而可玩矣竊意使當良夜月出其間鷗鷺飛魚龍戲游清風來而白露下金波瀲然一望萬頃其奇當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東有山對峙其勢若分其脈則屬而競秀於空明之際若不相讓濟之之先託以隱居者累世矣其大父惟道府君嘗即所居韓港南尤勝處作亭曰得月府君既下世其父光化令解組而歸受封就養歲修葺之與宗族賓客登覽以樂濟之因屬予記夫月天下所共有也而必于此曰得者葢以惟此可以盡月之奇他雖有之不足爲得耳然其奇惟居于此者知之游于此者知之他人不知也光化父子固所知者雖欲告予亦不能也而予又安

能言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五

記十一首

塗嶺南窩記

莆陽之野有鳳山山之北里許爲象峯峯之東又里許爲寶澗澗之南二百步則爲塗嶺皆勝處也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既即象峯葬其先進士府君鳳山葬其先太孺人則又遷其先大父兵部府君改葬于寶澗乃曰吾於先世之藏亦既盡心矣惟吾奉遺體將六十年于此不豫治所以藏焉之地其何以爲子孫耶於是又即塗嶺而經營之既成坡壠聯屬于前水泉瀠洄于外其左則峯巒北峙而昂然以高其右則嶺岫南趨而偃然以下以其拱護之周密也因名曰塗嶺南窩而屬予記之盖既久始克以復君初以名進士拜御史之職自以遭遇 清時感激

奮發凡事可言不知則已蓋嘗上疏論大臣在景泰時事
上命鞫于朝堂其罪叵測已而大臣且爲救解言林某所以不
可罪者　上亦察其意在　朝廷無他圖也遂釋之當是時
天子仁明大臣忠厚君剛直一舉而三得之中外相傳以爲盛
事君既出提畿內學校建白益不已自度與時不合則移疾還
家踰十年吏部復彊起之至則都臺遂以兩浙鹽灋奏公往理
出　國門未遠復即條數事馳奏人益爲公危之不自卹也蓋
公至是剛直之氣雖凜然如故然心益勞貌益衰居數月實以
病求去而不可留矣或謂君以孤童自樹立不思保其身以延
其世徒以有言責乃累累獻納以蹈危險之地向非　上保
全之則無此身已久是固意在　朝廷矣柰家門何及此顧區
區爲塗領之藏竊疑其所以爲孝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葢人未有不死者死固爲得其死況公固有言責而非犯出位之譏者乎故得其死雖其身委之溝壑君子且榮之豈徒榮其人且榮其父祖以爲有子也有孫也孝固莫大於此然此豈爲人臣爲人子孫者之所願哉今公既幸其身之能保乃爲此南窩者百歲之後斂手足形體附先人之側又合夫古人全而歸之之道其所願無不得矣吾是以記之而不終辭南窩之前有田若干畆歲所入可充祭祀其外雜植名果若干株嘉木又若干株其實可食而材可用又公所以遺子孫者因併載之以傳示于後世云

承慶堂記

無錫有大族曰鄒氏鄒氏有良士曰佑之佑之之先在宋忠公以直諫聞天下其兄子朴則佑之所從出也自是數世居田間

皆有厚德至佑之而家益大佑之念其來之有自也即所居之堂名曰承慶而謁予以記請既久始克為之夫所謂家國天下其勢相去大小遠甚至論其所立則無不同者故周秦有國皆數傳而有天下及其後或三十世而止或一二世而止則固係其仁厚彊暴之不同耳今夫民庶之處鄉曲武斷豪奪以立其家者倏起而忽滅已不足論若夫其家之碩大蕃昌顯榮久遠魁然為郡邑之望者豈無自而致嘗考其先鮮有不以仁厚立家者夫以仁厚立家初非欲為子孫地然天道自不容釋之觀于鄒氏是已佑之以是名堂其知所自者哉然吾聞佑之已承前人之慶方且不自安享復欲遺其慶於後人故其壯時濟貧拯困已汲汲如不及及年且老深居一室足蹟不至城府悉以田業委其子俾勿替其所以為仁厚之事則鄒氏之慶殆無終

窮者是故農夫之治田也勞於耕耨至穫而食則安且樂矣然食焉而不知儲其穀種以為來年耕耨之計則食未有能繼者佑之善治田其必知此耶以是譬之

榮感堂記

今世以進士為榮榮之者何葢進士 天子之所親策問而擢之者也及授之官秩勞績已著則又進之階須之 綸音以褒嘉之而於其上有父母又必有 恩典及之人尤以為榮雖然其人幸而父母存焉所以榮之者固可喜也不幸而父母亡焉則所以榮之者適可悲耳中順大夫知金華府盱眙陳公德脩作堂於其邑之私第題曰榮感意葢在此公嘗以書來曰某生數歲而先母見背賴先君之教遂領鄉薦登甲科時先君亦棄諸孤不及見矣既而某擢文選主事久之調南京刑部尋陞

員外郎每三歲考最輒蒙　恩贈先君如某官先母由安人至宜人一皆如制及其再陞郎中調武選遂出守名郡得厚祿而吾父母去世久誠有如先正范魏公之歎者此吾堂之所以名也願有以記之予視其言戚然夫父母之恩人皆知之然未有如蓼莪之詩言之詳且切者蓋孝子不得終養故其情至此顧其人豈必有名位然後有所感傷哉而公所以卒感焉者夫亦因得于其外而益動于其中至其哀思無所發洩而姑以名其堂也與蓋予嘗讀歐陽文忠公什邡陳氏榮鄉亭記竊歎其文則美矣然陳氏徒以預進士之選遂築亭以為其鄉之榮而誇之其意則陋也今公以名進士內居郎署而為六卿之屬外守疆土而受千里之寄其榮加于什邡之人數倍不以為誇而反以為恨於是賢於人遠矣公為政清簡靜重多及民之惠有子

曰大章益好文繼取甲科鄉人相傳以爲盛事而公終不以爲誇也

魯兩先生祠記

魯兩先生者爲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于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隣于嶽廟金源時遂爲廟併元改建于嶽麓已而復爲浮屠氏據入 國朝乃附祠于州學而規制狹隘祀禮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白于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於風化甚重慨然奏請于 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春仲祀以羊一豕一秩爲常典於是胡君復請於藩臬諸公擇地得于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建祠焉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既成胡君乃

以書來請記于石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尊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生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魏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於魯當孫公退居泰山之時實執弟子禮事之其爲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以爲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爲人所傳播常以經術教授于鄉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葢兩先生平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爲傳者其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爲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表然爲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爲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然

秦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皆知有兩先生而魯爲所寓所産之鄉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然而不至於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已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臣又推　朝廷尊崇之意既加封護惟謹且二氏幸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刻之祠下云

華氏粹墨軒記

無錫華氏有傳芳集予嘗閱之歎曰渢渢乎何一家文詞之盛如此然必有可以紀述者否則士大夫不暇於此矣益於貞節堂知華氏之有婦於春草軒知華氏之有子有婦而貞有子而

孝人道之大端盡矣於此而無紀述於文詞乎何貴貞婦爲元功德使司都事子舉之妻陳氏孝子爲陳氏之孤幼武而當時爲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干公文傳翰林學士黄公溍參知政事危公素翰林承旨張公翥太常博士胡公助江浙儒學提舉楊公維禎其尤著者也幼武四傳爲思濟益念先德思所以表揚之而當時爲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王公英大理少卿沈公粲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國子祭酒陳公詢武功伯徐公有貞其尤著者也歷歲既久遺墨宛然實與華氏並傳於大江之南思濟之子守方既盡取他作併刻之以成所謂傳芳集矣顧其間貞節春草嘗失之他氏而復焉者於是守方之孫璧字允章者爲之懼特作屋貯之而題曰粹墨軒使來求予記其事葢予亦見人家之藏墨妙者矣客至每出而誇之以爲奇玩然於其家

世漠乎不相涉也有如華氏今日之所藏者乎借有之或其事不足重亦惟爲人一賞之資而已有如華氏先世之可傳者乎則凡登是堂獲其遺墨而覽之者不惟見允章之賢而貞婦孝子之爲人亦若見之將必正襟肅容罔敢褻易有不泚然其顙惕然其心而感發者乎吾是以書之

東村記

吳江莫氏嘗顯于宋入 國朝有諱禮者事 太祖高皇帝爲戶部侍郎當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沒于京師舉族謫戍邊徼第宅蕩然過者傷之及庚辰改元 詔下其兄子轅始自戍所釋歸漸理舊業世既承平轅子震字廷威者更奮于學遂登進士第再入仕籍竟以清介寡合涉歷郡縣歸老于家子旦能讀其書繼舉于鄉而莫氏之名復振旦字景周好古有文追念先

世不忘于懷益侍郎公嘗即所居綺川之後築室藝圃號曰東村同時詹中書孟舉寔爲題扁景周自新昌訓導秩滿而歸歎曰東村先侍郎所治也歲久蕪廢予當葺之乃悉以其尊人所置田廬讓其弟昊將於此終身焉他日謁選吏部過予敘故舊已乃以記請予既許諾而其子壻趙員外粟夫始來促之於是吳中盛族稱于 國初者零落已盡豈意百餘年後再見其子孫如莫氏者乎然子孫能復富貴皆不足道惟有禮義乃可貴耳而景周于此寔有之夫綺川爲山水之會其勝處過於東村者無限必於此而葺焉非知有其祖者乎且兄弟之間均分其産猶相爭訟者比比能悉讓之而使父母之心安焉非知有其弟者乎知祖者孝知弟者友孝友具而人道已得他尚何爲哉景周自爲東村記其意已備其將赴南京國學之擢也念無以

贈者乃終書此東村去吾家二十里而近宋范文穆公石湖故居正相望湖上多名山予將卜居與景周爲東西隣異時扁舟及門當取文穆田園襍興詩細和之以爲東村故事

礪菴記

世之夸者待其身甚美自以爲人不可及卒之終身無一德名世以及乎人者惟賢者不然往往以樸陋頑劣自處益非甘爲庸人之伍其心誠不滿假惟見人之美己之惡欿然如無能之人此德所以日進而人所以賢也與礪爲悍石則眞樸陋頑劣之物昔之好石者不以爲貴君子獨取之以自況焉毛君貞甫自爲諸生巳有賢名及登甲科表然進士之列人尤材之顧其意未嘗一日足也乃以礪名其菴居而以爲號及是拜給事中將之南京來請予記夫石以堅爲材彼之奇巧秀潤者非不可

愛然多不適於用礪固悍石其質雖麤而性則堅惟其麤且堅也物之欲成器者反以資之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玉物之至美者猶資於礪非礪則不能以成器礪之爲用亦切矣是可與他物之不材者並論耶然則貞甫之去而入官也豈惟使朋友寮寀資其德而已 朝廷以留務見屬其責任不小將上有益於 君下有利於世又如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乎葢以礪自處貞甫不以材美爲夸若可缺者孰知人方以材美資之有不可缺者乎吾於貞甫斯文之契至厚者敢以是告之

華守方義事記

國家財賦倚江南而給郡縣有官都保有長皆特設以治其事連數郡有巡撫大臣其職雖無所不治其實以治財賦爲急也

蓋其事甚重如此江南田賦在高等農旣受困至輸于公者視常額大率又出什四五以備蓄積之損轉運之費用是民困益甚禾始登里胥徵歛日走于門所收僅輸于公即不幸有水旱風霜之變則家無宿儲惟屋廬子女之鬻以償夫水旱風霜一歲之災也其賦或可以例免如瀕湖之田日淪于水田亾而賦獨存又誰爲之免者故民指爲子孫無窮之害曰吾寧遇災也蓋其害自蘇松湖州皆然若常之無錫地勢較三郡爲高然其東距邑六十里曰延祥鄉有鵝湖焉周可三十里湖之北有蕩田三其曰清蕩故嘗築塘捍水自永樂乙酉大雨塘壞而湖決田之爲巨浸者凡五百畝有奇顧皆　國初沒入于官者其賦視他爲重民破產償不足則均于里之人久之亦不能償也鄉有華氏曰守方甫敦樸謹厚人也數爲代償嘗自計曰此瀍其

可久乎昔者周文襄公行縣至固憂及乎此具疏言于　朝始
許民墾草田以收其入時民力已疲且以乏食而止吾今使墾
之於是視上福梅李懷仁三鄉得地如清蕩之數乃發粟二千
斛使民從事民曰此舉利我也爭欣然而趨已而其地皆成良
田而賦自此足向之所謂害者始息嗟夫守方眞善爲義者哉
夫餒者人持斗粟與之未必不喜然僅給數日之食而已及粟
盡而復與之而復盡復能與之乎故其爲惠也有時而窮是以
孟子謂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而謂徒杠輿梁成
者民未病涉也守方惟知此意故能爲此舉惜其老於田間隱
而不仕其澤止及於一鄉之人是可歎也夫予不識守方獨數
聞錫人談其義事而其義之大者莫甚於此因記之以遺其諸
子炯燧煥俾視之庶幾兄弟間以義相勸傳之子孫以爲家灋

云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貴溪爲廣信屬縣象山奇偉鄉水深長相與映帶乎遠近者可望而可游也故其人亦多秀雅而有用於世然人才之生非必皆學於家必有聚而教之之地則自宋慶曆以來而學已建元季毀于兵當 國初肇興文治始復其舊歷三十餘年爲永樂丙申以圮于大水乃自縣治之東而西徙之有病其阨隘者仍徙于故址終焉逼瞰江流每春水暴漲嚙其隄而垣墉輒壞修補之力視舊益多而人復以爲病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公邑人也方致仕家居謂學可拓而新之不宜以陋作自諉以右布政使三山陳公行縣且至託教諭陳玉振等白其事陳公固有意於斯文者即命署縣事推官蔡君弘遠經度之顧財物無

所出爰召境內富民諭以意指衆亦好義各出所有來助乃使
訓術李神董協力董其事然料財用僅足以完一堂而已乃成
化十八年之冬始作堂五間於舊廟之右為師生講業之所當
是時梁木方架而東陽盧君適奉　命來知縣事至日君謁廟
已延見師生爭以建學故告君曰功其成於我乎視其址誠陿
隘而旁有故驛舍地惜卑甚欲取客土增築廣之其役甚重曰
吾始至猝勞吾民乎於是民方以訟求直者閧然于庭乃悉使
先就役而以情詞重輕為差凡築之深廣各十二丈高八尺許
既平且堅數月而就至是木石之材工匠之力皆以規畫而備
越明年秋齋廬舍館門庭廨宇以次作之而學成又明年春復
作禮殿兩廡而廟成爽塏宏麗煥然為江右學官之首蓋其材
良其力勤故其功大而美然君之謀慮亦精而盡矣昔時廟學

庳陋凡所謂象山鄉水之勝爲民居障蔽不得效其奇偉深長之觀及是眞如踊躍奮迅而出則凡游于是者又皆安而樂焉君既規畫有方以其餘力復伐巨石即學宮之前築堤捍水曰毋使圯而壞如昔時也功畢之又明年師生以高公之經始盧君之成終非特使吾輩安居而美觀者其功不可忘而其意亦可會也使人走京師求記於予夫高公之清德雅操邑人皆知之不俟予言予獨恨於公不之識耳如盧君則嘗識之於場屋而道誼之契已久今其令於玆且數年德政之聲藹然流播朝廷行將召而用之不久于外然念君一旦去任民雖思之恐久而莫能考也遂因建學之舉書而俾刻之君名格字正夫出東陽宦族以名進士授今官云

許州儒學修建記

許在河南距河甚遠墊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有潩水西湖之勝其餘波匯城四周猶多魚鼈蓮芡之利自昔人才之生既盛而爲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癸卯以來陝洛太侵延及數郡許之人懔懔然甚危適無錫邵君國賢以名進士來知州事極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長洲施君煥伯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昔日之許也踰年田既屢熟農商交慶於是子弟之請入學者益衆邵君謂學可以興矣且謂諸生朝揖于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蓋終日之所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爲東西相向規制狹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頽圮殆不可居乃謂功宜自此始視其旁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建屋八聯聯爲四間步道相通戶皆南向既而門堂齋廬以及廟廡漸次修飭復得故材建尊經

閣自是其學完美鉅麗始與州稱葢邵君規畫之謀而亦施君濟而成之學正某等以二君興學之功當記也使來請文夫士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爾非人所以處乎士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況學校乎今夫許之爲州既大其簿書寔煩其賦役獄訟寔重他人方汲汲爲務而何暇以學校爲意然二君必此之急數年來凡所謂簿書亦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不平豈其才固自優裕耶葢吾聞二君屬時平康公暇輒以文事相娛諸生旦暮從而講業藹然風教之行儒者爲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於諸生者未已也葢又以士讀書止於科第之計故其學多拘滯不通乃復置群經諸史若干卷以資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之盛且於鄉鎮並建社學禮聘師儒而勸諭其民遣子弟之俊秀者肄習其中

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於牧守之道可謂至矣因併載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考焉功興於成化丙午某月畢於弘治己酉某月明年九月上日記

主一齋記

昔者程子之釋敬曰主一又從而釋一曰無適其義已盡至朱子則合而釋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其銘敬齋所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主一之說也所謂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無適之說也敬之為義至是益明然無適即主一之謂非主一之外又別有所謂無適猶之誠曰眞實無妄云爾世之學者莫不知敬而不知所以為敬得程朱之言而從事焉則知所依據而無所瞀惑豈非持敬者之要哉葢人處其身於萬事萬物之中膠膠擾擾酬應不暇使吾之心所守不專鮮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而

歸于利欲之途者況仕而有民社之寄居高以治人處繁以制政或所守之不專其能得行簡臨民之道而免滋事惟煩之病乎河南左布政使海虞徐公以主一名齋而因以爲號請予記之公清謹剛正偉然今之賢臣也以一身當方岳重任爲
天子宣化于外人但見其數千里之内民事輯而不知公之所守者專也故易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以敬義並言者蓋義以爲用必敬以爲體非敬則義有不能行者矣孔子曰執事敬至他日旣曰修已以敬又曰修已以安人又曰修已以安百姓言安人安百姓之道皆不出乎敬也敬之功用如此而主一者敬之義也儒先非有所自得不能爲此言則公非有所自得其能爲此名乎予固無所得者於其義豈復有所發明姑爲公記之雖然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徐匪亟南

軒張氏之藏備矣奚俟予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六

記一十一首

陽山白龍神廟重修記

陽山在吴城西北二十里而近視他山特高且大蓋吴之鎮也相傳昔有白龍產其下其說載於郡志甚異其神秩於祀典廟而事之亦甚久矣夫山之高大者能出雲雨必有神司之而龍之為物用雲雨以為靈者也使依得其地則足以致其用昭其靈而山得龍以依其澤亦博其勢亦尊而他山固不足以儗之矣陜右孟公以監察御史擢守蘇州明年為弘治庚戌入夏不雨公以農事為憂曰國家糧餉多仰給是郡使禾槁不收非惟民無以為食其何以免徵歛之苦乎乃七月朔齋沐已率僚屬行禱廟中未至而雨遠近沾足民皆歡然頌公公曰此神之賜

也其何以爲報哉顧其廟傾圮弗修者六十年于此若舊有獻殿特存其址而已乃具材用徵工役擇人董治未及數月而功告成適長洲丞聶聰以公事上京師俾持書來請文爲記夫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無所謂禱者春秋始書大雩公羊傳曰大雩者旱祭也至漢世令郡國上雨澤旱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則有所謂禱矣世之長民者視民之說其身之修本也春秋之說其事之舉末也不修其身而徒舉其事雖禱于神神將不降其居不歆其祀尚何有雨之應哉故於廟之成因書公之所以感乎神者必有其道則後之禱于此者其亦知所謹哉

葉文莊公祠記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　英宗爲兵科給事中當己巳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悉

中機宜自是有名于時後出叅政山西遂擢都御史南北巡撫制禦蠻夷功績益著　憲宗之世召爲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旣沒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乂由進士來知縣事廉愼有爲自以少知公名今獲令玆土無以慰仰慕之意適　今天子初卽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承

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盍謂公之爲人天下皆知其賢況鄉人哉沒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佛廬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象以改公祠設位于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託公之子壻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爲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公之政

事載於國史者甚備已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爲濃純雅明白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謟佞之徒有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忍與接其所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於當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　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沒使天假之以年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嗚呼惜哉寬衸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爲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況其爲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彊書而復之祠成于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慈幼堂記

吳中業醫者百餘家其間以良名者數人耳陳君公尚以小兒

醫預焉予嘗以吳特一郡故陳氏得專其良使居京師未可知也於是公尚以醫士徵至則京師業醫者數倍於吳中其間以良名者亦數倍而公尚復以小兒醫預焉夫術業所聚多則難爲名非特醫家爲然而醫家之等第尤有甚焉者今公尚之醫於一郡於京師無不以良名吾固知其術業矣　國朝設太醫院以處衆醫　御藥房則在禁密中深密之地每選醫之尤良者處之公尚既在選中屢入用藥輒奏其效初授御醫尋擢院判　今上即位以例仍初官然其名固不以官得者是以以病求治者自若也公尚之先曰良炳在元即以醫仕其孫本道爲同縣孟景暘贅壻景暘善小兒醫而沒於　國初之瀘既而本道亦卒有子彥斌受其醫於母蓋嘗得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揭於藥室而金華王文忠公記之彥斌生仲和能世其

業而廬山陳檢討先生復爲之記公尚則仲和之子也旣世其
業益盛而飭其堂益完於是感其醫者多爲之詩公尚乃續舊
所得楊文貞公而下數首請予序其前夫所謂慈幼者前輩之
言備矣顧予何以加之蓋人之生子爲之保護以免於水火此
特慈於家慈之小者也亦父母之道當然也惟醫之於病莫不
視之猶子其慈之所及者則廣而每患乎業之不良或反致乎
短折之禍而何慈幼之有公尚旣非其人宜大　爲之詠歌也
予晚得子而公尚之慈吾幼者尤至心竊感之書此果足以爲
報也乎公尚名公賢爲人謙謹人皆重之非特以醫而已

長垣縣重修學堂冏孔子廟記

天下有郡縣則有學有學則有廟以祀孔子著于　朝廷令典
而有司之所守者於此旣有廟學矣或復即墟里之間而祀之

豈其私於孔子耶蓋孔子之功在天下萬世雖家祀之於禮亦
宜而況墟里之間其遺蹟所在廟而祀之亦惟致吾尊崇思慕
之誠此後人所以不敢墜也考之史記孔子去魯適衛又去而
適陳過匡與蒲今大名古衛地也而屬縣長垣有匡城蒲鄉與
史所載合若其北十里有土隆然以高曰學堂岡居人相傳以
孔子與門弟子嘗講學于此故名其語若近俗然家語載子路
治蒲孔子入其境教之爲政其事當不誣也岡旁有廟建自前
代而廢至　國朝天順癸未知縣劉弘始克重建而自爲之記
歷歲漸久傾圮不稱　今天子即位之歲屢　詔有司凡古
陵墓壇廟許加修治後四年監察御史河内吳君巡按畿内憲
體既振益喜咨詢間因行縣過所謂學堂岡者歎曰廟壞至此
獨非有司之事乎言于知府臨汾李侯侯欣然曰某之意也遂

委知縣古吳杜啓治其事啓承命不敢緩乃發公帑得錢若干緡以爲可用即市材物召工匠以弘治辛亥九月興功越月而畢若殿若戟門若講堂若杏壇若問志詠歸二亭以次完美以其餘力復建東西齋房及櫺星門其寢殿舊設孔子象而以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以四賢于此問志雖無所考不敢遽廢若子畏于匡顏淵後至蒲子貢執轡二賢固可考者而遺之不可乃增設其象爲六祔其地隘用耆老言復地之侵于民者東西凡八畝其南北更置三畝而規制始大又縣故有官地六十餘畝亦侵于民仍復之以充祭田歲收其入爲修治之費而計慮更遠矣廟成以其地幽僻學者宜居因聚里中子弟延致仕教諭陝人袁佑敎之於是茲岡之勝殆與古書院等啓以爲宜有記也遣人至京師以請夫憲臣出按于外以簿書獄訟爲

急者多矣視古聖賢事孰以爲意彼著于令典者尚多忽之況其餘乎然不知憲臣之職果止于簿書獄訟乎抑亦在乎風教之所繫者乎吳君惟知其然而爲此舉亦惟有若爲守如李侯者而能成其美意也然又非啓之爲令經營措置不惜心力安能致成功之速自是而後人知聖人過化施敎之地油然興思其君子相慕以文相尚以禮皆化而爲良士其小人雖所謂彊而勇困而奸者皆化而爲良民所以變其俗革其心果不難治者有不在此乎故記之以示後之爲政者

敬義堂記

昔者聖人以其存於心見於事者發之於言莫過於釋易坤六二之爻兩言之備者也夫敬義德之大者有其一已足而聖人猶以爲偏必並舉而言之蓋主敬以直其內則體立守義以方

其外則用行內外兼全體用具盡此所謂德不孤也爲學之道無出於此世之人莫不能誦其言有能用其言者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以進士起家歷官四十餘年出撫萬民入統百官凡所以見諸事業者率用兩言至於切劘治道啓沃君心往往見於章疏天下人皆傳誦之亦自兩言而推之也然此皆見於事者故人知公以義方外而不知直其內者之有敬也公以平生之所得者在此期於終身行之乃題其私居之堂以自警不鄙寬使文選主事李君賛來徵爲記寬謝不敏而李君道公之意不舍也蓋此兩言儒先發其意也已盡而公之蹈其言已久何俟區區之文哉惟公爲世名臣嚴望表然與古人等　今上即位之初知公之賢特起於致政之餘而信用之二歲間公雖以求去者數　上固留不聽然天下有識者亦

惟恐公之去也惟昔武王踐阼三日欲聞藏之約行之行萬世爲子孫恒者之道召師尚父問之師尚父舉丹書以告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是已武王受其言至銘諸器物以示不忘所謂敬義蓋已啓乎易之說然必以怠慾吉凶從滅爲言者武王雖聖訓戒之道當如是也公事
先帝既必出此及是起用猶惓惓焉以是爲說則公平日之所得者豈止於易所以名堂者豈止於身必欲武王其　君萬世爲　聖子神孫恒者乃公之志也與因書以諗於公不知以爲何如

春和堂記

周月窗先生以名醫起至京師僑居城南一室甚陋然公卿貴人而下以病求治者日遣僕馬迎立于庭殆無所容其名既著

則未嘗以醫求進故雖老儞然猶布衣也是以人不獨良其術
又皆賢其爲人非流俗所及月窗嘗爲予言世之病者多不知
醫故託之醫者以治蓋以生死之命寄之也其必死者不論若
可生者而死焉是其過在醫而其人比比見之則其術可不謹
哉自吾少時好讀岐黃書求大方脉之師而學之徧既通其說
則習瘍醫求其師而學之亦徧復通其說乃稍出以治病亦不
敢以人之命輕試之也必勤候而謹察之久之覺無所失乃數
出以治病蓋謹之如此始吾視病者呻吟不寧慘然如在吾身
必致其生而心始樂因竊念安得天下之人無病可治而無術
可施舉康彊怡愉熙熙焉陶陶焉登于上壽而吾與之並生於
天地之間若春氣既至太和薰蒸有生之類無不發育則吾心
豈不益樂也哉吾家無錫之野舊以春和名堂以見志幸爲我

記之予曰是志也古人之所嘗言者也惟昔曾點欲以暮春與童冠輩浴沂舞雩詠而歸焉獨爲孔子之所與夫春天地發育萬物之時而仁之蹟也仁者對時育物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亦天地之心而已是心在人所謂不忍人之心而人皆有之者也孟子特引孺子入井以證其事豈若醫之爲術直以不忍人爲務其事尤專且切而以是名堂則其心益廣且大也蓋方寸之間生意盎然與天地相流通世之仁術孰加於此予感月窗治病甚深特記其所以習醫之難而終不欲以醫名以見其存心之仁未可以醫淺視之也

錫榮堂記

光祿寺良醞署正蕭君光甫前知江西寧縣時有卓異之政爲部使者條奏　朝廷命所司覈實乃進其階文林郎　制詞略

曰既廉且慎能先正其身惟公則明而後服乎褎襃美之言可謂至矣其末又曰循吏特書相望於今古小民難保當慎乎始終則致飭勉之意而望其終惠乎元元也於是復贈其父樂昌教諭如其官母林氏曰孺人及封妻戴氏如之　恩典所及顯揚一門君感激無已曰光甫將何如以報　上耶乃名其堂曰錫榮以示不忘謂予相好久來乞文記之蕭莆田故族也出宋清節公子荆之後自君之上二世皆儒官君必舉于鄉初授潼川州學正教瀘已善作成人才修建學宮勤勞甚著知其才者遂薦知安縣安為蜀中窮處高山深箐與番夷接壤縣無城郭民不時出沒鬬狠撫治為難君至適寇亂焚刼之餘掃瓦礫以治兼以豪猾吞并廬井空虛而賦役未免君知其弊力扶抑之凡寇往來要路悉立城堡為守禦計已而流移漸復乃建縣

治及諸公廨更立社學以教子弟三載境内無警士民感化俄以内艱去任老稚相率悲號攀留既去賊仍犯境民爭走訴闕下願復得君爲縣不報乃數以書問訊安否益望君服滿來治也後改盜縣盜俗喜爭先有能何大姓訟田至數年不決憲司始委君勘問君閱其詞即得曲直召諭于庭遂皆帖服既久民益信君公平爭者漸息一旦有盜五十餘人突至市中欲入縣劫庫藏君遣人諭之即輸謝而退去犯他縣殺略數家縣令及典史皆被害而盜獨無事君不忘備移文行臺得調官軍守禦建營舍百餘間居之而盜終君去任晏然也去之日民泣留如安縣時且各持金帛來贐悉卻去上吏部考最始有光禄之擢知君者以光祿雖京秩未足以展君治才而君處之怡然其所以自持者益嚴也比僚吏及庖夫數百人詣吏部言君廉慎

有爲宜擢用事雖不果行然君之賢名至是愈顯矣名堂之意不待予文特述君平生居官者數事書以爲記葢以見制詞之褒乎君者非溢美而君之得乎　上者非冒寵渥以夸人必將陟崇階全晚節而無所負乎平生也

　都御史盛公所受　勑書碑陰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以成化癸巳自延平知府擢廣西右參政又十一年癸卯至都御史　命下皆有　勑書重其行公旣致仕而沒有副本謹藏于家其弟頤與其子唐龍相與刻石立于公之墓前所以表著　綸音以見公爲　上委任之意而其姪虞吏請寬書其碑陰葢公旣登進士第初授監察御史與同列論事補外徊翔郡縣者十五六年政蹟卓異有古循吏風及擢參政專督糧儲益盡心其事于時倉廩充足邊務脩舉

實稱 勑旨乃進布政使遂 召爲刑部右侍郎俄調南京未
行始以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適歲荒饑莩滿道公賑濟有瀕病
者得食流移盡歸六郡熙然皆有更生之望循行所至不立威
嚴下情赴愬悉得自達於是廣儲偫均徭役諸事以次舉行必
使民得實惠期至久遠而不茍於一時 朝廷方無東顧之憂
而公引身去矣實嘗竊論刑官之設莫大於司寇其尤良者如
書所稱蘇公之敬刑一歲中不過能平反寃獄數人而已況爲
其亞而不得專者乎公固守正不阿刑無枉抑然與賑飢民數
十萬口以免其死徙其功孰多雖盡痒匪懈事不廢弛然與積
粟至數百萬石以免民他日之死徙其事孰大必有能辨之者
則 朝廷所以輟公東行豈知公長於撫民而有以成其政也
與不然何 勑旨之委任於公者重如此也且今世之人以入

朝爲榮一旦遠去輒怏怏不樂事多以怠其者屬民以洩其忿公之去也方怡然自得至則勤勞益甚計慮咨訪不異疇昔爲郡縣時彼固有出於強爲以需再召者而公請老之疏其詞懇切誓必得　命乃已其賢於人何遠哉故因記　敕書後以著公之大節若其平生之詳則墓碑具焉

心耕記

吳郡陸氏隱于田間而業農者累世矣世修禮義表然爲郡之望至處士宗博益振其業鄉人尤賴之宗博嘗自號心耕或者則以陸氏居松江陳湖之上田連阡陌上而賦稅下而衣食皆取給於是宗博及其壯歲當勤生力本之不暇雖未能躬耕以食力亦必往來相視衝風日犯泥塗與傭奴同其勞苦而曰心耕何耶或者又以昔許行欲滕君與民並耕而食孟子引古人

勞心勞力之語以曉之宗博少嘗爲郡縣推擇長田賦有治人之責豈以其心亦若耕者之勞耶或以其説似矣而未得其意夫孟子以農爲喩者尚有之揠苗助長心不忘乎集義之戒也舍己芸人心不廢乎自修之訓也故農夫能耕則田不荒而穀可成君子亦惟自治其心使不至於荒而已蓋心苟荒則惡乘之以入故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蓋言惡不可長如此夫惡不長則心無私欲之累而德亦成日用之間俯仰自得豈徒其身之安其澤之流於子孫者亦將享其利於無窮於是宗博之下世數年矣三子完宜某皆善承家完更以名進士授監察御史一日告予曰先君無恙時欲得記所謂心耕久矣兹敢成其志而終惠以一言幸甚嗟夫三吳之野終歲勤動爲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也晏然處

於家庭之間而矻矻然經營乎方寸之地其勞尤甚焉者此宗博之所獨知而未可與不知者道也

古田縣重建文廟記

自佛老之說行於天下人爭信而趨之昔之大賢君子以斯道自任者極力以闢而卒不能去其教愈昌其徒愈盛偏州下邑其宮室常數十區而吾儒學校之設雖通都大郡其制特一二而美麗宏壯不能彷佛其制者常然也古田爲福州屬邑學有廟建自前元甲午至今二百餘年矣殿宇傾圮視學宮特甚歲時師生行禮于是懍然有覆壓之危乃弘治元年今提刑按察司副使天台楊公行縣至訓導張瑄知公之重文教也即以其事白他日公謁廟顧而歎曰佛老之徒特以禍福誘人有所興作不勞而成今是廟爲吾夫子神靈所止其功在生民其道在

萬世固師生朝夕瞻仰以盡報本之地而壞若是獨不有愧於其徒乎且　朝廷崇重斯道惓惓于是而不仰體　德意又獨非有司之責乎邑之人傳公之言莫不感悟一時以金來助者得數十斤方入山伐鉅木而水涸莫致俄天大雨遂抵學旁又若有神相之者於是良匠遠至卜日既得主簿孟項偕瑄董其役乃以是年七月庚寅興功其冬十二月甲寅功訖規制高廣迥異舊觀然象設未備門廡未易而丹艧之功尚未施也教諭周貞方圖謀之適知縣屠容持檄初至曰此固吾爲令者之事也遂次第成之且期學宮修葺當與廟稱其於文教能知所重復如此初邑中乏進士之選餘六十年廟成之又明年庚戌貢士羅榮遂擢　廷試高等人以爲奇相率有遣子弟入學之願於是屠君以是役當記且憲副公之功當載也乃具始末來請

惟閩去中州萬里在禹貢荒服之外歷三代至漢其民旣廢復徙之江淮間蓋久而生息復盛然未知以文學爲事也在唐常衮爲觀察使始設學校敎之爲文又能屈巳以倡率之于時士子更相慕效而文學大興其人遂與中州等學校之設其有益於天下如此今　國家承平歲久閩中人才固巳過于前代獨古田視他邑爲不及豈非其地僻遠無倡率如衮者之在上乎乃今得憲副公而令佐師儒又謹承于下宜邑人之尚義好文者之勃然也予與憲副公爲同年進士知其治獄明愼能持憲體乃復留意於此非識治道之本者乎故書以記之

宜興縣重建先賢祠記

宜興爲縣久矣人物之生相望不絕宋寶慶間縣令趙與悊嘗建先賢祠歲久祠廢至莫知其遺址所在其可考者眞文忠公

所爲記而已弘治二年武陵陳君策以進士出宰其縣數舉善政士民安之他日問知所謂先賢祠之已廢也悵然興歎以爲己責乃卽學宮東偏隙地謀重建焉士大夫皆以君之是舉能慰後人景仰之意然謂吾鄉先賢之盛不止故祠之所列者因相與考之史傳參之志書自漢至宋得數人而視舊已多自宋至 國朝又得數人而凡游寓于茲及守郡而卒葬其地者則仍其故而不敢廢若晉孝侯周公唐將軍衛公皆有專祠固不必與於斯也祠成託某求文記之蓋昔之賢者去我已久其聲音容貌邈乎不可得而接也獨其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見於紀載者炳炳如在顧予淺陋又不能深求其所至竊獨愛其人散見於二千餘年之間一旦列於一堂之上鄉人駿奔歲修祀事若子孫之於祖考然者此無他世不同也其爲人之賢同耳賢

則他邦之人皆可祀之而況其邑之賢者乎然是賢者以道德政事氣節文學自立於世惟盡其在我者其心尚不求當時之知乃求後世之祀乎而後世之祀之者又豈有所覬於諸賢哉亦惟申其景仰之意以盡其在我者焉耳且曰後有賢如斯人者將俎豆於斯一如故事所以感發乎人而起其思齊之心者又有在也宜興在江南爲奥區山秀而水清予將往游焉當拜于祠下因從其鄉人子孫訪諸賢之遺事而尚論之玆特記其祠之成爾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七

記十首

朝城縣重修儒學記

東昌有州曰濮濮有縣曰朝城朝城有學建于前代至于　國朝凡數百年于此爲今者因其壞輒修之然不過補罅支傾以苟一時之完而已弘治戊申　今天子即位改元之歲也隆慶劉君章以進士來知縣事下車之三日入學謁先聖于廟已乃登堂以臨諸生顧而歎曰學其陋矣惜吾政未信于民而遽興是役不可然此寔治道之先務不可緩者已而政之所及皆以爲善凡所號召爭趨赴之君知其民之可使也乃以修學事白于州于府于司皆曰宜越明年二月材用既具始建諸生肄業之舍爲間三十若堂若齋若會饌之所以次而成又以群賢

從祀宜建兩廡以翼文廟復爲間三十六若戟門若櫺星門若神廚若庫亦以次而成至于殿廡之內易以塑象儼然聖賢之臨于上也繚以周垣植以名木學之規制無乎不備至癸丑之冬督工吏張本以功訖告蓋是役甚大經營措置之間惟以其民不堪爲慮故歷五年始克成之可謂難矣爲令者之心可謂盡矣教諭盛佐訓導黃貢林靳忠以令之功宜有文以記於是君之同年友吏部員外郎東阿劉君約率其學弟子張釗來請予謝無暇則其請不已乃書以遺之夫濮爲衛地而朝城實其境內孔子至於是邦嘗有轍蹟焉其人旣庶而富幸辱教之之語然欲教之未有外於學校之設者故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民旣親矣則風俗自厚法令必行而刑罰可省爲令者且無事矣治道先務誠

在於此雖然學校士之肆也其毀譽所在而上之得失見焉子產不毀鄉校卒爲賢大夫而有遺愛之稱然則今日令之所以經營相度以盡其心者豈徒資以教民亦惟察其言謹其身平其政以終惠乎百里之內其亦有意於此乎

嘉興府儒學明倫堂重建記

天下皆有學學必有堂堂必以明倫名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其義實本于此然自三代以前舜命契爲司徒敎人之道已不外此則三代之所以明乎此者亦因乎舊而已而非創爲之也顧其時風俗既厚人心不亡爲君師者猶有近於禽獸之憂世道既降其立法爲敎又當何如此學之名堂所以不能忘乎此也然古人之明人倫未嘗爲此名也惟能盡其實而敎化自行後世之明人倫未必

有其實也惟其爲此名而教化有不行焉孟子不又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存古之名行古之實還風俗之厚復人心之正奉 朝廷之美意施郡縣之善教此固今日爲守令者之事而亦安能舍學校而他圖哉蓋學校者行禮講業固明人倫之地乃師生之所聚而士庶人觀法之所在其可以不加意視與他公署等哉嘉興在浙江爲大府凡公署之設無所不備況於學乎況於師生之所聚如明倫堂之尤不可缺者乎其學始建于唐拓于宋元而修葺于 國朝者見於紀載已詳堂故在文廟後正統間知府黃侯懋始得隙地遷于學之東北其制宏敞人皆美之後五十年爲弘治癸丑學不戒于火堂若後室一旦盡燬時同知林君茂堅適署府事方圖重建已而知府佟侯珍至諗知其故曰財出於公力出於下吾爲 天子初守茲土

豈不知所惜哉使是堂而改作也是可已也惟不可已此吾所以不能已也且僚佐嘗有意於此其責不在於我而終諉之乎乃掄材鳩工屬吏董役明年堂成已而其後室亦以次成矣視舊高踰數尺其制爽塏人益美之落成之日卿大夫致仕而家居者自兵部尚書項公而下畢集堂上頌侯之功他日教授韓于鵬等則來吳中請文記其事予辭之然侯自吏部屬出佐蘇州予固知其人及爲守去蘇甚邇又聞人稱其美政不置則於是舉安能吝一言而不與之哉於是後數月訓導范祐及諸生姚玉輩相繼來促乃卒書之是舉也經始於甲寅之春訖工於乙卯之秋凡用木石瓦甓之類其數載於籍可考也

廉石記

石之產于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

子則窺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弃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爲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内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没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爲埋没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爲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爲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闐然足蹟

不絶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爲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懐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趍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爲人類也乎石之立爲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別琢石請予爲記予美其事故諸而助成之

滸墅重造普思橋記

滸墅在蘇州西北境上其民際水而居農賈雜處爲吳中一大

鎮自景泰間　朝廷置分司于此舟楫益集居民益繁貿易往來以限於官河皆稱不便成化初雖嘗作橋以免濟渡而南北遼絕人蹟折旋猶以爲不便也居民相傳故有橋在周孝侯廟傍訪求之果得石刻題曰普恩橋視其時宋慶元三年也乃圖重造而不敢專以戶部主事蒙城劉君煥方奉　命分司于此敏而有爲始合言以請君曰是民功也吾何敢沮且從而奬勵之他日工部主事貴溪姚君文灝行水至聞其事亦從而勸相之然民亦未敢專也則言于知府史侯侯曰宜又言于巡撫都御史朱公公亦曰宜於是里父老沈浩等更相告言出財以助凡得白金若干兩擇弘治九年某月興工是年某月工畢劉君喜其事之果成也曰是橋財費甚鉅勞力甚多其利益甚廣不可使後之人無所考也介鄉貢進士浦君應祥來請文以記夫

事之成未有不由於人和者周之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橋梁之役雖非是之比然民不欲爲則上之人雖驅而使之不能成也至於民旣欲爲上之人或咈之而不從則其事亦豈能成哉惟夫民欲爲之人能從之故雖財費鉅而勞力多不待踰歲而穹然堅厚不易爲之役遂以告完雖然人則和矣亦惟得其時耳蓋吳自古爲澤國數被水患今歲則大熟粒米狼戾民旣有秋成之利視義所在慨然施予亦不之吝此所以易成也歟橋之脩一十二丈其廣二丈三尺崇如廣而減二尺董其役者曰倪某凡出財者其姓名悉刻于碑陰云

常州府新修譙樓記

江浙之間多名郡若常州其一也據城之中偉然而壯者爲郡治直郡治之南巍然而高者爲譙樓樓之建旣久而燬宣德末

重建于郡守桂林莫侯歷六十年于此風雨震凌朽爛剥落前人之功日就廢壞今郡守泰和曾侯以刑部郎中治獄有聲朝廷推擇而來廉明有爲廢事畢舉有言譙樓當修者侯曰天子念江南凋敝俾出守養民今惠政未洽而遽使之非所謂未信而厲已者乎民聞之曰侯之愛我甚矣自侯之來歲則大熟侯不厚歛而有餘粟吾輩各以自私使不出升斗以助盛舉是不知義也倡而繼之如出一口相與具材用召匠役將卜日興事而侯亦未之許也於是同知方君岳等贊之曰此民之情也咈之不可乃從之未幾朽爛者堅剥落者完甎石並用丹艧錯施郡中美觀於是爲最工訖侯以暇日與僚佐賓客登而落之方君等以宜有記也具書來道侯之愛乎民與民之所以感乎上者其意甚備予固知侯者乃不辭而書之蓋古之人固勤

於政然居高明遠眺望所以游目騁懷者不之廢也故後世譙樓亦古臺榭之制耳況更鼓刻漏以警卒民者在是豈特爲郡中美觀而已常州自昔爲守義之邦上之人於工役之所當興者猶重勞乎民民感其意卒成其所當興者豈非使民也義而民易使也歟記之固宜工始于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訖于是年某月某日

鎮江府重修儒學記

鎮江爲府距江瀕海地險且固自　國初用武多所資給當時恩詔下頒惓惓焉優䘏之故其府賦稅薄而田里不困百餘年來　朝廷以江南要地自牧守以至參佐莫不慎擇其人敦學之政既洽于下故其民衣食足而俗不奢夫不困則其中自樂不奢則其外無慕於是士皆可教長材美質之人誦詩讀書以

儒爲業而游乎學校者蔚然可視及其出而與四方之士較藝乎塲屋之間往往有首冠乎科第者此非其明驗乎居上者以其人果不負乎教也益惟以學校而加之意蓋府之有學自宋歷元在府治之南　國朝景泰間知府張侯嵩以其勢卑隘始東遷之至今五十年矣而頹壞已甚未有能修之者今知府鄭侯傑自大理寺正來又得前兵部主事高君鑑等爲參佐好文重士始相協謀以修學事移于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公曰吾奉

天子命以養民財力固所當惜然以學校槩視之是不知務者即報使舉行侯又以董其事者當擇也得承事郎曹貴委之貴勤敏而公財不妄費工成規制宏美觀者稱歎於是教授董宗道具修學始末使諸生達冕蕭杲來請文刻石蓋學校之設古制也自三代以至今日上下數千年其間雖有失道之

主未有能廢者以聖賢之道不可廢而道明於此也然以明於此者非明於學校之地明於游學校之人則其人之寄亦重矣哉孟子曰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故廟而祀之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在其左右者非夫人也聖賢也聖賢者道之所在也誦其言求其道居於鄉使習俗不變於一時用於世使德業大行於百世然後稱乎游於此者此固 朝廷崇儒之美意而有司之所奉行而不敢廢者也彼科第云者特假之以致吾身之階耳果足以爲士子望哉故因記學之成而及之學之制自堂齋以下爲間百五十廟自殿廡以下爲間四十八周垣爲堵四百十經始於弘治乙卯八月明年九月而功訖云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 國初所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

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入　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
高皇帝知其名召赴　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
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菴有妙隱大雲三寺乞合而一之爲
是　上從之始　賜今額實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
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寺燼于火主
僧德本以爲己事欲重建之而力未能也於是徧扣富室求施
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功始克
建所謂大雄殿者肖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爲宴息
之所觀者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疲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
可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能也
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于數四而不已惟玆寺在城之南有
山林幽絕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蓋唐開成初寺僧法

弘恵滿等作千佛堂經藏刺史白樂天既爲之記又嘗以文集七帙寘于寺中非以寺之有人而有所託乎及宋蘇子美謫湖州長史流寓吳中作滄浪池以樂今寺後積水猶汪汪然子美嘗遺洛中故人書云吳多佛寺可游兹寺非其首歟夫前賢之遺事其可考如此予獨愛一言而不爲本公復哉本公字一源俗出陽湖馬氏而受業于半塘壽聖寺曰顯祖庭爲徒今年老退歸舊隱而惓惓于兹寺如此眞所謂不負其教者乎

吳縣修學記

蘇多屬縣惟吳之建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爲近蓋學初偪於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況侯始遷于今昇平橋東可謂美矣然人復以爲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前令仍舊皆未暇及會監察御史海陽吳君一貫巡按

至諸生言之君以爲宜於是任丘酈君璠以進士來爲縣政令旣行歲適大熟曰此費不甚固無難者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君又以校官宅舍塡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于跨池以作梁臨衢以樹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弘治丁巳春功旣訖教諭李某訓導某某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酈君爲政精敏若修學特其一事耳然人又以改作爲勞民而以仍舊爲省事者蓋出於魯人爲長府之説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爲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欲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爲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此曾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于斯明人倫于斯惟患居上者不之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

士感動其心自有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妄舉事者否則鄺君亦肯爲哉故記之以示後人

瑞賢亭記

世所謂瑞者或昭于天或發于地往往有奇驗于人載于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爲異而以爲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爲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鄉以下諸水皆合于此束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涯有巨石二屹起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爲每夏秋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擢高科

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旣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　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敎竝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旁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辥者實董役事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旣沒其兄之子杰桓同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疇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蓋石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掇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瑞乎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頽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係於科第乎

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又繫於科第乎蓋其事甚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爲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爲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爲法則瑞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韓氏立後記

人之初本乎一祖而已其後子孫益繁族屬始分分則有續有絕其勢必然於是君子制爲人後之禮而絕者續矣後世宗法廢而不傳人各宗其近者至于近者絕焉則奉祀無主承家無統而其法益廢爲其族人者能無懼乎吳中韓氏自宋魏國忠獻王以來自汴徙杭有爲馬步軍副總管性卿者又自杭徙蘇而居城中樂橋之南性卿生轉運使某三傳爲復陽復陽生奕字公望詒字公達公望生存字伯承伯承生充字克美克美生

永祺永祺生宗祀宗祀年十八而卒不幸無子而韓氏之宗子遂絕至于故居蕩然過者傷之於是公達之孫襄字克贊者以爲懼曰韓氏宗子其遂已乎今吾且老不及此圖之他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盍克贊有子金金有子宗福宗福有二子其仲曰熹序其昭穆實宜爲宗祀後乃弘治丁巳某月卜得吉日克贊率族人告于祠堂而立焉既又恐後人之不知也以書來請記其事于石以示惟韓氏出故相家自入 國朝公望以隱節文學高于一時而公達與其從兄公茂竝以醫術顯于永樂間被 寵眷甚渥而韓氏之名益著按其家乘公望初無子復陽以公達始生命育以爲後而名曰詒公達既仕一日 太宗文皇帝問知命名之故以昭穆之紊也卽命改之 賜字公達俾以字行公望聞之喜曰昔先人恐無以爲後者特權一時之

宜耳今既蒙　恩改正此韓氏之幸也其事葢百年于此而公
望之後不意竟絕克贊於此汲汲圖之以合先世之志是豈偶
然之故哉禮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謂
克贊此舉其知禮者乎其知本而孝者乎詩曰以嗣以續續古
之人熹也長而好學以無忝其家世也哉

瞻竹堂記

吳中高氏世家飲馬橋之北物貨車馬紛然半門固廛居也其
先廷用府君性愛竹嘗植竹於庭翛然有園林之氣葢嘗扁其
軒曰可竹故賀感樓先生爲記之府君既下世而竹固在其仲
子策字德良者以爲先人所好也歲時壅灌愛護甚至意不自
已乃作瞻竹堂以寓孝思介感樓之子其厚謁予請記詩人之
言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以桑梓爲父母所植故恭敬之而不

敢慢也然艸木之生其類甚多人子必于桑梓而恭敬者以桑可以飼蠶梓可以成器而父母種植之美也故唐李德裕平泉莊記曰壞吾一艸一木者非佳子孫蓋德裕所植皆珍奇之產特以資玩好者世故不之取也今夫竹有君子之德白太傅故有似賢之稱人之貴之久矣前人植之意蓋在此則德良所以瞻對之者固出於孝思亦欲資其德以爲鄉里之賢人耳詩又不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嗟如琢如磨敢爲德良賦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八

記一十六首

敕祀鶴山先生魏文靖公記

弘治十一年四月蘇州府長洲縣民魏芳奏宋魏了翁登慶元五年進士累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公嘗講學于臨邛白鶴山下及謫居靖州建鶴山書院以居學者後在政府理宗親書書院扁仍賜居第于蘇州以疾命就醫郡中及卒遂葬城西高景山下後以居第爲書院而墳墓至今有碑在焉惟公立朝大節及講明道學之功當時與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並稱　國朝既以文忠公從祀孔子廟庭而范文正公蘇人也亦有文正書院又以公有功于宋亦命守臣即書院歲時致祭顧獨遺公徒使書院巋然神位虛設

實爲缺典茲幸遭際　聖明崇儒重道屢降　明詔表章先
賢修舉廢墜如念公之功特　賜秩之祀典豈惟爲魏氏之榮
而已所以慰吳中士大夫之望者在是蓋芳之自陳如此事下
禮部議以公平生具載史傳考論其功於法得祀宜命守臣春
秋舉行如范文正公故事覆奏　從之芳感激乃謁予告曰
聖朝盛典一旦光賁于斯文至矣幸載之文詞以示後世覔譔
不能而其意益懇蓋公居第實在蘇城之南元至順初公之孫
起欲以其地規爲書院言于侍臣以達于上命以舊扁揭于堂
楣復教學士虞公爲之記公之功至是始顯觀記之所云一時
尊崇之意雖若甚盛亦不過令其子孫世奉祀事而已豈若今
日由於禮官之所議出於　君上之所從陳其牲醴奉其幣
帛　內出祝詞俾有司負讀如儀有　國朝之盛者哉公之功

至是益顯豈前代之可擬哉抑公之仕宋當寇亂擾攘蹙于偏安之地忠言沮塞尼於權奸之人其事業既不得大行于時獨其講學之蹟見於所著如九經要義周易集說等書有不可泯者故雖百世之下學者猶有賴焉則夫論其功者祀之于一郡果足以報之乎盍　國初王忠文公子充嘗著從祀孔子廟庭議其謂歷代儒先有功於聖道者至宋有周元公而程氏兄弟承之迨朱子集其大成中更學禁獨眞魏二公不背其學力爲已任其所著述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足以續朱子之緒以爲當列于從祀其言合於公道君子取之久之　詔文忠公從祀既如其議然則公固不得而遺之也夫報功之典夫人當言之非一人所能私者則寛之記此亦豈以私於公哉君子其必有以取之

朱孝子旌門記

言天下戶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 朝廷頒 恩詔輙令有司具節孝者來上然自建 國以來凡百餘年蘇郡節婦歲有之何孝子之寥寥耶豈其行爲難人莫能舉耶其見於公牘者洪武初有張孝子一人可謂少矣至成化間始又得朱孝子一人乃乙未歲旌門之典旣下士大夫爲文辭以表揚之者不一而足於是朱孝子之名播在人口于因疑郡中孝子固多彼窮居僻處者特無爲表揚之耳如張孝子非託之公牘其名亦已亾矣此可見文詞之有用也朱孝子爲人與其名字里居見山西參政祝公傳已詳其年今將八十康健不衰比歲又以 恩詔錫仕服榮身當其父沒嘗廬墓上于旣爲作聽鳥軒記今其子存理以旌門銘頌賦

數十篇持至都下見示又欲得予一言記之益知文詞之有用惟恐其父之名不傳亦其孝也

綠野書院記

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没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已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竝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是時西方學者爭師宗之人至于今過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

已武功爲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蹟也蓋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爲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于朝他日適外治獄而還卽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述蓋史之所紀大畧如此綠野之蹟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寧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輙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既毀而遺蹟猶存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卽其地構屋以祠先生別爲屋俾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乃下其事于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復古廢祠亦急於風教者復以其事委之學通方經度材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綠野書院擇士子充其中而以

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五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渢渢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間以書請記夫養士於學校取士於科第此固　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爲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賢憲臣有見於此革其故習特爲此舉以作興之學政之大無踰於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敎其不變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無弗當講者而横渠先生尤吾今日皐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反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爲教之規拔於流俗爲世

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於士子者也於是取科第出為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為士子禁哉書院建於弘治某年某月工畢於某年某月明年十月癸未記

陽山大石巖雲泉菴記

吳雖號澤國其西有山亦連延不絕陽山在稍北視諸山雄偉特甚其陰石巉然起如人負奇骨而傴者當欽崟礧硊間有僧居在焉號雲泉菴成化間予與太僕少卿李貞伯吳興張子靜松陵史明古往游自滸墅北轉入小溪舍舟從平田行仰見石勢欲墮舉足甚恐入門竹樹幽茂薜荔滿牆僧緣崖架木有小屋在石下益奇客喜而就宿聯為長句明日太僕大書屋壁復題名石上而去後二十年予再還吳中則太僕以下相繼而逝自歎不能獨游而徒得沈啓南所作巨圖時取而玩之耳一日

有僧來謁問其名曰智韶則菴之主人也曰山居辱公題詠後游者接踵而至大石之名㬥著于時此皆詩人和篇也予旣爲書其末智韶復請曰菴未有爲記者更乞書之葢山之有菴相傳爲宋珍護禪師所創其扁則銀青光祿大夫齊國公德剛所題然莫能考其爲何人也石之大且奇者散列不一當時與客議此可亭此可堂且軒者尚多今歲久其地如夢中事不能了了况予且老未知他日歸休再能游否所幸主僧有開拓志來游者或能成之當再爲書之刻崖石上

冬日賞菊圖記

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諸公會予園居爲賞菊之集旣各有詩寬以爲宜又有圖寘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葢據案停筆而構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竝方石

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賓之也持杯而旁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陳玉汝也舉茗梡而回顧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石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治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爲寬而小兒奭捧卷而進亦預焉大率寫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雅亦不必侶今人而況艸木之産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于世以寬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

國朝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記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寬故述其人于圖後付奭藏之覽

者庶識其爲某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鳳陽古稱濠梁爲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也山川雄秀王氣鬱然望而知爲　帝王之宅一時謀勇之臣從高皇帝而興者皆在百里之内征伐四出日事武功仰惟聖心惓惓戎馬間獨以詩書爲事故當洪武建元之三年既以其地爲中都即立中都國子監教育人才以修文教爲久安長治之計七年改中都爲鳳陽府始以監爲學而其制始定當是時天下學舍多遭兵革而廢　詔有司興修如故而鳳陽有學自洪武至　今上改元弘治又歷一紀蓋百三十年于此中間爲守者如章侯銳而上視其頹壞亦嘗修治然不若今孟侯此舉之大也侯名俊陝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慎

稱爲賢守及以家艱去改守于此宿弊盡除廢事畢舉則益優於治而力且有餘也初至顧其學復就頹壞且規制多闕曰吾其復遺勞於後人也乎然猶不敢自專乃移于提學御史方君及巡撫大臣而下皆獲報可始爲此舉踰年而功畢僚佐稱羨師生安適以及郡之人士來觀者相與歎曰茲學之修起頹爲壯易壞爲美補闕爲完民不知勞財不知費何侯之才之長而功之美也侯聞之曰此公役也固吾爲守之責也吾惟以不能其責是懼而何才何功之有雖然吾豈避其名而使後人無所考哉適醫學正科顧鏞以公事上京俾持書請記夫自古莫不有學而　國朝有學自鳳陽始論者以鳳陽擬漢祖之豐沛夫漢祖過魯以一大牢祀孔子書之史冊以爲美談及歸故鄉宴父老不過使童子歌三侯之章而已其於建學之事固無暇者

惟昔武王伐殷之後即偃武修文而以立五教爲首於是建學講禮天下化而服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其後成康繼世而文益盛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周之文實自武王啓之然則鳳陽有學鎬京辟雍可謂異世而同貫者歟今世論以武功輔成帝業一時受爵土之封者莫盛於此及乎學舍肇建文教大行天下向風以收無思不服之效亦莫先於此所謂文武淵藪非此孰當之賢有司之意惟知其然故輟簿書刑獄之勞而行詩書俎豆之事所以仰體　聖心以爲此擧凡來游於此者所當知而不負者也乃疏其功役于後學之修自文廟大成殿始次兩廡廡之南北各增建三十間又南修戟門門之外爲泮池池之上爲石梁又南建櫺星門殿之北修明倫堂東西四齋相

向其南又各增建六間堂之北修尊經閣東爲神厨西爲神庫各三間其西爲饌堂爲厨東爲倉亦各三間至於諸生肄業之舍會講之堂習射之所以及校官之宅無所不備此其功之大者餘不能悉書也功始於弘治丁巳三月畢於戊午九月己未五月記

青州府重修儒學記

青在禹貢九州之一其地介海岱之間蓋今濟南登萊皆其境也後世建置不常至　國朝其制始定而州縣所隷凡十有四信爲東方大郡比歲　天子命建　藩國于玆繇役大興供億莫計而守適缺人吏部推擇勝其任者得昌黎杜侯源侯出世家早登甲科爲大理屬𥘉出治萊有聲蓋於東方上俗稔知之故其治青裕如也然當多事之餘財力既竭民將不堪使他

守居此僅治簿書而已而侯能躬節儉率衆方興學校如平時曰此吾爲守者先務也使緩之不有愧於古之良吏乎其僚佐若同知鄧儒通判張壇貢𣃁推官陳天祥皆以爲然而力贊之遂擇以弘治己未某月興功學建于　國朝洪武初屢廢屢修前守之功因舊爲多至侯始大其役凡堂殿皆易以巨木堅甓丹碧煥然與舊殊觀下至庖庫之類使亦完美初諸生肄業悉散處于外至是即學之隙地建屋四十間間四爲聯使之聚居以便講學又將建雙表于門外求其材特有石柱一歲久臥道旁一日發地俄得其一適稱郡人相傳以爲異事功完教授楊和等合諸生孟霽以下感侯之德有足書者以使來請夫有郡寄者雖切於民事終不能免工役之舉然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可已者

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不可已者也然於不可已之中又有所當急者又孟子所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是也蓋民病涉無甚害者苟不教則近於禽獸而禮義不興莫知所以尊君親上之理將至於不可治其害甚矣侯惟知此故當鞅掌無暇之際而首事乎此凡以爲教民計耳不然勞其心復勞其民傷其財侯豈爲是哉青古齊地當辱曹參以治治道貴清靜之言猶在也自是侯高居一堂東望益公如將見之當避席以舍侯用公之言民從侯之教青之治行當爲天下最也

沙湖隄記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

者莫考其蹟然水所豬輙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竝湖者既藉灌漑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輙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揖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爲患者尤甚旁有盜藪以行刼爲業客舟爲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勅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

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僉君乃專任其事先時
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浚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以爲公
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
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
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爲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
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
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
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爲功違之則難然又有
難易焉者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
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
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沙湖爲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
湍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

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史侯簡今爲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瑋知縣劉珂鄭璠縣丞賈徹主簿翰秉則勞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子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並美無忝於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於壑者葬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葬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爲棺槨其制始備而焚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

茹毛飮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焚屍者人
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庶事草略其道皆然
後世宮室飮食皆極其厚則葬埋之制亦厚而卒有焚其屍者
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之法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
之人習見其事不以爲怪而從之愚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
法之省不忍之心頽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
國朝洪武三年下詔禁之令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澤
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　聖政推仁可謂澤及枯
骨矣蘇爲郡自　國初兵荒之後戸口見於版冊者其數已甲
於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蕃殆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厝固尊禮
制至於小民焚屍日亦不絕遂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於
煨燼之餘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其

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效之噫何俗之惡久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蘇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則大變獨視其民不以禮葬痛切於己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不可也慨然有義塚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僚屬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塚其廣皆百畝有奇周植木爲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下民感於義或出地以獻其購于民者則勸富家及益以官錢平酬其直若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粮代補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從其便始侯爲此詢謀于衆皆曰此固盛舉也柰地有限而人無窮何雖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玆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

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焚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諭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託以為請予聞歎曰此前人所不能行者何意行之於今日哉子產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乃悉侯之意以諭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損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必怒而訟于官以報其讎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之乃親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斷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傍觀者猶蹙額泚顙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為爾治葬地爾有喪其安厝于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遷瘞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遠

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　朝廷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悔凡義塚在某都某圩與頃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刻之碑陰

膠州重建儒學大成殿記

天下有府若州縣即有學皆以爲風化設也夫縣之置甚廣而附於府者學亦不廢況州不附於府亦無縣以附其學有必設者凡學皆有廟以祀孔子及配享從祀諸賢當廟學初建工必完物必堅固美好而不敝久之完者缺堅者壞甚則傾頹而敝矣夫一器之用必求其新廟學豈特一器而已其棟宇垣牆與夫堦庭之類風雨之所侵凌霜雪之所摧壓人蹟之所踐踏虫鼠之所藏匿有不敝者乎人見其敝必指爲守令事曰曷不葺而新之爲守令者有獄訟之剖決糧餉之征輸徭役之調發畜

產之孳牧其事盈乎前固無暇以及雖然此固政事也於風化有所繫乎茍其人泛然不以為意此世所謂俗吏而不知急先務者則守令固難得其人也幸而得其人矣視廟學如其家有必葺之意然而旱澇之相仍螟螣之或作盜賊之竊發飢饉之荐臻歲有不虞實無暇而為之則為守令者又難得其時而非其人之罪也膠屬萊州有學創於金承安間增修于元至元末重修于　國朝洪武初至今百三十年可謂久矣其廟制不徒敝更卑陋不足觀凡春秋奠獻至不能容足弘治丁巳州守曹君暠以名進士為撫州推官多著政績擢守于茲始至入學謁廟覩其制不稱慨然歎曰前守不必論今其責在我矣他日即審地勢計財用將有所改作適歲不登餓莩流移賑卹不暇明年戊午民稍康又明年己未歲益熟君曰吾事濟矣乃與同知

梁山等議皆曰善又白于知府李侯侯亦曰善君首捐已俸爲倡衆相勸以助始購諸隣地廣袤數丈以大其規顧財物所出即境内牢艾二山伐木斵石輦載並至吏市巨木於江淮間以充梁棟之用召精工擇良日而役興焉殿舊爲三間乃左右增置爲五間凡門廡齋廚亦增于舊合五十餘間深廣爽潔巍然改觀至于祭器咸備陶冶必精以及廡庭徧植嘉樹辛酉八月工告完於君與是役屢往臨視經營指畫勞心爲多落成之日釋奠以告牲醴畢陳周旋有地僚吏咸集士庶聚觀師生欣欣莫不頌州守之功曰此盛事也寥寥之餘獲見此舉宜有紀述以示後來於是學正朱斌具述其事來請予於君爲鄉人越自早歲重君之賢兹其爲政又知所先務如此可無一言以相其役乎蓋自君爲州既新廟學踰歲再熟政治益行廢墜悉起部

使者至若巡撫都御史徐公而下率加稱奬可謂賢守矣因附
及之若夫施敎于斯講學于斯仰瞻于斯興起其志以成人材
爲　朝廷之用州郡之光不徒爲是美觀者此固君之深意在
師生默喻而已

正覺寺記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術外彌望皆隙地大率
與郊野類訪其遺蹟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爲多今正覺寺
者相傳其先爲宋楊和王別墅後爲元人陸志寧寓館旣而捨
爲僧院號大林菴　國朝洪武二十五年　詔淸理釋敎菴併
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于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
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于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
遺之於是此宗上京師奏乞爲寺　朝廷特從之因　賜寺額

曰正覺而爲住持實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暄暄傳其徒祖鎮再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昔家居與故山西參政祝公往游坐談竟日賦詩而還葢二十餘年矣一日鎮公以書來言寺創于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于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身之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爲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覺爲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爲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于人其亦賢于其類者哉故爲記之志盜故大家在當時園亭最勝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絕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鳥聲上

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爲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策杖與故舊子姪同游于此即事賦詠其樂有日也

溫州府新建鹿城書院記

浙水之東推溫爲上郡非以其物産之美山水之秀也特以其地人才之多耳人才之多者或以事業聞或以文章顯在他郡固有之若其人以義理自守名教自樂求乎其內而無待於外此則所謂道學之士而非人所能及也蓋自宋濂溪周子默契道體繼孔孟之學于千載之上一傳而爲河南程子四傳而爲新安朱子竝朱子而生者爲廣漢張子皆衍濂溪之學于百歲之下者道學既傳海內風動士相慕悅莫不奮迅而起往往負笈樞衣不遠千里而來以得登門爲幸講明道誼羞稱功利可

熹之事辯質性命不惑於佛老似是之言所謂事業文章乃其餘事久而轉相傳授或私淑諸人其多不論也當是時溫之士於四先生之門皆有足蹟以其數計之合二十有三人噫可謂盛矣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二百餘年凡事業文章之焜燿者郡中尚能道之顧於此諸賢若不知有其人幸其名氏言論散見於諸書者昭然猶在有終不得而泯者弘治辛酉郡守吉水鄧侯受　命而來凡所以惠乎民者既無不至間考諸書球然興歎曰此邦先哲之盛如此而吾守茲土居士民之上於一夫有善尚當表揚之況多賢如魯者乎且祭法勤事捍患者亦祀之況有關於世教者乎此其責不在我而誰知永嘉縣新安汪君循好賢方切乃奉侯之意擇地於郡之鹿城躬自計度創爲書院作堂若干間中奉四先生旁則諸賢列侍像設既完版位

斯置其氣貌若相接其謦欬若相聞儼乎函丈之間師弟子之相授受也又闢館舍若干間使士之學於斯者居之其規約太率倣白鹿洞而行其所以勵乎人又無不至者適侯與汪君以公事至京事畢偕來請記竊嘗觀孔子設教於洙泗之間一時弟子莫非齊魯之產惟子游一人自吳而來若夫孟子之時北學於中國者亦唯陳良一人自是而至惟溫去閩頗邇其人學于朱子亦宜若去洛則遠矣何程門諸賢之多不減於閩耶吾是以益歎其盛非特當時所不能及而已侯爲此舉固出於尊崇先哲之意然所以望於後學者尤多蓋四先生世不常有而其書則常存學於斯者出而升堂則仰而挹其清夷之容入而讀書則俯而探其清微之旨以守義理以樂名教以無愧於鄉之諸賢安知後世無賢守令者爲俎豆其間哉侯名準字安濟

舉進士爲吾所取士雅知其賢其爲此吾固嘉其非俗所能及也敢不書書院既成汪君以家艱去而東昌劉君來代復使人守視惟謹期不至於廢墜亦可嘉者因併書之

新安縣學文廟重修記

保定爲畿内大府屬縣十七新安在府東民鮮而地僻驛舍不設終歲殆無過客縣令周君以進士選至乃得優於爲治歲餘徭役既均賦稅自足刑罰必中獄訟益清治績遂爲諸縣冠知府董侯察其賢以新安不足爲也欲練其才俾攝州事州亦治數月代者至始還任民皆歡動如見父母令下惟行事舉輒立君固知民之可使也初君來爲縣三日例入學謁文廟視規制狹隘配享諸賢坐列促迫上漏旁穿不蔽風日歎曰廟之陋至此及丁祭陳設無地禮容莫展思有以興修之者久矣君嘗行

野見有木若干章可用又城上多蔓艸刈而積之人莫喻其故一旦召陶工治爲瓦甓計材物已具始與學之師生議所以興修者且曰今提學御史陳公方以此督責有司我其可慢皆應曰然乃擇弘治庚申八月朔旦興功俾縣丞劉朝典史徐銘分董其事然欲役乎民顧民方阻飢不忍勞之適行賑卹之令諭之曰來受役者日給米三升民爭趨赴如流不四月而功成殿之前建屋三楹廣與殿稱築臺護之殿及兩廡合二十五楹自梁柱外悉易其故材而一新之以及祭器嘗假于人至是亦無不備縣有學見於　國志者特載建于前元修于　本朝永樂六年不著修建者主名宣德以來題于屋梁者有縣令李俊焦祥譚綬三人亦莫考其修葺之始末於是敎諭韓文珍訓導蕭部相與謀曰賢令此舉無亦使後人之茫然也乃具事實遣諸

生蔡環張睿走京師求文刻石予爲君之鄉人知君之修于家者已久旣又聞施於政者出於流俗毋喜爲道之及此舉官不傷費民不告勞經營量度之間未嘗不寓乎仁愛之意尤事之可喜者故特書之以示後之人而他故不暇及云君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

新安縣重建靜修書院記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至叙禹皐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於七篇之末所謂名世者歷歷可數自周而降哲人賢相亦或庶幾乎此莫不因其盛時有興于上者從而出焉皆足以名世若有不偶然者此豈非天意乎抑又有不盡然者管寧生於魏武攸緒生于周是也夫二子雖生于亂世而不爲亂世之用當綱常旣淪而節義獨立天其于一人之

身明斯理之未亡以示乎萬世雖謂之有意可也夷狄亂華世固有之或倣擾乎一時或偏據乎一方未有歷百年合九州偃然南面使生民盡變而爲左衽如胡元之盛者當是時乃有大賢君子生于河北曰劉靜修先生隱居力學觀變待時俯視一世藐焉不滿其風節孤峻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顧其自守甚嚴而處世則善蓋將合伯夷柳下惠而一之是以名聞中朝徵書再至始一就之而即歸終竟辭之而不起觀其與時宰書詞氣雍容若不爲異至於出處之際介然不苟者固在也先生卒葬容城祠墓固在今新城西二十里有土壘起者三人號其地曰三臺鄉先生講學之地也故有靜修書院爲當時所賜額而臨川危公素爲之記元季兵荒書院竟廢百餘年來艸棘中遺址猶存過者尚能指而道之弘治十四年前進士崑山周君

倫來爲縣以先生爲百世之師也在他邑宜表之況新安有先生之遺蹟忍覩其廢而遂已乎君臨事無私而才具更優民信其德樂于成事不數月而書院告完其制特三楹中設先生象而俎豆之初三臺中有孔子廟東有學西有書院廟亦廢久而學改爲神祠君毀之而廟亦不復建曰邑中有廟著于令典此不已瀆乎乃改建書院于是知禮者以爲宜臺下有地數畝可樹藝委居民李彥行收其入歲時縣令率僚屬師生往祀俾供費焉他日君以考績至京爲予道其故予聞之悚然曰寬少居鄉則慕先生之爲人令書院之役即欲爲文以記惜言不文恐爲先生辱君起謝曰固所願也乃諾之而亦未能爲也會君以政績著聞有　召命將去任卒強書之蓋先生之高時之人固有識其志者惟爲國之諱不敢顯言耳予則何慮于此雖然先

生之所爲亦自盡其志焉耳他何庸計先生旣晦蹟不仕功業無聞惟事著述以追程朱之學所號四書精義易繫辭說皆不傳今所傳者特遺文數冊而已同時有豪城安默菴先生嘗有私淑之益其爲人庶可謂同道者君復得其遺文刻之將並傳于世因記書院之成故及之以見君之尚德好文非俗吏之所可及也

兩山樓記

謝方石先生往歲以南京國子祭酒退處于家作兩山之樓日登眺其上及　召起爲禮部侍郎仍掌祭酒事兩山之樓猶在念不置或曰浙東多名山天台鴈蕩爲尤勝先生生長其地宜其不能忘也其知者曰先生所謂兩山者非此之謂也蓋先生所居左有山曰緦右有山曰大婁而樓適居其間故名云爾其知

之深者曰先生所謂兩山又非此之謂也蓋緦山先生之高祖孝子府君與曾祖處士之墓在焉大夢山其祖侍郎府君祖母節婦及其父侍郎府君母淑人之墓在焉顧盼之頃不啻與先世相接者蓋悠然而白雲生若覩容貌於巖谷之下泠然而悲風發若聆謦欬於林木之表思慕之懷庶以自舒耳然則緦夢二山之至近者意且不在彼天台鴈蕩雖勝又何暇論哉於是先生居國學者三年夢寐故居春雨秋霜未嘗不南望而流涕也上疏乞歸至于再三　天子知先生為賢師重其去不即允從先生以私情未遂也謂寬曰兩山樓未有記願書之以解吾之思寬與先生生同年而加衰鬢官于　朝歸亦未得孤露餘生不勝丘壠之感也乃強書以復之

順慶府修建廟學記

今之郡縣猶古之列國也國有學學則三代共之春秋凡築囿築臺作門作廐悉書之若建學未有書者豈無學乎蓋築與作者以不宜故書學其宜者不必書也觀於子產不毀鄉校則列國有學特於不毀見之　皇朝之興百四十年文教播于天下雖邊徼之地武衛有學況郡縣乎惟學之建其始規制多艸略弗備後之爲治者復因其簡陋任其傾頹待其身如寓客漫不之省其有意於此者或侵乎公帑勞乎民力往往取戾而去人以是懲不復爲意可歎也順慶爲四川屬府知府沈侯以南京刑部郎中簡任而至侯爲人清約簡重藹然君子人也日坐堂上臨民治事不動聲色而施號令皆有條序尤惓惓于風化以學校爲風化所關也初至視其學不稱已有改作意乂之政通教行可以舉事乃具材物發徒夫擇日興工戒不欲速以期堅

完葢歷四年而工始畢財不費乎官力不勞乎民規制備而美
人心和而悅侯之經營相度其心亦勞矣於是僚友師生皆以
其事當刻石以示久遠侯因考績至則來請予予於侯爲鄉人
重侯之賢久矣覩其爲政出於俗吏可喜敢不書葢其學前爲
明倫堂次會饌堂次號房皆偪而卑隘顧其後有隙地可展爲
基乃悉撤去故屋特明倫堂如故直其北增立會講堂其後仍
立會饌堂各三間會講前當甬道之半立　御書樓東西兩偏
各立號房四聯聯爲屋六間皆南向其兩端有垣垣有門東西
相向以通出入會饌東立廚房三間西立倉屋五間此學之制
也若廟之南有櫺星門故以木爲之及故無致齋之所又神廚
神庫與宰牲堂故在明倫之東北於供祀不便乃伐石爲門而
於明倫兩翼各立齋廬二間及遷廚庫於東廡後之東北此廟

之制也或仍舊而修改或易新而建造餘皆葺而新之棟宇秩秩綵繪煥然樹以綽楔郡人聳觀工始於弘治十二年之六月畢工則十六年之六月也又附郭南充縣學傾頹尤甚侯復以其餘力及之亦無弗備至於壇廟之互遷以合于禮道塗之改築以便于行作書院于郊外以爲憩息之地造公館于路次以爲止宿之所餘不能盡紀後之人其尚知侯之勞其心以無隳其功也哉侯名林字材美蘇之長洲人成化辛丑進士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八

PL
2698
.W83
v.6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

序一十四首

送陳翰林先生序

成化改元之歲翰林陳先生居太夫人之喪于家時　朝廷方修　英宗皇帝實錄詔起先生于衰絰中俾與編摩之列先生受詔乃言曰　君命當不俟駕然喪三年中制也敢不及況日月有時舍是無以用吾心敢有後悔遂上章以終制請言甚懇切不報章再上懇切益甚卒獲可君子謂　上可謂不奪人之親而先生亦可謂不可奪親者也何其盛哉於是三年之喪畢矣先生曰嚮也有吾母之喪可止也不可不止今旣復常矣況嘗被　君命可行也不可不行行止中乎禮而已即治裝將北轅疾驅凡為親若友謀所以送之者以寬嘗汎掃門

下也屬書其事寬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定爲三年之喪者非以此爲足以報其親也特爲之限而無過不及耳然自世之人以奔走承順爲忠者率先短之自以爲當然而不疑此豈或有一道邪蓋嘗觀諸子夏問於孔子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非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非也噫使孔子非知禮者邪不必從其言也孔子知禮者也言其可以不從乎況夫親喪固所自盡而夫人既不能行既使行之亦不過強焉耳欲求其哀之真發于中得乎固有若三易衰如魯昭者焉食蒸肫如晉阮籍者焉沐浴佩玉如石駘仲之庶子者焉若此者雖謂之不能行可也今先生獨斷然行之一主於哀不徙於度豈有意於行古之道矯今之弊哉亦曰發於中之不能自已耳則先生不可謂之孝乎夫孝

非細行也不特觀子道將臣道亦於是乎出故寬於先生之行也因始終言之若夫一時親友之在祖道者其名氏則列於左方成化二年閏月既望序

送琬上人序

古之人幼而學于家學成矣於是出而仕以行所學而沛其功業于時及功業既就則奉其身以退其出處進退益各有時如此後之人固有能然者矣其不然者亦不可勝數學未成則求仕既仕矣惟富貴利達之所究心又不知所退幸而有一二退焉者非其民迫而逐之必其上之人厭而棄之又非其志之素也何也古之人所以知仕而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潔身也由其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瞭然也後之人所以知仕而不知退者非其既仕而後貪位也由其無所學于前故于出處之際冥

然也是固不足怪也然亦未嘗不爲之深嘅焉上人文琁爲人介而通和而莊嗣其師璽公住郡城之寶積寺修舉廢墜不遺餘力且月必一執麈尾爲里人講佛氏法有不善而革化者亦多矣葢二十年于此一日語其徒宗文曰吾老矣城西洪範院吾必受業所也將即此歸隱焉若夫講席汝其嗣之其徒與父老留之不得乃來乞言送之予聞昔宋有懷璉者居黃州安國寺爲僧首久之當賜號欲謝去有留之者璉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葢嘗取重於眉山蘇長公矣若上人者其亦璉之徒歟佛之法非吾之所知豈其於吾道亦嘗知所學者非歟是何其出處之善也士大夫固有媿其人者矣夫出處之善吾黨之事也求於吾黨之士而不得而反得於彼此予之所尤深嘅者歟成化丙戌八月二十四日序

贈盛用美序

今年秋予妻之兄陳汝中嘗病求治于用美用美一見即得其疾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可死如此治可以生如彼治可以速死既治之而汝中遲其效竟飲浮屠藥不及四日死予固咎汝中不善擇醫而亦竊歎用美之醫之良也他日有王時彥者來曰日者吾妻有疾謂不可治者幾醫矣獨盛先生至以爲可治治之而愈而吾無以爲報也念昔方技士其名氏焯焯在人者由有史傳可以考見則文章能永人之傳信矣敢有請于執事予既喜時彥之於醫善擇而益歎用美之良于醫也遂諾之蓋吾吳中之醫無慮數百家其術吾能言之大略依古方專已見而已然古方有窮盡人之病則夥已見多淺薄病之理則邃宜其治人之病什不得其三四也其最知名者處方立見可謂

超於數百家者矣然或能聽而形色不可辯或能視而聲音不可察則於古人所謂望聞者已不能兼之矣宜其治病什亦失其二三也今夫用美年甚壯視明而聽聰尤喜問學於古聖賢載籍固已旁披而博覽其意欲決科第取資級以起天下之廢疾久矣不幸而不遇因稍出其家學而時出以試之未久名隱然起吳下然醫之理奧深非一日可學而知者而用美固通儒宜其決死生論遲速若辯黑白然有得而無失也予序其事既以贈用美亦弔汝中之失而賀時彥之得也

游陽山詩序

吳城西北山之可望而見者曰武丘曰陽山武丘近而小陽山遠而大近則易至小則易窮遠大者則皆病之故吳人於武丘歲率屢游而陽山未嘗有足蹟焉成化丁亥夏四月十八日鄖

陵周京元基始約諸友游焉翌旦至者七人不至者三人水行至日昃乃登陸步三里許始至至則攀援以上歷巉巖躋阻隘及山之半而力已疲矣山之勝處至是已得其大畧而游興方發不可已遂連步再進得巨石離坐其背相與指顧之則見夫群木之杪大澤之濱錯青疊碧隆然臥屹然立衝然起者蓋莫非吳之山也噫茲山之遠大始以爲至矣惟身履其地則遠者大者猶自若而向之所謂遠大者一旦皆廢豈非以向之所見者近故近者可以爲遠處者小故小者可以爲大乎予於是而悟夫學焉測之而益深索之而愈廣者學也彼方及於近小而遂以爲已至者非安乎知其未至而不至者又非畫乎此皆吾輩之所當知也苟知之則茲山豈徒游哉同游者既各爲一詩以紀歲月俾予序其首予故備書其說如此抑吳之山可游矣

求其名天下者如岱華諸山其遠且大猶有甚於今日所見者予將從此而去徧探歷覽以窮其力之所至不知亦有從予游者否乎雖然曾徒游哉

贈周元基序

古者以巫醫並稱醫果賤術乎哉然而辨五色審六氣本之以七情兩之以九竅要非儒者不能通醫非賤術也明矣故世之能通乎此者命之曰良醫曰良醫雖與儒並稱可也不能通乎此者命之曰庸醫曰庸醫雖與巫並稱亦可也夫儒與巫高卑固懸絶矣醫者高或可以並乎儒卑或不可以並乎巫亦係乎學不學之故歟元基之醫上師其父菊處先生而於儒家言亦無所不窺謂之良也固宜雖然為儒而兼乎醫斯謂之通儒為儒而止用以資乎醫謂之良醫可也謂之通儒不可也元基其

亦使人不謂之良醫而謂之通儒可乎元基之醫數有奇驗若治周君性之之疾其一也因性之來言爲贈吾故有是說云

送秦府教授湯君詩序

國朝之制郡必建學學設官五人其一人握印謂之教授教授坐一堂諸生百數人皆郡之俊秀旦莫以次受業進退俯仰唯謹士而得爲教授亦榮矣然教授秩九品亦未有初授而至者縣必由教諭州必由學正然又不徒限以歲月其諸生登貢亦必有定數焉九載而無一人或有之而其數不盈皆貶秩故往往有終身不遷者士而至爲教授亦難矣若夫官不由乎州縣勞不限以歲月績不考乎貢士之多寡一授遂至是職而其爲職旦暮受業者又皆　帝室之懿親　藩府之華裔非若郡之俊秀所可比倫其得之既不難爲之而益榮惟吾蘇湯君以

修爲然君少以明經踐塲屋不中去之秦久之　藩府知其名方岳敬其行相與薦于　朝因有是命其拜官且踰年矣去年偶以事過家留數月將復之官友人夏德輝率能言者賦詩贈之而屬寛爲之序寛聞昔之稱醇儒者在漢曰董仲舒一人而已矣觀其對江都王之言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旨哉斯言寔萬世之至論非特有國者之所當知也今　賢王子孫睿智夙成過漢宗室遠甚涵養匡輔之功固不假乎人而君則不可不以仲舒自處以仲舒自處豈在他求哉道誼功利之間公私之所由判也朝以道誼而勸講勉其所以正所以明夕以功利而入諫戒其所以謀所以計夫然後能舉其職矣若曰是職也得之既不難爲之而益榮褒衣危冠出入王門以自詑于人此庸衆人之所爲也曾謂君爲之乎夫以言

相規者朋友之情也寬厚在朋友之後故敢以此言爲君規成化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序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今之世號爲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群笑以爲不工蓋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爲人所弃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失意雖工輒弃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　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愼之至愼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爲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科第爲

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耶抑亦上之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也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爲人清慎而雅明爽而達益乎所謂出群之才也平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寒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厚會今年當大比告于司寇公將就試于其鄉諸友

者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所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眞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惟仲瞻爲可以語此也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于翰林固嘗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即而騐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爲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爲告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爲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蘭舟詩序

古者大夫乘車漢太守車特駕五馬無所謂舟也然又曰大夫方舟則又無所謂車者豈非陸行必車水行必舟隨其地而然歟吳故號水國城中曲港繚繞如帶其外則長江重湖望之渺漫不知其際故出者必假舟以行番陽丘侯來爲郡守闊達爽朗大見設施士識其心民賴其政間出郭省耕歛問疾苦乃造爲舟舟之制其外如軒其中如堂其後如樓有牖可以瞻望有席可以偃休圖書筆研外有蘭一本盆于座間葢侯之所好也故號其舟曰蘭舟侯既自爲之記士大夫爲詩以詠之者數十成化甲午侯述職上京寔乘所謂蘭舟者未至使人持所爲記視某且請爲之詩序某郡人也繫官于　朝嘗恨不得承侯下風雖毋得其政而道之然特其蹟耳今幸得其文以讀則侯之心於是可識矣葢蘭草類也易以喻同心之言離騷以擬孤臣

之節禮以述佩服之用本艸以著起疾之功故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以蘭之有德有用爲善人之類也侯之心其可識矣夫蘭非善人也似善人者也以其似善人而猶好之況眞爲善人者好之當何如耶侯之心益可識矣侯既惟善是好則是蘭植之廳事可也齋廬可也而復植之舟中吾又知侯好善之心無處而不在也昔者孟子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門人以其強與有知慮多聞識爲問而答以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吾又知侯不足於一郡之治也不終於一郡之治也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其在蘭舟哉其在蘭舟哉

送章廷佐還金華序

由金華至金陵水行千餘里順風揚帆不數宿可至非必供職役服商賈而有事于兹者皆可游也九州之地不能兼美文物

之盛者或不足于山水山水之奇者或不足于文物而金陵固
天子之都也海內文物於是乎聚而鍾山石城長江秦淮流峙
而被帶之蓋古所謂佳麗地也其地美雖遠不可不游況不遠
乎章君廷佐金華之官家也少入郡學讀書既長慨然有四方
之志今年冬來游於兹適其鄉之知友一時皆在太學相見叙
契濶外取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與之校讎問難以考其學暇則
又相與上下山水間尋古人遺蹟以慨想其事益留連欵曲者
既閱月而廷佐東歸之興作矣諸君以予有同學之好且嘗識
君乞爲文送之莊周有云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夫以見所
知而喜則遠游者其中固有所不樂耶蓋樂以游不樂亦以游
窮登覽廣見聞則游固可樂遠親戚離朋友則游亦可以不樂
今廷佐之游可謂樂矣欲求其不樂則鄉之知友一旦皆集于

吾前而忘其身之去國者何嘗有不樂耶然予聞金華雅多賢凡今日之在太學者皆拔其尤者也拔其尤者於太學金華賢士之野不幾於郡之空耶則廷佐之去國也無不樂其歸也顧有所不樂耶雖然朋友所用講學以資道者道不在人則在乎書書之所載皆古人之遺言也取友者鄉國天下不足又尚友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已予聞廷佐之先有山堂先生著述甚富其曰群書考索者倘無恙廷佐試歸而讀之將有餘友矣亦將有餘樂矣

送陳起東教諭寍德詩序

自予入鄉校爲諸生一時所與游者百數人起東最善自予爲諸生即知取友至於今日所善十數人起東最故予既獲友起東以相講習以相辨論以相責望而箴規出焉入焉無處而不

同朝焉夕焉無時而不同未始有離群之歎一旦起東領鄉薦分教濟陽於是别去迨浙省校文之便始獲一見蓋十年于此矣明年起東有宣德學諭之遷南行過家而予已入南雍於是不相見者又當十年噫十年後其果見耶蓋起東今已食祿遠方而予亦爲　朝家之所儲養以待任使者宦途四達惟所命之今年燕明年越吾不得而知今年秦明年楚吾亦不得而知事之近者且不知况欲知其事於十年後耶則吾於起東之别安得不爲之深慨雖然人情爾士君子之交道與義二者非以留連徵逐爲也吾與起東昔日之所講習而辨論者尚能記憶乎所責望而箴規者尚能持守乎能記憶則於道義也不昧能持守則於道義也不廢若然則起東雖在萬里外吾猶見也苟昔之所已明者今或昧之昔之所已行者今或廢之則吾與起

東雖同在一堂之上猶不見也葢世固有友天下善士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者夫古人去我已遠吾猶能友之以道義同也況於與之同時者哉況於與之同里而同門者哉起東將之任以吳中士友贈行之作寄予曰子宜爲序予觀諸詩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古詩人意也予於起東最故且善者情不能已矣敢不以禮義終其篇

送陳寺副序

南京大理寺副陳君粹之官大理者三年矣今年夏將考績于天官卿於是太學之士交於君者咸餞之於太平門之私第酒酌行有舉觴以屬君者曰樂哉君之玆行矣乎君以名進士爲廷尉屬持廉守公明法意諳獄情將書善最獲超遷可樂君之父母皆康疆無恙兄弟具在而家于京師因得拜其父母接其

兄弟可樂　國朝之制凡官于兩京者三年獲贈封其親君之父母例受封爲宗族光閭里榮可樂以一行而三樂具焉敢以此酒爲君賀君曰子之稱我者則過矣愛我者則厚矣雖然知我之樂耳不樂則固不知也願以復于子聞之古人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受人之託者盡人之職吾雖守一官秩六品然食人之食不可謂不豐受人之託不可謂不重則夫憂人之事盡人之職可不自勉乎乃今歲之春大風拔木雨土彌旬重以旱暘自京師逹于齊魯野無麥苗民之流移甚矣　天子惻然靡寧思所以弭之者乃者　詔兩京慮囚有司亦奔走欽承于下而天意未回民氣未復則吾爲法吏者何以自處豈獄之淹者尚未舒耶寃者尚未伸耶抑或失之姑息而要囚亦與之開釋耶不然豈以是爲弭災之故事而不足行耶抑天意不在是

而事固有大於是者耶抑以文不以實而應之者非其道耶吾一不知其故竊惑之然則吾心之樂耶憂耶必有知之者矣衆未有以應寬時亦在坐乃起而言曰衆之所以賀君者樂乎一巳君之所以自處者憂乎天下一巳之樂私也其事小天下之憂公也其事大是不可以不書雖然君之憂君之自知也非衆人所以贈君也不書可也而食人之食受人之託世固有豐且重於君者其憂宜又何如則不可不書以諗諸於是乎書

周紳字叔謹序

大司寇太原周公有叔子曰紳且冠其兄仲瞻奉公之命使爲紳制字且欲繹其義以爲紳朝夕勉寬謝不敢文且下無能發揮於紳而仲瞻則不之舍也乃以叔謹字之而爲之序曰古人之制服所以文其身也亦所以謹其身也故首爲之冠足爲之

屨腰爲之帶皆所以檢束其身而不使之曠蕩焉耳是故戴冠於首孰與乎脫冠之簡然而君子必戴冠者惡其首之不謹也納屨於足孰與乎解屨之便然而君子必納屨者惡其足之不謹也束帶於腰孰與乎褫帶之放然而君子必束帶者惡其腰之不謹也夫以三者之不可不謹如此使人苦於檢束樂於曠蕩而不冠不帶不屨以爲禮焉則是牛馬而已矣尚復有人道乎今夫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爲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便或至於失容失容反陷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以是而推其餘朝則結佩者以佩之長也恐事君之容不謹也抠衣趨隅者以衣之長也恐事長之容不謹也皆收之擁之之類也夫

古人之制服也既各有法而其被服也亦各有意則所以謹其身也可謂至矣紳之爲義庶盡於此而寬猶有說焉蓋君子觀乎物則能悟乎理知其麤則能喻乎精故觀紳之收也則韞匵而藏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擁也則卷而懷之之理在是矣觀紳之有事則收走則擁也則深厲淺揭而因時制宜之理又在是矣夫然後道之隱顯行藏事之輕重緩急無一有不謹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徒以物謹其身而必以理謹其身斯於字也稱矣寬聞叔謹力學好德行將出爲　邦國之用以接司寇公之武而於王事有所勤也故進以是說云

郁處士輓詩序

元之季刑政大弛天下日入于亂庸奴盜販之徒一旦竝起假名字據土壤日尋干戈以相攻擊民生其時既失所依附往往

踐荆棘履塗泥相率四出以苟旦莫活少須臾死益季世之勢
固然也于時紅巾盜起於汝潁間聲勢搖浙西甚盛處士之先
乃自吳東來居金陵之虎口城以假息焉及　太祖受命以
興削群雄逐元氏天下復定于一而漸趍于治乃都金陵以建
無窮之業既又邑緣江以北之地徙其民實之而處士之先適
在徙中故今遂爲江浦人予不及識處士獨識其子太平學諭
珍于王允達所珍字君聘始仕爲義烏司訓允達嘗師事之而
誠服焉者他日允達從君聘持詩一編過我于太學請予書其
首於是處士既卒而士大夫所爲輓之之詩也嗚呼方天下之
亂斯民殘於兵革父母妻子不相聯屬如氄毛之在烈風中隨
所飄蕩莫知至止其禍何可勝言而予亦吳人也先世巷處闤
城中得保園廬以居安知百年後鄉人之去國也已遠乃復識

其子孫而與之爲斯文之交乎乃復考論其平生而序其所謂輓詩者乎執筆之際不覺爲之三歎抑是編之作所以稱處士之賢而哀處士之死者備矣予其鄉人也獨序其所以感歎者而他故不暇數數云

錢伯啓輓詩序

翁之沒數年矣其子腴嘗得士大夫所作輓詩數十篇求爲之序予未暇以爲及予居京師復以書來請予未暇以爲則意予未信其父之爲人也乃復以其友人濮君譽所爲事狀顧貳守陳司訓二先生所爲墓銘若表示予嗟夫翁之爲人已足徵於其詩豈待此而後信耶葢士居鄉閭間一旦遇變故爲卓絕奇偉之行以驚動人之耳目人固能道其事而傳之至於平居無事孝弟行於家仁禮存於心泯然無所見於施爲視之常人耳

至其終老以死里之人始相與追念之曰是人亾矣其平生亦嘗忮害我乎固無也亦嘗讒譖我乎固無也然則非所謂善人乎其貧者則曰是人嘗有以周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弱者則曰是人嘗有意以植我也否則有意於此而力未之能耳其不善者又曰是人嘗有以導我而我未得爲善士者自不能用其言耳然則非所謂善人乎於是能言者始出詞章以哀之今世所謂輓詩是也夫稱述乎人於其身存之前者或迫於人情於其身沒之後者每得乎公論故曰百年後公論始定是也是編之作雖數十篇而寔公論之所在吾故終序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

序一十三首

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

凡有官聯于京者三年許歸省其親親没許展墓其始求省與展者具疏以奏　天子下吏部覈得實則許許則給道里費仍限之日月而來蓋　朝廷故事也凡官于翰林者其人或省親或展墓自閣老院長而下咸作詩以贈其行至序所以作者之意則以次而爲其年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之計蓋翰林故事也陳君師召由明經登進士高第入翰林編修　國史者有年矣今年秋得展墓之請所以贈其行者亦既成什顧其序文當屬之寬寬以後且卑辭既不可得乃獨於師召之行竊有畱之之意蓋師召長於經術者也今　天子且御經筵近儒臣

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勸可阻可因可革凡可以為治道助者師召宜執經以勸講其　上不可一日輟也後生小子游於師召之門者常至數百十人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其間可辨可解可是可正凡可以為學術助者師召宜横經以開導其下不可一日輟也是師召一身兼有安富尊榮孝弟忠信之責者而去之如　上何雖然師召則去矣去則速其來而已矣來且吾有望焉師召莆田人也莆田爲邑業儒而攻文者比屋而是故其科第視他處爲特盛其舉於鄉者常三之一舉於禮部者常三十之一吾意其邑之長材秀民如前代歐陽詹者固已畢出效用而盡之於科第矣然而三人同居出處或殊況一邑之人哉吾又意夫長山密林之間士之積學好古深藏不市如近代陳叔仲者尚亦有若人乎有之幸與俱來

得君人而用上可以經術輔　天子下可以經術教學者爲
天子輔則師召之責分矣夫古者人臣之見君也必有所執之
贄孰謂師召之來獨無以藉手者乎寬故序以望之成化八年
八月

送同年知州縣序

國不能以自給也皆仰乎州縣而州縣之事無不一出於民其
大者田野非民不闢以其能耕植也府庫非民不充以其能供
輸也甲兵非民不威以其能戰鬬也學校非民不修以其能游
習也民之係於國也不既重矣乎然所以親乎民而治焉者則
州縣之吏耳故事文無一不制於守令蓋民能耕植矣其水旱
則自我而備民能供輸矣其賦稅則自我而斂民能戰鬬矣其
盜賊則自我而弭民能游習也其禮義則自我而率守令之係

於民也不尤重矣乎則守令固可謂重任矣而後世乃有不屑爲之者何哉夫孔門弟子如子游子賤賢矣未聞辭武城單父之命國君尊矣滕之爲國截補之僅五十里今人得如子游子賤已不易得而跨數百里之地而爲州縣岸然位乎千萬人之上與古王公等而復不屑爲之弗思甚矣　上御天下得濟南尹公爲天官卿而其亞得崑山葉公莆田陳公三公者相與同心輔政思慎選法謂　天子宵旰留意斯民而進士者又天子之所親擢而留意者也未可煩以他事其以民託之治治有蹟當請于　上而拔用之先是壬辰歲所擢進士三百五十人者且、[redacted]有司觀政乃簡其人悉授以大州上縣諭以意而遣之衆皆感激奮迅無復幾微不平之意其行也同年友謀所以贈者推寬爲之序寬以國之仰給乎州縣而州縣之民處乎

田里或以其可虐而虐之則不知其係於國者之重守令之奔走乎州縣或以其可易而易之則不知其係於民者之重遂序其所以重者人書一通為贈而其人其州縣則旁書以別之益凡上之人統乎守令者於是亦宜重之矣雖然非所以為諸君贈也彼之重我易我何與我事特患吾之不能自重而自易耳諸君之游於庠序於入官之法固已飫聞然而同年之情有不能已者試舉古人之成言為諸君更一誦之惟正惟清可以處已惟公惟明可以接人惟慎惟勤可以臨事必兼此數者而後為自重也然則上之重我者固在於是而我亦不失其所係者之重之實矣夫臺省廊廟其地甚高諸君既善自為階吾見其升而上也壬辰之擢寬偶以名數先諸君承史官乏諸君第行俟德政成寬雖不文尚當執筆傳循吏以為諸君役也

贈王惟用序

王故儒家其醫則出其先光菴隱君光菴當洪武永樂間以輿學篤行沈晦于時時金華戴元禮以醫高天下元禮丹溪朱彦修門人也光菴與之友善得聞其師之説間出以治病遂造神妙然尤喜治貧困及方外之士病固其尤仁也光菴三傳是為時勉先生時勉讀儒書能繼其醫存其仁名益起吳下而延及于兩京惟用則先生長子也其醫之繼其仁之存其名之起而延及者如其父蓋先生年既老求以治病者益衆因使惟用代之惟用察病之精論病之當人固謂其稱時勉子而時勉亦曰是眞吾子也益使代之家君東莊先生素羸今年春偶失調攝而病作焉寛既竊禄于 朝人自吳來者秘不道其實父之家君始書以來曰吾嘗病矣得惟用治之而愈矣顧吾病非惟用

治不愈汝宜爲文以報寬始聞之大驚驚定而喜喜極而感乎
惟用者自意不腆之文不足以爲報也而重違嚴命則書以爲
惟用贈雖然文果止於是乎哉若昔光菴之醫故姚恭靖公廣
孝嘗爲之傳今惟用父子無媿其家學者其奏功之妙吳下人
能談之寬雖不文幸職　國史凡技術之良者得書之異時執
筆傳其事使千載之下知有其人其亦庶乎爲報也韓文公云
無亦使其無傳焉嗟夫有如惟用父子使之無傳可乎

贈行人楊君擢監察御史序

昔者東漢之世安陽魏桓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干祿求進
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
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遂隱身不出當時莫不高其爲
人予嘗竊論之桓之爲人則高矣然特未仕者之言也若夫已

仕者饗其祿受其爵而又以言爲職則人君之事皆吾之事未宜諉之以不可坐視其患而不出一言以救之也葢後宮千數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損廄馬萬匹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減左右權豪不言也言之安知其不可去如是而不從再言之可也如是而又不從則吾之責旣盡雖去之可也否則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此豈事君之法乎抑在東漢天下之事亦多矣桓雖不用而讀其言吾獨以其知所本也而尤取之楊君舜美河南人也通經學古以名進士拜大行人有專對之才不辱君命之節三載考最擢監察御史其舊所同官自司正林君而下將往賀之而予同年友張司副來請文於予予以舜美已仕者也其奉使而出能知四方之事特其末耳嘗觀漢宣帝以蕭望之出補郡國望之謂 上哀憫百姓出諫官以補御史然朝

無諍臣且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遂徵入之夫御史今之諫官也以舜美之才之節而使爲之不可謂之忘本因舉漢事爲言蓋不特賀舜美且爲　朝廷賀也

樊山集序

前三年縉雲樊時登與予會試禮部告予曰阜嘗輯樊山集成矣顧有以序予以未見斯集爲辭既而時登下第去復貽書以請予答之如前日今年春時登再試禮部則挾所謂樊山集者而來予閱之集有內外篇蓋其一家之書也內篇載樊氏之述作其遠自漢光祿勳準始外篇載樊氏之事行其遠自漢壽張敬侯重始按時登自序樊氏系出南陽之湖陽始遷河東再遷長安三遷池州四遷眞州五遷浙東而分常山縉雲二族以爲斯集本其家乘而作而家乘又本於史傳而錄若新野之曄魯

陽之英猗氏之遜廬州之子益冠州之揖史雖有傳以不載家
乘故不得而及則如準如重之遠其爲樊氏之先殆無可疑然
予觀之集中縉雲之樊自宋翰林應奉江浙儒學提舉萬葬處
之城南萬之子杞孫始定居縉雲三傳而爲太中大夫江西右
叅政敬其間雖隱顯不同皆以德行文學爲鄉人所宗則其遠
代雖無重若準已自名家况其有之乎若夫時登以鄉校之秀
登于春官其學行之美度越流輩方將率其昆仲子姓出爲時
用則其近代雖無萬若敬亦自名家况其有之乎夫古者人臣
功德之大於是賜姓命氏使之別于後世後世無不姓不氏之
人則先世無無功無德之祖此理之易明者也然而歷世既遠
宗法不立而又遭值變故至于譜牒散亾雖欲祖其人有不可
得而祖者欲次第推而上之其亦強焉補緝而已則理雖易明

而其事有難行者矣今樊之爲氏實本于樊侯仲山甫集中不
之祖者時登之意蓋出諸此抑亦無史傳可據家乘可稽之故
耶樊氏依山而居鄉人號其山曰樊山時登因復號其集曰樊
山集云

銀爵聯句序

成化十八年春正月壬午　天子有事于　南郊明日慶成
有宴又明日出内帑白金遣中貴人持　賜執事之臣而林君
朝信以御史監祀預焉朝信既拜受曰是　上恩也其可以
褻召工攻爲之爵而銘其尾曰　郊賜示不忘也他日出以酌
客客亦曰是　上恩也其可以褻乃爲詩以侈其事有首倡
以句者衆次第續之予既在列及章成朝信復強予序之蓋君
之使臣也有常事臣之在官也有常職惟其事與職皆有常也

故其祿亦有常上非過與而下非過受其道當然爾今　朝廷歲一郊祀亦常事也而其事則大御史歲一監祀亦常職也而其職則重惟其事與職之大且重也由是有所特予者非私於臣也推敬神之心也夫旣由此心而推之則下之受者又豈敢易其物哉而朝信於此尤致其意不爲他器而必爲禮器焉其又知所以敬　君者歟今朝信旣秩滿以才望超擢廣西憲副於是行矣便道得以會其宗族出此爵酌之宗族不敢褻也又得以會其鄉黨出此爵酌之鄉黨不敢褻也及去而履任得以會其僚友出此爵酌之僚友不敢褻也則凡几席之上樽俎之間不必立之監佐之史自無號呶屢舞之人信所謂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油儼如立於　殿陛之下終其飲而不敢亂也夫爵器之小者而禮攸生敬攸起其係於人

則大也是宜序其詩而揣之是歲六月已未序

愚樂菴詩後序

新喻傅曰川先生以其先檢討公所得士大夫愚樂菴詩示予俾書一言于後愚樂菴者檢討公名其居室而因以為號者也詩凡若干首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既序之矣予復何言孔子曰知者樂愚知之反也以知者之樂則愚者之不樂可知然知與愚述其人者云爾而非所以自述有人曰吾知人也則未必知徒為誇大之虛言耳有人曰吾愚人也則未必愚適為謙抑之美德耳公之為號所謂自述者則吾見其知而不見其不知見其樂而不見其不樂也名菴之意有可信乎其亦有不可信乎抑公之厚德吾嘗聞之凶歲買田高其直而後取貧人貸粟貧其本而復予凡平生所為皆較計毫末之徒之所笑者而公為

之終身雖謂之愚亦信蓋世之人刻薄慧察一身之外惟恐有遺利者其心每戚戚而不安至於重厚質朴渾然若無心計者顧多坦坦而自得豈惟其中之樂而已其澤之流及于後人者尤多可驗公有二子曰瀚曰潮瀚即曰川天順甲申進士初仕爲翰林檢討而以其官贈之今陞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潮成化辛丑進士爲中書舍人竝以甲科進文行表然爲士林之望諸孫亦秀雅不群傳氏之盛蓋自公蓄之此所以爲可驗也因序其詩之後而及之

尚古會詩序

浙河之西人稠而力勤地沃而物衆所在聚而爲市布縷菽粟以相貿易權衡度量以相較計喧呶上下之聲晝夜不絕欺詐所必至爭訟所由興其勢宜然於此而欲敦禮讓重信義規過

失恤患難以復乎先王之世亦難能也哉有能之者自非好古特立不爲流俗所移之人烏能倡而成此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人庶幾所謂豪傑者耶海寧之野有市曰長安鎮里人杜文昭輩十有一人當成化壬寅正月初吉始立鄉約行於里中其條凡七大抵倣藍田呂氏之法名之曰尚古會同里盛君居于京師嘉此舉之善也走士大夫告之欲詠歌其事以傳士大夫聞而亦嘉之輙爲詠歌之不辭既成編復走予求序其首夫謂之古者非成周而上也乎嬴秦去周甚近宜其俗有先王之遺風然誶語德色之說已見於賈誼之告漢文帝者則自秦而下皆不足以當古也且古者化行於上民俗皆美其立法之詳已不可考今獨載於孟子者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數語尚可見之則當時所以爲井田者豈徒使其出賦稅以給公上之需而已誠欲其相親睦以保其恒心不至於放僻邪侈而陷於惡也此法既立民既不待自爲約而已約於上矣惟約於上則凡受田之家其俗無不同者自井田之制不行約於上者已廢此民所以自爲約也歟惟自爲約其俗又安得而同哉昔横渠張氏欲買田行之而未就呂氏之約則又不待乎田者顧其法廢亦久何意文昭輩復舉而行之苟使人皆倣其法俗有不美而世有不治者乎夫此十一人者爲會于一鄉其事若小然實風化之所在故爲序之且以堅其約使不至於遂廢也

贈周原巳院判詩序

自予官于　朝買宅于崇文街之東地既幽僻不類城市頗於

踈懶爲宜比歲更闢園號曰亦樂復治一二亭館與吾鄉諸君子數游其間而李世賢亦有祿隱之園陳玉汝有半舫之齋王濟之有共月之菴周原已有傳菊之堂皆爽潔可愛而吾數人者又多清暇數日輒會舉杯相屬間以吟詠往往入夜始散去方倡和酬酢嘯歌談辯之際可謂至樂矣獨原已或時慘然有不豫色衆怪之而予獨知之者盖原已之父菊處先生與其母閭丘孺人皆年近七十無兄弟侍養于家宜其不樂非區區杯酒所能解者今年適南京太醫院乏人握印而原已以醫出入
禁中且十年　上識其爲人儒者遂以御醫擢判院事原已
拜　命喜不能自制盖非喜於得官也南京去吳甚邇至是便道得過其家而迎其二親養之無難耳方原已念其親欲暫謀一歸省不可得豈意得此固宜其樂於是原已將行吾數人惜

其去而不可留也王汝遂歛諸詩贈之凡與原已厚者亦皆在焉予於原已有親交之好因即嘗所同游樂者書其上以授意原已則行矣其亦樂矣異時一讀此其亦不能忘吾數人也乎

贈施煥伯同知許州詩序

今之舉進士而得者或相與驚曰彼亦與是選耶其有不得者或又相與驚曰彼亦不與是選耶夫合數千人于塲屋三試之什一取之其法可謂嚴且精矣其人得與不得宜厭乎衆而復有驚歎之者私議之所在公道之所出此固有司所不能及者也然則前之所謂與選者有其名而無其實所得特外耳何有於內其人果榮乎後之所謂不與選者有其實而無其名所得在內矣何必於外其人果辱乎余昔兩忝校文之列自謂能得士至所失亦不少焉嘗以是愧于心若吾友施君煥伯乃有司

之所深愧衆人之所尤驚者乎煥伯少游郡學遂領鄉薦自是試于春官輒不偶凡二十年于此今歲始從吏部選得同知許州噫即煥伯觀之謂每試不失天下士其可信乎謂盡得天下士其亦可信乎且場屋所試特文藝耳故衆之所驚歎者亦惟在乎工拙之間若古之賓興以德行爲先則未必於紙上數十言之間而知之者此又有司之所不能及者也自予爲童子與煥伯游知煥伯之深者莫如予其爲人簡易謙和雖不爲奇絶可怪之行然其中實廉介有守欲求其過不可得者許之人尚勿易視之名實之相違文行之相負士之難論也久矣煥伯行得贈詩十二篇予爲序其首歸之

中園四興詩集序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觸

發或有所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家所謂狂感譫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予自官于京師承乏太史氏四方之人以京師爲士林而又以館閣爲詞林爭有所求然率不過慶賀哀輓之作而已幸其或爲貞孝節義事正吾所當詠歌者又無從覈其事之有無漫出數語應之至於中之所欲言者反爲所妨而未暇於作常欲峻絕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費君昭霽家貧好學博聞彊記而尤攻於詩平居凡有所感遇有所觸發有所懷思有所憂喜有所美刺一於詩發之詩成不復篇爲之題總名曰中園四興四興者蓋

倣杜子美之秋興推而廣之而曰中國則系以其號也手抄成編請予評而序之予讀未及數篇已得其心志之大畧蓋昭竇惟隱居不仕得不亂其所學然耳若其造語雖若近師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疎卑弱熟軟枯淡輙以盛唐自詫者殊科此又不暇論也昭竇少時嘗習程文欲取科第以見於世已而棄去賣藥城東一意古學其學之所至獨予與閭門周庚知之庚既校正其詩非予誰爲之序者

永感詩後序

今禮部有登科錄者所以錄登進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傳于世也其下則詳系其年貫字行而上及於三代於其人曰具慶則衆必以爲喜至曰重慶又喜之甚也於其人曰嚴侍慈侍則衆必以爲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夫今之士爭以得甲

科爲榮其所出之存沒他人猶喜之恨之況其子孫所以喜之恨之者當何如耶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慶者視嚴侍慈侍固多然重慶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寧吳君憲之其一也憲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吏部右侍郎晉陵王公既序之矣憲之以予舊好且同年也俾序其後於是憲之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考最得贈其父敎諭府君如其官母錢氏孺人　天章爛然賁及閭里所以慰之者甚至葢彼固有具慶者不辱而危之巳幸何有於此若君之父母雖沒而被玆　恩典且瞑於地下矣君可無恨然白華之詩爲美孝子而作者則不可以無序也顧王公巳爲之予可畧

賢科世繼圖序

成化辛丑予同考天下士得莆田林沂居魯閩之人皆曰是固積學者已而居魯登進士第出爲金華推官讞獄明審民不告枉抑予方喜其學之見於行事也又三四年吏部知其名竟召爲工部主事適　天子新即位上疏言事者再皆切要語予又喜其學之見於論議也自是居魯名益起凡　中朝之士無不知有其人者而予亦以昔者取士之得自幸也居魯在閩中爲世家其先叔祖諱庭芳嘗登永樂戊戌進士第至天順丁丑其父槩繼之及成化丙戌其叔父敷繼之益今又繼以居魯莆田科第固盛而林氏一門其可見者如此人誰不榮之庭芳終新會令槩按察僉事敷韶州守二世三人循良謇諤之名至今播在鄉里而居魯之賢實似其前人則人所以榮之者非榮其科第也榮其賢耳然而復有爲賢科世繼圖者居魯乃以求序

於予噫言科第於莆田譬如較斤削於宋魯之地所産皆良無足貴者若其累世仕宦之美不可以不書而居魯則予所親見者乃頗詳之居魯今將分司浙江仕路方進尚其慎之以爲科第增重俾後人得以嗣承於無窮則所以可書者又自今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一

序一十二首

丁未會試錄後序

皇明有天下百二十年于茲　文教所及無間遐邇士懷負才美以幸際　盛世益自磨濯以興於是舉于鄉而來會試禮部者僉然咸集　上命文學重臣充考試官而濫及臣寛既竭其駑鈍以從事則卷冊浩穰動盈几案不可勝校竊歎士之操筆能為文者若是其多信乎世之久治也然昔嘗怪宋蘇洵以文妙天下顧於當時之文若不足其曰盛者夫文載乎道道因文而凝不因文而散而洵之言若此豈不以世之所尚者文則所立有大於此者將分其力奪其志及其弊也不幾為浮華之言乎夫浮華之言蕩然無益於世其體裁類俳足以惑人是以

君子患之今日所取士豈亦有是乎蓋言與理俱勝取之理勝於言取之若夫言勝於理固所謂浮華者不能取也然世亦有善於爲言疑若近於理者一時亦可以欺有司要之終身不可揜焉今　天子仁明剛健圖治方切頃因群吏述職特敕銓曹嚴黜陟之典以治行責成其下甚至　聖意所向昭然可識蓋以文取士其立法然耳其終以是望於天下乎是科得士三百五十人擇其文得二十篇刻之蓋自知貢舉而下諸執事之名氏皆在爲會試錄將獻諸　朝臣愧無以塞責敢謹序其事于後

贈工部員外郎胡公致仕序

昔漢文帝登虎圈嗇夫代尉對禽獸簿甚悉欲超遷之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皆稱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効此

嗇夫喋喋利口捷給耶文帝乃止夫文帝爲漢賢君猶以口辯爲能他尚何望哉然當是時嗇夫亦幸不用耳用則或至於僨事如主父偃江充賈捐之楊興之流槩可見已若勃相如爲漢名臣已不必論他如周昌石建亦似其爲人其忠直孝謹足以補乎朝廷而風乎郡國是豈嗇夫所能及者噫惟嗇夫之見賢於人此後世不以才智外見者爭指爲迂濶遲鈍而不能用用必多浮薄喜事之人而國家忠厚敦樸之風衰矣予同年胡公彦超少而明經淹滯場屋者二十餘年既登進士第徊翔郎署者又十餘年今歲始得從大夫之列　命下數日即上章以老疾請所以求去者甚切大臣特知公文學而留之而公不顧也既得請數日即治裝歸其鄉且曰吾惟不能見幾至於今日來者可追吾已悟之矣噫公何進之遲而退之速也如此方今

朝廷清明天下平治公卿大夫以仕惟其時由弱冠至于白首偃然不以歸老爲意公何獨求異於人而去耶以其心爲有愧耶則公之督治於事皆集而能知其弊以其心爲有畏耶則公之操持於法已守而能免其過所不能者其亦在乎言語步趨之間應對奔走之末而已矣故能者進而不能者退亦勢之所必至者此予雖愛公之深而亦不敢留公也公出浙東大族所居曰青陽其地甚勝山溪環合可以登臨中有良田可以耕穫而族之子弟又多好學可以教育其樂且不可一二計與世之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此又不必留公者凡同年致其事而去者僅見公一人予固欲去而未能者因公之別也能無一言贈之

崑山葉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謂不忍忘其祖耶則推而至於百世之遠可也然或無所據則茫昧而不可信其亦從其近者泝而上之至於不可信乃已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豈特故國為然有家者使文獻不足其亦有所據乎周之末沈諸梁封於葉因以為氏後凡氏葉者必祖之若吾崑山之葉獨不知出於此耶自漢唐以來葉之顯者亦多又獨不知出於此耶故贈吏部左侍郎春之作譜則斷自五世祖秀實府君始其上固不知也則缺之數年其子文莊公蒐輯遺蹟復推至於宋刑部侍郎逵其上亦不知也則缺之又數年公之弟與謙訪於松江之族得石本焉蓋始于光祿少卿參自以為出於刑部之上也至考之舊譜則光祿為刑部之少子自刑部而下世系尤明遺像咸具且

秀實府君舊亡其名今始得之而與謙甚恨其兄之不及見也既輯成三巨編而葉氏族譜於是始備乃來京師持示予請序予受而閱之歎曰何其有據而可信也此豈非文獻之足乎蓋嘗論譜之作固在乎世系之明而尤待於子孫之賢賢則不忘本雖遠猶知重之不賢雖父母兄弟且不知重況其遠者乎故雖有可據亦往往棄而不省葉氏之先賢者固多若夫文莊公之賢則近代之所少者其好古博雅於故家舊族猶惓惓焉又況其先世耶然公無恙時每以譜之未備不能承其先志為恨至是猶幸其弟之賢竟克成此此葉氏之後人宜寶而傳之以無忘其功者也昔予初在翰林公嘗以秀實府君事實見示欲予題之自愧淺陋不敢執筆豈意公沒後乃序是編蓋雖與謙之請而亦公之遺意也故卒書之而不敢辭

南安傅氏族譜序

戶部主事傅君時舉既仕于　朝去其家數年以其族大且遠甚懼後人無以知其所出之原所别之派也寓書于其叔父孔亮伯兄耀宗請譜之譜既成則奉以請予序之蓋傅之先爲光州固始人在唐有諱實者仕至威武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廣明間避亂入閩家于泉之東郊而閩始有傅氏僕射生八子析居僊游連江長泰而南安則長子左侍禁之所居也其後當宋子孫㝡盛凡擢科第登仕宦者不間一再世至故元稍晦入　國朝復有以文行從有司薦起者至時舉遂登甲科爲司徒屬以振其族人而其族復盛矣自僕射至時舉得十七世悉列于譜中凡行第名諱與夫娶某氏仕某官葬某地知則載之否則缺之若其行實見于家傳著于墓銘修于郡志者

亦皆附于後其法視歐蘇氏雖不合然一展閲則數世以來父
子兄弟前俯後仰左提右挈藹然如聚于一堂之上所以使其
嗣續興孝友之心不以塗人相視者非此編之助也乎時舉又
言吾傅氏雖派别不同范文正公云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
孫固無親疎也益僊游之派特盛其譜可考惟吾南安已有散
居他里如坎井倉前者況其遠者乎固有知肇慶不還如侍禁
公六世孫倘之後吾旣訪而得之若連江長泰不相通者已久
今幸以公事得便道過之而躬訪焉他日又將合諸派以爲譜
而吾之願始畢矣予厚其意嘉其事遂書爲序以贊其成云

贈都憲孔公詩序

後世以文武分而爲二久矣故逢掖之士業詩書習禮樂泛乎
不知兵事者皆是然所謂兵事亦非張弓馳馬以賈勇角技於

戰陳之際夫亦運籌建策足以制勝而禦侮耳士既不事乎此
及一旦有事顏色差莫爾往往爲介胄者之所嗤笑或者以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子有軍旅未學之對不知孔子此言葢有爲而
發獨不見其爲魯司寇時却萊人以兵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其嘗學軍旅足可證矣世之爲通儒者莫不以孔子爲法而況
爲其後裔者乎今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孔公實出闕
里其先在元季有遊學江南者遭亂止于姑蘇遂爲蘇人公自
爲諸生以文稱里中及登甲科爲守令皆在嶺南適其地當寇
盜殘破之餘公能以威制服群蠻而以信義結之卒使其黨俯
首聽從不敢違令遂完其城郭聚其人民而復其郡縣如故公
名既起自是擢居藩臬凡其地用兵公輙往赴而亂者即定
朝廷浸知公才可大用乃有都御史之命葢公至是所統益廣

任益重而名益盛如都勻黑苗方叛以知公在即相解散已而群蠻愈向化而　朝廷遂無西南之憂公於是禁戢官吏休養士卒政治既優乃務興文教先時士人每三年大比輒附試雲南公因建請特設科場如他省例事雖未及施行而論者知邊徼之無警而武備之有暇矣公初拜都憲時鄉人之仕於朝者喜公之大用也多為詩贈之予與公為同里而相知實深不可無言以序乃為書其首方今　聖天子在位臣下有勞于外者皆得召還然未有如公勞之甚而久者則公豈久居于外其將益展布以毗于　一人而施及於四夷乎吾特書此俟之

潛齋詩集序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為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卜術亦極一時之選盖　文皇帝在位造

就作興以遺　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是時吾吳中則有沈
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醫術之妙初居京師稠人中已有儒
醫稱然　上未甚知名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
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孰可代者用文以以潛對即日自醫士
擢御醫時　朝廷方愼名器俄以潛得此人以爲榮遇後沒楊
文貞公誌其墓實載其事以潛有四子曰寅賓宇宙能世其醫
不絕宙有子復以儒顯其伯仲曰杰曰熹相繼登甲科杰守歸
德有善政　召授京秩而熹且績學翰林爲庶吉士嘗相與謀
刻其大父著述以傳顧徒得其詩數十首而已葢以潛爲學長
於詩初有稿號潛齋集後忽散逸而此數十篇則錄之人家者
其平生得意之作尚多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爲恨視此益重之
曰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不積累

而多乎乃終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云

舊文藁序

寛年十一入鄉校習科舉業稍長有知識竊疑場屋之文排比牵合格律篇同之使人筆勢拘縶不得馳騖以肆其所欲言私心不喜時幸先君好購書始得文選讀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讀史記漢書與唐宋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頗屬之適與諸生一再試郡中偶皆前列輙自滿曰吾足以取科第矣益屬意古作然既業為舉子勢不得脫然棄去坐是牵制學皆不成故累舉于鄉卽與有司意忤雖平生知友未免咎予之迂予則自信益固方取向之文選及史漢唐宋之文益讀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詞之法不復與年少者爭進取於場屋間未幾當大比之歲提學憲臣有知予者乃強遣之不意名在鄉解又四

年試春官皆不見黜尋登進士第又四年不幸遭先君之喪而歸既免喪理舊僕得亂稿三四編蓋自壬辰歲以前二十年間所爲文也當時自媿其詞之拙陋而毀棄者甚多此特偶存者耳欲悉焚之不忍因重錄而類序之嗟乎予之好黃子厚之好而朱子之所不好者也錄此不覺赧然

恩榮圖詩序

古者天子之使群臣自治民行師以至修土功交鄰國之類皆勞事也惟念其勞有宴以相聚會于以樂其心而通其情今見於鹿鳴諸詩是已後世賓興之舉既非古若至隋唐以來士之出於進士科者徒以制策奏對得通於天子天子固未嘗識其人也而其人亦未嘗有一事之勞也輒有宴焉蓋重其科如此然未有如　皇朝之尤重者也乃傳臚之明日即　賜宴於

禮部仍　命武臣之尊者一人主其席而　廷試執事之臣自讀卷以下皆預大官供饌教坊作樂以侑號其宴曰　恩榮益重其事又如此雖然豈故爲是繁縟之禮哉必有意焉無錫陳君文美自爲舉子時已有聲鄉邑成化辛丑試于春闈既捷及廷試遂登名第二甲獲　賜進士出身既偕同年飲宴如制他日復請善繪事者寫宴歸之圖時自觀覽圖成乞予序其上夫市人以一飯與人必有所望焉非徒與也而受一飯者亦必有所報焉非徒受也况宴重事而況　朝廷之宴之重者乎故重其事則望於人亦重益所以警動其心使之自盡焉耳今文美爲地官屬已三年惓惓焉惟恐一日之曠其職乃復作此圖以示不忘其知所重者歟其知所以報　上者歟其亦可謂有意者歟若曰是宴之　賜也常事也醉飽嬉游漠然不加之意

雖市人之所不爲而謂文美爲之乎其或知所以重上干誇耀閭里之人以爲一時之光榮而謂文美又爲之乎此予皆知其必不然者故序之

贈孟御史序

凡天下不問邊徼荒遠之地雖庸夫孺子語及　朝廷之官莫不知有御史者御史之名可謂著矣　朝廷設六部以分掌庶事不相侵越惟御史按行天下自官吏鹽課學校軍政刑獄水利皆得以治或非所治者亦得以論其得失陳其利病御史之職可謂重矣是以古之能舉其職者人主多褒奬之雖以言觸犯亦優容之以其有益於國者多故耳咸寧孟君世傑早從其叔父成都同知良璧受學學成取科第始仕爲桐鄉令循良之政嘗見於旌異之典已而吏部知其才可居内臺也奏請于

上召爲御史㧑奉　命廵按畿内風聲凛然盜賊斂蹟及出按
蘇松等府憲體益振官吏畏服㽵不數月獄訟無稱寃者今年
君以考績書㝡㝡　賜敕進階榮及其父母妻室如制於是其
同官文君天爵來請言爲贈予未暇復及文君出按河南而馬
君良王申請不已噫區區不文之言何忍爲君吝哉葢予蘇人
實知君往歲所以振憲體者大率詳明平恕以盡下情不倚勢
作威而已自後如君之賢者固多否則直以鞭朴嚴峻之法以
臨田里脆耎之民使之無訟亦何難者是可慨也君既非其人
推此以治他事必無不治者彼天下知有其官而不知有其人
者何限如君雖使後世知有其人豈特今日而已耶故書以贈

西涯學士遺方石侍講詩十三首書六通爲一卷而詩則與蕭文明李士常潘時用聯句爲多總題曰西涯遠意錄者葢其意倡於西涯且出其筆也初成化間方石以内艱去服滿不起即所居緦山之下結屋讀書有終焉林壑之志故西涯所遺書自道契濶外惓惓焉趣之出及方石志不可回言不即復其後遂有果哉之歎葢以義處人如此自是凡十年爲弘治改元

國史既嚴有司奉 詔旨入緦山敦勸上道方石始來葢其計慮之審動以其時卒能以義自處君子益重之夫市朝之上爭名競勢之徒相擠相陷惟恐不及固不足爲二公語然其得罪於二公者可勝言哉凡西涯筆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數百紙此特家居時出於浮沉之餘者耳寛從二公後已久竊觀是卷有出處之義在非常時

贈遺者比乃書而識之

後同聲集序

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游賞與夫感歎懷憶餽遺悉發之詩今見卷中者西涯特錄已作而方石則有聯句在焉總五十首號後同聲集益往時二公同在翰林詩已成卷陳愧齋太常嘗以同聲集號之此則二公竝以家艱先後終制從修實錄之命復聚于翰林相與倡和者故以後云予嘗觀古詩人莫盛于唐其間如元白韓孟皮陸生同其時各相爲偶固其人才之敵亦惟其心之合耳合則其言同同則其聲自有不得不同者然君子小人莫不有聲其聲之同亦各以其類二公平生以道義相重志節相高非特以詞章相勝者故發之于詩和平深遠覽之可誦誦之可聽譬之樂則如鳧氏之鍾薄

厚適宜修弇中度自然無岩揣柞彎之病其爲聲也直同所謂金聲平子之鄙陋固不足以識其妙然以是論之亦可謂聞樂知德者乎方石以翰林侍講祔擢南京國子祭酒欲別去持此示予曰願有序則漫應之竟不予舍也

贈王刑部歸省詩序

黃巖王君存敬官于刑部者數年其父和州公與其母安人皆老于家而大父南耕翁則益老矣其叔父某因作詩寄之有若得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之句存敬捧而歎曰此弼夙昔之願也弼豈棄兩世之老而戀一官之榮者顧例未得歸耳乃去歲之夏俄有　詔下凡朝臣去家六年許省其親衆方爲存敬喜而存敬適奉　旨往治齊獄及是事畢還　朝始克遂願詩老王古直其鄉人也與陳一夔副郎乃即其叔父詩分十

四韻歛詩贈之其間或一韻疊至二三首者蓋存敬之才操非特見於治獄而已其詩名在士林籍甚人爭願爲文字交且其一家重慶世所難得而承　詔榮歸用以寓乎歎羨者亦有在焉王在宋已多顯官今居黃巖山中一姓凡千餘家皆隱于農而所居險阻人蹟罕通大抵類武陵桃源自存敬之先四世從居邑中子孫復出而仕存敬之歸也又將訪之而兼盡乎睦族之義吾聞之古直云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二

序一十二首

賀監察御史徐君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時中之官于　朝也謹重廉正名聲卓然皆曰徐君眞古所謂才御史者於是任滿三年都察院自院長而下考其績惟稱至吏部亦然皆有詞以褒美之其同官相與舉酒賀君復走予請文序其事予與君爲同年進士不可謂不知君者既許諾蓋既久始克爲之然君爲人之賢亦以久而益信夫自　今天子嗣登寶位　聖政日新固不可勝紀然其大而要者在聽言而已故天下之遠雖艸茅賤士莫不有章疏以達于　九重之上其可采者雖苛細之事未嘗不下群臣議而行之而況爲言官者乎夫進言補闕固愛君者之心而

盡言招過亦非事君者之體故古之人尤致謹于此而不敢易
者若唐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始論裴延齡誣陷陸贄事城固
奇士亦必待久而後言者蓋不欲易其言而瀆告之也其後延
齡卒不至相位人謂城之力居多是以言不易出出則上之人
必曰彼未嘗言也今言之必其言之當行也無弗聽者雖然其
人不能平心以處事正已以格物而徒曉曉然以強聒於下欲
上之聽亦難者何也其身不誠自不能感動乎人也吾嘗觀君
于事之大者旣與同列取而論之　天子信用無不施行曰
彼苛細之事人能言之吾固可免也蓋其老成持重如此自是
君惟不言言則欲弗聽不可得也若君嘗按行畿內清軍政而
人不稱寃治文案而吏不敢欺遇事即爲不任智數又不必書
者君之先爲浙東人今居貴州其旣考最蒙　恩進階而贈其

先府君如其官母陳氏號孺人而封其配夏氏如其母云

雨菴宗譜序

言禪者必祖達磨自達磨至于秀能而其支已分又自能而後爲曹洞雲門法眼溈仰臨濟諸宗而其名遂立蓋聞之其徒云爾夫人一也則心亦一也禪學者明吾心而已今分支立名以自别如此豈所謂殊途而同歸者耶雖然南北相訾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如昔人所論者其流弊亦不少也諸宗遠者至十八傳而絕近者六七傳而絕惟臨濟久而獨傳於天下在

國朝宣德正統間有高僧曰祖淵江西人也自閩之雪峯寺召至授官至僧錄司右善世一時　恩寵既加四方之人因其嘗所居地稱之曰雪峯禪師而不名裹糧相從爭願出門下其徒既盛於是師製偈二十字使世爲名復自别其派既化去後人

世居僧錄其尤能擴其教者曰故善世道堅古心古心之徒益盛其尤知名者曰今善世戒璇大章大章住隆福寺有年矣朝廷屢遣中貴人即其廬修佛事而勲戚卿士又多與之往還承奉應酬之勞殆無虛日章疏書札裁治精捷則又出其徒定徵手也徵喜讀儒書而詞翰俱妙有前人風當其少暇閉戶焚香筆墨左右矻矻不休久之成巨編則奉其師之命所修雨菴宗譜也雨菴爲雪峯禪師別號其譜自雨菴而上泝焉爲總圖遠者畧也如族之有祖也自雨菴而下沿焉爲譜圖近者詳也如族之有父子兄弟也一展閱間上下數十世分合傳受粲然無遺譜成乞予序其首葢自諸宗既絕今所傳者同出於臨濟所不同者特有講與教而已門戶判然又不可混大章師徒何慮而必爲此噫諸宗不同出於達磨乎其爲此者亦慮夫合而

復分如所謂相訾者乎相訾而道復隱此譜之所以作也乎抑又有說焉今祝髮受度出於兩菴者不可勝數其人散在四方久而不知有相視爲塗人者其亦使考而同同而不散乎然則後人有能續而修之雖百世可考也而況今日哉是譜也自朝廷恩典至于詩文書札皆系而書其所題曰兩菴宗譜吾知此而已故特序之

伊氏重修族譜序

伊氏自沐陽徙吳中歲久遂爲著姓其居城西之通波坊吾幼猶及見其盛也家喜藏書多延接郡中儒流正統初有曰侃字士剛者更擢甲科給事　禁中一時賓客登其門者不絕未幾士剛卒而家遂落吾嘗疑伊氏何遽至此已而其族在南京者曰秉字德載再擢甲科爲司寇屬出僉四川按察司事吾始信

伊氏復有人也德載之高祖子文府君嘗修族譜上及七世而止至于今日殆餘百年族人益繁而散處益遠德載乃奉其尊人紹方之命推考諸派各爲世次而重修焉其法以居吳中及遷臨濠者爲姑蘇鳳陽派以遷兩京者爲金陵金臺派又以居南京而被旌表者爲金陵旌表派派各有圖而總列小傳于後紹方父子爲此其亦有深意也乎夫自　國初倣漢徙閭右之制謫發天下之人又用以塡實京師至永樂間復多從　駕北遷當是時蘇人以富庶被謫發者蓋數倍於他郡久之惟無譜可考子孫漠然不知其所從出子文伊氏始遷之祖也故爲是懼而汲汲焉創之幸而有若紹方父子之賢復汲汲焉續之於是其族始合終分源委不紊覽之雖數世以前千里之外若同居一堂之上昭穆以序親疏以明此豈非伊氏之幸哉抑是譜

非得子文創之于前竊恐今日亦不知所從出然則後人有欲復修是譜者則紹方父子獨不爲異日之子文哉紹方年老受封不忘本始數來吳中買田築室將復振起其族非特修譜而已德載爲人廉謹有文重念鄉里之舊與予相好特甚間以考績至持其譜請序故書以還之

賀監察御史陳君考最序

弘治三年監察御史陳君瑞卿奉　命廵按山東憲節旣至一道肅然自藩臬而下咸相戒奉法不敢忌忽君乃奬循吏除奸民至于平寃扶弱悉見奏疏及歲滿將代復建白六事曰重守令以固國本曰申律例以飭武臣曰愼刑獄以全民命曰禁刁訟以厚人倫曰專委任以便稽考曰散儲蓄以濟缺乏凡數千言所以裨益治道者甚切　上悉嘉納令所司施行士大夫

皆曰陳君眞識政體者即超遷而用之可也聞者謂然初君爲御史三年考最蒙　恩進階及贈封其父母若妻　制敕下須光賁閭里諸僚友若今王大理邦鎭而下嘗請文爲賀會予有史事且君有山東之行不果及是還　朝其僚友復以爲請予能已於言耶蓋今之有言責者必曰御史故有所不知知無不言有所不言言無不盡此其職也古之所謂才御史者不外乎此夫論事易識事難事有本有末得其本則其末自舉而民惟邦本又本之大者也然民亦豈能自治必得守令治之則守令又民之本也雖然守令豈夫人能爲之哉今之制御史代還必察其人書而上于當道及三載述職當道者多據以黜陟之噫是法也唐虞之世必待九載而行者也當是時人才之盛固有所謂九德者矣亦有六德三德者焉有六德則是三德未備也

有三德則是六德未備也人才之生其難如此必至於其德一
不可取然後黜之亦必至於九載如鯀之績用弗成其明驗也
而何後世之率易耶此君所以首及之必言取人之法而不以
遂棄其人爲言葢曰往者巳無及亦惟謹之於始而巳此所謂
知政體者若夫禁刁訟一說尤切時弊葢非特爲小民言者所
以還忠厚之風革浮薄之俗以助　今日清明之治者其在於
此乎陳氏之先爲揚之高郵人以武功官太原者累世至君始
業儒登成化壬辰進士第去歲庚戌其子澍復繼之而陳氏遂
以儒顯君初知嘉興武邑二縣廉明剛果多惠政可　之
召爲御史兩廵畿內輙著才名非特山東而巳予忝與君同年
相知寔深故於賀禮之舉也終不能巳於言云

新安吳氏累世遺象序

新安多大族若吳氏其一也吳之先出泰伯以國爲氏氏吳者固莫盛於吳而新安亦吳地其盛爲宜有名常以世經字者見予於京師曰常之先出於吳而家于新安之南溪自有家以來譜牒具存若自宋運幹府君而下至吾先人斯榮處士凡九世則世數不遠畫象亦存常之兄弟恐其久而或失也裝爲巨册藏之又恐後人之閱之者徒得其形似無以知其事行之略復各爲小傳于後惟其前未有序之者已而出其族人雲南參議文盛手書以示文盛予之同年盍託以請序之說也夫畫象之作記禮者所不及昔之大儒所不取然予竊以爲孝子之情無所不至故其親沒而祭之也無所不思與其思之孰若取其象閱之宛然如見之乎夫此亦生而識其父者耳世固有幼失怙恃而不識者必問其形似于所識之人又孰若取其象閱之宛

然如見之乎故此雖不出於禮不取於人而無害於爲孝亦可以爲思成追遠之一助也今世經藏此與其兄弟及其群從不獨見其一世上而三世又上而九世皆得見之能不慰其無窮之思世乎因書以酬其意俾與譜牒謹藏之勿失

周氏立後序

惟周之得氏久矣其先本出周平王子別封於汝以國爲氏或以爲赧王之後黜於民間因氏焉歷漢魏晉唐以來子孫散處天下代有名人若吳中周氏尤多有自鄢陵從宋南渡仕爲拱衛司兵馬鈐轄使守嘉定者因家于吳鈐轄生一子曰副尉其副尉生一子曰元平江路醫學錄子華學錄生五子其長曰江陰醫學教授觀光教授生四子其長曰平江路醫學正繼周學正生四子其長曰　國朝光澤縣儒學訓導瑾訓導生四子其

長曰太醫院醫士文威醫士生四子其長曰處士宗嵒處士生二子其長曰封南京太醫院判菊處先生尚正菊處生一子曰南京太醫院判庚庚字原己賢而有文用醫而仕顯於先世娶安人陳氏生一女繼安人顧氏皆無子益自副尉至原己凡九世世爲長房而原己獨鮮兄弟且以無子爲憂初爲御醫時其從父尚義以　吉府良醫致仕與其二子良方同居京師良娶王氏生三子其季始周歲原己殊愛之曰吾無子此獨非吾子乎乃弘治己酉二月原己病臥官舍其子婿陳鍵自吳中往視顧謂之曰吾即不起必以良之子爲後口授以書俾謹識之不忘原己既沒鍵扶柩還以治命咨于菊處與其配閭丘安人菊處曰吾與尚義爲同祖兄弟以其子之子爲吾子後於昭穆寔宜會族弟行人秉臣出使還　朝乃以其事託焉尚義父子初

未即從秉臣曰此禮也亦制也且原巳之意也其何可違竟從之秉臣遂即私第設醴祀告先世祀畢集族人及素與原巳厚者若予與今李祭酒世賢陳大理王汝徐武選仲山王諭德濟之同飲因命其子曰繹益取相續不絕之義酒半秉臣起告予曰茲事繫吾周氏甚重既勞長者愛助敢請序以文使繹長而有知庶知所重以承宗祀濟世德至於永久予曰諾於是繹生六歲矣翁處使家僮春來迎之曰吾夫婦既老幸及見吾孫也歲二月尚義之配丁孺人乃保抱之行而秉臣以前說申請予故書其事以歸周氏而必述世系于前者見原巳爲周氏宗子理不可絕絕而思繼之雖他人皆宜盡力況其同族如秉臣者乎蓋自後世風教不行有諱爲人後而忘其所出者或非所當後而強後之以利其所有者是皆紊禮背制取譏於世若繹當

爲人後而無所強於禮無紊也於制無背也於家法不廢於世系可明也君子必有取於斯也故序之

容溪詩集序

成化間稱才御史有貴溪姚君仲遠後僉陝西按察司事而沒沒之日家具蕭然所以遺其子者獨有書數百卷并所作詩數十篇而已蓋君少好吟詠自舉進士京師有金臺藁爲御史時有栢臺藁出巡于外有行臺藁及在陝西有外臺藁皆藏于家至是其子文灝會粹成編總名之曰容溪詩集容溪者君所自號也間以刻本相示而乞予序之君嘗巡吳中其廉介高亢予時頗知之然不知君能詩也觀于此編既得詩人之體且其詞氣巖厲而憤世感事之意時復發見若利劍出匣鋒鋩差差見之凜然不敢狎視正如其爲人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詩

非心聲也哉顧君蚤世其爲言止於此而不及究其所至且其才不盡見於用而所傳者亦止於此知君者益深惜之君初游太學與故諭德劉景元善景元爲人亦所謂廉介高亢者也故特相契合而叙君平生于墓石者甚詳今附于集後其亦詩之案乎君有七子而文灝獨仕其字秀夫嘗試禮部予得其文奇之今以刑部主事調判常州益賢且文有光其家世者也

抱璞南歸詩序

左諭德四明楊君惟立初以成化乙酉浙省冠鄉解再試禮部不偶居都下日與四方名士講業號麗澤會期必取進士乃已衆亦推讓君以爲惟立登又在人後者及壬辰之試所得多麗澤之士而君顧復不偶衆皆愧焉餘不在榜中者亦藉君以自解是秋八月君念太安人在堂束裝即還於是社友以詩贈之

者十四人聯爲巨卷題曰抱璞南歸詩時欲求予序其首不果後六年戊戌禮部及廷試君竟在高等遂入翰林轉春坊文行老成與其兄故文懿公頡頏館閣間而予獲與相好甚慰久而益篤君間出詩卷示予道疇昔之意予不能違也竊惟世之人與其等輩小有得失以爲形蹟不同往往失其初好其死生貴賤交情反覆非特如翟公署其門者至於塲屋爭名之地殆有甚焉得者自以爲足而生驕矜之心失者自以不足而出忌疾之語風俗淺薄使人感傷觀于此卷投贈諄切至于累篇豈特見諸君之賢得免乎議而君受而藏之若護奇物則君之賢不尤見乎然則所謂麗澤者獨在於文藝之間乎自壬辰至今二十三年十四人者存沒顯晦已不能同乃疏其名字官邑使楊氏子孫他日有所考以敦世契云任彥常吉甫南京人福建僉

事致仕簡顯齋道新喩人終進士張祥思履吉水人終南寧知府周軫公載莆田人今山東鹽運使潘璋栗夫金華人終陝西副使李孟暘時雍睢州人今廣西布政使楊榮時秀餘姚人終工部員外郎達毅士弘丹徒人終南京刑部郎中司馬垔通伯山陰人福建副使邵賢用之宜興人今雲南僉事陳洵匯之錢塘人終曹州知州劉傳師正嘉定人終泉州知府徐洪公溥蕭山人終刑部員外郎白鉞秉德南宮人今翰林編修弘治癸丑六月丁亥序

贈進士秦君序

弘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寬聞先太宜人之喪將歸守制

上念寬爲　春宮舊學之臣特　敕有司治葬以榮其親事下工部於是尚書劉公等遵奉惟謹而擇其屬往督之得臨海秦

君從簡蓋從簡以省元礿登進士第觀政部中士大夫皆曰秦君賢士此行必有可觀者及至吳以部符下府知府史侯等遵奉益謹乃吳城西二十里南横山之麓先塋在焉太宜人當祔葬于是遂即其地以八年四月八日興工則木石既具工役畢集君躬督其事調度有法人不知勞凡所搆造無不如制工成一旦山水秀發林墟改觀　恩光赫然下賁泉壤啓殯之日觀者萬計蓋　朝廷優卹之典而君調度之功有不可誣者君爲人既有才幹而清謹謙約執禮如諸生吳中士大夫稱其賢者益多而歎伏之以爲不可及皆曰君之來也承　上恩旨其事固重然特小試其才耳自玆還　朝任用之地無不宜者相率爲詩以贈而禮部主事楊君君謙既序其首矣斬然衰絰之人非惟不當言亦不必言也顧　朝廷之恩不敢忽而君之勞

不敢忘故敢以不文之言卒犯非禮之議亦情之所不能自已者也

吳冢遺文序

吳中人物之盛在漢唐已前遠矣自宋以來其人歷歷可數若其冢墓所在過者猶能指而道之其銘誌埋没土中者固不可見至顯刻于外者多斷裂磨滅不可覽誦雖近世猶然況百年之上而益遠者乎是以鄉邦後學欲尚論前輩者茫無所據嘗竊病焉夫人之德學功業務盡其所當爲者固不汲汲爲傳遠之名然學士大夫之所撰述則必期其傳而至於埋没斷裂使其人德學功業晦而不章且幷其出處生卒亦不可考是不獨其子孫之恨而已幸其搨本或鈔錄之副藏於人家者猶可搜訪一二於是鄉貢進士都君元敬得數十篇將刻之曰託於石

者有時而亾惟刻於木而摹印焉庶可久也葢凡其文見於學士大夫集中而行於世者皆不在故題曰吳冢遺文而請於予曰願有序也故書之

棋樂存藁序

湖州自昔稱山水清遠人之產其地者多以文雅相尚其亦鍾山水之秀而然乎豈所謂清遠者亦有所助乎葢言詩之盛者必以唐爲首若輞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其尤著者也是故市廛之塵埃孰比乎煙霞之勝閭巷之人蹟不若乎泉石之佳發乎興致蕩乎胸懷景美而意自奇蹟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詩而詩隨之吾固嘗觀之矣長興吳氏世居呂蒙山之下號衣冠舊族四方之人以其所居之得其地也稱其氏者必以山配之然所以稱之者他

固不必論亦惟以其科第仕宦之世繼耳雖然此亦足以盡吳氏之美乎葢自青霞處士以詩鳴于　國初今浙中所傳林霏集是也其季遺夫隱君早承詩學以其兄遺芳既仕于外退然家庭間奉親之際口輙吟哦以此樂而終身發於篇章和平閒雅皆可諷誦顧其平生爲詩頗多藁卒棄去今所存者特數十篇隱君既以壽終諸子保藏手澤不敢失墜葢五十年于此而諸子者亦皆下世矣至是其孫瓊與其弟珍琉等謀刻諸木期與所謂林霏者並行于世扁舟入吳奉以請序惟隱君之葬楊文定公寔表其墓其發揚潛德至矣末獨謂其望弁山眄雲川耳目所及形之歌詠愜然自得人莫能窺其際也君子以爲知言乎故取而書之隱君諱疇遺夫字也以號樸樂故題其集曰樸樂存藁自隱君既没山水如故而子孫益繁隱顯雖異皆能

爲詩葢有所受也亦有所助也此吳氏之所以稱於人也

公餘韻語序

士大夫以政事爲職者率早作入 朝奏對畢或特有事則聚議于庭退即諸署率其屬以治公務胥史左右持章疏抱簿書以次進雖寒暑風雨不爽當其紛冗往往不知佳晨令節之已過也葢勤於政事如此又何暇於文詞之習哉予自翰林承乏吏部以舊習未忘欲復事此而興致索然執筆輙廢或終日不能成章每以自笑他日同官鄆城侶公示予一巨帙題曰公餘語韻則皆士大夫投贈之作而以政事爲職者居多豈諸公之優於其職能肆其餘力以及此耶抑亦公之雅嗜吟詠尤篤於交游而能致此也覽之復以自愧夫詩以言志志之所至必形於言古人於此未有弃之者故雖衰周之人從役于外而詩猶

可誦況生于今之盛世者乎盍退食自公宣其抑欝寫其勤苦達其志之所至亦人情之所必然者至于紀 朝廷宴賜之盛儀志 國家祀戎之大事燦然卷中亦無不備後有讀之者信其爲治世之音也公俾序其首敢忘其蹇陋爲強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二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三

序一十二首

送少師徐公致仕還鄉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今歲以老疾上休致之請　天子難其去論留者再其後請益懇始允之仍　賜之敕以序公之賢而　君臣之義於是爲盡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當公得旨之日公卿大夫相與追論公之平生咨嗟之聲相聞而不絕雖閭巷小民亦然蓋爲天下惜而非爲乎私也既不能留則自館閣臺省與夫門生鄉里爭走文章鉅公家求言贈公以張其事至於郎署庶官則爲歌詩所以稱頌乎公者連卷累冊至數十篇噫公之去可謂榮矣近世大臣之去有如公之去者乎豈

惟近世爲然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蓋嘗觀于昌黎韓子送楊少尹序以漢二疏年老辭位去供張祖道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旁觀者歎息其賢班史既載其事後世復圖其蹟以楊侯之去丞相愛惜白以爲郡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謂二疏未必有是事蓋所以誇楊侯之盛也噫使昌黎生於今日見公之事又當作何語耶且楊侯爲少尹特不絕其祿耳今　天子念公既　詔馳驛以行而俾官屬護送之且令有司厚給月廩而歲有隸人以供役焉

聖眷未已又官其一子俾世其祿焉然猶未已復遣中官持白金寶鏹與夫襲衣往　賜于其第蓋其盛如此古亦有如公之去者乎於是諸勲戚若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而下以與公同　朝久享公之德亦皆惜公去而不能留者具圖與詩以

贈則又兼疏楊之事而有之顧來請予一言予言何足爲公重哉聊序公所以盛者而歸之

盛氏重修族譜序

惟盛氏在吳中爲大族子孫散居郡邑多以醫爲業當皇明永樂間見用於　朝若太醫院御醫啓東叔大二先生尤著者其次亦多爲郡邑醫官至於業儒而出往往爲名進士仕于内外者不絕故人指爲衣冠家予少則交其族人獲聞其家世之略以爲出宋參知政事文肅公度文肅顯于當時功業在史傳世稱名臣豈所謂本深而末茂者歟盛氏之彥曰用陽嘗以手修族譜請序於予而自序其家世以示則益得其詳焉蓋其先唐末有諱璫者枌居虞城後仕吳越爲餘杭令始家于浙歷四世曰京登宋眞宗朝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文肅公則其從

弟也文肅生集賢校理中甫中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卒葬于汴子孫又家焉仲南生中和中和生瑄再世為司諫瑄生岫授宣義郎當靖康之難與其父扈蹕南渡通判平江府退居吳江儒林里而盛氏始為吳人後四世曰益乃遷居郡中益生忠元為江浙醫學提舉司提領五世而絕季子宗仁生寓翁而醫復傳寓翁生景華在　國初就賢良辟獲參大議不仕而歸啓東則其長子也其家世之可考者葢如此夫人莫不有所出而知其所出者則少固其子孫漸微無所於考亦其人不為之考故耳夫不為之考則其所出不過得於傳聞傳聞之言止於三五世可也能至於數世皆能歷歷道其名字乎況能道其事行者乎此譜之所當作不可緩者用陽為此懼而矻矻乎忘其紀載之勞自本而支行而別之如序昭穆於宗廟之間秩然不亂其

盛氏之良史哉蓋其譜刱修于其先曰錢塘縣尉存誠其先君子汝德繼修之既四十年而族人益繁用陽於此焉憂之豈惟使後人莫考其先而已將使家乘斷缺而繼志之道衰矣然則用陽其盛氏之賢子孫哉用陽業儒而精於醫居市中而隱德甚著其名暄號師省於餘杭府君爲十九世云

容菴集序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爲事或爲古文詞衆輒非笑之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場屋者多也故爲古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闕爲舉子業而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相爲用者也鄉貢進士謝君少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取鄉貢不幸未仕而卒幸其子昞及其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文數篇將刻之以自樹蓋君沒

於景泰初至今已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仕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爲當時所不好者獨傳於人不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爲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睦方爲邑學弟子介其友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歎君所傳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如何哉聊書以還之君諱會字惟貞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云

經筵侍班倡和詩序

國朝經筵之設實自　英宗皇帝之初其制以儒臣二人進講必以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二人侍班　今天子之八年爲弘治乙卯又三年戊午吾鄉朱憲副天昭實以御史嘗預其事天昭以其先曾大父三畏公在洪武中事　高皇帝給事戶

科侍　奉天門説書有詩乃以舊韻追次二首以紀其榮士林傳和成什渢渢乎其盛也惟朱氏出自睢陽自宋歷元累世業儒而仕入　國朝得三畏公三傳爲天昭竝以文行列于侍從獲覯　聖學於視朝之餘信可謂榮矣是宜詠歌相續而傳和之盛也夫講學之事在臺諫得預爲榮若在翰林特常事耳今天昭之子希周弱冠登高科遂入翰林執經講學在
上左右有不必紀其事者夫惟以常事不紀吾見朱氏之榮所以爲不可及也歟予不及識三畏公而與天昭父子厚善喜朱氏三世之有人也敬羨而書之

越溪盧氏族譜序

族譜之當作固也若世次之遠審而可信族人之蕃混而或遺必作之使近且少焉雖士大夫不以爲意蓋以爲其族易知不

必作爾孰知數世之後近者遠少者蕃後人欲作之則已無及矣此君子之所深慮而必惓惓于斯者吾郡有盧氏世居越來溪之上有諱士誠者欲作族譜未果而卒其子綱居鄉業醫恐墜先志竟成之顧其譜自其身泝而上之特五世曰青州通判吉始自青州而上有爲臨安令者雖見於家乘以其父早孤不知世次遂不敢載其慎重如此可謂不失之誣矣綱有子曰雍修謹好學往年予家居持所業來見已嘉之及是具書以其父所修族譜請題其首由今日觀之盧氏世次之近族人之少此譜不作可也由雍以後子孫日蕃支分派别欲考而知此譜非其權輿歟盧氏在唐爲望族名位有極顯者使他人必祖之而伯常於近世不可考尚闕而不書況遠者乎所謂其事核者豈特作史也哉吾是以題之弘治己未八月望日

送南京吏部尚書秦公詩序

自昔有國者多備兩京之制然非鑾輿所在特設留守而已未有如　當代之盛者蓋自永樂間鼎遷于茲諸署在南京者視國初並設如故至官有多寡則繫於事之繁簡非以南北之分有所輕重之也彼安於　除命與乞便其私者固多其人或自以爲輕重者其中往往不懌若置之外郡然豈以違遠　闕庭不得近　天子之光耶或以遷擢不同爲言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者固不如是也蓋仕而能盡吾職展吾才雖四裔之遠莫非可居之鄉況周之豐鎬漢之灞滻地美物衆如古所稱佳麗地者乎不然豈若汲長孺之薄淮陽乎則今之南京又非淮陽一郡可比人豈當薄哉或曰蕭望之亦名臣也俾守外郡則不願人亦效望之耳夫望之之不願守郡以欲立朝居諫諍之職

也今南京諫諍之職固在且當不諱之　朝言路大闢凡食祿
者皆得以建白而不拘於有言責者卑竊恐知其人之淺而賢
者固不如是也吏部右侍郎秦公出舒城故族以天順丁丑登
甲科至今四十餘年涉歷中外政績茂著而清恪恭謹有前輩
風今歲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奉　旨遷兵部有參贊機務之寄
大臣合詞舉公擬代　天子知公賢可當斯任即可其奏公
感激擇日以行寮長宮傅屠公重其去賦詩贈之諸公皆和之
屠公謂寬當有序夫南京　高皇帝建國之地也吏部尚書
高皇帝建官之制也　誥詞具在昭如日星惟欲鑒別人才公
於推舉以充任用耳蓋視其事之繁簡而序其官秩者今日銓
曹之常例也因其人之賢能而無拘於資格者又今日　詔旨
之殊恩也有若人焉凡爲官長者皆得以奏薦其屬況掌銓曹

之事者乎南京去此雖三千里而遠一疏疾馳越旬可至
天子方側席以待屬公得如　詔旨斟酌舉用公可不留意乎
寬幸承之忝佐其事於公之行也以事無大於此者故一言之

啓事餘情序

吏部所掌不一而以銓選爲重其制見於　高皇帝所定職
掌傳之　累朝遵行不廢然選有急選有常選急選多止數十
人不過具疏奏請而已常選率二月一舉行則至數百人其儀
天子視朝畢退就便坐尚書偕左右侍郎及吏科都給事中升
階進奏奏已　天子特命光祿供酒饌仍命中貴二人視疏
所具疏入尚書以下及文選官屬出次闕左旁舍候得　旨乃
啓疏塡榜揭示于衆其大略如此其事可謂重矣顧此數百人
者雖出於先時之所論定然品秩司署繁冗紛雜而欲取具於

半日之間或稽校稍不審未有不舛譌者今四明屠公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進拜尚書自弘治丙辰二月掌選臨事優裕事無弗治且以餘力每選檢韻書次第拈三字爲韻賦絕句一首與同事者更倡迭和積成巨卷取晉山公語題曰啓事餘情間俾予序予從公後凡二歲餘見公才長而思敏精力尤過人忽遽中往往得句如常時自媿疲駑遲鈍章多不成竊嘗歎服不已而又何序之有比予蒙　恩再入翰林公務清簡念公之意不可久違也乃卒序之昔在春秋之世列卿宴會必命賦詩以觀志君子卽其所向而斷其所就無少爽者況銓選固所謂重事乎

聖主側席有招徠之心群士彈冠有登庸之望使無一語以寫之得不爲趙文韓宣子輩之所譏乎閱是卷者毋曰寂寥乎短章不足以備詠歌之數卽其言察其志將必有所得者

詩凡若干首自丙辰訖己未之作皆在後有所得當別爲卷藏
之公名溥字朝宗以尚書加太子太傅曰鍾爲倡公大器曰民
悅爲秦公崇化曰瀚爲林公亨大皆侍郎倡公今擢右都御史
秦公南京吏部尚書曰源爲季君本清曰砡爲魏君秉德皆都
給事中本清終太常寺少卿予爲吳寬原博以侍郎今兼翰林
院學士云弘治十二年冬十二月上日序

石田藁序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爲至矣予則以爲窮者其身阨
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爲窮而工者不
若隱而工者之爲工也葢隱者忘情於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
之下日以耕釣爲生琴書爲務陶然以醉倘然以游不知冠冕
爲何制鍾鼎爲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

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絶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尤莫盛於元然其人多生于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 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縵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秀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遡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絶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爲詩辱相倡

和方自愧于松陵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藁者予何以爲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啓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啓南詩餘發爲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使東贈別詩序

弘治十二年七月闕里災守臣遣人馳奏　天子惻然思所以慰安先師孔子者内出祝詞擇儒臣往祭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海虞李公世賢實承　命以行士大夫爭賦詩送之而鄉人之仕于　朝者則自成什於是太常馬公宗勉委予序其首予讀其詩所以致疑於天人之際者深矣惟昔孔子過宋今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桓魋惡而伐之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蓋天之厚於聖人如此及漢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爲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止人之尊乎聖人又如此然則今者召災之故天耶人耶吾何從而致詰耶公博學多識明乎劉向之說獨不能識此耶雖然是不必致疑亦不必致詰　天子追崇正道宸衷靡寧公惟將使指修祀事以達　九重之誠而已惡庸知其他

尚書嚴公流芳錄序

漢承秦後高帝與民約法三章既除其苛政及所用人皆重厚長者以革其澆風蓋天下不能戶曉惟示以意向則人自化之考之當時如周勃曹參張相如數輩及其後石慶父子皆在顯位而嗇夫喋喋利口者竟不得用漢之所以治安者非更化用人之力乎自漢以後興者必乘極敝之後尚論其治實而近古

皆莫漢若益歷二千年而　皇明興則元政之苛雖不及秦至
于彝倫攸斁所謂夷狄有君特明于此及其季世強臣跋扈弑
逆禍作亦亾之甚矣我　太祖受天明命肇修人紀思有以
變汚俗一時列于庶位者其間智巧而喜事者初或見容旋復
斥去其憸佞奸頑之徒必殄絕之不使妨吾政令故一時信任
莫非所謂重厚長者往往拔於田野之間置之廟堂之上尊寵
峻擢不論資序其人設有過誤又必委曲保全而下及其家人
皆知　上意而翕然改行淳風既回而天下大治矣求其人
若兵部尚書唐公鐸國子祭酒宋公訥春坊庶子鄭公濟光祿
卿徐公興祖可數者自後則又若工部尚書嚴公震直尤所信
任特被　恩眷者也公湖之烏程人世力田為舊族洪武初設
糧長郡縣推擇得公每歲率先輸糧鄉民素感公德恐後期累

公無逋負者時方徵富民出仕號稅戶人材　上察公樸直
勤事召至授布政司參議而晉治通政司事累遷工部尚書俄
以公過降監察御史欲歷試以練其才遂使者再事皆稱
旨及所建白皆見施行遂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其屬復犯公過
引以自責復降御史未幾仍拜工部尚書凡公貶秩則　恩眷
愈重而公奉職益謹卒能全其身完其家蕃其子孫以至于今
葢歷百餘年鄉里稱仕宦家必以嚴氏為冠公之平生大畧載
于　國史郡志其詳見于鄭庶子王教授所為記可考至是公
之曾孫思南府推官績慮公事行湮晦奉家錄二帙入京謀于
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將刻木以傳葢太保公嚴氏外孫
也為編次為六卷名流芳錄乃率之來請序寬生與公鄉郡幼
則聞鄉人多談公事至稱其家必曰嚴府葢重之也顧惟後生

寡學恐爲公辱而何以爲言哉是編凡公居官屢蒙　恩旨直述于前不敢潤色恐失實也次則公象贊及記序碑銘等文而以南游集終焉集則錄公奉使安南時　敕旨幷與其國往復書于前而紀行詩則使廣西者俱在公喜爲詩稿多不存存者特此又以見公有德有文而漢吏亦有所不及云

壬戌會試錄序

自　國初來見於着令三歲一行必于歲首者曰朝覲曰科舉而已朝覲即古所謂述職當其時天下有司咸集于京師察其政績而黜陟之爲吏部事科舉今所謂會試當其時天下士子咸集于京師考其文詞而取舍之爲禮部事　皇上御天下之十五年爲弘治壬戌之春朝覲事畢次及科舉禮部尚書臣傅瀚等上疏言故事會試當用知貢舉官臣瀚與左侍郎臣張

昇右侍郎臣焦芳各以事不預請簡其人以充於是吏部右侍郎臣王鏊特奉　命攝其事臣寬適承乏翰林則　命偕侍讀學士臣劉機充考試官其同考試官爲侍讀臣白鉞修撰臣朱希周臣倫文叙編修臣羅欽順臣陳瀾臣葉德臣豐熙臣劉龍檢討臣劉瑞都給事中臣屈伸給事中臣徐忱員外郎臣張天爵主事臣楊子器臣冒鸞監試爲御史臣張綸臣余本實餘自提調以下各執其事於是士自舉于鄉合累科來試者及先是從乙榜分教于外限年許復試者總三千七百餘人論經量地取之必均然亦未敢專也則具數奏請　聖裁已定始按卷啓封列其名氏而榜示之又擇程文刻之臣寬謹序其事惟臣觀于今日士至數千可謂多矣及所取士止於三百其數不及什一亦可謂精矣精則皆其人而無不得者春秋癸丑之會四

命曰取士必得彼所謂得特伯者之佐耳卓然　天朝稽古
建官惟賢惟能始克任用其盛與三代竝稱何五伯功利之徒
之足云耶然自古之賓興法廢舍德與行惟于藝而考之文詞
亦藝也出於心思而著爲手蹟猶夫言也惟于言而取乃可疑
焉蓋昔孔子嘗使門人言志矣他日則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觀其行矣又曰察
其所安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既聽其言必觀其行既觀其行
又必察其所安乃已今之取士徒據紙上數千言能合乎理通
乎政務而文采可誦以爲能盡其人可乎仰惟　皇祖立法
萬世常行而於科舉一事悉罷前代詩賦諸科必以明經爲本
端其習尚已爲近古至　廷試復　賜之策問以觀其志既第
其人則授以官授以官則試以事試以事則考其績其在外服

而來朝者又使各述所職以察之是故取之於前者雖據乎文詞考之於後者必本乎政績實與古敷言試功之意同則其人亦何所掩哉惟今歲當述職之餘　上特詔吏部進退人才必考驗其實以爲勸懲繼自今凡入官有異等者必蒙宴賚以榮之且將超遷以顯用之否則黜絶之殆無所容又與古慶讓之意同臣寛幸從史官後敢特書　聖政于會試錄首以示士子且以播之天下也

慈溪姚氏家乘序

浙東稱舊族有慈溪姚氏其先爲越州人在宋曰嗣宋者仕慶曆間爲潯州守再世曰漆始遷慈溪自宋歷元至于　國朝族人益蕃故廣東參政堂其裔孫也考其先可知者上至十五世爲族譜譜成殆四十年于此其從子廣西僉事鏌續修之又下

及三世曰譜則備矣惟先世自元國子助教登孫而下文詞多散失幸見於板刻行世者猶存一二至自宋以來名公文詞爲先世作者亦多存焉別爲集以次於譜之後若近世所受累朝誥敕尤有光於家世者則謹錄其文以冠于集之首總名之曰家乘以參政公守蘇時予猶爲諸生而其子鄉貢進士穌獲嘗同學之故來以序請夫自魏晉以來人重門地延至于唐山東諸族往往以婚姻相陵或舍其鄉里而妄稱或棄其祖宗而他附其弊至此夫古之得姓必始于聖賢及諸侯大夫後雖別而爲氏自非若漢唐賜姓以亂之特有盛衰嗣絕之分耳故有得姓之家必有受姓之祖其理曉然如姚之得姓本出於舜越中尚名其邑其後子孫散處天下而曰思廉曰元崇尤顯于唐爲當時名臣今皆不之祖斷自潯州府君始所謂據其可知

者其泒的而正其事核而明足以傳信于家雖其人不甚㬎著

然處者有隱節而多行義出者書官守而多材能其由科第爲

儒官者不但能立師道又多擅文名于一時若參政公更登甲

科爲廉吏吳人至今稱之今僉事君繼起又賢而有文頃以禮

部副郎推擢憲臣提學將以經學指授一方爲　朝廷作成人

材後之人自足以祖之夫家乘一家之史也僉事君作而成編

其有功於姚氏甚大是宜序而及之

鮑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四

序一十四首

劉文恭公集序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唾之況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矻矻然執筆纘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而掩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寛故於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宦相承入 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求樂聞竟取科第入翰林益篤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為人儉質無

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絶奔趍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爲工往往於和平簡澹之中而有温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爲似其爲人焉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爲職未暇編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爲之以寬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寛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顔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雖按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 閣尚寶卿棨來言曰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序文之及見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官亦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夫山林人也故其行已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後輩

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歿後數年　天子念公爲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于學官知德者以爲合於公議云

同年三友會詩序

成化壬辰登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可謂多矣自壬辰至弘治癸亥三十二年亦可謂久矣前乎二三科其年益久則宜其人益少然未有少於壬辰者蓋仕者僅三十人仕于　朝者僅三人寛與工部左侍郎湯陰李公鐩時罷右侍郎德興張公憲廷式而廷式又分司於外歲惟一至而已今歲廷式既至三人者相語曰　聖天子方膺萬福又幸四方無虞三邊少警且朝廷舉燈假故事與臣民皆樂吾三人更不接杯酒以爲一日

歡所謂同年會者不幾於廢乎乃正月九日初會于時器宅酒半時器出松竹梅三物于盆致席間以爲玩曰此昔人所謂歲寒三友者今日殆似之相與一笑十四日再會于家二十日三會于廷式公館館爲建安楊文敏公朝房即所謂聚奎堂也凡爲會三人者性皆不飲終席醒然淸言不窮善謔間發歡洽累日契好益深退輒賦詩以紀其事又以屬爲序即三物各占其一更倡迭和不覺成什噫往歲爲會座客滿堂起坐諠譁勸酬淋漓若以爲樂惟夫人之衆也情話不交雅音不作閴然而集閴然而散不啻市人之于朝暮者孰有旬日之內爲三會之頻三會之餘得諸詩之富者乎況禮不忘恭樂不失正以道義相期必託于言以節操相勵善取諸物豈以酒肉爲事求一餉之樂如聚蠅蚊爲昔人之所譏者乎乃錄其詩請國子典籍陳啓

陽繪圖以冠而寬復序之人藏一卷傳之子孫以講世契亦足
以有徵也

五同會序

自有人類以來其世茫然而無窮人生其間大率百年生乎吾前者瞻之不可得而接生乎吾後者顧之不可得而待乃於無窮之世相值而同時其亦難得也哉夫既生同其時矣或居有南北之隔居同其鄉矣或仕有內外之分使又居同其鄉仕同其朝不益難得也哉雖然三者既同或不同志而同道猶夫古今南北內外而已亦何難得之有吳人出而仕者率盛於天下今之顯于時者僅得五人曰都御史長洲陳玉汝禮部侍郎常熟李世賢太僕寺卿吳江吳禹疇吏部侍郎古吳王濟之及予爲五人去歲五人者公暇人輒具酒饌爲會坐以齒定談以音

諸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與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于議論庶幾古所謂莫逆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禹疇以越人丁君綵妙繪事俾寫爲圖飾爲長卷推予序其首圖中坐于左者爲予竝坐者世賢前行者爲王汝次濟之又次禹疇皆容貌惟肖氣韻奕奕獨予白髮蒼顏穎然以老可歎也五人者初期相續爲會不已未幾王汝擢副都御史赴南京濟之以外艱去自是會者惟三人予年既高又將引退繼後之來者當復盛于固不可得而待也

送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致仕詩序

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致仕大率仕三十年耳後世入仕不限以年若致仕則與古同不特三十年矣因其仕途之優近制九年

六十上下俾不得仕其退之之易至此非以後來選人積滯爲
此一時疏通之計乎然固有進之之難年踰五十遷延銓部而
不得仕者及入仕有未及三五年而遂去者矣仕途之窮又至
于此葢以年論者待群吏然耳若大臣則不拘乎此而久任之
自漢以災異策免三公於是大臣去位恩禮衰薄至身不能容
書之史冊爲千古之恨夫三公論道經邦爕理陰陽其遇災異
也心不自安固難立位乎其自處之道固宜然豈上之處其人
哉葢當擇其人於將用之時不當黜其人於方用之日擇而後
用用之必久待之自與群吏異等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惟
其人其退自有不得而易者頃者大臣上章請去者五人
上重其去降　溫旨慰諭之已而且許之五人者其一爲太子
少保戶部尚書周公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林春坊

者幾三十年史局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爲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有古大臣風顧公夙夜在公籌度國計而其勞亦甚　上所以終憫其情而許其去也歟彼以適有星變而疑舉漢故事者世道方升監于三代一時敝政果足取法耶五人之去皆被　恩典公得加太子太保尚書如故且令有司行優老之制仍　賜之敕所以褒美者甚至曾謂漢世有是哉公卿大夫於公之去羨而惜之者不能已於情亦不能已於言也相率作詩送之鄆城侶公以都御史代謂予與公僚契最久也請序其首不敢辭

送南京兵部尚書韓公詩序

頃予奉　詔修大明會典凡令甲所載諸司送上者得以編覽
仰見　高皇帝立國之初經營締造日不暇給而右武之時
於兵戎一事尤勞　聖慮葢府衛統成什五團結營屯聊比
城隍環護至于厩牧器械之類亦無弗備所以安內攘外居重
馭輕以成萬世之治者其事皆掌于兵部可謂任之重者矣自
永樂間定都于北而兵部所掌如故葢王蹟肇基所以建不拔
之業垂無窮之統者在此於是其地稱南京　朝廷特敕勲臣
一人專總機務即周之保釐唐之留守之意而兵部尚書獨得
參贊其間可謂任之益重者矣故南京並設六部而兵部為要
者其官等其任重也今歲兵部有尚書之缺　命吏部集大臣
推舉得本部左侍郎洪洞韓公縉紳交賀皆以為得人葢南京
倚江帶山地大物衆遠距三千餘里然　朝廷視如三輔無東

南之憂者特以一二大臣坐鎮之耳夫法不務乎紛更威不尚乎姑息復世俗于淳厚識事變於幾微使人相生相養而不知其功者惟簡重清恪有雅量者能之而公實其人此今日以為得人也或以公有是德器且達于政事勤于問學宜留以近天子助治化顧輟之于外可乎夫南京不宜以外視固舊都也有機務有兵戎之事所謂任之重而益重者他日　天子念公久勞于外直以　御璽數行　召公還　朝亦何難之有於是少師馬公及侍郎梁公與公有同僚之誼既得諸公贈行之作乃以序文委予予與公相好惜公之去亦不能留也聊書以俟

衢州府志序

衢州府舊有志自元以來亦既屢修之矣今太守姑蘇沈侯復

修之者何蓋歷歲既遠雖山川如故而疆域或分況田疇益闢而戶口或衍與夫人物之盛衰公署之興廢賦稅之厚薄物產之多寡古今有不同者其能已於復修乎且舊志府與縣分載其事若無統屬侯復以爲不可於是致仕教諭開化吾君冔始承侯之意檢閱故籍搜訪近事以終之而教諭西安吳君夔復助之而成此編得若干卷侯以考績至京來告云凡衢之人之游於斯者數輩皆以序文請夫衢入　國朝隸浙江爲南境土沃民勤號稱善地若名臣賢士之出尤盛固不暇論惟　宣聖正宗越自魯地從宋南遷賜居郡城巍然廟祀故衢雖列爲一郡實與闕里南北相望天下言故家舊族者莫能先之其地增重非特所謂善而已侯少與其仲連登甲科並通朝籍及出守于茲嚴於持身而勤事愛民治行甚著顧郡事繁冗而路要衝

獄訟驛使紛然盈前鞅掌之餘方爲此志其高於俗吏數等矣而彼之爲俗吏者自以簿書爲能必皆以爲不急之務抑孰知其所以爲急哉孔子以夏殷之禮能言之而歎杞宋之不足徵者以文獻之不足益文獻之所繫如此然則今日衢之文獻足矣後世其亦有所徵哉

山東泉志序

山東泉志六卷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吾友徐公仲山官水部時治泉而修者也首載諸泉而以泉圖冠之次河道泉所入之地也次堰壩泉所行以障之者也次牐泉所入以節宣之者也次題名其官皆爲泉而設者也次碑記其文皆爲泉而作者也總名曰山東泉志山東者後世之所稱古齊魯之地是也公以志宜有序間以書來請夫泉或出于山或發于地天下有之不

特齊魯之地而齊魯諸泉浚之獨爲有用者以漕河近其地惟浚之則收其利可以運載以足乎食也若孟子謂禹治水掘地而注之海惟掘之則去其害可以樹藝以得乎食也夫水之與泉其大小不同其利害可得而言也公自蚤歲讀書已識治道及登甲科分司于外究心泉事竟成治績自是出入勤勞賢名益起遂從方岳進擢內臺奉　命廵撫復臨山東則責任日重非治泉比旣於民事益加容心其流惠澤以利乎人者亦豈泉之比哉憶在成化間公方治泉而予適上京相遇于濟寗同謁孔林行經泉上已歎其督治之有方及公受代而還則出所謂泉志者相示今計其時已踰二紀而此書猶存豈意復爲序其首耶執筆之際而感慨係之

贈衍聖孔公襲封還闕里詩序

弘治十六年六月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等上言　宣聖孔子之後自漢以來累加封典至　國朝以其嫡裔一人定封衍聖公專奉廟祀所以褒崇之者益重今六十二代孫曰聞韶次當襲封謹奏　上若曰崇儒重道莫先於孔氏其亟行之事下吏部遣官詰闕里傳　召命乃是歲九月公乘傳至入　覲巳有　詔聞韶其襲封衍聖公如制公感恩擇日上表陳謝如儀他日　上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中貴人持玉帶一麒麟文綺一以　賜仍畀之　璽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宿衛將校至都人士見者莫不稱歎曰　朝廷待宣聖之後其盛如此吾等何幸身親見之越月公卜日將還館閣自少師劉公而下以皆誦法孔子獲見其後際盛時被盛典相率為詩篇以贈詩成以其序屬之寬寬愧而謝焉不獲則亦何說之有蓋

自有載籍以來莫古於六經其次爲論語爲中庸又其次爲家語其書皆出孔氏乃天下萬世之所傳者也是雖非孔氏之所得專則固出於孔氏者也惟其書出於孔氏爲孔氏之後者必先傳焉夫其先傳者爲六經爲論語爲中庸爲家語舉諸子百家之言雖廢之可也他尚何以加之今觀諸詩之義亦惟稱歎其盛而已未敢有助於公意葢出此然公於是試一讀之必思所以仰答乎　上自不能已雖謂詩之有助於公亦可也若如其先儒對漢章帝之言此乃崇禮先師尊崇聖德非臣一家之私榮則亦誤矣葢章帝作樂以祀孔子是固爲孔子也推其世澤而榮其後人爲後人者其復以儒之言自處乎聞詔爲公名其字知德生二十二年矣爲前衍聖公以敬之子今太子太保長沙先生之壻莊重靜默動止有儀人以爲得內外之教云

送陳都憲王汝赴南京詩序

頃予與鄉人之仕于　朝者姚城陳王汝海虞李世賢松陵吳禹疇震澤王濟之爲五同會蓋襲睢陽之意而循洛社之例職務之餘期月一聚飲以釋其勞相樂也未幾王汝擢左副都御史于南京因歎良會之不常感樂事之難久有不勝其慨然者於是王汝行予作詩贈之世賢而下和之凡與王汝厚而能言者復和之詩既成什有謂王汝之去一人耳而留者四人四人猶足以樂而一人離群索居其必不樂可知此殆未知王汝者夫南京王汝疇昔游宦之地也公署所在左山右湖極其勝槩
聖祖之所肇建以爲法官引觴之助見於　奎章可考謂王汝爲不樂可乎王汝且多雅懷善吟詠清時佳景觸目皆詩至若春水方生凉風或發率甲士泛戈船練兵于龍江鷺洲之間如

漢昆明故事先聲所至盜賊屛蹟上下千里居民行旅晏然無讋以盡職務以揚聲名謂爲不樂又可乎文事武備兼于一身且爲王汝壯之豈特樂而已詩宜有序予於五人中年最高故書之

重慶劉氏族譜序

族之有譜非特觀其族之盛亦繫乎世之盛而後作也凡譜皆藏于家惟歐蘇氏之譜見於集中遂傳於世今以蘇氏論之自唐爲蜀人既有文如老泉者而老泉復有子如軾轍者考之當時宋與平蜀已百六十年居民樂業文治大行地雖險遠而蘇氏之文章已盛于天下譜之所作宜其時矣蓋人處亂世父子兄弟且不相保況宗族乎及世已定始得全其生保其家久之族人益蕃而又得有文者出譜之有作固族之盛而然亦世之

盛然也自元季之亂湖湘之人往往相隨入蜀爲避兵之計
皇朝應運以次削除群雄而王蜀者自若乃洪武四年
天兵始平之蜀固樂土也當是時劉氏有自興國而來曰珉一
府君者遂定居重慶之巴縣蓋百五十年于此矣傳六世有登
成化己丑進士第者曰規仕于朝爲才御史御史君生三子曰
春曰台並首冠鄉解春登成化丁未進士第今爲翰林侍讀學
士台登弘治丙辰進士第爲禮部主事皆以文行稱于士林若
族人成材者尚多劉氏故有譜遭亂散失莫能究其先世特里
巷呼爲大紬劉氏蓋以其先業儒而服逢掖也至是御史君始
復作譜近自珉一府君始可謂不失之誣矣其法以古人五世
爲一圖者未可用而獨用長盌周氏九世之制其說自見於譜
例譜成學士君請序於予噫劉氏其盛矣 皇朝之盛不於此

而驗乎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文集中或病其不歸于一輯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皆具于此夫人生乎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遠其人亡其事隱者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其得失以爲定論其亦難矣蓋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之念此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論者逞異以爲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爲說不肯附和如法家之斷獄得其情者固多或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也故雖文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爲非聖臣如馮道猶以爲賢史

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爲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予猶恨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耶

完菴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傳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

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爲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水爲池累石爲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與至輒賦自爲吟哦聲其詩専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已自公之没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不可復見矣予於公爲後輩而託交久成化辛卯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名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亾也完菴者公歸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其眞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丞輩有不可及者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

者如得其爲人則又奚以多爲哉

西潭詩藁序

故黃州守華亭陳君一夔性喜爲詩自爲刑部屬吟詠不以公務廢退歸私第不問家事意惟在詩或朋游聚飲衆方譁益讙譁獨凝然注目其意亦在詩也一夔爲人清儉靜厚治獄不苛鄉人服其量隣家感其德藹然君子人也嘗以年勞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未行俄與同官數輩坐事槩降外任去爲瑞州同知居三年有惜其困者遷高州守高州在嶺南爲蠻夷瘴疫之鄉官雖稍遷意更不樂復有惜其困者移守黃州及聞 命則已病矣竟卒嗟夫詩人例多窮其言果可信耶一夔在刑部時所與倡和者有餘姚陳匯之崑山秦廷贊黃巖王存敬吳江趙粟夫其後匯之調官死廷贊存敬皆擢官遠方亦死今獨粟夫在

尚留滯浙江提學多窮之言於是益信一夔與予相好公暇過城東必造予園居徙倚樹石間輙留詩而去其號西潭用以名其藁嘗持藁數冊委予序後聞訃竊悲其不幸至此不忍發而視也顧其子悅屢以書來促曰先人傳家無他物惟書數百卷詩藁數冊而已幸哀其窮而卒書之夫窮而後工又歐陽子之言自一夔赴瑞州及入嶺南悅復輯其詩爲二冊夫其窮益甚則其詩嘗益工予又安忍視之特書此以慰一夔于地下且以爲悅孝思之慰云爾

弘治壬戌進士同年會錄序

今之登進士第者多爲同年會然莫盛於初會之時蓋其人皆聚於京師方釋塲屋之累而觀　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華而無簿書之冗一旦張筵合樂舉觴勸酬其情豈不暢且適哉弘

治壬戌登進士第者三百人乃八月廿二日會于城東武學循故例也夫 國朝令典進士傳臚之明日必 賜宴于禮部其會尤盛然出於 天子之命公卿百執事之臣皆在又有勲戚大臣一人奉 命主宴于上終宴無敢諠譁者故其會也以法若夫斯會則坐以齒序初無甲第之拘飲以量酬不必監史之佐熙熙然意氣相得契好相敦故其會也以情情之暢所以濟乎法之嚴惟法之嚴所以益見乎情之暢也歟是會也衆推張龍汝言爲醵首他日偕會中數輩來告曰凡爲會必書其人大畧與所授官刻之爲小錄亦近例也幸忝門下士敢以序請予未暇及又二年復來告曰同年授官且徧矣爭欲得一編以藏願卒書之蓋進士之制有登科錄以傳于天下有題名碑以樹于太學所以重其事者豈爲其人誇詡之資哉亦欲覽之者

警勸於心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而猶有師況三百人之多乎其人善不善固吾所以爲勸懲者也今三百人一爲會之間即成此錄而必繫其官官有內外皆爲天子分治政事出入迭爲不終其職然而卒有內外之分以美不美爲言者此流俗之見也故覽是錄曰某也官美不必羨也不若論其人之善善吾效焉曰某也官不美不必厭也不若論其人之不善不善吾不效焉使其人官美而不善非惟不羨也且厭而不效矣使其人官不美而善非惟不厭也且羨而效之矣蓋官之美不美在外者也人之善不善在內者也君子將重其內乎抑重其外乎亦不惟其官惟其人可也然則是錄雖若簡畧然資於吾者多矣昔司馬文正公序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今是錄亦題名類耳乃特發文正公意以告諸君惟勿

以詞之費而少省之則幸矣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五

序一十三首

趙隱君叔敏五十壽序

蘭溪吳令濟告予曰經之內兄趙叔敏氏宋清獻公後也其六世祖諱景文者寔公之七世孫自太末來主蘭溪簿因家焉毋吳氏經之姑而先禮部府君之曾孫女也吾姑蚤失所天而能教叔敏以下三子至于成立今叔敏生五十年矣隱居于家樂善好脩鄉稱長者而有子庠爲邑庠生學且有成吾將因叔敏始生之日慶之或者拘以三壽之説謂其年數未及乎此而慶之無謂子以爲何如予曰令濟曷不觀諸記禮者之言乎人壽以百年爲期故禮百年曰期五十者百之半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一歲譬之五十以前

歲之春夏也五十以後歲之秋冬也此其天時之遠近長短雖
不同而其理無不同者然吾遂得以人事譬之則莫若治田爲
切夫治田者凡所以履塗泥冒風日以勤動其四體者皆晝之
所爲也至于夜則休息而安矣凡所以反土而耕去艸而耘以
培殖乎百穀者皆春夏之所爲也至于秋冬則穫而食矣今叔
敏之播德于家種德于躬至于五十年之久猶治田者之勞於
晝於春夏者也自是而徃逍遥乎杖屨飽煖乎肉帛以備享諸
福至于百年亦猶治田者之逸於夜於秋冬者也夫然後月可
慶也時可慶也歲可慶也奚必下壽中壽上壽而後可慶哉則
是慶也非慶之始歟且吾聞之清獻公之爲人也以寛厚仁恕
爲宋名臣當時若眉山蘇長公稱其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産而
至今閭巷小民皆能道其名字其德之厚可知趙氏之田可謂

美而腴矣又況有若叔敏者竭力鉏耰於其上乎吾見公之所遺者不惟可以飽叔敏而且及其子孫百世而有餘也則是慶也又將爲後世之慶之始歟今濟曰諾吾其慶也

偕壽堂詩序

偕壽堂者林君朝信與其弟廷孚奉其父守軒先生其母夫人夏氏之堂也堂之作久矣今年朝信考大行人最擢監察御史其父母之年適皆六十其生之朝適皆冬月心竊幸二親之俱存而　錫命之封來且有日此偕壽所由題其堂也於是京師諸縉紳相語以爲此林氏之盛事不可不聲諸詩一時大篇短章鏗然並作總得若干篇朝信來請予序之予憶家食時常過林氏之居居邇邑治胥徒號呶閒閒書聲琅然竊異之入其門升其堂弟子數十人列誦左右甚恭一人方冠古衣而中坐者

守軒先生也揖予入坐顧堂之前楹揭守軒二大字予因指而問曰先生之所守者何哉曰守吾職而已予又向曰先生之職若何以守之曰布吾衣壓吾居犁五畝讀吾書而已矣雖然豈惟吾之職哉推而言之天子有天子之職諸侯有諸侯之職卿大夫有卿大夫之職天子守其職則天下安諸侯守其職則國安卿大夫守其職則家安士庶人守其職則身安身安則可以保手足完髮膚而天年全矣蓋予昔之所聞於先生者如此今者朝信之請其言固於是乎驗然先生之所以全天年者固驗於所守之内而他日之受　天恩又有得於所守之外者則孟子所謂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之言不於是乎又驗哉彼夏夫人之行不出閨門吾固不得而知然以先生之爲人知其必有妻也諸縉紳之詩所以發揚偕壽者至矣吾固即守

軒之說以著其偕壽之自云

壽賀感樓先生序

先生長於予能忘予年而辱與爲友其於文事相我導我者百多矣及予官翰林與先生別者三四年又不忍疏予數貽以書所以相我導我者又不止於文事予媿乎其言也今年其仲子恩以京闈解元來試禮部予問先生起居何如曰猶前日也談笑何如曰猶前日也飲食步履何如曰猶前日也則旣爲之喜及問先生之年曰六十矣其生之日曰二月廿又一日也予念無以謝先生者欲爲文以祝頌其壽則莫若稱述其爲人也蓋先生之先有曰公宣者仕　國初爲大理評事居官廉平能以貧乏遺其後人生復菴府君復菴生先生其貧乏自若少乃教授里中講說義理輒旁引曲譬以開諸生非世所謂句讀師也搽

筆爲文章一法廬陵南豐簡約而理足平易而味長知言者與其文平生不信浮屠不尚巫祝凡邪妄不經之事一切屏去曰吾知盡人事而已其治家歲計月量卒致饒裕厚於御下故童僕之職益修儉於自用故賓客之奉不絕常慕鄉先正范公爲人欲爲施貧活族之舉若待其弟常之曲盡恩意尤人所難及者教養諸姪與其子等里中薄俗爲之一振知德者又與其行夫大理公位不酬德弗究厥施先生以文行承之能不愧爲其孫孝也解元君方將擢甲科登貴仕以大究厥施先生以文行啓之能不愧爲其父慈也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先生殆詩所謂君子耶則壽至于期頤皆自致者而亦何俟於祝願哉予故特稱述其爲人

壽陳未菴序

陳未菴先生少與其兄醒菴先生同侍其先太史公居京師一時館閣諸大老皆及識之故其聞見博而學問多翹然爲吳中士林之望其生永樂壬辰至今成化乙未年六十四矣寬少未菴餘二十年辱有斯文之契而濶别以來思所以壽之者蓋嘗讀醫經曰八八則齒髮去夫齒髮去者衰之極也未菴之生適惟其時矣然乎聞其狀貌若不相符者豈歧伯之欺我耶不然其所禀之異於人耶不然其所養之有道也蓋歧伯又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形與神俱此攝生者之論所以養乎血氣者也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乃獨置血氣而不理方以貪得爲戒則專事乎理義者也以理義爲事非養其心者乎故孟子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踰若然則形與神俱有不足言者此儒者之効也非攝生者所知也夫未菴儒者敢以儒者之言為壽且以明其所養者有道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慶都憲盛公七十壽詩序

成化丙午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方巡撫山東遣人馳奏于　朝曰臣明年年七十矣於法宜得致仕謹具疏以請上念公久勞于外　詔允之且俾乘傳還鄉人以為榮公既抵家與其弟時正處益相友愛鄉之士大夫從公游者杖屨不絕而公既解政務心神益閒適往來山水田園間飲酒賦詩甚樂也益與昔人所謂罷則無所於歸者不類公生以四月二十日先是時正以其子虞官于京師也俾請諸詞林先生作詩為慶而以序文屬之予予幸託交於公實知公平生大節一二因試

述之公温厚君子也當其立　朝然能言人所難言與爲人所不能爲者蓋爲御史時武臣有矜功者則抗章極論而無所畏憚爲刑部侍郎時閹人有贖貨者則閉門自守而無所諂阿其特立之操雖素號剛直者或不能及是以與世多忤其身朝置於臺省廊廟之上暮已在於郡縣方岳之間而徊翔于外終老以歸也然公之心雅不以內外爲輕重所至盡力民事如恐不及固有去任之後逾數十歲道經其地民猶相率枕藉車下而遮留之者及其出而巡撫則公黜陟均徭役至活飢民數十萬口而不自以爲功此公所以壽者歟夫公之壽亦未暇論予獨愛公前日能全身而歸榮被恩典進退之際無乎不善彼爲富貴所累之人不啻如陷泥塗中仰望公于青霄之上而不可及有不勝其歎羡者矣詩凡若干首因序其上以及予之有感於

公者併書之

少傅徐公壽詩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宜興徐公以年七十具疏請休致大略謂臣居官四十餘年夙夜驅策苟免過愆今既衰老若復貪戀寵榮不自引退恐犯不知止足之戒疏入　上不允若曰卿先帝舊人以遺朕用者何遽引退且有德望老成輔導年久之褒仍令風雨寒暑免朝以優禮之公聞　命感激不敢再言遂強起視事初公之請老也士大夫相與歎曰今之人名列仕版雖末秩微祿不忍舍去公位三公之尊享萬鍾之富顧以盈滿為懼欲退居田里以全晚節一何高哉及　命下又相與歎曰昔之大臣不厭公議固有使致其事者今則勉留懇至視之眞如左右手惟恐一旦失去其

恩禮所施又何厚哉然則公之所以自處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可謂兩得之矣乃七月二十一日爲公始生之期先時公率不受賀有言于公者曰耆俊之重於世見於詩書傳記所載久矣公年七十爲　國元老獨不宜賀乎且所以賀之者非特爲公一身而已書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天子尊居于上者也非大臣納誨輔德無以成斂福之功庶民卑處於下者也非大臣宣化播德無以獲賜福之利公居廟堂之上雍容自如校其勞若與百司日進章疏陳政事者有所不及然一言之入所以潛沃　上心默相治道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益不可以數計則公之壽豈不爲　上下賀哉其賀不已大乎自茲公其贊襄密勿康強期頤　天子仰成永綏乎邦國庶民樂業長保乎室家其賀不已遠乎既已言于公寬

輩幸有鄉邦之雅辱公之愛不敢以私自遠也倣古詩人之義致祝頌之詞而勉爲之序

竹園壽集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鄞屠公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曲陽周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鄆城侶公同生正統庚申至今弘治己未同躋六十侶公之生差先屠公稍後介其中爲周公乃五月四日也是日諸僚友若戶部尚書祥符王公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烏程閔公吏部右侍郎舒城秦公戶部左侍郎靈寶許公右侍郎睢州李公右副都御史臨淮顧公及予七人即周公私第之後園置酒合賀觴豆既陳冠裳輝映勸酬交錯俯仰有容及就坐清風習習入窗檻來若破新暑酒政斯行樂音具舉談笑歡呼起坐成旅情好甚洽賓主盡醉皆以爲自有壽筵以來無若此盛

者予忝預茲集乃首賦四韻爲倡諸公咸和之秦公別集古句諸公又和之周公復自有作又咸和之皆以爲自有壽章以來亦無若此盛者一時觀者相與稱美以爲三公官爵尊顯福履隆厚豈非 當朝人物之傑出者歟予曰是固然然三公所以致此者亦豈易哉當其蚤歲刻厲學業始登甲科及既入官朝廷歷試以事累建勞績始列大僚然位益高則責益重故夙夜在公鞠躬盡瘁惴惴然以恐掄擇人才以任庶事恐瘝厥官劑量儲蓄以資國用恐厲厥民振揚風紀以率群吏恐歉厥法仰思未得眞有古人終夜不安寢之意是以人見其今之壽耳不知其平生履歷之多見其今之樂耳不知其中心憂畏之至彼僥倖之是圖逸豫之是躭如世小夫之所爲欲享其壽且樂不可得者則所以致此者果易乎哉夫三公所以有今日者固

出於自致亦惟其身之遭際耳埀生全盛之世立重熙之朝賴
聖天子在上優禮之愈加信任之不貳得以成其壽且樂者不
然亦豈可得哉衆以爲然乃更舉觴以祝三公曰願自今躋于
上壽黃髪在位益竭謀猷以副　聖天子倚毗之心三公亦
舉觴以酬曰願諸公同心以輔　聖政流無窮之聞爲　邦
家光祝已衆授簡請載之予曰賔主之意見於今日之所倡和
者已盡此可畧曰意之篤者詞必複其何畧之有乃載之是集
也坐有善繪事者爲錦衣二呂君屠公援宣德初館閣諸老杏
園雅集故事曰昔有圖此獨不可圖乎二君遂欣然模寫各極
其態因按其次第繫於卷中其始竝湖石坐者左爲侶公右爲
許公一童子拍手導鶴舞以娛之爲周公坐稍遠使其二子共
具伯曰太學生孟捧杯前行仲曰刑部主事曾方拱立聽命竝

立竹間者左爲李公右爲顧公皆凝然有思若索句狀屠公則章已成一童子捧硯從竹下書據石案而題卷者爲予共案坐而持箑者爲王公執麈尾者爲閔公亦若有所思者獨坐而握卷則爲秦公其集句已就之時歟若二君左爲紀右爲文英展畫竝觀而圖終焉園中艸木非一種而竹多且茂故以竹園壽集題卷首卷成轉寫各得一卷藏于家又出屠公之意云是歲六月二十八日吏部左侍郎長洲吳寬序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閔公七十壽詩序

國家定都于北又及百年比來都下生齒益繁物貨益滿坊市人蹟殆無所容自畿甸以達于外年穀屢登人畜厭食舟車轉漕數千里不絕可謂盛矣予嘗觀漢史稱文景之世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爛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

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竊歎其盛至此不圖於今日復見之何其幸哉夫漢之所以至此者豈世道之自爾良由文景在上清靜恭儉有以致之耳考之當時爲大臣者又皆質樸重厚以喋喋利口爲恥若執法之吏則有御史大夫直不疑之爲人人稱長者此所以助成一代之治化也葢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無所措手足又何休養生息之有此法吏之得人民命之所以生全而國脉之所以延長也仰惟　今天子在位一紀于茲　聖德好生尤重刑辟治化流行固非文景之可儗至所以執法者則爲烏程閔公公少起科甲初授監察御史已有廉謹名自是出入中外並爲法吏名益振于時遂以右都御史總督廣東西戎務自公愈持重不邀

異功民夷感化嶺海晏然　天子嘉之召拜南京刑部尚書居二年始改左都御史俾握臺印再加太子少保公居位更持大體憲度旣肅獄訟尤清長者之風無忝漢吏於是公年七十上疏求致仕　天子固留之且有端愼老成之褒士大夫以爲榮冬十二月十七日爲公始生之期其僚友右都御史佀公幸公之留而喜公之壽也告于法署諸公及與公素所厚者乃皆作詩賀之佀公以予與公有鄉邦之契來以序請蓋予又嘗觀諸史凡刻薄之徒深文巧詆號爲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惟厚德之人往往富貴壽考不少差爽固天道之自然也今天下如漢盛時非特殷富而已黃髮鮐背之老嬉游閭里所在而是問其壽非期即艾彼亦蚩蚩安知所以至此者則夫天道顧獨於公遺之乎自是公壽當加秩當增尚安於位助　天子

養育元元以成太平之治又將有序其事者然則七十之詩其殆首倡乎弘治十二年歲次已未十二月望日

山西參政祝公夫人錢氏慶壽圖序

吳中以儒名家者錢氏居其一夫人則同知靖安州用昭之子而少育于其伯父樂琴先生孟書以歸于今山西參政祝公公以文章擢高科以功業歷貴仕夫人所以享其富盛安榮者三十年于茲今公既致政家居夫人年且六十心安體舒視明聽聰怡然不知其老之至也其生八月三日子瓛既托畫史爲愛日之圖而求太史天全先生爲文書其上矣其子壻湯瑄曰吾半夫人子也今爲夫人壽獨無以寓其祝願之意可乎則圖所謂麻姑赴宴者諉予書之予曰夫人之壽有太史爲之文太史之言至矣予尚何言即予有言豈能彷彿於太史之萬一也瑄

曰不然圖各有意意各有在幸子無終辭因爲之言曰夫麻姑非世所謂有道而僊者乎昔之記其與蔡經王方平遇者其言荒唐怪誕不可盡信要之人少思寡欲以全其天年此事理之所固有若夫能經鳥申吐故納新而六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者此則所無也何以言之古之人若秦始若漢武天下之事其謀無所不致其智無所不得其力無所不取而於僊之一事終不可致不可得不可取者豈秦漢之謀之智之力不若人也葢以求於事理之所無者故爾夫人莫彊如秦皇莫富如漢武而於僊猶若此況下秦漢之萬萬者哉此世之君子所以無僊也今夫夫人生長儒族而來嬪君子以養其心以檢其身以和其家者既無所不至可謂求於理之所有者矣是以康彊悅豫獲享大年豈非亦事之所必有也哉而況膺 封典被寵渥有

君上之恩娛心志享甘旨有子女之養其所以爲僊者葢多矣彼世之所謂僊者果足爲夫人慕乎然則斯圖也可以無作而復作之者其亦假是以寓夫祝願之意也夫丁亥八月朔日序

壽王孺人序

成化十二年監察御史王君克深奉　上命出按浙西蘇松常鎮四郡歲滿將代還　朝君廣平威人也母汪氏蒙　恩封孺人既壽且康以享祿養于家君欲便道登堂爲孺人壽來乞予一言予以君有可以壽其母者應曰唯唯葢常鎮間有大渠凡兩浙漕粟率由此以達于江或以其水淺隘宜浚鑿者言于巡撫大臣大臣適務納群策欲興利東南遂以其說可用也發四郡民夫萬餘往赴其役然不知渠實於漕舟無妨也時農方務收穫日夜供賦稅事譁然畏行君聞之曰農既無暇又時向

寒人將皸瘃此豈施奢飾時耶即移郡縣止之未幾天大雪寒甚江湖皆凍合人履冰而渡凍人僵臥不能出戶向之役者於是舉手加額曰我輩徼王御史凍死水濵矣迨明年春雪益甚平地三尺餘菜麥皆不熟入夏淫雨連月下田成巨浸穀價踴貴民飢甚大臣遂下令勸分一時徤吏奉行恐後料人貲産使出以助有司往往不得其實或盡出所有不足則伐木撤屋以給貧者貧者無實惠富者廢恒産人情兀兀相率有流離之勢君廉知其弊復移責郡縣大臣尋亦悟事寢而人始安爭益感君君之行事它皆不暇書獨此二者有及人之惠故書之夫君之惠及人既多孺人之壽吾不能量也所謂有可以壽其母者以此孺人以洪武巳卯生今年八十矣有四男子其季御史君一女適大理評事廣宗陳觀觀予同年進士云成化戊戌歲春

正月八日序

丘母太安人壽詩序

當子產之初治鄭也輿人歌之有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之語及三年又從而頌之予嘗歎春秋之世去古未遠爲國者以禮法繩其下下輙興謗如此及其久也政澤既洽公論始定而頌亦興焉則又見人心之古猶自若者向使子產之治鄭也未三年而止吾見其終負謗而去安能自明於後世哉雖然謗者凡民之無知者耳君子之察衆惡必不因凡民之言而無遺愛之許也鄱陽丘侯時雍來守蘇郡郡甚大而侯之才則長簿書獄訟談笑而辦治既有餘力將興文事舉禮儀而先之以館舍學校之修建當是時民固未信也相與譁然蓋陽受其役者雖若不堪而陰被其賜者亦不知也侯既以潤畧自信爲之益力於是

以例報政於　朝槩以不謹去職一時士之有志於　國家儲人才者相與深惜之然侯爲人不獨長於治郡而已性且孝公務稍暇退事其母太安人者甚至凡吳中水陸珍品悉致之以爲朝夕養及是將歸其家告予曰震嘗恨吾母老不得專意養之今雖不及共臣職得共子職足矣且曰蘇之士大夫嘗設二十題繪圖賦詩爲吾母壽而序文尚缺願爲我書旨之予應曰諾又之始克酬其請蓋昔之爲賢子者養其親也以道其爲母之賢者享其子之養也亦以道以道雖處窮陋之鄉終日啜菽飲水其中樂不以道雖處崇高之位終日烹鮮擊肥其中不樂也惟宋歐陽文忠公之貶夷陵其母言笑自若謂其子曰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人至今稱賢母子今侯之去職也亦三年矣子產之謗雖不能止於當時而公論亦已定於今日其爲之子者既

坦然而無愧則爲之毋者宜釋然而無憂而況人情安乎故鄉非若文忠之遭貶乎又有子專意以養不爲官守之所紛擾乎樂其可勝言者凡侯平日之爲養必以祿俸吾恐鄱陽之人疑太安人之或有所不樂也故推侯之以道養者書以爲序乎又聞侯之將歸其鄉也道由吳中奉太安人以歸屬縣持白金爲贐者凡千兩侯悉揮去不顧若然則侯之賢過於今人遠矣因書之以見其所爲養者益以道云太安人某氏爲贈刑部主事某之配其生爲正月三日明年壽八十矣

靳毋太孺人范氏壽詩序

太孺人范氏出京口名族爲溫州經歷靳君某之配令翰林編修貴之毋也少得婦道事溫州有賢名溫州以廉能爲上下稱重去郡二十餘年人猶思之道京口者必問安否人以爲必有

妻以相之也初太孺人屢孕不育欲爲溫州置妾溫州不可而
止既而生編修君則太孺人年幾五十矣編修君志向既高力
學不怠遂首冠鄉舉及禮部　廷試並在高等一日文名殆徧
天下人又以爲必有母以教之也其既授秩翰林乃迎養其母
于京師居二年偶以私事乞歸於是太孺人當受　封典有日
顧不少留以待復從其子而行行有日編修君走予告曰吾母
老矣以某祿仕之故往來道上不獲安居自媿無以樂其志者
柰何予曰樂哉蓋男子生而有志於四方及壯而去之遠亦莫
不以鄉井爲念況年老者哉況若太孺人之處閨閫者哉暑雨
初至河流暴溢順流而南行不必至其鄉而樂矣及夫長江既
達金山在望舟行而將艤則不必至其家而樂矣於斯時賓客
親戚以及郡縣聞子之有壽母而歸也相率造門稱賀而子冠

帶儼然侍立左右舉觴酬酢太孺人有不樂者乎曰樂吾所得同朝士大夫詩數篇將及其時歌以爲壽願書其說于上遂書之

皇甫母壽序

今世以慶壽爲事者歲不知幾人豈今之人獨好乎事哉天下承平既久人得全其天年喜而有慶人情固然然慶者在人受其慶者在我能思吾身也孰從而生吾之壽也孰從而致則世之不敢受慶者多矣吾邑皇甫君彥明以永樂己丑生至今成化戊戌年既七十其配吳氏年亦六十有五親友將往慶之如常禮彥明瞿然不敢受然慶者亦閧然不可遏則曰吾幸有老母在堂明年壽且九十願移所以慶吾者爲吾母慶何如其子信郡學生也使來質之予予曰若翁可謂善處壽者矣知所以有

其身而不遺其親知所以及其親而不違乎人厚乎人倫近乎
人情其誰曰不可行於是歲四月十有四日其母之生朝也客
皆登其堂再拜其母畢然後向彥明夫婦亦再拜君子謂皇甫
氏之有慶也可以觀孝亦可以觀禮遂載之文而傳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五

PL
2698
.W83
v.7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六

引七首

述祖德詩引

述祖德之作宋謝康樂有之自謝以後寥寥焉夫世之詩人竭歲月疲精神歎弄風雲刻畫泉石以至一艸木一禽魚之微皆蒙題品獨於先世吝不吐一詞及之其曰往事也惡庸知又惡庸傳嗟夫有美弗知知而弗傳古人之所深誚其不明不仁者也彼風雲泉石艸木禽魚人知之人傳之雖不題品何害顧乃役志於此忘情於彼其亦識輕重者乎縉雲趙侯來自荆州示予詩一篇所以述其祖德者甚備凡氏族之分析家居之轉徙官爵之封拜學術之傳授無不附見蓋不必閱譜牒讀傳志而其數世以來具著篇中予受而讀之愛而取之而忘其詞之於

康樂何如也乃復爲之引之一時讀此詩者别有題識于後侯名璉字士英以監察御史出知荆州多惠政號賢大夫云

送劉武陵詩引

劉君與清以名進士初出爲武陵令其友陳吉士王汝取桃源八景率諸同志詠歌而投贈之屬予引其首蓋古桃源實在武陵境内今則别自名縣矣然八景亦惟仙景者著稱于世是固所謂桃源乃晉漁者逢避秦時人處也其事見陶靖節記甚悉予嘗愛其說曰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噫何藹如太古之風也世代既遠人蹟益通而與清適宰其地志銳而才長循吏之效當復見於今日吾知武陵一聚一落之間皆化而爲桃源之人也京師去彼雖遠政聲流傳如東西州吾將側耳以俟

贈邵汝學守楚雄詩引

戶部員外郎湘陰邵君汝學出守楚雄其僚友趙良玉與諸同年賦詩贈之推予引其首汝學少有孝行及爲吏治錢穀展其長材遇事無難易輒辦楚雄在雲南大郡也其爲守也固宜然吾聞 命下之後大司徒獨惜其去者何哉葢今關東西仍歲大旱飢民相食 天子不忍使其民至此邇者 詔發粟百萬俾大臣擇其屬往賑之使汝學尚爲部官其在行無疑救荒之術必有可觀者宜大司徒之惜之也夫以汝學之賢能如此關陝之人失之楚雄之人獨得之是行也其不可爲楚雄之人賀也乎

送劉世熙僉事詩引

蜀之成都有二江爲秦李氷所鑿民堰之可溉田數千頃比歲大旱蜀人苦飢以堰壞而水無所障然耳巡撫大臣因奏請立

監司官專領其事　朝廷從之然治水所在必有獄訟於是擇其人得刑部員外郎劉君世熙蓋君嘗爲工部屬治漕渠有績及遷刑官其職益舉遂擢僉四川按察司事以往而或者則以世熙長於法律當留爲司寇助不當輟之西南數千里外所職殆與古稻人等是不然夫蜀人以旱故爲餓莩者不可勝計使水利成必不至此今之刑官固多能平反冤獄然一歲所活有若是之多乎況君聽獄固自不廢乎士大夫相率送之以詩予爲世熙里人相好久則序其事而復以詩繫于後云

柯詹事游西湖詩引

故少詹事莆田柯公游西湖詩十首大興隆寺無相宗師之所藏也蓋公與寮友同游而宗師實從因以所得詩書而歸之予不及識公獨聞宗師談公高致以公不妄謁人居閒輒過其廬

飲茗清坐往往至日暮始去他人或具酒肴邀之有不赴者因思公不可復見至于欷歔不已他日乃出此十首請予書其前予心重公而因循未果則宗師亦已去世矣及是其徒德瑾始復道其師之意曰此吾家故物幸卒書之公平生簡重清雅與俗寡諧一時同朝有善謔者見公亦不敢狎侮而方外士何爲獨得於公即此則宗師之賢亦可知矣昔宋惠勤從歐陽文忠公游感公之德終身不忘蘇長公稱之以爲士大夫或不能及宗師其勤之流歟瑾有戒行類其師師没而能寶此亦可重者歟其詩後有和者予未暇及獨亦嘗游其地有詩數首聊復書于其後而歸之

乾乾齋藁引

楊惟立先生以精勤之學發而爲文不爲駕空浮浪之語而有

據事切實之意予竊愛之往歲自翰林擢南京吏部幸留務清簡益得肆力於文蓋雖應人之求亦未嘗泛然苟作也故自弘治己未至辛酉歷三載僅得此數十篇頃以考績至內閣大臣以纂修會典事巖奏留之予每與共食見惟立食已輒操筆屬艸其精勤如此惟立少予一歲而彊力不衰今書成南還其著述當益富予安得盡觀之乎

游吳中西山詩引

弘治丁巳三月十七日石城先生將北上過吳中諸友告别予與文宗儒邀爲西山之游乃約馬宗勉林朝信及予姪奕同行舟泊閶門雨忽作客有言僅可登虎丘者宗儒作色言曰游必西山有言虎丘者浮以太白蓋虎丘非不佳以熟游故爾舟至楓橋雨漸止自支硎輿行至天平而返凡行四十餘里歷數山

或陰或微雨其景益奇緣山游者多晴時未有見雨景者是日入天池有老僧二人皆垂素髮數寸見客相視睥眙明旦詣予索詩自言不入城者久矣予憐其意爲書途中所得二絕句與之後八年石城檢沈石田畫卷俾書其上茫然不記一字但別有四韻存稿中亦記天池事者遂書之及己未三月適是日復雨與石城讀進士廷試卷偶憶前事復得四韻併書於後

說五首

徐氏兄弟字說

舜命九官其二爲夔龍夔典樂龍作納言終舜之世不聞有再命者蓋惟任之專故二人得久於其官其職皆修而能助舜之治也然後世亦有專於任人者其人或反敗事此可見舜於二人擇之於先者之愼也故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

遠矣因皐陶而於夔龍有可知者徐氏兄弟曰夔曰龍夔旣長好文以其父可泉府君遺命不遠數千里來京師請字於予益予與可泉有外族之好故夔有以請耳顧予無以爲字者特本舜之命字夔曰舜樂龍曰舜言夫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舜之所欲而夔之所當教者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之所惡而龍之所當察者也今去舜已遠其言載於書者昭然具存讀其言如生其時以夔所當教者變其氣質之偏以龍所當察者去其言語之失所以成中和之德絕讒慝之行而爲君子之歸此二子所當知固而父之所望而予之所字者之意乎

黃氏二子字說

黃仲和有子二人曰鶴曰鴞予嘗字鶴頡之鴞頏之和仲復請予說其意予曰此詩邶風之云也然詩特言燕之飛而上下耳

若夫鶴鵠又鳥之大者其飛則上薄雲霄一舉千里豈燕之比哉雖然鶴鵠固同爲鳥其所出猶殊兄弟者同氣而生之人也友愛急難之情詩人嘗以鶺鴒喻之矣至於天秩之禮則不以恩而廢者故其上也如行之當先非欲陵其弟爲兄之道然也其下也如行之當後非欲遜其兄爲弟之道然也閨門之內各止其所而長幼之序得又若鴻鴈然夫得其序則和矣和則樂矣詩又不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二子當終身誦之

陳鎡字說

陳世業農至汝獨以其先處士君之命從儒者游績學攻文遂登鄉貢且將取甲科入官矣然嘗念先業不忍棄則以農事授其長子而名之曰鎡鎡既冠使來求予字而教之蓋孟子述齊人之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爲字曰以時鎡也思而父命名

之意無惰其身無違其候以無荒其田則汝能子而父汝嘉矣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汝其于而舉之周頌曰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吾將從汝觀矣

張進士兄弟字說

張進士瑋謁予告曰瑋與弟璨辱先生字久矣以其說請亦屢矣幸終以一言教之此豈特瑋兄弟之意實吾父之意亦吾先大父之意也蓋吾游南廱時瑋尚幼侍其大父助教公讀書官舍中公嘗遣之來學因求予字而教之今十八年矣公手書尚存而瑋復惓惓于此予忍負之哉夫瑋璨皆以玉言玉物之可貴者也然其所以可貴以玉韞於石而與石異故耳則若所謂燕石與玉似者亦可貴乎蓋珷玞之類可以惑衆人而不可以惑良工必使良工曰是玉也乃其可貴者也雖然溫潤而澤縝

密而栗玉亦非寡也必其質之大光之著如瑋璨之謂使良工曰是嘉玉也是美玉也乃其眞可貴乎人之所以異於艸木鳥獸者其爲狀非特玉石之可混也有人於此其名人其實艸木鳥獸則何以立於世必能盡所以爲人之實而與艸木鳥獸異焉及其德之所就不徒曰人必曰是吉人也是賢人也則其眞爲可貴非嘉玉美玉之謂乎故字瑋嘉玉璨美玉者如此瑋方登甲科爲世用如玉之薦於宗廟以禮乎神合於記禮者之稱矣而璨亦好學有文蓄而未發其待賈而沽者歟

銕柯說

松栢之生與衆木等耳惟松栢多託根崖谷間不爲石所扼且其枝葉鬱茂歷歲寒而後凋又不爲霜雪所摧則非衆木可及者固其操之堅人故以銕擬之可謂錚錚乎出乎其類矣予友

劉君與清早登進士第兩爲縣令皆有遺愛聲及　召爲監察御史立　朝侃侃聲益起内臺已而出按于閩于廣憲度大舉挫豪彊抑勢要兩道肅然不忝古直指使者君嘗行于野見松栢挺挺堅不可屈若有契于心曰士大夫所守當如是因以銕柯自號交游間知其善取乎物也稱之不以字必曰劉銕柯後君超遷太僕少卿人猶以未足展其才也居三年會四川缺巡撫大臣吏部以君名上　詔即擢右僉都御史以行君乃走予告曰往以銕柯自號蓋欲厲乎已耳然未有著于文者敢以是瀆予素知君不獨其操類乎松栢也而材實類焉今夫君奉
天子令出以撫治者非蜀乎按其地東連陝洛西控蕃夷陸有棧道水有峽江天下言地之險者莫過於此而民之易動者亦莫過於此夫地險而民易動若與内地異也顧昔多辱名臣治

之其尤著者若李冰之水利文翁之風教諸葛孔明之政績皆不暇論其近而卓卓者有張益公蓋其以鎮靜爲功恩威爲德所以御易動之民於將亂之日晏然如平時者非其材之大能含蓄于鬱叢之國于胸中何以得此彼松栢在山上干雲霄其幹連抱大匠伐之以建清廟明堂宏壯可容萬人材大故也與清適類乎此一錸柯果足爲君道哉雖然材大而操無可取與樗櫟何異故終爲此說以復之弘治庚申夏六月巳酉

表六首

禮部試擬宋以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謝表

臣某伏以西府崇嚴位遇均於將相貳樞贊畫責任重於朝廷政論與聞本兵是寄蓋欲折衝萬里之外于以坐論一堂之中苟療厥官適重其咎伏念臣遭遇聖明久塵任使屢前而卻知

不足而心有餘既作而興威未加而恩已至非惟蒙保全之大造何以被特達之深知起自南宮委之西事固嘗受鉞未成充國之功將以息民竟出魏絳之策方國門之待罪遽樞筦以承恩懇避莫諧貪榮是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知出無爲仁而有勇肇位四海而機柄獨操咸和萬民而衡石不設大以事小恒施仁於小邦安不忘危每念戰爲危事用人如用藥不遺馬勃牛溲取士若取材肎棄竹頭木屑故茲迂拙亦在甄收臣敢不勉竭庸虛上承知遇感激難逢之會奮勵無能之資後樂先憂期不負於素學外攘內治以無玷於清班載看群策之兼收坐致三邊之惕息

賜進士及第後率諸同年謝　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疎遠之才自前

代以來逮我 朝而盛布帛菽粟渾然猶三代之言月露風雲
陋矣非六朝之體辭達而已文在于茲益必先擇于有司夫然
後獻之 天子是惟 聖祖敷求之意至于 文孫恪守
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朴魯學本空疎呻吟呫
畢之間以歲以月游息範圍之內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益
領甄收之數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采葑不遺遽辱九重
之清問榮隨 寵至感與媿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稟上
知之資居 大君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
明好問而好察惟末學幸遇乎 大有作爲之主故直言得行
於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偕矣方
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笥而被體禮儀稠疊顔面忸怩其
何德以當皆不求而至臣等受茲 寵遇相與告言一飯不忘

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於賢科再期　聖德之益崇永保天休之滋至

擬　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謝表

具官臣某欽蒙　聖恩頒賜重刊貞觀政要者虛叨厚祿已玷清班　寵賜新編尤過素望領受之際感激何如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居上克明成湯見稱仲虺爲臣不易孔子嘗告定公欲監成憲以無愆必學古訓乃有獲布在方冊昭如日星惟兹一卷之書實有三代之意蓋後六國而爲秦漢又越八朝而得李唐在太宗爲君始也用魏徵之言躬行仁義故貞觀之治終焉視姬周之世庶幾成康凡其紀錄之祥無非治理之要用忠良而來諫諍遠聲色而杜讒諛土木之功不興效夏禹之卑宮室禱祀之事既絕陋秦皇之慕神僊戒勅儲貳之守成

尊崇師傅以輔德經書禮樂討論無遺貢賦兵刑審處必當此其大較未易盡言其爲說心平四十篇而垂統至於三百載厥後張九齡金鏡之錄兹維權輿又如李德裕丹扆之箴得其梗槩董史不作兢書可追兹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治日親化工天運終始典于學厥德自修左右惟其人求賢不及慨然有詔美矣是書欲日聞嘉言既俾詞臣之進講謂世乏善本特令工匠之翻刊校正精而無魯魚亥豕之譌　賜予重有若鍾鼎琬琰之貴千年視爲糟粕一旦發其英華竊惟唐之盛時顧獨兢有先見書名貞觀意在開元惜不用之當時幸獲遇於今日臣既被兹　殊渥豈敢視爲虛文由魏徵之語而師臯夔期終身取法乎上推太宗之心而祖堯舜顧　一人允執厥中

文武百官請　太皇太后立　皇太子第二表

伏以 慈宮地逈修五福於旨辰溫室日高敷 重光於昭代所以承萬年之統於是繫四海之心事重協從理宜申籲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坤儀久著王化攸資保育 聖孫彰地道成功之大誕生 元子衍天潢流澤之長恭惟保 國之謀特有建儲之議鴻名當正大本亦安長樂遥瞻旣合詞而上請 俞音未獲徒深切于下懷據 先朝之舊章詎宜遲緩爲今日之盛事再罄懇誠俟 金冊之渙頒仰 紫宸而顒望

第三表

伏以 太極無爲妙化工之發育前星有耀宣象緯之光華天道應而昭彰人謀從而翕集未勞謙讓必仰贊成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竝虞嬪功同周姒慈仁性厚元爲中壼之表儀顧復恩深長享 一人之奉養衍 本支之彌茂致 宗

社之益安臣工鼓舞於龍墀已洽 朝廷之慶使者涣頒乎
鳳詔復增海寓之歡是宜正位於 東宮相率陳詞於 北闕
懇悃交積煩言遂至於再三 懿旨尚稽渴望寔同乎億兆仰
祈 慈訓深啓 宸衷國之大猷成湯不忘乎遵守事有先務
堯舜斯急於推行況 舊章可考而具存惟 大本相傳而豫
建斷乎不惑策當定于 禁中勿以未遑禮必舉于歲首冀成
盛典誓獲 俞音傳萬世而奉 宗祧 皇圖鞏固處 重闈
而膺福祉壽域崇高

擬功臣子孫襲封謝 恩表

伏以雲龍風虎前人收汗馬之功鐵券金書 當代舉剖符之
典 恩光揚於介胄慶澤被於子孫聞 命驚心受言愧汗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神文武博厚高明功加于時知

祖宗創業之不易賞延于世念臣下與 國而同休爰施天地
雨露之仁再謹河山帶礪之誓遂令枯朽亦被沾涵 錫以舊
封在周室五等之列給之常祿勝漢家萬戶之名凡所遭逢將
何報稱衝沙漠天山之霜雪敢惜捐軀挹雲臺麟閣之丹青尚
期接武錐駑駘徒費乎芻粟而海嶽聊補乎涓埃載輯載纂示
干戈弓矢之弗用來王來享致珪璧琮璜之並陳欣覩四方之
無虞敬祝 一人之有慶

頌二首

豐年頌 并序

臣嘗讀詩周頌至豐年之章見周家以仁厚立國安養斯民致
茲天貺以昭其德若夫春秋桓公三年亦書有年君子則以桓
之德不足以致而書之所以著其異且以著餘年之不有耳故

詩以其常而詠春秋以其異而書其說各有在者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敬天勤民一念以之傳之
列聖以至　今上皇帝益守益承罔敢怠忽乃成化紀元之
十年天下極安歲則大熟寔有周家之慶當爲周人之詩臣因
竊取詩人之意撰爲頌一篇非敢言詩亦惟詠其常云爾其詞
曰
聖人在位立天下中位不惟大德惟其崇　聖德伊何廣淵
篤恭何有外朝何有深宮何有出入何德不逢以兹對越
一祖四宗祖宗在天精神與通惟　聖勤恤和我受民不殖
貨利不好游田謂民雖微獨於我親爾飢爾寒爾勞爾勤孰爾
惠鮮屬我一身天監厥德保佑且申曷以昭之降兹豐年豐年
如何多黍多稌亦有稻粱盈彼廩庾亦有秉穗遺彼場圃始于

京都延及三輔以及吳越以及齊魯道不拾遺家不閉戶爲裳
爲襦女有餘布以祀以享男有厚醲鼓腹而歌垂髫而舞彼白
者叟此黃者孺皞皞熙熙莫知其故人曰　聖人聖則無爲
巖然南面有垂裳衣操其柄覲攬其綱維左擇一相是訓有司
聖之所爲則止於斯若昔堯舜萬幾兢業未治皇皇既治惙惙
聖心符之求治益切益懋大德肅乂謀哲雨暘適時寒燠應節
豐年之慶四海一轍小臣不文載紀聖烈

平胡頌 幷序

胡元主中國九十餘年侵越我疆土瀆亂我彝倫改易我制度
腥風汚俗民化于夷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變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起于南服提一旅之師平四方之亂迨
兵至元都　皇威烜赫遂讐元君而走之於是疆土以復彝倫

以明制度以立海宇廓清乾坤再造蓋三代以來所無之大功
也　太宗高皇帝入繼大統克篤前烈制禦既嚴攘却尤遠
列聖傳序端拱于上邊徼晏然至於今日武事再修深襲輒捷
皇上慨然以古黷武爲戒將銷兵歸馬專事文教期與臣民同
享嘉靖之樂臣生逢其時承乏史氏宜有紀述以傳示天下後
世因撰成平胡頌一篇然必述　高皇帝者蓋周之成王嘗
成伐奄伐淮之功周公作詩不以爲誇而大明之什特舉武王
肆伐大商之事爲言其義蓋有在也臣敢竊取其義而爲之詞
其詞曰
皇天徧覆以莫不容惟其截然此華彼戎禹蹟茫茫戎何敢越
越而猾夏天則有伐伐不自爲實託之君君奮其威應天順人
赫赫　太祖維湯維武天戈所揮孰敢予侮胡起朔漠瞰我

中原長驅入之竊稱有元厥罪未悛興師往問城社寥寥虜則宵遁虜既遁矣偃息氷天鶩馬悲鳴幹難之壖是曰平胡何有漢祖平城之厄以報千古　皇成其旅縱彼勿追彼順天命敢拒王師是曰平胡湯武奚讓轘盜水清以伐以放風俗百年淪胥于夷仗旄秉鉞汛之掃之兆民有主安其家室以及冠裳以及飲食罔不得所克長萬夫內修外攘是曰平胡偏師巡行肅清沙漠馬牛其空匪示以弱大變克除大功克成是曰平胡遂開太平挫逆以威撫順以德接蹟來降數累千百歲時朝貢稽首闕庭孰繫其首而請長纓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平胡之功垂裕萬世

致語七首

上元節　皇太后宴致語

臣聞天心正而璣衡平斗杓初轉夜氣清而宮禁容禕服既成華燈綴明月之殊廣樂張洞庭之野燭龍啣火放高談於天門川后靜波扇微和於靈沼仰坤儀之可象瞻壽域以無疆瑞雪飛揚綠樹碧簷休報曉曖烟浮動瓊樓玉宇不知寒俯視人間風斯下矣深居天上夜如何其恭惟 皇太后陛下恩育聖神化行慈儉配地有載物之德博厚能容補天成煉石之功勤勞多助俯膺達孝坐閱昌辰初進千觴挹金莖之清露載陳四韻採黃竹之遺風詩曰

仰望慈顏一笑開九華燈影接蓬萊盡教霧閣雲窗啓未遣香車寶馬回樹杪天潢垂島嶼空中海市結樓臺柘袍侍宴良宵永不是尋常問寢來

上元節 皇上宴致語

臣聞四時之序春秋於正月必書三代以來禮樂自天子而出
歲首載臨乎嘉節天心允愜乎群情朗月光重華星色正況逢
百年無事試看四夷咸賓西被威聲胡賈涉流沙而貢異獸東
漸德教倭奴浮巨海以獻名香虜馬遁而不敢南窺蠻烟消而
相將北附萬機斯暇良夜未央恭惟　皇帝陛下賓日授時
繼天出治居左右而行慶賜萬物咸新登圓丘而致精誠百神
竝享虞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當日昃而未遑合禹貢而奉一
人廣陳玉食衍箕疇而錫五福成造春臺臣等幸遇治朝叨居
樂部謹呈口號用寫心聲詩曰
鳳閣遥瞻七寶牀龍輿初下五雲鄉綵花競剪春偏早金炬齊
燒白晝長真見海中浮閬苑不從馬上奏霓裳　君心化作光
明燭採得民謡愛末章

聖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夏曆載頒共喜天時之正魯臺遥望將書雲物之祥陽氣先回於朔方瑞星特起於南極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恭惟
皇帝陛下懋德建中對時育物御聖人之大寳居王者之明堂垂衣裳以受朝山呼殿陛執玉帛而來貢雲湧蠻夷惟周文克厥宅心宜虞舜必得其壽醴泉甘露却雲表之金莖芝艸嘉禾陋曲中之黄竹開八方之壽域登一世于春臺臣等咸造金門近瞻丹扆建皇極歛五福用推箕子九疇之言綏萬邦屢豐年願上周公七月之詠八音竝作四韻先呈詩曰

海上蓬萊日月長僊家又進紫霞觴載歌白雪從金母遥見紅雲捧玉皇率土歸誠眞有道自天中福正無疆新詩製得當筵獻此是康衢第二章

端午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　一人富有乎大業盛德常新四夷咸賓於治朝方物畢獻游豫斯同乎夏諺樂豈已見于周詩幸預榮觀共誇盛事恭惟　皇帝陛下丕承　列聖宏覆兆民惟措世於無虞乃乘時以爲樂適臨重五暫輟萬幾講筵久重乎修文禁苑不忘於較武震雷霆而踸躍勇士來虎賁三千躡雲霧而騰驤名馬出天閑十二張弓挾矢爭脫轡以如飛伐鼓摐金兼擊毬以爲戲呼聲動地角藝入神翠華既駐於偃山淸蹕俄移於靈沼魚龍竝躍鵜鶘齊鳴錦纜牙檣光動洛川之上繡旗羽葢影浮瀛海之間廣便蕃醉飽之恩及于臣下無馳騁流連之樂監于先王載託新篇用娛高宴詩曰

欣逢佳節覩宸游萬歲山前御氣浮赤驃追風過上苑黃龍戲

水在中流旌旗盡繞軍容盛臺榭高登月令修周囿要知行幸少艸深麋鹿自呦呦

中秋節　皇太后宴致語

伏以日馭載驅誇父遠追于南陸斗柄横指蓐收正位于西方秋光喜遇平分夜景頗言均施騰歡聲於四海樂莫大焉行達孝於　一人養之至也地大物衆天高氣清酌壽酒以齊傾望　慈宮而上獻涼風生玉宇織女早進褘衣清露溢金莖嫦娥自和靈藥乃罷拔河之戲仍爲玩月之游泛水先臨太液池舟牽錦纜乘雲試入清虛府曲舞霓裳萬物生輝六宮同慶恭惟　皇太后陛下坤儀靜厚履德柔嘉誕育　聖躬久著虹流之瑞維持王化允爲風教之端有開必先宜享其盛惟稱頌之不足豈歌詠之可無詩曰

瑤池開宴瑞雲紅秋到人間喜正中水落銀河如噴雪天高琪
樹總含風佳期不與三山隔樂事須教四海同萬里僊橋眞可
度素娥爭候廣寒宮

重陽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四時行而百物生當素秋之令節　一人慶而兆民賴
得華夏之歡心既省歛以重農功仍習戎而班馬政事因時舉
樂與民偕恭惟　皇帝陛下乾健長旋離明畢照念
祖宗之創業常見羹牆欲黎庶之安生每爲宵旰尊居五位獨
斷萬幾嘉與四方均臨重九宮中稱壽先仰奉乎　慈顏闕下
賜酺載俯推乎大賚黃扉爰啓玉食斯陳雲表露華挹金盤而
屢獻海東霞彩裁錦障以旁施可以登萬歲之山升高自邇於
焉望九州之野視遠惟明故事既修新聲宜播詩曰

百穀豐登海宇寧乘時游豫駕初停雲開漢殿翔雙鳳風轉堯
階動九蓂涼氣已隨卿士月祥光先見老人星玉盃酌取黄華
酒願奉　明君享萬齡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和風拂拂輕冰初泮　九龍池皓月團團薄霧全消
雙鳳闕念良宵之易度覩佳節以重臨既授人時宜從世俗恭
惟
皇帝陛下祿位名壽備于　聖躬睿知聰明出乎庶
物有周文王之德無淫于游觀如韓昭侯之言每愛乎嚬笑長
承　景運屢致豐年巍巍乎居上不驕皡皡如與民偕樂華
燈齊放光輝照耀於千門玉醴畢陳和氣薰蒸於六合乃襲曼
衍之戲爰歌麗則之音載助　淸歡少娛高宴詩曰
金屋沉沉奏管絃紅雲高擁柘袍鮮邊城屢報全無事史筆重

書大有年燈火滿空垂列宿樓臺平地貯群僊　天門北望

清光近　賜得黃柑次第傳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七

箴二首

謹疾箴 為賀其榮作

人或贈物則謹置之而况此身父母之所遺家有用物則謹掌之而况此身妻子之所仰身之脆耎非木與石傷之七情報以百疾疾之既來有術奚施疾之未來有術不知我明告子子尚聽之色之悅目惟男女之欲思所以遠之如脫桎梏味之爽口惟飲食之欲思所以禁之如畏鴆毒多言則傷氣欲養氣者言不貴多思則損血欲養血者思不越憂不可積樂不可縱形不可太勞神不可太用凡此數言終身宜誦孔子謹疾與齊戰同匪疾是謹惟德之崇謹疾之術謹德之功

成齋箴 有序

陳王汝本其字以成齋自號字實予所制盖取張子西銘語乃爲作成齋箴以終其義云

有璞玉于此既磨既琢惟見其玉莫知其璞相古聖哲增益不能况也吾人孰是安行履險思危處困思亨不有警惕我德孰成德既成矣或止于晝曷觀其初貧賤憂戚玉成乎器人可不德庶幾于是終日乾乾仰視俯思以無忘張子之言

銘二十三首

逢恩堂銘 有序

實嘗觀于農夫之治田矣有耰有耕有播有芸有漑有穫天下之言勞者莫過之若是而又有水旱風霜螟螣之憂葢歷三時之久而收一歲之功可謂難哉然其爲食也得之則飽飽則安安則樂斯民賴之至擬之於天夫其安也有勞者致之也其樂

也有憂者出之也知其勞且憂而成食之難則人臨一飯自有
不得而易視者此可以爲費氏論也費爲京口名家世有積德
鬱而不發至叔高甫益以介直聞里中而又沒不及壽知德者
惜之蓋既久其季子闓始以第一人薦於禮部　廷試復在高
等由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遂擢國子司業費氏世德至是始驗
矣叔高甫生子五人皆有父風讓既早世詳詮諄相與築堂以
爲歲時享宴之所堂成而其弟適以編修考最　朝廷進其階
而封贈其父母妻室如制　命書煌煌下賁其廬閭曰
上恩如此吾其可忽敢即斯堂以彰寵　賜乃以逢　恩名之
以寬嘗善其兄弟問也俾爲銘銘曰
言言高堂費氏作之吉日既成爲酒落之門有　璽書自天而
來父老歎嗟豈偶然哉蓄此孔德嘅其先人報不于身于其子

孫忠厚且文偉矣惟闓乃擢高科爲時儒臣出入翺翔史館成均汝惟有勞　恩尚多有勉之敬之爲朕左右　天子有命闓拜稽首江流湯湯潤及門牆過者必式　璽書在堂

衍慶堂銘 有序

句容王氏作衍慶之堂有曰可學者求銘于翰林修撰長洲吳寬其銘曰

有高者堂維人肯構豈堂之高亦基之厚相彼初基築之登登乃積乃累有功有程我聞古人爲善不足如築基然覆此夏屋有施斯報有往斯來必有餘慶豈欺我哉慶源既深澤流必遠後復浚之其慶益衍昔之德符眉山銘章顧我何人亦銘斯堂

家藏研銘

他山之石金聲玉理斲以資予扣之諗爾知其白守其黑將爲

老氏磨不磷涅不緇抑爲孔子石也臆對吾職文字書善書惡記言記事以成于信史而已爾材亦良職止於是欲與辯之咯然隱几

英石銘

有物硜硜產南服九疑其顛小有腹天將作雨雲氣疾攬之匪雲拊之玉淮南小山在吾目

思貽堂銘

有萬其物我惟爲人揆人之生匪墜自天有父有毋爰有此身身之克修曰義與仁身之不修曰頑與嚚惟孽自作惟德自新人之議之必及其親親既没矣不没者存僾然有見愾然有聞旦朝而起有善可循日中而昃有惡可袪中心思之力可弗振乃如去疾乃如飲醇親之榮辱於焉而分翼翼高堂深於寢門

仰焉而思如省于晨俯焉而思如定于昏貽厥父母亦詔子孫
庶其視玆勿怠而勤

滋德堂銘

苗在于田耕之深種之斯深雖有旱乾孰得而侵雖然一月不雨苗且能之一時不雨亦從而萎有秋之功欲成而老農之力則疲有子弟于此爰作桔槔以灌以漑以代其勞苗秀而實其廪斯高渠渠新堂錢氏所作悠悠先人去我已邈仰焉思之尚有所託樹德務滋其利也博哉

婁菴銘 有序

賀君其榮於物少容其父感樓引婁師德事誨之其榮因以婁菴自號爲之銘曰

孰不知醫藥惟參蓍我有隱疾孰克治之人亦有言不如惡石

遐思古人曰晏師德我疾既痊我德斯全如豹有韋如董有弦韋弦可朽名菴則壽有忍乃濟終身無咎

海月菴銘 有序

一鶴園西偏作小屋入夜月升海實據其勝乃題曰海月菴為之銘曰

至遠維海月所出至高維月海所溢至小維菴直幾函強收二物合而一晦冥風雨抱吾膝吳子悄然如有失庶幾無愧此暗室

節菴銘

松栢在山童子可折其葉嶷嶷不以霜雪人之為人匪松栢然至靈于物降衷于天委質為人適人為婦為義不終於理則貿相此屋廬君子攸居以節題銘今之砭愚我澹於水我介于石

風雨震凌矢心無失

昻硯銘 有序

都憲盛公得端溪石琢而爲硯如昻形以遺其姪虞使永保用爲之銘曰

菌蠢蠁蹣于几格間它山既鑿隱然如環彼惟覆餗折其足我惟含垢坦其腹斯文有傳言可復原泉混混尚日沃之

晁無咎硯銘 有序

莫曰良職方得宋晁無咎墓中硯示予爲之銘曰

歸來于幽文氣抑鬱有發其藏從九原出繹人濕膚濟水莫液視之黟然古雅而質嗟豈有脛脩馬入室將託後人以續其七述乎 無咎號歸來子鉅野人少游杭曾作七述

鍾硯銘

惟凫氏遺此式金之形玉之德勿擊擬宜洗拭中有容外無隙處儒林惟晏食尚實用無時沕

邃菴銘 有序

同年楊太常應寧作屋于居之後以窈然而深遠也名曰邃菴而因以爲號請予銘之銘曰

楊子所居有屋渠渠有堂有室乃有菴廬于時偃息于時啓處于時探索有圖有書謂爲邃者形蹟所拘杳焉茫焉莫測其隅禮樂爲蠻道德爲奧窮其所之載馳載驅察知幽潛洞見古初維邃之義乃心之虛谷可量焉淵可藏魚毋曰方寸其形區區萬理包涵谷如淵如有疑邃者執此以袪

益菴銘 有序

表弟吳子高名謙因以益菴自號爲銘曰

惟謙受益天道則然自益贊禹前聞斯言謙之爲卦六爻皆吉
周孔發揮出于受益益之爲訓以饒以添有欲求益其惟守謙
美哉菴居玩以卑牧庶乎有終鬼神是福

方竹杖銘 有序

舊藏方竹一莖老病將歸製以爲杖銘其上而刻之銘曰
執之稜如擊之鏗如孰謂中虛而外無隅抱節不渝尚克相予
予老將歸行則與俱

梔竹壓尺銘 有序

梔竹杖見杜集或製壓尺遺予爲之銘曰
梔名而竹質外直而中實不以爲杖而以爲尺尺則不枉以資
吾佔畢

書廚銘 有序

匠氏作此藏書簡便可舁爲銘其門扇
虛其胸維書可叢窽其足維繩可束是爲行秘書吾安能知之

書廚銘 有序

廚制如藏書而加廣
禮後之悟繪事後素觀古事蹟爲德之助晉有長康此尚有之
物何所靈勿學其癡

匏研銘 有序

予作菴名匏間得佳石燕人陳杲爲製匏研銘其背曰
詩詠苦葉良工爾礱我有菴居爾以類從肉食無墨爾則不食
終身從吾乆而勿泐

古匏研銘 有序

上剌元豐二年及晉齋學士四字如其造于宋而元李溉之所

藏者沈石田以此遺予其上有刻字知爲古物也銘曰

自宋歷元墨蝕而斑維形之樸維質之頑維墨尚同歸于匏翁

文宗儒得宋匏研借觀累日輒爲之銘

學士之研太僕藏之以示吳子其敢當之上有苦葉下有瓜瓞匏繫于斯殆爲吾設元豐題字幾五百年匪古可翫有象宛然留意於物古人所戒櫝而還之尚俾勿壞

桂巖書院銘 有序

婺源戴氏之先作桂巖書院葢因其所居里而名後病其隘改徙里之翁村而仍以舊名不忘本也其諸孫兵科給事中實之來請予銘爲之銘曰

有美者居戴氏所作堂序秩如莫匪是學聚書延師以覺後覺子弟詵詵咸蹈矩矱出用于時里士奮躍石鼓嶽麓千載是若

爰作先祠享祀以時凡我宗族亦聚于斯有田有廩有義以施游歌之人匪但是資南望婺源山川秀美篤生文公茲惟闕里桂叢種德舊扁在此講座有銘敢效遺軌

靳充道大研銘

山骨斲成黝而容外雖有文不勝質文字發祥光采出墨瀋有容滿不溢用之宜歸大手筆轉圜即非晁氏物宋晁補之有大圜研自爲銘

贊二十五首

元朱澤民先生遺像贊

誦其詩讀其文而不識何如其人觀其畫玩其書而不識其人何如古貌長身今旣獲識元之澤民漢之陸績毋夢績而生

王訥齋像贊

是維王訥齋先生考其世家在程門爲正學論其術業於周禮

爲上工謹於行而默然終日之間惟其口之訥居於家而瞭然四方之事惟其心之聰遺書浩穰而能讀也孝委巷陋隘而爲禮也中衣巾古雅氣貌肅恭就而挹之儒者之風

耕學徐翁像贊

口不食君之祿而惟惠則能使人足雖至僂之室而其事不爲謀身故或隱而去將遠追乎南州之徐穉其既耕且學又夷視乎谷口之鄭眞虎山之麓太湖之濱叅予嘗扁舟及門而與之爲主賓者也

張汝弼象贊

霜髯斑斑而貌則澤其閱世也當如青松之倚后霧目濛濛而心則瞭其鑒物也又若秋水之在沼豪氣比陳元龍而翦翦者無所容高論擬孔文舉而錄錄者不足數其人品如此則其學

術政事之出於流俗可知也已然則世方謂其艸聖爲東吳之精豈能窺其戶庭詩律敵西江之派適以拾其稊稗況所謂樂燕游善戲謔又愈失其大畧此殆弃滴之語於瓠子而徒見笑於東海若者也

新野王教授陳以道畫象贊（僉憲祚之子）

知其德者信其貌之必莊考其學者惜其名之未揚既有而推於人其教也不困將老而致其事其罷也終藏是惟先生爲人之大畧不然又何以嗣續乎　先朝之直臣而模範乎　宗室之賢王也耶

武畧將軍李君象贊（元季爲樞密院判入　國朝爲今官鎮階州麾吉士士常之曾祖也）

惟臨淮李氏保此畫象百年于茲其似與否吾何從知不知者貌可知者德盍其率鄉兵歸　王國全一城之民垂累世之澤

其德乃爾則形似在乎不論而況其平生官簿之履歷也哉

李指揮象贊 士常祖父

壯哉王師安華攘夷桓桓此公功在西陲有赫世官嗣而大之爲時勇將可按而知若其靜厚不伐廉介有爲勇而且賢知者其誰而吾獨誦其警身訓子之詞矣

故蔣樂亭象贊

樞衣鄉校業精于勤汪汪其量熠熠其文入對　大廷出宰上縣有志方行遽焉不見其壽幾何其勞則多其惠則深邑人之歌邑人之歌後人之澤呱呱者兒驗此世德

王舍人允達象贊

介而通其中也有容儉則固其外也無慕清且和不揚其波剛無虐獨完其鍔泊然惟韜而克舉此我求其人世濟其美文忠

之孫孝莊之子方仕路之爭騖忽攬轡而回車振清風於斯世非富貴之可拘吳江之濱越山之麓歲晚之期吾言可復

江西布政使朱公象贊 并序

公名勝字仲高金華人正統間爲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居官廉平公恕賦足訟息六七年間府中殆無事既超擢江西未至而没蘇人至今論近世賢守必首及公其子鉞貢來禮部持公畫象見示寛幼猶及識公對之感歎不已爲之贊曰

悃愊之資清靜之治民惟期安政不好異嗚呼公乎眞古循吏而今不可復致矣

丁易洞象贊 鎮江人中書璣之父

江山回合中有斯人清脩苦節博雅多聞將老受封不改其素飲水中濡看雲北固

錢院判象贊

越人之醫秦人之愛千載有傳其術斯在名揚治朝手沐徵書及幼之念不忘其務荷恩則多保身惟智曰有後人官業可嗣今而巳矣孰起其人我視遺象宛得其眞

太卿劉公修史象贊 宣

黃閣高居淸風穆如望之若僊朱襮瓊琚肆吾直筆畧無趦趄而惡不隱而美不虛如司馬遷成一代書藏之金匱登之石渠其才之稱爲良史者所謂他人不足巳常有餘者乎

費司業野服象贊

前史所載列僊之儒其服則是其貌不如豈心逸而休抑義勝而腴求之形似葢亦區區惟陽城能教人而考其師道之既立故陸贄善議論而望其相位之必居其尚智周道濟沛然有餘

而垂紳正笏以躋乎臺閣之長及夫功成名遂泊然若無而戴笠策杖以從乎山澤之癯則出處之際又孰得以爲迂哉

王光菴先生遺象贊

吁嗟先生吳之隱淪謂其拙於用而文足以叙事謂其絕乎俗而術足以濟人謂其生而迂其智能全於世謂其死而怪其孝不忘乎親蓋古所謂通儒而又謂之獨民吾於先生亦云

閣學徐公象贊

允矣康濟之才卓然弼亮之志清階屢陟固爲儒者之榮黃閣高躋斯盡衆人之慰豈負貴而驕盈惟君寵而祇畏觀夫退食委蛇忘其勢位跼蹐循行沉沉默識試卽其容或得其意憂治世而危　明主念小民而思寒士鞠躬盡節務竭其才之所施正巳格心期充其志之所至故泰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之

勞而長江大河自能成其漸漬之利也

姚栗菴象贊并序

栗菴自京師歸隱吳城東故居絕意仕宦專以授徒爲業今年已七十餘矣沈石田爲寫其象且贊之予與栗菴交甚久而別踰十年想其抵掌談笑風度宛然在目獨能無一言乎贊曰

優游城市之間蕭散園池之上其蹟雖混夫孰識其心之清其氣惟豪不自知其言之放笑無諂容走非俗狀浮雲乎宦情堅石乎壽相吾嘗熟其人蓋城東姚栗菴之象也

處士呂愚隱象贊

愚隱新昌人生宋末歷元至　國初年百歲而没其六世孫刑科右給事中獻奉遺象求贊贊曰

蹟之隱寍當乎不智之名心之仁自發于必恭之貌里居東越

傾廩每應乎求世値前元束帛不得而召視榮啓期如弟而有樂可歌得庾黔婁爲子而行孝以報須眉皓然厥象惟肖蓋無忝乎百歲老人之號者也

孝子呂德升象贊 幷序

德升爲愚隱處士之子今給事獻之五世祖也 國初應召不仕養親以孝聞給事奉遺象求贊而述其平生尤詳贊曰

宛斯人之如在擬古人而庶幾方治世之韶遇惟養志以無違起于丘園錐 龍顏之屢覲避乎矰繳竟鴻羽之高飛蓋不爲危言激論之張范能自託於雅才清思之陶韋歛以布衣白首全歸餘澤所被百世是依

孫欽齋先生象贊 昺 幷序

欽齋先生昔以監察御史提學至吳中寛時尚幼幸嘗受教既

久不能忘也今年先生之季子瑩貢上禮部奉先生遺象見示德容宛然甚慰懷仰謹爲之贊以述先生爲人之大畧贊曰

惟敬惟和不慢不暴先生之身實載斯道惟優惟嚴不徐不躁先生於人實以身敎幽暗不欺造次允蹈名慮乎彰聞志期乎深造言不忘乎　君上而爲至忠行可通於神明而爲純孝故直以先生擬諸古人而後生小子亦庶乎知德之奧者也

陳憲副象贊　琦

金石不渝之心松栢後凋之操處世不趨時以模稜遇事不違道以執抝一舉甲科而名譽即揚兩典臬事而刑獄不澆追洛社之高躅望其杖屨而益尊發吳門之雅音諷其篇章而甚妙癯然如不勝衣淡然而無所好宛然眉目之可親又見厥象之惟肖也

韓克敬象贊

依隱而智濟物而仁好古而雅任情而真考其世固出韓伯休之後觀其號能慕蘧伯玉之爲人者歟

施修撰遺象贊 并序

故翰林修撰施宗銘先生家藏遺象其嗣子鳳奉以求贊贊曰具區之清毓此 國英矯然孤鳳以鳴太平何翔于甸遽匿其形維昔海內盛播其名幸哉遺象以慰平生孰尼其行孰毀其成命也在天嗚呼宗銘

沈啓南象贊 台人 鍾希哲寫

金石其聲玉雪其膚身處乎一邑名揚乎兩都設几乞言有敬老之郡縣欵門求見有好賢之士夫辨博傾坐人而守之以訥通明識時務而處之若愚塞胸中之丘壑洩指下之江湖演而

爲詩益而爲書豈特王摩詰之輩抑亦文與可之徒妙哉鍾老寫此酷如清氷玉壺之瑩徹碧梧翠竹之扶疎吾又見石巖裏之謝幼輿也

劉戶部時雍象贊

此戶部侍郎華容劉公象也觀其貌無毫髮之不差予未敢知論其心得底裏之皆實則予庶幾蓋正而不迂和而有辨簡樸而好文勤瘁而忘倦功在　朝廷而口不自言名滿寰區而身欲無見其平生可謂自信不疑孤立無援者也惟引去之勇決見晚節之益高慨吾徒之莫從望雲霄之羽毛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錄方先生書後

右方希直先生遺其友國子博士王君仲縉書五通遭時多故其手蹟之毁弃者七十年于此矣顧其書幸爲王氏家乘之所收載博士之孫汝間以示寬因俾錄而列之先世師友尺牘中寬既以不善書恐爲先生言語文字之累辭而汝強之卒爲錄之於乎先生之言語文字妙矣固不在乎區區筆墨之間而況所以爲先生者又不在乎言語文字間者耶臨紙之頃不覺使人出涕

題吳貞母傳後

國初文章萃于金華凡當時忠孝貞烈之事其人雖處遐僻皆

賴其筆傳之至今況爲金華之人其爲紀錄也固宜劉養浩爲宋潛溪胡長山門人文章甚得二公法度嘗作吳貞毋傳則貞毋固賴其傳矣然事行賴文章而傳文章亦賴事行而顯則又安知養浩不賴於貞毋耶貞毋之玄孫福字吉甫者初登進士第來請予題因書此數語歸之

跋謝山人詩藁

嗚呼山人已矣予得其遺藁於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位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山人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有者乃衆人之所常無則予於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爲衆人也哉

恭題楊文貞公所書　宣宗御製詩後

宣宗章皇帝之在位也天下晏然號稱至治亦惟有若少師楊

文貞公寔左右之今四十年矣一時　君臣既不可見而獨見
文貞手書　御製詩慨想當時明良相逢之盛一德一心雍容
和樂幾事之餘發於聲畫蓋與虞舜作歌皋陶賡歌同一意也
嗚呼休哉是詩今爲都御史錫山楊公所藏翰林修撰臣寛獲
觀而謹識之時成化九年夏四月辛未也

書今人畫册後

此册皆今日供奉　内廷諸良工所作者古者人君好畫立之
院設之官著之譜于時畫士如馬夏梁蘇輩皆落筆精巧妙絶
一時然卒之爲喪志之累徒遺後世之笑而已觀于此册則吾
君萬幾之暇玩道而不玩物之心固於是乎見而彼供奉者益
亦不獲盡所長於縑素間矣

題匆齋藁後

故福建布政使臨海陳公所著勿齋藁一編藏於家久矣其子今河南憲副遣人自治所持以示寬使序其首傳之寬以不敏辭且辭以前輩制作非區區末學所敢序者既自顧迂拙之才平日辱憲副先生知愛最深終不可無一言以復則爲題其後歸之憶爲童子游鄉校中竊知公之名既長凡公爲御史時剛正之氣謇諤之節溢于彈劾匡救間者頗能得其語而道之至其出爲方岳美政良法大見設施又能紀其一二葢不徒知其名而已他日憲副先生以御史提學南方畧去條約專以身教一時學者翕然丕變有慕德恥惡之心人曰此勿齋公子也寬時猶在諸生中自幸識公之子因其子之賢而公之德學所以薰陶其後人者又從可見既益得其爲人愈欲推求之意其發於文章必有可讀者而恨未之得也乃今得而讀之然後先生

之爲人完然於我矣抑是編之作朴茂平實初非與世誇奇弄巧之徒爭勝負於筆墨間者也而彼奇巧者其能事止此孰知事之有大於此者乎後之人於先生當考其氣節考其政事考其德學而讀其文章可也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今上之八年擢進士二百五十人此其太學題名碑也是科寛寔以下材誤在高等待罪史館忽焉三年彼之居省寺任州縣者咸奮厥志美政向成寛將何爲以報 恩寵然則題名之舉固所以爲榮亦所以爲愧也歟工部主事潘璋同年進士也出示搨本謹書其後而還之

跋王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宋舍人草書于游南都時屢觀之今復觀于此披玩數四殊不

厭也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齋藁

文祥篤於倫理者也今其詩百餘篇歸于此者什六七葢與世所謂詩人異矣讀是編者不必論其工於爲詩當論其工於爲人可也

跋世儒堂記

世儒堂在郡城之南學之西紹菴俞隱君之所作也予游學宮時暇則與一二友生過之紹菴輙野服出見客梅邊竹下相與嘯歌以爲樂往往至日落始去故予於他勝處累歲或不一至獨喜至俞氏者亦惟以紹菴之眞率可愛也俞氏之先有諱奇者自汴徙吳至紹菴凡十二世世以易學鳴其間尤知名者石澗貞木二先生焉堂之作紹菴旣自爲記今年冬予將北行恭

有感於舊游之樂也爲書此于後云

題杜東原絕筆

此圖杜東原先生絕筆也蓋予友賀解元其榮當成化甲午之秋將上春官之東原別東原作此爲贈未畢而病旣沒始得之其子貢士啓水微石瘦林木疎豁錐之點染之蹟而別情行色隱然可見東原可謂妙於畫矣東原先儒林府君之執友也其以誨言及予甚多而尤以予嗣續爲念予居京師嘗作松子圖見祝父之復以書來曰圖有驗否其意之勤厚如此寬之得請而歸也旣扁不及見吾父而東原亦已即世矣歎前輩之凋謝傷古道之寂寥區區筆墨之間而感慨係之東原沒時年七十有九

題蕭鳳儀生朝詩

海虞蕭冬官漢文以其先鳳儀府君生朝詩遺墨示予府君作此詩年纔二十二耳葢又十年而卒其詩有曰惟人萬物靈可與天地參四端本完具衆理咸包含不知學踐形反類蠹書蟫既見其年少志大所就有不止乎文藝者至卒章曰虛形寓兩間藐焉同吳蠶乘化暫流轉安用希彭聃其言雖若類乎死之讖而達生委運之意又自可見使其不死真足以立德於世未可知也然君雖不壽而有子如冬官者方以政事文學有光科第足以不死其親不然則此盈尺之紙且將索之鼠穴中安得有此金聲玉振流響於士林間耶

題賀大理與張用齋手帖

賀大理諱賢後更諱言字公宣其先自蜀徙吳中　國初仕爲江陰縣學訓導擢大理評事未幾竟死工役一時遺書盡廢獨

所著詩有藁藏于家既及百年孫甫字美之者始得此帖于采蓮涇之俞氏益賀昔嘗與俞鄰也其曾孫解元恩請予題之觀大理公自序艱苦至乞米等語與顏魯公事類則其清貧亦甚矣而卒與貪夫同死然在當時不可謂不得其死也此其可爲太息者予因述其出處大畧庶後之覽者知其爲人必有同予一慨者矣用齋姓張氏吳江人嘗與大理同官江陰有詩藁亦藏于賀云

跋黃山谷草書李白贈懷素長歌

山谷寫此歌所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等語雖自謂可也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予以爲圖畫亦然此卷寫女孝經四章而其事蹟則每章圖之杪不知作于何人獨其上有

喬氏半印可辨啓南得之定以爲李龍眠筆及觀元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已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機訪喬仲山運判觀畫而列其目有伯時女孝經且曰伯時自書不全則知爲龍眠無疑啓南眞知畫者哉圖中爲女婦輩所以共職進戒者皆閨門之法家國之利而其容氣端莊詳雅覽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消其淫媟戲嫚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當爲監戒也所謂關世教者此類是已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宋至靖康禍亂極矣此豈皆天命哉亦必有人事也葢啓之者王述之者蔡而成之者童秦其事皆有本末可考然以當時人品論之雖小人之多不能多於君子又以當時人力較之則君子之強不能強於小人此無他國勢既卑君心既怯譬猶下坂

下挽之者難爲力推之者則易爲功也嗚呼可勝恨哉其號君子者當以李忠定爲首張忠獻趙忠簡次之而李參政光呂太保頤浩輩又次之之數公者名愈高則位愈不固故忠定擯斥特多而甚夫耕者必有耦占者必有三以力之合而謀之衆也向使數公一日同坐於廟堂之上得促膝以論國計必能合群策以抗一虜其禍亂必不至于此極而離坐之席未煖又有人以參之甚者撤其席而擠去之乃真以廟堂爲傳舍邊徼爲家室其出没往來不啻參商鴻燕然徒使百世之下手蹟數行乃獨聚於一卷之間人心之公於是而見嗚呼其可恨也夫其可悲也夫

跋所錄楊參謀誄後

右元張文蔚撰楊參謀誄子得之陳王汝王汝得之吳江虞氏

嗚呼元政不綱群雄竝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富貴者十餘年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于椿者也予每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予幸此篇出於破篋故紙中將假此請于儒林諸公題識其後以暴白椿之死事因別錄一通還之王汝椿之爲參謀也此云守齊門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爲是椿能文予又從王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瞻雲軒記附於後且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誅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身者也其字子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爲少師棟之裔後徙居吳文蔚字德實吳興人

跋啓南所藏黃山谷墨蹟

山谷論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

百種點綴無列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作信哉其爲列婦也與歐陽公謂蘇子美論書而用筆不逮其所論者異矣沈氏子孫宜世藏之

題王右軍東方朔贊大令洛神賦石本後

二王眞蹟宋御府所藏合三百餘紙靖康之難一廢于金人之手矣今或遺逸于好事家者去晉益遠墨闇楮朽眞贋莫辨而卒壽其書流傳人間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切於是乎可賞若此二帖又羲獻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法帖體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禊飲序出於觴詠游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以執一論若洛神爲獻之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

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芝先生挾此示予城東別業因悟古人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以望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書續編懷古錄後

顧元公自吳歸晉晚節爲討賊之舉事功偉然世皆壯之以予觀此適所以爲晉耳於吳何預夫其才終能平陳敏而免爲晉之逆賊不若始之討司馬氏而遂爲吳之純臣使當時事勢有不可爲則從張悌之死可也從諸葛靚之逃亦可也而曰釆南山蕨飲三江水非空言乎不然惑於張季鷹之言也夫以爲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則靚獨非名士乎吾恐季鷹不爲此言也靚沒後百年得陶靖節家世勳舊與元公畧同而一彭澤令視黃門侍郎則有間矣然二人皆嘗許之酒以自晦者使元公

得遇靖節必知濁醪妙理其酣暢忘憂不在入洛之後矣嗚呼惜哉因觀吾鄉朱性甫續編元謝子蘭懷古錄爲書此說盍竊取春秋備責之義而不敢爲世俗附和之論也

跋米海岳臨顔魯公坐位帖

米海岳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偏故其臨模之際往往逼真此顔魯公坐位帖元袁文清公定爲海岳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眞有回路二子之别故此書則如旣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沒于世然此卷卒爲世所重者豈

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博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跋元諸家墨蹟

近歲號能鑒賞書畫者吾蘇有劉僉憲廷美華亭有徐正郎尚賔二公既皆以博雅見稱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斷縑殘墨率歸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為之廢寢食汲汲走東西購求不已歲久大江之南稱收蓄之富者莫敢爭雄焉二公既沒士大夫愛其雅才清韻無復見斯人也相與歎惋然二三年來吳人所得書畫固有出於他姓者而為二公嘗所得者亦不少也於乎死者之骨未朽而手澤尚新人復得而持去之予每自以為玩物者之戒亦未嘗不引之以戒乎人也若相城沈氏自蘭坡府君生璽菴徵士璽菴生同齋同齋生石田世游藝

苑繼繼不絶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益盛至于維時篤好又復過之蓋予所聞見于沈氏者五世于茲其亦難得於今日也哉夫物之聚散勢也然不有以散其何以聚聚所以伏于散者也世之人欲聚其散者固惑而予因其聚散置悲喜其間亦惑也惟以爲故物不可失墜此則子孫之爲孝者一端而不可不加之意耳維時持元人書翰一巨卷求予題識因即鄉里之近事家世之美德告之爲惑爲孝是在維時而已元人以書名家不在此卷者無幾若其一代書法之妙則善鑒賞者自得之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虞忠肅公釆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于時足以讋伏彊虜魄死名將疑其平日爲人有喑噁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公之子孫

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爲葑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藏此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

書舊題王駙馬草書千文後

成化元年八月予在南京寓報恩寺之悟師房題此千文今一紀餘矣師既化去其徒大章持來吳門復一示予覽之茫然如誦他人語因憶所寓時誦習既輟禽聲樹影間焚香危坐使行童斸竹萌烹苦茗啜之一時清寂之樂莫可言喻蓋報恩者昔人之明招也閉目了然何異蘇長公之想龍井而錄陰四合又如虞邵菴之憶開元因一展卷間有不勝其感歎者矣顧予方牽於吏役未能脫然世俗何時得復偕大章一共此境其樂當不減於前日也聊書卷尾俟之

書胡訓導小錄後

初胡君選授蘇學訓導即以當世可施行者數事建白于
朝予得其章讀之已多其通于世務非腐儒比及予不幸居憂
于家士大夫過者往往道君之行而陳味芝先生至爲小錄以
傳他日君亦有母之喪將乞予銘墓而先之以門人予曰胡先
生則賢矣其母之賢亦可知矣如吾憂制何敬辭其門人曰先
生甚慕執事欲託以表著其母執事獨不移所愛其親者及之
乎予不能答明日君衰服拜請庭下其容甚戚予感焉曰諾既
踰朞祥始克執筆爲之終篇及君曰廉介善教人益據小錄而
書也王浩義生以郡學弟子從游有年竊觀密察誠服其師及
取所謂小錄者別書一通朝夕自覽其意益曰先生既以憂去
不獲左右侍覽此庶幾如見其人或有益也復來請予一言蓋
義生可謂善學矣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雖去戚千載猶有

益況嘗親炙之者乎即是以想其爲人吾見盈丈之卷數百之字皆義生之函丈夏楚也小錄稱及李司訓某者字居定號訒菴台之黃巖人本林氏爲考功郎中茂弘之子而寬之師也爲人之賢誠無愧于胡君没已二十餘年其兄之子刑部侍郎一鵬嘗請寬宜爲作傳寬嬾嫚未能有媿于味芝多矣

題陳清全先生小象

寬嘗聞前輩稱陳清全先生爲前元吳中名流每恨生晚不及識其爲人今其五世孫驄奉趙仲穆所寫先生小象相示杖屨脩然眞神僊中人也拜瞻之餘敬題其後先生諱深字子微清全其號也年八十五而終所著有讀易詩春秋等編永樂間曾孫紀善曰紹先者獻　朝矣

書隱者邢用理遺文後

用理吴之狷士也隱居葑門之東以醫卜自給足蹟不出閭里葑門人有不識其面者故僉憲事陳公永錫與用理同里居素剛介少容獨加敬重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往往至昏莫乃返然用理終歲不一至其廬也有翁董二帥作鎮于吴以用理名隸尺籍欲邀致爲子弟師輒辭謝其後郡守丘侯知其名請預鄉飲亦不赴人益高之所居陋巷中敝屋三四間青苔滿壁而折鐺敗席蕭然貧家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用理體清瘦如削既壯不娶家止一僮淡泊如野僧室多藏書手自校定至前說譌繆多能是正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平生嬾述作故其文止數首亦不留稿朱存理性甫與爲東西鄰少從問學爲收訪而錄之用理諱量號蠢齋卒時年六十二葬于所居北原麋字圜頂自誌墓畧見其家世矣若其

爲人固所謂循士也予與用理交久往予出東郭過周氏女兄次必扣其門訪之與論甚合歸未嘗不歎其清苦廉介類古隱者嘗欲傳其平生不果適性甫以其遺文示予聊附書其後嗚呼用理已矣惜予筆力弱且言不足信後安得如歐陽子者置之獨行傳之列使其名永存耶雖然此非用理之所計也

題懷素自叙眞蹟

素師自叙初爲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呂三氏流傳轉徙又不知幾家今爲荆門守徐君得之寬聞昔黄山谷作字蘇長公從旁稱賛錢穆父云惜不見懷素自叙二公不以爲然後山谷獲見之始深歎服今卷後云藏于蜀中石陽休家以魚牋臨數本者是也穎濱題字時尚恨其兄不及見此顧寬何人乃得禎此奇觀賞玩之際豈勝欣幸及觀序内擔笈杖錫西游上國等語知

書雖學之一節欲造微處其精勤若此則學之大於此者可以小得而自足乎然則予之欣幸又不獨在此驚蛇走虺驟雨旋風間而已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小序曰朕誕節載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庚戌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熙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右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爲少保奉朝請丁未復右丞相乙酉轉左賜詩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爲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爲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況詩有青陽闓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且

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夫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爲理宗賜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條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微末不勝紀録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于斯

跋解學士筆舫銘

筆之用于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間吳興張文寶在 國初業擅製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夫多爲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爲作銘蓋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予以文字爲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

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當宋被金虜之難一日虜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金寔厭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顧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于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杲遂借以爲喻檜聞之卽指爲謗訕貶九成南安軍至黨杲衡州久之移梅州尋反初服主阿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續蒙再賜爲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閒上人久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予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在相位屈已和戎甘心事讎凡異已者一切屛去如九成固不能逃矣

而杲繼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爲禪宗稱首孝宗朝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少黠檢喜怒不中節觀帖中憾藏穀家發誓願等語益亦可見而姚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駡無非佛事榮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跋虞氏遺墨

吳江虞堪勝伯一字克用宋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貧而好古藏書甚富所與往還皆四方名士一時以詩文簡牘相贈遺者動盈篋笥勝伯既以雲南府學教授沒于官其子鏞且能讀父書授徒里中至其孫湜始去儒業先世故物時賣以供衣食費湜有子權家益貧物益賣不已崑山葉文莊公嘗作書止之力加提挈竟得一官未幾而卒自是家愈落初虞氏所藏詞翰無

慮數簽匳權卒後妻子僅以一魚罾裹置屋梁今則併其罾亡矣予每見其家遺墨未嘗不把玩興歎蓋物聚而散此其常理無足怪然未有不聚於賢而散於愚者此可以歎虞氏之世也友人陳王汝之子鎡得此數幅乞予題之虞與陳姻家也且居隔一水鎡之藏此其爲鑒亦何遠之有則此雖盈丈之紙出於蠹傷鼠嚙之餘所以助吾之德者固在不然玩物喪志適足爲德之累吾何取於鎡耶

題沈雲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石田作此蓋偶寫其西莊景物耳其子雲鴻遂藏護謹甚以予父之執也奉以乞言夫其啞啞而鳴翩翩而集相覆以羽相哺以食者雲鴻固有感於烏之孝矣若夫扶踈糾結輪囷離奇上聳旁撐其大數圍者非木耶世之故家莫不有此木子孫不能

保其先業伐而新之而易止於他人之屋者多有之雲鴻視此而有感焉詎非孝之深者乎

題伊尹耕莘圖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爲山水禽魚艸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乏圖畫何損於世乃疲精極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此爲伊尹耕莘圖圖之工拙予不能辨若其工於造意有不待辨者尚賢蓄此想其人論其世志其志而樂其樂以尚友於三代之間其爲助不既多乎

跋鮮于困學艸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巴西各雄長一方困學多

爲草書其書從眞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爲飛蓬蔓艸而已錫山鄒兗永章蓄此後赤壁賦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跋陳秘書遺墨

宋朝奉大夫秘書監知台州四明陳公著題松江圖古箋詩一首藏於吾鄉古敬脩氏古箋之妙一工人所能耳不足論獨公寫此詩時年八十矣觀其用筆沉着端徑而行復匀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爲有德君子也蓋公登寶祐丙辰科文信公榜進士初歷州縣時宰欲致之門下弗附及國亡遂隱不仕其爲人巳無媿于信公故其剛方之氣溢而爲書如此凡公事行家世之詳巳見其子泌外孫胡世佐與今陳味芝先生跋語矣泌之子

桱仕國初死于起居注有史才即嘗著通鑑續編者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爲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第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馬抑之刑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畫肥瘦稍異然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眞蹟也於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三本乃知此帖蓋爲公平日書課所謂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絕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

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米南宫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賔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寛因錄全文于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予題之尹君之意雖爲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于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併龍井之事全矣予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

題袁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予少喜考論吳中前輩嘗閱元黄文獻公文集袁靜春先生墓

誌知其爲吳人而尤以不得見其子孫爲恨他日社學師袁以昭氏過予談及其家世則靜春乃其五世祖也又明日挾靜春所寄鮮于太常游錢塘雜詩來示於是靜春之子孫旣得見之又得見其手蹟而詩有懷吳中錢德鈞以下諸友之作又因得見前輩數人於一日間爲欣幸久之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集序等作後

元儒袁通甫先生著靜春堂詩集諸名公若龔子敬陸文圭楊仲弘湯師言陳繹曾之有序虞邵菴郭祥卿之有跋錢仲鼎之有詩所以交贊而互許之者殆無遺意詩旣刻板後燬于兵火此卷爲當時諸公手書幸哉獨存而黃晉卿爲作墓誌亦在卷中益嘗論及其詩因附之也然籍此篇則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而不徒爲能言之士矣靜春與子敬祥卿尤善趙文敏公稱

爲吳中三君子又嘗圖漢司徒安臥雪事遺之以擬其高節其見重如此是圖數年前予在南都寔見之今不知流落何處惜乎不得與此卷並藏袁氏也海虞吳都憲舊爲通甫五世孫都察院檢校以寧題此卷以寧卒無子今歸其從弟以昭以昭教授社學不墜儒業保護故物他尚數種通甫於是乎有後矣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前輩下筆便有典刑雖行草不苟況正書乎此吾徒所當媿者袁君養福元石洞山長靜春先生之孫也而郡學教授仲長之子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清峭深得歐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如此宜有書名于時然吳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使予不見此幅亦幾失之乃知前輩能書者尚多而失之者不少矣其曾孫杲字以昭者持示予請題一言以昭之意在乎先世手蹟

耳初不計其書之何如也養福字能伯仕　國初爲福建憲史
高太史季迪有詩贈行而陳檢討嗣初稱其行潔負才氣有詩
聲葢不特能書而已其書碑文外又有九歌藏于家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真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真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黃晉
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亾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
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脫落爲幸
已甚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
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爲幸益
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
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
以知此

題重刻缶鳴集後

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缶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公禮嘗板刻于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于火郡人徐用禮復取刻之增多倍于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缶鳴公自爲序云自戊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庚戌之作葢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又云自此而後著者當别自爲集葢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死于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二篇而用理所增僅三年之詩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嘗觀謝翰林元懿序謂公剏爲四集刪改會粹始成缶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弃去者猶存于世錯置其間歟不然作于三年者悉取而未及刪歟讀者頗以爲病則欲修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暟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

文謂乍鳴爲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董刻又以舊板缺
公自序更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憶爲童子公之詩往往成
誦稍長弃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惟
蘇文忠公有言詩至于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爲師而
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子美以英偉絕
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
衰矣世以爲確論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
中蕭散簡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
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于數百
載之上以成 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
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爲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
誇其樂府擬古及五言律爲勝其意亦可識矣是集 又聞嘗刻

于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詠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爲工則有
板在郡中云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文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爲唐名臣卒之書爲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冊文藏于吳江史明古明古喜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人所愛則得其模刻之語亦深味之況其手蹟哉則雖謂貴其書亦可也此卷於大行與崩字皆加塗改蓋嘗有獻入前代御府者爲上諱耳

跋天全翁賞燈聯句

天全翁自南詔歸適大參祝公僉憲劉公皆致仕家居三公有斯文知契凡登臨游賞之樂必共之酒酣興發更倡迭和落紙

人爭傳之以爲奇玩此燈夕於魏公美所聯句也公美持以示予於是翁與僉憲謝世數年獨大參公在耳當此夕覽此詩尤深慨然予又聞之聯句時初人爲三韻至劉當結尾翁嫌其語意蹙爲益二句以今觀之則如樂止以圜爲一成又以柷奏有禪續不絕之意因併及之以示世之知詩者

題王清獻公遺墨

元清獻王公以父積翁蔭幼即受官得賜田宅于吳後吏治郡仕至行省參政而歸老吳中以沒故公書蹟吳人多得之此卷皆公平日所作韻語親書者也藏于光福徐用莊氏按史稱公所至政績纍著又其清白之操得于家傳幼及拜許文正公于京師即知所趨向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故自號本齋然則尚論公者勿徒求之區區詩章字畫間以淺其爲人可也

跋和靖處士小簡

去林處士殆五百年區區遺墨數行後世保護完然如新彼人品庸劣者雖伐山石大書而深刻之固有踣之者矣成化戊戌歲二月十六日因觀沈啓南所藏二小簡題

題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乎平生所未見者固宜益褒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之

題宋四家書

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刑而謂黃米出有欹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啓南得此四家書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蘇黃米

跋山谷書發願文

啓南所藏黃書數種予嘗獲徧覽當以此卷為最

題樓節婦詩卷

樓節婦之事見於洪武永樂諸名公紀載而詠歌之者詳矣其曾孫仲彝嘗納諸天全徐先生求題識而藏置不謹紙爛而字脫其尤不可讀者潛溪宋學士傳文也顧其事已錄于郡志不必假此而後傳而仲彝尤深惜者家之故物也他日持是請予題其故遂書之

題樓氏全清堂詩卷

今人家子孫往往斥賣舊物以供衣食甚者為博奕歌舞之費殊可歎也如樓氏此卷既失而人復歸之其事甚小然欲觀仲彝之賢者當在於是

題楊鐵崖遺墨

大將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載而歸此書或似之清癡筆翰好奇宜其珍重若予之淺陋則未能學也

題王右軍此事帖眞蹟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爲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于徐太守維亨爲題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右張駕部出守南安紀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爾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見于近日喪名檢而害身家之人最入仕者之所當知也歲丁酉仲冬十一日扁舟道

吳過宿脩竹書館明日示以此冊讀之一過書其後而還之

跋陳廷璧模嘯堂集古錄後

古器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賴有刻板如嘯堂集古錄之類歲久板亦毀則印本在人間又賴有臨模之者耳然臨模惟私於一家印刻可公於四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十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以來之制作人家有之當與孔壁科斗書並傳于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璧亦免矻矻之勞矣

跋天全翁詞翰後

長短句莫盛於宋人若吾鄉天全翁其庶幾者也翁自 賜還後放情山水有所感歎不平之意悉於詞發之既沒而前輩風流文采寥寥乎不可見已明古舊爲翁所知愛得此數篇示予光福舟中酒酣耳熱相與歌一二闋水風山月間有不勝其慨

然者矣

題趙松雪水村圖

戊戌八月三日予過獨樹湖泊舟葦間出此閱之景物宛然益歎松雪翁畫手之妙此圖今藏射瀆徐氏後十七日雨中再閱題

跋東坡與蜀僧二帖

吳城西治平寺足菴房舊藏蘇長公墨蹟戊戌歲九月十二日冒雨往觀之寺僧亮欣然出示蘇公二帖皆與其先塋隣僧者也帖尾惓惓焉有懷歸之意然公竟死葬于外其言卒不克酬亦可以發游宦者之歎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

題跋三十八首

跋文信公過小青口詩遺墨

宋以祥興元年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閏十一月公屯潮陽與鄒渢劉子浚合兵討賊不克被執于張弘範盖明年二月宋亡弘範卒不能屈公乃送至燕京此其在道中所作詩也夫古人死國多出於一時之慷慨公何獨迍邅于途宿留于館日猶賦詩不即就死豈尚有地覬耶盖不知公之死已久仰藥而死不死絕粒而死不死死而不死忠義之氣鬱塞於胸中聊假之詩以洩之故使公即死無此詩矣詩之有無固不足爲公之輕重然玩其言想其人亦足以示于世此天所以緩公之死也歟公所著有指南等集寬嘗讀而悲之今兵部員外郎李君

應禎出示此紙手蹟宛然如新葢自己卯至今戊戌二百十年矣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右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也按宋史公嘗兩出宣撫四川詳此詔乃罷相後所賜當在乾元九年葢明年改元淳熙公薨于蜀矣初公在相位孝宗命選諫官名既上顧用他所薦者遂力求去因有宣撫之命及入辭上方以金虜爲事諭以決策親征使治兵竢報詔所謂整軍經武彌難消萌此意猶在也即此見孝宗復讎之志未嘗少替所以倚重於公者惓惓如此使天助宋假公數年豈特成釆石一戰之功而已嗚呼惜哉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自昔吳多名園在宋則有朱伯原先生樂圃其名載郡志可考

今吳縣北一里廢地數十畝臺池窪隆猶有當時遺意也葑門朱性甫自云出於先生遂好求樂圃事蹟他日得殘石焉題曰吳中三大老詩蓋太子少保元公絳游樂圃而作而和之者集賢修撰程公師孟太子賓客盧公革也間持墨本謁予求言惟先生邃於性理之學著述浩穰爲時儒師圃之所闢固將講學以睦族求志以俟時者而一時賓客題詠亦豈徒爲嬉游放浪之言而已葢予嘗讀先生之子發與其家人書歎故廬燬于兵火而謂圃中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皆賢太守部使者鄉邦舊德宿望耆英之詩磨滌於牆壁間尚可觀考此石豈其一歟今考三詩刻于元祐戊辰至今成化戊戌適四百年埋沒人家忽復發露人不敢以石易之葢非重石也重其人也然則人可以不自反而力於德乎

題歐陽文忠公遺象

此宋歐陽文忠公遺象也蓋公守滁時寫舊本在無錫施氏旁有題識吾友李兵部應禎使畫史模而藏之間以示寬容貌秀偉眞天人風致拜瞻之頃何異見公于釀泉幽谷之間操几杖而從之游也

跋朱氏所復睢陽五老圖

朱氏自子榮得此卷後二百餘年偶入崑山夏太卿家其裔孫日南使其子鄉貢進士文贖于太卿之子德威德威諾焉而却其金俄而病卒後家人竟歸于朱一則求其所當有一則與其所不必有其孝其義皆可書也惟五老之會杜祁公首倡以詩王侍郎而下和之至歐陽文忠范忠宣十八人亦和之今皆不在卷中鄉貢君方益求先世遺物必能錄而補亾也

跋李龍眠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龍眠此卷實與史筆相發明可謂畫家之良史非但工於藝而已蓋古所謂圖畫者如此卷中自漢高帝訖唐明皇事凡八未暇悉論獨於女禍不能無感焉耳夫翦髮啓寵適成唐室之亂當熊見妬反延漢業之衰後之有天下者尚監之哉

跋米南宮書宋宗室崇國公恬墓誌銘

米南宮此卷元袁清容而下五人有跋皆不著所藏主名今在廣省參政劉公家公博學好古宜此卷之歸之也

跋李西臺墨蹟

此書深厚溫醇有盛德若愚氣象稱西臺所作長洲吳寬觀于無錫鄒氏因題

跋子昂臨羲之十七帖

書家有羲獻猶詩家之有韋柳也朱子云作詩不從韋柳門中來終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則書不從羲獻可乎松雪翁每臨此帖蓋其平生書課其書之獨步當世也宜哉

跋王氏文集

予家藏書一編曰麟角集曰過庭集總題曰王氏文集蓋古寫本也既雜亂不可讀置之篋笥已久他日偶閱同里醫師王訥齋家乘見列先世所著書目而二集在焉因以歸之王氏在宋自閩徙吳稱文獻家國初多故遺書盡失不獨此編也麟角爲唐水部郎中棨所著過庭則宋戶部郎中伯虎著也皆不完王氏子孫尚訪而補之

跋黃氏祖德錄

黃巖多君子以予所聞見皆出而仕者意其山林之下必有清

節厚德如昔史氏傳隱逸之類而恨未之見也乃今觀于黄氏
祖德錄讀侍講謝先生所作松塢府君傳然後知果有其人矣
侍講與黄同邑相知最深而其於人尤少許可傳之所述必不
妄人故信之其曰祖德錄則本府君之孫吏部郎中世顯而名
吏部固予所謂君子者又知其賢有自其爲此錄葢與李習之
撰皇祖實錄之意同云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孔顔孟三氏子孫游學于外所至儒學書院人給米石葢前元
所著令此則宣聖五十五世孫克剛克信至正間游江南時平
江嘉興二屬邑文移也其間有行供宿頓優加禮待等語于以
見當時遇三氏者之厚何其盛哉克剛既北還獨克信留居平
江已而兵阻遂占籍長洲生希安希安生雙流知縣友諒友諒

生廣東副使公鏞再世甲科為時名宦保守故紙不敢遺失益此雖殘墨數行足以信吳中百年有闕里一派其為孔氏子孫左驗而與譜牒相參考者庶其在此乎獲與副使公同邑里知其賢能無忝家世所以友之事之何異宓子賤之在魯也嘗竊自幸他日其弟公鐸持此見示三歎之餘敬書其後

題僧朋雲墨梅

朋雲墨梅特感松雪翁知己而贈之可謂自重者矣維頴藏此不遠數百里持以求題於予其亦知所以重之者歟

再題所摹懷素自叙帖

蘇黃門題此帖時尚恨不令其兄一見後坡翁得見之則曾公卷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其跋語而山谷觀于石陽休家者又得其說于名臣言行錄因具錄于後見蘇黃為一代書宗所

以評自叙者如此以爲博雅者之助云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予少頗好畫知臞樸翁之善畫也數過其雅趣堂翁出見客衣冠雅而言貌古宛有前輩風致非今世所謂畫史也公嘗知予所好輙出手寫得意者遺予予至今寶藏之翁既以高壽終其子如美偶示予寫山樓詩文一卷蓋吾鄉立菴俞先生文靖青城王公學士錫山王公廬陵解公曾公諸名人之作具在皆爲翁寓金陵時作者也披覽之餘綴此數語以識疇昔之意翁諱遇字公濟臞樸其號也如美能傳其業子元且有文行今年登進士第惜翁不及見之

題虹橋別業詩卷

吳中多名園而陳氏之綠水尤著者非以當時亭館樹石之佳

亦惟主人之賢而諸名士題詠之富也今世本又爲別業于虹橋前臨通衢後接廣圃兼有城郭山林之勝題詠渢渢彷彿綠水之作陳氏累世之賢於是可考惜予不能序其詩如高太史季迪耳聊因世本之命書其後以識之

跋東坡楚頌帖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爲恨蓋其石已亾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眞蹟來示豈勝快然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既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歸自海外而薨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橋之約竟墮渺茫若獨爲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爲於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已乎

題李營丘畫後

成化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李應禎吳寬同觀海虞周氏所藏營丘山水于石湖舟中

題高房山畫後

高尚書夜山圖幷趙松雪以下詩跋吳寬嘗閱于射瀆徐氏戊戌歲九日

跋王允達廷試策

今之取士惟　廷試最爲近古　淸問下詢莫非　國家安危大計它固未暇屑屑及之士生斯時盡言不諱有拔擢而無斥逐眞一時進言之機也　皇上卽位以來凡五試士此則戊戌歲進士今中書舍人王汝所對制策也寬莊誦一過其氣充其理直其言偉而順矣以汝之學當在高等然抑置三甲僅得

賜同進士出身于以知是科得士之盛而冀北之野果難爲馬也耶寛於是乎有愧

跋蘇東坡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爲何人藏也一日偶閱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稿序謂梅亭爲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幷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爲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稿序邵菴爲其孫積而作去公尚未遠巳有散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未

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者在故題之

題陳起東詩稿後

近時學詩者以唐人格卑氣弱不屑模倣輒以蘇黃自負者比比卒之不能成徒爲陽秋家一笑之資而已吾友陳起東少喜吟詠專以唐人爲法故其出語清圓和暢有王岑高劉之風予與之別十年矣昨來京師得見此稿皆其官閩中時所作知其學不少變而語益不雜自是而柳而韋而謝而陶若升階耳予雖不足窺其所至它日相與歸老吳下尚當爲數語評之

題謝氏貞則堂記後

黃巖謝氏世德之盛亦幸爲其子孫如鳴治侍講者汲汲傳美焉耳故雖以予之淺陋嘗繆爲之執筆而不敢多讓蓋於溫良府君之孝行見其母子之道隆於寶慶太守之會緦見其宗族

之情洽至此又有貞則堂之作則閨門之內復有其人而其家之所以爲盛者於是乎有本矣

題李賓之侍講北上錄後

覽賓之此錄其間在南都時登臨題詠凡崇臺長榭古廟幽亭與夫僊宮佛廬之映帶乎江山者皆予舊所經游而裴徊者也閉目了然殊深東坡龍井之歎

跋宋王盧溪先生遺墨

古人去我已遠誦其言可以想見其人況得其手蹟而觀之其風度宛然在目中矣安成彭氏家藏宋王盧溪先生十簡寬幸預觀雖紙敝墨渝而此老正氣勃勃可挹蓋餘三百年于此豈亦贈胡忠簡之語所謂江山護持者耶彭之遠祖母出於盧溪凡書問所及其間可以爲訓者世守不失故自將仕公十傳至

浙江僉憲生四子其三登甲科並顯于 朝益讀書種子自外
族而來者深且遠矣簡後題識數十家其說已悉職方主事禮
字彦恭者僉憲之季子也以寛有同年之好俾復書之

跋宋仲溫墨蹟

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璲克廣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其書出魏
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纖
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仲溫爲吳人其墨蹟在吳中者顧少開
化徐君惇夫乃有此巨冊而眞行艸章艸皆具信可寶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畫家惟墨竹頗寓書法近時得其妙者莫過於昆陵王孟端舍
人而夏太常仲昭嘗師之早歲類其筆意其後稍變而崑山之
人師之者更數輩獨屈祈處誠頗類之而今人家所得往往出

其手也然真贋固自能辨如此卷閱之卽知其爲夏公所作無疑

題歐陽文忠公遺墨

此歐陽公脩唐書紀表時二小帖也黔陽令陳君堅遠持以示予片紙數字於史事無大關係而後世獨加愛護終不落蛛絲煤尾中非物也人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蓋初刻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真蹟嘗獲見于公裔孫從規尚多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固未足以爲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則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謙齋當　國初嘗應　詔言事今見存稿中其言簡而直不爲阿佞之態宜其盡言於朋友之際不難也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此秦二世時泰山石刻也蓋始皇東封有頌至是李斯等奏請刻之其文見史記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具刻詔書刻石此作金石刻又夫上缺大字不同其餘滅丞相臣三字蓋石有四面此其一耳按集古錄本云得之江鄰幾謂鄰嘗自至泰山頂上見其石頑不可刻又謂旁無艸木而野火不及故能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及觀金石錄云劉跂亦嘗親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得之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而秦

篆完本復傳世間則所得字不如趙之多而二說且不同矣吾友徐仲山以工部主事治泉齊魯間因登泰山摹此遺字益去歐趙時又數百年其所得止此亦其宜也又後數百年磨滅當益多斯之眞刻傳於世者當益少好古之士宜相與惜之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此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也按金石錄載尉氏令鄭君碑君字季宣聘君之孫年五十有七卒于中平二年餘皆斷裂不成文理亦不知其爲尉氏令特以碑陰人名知之其碑至今益殘缺視此尤甚故不模此刻近歲葉文莊公碑目亦不載集古錄且無而予獨得之蓋非仲山好古不能爲予致之也

跋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此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也按漢書范式字巨卿山陽金

鄉人以獨行聞于時所謂與張劭爲死友者式少游太學後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卒于廬江太守其碑相傳爲蔡邕書金石錄載其立于魏青龍三年知其非出邕手碑巳殘缺故不模獨得其額甚完亦可愛也

書岑嘉州詩集後

岑嘉州詩集一冊故刑部右侍郎黃巖林公爲江西按察使時遺予者公好藏書裝池必精潔其平日處事不苟之一端也壬寅歲七月十二日黼曝書因書其後

跋四烈圖

人之所不欲者莫如死死非人之難事也乎若四烈婦之事沈水死矣斷臂幾死者也當熊殺虎則以死自分而不死者耳故載之史傳而人皆知之然史傳所載不特此四婦人而人或不

知者則以其事不奇故也然其死則一而已況世之死而不載者何限是以君子恨之尚賓沈君以此卷示予於是四烈婦之事又有取而爲圖者宜其事益爲人所知也

跋所摹東坡楚頌帖

邵文敬太守世家陽羨其先作天遠堂蓋取東坡至陽羨詞語見於周益公跋文敬感其事因俾予臨一過而請李賓之畫錄益公之説以見其家舊事其意不在帖也然此帖亦陽羨嘉話文敬所宜得者惜予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風韻衰颯乃復摹一過而歸之庶終得其形似耳文敬之官思南便道過家將揭舊扁于堂倘能礱片石刻之堂中亦一奇也

題九歌圖後

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後人既無容贅詞則有爲九歌

圖者其初葢出李龍眠人從倣之此本則崑山許君鴻高所藏也圖後各繫其歌許君謂爲其鄉先輩朱季寧中書之筆予觀之信其書之妙猶有晉唐人遺意也歌名九其爲章實十有一楚詞辨證亦以爲不可曉至於禮魂則畫家所不能及者故其圖缺云

跋度尚碑

此漢荆州刺史度侯碑也在沛縣湖陵城牐下僚友董尚矩過其地見而爲予道之適顧崇善工部出理漕渠予因託之加愛護焉崇善欣然既從置徐州官廨他日乃搨此本見寄觀之則殘缺已甚獨其額完而首尾有君諱尚字博平與永康元年數字可識耳其餘隱隱皆不成文以其殘缺宋人遂磨而題識其間然亦難識矣若謂此碑初在北陵東郊缺裂仆地有欲徙之

者不果既而大水至衝入于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始徙于使星亭而嵌其西壁益叙其徙置之難如此所謂使星亭不暇訪獨不知此碑何時復在今廨下豈其地即亭之遺址耶夫度侯事具載漢書不假此而傳獨惜古刻之存于世者少若此碑使更歲久將益爲風雨所壞其與頑然片石何異此尚矩崇善之力足爲好古之助而吾所欲書者也

題陳僉憲傳後

大江之西其人尚氣而健訟近世名臣有出於其鄉者獨謂其俗可重而非他郡可及豈其時俗尚美歟然薄義喜爭見於曾南豐之文則其來亦久不然所謂可重者皆士大夫而不及市井之人歟比歲俗益敝往往搆黨造詞赴 闕投訴其詞有至數萬言者或其人相仇一旦殺同產數十人吏畏禍至不敢以

聞

朝廷廉知其故率用重典處之幸其俗之少變而未可必也吾鄉陳君粹之僉江西按察司事有爲傳其跋蹟者而於治獄尤詳乎得而閱之信其訟之深險闇昧猝難與辨非粹之之公之明未能破其姦而使之服其罪也而或者不察顧謂粹之疾惡已甚夫刑凡以爲惡者設於惡者不姑息而必致之刑所以伸人之寃而洩人之憤也自非及於平人何有於甚獨惜粹之歲巡一道不得久且專而今復以秩滿去耳使終得粹之於此彼將無所用其訟而終變其俗矣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寛賛墨蹟

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隷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

跋東坡墨蹟

予嘗見東坡所書九歌于吳中今復從憲副夏公見此筆意尤覺老硬然東坡所爲惓惓於正則者疑皆在黄惠瓊儋時書觀者必能會此意於紙墨間也而其後歲月氏名皆不著豈常所謂多難畏人者耶

書邵通判决防詩後

吳人得圍田之利久矣比歲大水冒隄上田至與江湖相連歲屢不收而民益困此可獨咎乎天時哉蓋田之利修於人力而

亦未嘗不壞於人力其所以壞之者專其利於己而不恤乎人耳今長洲崑山常熟三縣皆在郡東瀰望皆昔之良田也田傍故有渠豪民爭堰之以爲己利每夏秋兩作水不得洩凡田之居上流者始病至於舟楫阻而不通其爲害亦久矣壬寅之夏今通守沔陽邵侯受巡撫王公之命往決之計六十餘堰先是欲爲此役者民往往持梃相擊逐其婦子爭臥堰上至不得施畚鍤惟督役者闒茸且苟小利而不知大患其事遂已侯獨不顧奮然爲之而害始除更立條約以爲後禁春秋葵丘之命曰無曲防而孟子譏白圭以鄰國爲壑若侯非知爲政者乎近有携鄉人歌詩數篇至京師所以頌侯之惠甚悉凡仕於　朝者遂從而和之於是吳田皆登歲則大熟予適讀其詩竊喜吾人之有生意也爲之三復不已而因有說焉蓋常熟東北有白茅

港水所從入海而海潮亦從而入者也潮日再至皆濁泥既退而泥留歲久海口漸堙水不得盡洩自有吳以來蓋不知幾濬矣予聞父老云元末僞吳張士誠嘗發卒數萬事此而功竟成今十紀于此濬之實維其時王公蓋嘗有意而未暇及使復委其事於侯吾知其必濟也

跋沈啓南畫卷

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啓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啓南紀之于畫之似也大理楊公方嚮用于時顧有山水之好得此卷愛之而以示予予去吳中數年矣山水勝處雖嘗往來于懷然其景象特如夢寐中不復了了閱此何異短輿孤棹穿雲涉澗倘徉終日而凡市橋田舍林亭溪閣與夫漁樵所集僊佛所居魚鳥之間暇煙霞之晻靄几案間一覽殆

徧而且免夫登頓之勞何其樂哉

題朱文公請祠治茲二劄

寬伏讀文公與時宰二手劄大儒君子恬靜剛直之氣數百載之下猶充溢紙墨間其門人序公事行所謂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狥俗以苟安者亦畧可以窺見矣二劄今爲盱眙陳明之所藏明之初登進士第將有官守其不徒玩此必有所以嚮慕之者在矣

跋張即之墨蹟

昔人爲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開化徐敦夫得以示予蓋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

即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甚矣乎

跋朱存復錄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士起里巷登廟朝往往溺于富貴雖爲人劾而逐之不知退即退焉長歎無聊日夜跂望召命之至視田園蕭散漠然不知所以爲樂者何限范文穆公仕南宋至參知政事而爲吳人築老圃堂於石湖之濱種梅萬株歌詠自樂此其所賦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其詩六十首凡村居景物摹寫殆盡雖老於犂鋤間者或不能及而感歎民隱之意時復寓焉公嘗使金與虜主面定受書之禮庭中紛然共怒至欲殺之公不爲動竟完節而歸今讀其詩持一田父野翁耳安知前日毅然不屈於疆埸之外者乃其人耶於是可以見公之所養矣公詩自序作於淳熙丙午

此則錄寄其同年者謂辛旦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來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閱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錄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吳懷抱高潔寔有文穆之風錄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於壠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跋元人顧玉山小象

玉山小象五觀浴馬與摘阮皆壯歲事豪挾之氣可掬何其偉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於既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摩詰又何其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徵辟爲全身遠害之計與夫屑屑於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吳中所謂

補釋典者于從其五世孫鏞觀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三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來吳人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爲元故官從　詔旨徙居中都於是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絕再世爲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術致仕好文如先世今以其官傳子鏞鏞以公事來京師謂予爲鄉人也携示此卷蓋桃源爲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鐵厓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逃焉者耶其

事已不必論惟此集至今已百三十五年而顧氏之孫不失衣冠之族藏其故物宛然如新其亦可謂賢矣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有元名公奇士與夫方外高流其手蹟大略見於卷中即此可見提學公文雅之盛足以致人之愛慕也衛幕許君鴻高得于朱氏以鄉先達故藏之甚謹朱氏雖欲復之忍弗能舍蓋其好古如此卷中獨虞邵菴一札非出親書特注名其後乃病目中所法也許君所得又有當時與提學公韻語數十篇別爲卷藏于家

跋屈可菴墨竹卷

屈可菴作此四紙遺吳惟謙刑部盡其所長者矣惟謙外舅爲太常夏公公以墨竹名世惟謙得之既多然復有取於可菴豈

非欲兼收而竝蓄者耶

題韓都憲手札

成化元年廣蠻反　朝廷命今武靖趙公往征而起都憲韓公於浙省贊之方二公行師檄書所至人爭用命固已震慴蠻方矣此則都憲一時遺武靖書札而一二韻語亦附其間武靖旣戒其子謹藏之俾以示予夫此雖皆片紙而予因得窺見二公之所以成功者葢人共事未有不成於和而敗於乖況行師又國之大事乎今觀二公之深謀密議纖悉不遺其相推相信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宜其一舉平蠻武功赫然與狄青崑崙關之捷相望是豈僥倖者哉他日都憲歸休吳下寬以里人辱不鄙得數接言論時旣病矣激烈之氣猶溢眉睫間而今則已矣世之偉然如公者不可復得矣所幸充國雖老征蠻籌

策　朝廷猶將訪之殘冦不足滅也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觀蒙泉翁手帖其間因士常有兄之喪不肯應舉而力勸之之語益歎士常之賢遠於人而非今世所能及也卷内雜以葉文莊公遺蒙泉一帖葢與翁論士常學業因以附之耳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右宋王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參軍時所受敕也按許文定公將志公墓公爲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撤械休于庭帷其廳而潛聽之囚互相咎質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四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於敕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戸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爲河南程氏門人子孫累世業儒又十世

爲訥齋隱君時勉且以醫名保其先世敕牒凡數軸手授其子觀使謹藏之噫吳多故家求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見王氏而已觀字惟顒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予交其父子間也盡携其所藏者示予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蓋嘉祐四年至今幾六百年矣

按墓誌公以流內銓主簿改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吏房文字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爲知大體而刪定例冊自宋初以來爲件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山汾陰籍田朝陵行幸之類非常禮據其行於時者爲件得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宴勞式皆奏上之觀此則宋之彌文亦可見矣此敕按家乘所錄首缺敕王伯虎等樞密本兵九字

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鉛山縣鹽酒稅敕詞所謂小疵去職

者也哲宗初遷朝奉郎再遷秘書省校書郎獲被此勑其後亦缺數行其詞載家乘可考也

按王氏録本公凡五被制勑今眞蹟之存者四然多缺而不完此則權饒州軍所受者亦缺其前數行幸當時三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呂申公汲公孔舍人在中書劉忠肅公顧龍圖在門下王右丞在尚書而吏部則蘇公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一時之盛矣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王蘋勑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當戎馬間陳説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勘會勑范沖重脩神宗哲宗實録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預其事書成此其獎諭之詞也已而有著

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昔詆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爲事初不專於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爲可惜耳先生爲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

跋王氏紹興敕牒

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之歲也考之宋史宰輔志是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爲陳康伯朱倬六月倬罷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故牒尾特具銜而無押字楊椿自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以省貳故特書姓蓋當時之制如此然王氏此牒不知所受主名族譜獨有諱晉之者官終登仕郎或其人也

跋眞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于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眞先生特與之善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侍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證左也哉惟顯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據

按德文墓誌云海陵趙守善湘以逆全毀破城辟委請經理以功奏補承信郎考之宋史紹定三年以善湘爲江淮制置使趙范知揚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往海陵竟走死新塘今公據爲端平元年所給時葵范收復三京已去淮東紙尾有趙姓簽善湘也但所謂汪不知爲誰且其間復署泰州軍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爲奏補時公據益可信德

文即眞西山所與手帖者賢而有文卒葬吳縣橫山

跋王光菴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爲收拾而存之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故廣東參政劉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著書殆與崑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託以購書者意甚懇懇蓋可見矣然君謙於公爲甥平日所得於公者止此宜其愛護而不忍棄也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爲未見懷素眞蹟後山谷見自敘帖書法頓覺大進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公深於書者藏此其必能辨之

跋文信公研銘

自楊銕厓藏文信公研銘後百餘年傳吾崑山葉文莊公公又傳其子鄉貢進士晨銘云壽吾文之傳今研之存亡未可知孰知此銘反有賴於公而傳耶展玩之餘爲之敬歎

跋方寸銕志後

予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於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銕厓顧玉山輩方寸銕志幷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爲西郊草堂之鄰葢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爲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

讀顏孝子傳

太史陳先生所作顏孝子季栗傳予讀之不知今世之有斯人也他日則以季栗孝行問諸其族屬曰然問諸其鄰里曰然又

問諸季粟所識之人莫不曰然嗟乎太史之傳於是乎不誣矣然傳所載季粟孝行不一而事生視事死頗畧乎因問得之以補傳之所未及蓋季粟侍其父自鳳翔還旦必躬爲其父滌溺器家人止之曰此賤獲輩事耳何以自爲季粟曰非爾所知蓋其心恒恐其親之有疾每視其溺之清濁而異其烹調之味其父固亦不知也如是者終其父之没昔人載庾黔婁侍父病不載其嘗藥而載其嘗糞者以嘗藥人所易嘗糞人所難其難者爲之則其易者可知矣今季粟躬滌溺器亦黔婁嘗糞類耳但黔婁於其親之旣病而嘗之不若季粟謹之於未病也世之事親者又當以季粟爲法

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吳令墨梅詩後

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寔秉相權其言足以進退天下士若

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令爲其所自推擇可知乎嘗見公手書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爲令既多善政用公之言不悅于其子考績來京顧使罷去夫公之賢固非莫知其子之惡者而景春爲人亦公所知也公既不能薦之同升諸公又不能留之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遂其懸車之高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絶於晏子也此卷爲景春之孫諸暨訓導英所藏葢文貞因其去題墨梅以贈者固邑人之事也聞當時冢宰王公别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不得一覽之姑爲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旌德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後復有薦之者既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賓之爲作傳特稱其賢噫

處士則賢矣至槩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處士於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欲矯一時倖進之弊而故為是高致耶然此吾何以識之蓋其子漢登進士第為司徒屬慨然常有濟時澤物之心固處士之教也不然賢其身而遺其子以不賢他人且不為而謂處士為之乎

跋息菴書訓

鴻臚寺主簿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葦齋求訓于其外祖禮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且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為人清修詳雅見稱士大夫間蓋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 先朝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年及百歲而終葦齋則善畫尤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

所得者又豈徒紙上之陳言而已耶

跋黃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黃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爲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爲雷所擊耳

題元人墨蹟

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鎮馬孝常周履道諸公既皆有名當時至衲僧羽人亦或弄筆墨而追逐于文塲詩社間閱此卷可以槩見矣然皆百餘年來清詞妙墨蠹損塵昏零落無幾揔前輩之風流保先世之手澤非時暘亞夫之賢烏足以有此

跋林居魯所藏鄧文肅公二帖

趙鄧在當時以文翰齊名而鄧公二帖言必及趙氏今人略能弄筆墨遂有相輕之意有愧於前輩多多矣居魯篤學好古藏此豈亦有取於斯耶

跋祝生文藁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爲文成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異之因指文中難字以問無弗識者益奇之且料其他日必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昔歐陽文忠公著鳴蟬賦其子棐侍側不去公謂其後必能爲此賦棐竟以文名蓋人於事惟無所好好必成如生幼已知好加以靜嘿不露宜其成之至此也生嘗具書以雜詩文一卷投予予旣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李公復示此冊於是閱之則生之進於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跋韓文公廟碑

此東坡撰韓文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亾此作不隨生而亾語若不通然爲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扶雲漢作手決張企翱僉憲提學廣東寄予此本因志之

PL
2698
.W83
v.8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象後

吳中別有兩先生象視此差小艸廬類矣獨邵菴作黃冠短氅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目眚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寛旣嘗模得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於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槩而許之不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特刻之石而爲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

[seal]

爲衢守士弘之子攻書翰其所摹三刻幷諸題識用意精到與眞蹟不差毫髮可謂勞且能矣予旣喜坡公書得傳於世而德馨之勞且能者亦不欲泯其姓名而無傳因卽墨本題之以爲展玩者告若德馨之意則不圖乎此也

跋三楊遺墨

今世稱名臣必曰三楊葉文莊公因取其手墨聯屬爲卷蓋重其人也廬陵之書寬嘗閱其一二若建安南郡者乃始見之耳

跋林尚書葉侍郎尹尚書楊尚寶聯句

卷中聯句林葉楊三公皆巳下世今獨尹公在然其去位亦歲餘矣覽之可歎

題全冲堂記幷詩後

永樂間吾郡劉康民以醫徵至京師得從館閣諸老游一時文

詞大畧具此卷中而其名字邑里與夫官位出處又得學士曾
公武功徐公疏其後可按而知也康氏生六子其季爲季誠官
崇明醫學季誠生四子其仲爲延齡官太醫院能世其醫而保
此卷不失徐公云後二十年欲求諸老一字不可得公於諸老
爲後輩而没亦久其一字又可得耶因延齡示此既傷人物之
益謝而其從弟兵部郎中師正復爲予談其大父醫術之妙而
甘以士服終身又感世道之難復爲歎息而書之

跋趙文敏公手帖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
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已自宋亾而楊
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 國初者數人而不幸繫以法免葢又
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爲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

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撿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屢迫于虜宗室四散蒼黃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爲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八一軒詩後

太常卿瑞安任公以八一名軒蓋倣歐陽子六一云者然歐陽子所好者五物而以身老其間爲六一公則所好者八物而以意寓其間爲八一故六一者無物我之間八則皆物而我時取其一耳此其名若同而意則不同者噫琴奕壺酒之類物之微者也歐陽子渾然與之爲一其自待亦薄矣寓意於物而不留

意於物如蘇長公之言公其非玩物喪志歟公旣得致仕之請將歸其鄉益以道自樂超然物外於人者且無一取而況所謂六一云者耶

跋方正學壽樸堂文

吳江莫景周嘗從屯處得正學方先生所記其家壽樸堂文而或者疑非出於正學之手雖景周亦不能無疑也去歲予偶從金華王允達獲觀正學文抄而此作在焉允達之先忠文公與正學爲契舊所抄當得其眞因以告諸景周景周之疑一旦冰釋遂請予識于後其意葢欲予爲左證耳然彼云記而此云跋以文體觀之當以跋爲是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歐陽文忠公誌老蘇先生墓云葬于彭山之安鎭鄉可龍里今

坡公二帖云石頭堋頭墳塋豈可龍別名先世葬處平丹稜令陳明遠爲予言眉守許君數訪蘇氏遺蹟而不可得因以舊所臨二帖遺之俾執而往訪焉其或得之也

跋李提舉遺墨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蹟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爲賓之學士之族高祖也爲乞而歸之賓之既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爲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爲其後人者乎

題山行雜錄後

山水在天下如方巖之奇而名不著者蓋多有之鴈蕩則著矣

徃年文宗儒爲永嘉令得一游每誇於予予固不能無所羨也謝方石先生家居時嘗從其叔父寶慶公與其族人鄉友數輩兼游兩山窮極幽邃往返倡和詩遂成帙予讀之益羨無已竊有他日必游之誓然方石自言山多險絕處臨之使人甚恐衰年筋力度不能再到矣予家去山殊遠且與先生生同歲而加衰聞之興致索然又有西涯無復是夢之歎雖然吳江風利扁舟如飛決策一行夫誰我尼其相比近如天台武夷之勝將併游之其亦未可知也

題緦山雜詠後

方石先生讀書緦山之下凡一水石一亜鳥以至器物人事之類皆設爲題而成雜詠五十篇蓋其起居偃息無時而不在乎緦山也緦山初名杜而更之自先生始則以其地爲其先孝子

府君葬處而歲時聚宗族於斯因會總亭名而名之者也讀其詩玩其意以爲在乎區區水石蟲鳥事物之間者所知亦淺矣

跋魏元裕遺墨

宋魏文靖公有賜第在吳中後改建鶴山書院其詳見邵菴虞先生爲公曾孫起所著記書院東有讀易亭則公之次子靜齋嘗取公謫居渠陽時舊扁而名之之亭也其後人曰元裕者乃復葺治之此紙則其所求詩文事實也其稱先生念焉不知何人而元裕自稱玄孫殆起之子也百餘年來書院巋然猶存凡巡撫大臣行部至輒舍于是而亭則復圮獨有老屋數間而已比歲刑官從大臣于是治獄遂爲縲絏鞭笞之所吳人莫乎不知所謂讀易亭矣猶幸此紙爲魏文實氏家藏得以考見其地葢文獻足徵如此夫文實與元裕同出再萬之後其得失所係

可拘拘於楚人之說也乎觀者當自知之

跋金氏所藏詩畫

送行詩六首其人爲陳敬陸珽黃鉞唐鶴謝倫葉林上有小序不著姓名蓋六人之一也鉞復爲圖皆以贈金彥樞者彥樞崑山太倉人其曾孫祺祐竝游京師携以請題於予按詩序作于洪武辛未是時　朝廷方用重典予意人畏法不暇而序以爲與彥樞會于京師有詩酒之樂豈以敬等皆非知名之士得以隱于都市而事此耶然當是時雖耆老胥史皆以人材徵用況文藝之士如六人者耶夫六人者予既不知其終何如所知者獨彥樞傳其後今已三世祺善治生祐入太學更好學將出而仕矣蓋此雖微物而金氏文獻之足徵者在此後之人其尚永保之勿壞

跋趙松雪書紈扇賦

右趙松雪書紈扇賦當暑者誦之涼思颯然此卷觀楊文貞公題識初爲莘君所藏今歸吾鄉陳湖陸氏

跋碧落碑

趙明誠金石錄舊説謂李陽冰酷愛此碑自恨不如推擊之而缺以其言爲不然極是葢因碑有缺處故流俗附會之如此今吾子行所補豈正缺處耶此碑有别本見廣川書跋此本精妙爲初刻無疑刑部主事陳明之好古帖得此示予予於古文奇字不能識況此多變體非籍其旁釋文讀之幾不成句也

跋何翠谷藥案

仕者或與世齟齬志不得行而民不得被其惠往往隱於醫曰是亦足以行吾志惠吾民也雲間何翠谷先生故業儒嘗登鄉

舉將仕矣竟以醫老于里中其殆有見于此其子以仁能傳其術出其先人藥案一卷相示蓋其手筆也予不知醫獨愛其書之妙率易中深得晉唐人意態是可玩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刻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字畫纖細頗不類他刻蓋其石嵌壁間歲久爲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顧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搨而見贈惜乎紙墨不甚精耳

跋彌明詩刻

此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謁桂林堯君廟詩也與東坡夢游西峯詩共一石顧列其後或言石鼎聯句韓昌黎以軒轅彌明自寓其姓名觀此詩作于開元二年距聯句時蓋百年則昌黎且未

生是眞有其人矣昌黎以彌明年九十餘南軒張子考其歲以爲失實固是又謂其詩比聯句格力未老以爲少作亦以年歲推之也乎若好事者託爲彌明詩以神異其人則不可得而知也

跋漢晉逸士圖

此圖筆法之妙誠如石田所評然漢晉人物亦多矣若孟敏墮甑陶侃運甓之類使寫之豈不尤妙也乎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宋至元族人歲食其入　國初有犯法者田悉沒于官今所存義田皆非舊物特續置者耳成化間其族有舉進士京師者上疏乞復其田所司謝曰待子異日居當道自復之未晚吾不能也竟格不行今觀東陽路西陳平

仲復義莊事竊歎平仲之賢然亦幸其田不沒于官其勢爲易復也

題東行紀勝圖後

成化間仲山官工部治泉山東徧歷齊魯之郊公餘得覽觀古聖賢遺蹟而山水佳處亦皆有足蹟焉事竣歸見沈啓南隱君爲談其勝啓南遂寫成十圖其經營位置仲山之所指授也圖成示予因憶往歲自吳門上京師仲山候我于任城相與恭謁孔林途間度泗水望嶧山悉見題詠如岱嶽麟臺靈巖蒙嶺諸景皆在杳靄空曠間甚恨不得一至今觀此圖則皆得臥游矣而仲山今爲司馬屬雖坐治文書不出臺省然不若曩時驅馳登頓上下林壑雖勞而實樂觀此能無慨然于中乎

跋馬氏遺文卷

東陽馬氏族譜序之者撫州守馬文辟跋其後則自宋承旨以下凡十一人皆　國初名筆也歳久斷裂其裔孫逢原貢來京師始加裝飾而求李西涯學士題其首曰馬氏家寶世之爲寶者多矣而逢原所寶者在此逢原其馬氏之賢子孫哉

跋山谷草書

故太常卿崑山夏公所蓄書畫燬于火者數種此山谷草書詩卷盎出煨燼中者故其下竝缺一字公之子今大理寺副德聲以此爲先世物手補完之與眞蹟無異自是爲夏氏後人者尤宜寶藏不特爲古法書矣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　制策題

弘治庚戌　今上即位之三年也乃春三月朔率循舊典策士于　廷又明日傳臚揭榜而安福臣王奎得　賜同進士出

身　國朝重進士科奎出安福安福在大江之西士以治春秋名天下也是科者尤盛奎從後起其業益精一試禮部而名遂成可謂時之俊傑也已故事　廷對人　賜策問及對畢得自藏以爲榮奎於是仍加表飾而藏之愈謹意不自足復奉以示覓請識其下方敬諾之歎曰　朝廷待賢之禮有盛於進士科者乎夫士服韋布起艸茅一旦立于　殿陛之下得近　清光奉　大對何幸及此苟非其人固有過　闕門瞻望徘徊不可得而入者矣然士當　恩寵之下其初亦未有不感激者久則忘之者皆是奎爲是豈欲誇於里之人以爲榮且幸耶懸之堂壁顧諟不忘儼然如在當時凜然如處其地恍然如　渥恩之方被也則豈肯負其　君而不思報享其名而不圖稱者乎奎年甚富仕宦伊始其所樹立有不賴乎此弗信

跋文信公墨蹟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嬃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過淮　亂離歌六首　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日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淚下如雨其後日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眞切之情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徐妳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此卷初爲王淸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篋笥書翰叢積見此

紙損爛將裂以栻酒卮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爲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爲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

恭題糧長 敕諭

昔在 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饟所資擇產厚之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歲將征歛例赴 闕下面聽宣諭而還自鼎遷于北累朝恪遵其制率下敕詞于南京戶部人給一道此則長洲徐淵成化十三年所給者淵家世力田及爲郡縣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衆方賴之不幸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 敕惟謹寬伏讀一過大哉王言其意懇切固湯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而不及文耳蓋 高皇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爲善者凜然猶

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百言者已具世餘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税以食人者惟恐或後而　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　君訓戒之力也哉

跋沈石田畫冊

石田翁爲王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虫鳥無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時畫家可以及此者惟錢塘戴文進一人然文進之能止於畫耳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翁當獨步於今日也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以贍宗族其惠止於一家同時嘉魚李宗儒宗儀兄弟卽所居湖西特建義學則其惠不

止及于一家且延于鄰邑矣李氏自宋至元仕宦不絶入
國朝又大發于都御史田數年來承芳承恩承箕又竝以科第
顯爲義之報其遠如此今承芳官大理以義學爲先世事恨其
久廢與諸弟有志興復而力未足也過予談其事予甚嘉之因
謾書以記他日事成則學者之受惠而後人之食報其有窮已
耶弘治辛亥六月一日書

題陸㫤儀訓子帖後

㫤儀太常平日訓其子爰無所不至此又特書以授之者爰既
能受訓且保其先人手筆不忘可謂賢子矣於是㫤儀之沒三
年慨想哲人不可復見閲此爲之泫然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二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三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爲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于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巳久予始得展閲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朱公云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布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絶句

全卿侍御得此卷示予予初閲之以爲山谷書不知其出於滄浪翁也蓋翁晩寓蘇州其手蹟絶少雖予蘇人亦未嘗見其書也山谷與翁生同時蓋嘗師之故其書相類後特加工耳然翁

之妙處未可輕論所謂惟觀其深者知之

題倪雲林畫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益鴻飛冥冥不麗于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于亂定之後乃
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爲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崑山周寅之作八哀詩蓋擬杜子美以哀其鄉八賢者也八賢中予所識者憲副張公侍郎葉公及朱評事三人若憲使王公今秀水教諭成憲之祖予嘗表其墓者而盧太守殷教諭及孫刑部亦素聞其文行氣節者也所不知者呂沁水而已然列于諸公之間其爲人亦不待論矣即此可見崑山之多賢而況或

有所遺乎予於甯之亦未之識成憲携其詩來示并得其自序讀之知其向慕之高已超乎流俗豈特取其詞而已哉

跋楊文貞公并楊晞顔尚書遺墨後

寛㓜則聞兩楊先生寓武昌時所與共貧賤之事今觀文貞公手帖益信所傳之不妄若晞顔尚書則詩文數首亦出手書藹然有德者之言也噫世豈有文行若兩先生而長貧賤者乎王女于成是豈虚語吾黨安居厚奉而嬉游不學其終爲常人也宜哉寛生也後不及識文貞公昔居鄉里猶幸遇尚書于道時尚總角尚書年已八十餘猶下馬與揖其謙厚如此卷首有小象故獨知其似閱之不覺竦然起敬也吾鄉湯原靜舊藏此今傳其子曰忠忠以太學生游京師重其先人遺物出入必偕非但名賢詞翰可重而已

跋唐賢夜宴圖

唐賢夜宴不見載記畫者特意當時必有其事想象爲之耳此固不必深論獨太宗方在秦邸羅致人物極一時之盛至于王魏楚材後來復收用之其終成貞觀之治宜哉論者獨以敬宗何人亦從房杜之列夫開館置屬始皆以文學進彼能爲帝丘之對者徒以該博見取耳唐史序十八人者特殿其名意亦有在吾固有感乎世以文學進者不能皆賢其利口辨給能免乎邦家之禍也耶此卷爲翰林編修黃子敬所藏子敬志識甚正其亦有感於茲乎

跋徐仲山紀行詩

使勞事也古詩有豈不懷歸之語蓋使臣之意而其君能道之如此至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直形於言矣仲山武選有

冊封鄭藩之行往返餘三千里有所感遇嘿然成詩驛舍止宿輒索紙筆錄之當竆冬遠行衝犯霜雪勞亦甚矣而其意和平閒靜畧無怨懟文將出於四牡北山之上也乎

跋張氏尺牘

故元時宜興張氏自鶴溪而下累世好文雅多所交游其往還尺牘散落人家克溫以邑人故能聚成此卷亦愛慕前輩之意也張氏以爲吳縣尹者予嘗過吳中治平寺見小屛上刻其詩一首當時爲人所重如此壬子六月九日病中無聊爲書此于後

書拙脩菴記後

右拙脩菴記一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爲亡弟原暉作者菴在東莊續古堂後西偏拙脩云者葢取東坡先生和陶詩下士

曉聞道聊以拙自脩之語也記成于原暉亡後之一年又五年而允達亦不可作矣偶檢書得之益增悲痛蓋原暉平日謙抑好德之心於此可見而允達篤于孝友推以及我其情亦可識也因裱飾成卷冠以二李先生題字幷舊圖一紙姪奕既長知求其父遺事乃歸而俾藏之

題王荊公詩後

陳君堅遠舊嘗爲予言其先艾菴先生藏王荊公墨蹟亟欲見之而不可得頃其弟明遠始持來示覽之不類公書特其詩耳其詩今載集中題曰天童山溪作蓋天童浙東勝處公爲鄞令時所游行地也陳之先出宋相升之升之與公善復嘗共事後人自建寧徙鄞再徙南京至堅明兄弟並以科第發身通守湖湘間清才雅操有光祖德爲多夫先友不作而詞語若新故鄉

雖離而景物猶在是詩非秀國子孫藏之而誰耶

題米原暉邏釣圖

吳淞秋晚群漁集小舟捕魚淵中謂之起叢今觀史文鑒戶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予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為一一賦之

跋米原暉寓大姚村所書三詩

大姚在吳東四望皆水而有土隆然上有佛寺據之其旁多居民隱然聚落蓋江湖間一佳處也而陳氏實居其地為望族昔米元暉嘗過此手寫三詩而為沈右田所藏以王汝大理里中故物也因以歸之自宋紹興至今幾四百年不知流傳幾家而復歸其里人眞奇事也予憶舊訪王汝宅扁舟出沒巨浪間竟日始至自以其地幽僻過者殆少乃今得米氏則所以使前人

姓名不遂湮没而吾無羊叔子峴山之歎者非此詩也耶

跋原暉雲山圖

玉汝既得原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度見壁間雲山圖題曰作于大姬妹家顧而歎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度乃亦歸之玉汝因令其子鎡與詩蹟竝藏仍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吳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其事又益奇也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先生道學之妙皆傑出於百世之下者也世之論者謂其學不同此特因其議論之不合耳夫惟不合故各得發其所蘊而理愈明豈非後學之幸哉二先生竝稱于世其遺墨乃亦聯焉朱子書與黃商伯作于提舉鴻慶宮時正韓侂冑用事故有時論日變等語若陸子書則殘缺不完莫知所與主名獨其

語及晦翁者猶有寍波通守王君必充家藏二帖已又與其弟宜都令必愻謁選都下携以相示大賢君子之書豈區區所當題識亦可謂不知量者也

跋陳閎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爲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閎筆力令師之今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跋韓幹馬圖

韓幹畫馬之妙見於杜少陵之歌備矣所謂畫肉不畫骨觀於此圖尤信

跋石勒問道圖

畫譜載隋展子虔有石勒問道圖此幅殆倣之者劉後村以爲鄭夾漈家物今謙齋宮傳先生得之觀澄之禪定勒之作禮意

態各極其妙自是畫家絕品正不必究其事也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柳塘水漫群鳥翔集只尺中似來親人晉簡文帝云會心處不在遠其言妙矣

題劉松年三生圖

右三生圖趙松雪鑒爲劉松年筆其後題詠者二十人皆近代名僧蓋亦有慕於澤者歟

跋顏魯公祭文稿

祿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爲楊國忠所蔽無褒贈之典後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歷叙一門俱得蒙恩益公道終不

可泯如此公之書疏直清勁略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爲人實似之葢不待使李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跋孫過庭書譜

孫過庭書譜曾爲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卷今下卷已亾上卷亦不完然得其數字亦足以見古人用筆之妙況此爛然纍幅哉過庭書傳世者葢止此當永爲淶溪書堂之寶玩也

跋高閑艸書千文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益顯葢縑素易壞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又觀懷素自叙多援士大夫語可見閑之書亭特見此知書者必能鑒之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真蹟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

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宮傅謙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蓋非特重其書重其人爾

䟦黄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甚着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

䟦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唐人臨右軍三帖固不若張翼之亂真然松雪所補視唐人則如張芝之鴈行矣

䟦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松雪翁平生學書以羲獻為師故喜書其事其風度蓋亦類之

書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文君宗儒以名進士歷守永嘉博平政績聚著數為巡按憲臣

奏請旌異有　旨竟召入時同召者多得御史君政績出同輩上顧以南京太僕丞去士大夫爲不平者閧然而君談笑自如曰吾固宜爾也於是衆相與餞之有誦晉謝氏詩四句以似爲宗儒今日發者乃分韻爲詩贈之既成什矣後數年宗儒稱疾歸而予以制服家居適閱舊冊歎宗儒滯於僕丞蓄其才猷不獲展布必有任其咎者固吾黨之愧也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史氏在溧陽族舊且大永樂間仲川仲和兄弟作宜樂之堂一時人多題詠而梁用之先生寔爲之序後七十餘年仲和之孫戸部主事文鑑求其詩不可得幸序文在梁先生集中乃錄于卷而請士大夫補亡蓋文鑑之賢而史氏爲有後也予又聞文鑑云序中名常者嘗預修永樂大典時事竣當得太學生乃不

胥就竟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蓋其族之多賢久矣

跋顏魯公干祿字石刻

此顏魯公干祿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幅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彷彿者耶

跋秦氏科第錄

故舒城秦公子儀科第錄三冊其孫戶部侍郎崇化之所藏也公以洪武己卯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會試禮部再中遂登進士第凡試必有錄公家所藏者歲久皆不存及是戶部公以科

第繼起游仕于外從人訪得而謄寫之始復完其方公登第後初授興山知縣在　太宗朝滿考　命從給事中治事再署應天府事時　仁宗監國已知其名後公既擢刑部郎中尋以事謫衛輝適洪熙改元上輔政策二十五條悉見納已而有旨召用俄卒于道知公者益深惜之於是侍郎公以清才雅望佐掌邦計固其賢足以自致亦先世之所蘊而未發者有以遺之歟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黃間陳友諒來寇饒州州人胡振卿集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寇至竟死于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兵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於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爲其孤節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

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至今殆百四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盱江何公而下尚爲書其事不已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爲暴白于世也乎予因憶當時固有與其事類者蓋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爲首士誠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脫寅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楊椿獨挺身前向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瞋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覓見其尸既得遂自經死於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蔚實爲誄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蓋惟無後人如員外君之賢故耳此可歎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嘗託之文辭而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誄詞者故於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敢附書于後椿字子壽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爲宋少師棟之後平生多著述蓋文

士也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寛嘗閲耿氏家乘知其世序甚遠蓋自金歷元累葉仕宦雖不甚顯而未嘗棄儒爲業及　皇明有天下始定戸版耿氏猶以儒繫籍至科舉　詔下而盧氏教諭汝明先生遂登鄉試先生有四子其季事　英宗爲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清惠有三子其仲事　憲宗及　今上爲吏部尚書再世甲科顯庸于時清德雅望濟美不絶而耿氏遂爲海内仕宦家之冠噫盛矣於是吏部公檢諸故篋得其大父當時所給戸帖及鄉試公據曰此吾家故物不可棄也飾成鉅卷而謹藏之以寛在寮末公暇出以相示夫所謂戸帖　國初人家有之而公據則凡預鄉試者未必無也惟夫子孫賢雖世踰十紀而斷爛故物猶

相傳如新否則煌煌實墨玉軸牙籤往往有落于他人之家者然則此盈尺之紙豈獨考見耿氏之先而其後世之有人不於是而見乎耿氏初為鉅鹿大族後有諱昉者仕平定為宣武指揮因家焉及汝明先生官盧氏愛其風土而諸生感其德教且留居之故今又為盧氏人云

跋趙彝齋畫蘭蕙

趙彝齋為宋宗室畫名在前元雖不若松雪翁之盛然胸中自有九畹百畞幽姿秀色溢出腕指間亦無聲之楚騷也容軒隱君積學不仕蓋同宗之賢者其藏此卷固吾家舊物之可惜亦氣味相投而相好也耶

跋豳風圖

國初林子奐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于後學士解公又各疏

其大畧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于周處于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跋下蜀江山圖

此宋范寬畫下蜀江山圖也蓋川峽之間戈船雲梯捷渡仰攻旌旗若林飛鳥莫度所以模寫王全斌輩一時武功之盛大畧可見噫劒門天險古有是言然終不可恃而人得以取之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也歟

題白雲親墓圖

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 左都御史陳公孟王在永樂間以太醫院醫士居京師悲父母早亾南望吳門輙潸然流涕求得翰林王公汝嘉作白雲親墓圖記以自慰一時名公卿多爲之詩今八十餘年矣其曾孫鄉貢進士沐謹藏之而以示予蓋記所

稱太保公鎰時爲監察御史後長憲臺卒謚僖敏偉然爲時名臣聲望在中朝功業在西土爲吳中仕宦之冠然不知太保之孝實有以基之觀于此卷可以見矣後有著嘗諫議錄志程太師墓者其必有取于斯

跋林酒僊詩

酒僊名遇賢俗姓林在宋爲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僊此卷皆其所作詩也詩意有高絕處蓋寒山子之流當時張郎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亾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菴朱夫子亦賞之此酒僊之言所以不可廢也

跋宋仲溫草書

右索靖草書勢宋仲溫書蓋得其妙而無愧於靖者也今人或

肆安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眞蹟耳

跋原巳松軒賦

予舊見原巳製此賦自以爲未及古作者不即持出其慎重益如此夫今之文士才豪者固有之若詳密典重如原巳者吾未多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眞草千文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爲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爲 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待他人言哉此卷初爲臨海葉夷仲惠仲之 物今文太僕宗儒得之太僕之子辟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

予過西山道經王氏主人叔儀出楊眉菴春懷八詠示客盖眉菴與叔儀之先世曰允原在 國初同官并州書以遺之者也其詳見郡人馮之巖序文於是歎允原之後有人雖區區故物

猶保守不墜而先世因以考見于斯則此紙有益於王氏且多豈可以吟弄風月之蹟少哉

題鍾繇眞蹟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焦季直表又見其爲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眞蹟之存於世者僅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

跋大石聯句後

予與故李少卿諸公夜宿西山雲泉菴爲大石聯句偶寄一時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韜持以來見爲之愧歎韜云自公留題後菴名盛傳于時而游者不絕雖韜亦爲士大夫所禮噫韜言過矣大石吳中奇物也安能終晦使米南宮在且將束帶拜之若之見禮於人乃石之所波及也予安

能爲若輕重哉韜請書其語於後遂書之

跋滕用衡貞符頌

惟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初一新鴻業文物煥然四方以祥瑞來奏者不絕一時臣工頌聲交作所以述　朝廷之盛以傳播天下而聳動之也此則翰林待詔吳人滕用衡所獻禎符之詩三篇首騶虞次神龜次河清每篇八章章四句乃其手寫副本而正書篆隸皆具蓋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見也然吳中人特知其能書而已向非此卷其多藝之美幾沒之矣予友文太僕宗儒藏此使其子辟持以相示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皐之徒勃然而起於是麟馬寶鼎芝艸之類渢渢乎形於歌詠千載之下乃復見於　皇朝嗚呼其盛矣哉

題鄭氏所藏文移

元政既非群雄角逐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削平群雄以定
禍亂若浙東數郡先入版圖於是李曹公以　王室懿親尚冒
國姓特授同僉樞密院分守其地當是時兵戈擾攘日惟攻伐
之不暇而　詔書下播即以表揚孝義爲先務蓋與武王式閭
封墓之事同也此二紙爲浦江義門鄭氏蠲免徭役文移下之
郡縣者其族長允敬藏之甚謹使其諸孫鍃奉以見示夫蠲免
之典所以旌異鄭氏自宋元已然文移葢嘗及之然天下多事
廢政已多於此獨能舉而行之又與武王政由舊之事同也百
三十年來有司遵奉　朝廷之美意所以待乎鄭氏者愈久不
替使其族人得於承平之世粒食安居以享先世義聚之利可
不知所感激乎苟知之其亦益務爲義以圖報于下而已矣敬

觀之餘爲書其後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宋刑部侍郎司馬公伋出溫國文正公後此其遇郊祀恩獲贈其父禎誥也其裔孫福建副使垔保藏不失使其子公鞾持以示寬寬聞宋之南遷公實從行越之有司馬氏自公始葢四百年于此而此誥與其子孫竝存固溫國之德厚亦公有以保其族而延其嗣也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翁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輒談鬼怪之事以動之事窮或湊合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閶門陸汝器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艸木禽獸果蓏蔬菜無所不備然汝器淳實人也於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

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天順八年有　詔天下凡致仕官廉貧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五石以資養贍蓋曠世之恩典也今貴州按察副使陳君粹之自弘治初即退居于蘇太守史侯以君爲人適與　詔旨合特上其事于巡按御史吴君報使舉行此其當時文移於是
朝廷之厚恩有司之美意具於尺紙之間其事甚盛傳之陳氏子孫則前人之清節雖百世之遠因以見之然予竊有感歎者蓋君初自臬司歸考其年法不應致仕夫不使之食祿于官顧使之給米于家將必有任其咎者矣

跋華栖碧居手帖

此無錫華栖碧先生與吾鄉陳叔方先生手帖也叔方名植號

愼獨在元季與栖碧俱以隱節文藝相契合故敘其過從之情然其意特在旌表事蓋栖碧有母陳氏守節欲援例舉行耳此帖百餘年流落人家其七世孫嘗購得之故家文獻此又其足徵者乎

跋尤牧菴遺墨

右尤牧菴先生雜詩文幷簡札共一冊先生生元末仕于國初爲湖廣布政司經歷少則師事陳敬初內史妙於詞翰而文名在吳中尚晦非其子孫之賢保護此冊傳之至今安能使人知其名哉先生之曾孫曰公厚以鉛山知縣致仕家居使其子樾持此相示歎吳中前輩文學如先生者亦幾失之則無遺蹟可考者失之多矣此又可見鄉邦文士之盛也

跋楊文貞公與尤參議詩札

故江西參議尤公從其父牧菴先生宦游武昌時適廬陵楊文貞公流寓其地相好甚厚也及文貞旣貴而尤公亦從鄉校起爲部官至佐藩省所得文貞手墨最多其存者僅止此耳夫二公以貧賤之交相輔以道義相資以文學自少壯至於白首交好不改視今世反覆小人何如哉展覩之餘爲之敬歎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當宋被金虜之廹士大夫多死於難者此則龍游徐徽言之死而人哀之之詩也其後又有吳正傳先生跋語益可寶重徽言在南渡後賜謚忠壯其死事載宋史忠義傳未暇考也

跋倪雲林詩

雲林徵君以雅潔爲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藏弆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厠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郄惟高者

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右溧陽史氏家藏公劄八紙其一曰修者宋建炎初轉保義郎所給其七曰仁遂文德仁壽元至元間充安撫司提領及權縣尹與隨軍議事所給也史之先當漢世祖中興有曰崇者佐命有功封于溧陽既卒廟食其地至今千五百年子孫散居邑中不可勝數其出而仕者既皆見於譜牒此特近代公劄之僅存者及入　國朝益以科第發身予所知者戶部主事學進士後二人後觀政戶部以公事過吳中持此八紙見示竊歎漢之功臣如鄧禹之不妄殺子孫雖顯于當時然今亦無聞焉崇之功

固不若禹之盛必其有德於人者不淺不然何其嗣續之繁仕宦之多至於久而不絕哉故因題此以推本其先世俾史氏子孫無忝其祖德而益紹之云

題陳僖敏公印象

故少保僖敏陳公在正統景泰間以都憲巡撫陝西惠政甚著西人感之稱爲黑鬍爺爺至刻印其象家事之飲食必祝益予少聞其事如此有傳其象至吳中者公之姪孫貢士沐得之以示予始信其然感歎不已爲題其下以識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志銘

元故將仕鄒公墓志銘實趙集賢子昂撰又其親書于石者也聞之此石嘗沉于水後始出之復樹于墓固將仕之潛德當顯亦集賢之書豈不可泯沒耳將仕裔孫永章重其家故物以搨本

見示蓋鄒氏文獻有足徵者其在於此集賢平日石刻甚多然爲人書碑碣亦少非將仕爲人之賢何以得之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錢氏以小兒醫稱于吳中久矣往時伯常先生被召入太醫院典御藥其術既數有驗遂授御醫進院判當其退自內直士大夫迎治嬰孺疾者戶外僕馬不絕先生不間遠近皆赴往往入夜始歸此卷皆當時所與手帖也自劉文安公而下凡數十紙大率言醫事者此可以觀錢氏之醫也於是先生下世幾二十年其子汝礪親傳術業益妙保守此卷不敢失墜他日踵門見示爲書其後以識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右范文正公爲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眞蹟道服之制不可考

許公爲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䘮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爲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暨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爲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于文正尺牘中寬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眞蹟哉然二帖不藏于尹氏復歸于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

跋范忠宣公誥

在宋父子顯于朝者稱韓呂二家然豈若范氏之盛哉此誥乃忠宣公拜僕射時所受其詞又出蘇次公足以達爰立之意圓吉主奉出示敬書其後

跋范氏所藏唐誥

文正公云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今觀柱國隋此誥在唐咸通二年所受至文正公時葢二百年矣其本原深厚如此後復四百六十餘年而此誥藏于范氏無恙文獻足徵豈特有國者爲然哉

書俞烈婦事

吳學生顧春以好學成疾疾亟與其父惟寅訣別其妻俞氏悲痛誓不二志及春未死以指抉其目睛不得脫則引刀刺之其姑適見之急奪其刀而一目已傷無所見也春既死縣令鄺君聞而嘉之遣人遺之布粟以慰之文宗儒太僕俞之舅氏也悲春早世賦詩哀之因以著俞氏之節俞氏之父濟伯和之士林爭和之葢人心之不能自已者也今之制婦人前三十歲守節

至後五十始獲旌表以其志久而不渝其節乃堅故也如俞氏之節以死自誓顧未可死耳當其勇決於頃刻之時已有百年之志彼渝與堅豈足為俞氏論哉俞氏有二男女纔數歲遺腹一男亦數月矣因覽是卷為書此于首人心之不能自已于獨不然乎

題雪洲卷後

江陰夏叔度先生自號雪洲隱居田里行義好文所與交皆一時名士予所知者若倪雲林王光菴輩是也其生當 國初用重典之日雲林光菴皆為自全之計而雪洲處之自若亦以壽終今其子孫益久而盛江南人所稱習禮夏氏也予方北上其玄孫從壽以都水主事分司徐州持雪洲卷求題卷中有說有詩有賦而篆其首者為翰林待詔滕用衡圖之者為中書舍人

王孟端也二公亦所謂一時名士而與雪洲交者也都水以先世遺墨甚多後悉散失以所藏僅此爲恨然後人能繼儒業且登甲科官郎署有光于先世已多豈以遺墨爲哉顧其孝思惓惓在此其亦益訪求之乎何時得盡覽之耶

跋甲秀堂帖

此甲秀堂帖也舊刻于廬山陳氏内有周石鼓文譜秦泰山詔譜幷權銘量銘漢鄧隲討羌竹簡隋煬帝序曹子建帖晉王右軍荀侯帖唐歐陽率更顔魯公倣右軍帖魯公祭稿懷索帖李太白醉稿白文公詩宋司馬文正公銘蘇東坡手簡黃山谷詩諸刻予少時藏此一日劉廷美僉憲過予家見之借去後劉公沒從其家索之不可得蓋其三子異居裂而分之矣弘治丙辰予居家三子始各持還仍合于一其刻舊亦不完而后亡且久

予故尤惜之耳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右張南軒朱晦菴二先生手帖南軒所與益曾褒父而晦菴所稱曾君恐亦褒父耳二先生生同時學同道其筆翰在天下後世人皆重之亦以類相從也固宜義烏王氏藏此已久亡友允達舊嘗示予今傳其子俯俯尚謹藏之哉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右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著也議者以其間頗有臧否之論其子孫固在不當傳出於是公之子始秘之則已為湖廣刻本而都下家有之矣顧其本模寫無法提行過多讀者厭之近世紀載家幾絕幸文莊為此足以考見時事因録本稍便觀覽不忍棄去惟多譌字雖加校正不能免耳

跋李氏宋敕

右宋吏部侍郎李公琳爲左朝請郎大夫台州崇道觀時轉於朝奉大夫敕一道葢以年勞受也又敕一道則公自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以病謝事特授左中大夫令致仕而去者噫宋之待士於是爲至矣公既没孫柯復以遺表恩澤授官其告身具在有足徵者公之十一世孫庶字舜明業儒不仕爲無錫士林之望保藏故物歲久益謹葢四百餘年而書種不斷可謂難得者也

題奐兒所藏王守溪詩槀後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黃山谷謂陶氏諸子豈眞不好紙筆者淵明特戲言耳奐兒得王守溪學士詩槀餙爲卷藏之惟謹噫奐兒豈眞好紙筆者耶戊午季冬二十一

日承天門聽　恩詔還遂喜而識之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漢鬱林太守吳郡陸公績故居在郡城婁門内即今寶光寺是也寺興廢不可考　國朝永樂間重建學士廬陵曾公從住持大馨之請爲紀其事碑既刻而燬往歲予家居今住持文奎檢篋中得眞蹟見示則出程中書南雲隸書固無恙也予以陸公淸節既可崇重而其文其書亦不可泯没者奎公欣然買石遂復刻之乃以書來仍請書其故于後夫吳之佛寺無慮數百區往往富貴之人求福田利益捨宅爲之未有出於前賢故居如寶光者如記中謂陸公亦有捨宅之説豈公没後子孫爲之耶否則吳人慕其德相與尸而祝之于此以成之耶奎公以謹慤爲衆推主茲寺方務修葺豈惟闡佛之教亦惟慕公之德而爲

此舉其爲人亦可嘉已枋公自海外歸以巨石壓舟後寺稍從而西石委弃民家殆百餘年今移置城中察院之側名之曰廉石因併書于此使後人有所考云弘治十二年七月四日

跋葉文莊公手簡

故浙江參政崑山陸君文量端雅好學尤善吏事最爲葉文莊公知愛非特鄉里之故而已右手簡十紙乃公平日遺文量者其子伸藏之甚謹頃來試禮部畢奉以示予噫今仕宦之孫於先世遺墨委棄塵埃中往往用以裹物拭案畧不知惜予所見者亦多觀于此其爲人之賢否何如耶四月五日

恭題院使王玉被賜藥方後

欽惟 皇上當 聖政之暇游心文藝嘗徧閱 聖祖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所修永樂大典擇醫方之良者以太醫院使

臣王玉精於其術　親御翰墨特俾左右持　賜之玉既拜受不勝榮幸裝潢成冊將傳之子孫永爲家寶以臣寬在侍從之列謹奉以示期以蕪詞表揚寵遇之萬一臣寬仰而歎曰仁哉
聖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可以守位曰仁蓋仁之爲道愛人而已矣愛人者視天下之人癢苛疾痛皆切於身惟欲去其所苦以竝生於世焉耳故世之爲術者亦多惟醫稱爲仁術其良方載之大典實多顧大典爲書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而見其分門別類包羅古今無所不備　皇上不以他所載者書而獨書乎此以爲醫家之　賜豈非欲廣仁術於天下而欲人皆躋於壽域以竝生於世也歟臣寬愚昧寡學竊窺　聖心之所在謹識于後豈特表揚玉之寵遇而已若夫　宸翰珠圓玉潔動合規

矩深得天縱之妙此又不暇贊述者王被　賜在弘治丁巳八月後二年己未六月十二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吳寬拜手稽首謹識

恭題醫士陳寵被　賜藥方後

太醫院之設其下有醫士常數百人而得入　御藥房供事者纔數人而已蓋居　禁中典　御藥必其人藝術精良性行醇謹者始預冠帶醫士臣陳寵既在選中乃弘治己未五月

皇上出用藥二奇方識以　御寶而賜之此又數人者之所少有而寵之所獨得者也寵感激無已飾為巨卷奉以見示惟寵之先專門小兒醫擅名吳中者累世矣至其父公賢始獲召用于　朝後任御醫秩滿懇以老疾請蒙擢院判致仕還家寵早承醫業深得其妙旦暮出入小心恭謹　皇上念其勤勞錄

其功績又重其世賢之子乃有此　賜是雖出於　特恩而非有所私於寵也寵於二方既珍藏之以圖報榮遇之不偶其亦廣傳之以推播　恩澤於無窮云

恭題尚書屠公被　賜朝覲官　敕文後

弘治十二年天下藩臬及郡縣長吏下至裔夷胥史例　朝于京師乃正月朔旦　天子御　奉天殿受朝畢明日諸司咸集吏部太子太傅臣滽侍郎臣寬臣民悅偕都察院大臣公行考察而黜其不職者什一二皆所以遵奉舊章也已而其人得不黜者刑官若臺諫復露章劾奏　天子以既去其泰甚悉有使圖後効比其還任仍賜之敕以戒諭之其人既皆拜受而臣滽等三人人亦被　賜一通焉蓋凡　敕詞所以為戒諭者諄切簡要其人遵行即良違即否居銓曹者他日特執此明試

而省成耳大哉王言治道攸繫如臣至愚亦知所以從事矣於是臣濂以　璽書當謹藏綴以素楮俾識其由臣寬幸從銓曹後獲躬逢其盛顧所被　賜者亦爛然在室時出而拜觀之尚相與欽承于下以無忘　天子惓惓進賢圖治之意云是歲

二月十八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寬拜手稽首敬書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五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南園俞氏在蘇學之西予少數過之主人嗣之輒出其家遺墨欵客時嗣之甚貧已斥賣供衣食費久之吳下人家多得之此冊則其先墓志銘傳幷雜文及錄本而進士都元敬所得者元敬重儒家故物裝飾保藏可謂託得其人矣惟俞氏自宋以來仕不甚顯至石澗先生益著書樂道再世爲立菴先生開門授徒尤有學行　國初嘗爲都邑令予嘗聞嗣之言先祖以憂制還惟一獘篋家人啓之得布褁物甚重意其俸貲也視之乃官上一斫柴斧耳其清操如此故其所遺圖書之外絕無他物子孫貧乏亦其勢然往歲予再經南園則其居已屬他姓悉犁爲

菜圃矣嗣之有子曰元直無妻子且入存䘏院嗚呼世儒之家乃至此哉斯理之不可曉者因覽此冊聊書之以識感歎

題解學士墨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爲首此冊眞行草小楷皆具而紙墨並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爲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爲吾鄉薛朝英得之朝英保愛甚其亦識公之意者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予昔過淩鴻臚季行爲書此卷季行既沒無子書畫散失後二十年有持此卷過市中求售者東巷葉惟立見而購之葢惟立爲童子時嘗師事季行今六十年矣猶念其師故物藏弆惟謹其意可謂厚矣以予手書持來相示予憶過季行時季行出家

釀飲予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故握筆狂放不復成字覽之可笑又憶是日陳玉汝周原已皆在從旁助勢不覺滿卷今玉汝僉都南臺原已下世亦久而予且老歸然尚存是可慨也季行諱遠號近菴海虞人清懶窩則寓居都下之軒名也

恭題　累朝恩命錄後

吏部左侍郎林公輯其家自正統以來五十餘年所受　敕六誥十一總爲一編名　累朝恩命錄以寛厚有契義奉刻本見示俾題其後惟林爲閩中著姓歷世既遠族屬滋盛其尤盛者則莫若公之派也蓋聞其先數世以長厚之德洽于鄉里始發于瑞州府君府君以循良之政被于郡縣再發于公是以恩命渙頒既及其身又及其先世君子以　朝廷與之爲非濫而林氏受之爲非倖可謂　上下交得者也若公爲人德學純

懿士論推先達于　宸衷遂由師儒之長特擢銓衡之佐寵用之秩方加未已其　恩命所及豈止一世二世將上及于三世乃已則此錄殆其權輿也乎公有數子其伯庭桂登鄉貢進士不幸早世其仲庭榻繼擢甲科能濟世美列官庫部修謹舉職恩命所受當續刻之併爲林氏盛事云

題紹興瑞應圖後

嗚呼宋至中世其遭外侮甚矣幸而垂亡之際高宗嗣位以少延國祚不然被髮左衽中國皆其人矣蓋召禍出於人其終不至於絕者天也謂高宗無功於宋人誰信之然而國土日蹙偏安一隅卒不能復祖宗舊物謂高宗有功於宋又誰信之吾嘗竊論其事高宗爲諸王時豈有意於神器一旦禍變忽生爲群臣推奉得非所有出於望外故和議易成而忠言難進中興之

功卒視漢世祖愧焉陸全卿侍御以家藏瑞應圖見示覽之信其事之出於天也葢自古帝王受命必有禎祥固不必怪此必高宗禪位後畫史追述其事寫此所謂出於天者若其出於人者則見於史傳人其肯寫之乎圖有十二各有贊詞不知作于何人獨其畫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畫者必能辨之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　制策題後

舒城秦公爲戶部侍郎時以先大父郎中府君在洪武末科第錄三冊見示旣爲題其後今復見公天順初繼登進士所受制策題并所對策一卷而以錫宴歸第圖繫焉噫百年來祖孫二世以甲科相承仕宦不絕而公又以清名雅操際遇　明時比歲改吏部再拜南京吏部尚書有光于前人多矣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兩至宜興與克温翰林謀游張公洞輙為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願始遂因作圖而繫詩于後更為序引述其勝殊備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葢雖未及游而茲洞已在吾目中矣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周氏居吳城東委巷中予少嘗過之門徑清雅竹樹幽茂如山林間主人導予登堂葢其家先祠也其扁曰崇本則以其先出道國元公祀以為始祖而名也堂有記刻石讀之則故吏部尚書王文端公所作也惟宋道學之盛實自元公始然自營道望吳中不啻數千里何意大賢君子乃獨傳其一派于東南豈非吳中之幸哉自武功以來子孫世以儒官相承予嘗識其一二頃以堂記錄本寄示再為讀之慨然有感噫此吳中文獻之可

徵者也其敢不書

跋宋賢四帖

右手帖四首富文忠公弼次李莊簡公光次樓宣獻公鑰而大慧杲禪師亦以宋人附焉文忠相業盛矣而元劉仁本已有跋語莊簡宣獻皆南渡以後人望也大慧雖緇流然嘗忤秦檜被謫亦僧中之英乎毛憲清修撰持其鄉人所藏此卷見示聊記之

跋宋賢五帖

宋名賢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蹟也太宰林公俾寬鑒之謹記其後

跋宋賢三帖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

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覲字惟顒者既取刻本翻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顒於先世亦可謂盡心矣

跋王氏所藏宋敕二通

惟顒家藏先世宋敕四通予嘗悉題其後顧其文多殘缺蓋歲久之理當然也此敕爲淳熙九年其先曰大本者充兩浙參議贈其父中大夫者而殘缺益甚然寸縑一字他人視之不足重在王氏爲至寶矣此敕前曰董克忠等五人擬官後曰仰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蓋大本府君所受敕也或以其旁有妻安人陸氏語遂以爲陸氏所受誤矣陸氏下有狀字豈大本以公事出因其妻告求據而行者耶

跋戶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今年夏大臣一日致仕者四人而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亦與焉 命下之後仍加公太子太保以榮之此則中貴人傳旨而本部移公之文也公既歸太原其子兵部主事曾謹錄移文飾爲軸懸之以侈 上恩謂予與其父久有僚契特奉以示益公之去 上不特加之官而已 陛辭之日復 賜之敕以行凡所以爲 恩典者皆與他同可謂盛矣然自公致仕一時留公者奏疏交上殆數十人至今口語猶籍籍未已上念公久勞竟不忍留則所以爲物議者獨不與他同其亦可謂盛矣予既無力留公敢因曾之請敬書于下特識感歎羡慕之意以復之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弘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京國子祭酒一

時已爲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蹟總山中著書自樂絕仕進意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　上深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　命始勉就道旣至諸生皆以爲得師而士大夫則賀　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咨文三通其弟業從之來取其詞剪貼成卷持以相示寛覽之非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　上之得賢能用而式克欽承之意又於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咨文者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寛押字蓋寛時佐吏部也

跋王右軍眞蹟

趙光禄家藏二王眞蹟予欲借觀已久壬戌四月九日濟之攜過園居時急雨初霽新暑倏然相與閱之眞一快也

跋王獻之眞蹟

米姓晉唐法書眞蹟秘玩目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爲實晉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况其精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眞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

跋李貞伯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最喜交游然非其人輒怒見顏色不與接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今孫太常志同者葢非志同契合之厚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爲人雖貞伯没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

題東莊記石刻後

先侍郎府君治東莊時吾弟原輝實往助之府君既不幸即世而原輝繼亡亦幸有子奕稍長能守舊業以今宮保長沙李公

所作記書屛間歲久漫滅請其友文徵明爲隸古刻石以傳永久其於先志可謂能繼矣葢府君之治玆莊固思續古之人然陶靖節不求自安之意至老不衰若原輝所以結屋種樹勤力于此又豈李衛公愛惜艸木以供玩好者耶凡爲吳氏子孫皆當知之石刻成書其後以示壬戌五月十六日

跋鮮于困學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輙歎其妙若此篇槩亦可見葢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樞也都憲顧公示此因以諗之

跋盧彥昭遺墨

右紈扇絕句一首海虞盧彥昭題贈其鄉顧立中者彥昭在元

季嘗從楊鐵崖游故其詞翰皆清雅可愛然生值兵亂更其家後遭多難遺墨散落幸立中家藏此因歸其曾孫用才用才傳其子志盧氏世業醫至志業益精志字宗尹以醫士選入御藥房供事讀書好文不獨以醫名蓋其先世所從來者遠矣予老多病藉宗尹旦夕療治旣感之他日宗尹攜此見示裝池甚謹又見其於舊物知所保重尤賢之遂爲題此以識豈惟使盧氏子孫知有先世而已且使邑人知有前輩其詩後題曰絲桐老人者蓋彥昭自號也

題石勒問道圖

石勒嘗以漢世祖自許其英傑可想彼佛圖澄一胡僧耳見之爲禮如此何其早抑之甚也豈澄之術眞足以動之歟然澄能起其子之死不能救其國之亾其術果可貴乎此圖寫勒問道

能畫且能知繪事者當以為工雖勿論其章可也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小簡

論書者謂欲人品高嘗以是驗之可信故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松江人也在永樂初即以善書際遇　文皇歷事　累朝寵眷益盛一時館閣諸老若三楊公文簡黃公文靖金公學士曾公由公皆世所謂名臣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公之書法固妙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公有弟曰民望亦以書至大理少卿子藻爲中書舍人至是公沒既久　今皇上愛慕公書詢其家得公玄孫世隆特授以官如藻俾司制敕如公益古今以書被寵眷者莫有盛於沈氏者也世隆去公四世能保守舊物嘗以諸老手帖數幅裝池見示竊歎區區片紙不滿數字而前人清風藹然猶存然則世隆欲傳家學其亦謹於人品之間益思繼

其祖德也哉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華亭陸悅道以醫名于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觀宋潛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爲不受官蒙賜號處士而歸蓋其高致如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來能世其業至于今又得文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爲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跋張東海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暹得之成卷公之子時行黄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蓋公寓而未發者予欲取之因感楚弓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之

跋芸窗父師集

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爲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令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葢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爲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

跋宋潛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太史宋先生所著義門鄭濂名解嘗見于潛溪集中此則太史手筆也太史之學其該博不必論其書亦淸古有法若其後跋語數篇與所附名說皆諸賢親書亦未嘗一筆放恣覽之益增吾黨之愧

跋宋方二公墨蹟

宋仲珩舍人方希直侍講同生　國初其書與詩皆世所貴重者也惟立吏部得其手蹟而聯爲卷藏之豈非哀其先後以死有慨于中耶希直尤爲人取諱言故其名氏遂被剷去然甫百年則其長篇鉅什已題刻于世而家有之矣

跋趙仲穆馬圖

予嘗觀唐陳閎馬圖歎其精絕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眞能繼之至于胡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于雲滿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爲文侍御宗嚴得之蓋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予方病齒臥陳太僕明之使小僮持畫卷入迫觀之就枕展尺許即知爲宋人筆不覺蹶然起稱賞至圖窮未已蓋宋江貫道所作曾入元御府柯博士敬仲所鑒定者也貫道之筆少見況其後有葉石林陳簡齋林希逸諸公題識益可貴重明之好古博雅此卷得所歸矣

書韋齋先生集後

朱子受學實出其父韋齋先生之命嘗歎韋齋臨絕之時知所以教子如此然無以考韋齋之學何如也前吳令鄺君既刻此編寄予始知朱子之所以爲大儒者得於家學爲多蓋遺書沾溉既足以成乎內而延平諸先生之教特助乎外耳然則欲知朱學之源流者此編當與晦菴集並傳于世可也癸亥十二月七日書

跋朱文公三帖

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初提舉浙東力論台守唐仲友不職朝廷雖從其言寔忤時宰陰庇仲友之意自是先生遂歸且乞奉祠僞學之論遂起而先生棄于時者數年此三帖葢皆與越中陸放翁者首在官時所發其二則既歸後發者爲宮諭靳君充道所藏惟先生書札在集中者最多無非論治道講理學之語若此類固不得而備載也然所謂杜門讀書畢此數年爲上策自餘眞可付一大笑等語讀之亦可以觀世道矣

跋明皇講易圖

錢舜舉舊作明皇講易圖爲建安楊文敏公家物公與盧陵南郡二楊公俱有詩此則臨本也葢公之曾孫今考功郎中旦追念故物不可見使繪士爲之者而其詩仍錄于後於先世一物

之微能不忘如此考功所以卓然有美譽于時而無忝於前人也歟

跋顔氏家廟碑

此唐顔氏家廟碑爲魯公眞卿撰幷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孔延襲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陜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葢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完物乎況此額爲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絶何可缺耶

跋元人墨蹟

元人自趙魏公而下書簡幷詩凡若干幅皆眞蹟而魏公夫人管氏一簡在焉自古婦人之書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者此幅

雖不逮然亦可謂難得也已

跋劉寵一錢圖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劉寵之受一錢其平易之政可以想見若時苗留犢則清而激矣然今仕者盍有留犢之心雖一錢不受可也吏部郎中東河劉君博之出爲河南參政以所藏趙千里此圖相示博之向慕前賢其爲政必知所慎矣

跋張檮寮墨蹟

檮寮在宋書名甚盛然好用禿筆作大字遂爲後來醜怪惡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強效之其弊至于縛艸如帚以燥爲工是眞所謂醜怪者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正月朔三日甲午門生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前國子祭酒方菴先生陳公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於斯文章足以傳來世議論足以動當時節行足以爲流俗之表學術足以爲後生之資凡先生之所以自立者固無容議而爲一小人之中傷不待終日而足以去之葢論先生者天下之公而去先生者一人之私嗚呼先生自信太過自負太奇寧墮乎人之計不愧乎天之知豈同舍亾金之難辨將遠附乎漢之不疑徒使學士大夫門生故友稱先生之寃者扼腕歎息至于泣下之漣洏寛昔童年登門求師孺子可教以

扑以麾逮赴試於禮部擬卒業於經帷夫何寛之不幸而先生殃禍之是罹俄除名於仕版旋託體於靈輀既驚而定有哭以悲幸舊學之未忘偶不棄於有司及 大廷之對策何
天子之寵綏原寛之所以致此非先生之教而爲誰臥龍之山卜葬有期考平生之事行在墓道之當碑將乞文於知者維劉
太常直筆之可垂亦有文藁其光陸離行刻木以傳世維丘刺史精擇而無遺夫先生之爲人固不待二者而顯然非是無以慰吾黨之思其餘不可以多及視寛之力所能者而即爲緘詞遠奠薦此一卮嗚呼哀哉

祭葉侍郎文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六月二十五日戊寅翰林修撰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葉先生

文莊葉公之靈而言曰嗚呼公乎　國之名臣鄉之老師今則
云亡還葬有期我有哀誄假此陳詞惟公蚤歲聰明內閑坦坦
施施莫測其際人或無知謂公不慧既入鄉校乃登賢科操筆
爲文勢如懸河出其端緒所蓄則多歲在己巳龍輿北狩給事
禁中公也畫後事宜可行章疏即奏凡所建白人謂何驟公曰
國事臣子之疚卒却彊虜都城如舊軍興告病出參陝政克贍
邊儲士卒用命朝議偉之尋徵入之中臺有法付公執之徭獞
跳梁輟公南行挾我藥物救彼殺傷自掩功能潛走猘狂嶺外
單車漢之祝良徭獞既懷惟此玁狁逐北之餘伺我蠢蠢有城
有堡有庾有囷上谷之郊制禦斯盡北門鎖鑰宋之寇準公雖
勞矣未可丐閑六卿之亞召公而還以典三禮以統百官在
帝左右大袍高冠議論從容有關彌逢　國有外事亦復勞公

黜涉南甸相視西戎嗚呼公乎貴顯莫逾耀然一儒如齊晏子不見有餘門無過謁家無蓄儲惟其好義振窮恤孤寤寐鄉賢希文爲徒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芒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考以研碑文碣銘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嗚呼公乎學識之長才德餘事有如不亾未見其止　累朝眷顧寵遇寔隆沒也訃聞震悼
宸衷　賜謚易名以示優崇生榮死哀　恩被始終凡民有喪匍匐酸辛有如我公豈曰凡民鄉之老師國之名臣一觴跽進鑒于斯文

祭褚御史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癸卯朔越二十七日己巳友人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監察御史褚君昌胤

之靈曰嗟嗟昌胤蚤登賢科名顯于世矣而出宰大邑遽當乎長民之寄及擢憲臺身顯乎位矣而廵歷數州適兼乎校人之事安不足以酬勞樂不足以償畏此固盡瘁事國者不以為意也今則一病浹旬醫莫為投舍館方遷遽焉永弃氣將絕而復噓目不瞑而若視則亦以言為責者未得遂其志也客囊蕭條歛含無備僮僕扶棺哭殯于次雖行道者惻然況乎鄉里知舊不為之灑淚哉所幸不亡君尚多嗣樹立而興其後可冀且薄奠而寫哀託微詞以為誄

祭蔣元用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六月十日丁未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樂亭令蔣君元用之靈嗟嗟元用器局淵宏渺乎其際群居嬉嬉莫見明斁然而伸紙疾書滔滔不

滯出其緒餘遂取科第場屋之間固已服其文藝至於小試治才寛而有制事既克集民不告厲則田野之内又皆沾其德惠也嗟嗟元用有胡質之清夫既常畏人知有陽城之勞而獨不爲身計致一疾之久纏踰千年而長逝慨禄養之不終况　恩封之如創故雖死而不瞑豈戀戀於斯世嗟嗟元用遺腹有子甚秀而慧毋氏鞠之後尚可繼親老而能慰者在斯想其方長號而忽收淚也返葬于鄉冒暑迢遞何以寓哀致此薄奠

祭賀其榮文

維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丁亥翰林院修撰吳寛謹以清酌庶羞祭于亾友解元賀君曰吳下之別忽經五年春試有期君來必先謂當一見握手驩然豈意解裝病已久纏館我半月寡笑與言及此來利名所牽吾父且老可緩一官今

既病甚命也在天奉身還家俟病稍痊終隱不出薄置田園吾時語君君尚南旋仕路信勞拙性不便後當相從南陌東阡顧此數語天胡天憐人願竟乖遂隔九泉嗟君待我師友之間死於我殯中情乃安或者不察驚歎而傳維昨禮闈吾濫預焉拆卷塡名實多省元使君不死孰後孰先袍笏滿街簫鼓喧闐乃有喪車蕭然道邊孤懷感傷出涕漣漣扶護維兄步有吳船還葬于吳水道可沿剛正而文直亮而賢其人如存有棺未還今也則亡舍館實捐觴豆在案往矣勿遺

祭李士英文

維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丁未友人安福劉震長洲吳寬致奠于翰林編修李君之靈昨者柩還城南吾二人適入試院不獲一送甚戀戀也今既事畢而出佛寺蕭然猶及奔走而遺奠

也夫送死有奠送生有餞餞者有時而還奠者無時而見也嗚呼悲哉凡君之葬有志有表庶幾平生可以爲傳也然則區區觴豆之意特寓乎知死之哀而不必其言之羨也嗚呼悲哉

祭亾弟原輝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兄右春坊右諭德寬遣姪奎且清酌庶羞祭于亾弟原輝之靈曰去歲九月送子于郊孰謂此別永不相見聞訃以來悲痛無已親友勸說豈能釋然子有厚德鄉黨所知知之尤深宜莫如我當壽而天則莫知焉我仕于　朝一紀餘矣不墜家業以有子在今復何恃實懸我心子幸有男秀而可教議婚于朱其事已成日用之計周甥是倚撫教之恩諒不肯負因此薄奠畧陳數言中懷萬端豈能盡述惟昔長兄不及中壽豈意至于又損數年顧影

子然我獨尚在勢孤力寡生世幾時雖欲不悲亦不可得抱病來省子情已盡我繫于官獨何爲情子病在身勸子少飲今則已矣盡此一酌嗚呼哀哉

祭周原已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七月二十日丙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具清酌庶羞遣姪奎奠于故原已院判之靈曰自子别去屢得手札每言瘦軀二豎爲孽其後一緘置此不説我意子病勢當漸脱孰知訃聞纔距兩月纍蹟宛然尚可展閲昔者之來豈遂訣别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飲或噎追思往時雅會不缺月夕花朝詩卷有跋幽憂之懷藉此慰悦子既南官尊俎且輟謂當還鄉此與終發今則已矣顧先我没子年不衰而位方達子名維揚而志尚鬱士行既修世澤未

竭子於人間亦尚可活所爲至此理不可詰維子與我交親甚切凡子平生畧具墓碣亦有哀章和者更迭馳此叙哀千古契濶

祭邵文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正月二十日癸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費誾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吳寬左春坊左諭德林瀚掌國子監司業事右春坊右諭德劉震翰林院侍講謝鐸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馳祭于亡友中順大夫嚴州府知府邵君文敬曰嗚呼文敬生何所好世亦有之莫與君竝君之於詩其視唐人則如賈孟寘搜極討思苦而清皆可以詠君之於

書其視晉人不必大令博倣旁摹蹟麗而奇偏工草聖君初善奕坐客滿堂縮手敢競後始謂此非仕所宜益務爲政中心自許劇郡可居不惟簡靜彼不知者投之窮荒幾負才性後吏東浙衆曰宜哉方爲君慶到郡未幾矻矻設施民安吏聽詩書且置尚以奕爲期必報稱惟志初立惟名方揚而身巳病豈其心勞如昔陽城力不能勝凡人所遭脩短盛衰莫不有命而君於此獨預其短復違其盛豈非命耶尚復何言惟順其正君喜交游聞訃以來遠莫賻贈眉目了然如見其人嗚呼文敬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于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公之靈曰公以易直之資高明之志

美麗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獨得每訂定乎經書口有所欲宣悉發揮于文字信賢科之有人置詞林而得地　今上之初進賢以類識公老成侈以祿位輟之宮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才猷實欲試之政事四海之內方共仰其功能數月之間已屢避乎名勢疏封竟獲乎陳請館閣遂專乎載記何信史之垂成俄哲人之長逝惟蓋棺之後而士論始公況易簀之時而今命亦治此可見其身之歸全庶不憂乎人之責備今則　卹典既加復　賜之謚出　朝廷之殊恩爲儒者之極致獨惜乎當代之燕許頓亾其手筆尚候乎後世之子雲或識其腹笥春雲在空黯然魂氣拜送柩車斯文情義而回視乎一門之盛群鳳聯翩莫不在乎喪次則公亦可以無憾乃復爲公一慟而收淚也

祭吳參議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雲南參議吳君文盛之靈曰君以廉慎之操精敏之才官事滿前談笑而裁昔自工曹遷于遠省俄遭內艱驥足未騁及茲服闋復來京師卧病旅舍骨立形衰僮僕遑遑溘焉就木有客入門莫弔而哭同年廿載下世已多如君之賢其人幾何自昔有喪匍匐往救曷以爲哀薦此觴豆

祭徐文靖公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癸未朔越二十七日己酉諸生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馳祭于少師文靖徐公之靈曰寬昔居鄉稔聞公名及既入仕識公于京嘗不鄙弃歡如平生詞林多暇語輒僕更公位益高不自驕盈引

進後輩謁如父兄道義之語至今服膺公之立　朝惟恃忠誠巍巍黃閣高不聞聲百官盡職萬姓安生黙相之力天子仰成　寵任之重不替而增公曰可矣豈乏賢能引退未巳有疾忽嬰終獲所請勢位巳輕公卿餞送殆空一城道旁嗟歎亦有黎氓公之厚德于茲可徵曷不畱公長存典刑何奪之速天豈瞢瞢殯于高堂南望宜興未能一慟中心怦怦聊此叙述以洩私情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公自少年巳擢高第徧歷清階不以吏事及壯遭逢　憲皇在位受知特深舊學有自欲付大任吏事卒試拔之詞林用不以次　今上之初以公是遺何以處之深嚴之地乃職論思乃典內制乃預機務寵用日異公所禀受清明之氣公能承載

深厚之器大事在前從容暇豫身任其難事竟克濟謂公才優實則審緻謂公量宏實則謹畏忠言　上摩厚澤下被輔德以成從欲以治補益則多而力亦瘁曰病在躬疏乞休致　恩旨慰留莫奪其志歸榮幾時有訃忽至　宸衷惻然老成見弃特輟視朝爰及賵謚卹典加等以報勞勣嗟今之人有望莫致謂位不得謂時不值考公平生無所不遂朝士念公自相弔慰況也相從館閣契義撫棺無從徒發永喟薄奠遥馳惟寓哀思

祭文溫州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日庚辰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遣姪奕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溫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制之分必有內外外與民親守令爲最君兩爲縣永嘉博平並有異政卓爾騰聲孰不

召用君當稱首讒言沮之而君顧後太僕有丞丞實貪乎歛其
施設困獨異不舒君曰何哉莫非命吏馬政必修以復故例列郡
相顧惟循其常例卒不復吾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
薦揚有　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況也古溫郡寄益難未
至百里父老爭候舊令載瞻如獲慈母興利除弊扶弱抑強或
怨或譽吾身自當奏疏迭陳莫匪民事或格或行吾力已至終
欲引去自刻無能民則固留身不可與嗟哉君子何命不淑季
夏七日一逝不復郡失賢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屬
縣奔趨競以財賻哀服纍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無取於人於
此取之上累吾親君雖云亡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乎家理聞
訃數月時一戚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修短死生必有定命聞
有夢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復有墓文以慰泉臺

祭李時泰憲使文

維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辛丑朔越八日戊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同年友故陝西提刑按察使李公之靈曰緯矣維公早勤所務學于仲兄義同師傅竝登甲科二鳳同翥公時方少奮翼莫禦乃駕使軺官簿初注乃入内臺曰為侍御出巡淮南外嚴内恕憲體凛然勢要是懼爭避遠之不倿言拒竟遭其讒從此而去去國數年萬里旅寓居炎荒中德業益樹終焉讒言莫勝清譽臬司屢遷聞望愈著下無冤民如豁雲霧維陝以西古號天府控制民夷得專一路救敝扶衰日坐公署力則已竭才則甚裕起則何淹逝則何遽何天不遺何人不遇抱負大才將安所赴仲兄在朝過時悲慕南遷司空欲臨其墓凡我同年哀莫能助遥具薄筵

便道亦附公其有知幽夢當寤爲舉一觴以盡平素

祭少詹事王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末春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知縣王公之靈曰公當壯歲仕與民親惠政所及深得乎民三載告歸未盡其志宦業已傳而子已貴孰不生子貴如之何名重詞林豈惟高科再受恩封公正無恙高蓋横金安此祿養封典未已子佐文銓壽終于寢有訃忽傳　帝念近臣何以爲慰諭祭有文塋域是治凡此褒卹他人敢希子侍經幄匪以其私考公終身備享諸福人莫不歔我無不足忝同鄉郡久託親交無由執紼縶官于朝微言可緘薄奠斯致遥望靈筵寫此契義

祭侍郎徐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壬辰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曰南望海虞壯哉為縣豈曰富疆實稱文獻縣多故族徐有鉅人教以義方公德維淳少登甲科諫垣就列奏疏屢陳袞職補闕試以民事出牧大藩南北所至不求自安付以大任益盡其責都憲我官司空我職民終受惠國不傷財志行所學德副其才嬰疾尚微引去何速高節有餘衆望不足尚期召起以慰蒼生遽焉長逝惜哉老成遺言自卑德薄能鮮戒其子孫勿求卹典有臣如公　天子忍忘何以　上聞憲臣有章質直勤勞世豈多有鄉賢凋謝相吊而走吳山伐石宜刻褒賢無由臨穴致此惓惓

祭陳大王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初二日庚戌同年友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大王之靈曰公寓西陲早受家學抱藝入京多士與角遂登甲榜乃列戶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亦不即見迨擢大藩而事益練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惟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毋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 朝三任莫久內臺之副爲古中丞畀以留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外龠韓滉在唐國計有託夙夜籌畫尚耻素飡報國不足公亦有言生居邊方習見戎虜每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公者哀 朝廷念公卹典不薄祭葬以禮有司奉若重惟故里在于

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謹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死生永別曷得而親嗚呼哀哉

祭外母朱孺人文

維年月日季女壻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外母朱孺人之靈曰寬昔委禽今踰廿年高堂登拜數聆訓言白髮垂垂德容儼然去之京師濶阻山川起居何如封書問安使者未及訃音忽傳嗟嗟孺人持行寔賢內助成家有赫門闌子孫森森美矣田園人匪富視惟義之全歲月幾何喪事連連悲傷既甚疾疹莫痊凡此情事墓石已鐫孺人於寬母道存焉啓殯有期薄奠几筵

祭亡妻陳宜人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八月初七日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吳寬以柔毛之奠告于亡妻宜人陳氏之靈與予相處三十餘年我困而亨子實偕焉復來京師又踰一紀促我早歸無貪名位我聞子言中心然之豈料子病纏身益危言不即從子亦莫救所恨諸親不在左右送子歸葬斯言不忘繫于史事願復不償生不同歸死實可憫言及于茲悲慟何忍子尚行矣我終乞身臨穴而葬當共諸親子行無恐亦無我戀酒肴在筵非謂遺奠嗚呼哀哉

祭韓夫人文

於維夫人幼有女德來嬪于韓寔爲佳匹維都憲公有武有文宣力四方爲　國樹勳閫内非人公能不顧顧則縈心有勳曷樹公累進秩夫人與同龍誥在函逐沐高封富盛顯榮孰不歆豔竊視其身自奉何儉公既不祿儉德益加閨門悄然人孰敢

譁嗟未亡人俄以亡報告哀于　朝維子之孝晉都憲公賜葬
有墳有詔合藏以從良人仍命有司諭祭維典䘏典所須爰視
都憲靜專勤慎婦德可評宜躋于壽宜享其榮都憲在鄉偉哉
先達薄言逢馳忝居鄉末

焚黃告先考妣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甲寅孤子
翰林修撰寬謹以潔牲醴齊昭告于顯考府君顯妣張氏曰壬
辰之春寬忝史職三載考最仰荷推恩封贈之典施及存沒惟
我顯考拖疾拜　命既易冠服奄弃人間璽書繼頒不及親捧
孤懷感傷未即奉告惟茲　恩典豈寬自致追慕尊慈極其勞
瘁以鞠以教克長克成昊天不弔先後弃捐祿養靡從痛恨無
已茲謹錄黃焚于墓所伏惟尊靈祗奉休命音容莎莎悲慕不

絕嗚呼痛哉

東莊奉安先考畫象祝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某日孤子寬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顯考修撰府君東城之下先世所基嗟嗟府君寔生于斯追長西徙門戶獨持每念舊業東望興悲乃修乃復有年于茲樹有桑柳屋有茅茨有庭有圯有園有池本原之地有大其覩東莊自號用表孝思今者不幸遽焉弃遺靈爽長存沒且有知眷戀茲地冤氣必之乃奉遺象張之堂楣著存于心如覿容儀凡此舊業不廢不隳曰維季弟肯構肯菑一觴陳告聊寫吾私載瞻載拜涕淚交頤嗚呼痛哉

上京告祠堂文

維成化十四年三月六日玄孫翰林修撰寬謹以牲醴敢昭告

于四代考妣寬憂制既終例宜起復丙寅日吉巳下啓行維是
遠違不勝攀慕

告二代贈官祝文

維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六日丁酉孫吏部右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曰寬無所能忝竊官祿實賴先德始克致茲乃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載考滿十二月四日荷蒙　恩例推及其先顯祖考處士贈吏部右侍郎顯祖妣韓氏贈淑人顯考諭德府君加贈吏部右侍郎顯妣宜人張氏顯妣太宜人王氏竝加贈淑人及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感激之餘悲喜交集謹具酒饌用申虔告

受　誥祭告二代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已未八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孫吏部左

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不肖遠藉先德垂休于身叨佐銓曹倏經三載伏蒙　恩例推及惟均乃於今晨獲受　誥命祖處士府君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韓氏贈淑人考諭德府君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宜人張氏太宜人王氏俱加贈淑人　誥詞煌煌竝蒙褒美追惟先德實克承當謹錄一通先備焚燎家祠塋墓自當轉行故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謹以酒饌同用告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七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弔古賦

嗟予生兮好游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儵然逝兮不可留繫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之博大兮吳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蹟兮逝去此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暉娛人以忘歸兮亦惟懷賢以弔古念姬周之俶世兮二國始霸而圖王隣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以相當吳啓釁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恥於夫椒兮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羌自以爲得計孰知鷙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果符史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使人見親自古而然兮匪獨嚭之與

負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於天殷鑒之不遠兮何無疆之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得兮屈爲楚之臣虜雖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悲夫花落兮故宮艸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鷓鴣飛兮麋鹿來恃強力兮爲國雖暫興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逃荊蠻以讓國兮任浲水以爲巳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浴其膏澤瞻清廟兮下車奠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句吳歸來吾鄉兮遵先哲之坦途

咎鬚文 幷序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爲詐一日覽鏡始悉其狀蓋其過在鬚也爲文以咎之

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藏是俱惟腎之餘乃爲汝鬚汝鬚之
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
於人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即爲我有衂焉
萋萋勃然滿口綢繆連延紛紜雜糅其密如林其豐若蔀其直
如戟其蓬若帚既非清眉之睞目豈若鬢髮之在首不取人悅
徒增我醜見者稱呼卒加以叟即告以年罔不曰否既駭生客
亦惑故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天君
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爲且今
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爲白如抽繭絲感光景
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咎咎將安施言已忽見
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身率衆而前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
有犯適辱切責度不可賧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設几

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於汝五達二岐步履從游讓汝一武緊我之由我何負於汝宜叔而伯而弟宜兄以有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咎我我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爲汝役實爲汝賊嗜彼臭味眩於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得見垂白歡欣絶倒凡我有言豈自斧藻和藥剪我而君臣義篤煑粥燎我而兄弟情眞燃我於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撚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覓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至帶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尤足重於晉人閹寺薰腐之除我即與之絶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群行汝豈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毁傷古訓是遺我不

汝咎反我咎爲能削即削笑曹說詞少焉隱然不見仲子驚悟靜言思之深自悔悞掀鬚一笑歡好如故

湯媪傳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生媪媪少遇爲瘦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寢竊觀其所爲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爲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距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黎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

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媪能兼之以爲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爲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鐵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譖於公子曰媪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媪聞而愠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若

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媪言媪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媪每春秋時輙為人棄置相會嘿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媪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於洛後慕朝廷因有溫國

之封爵後壽考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端友傳

端友蓋春秋時衛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維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姓也止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緣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輒能辨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自負甚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攜其昆仲四輩北游都下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隱南宮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爲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爲文字交它日東皋白木生過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栽

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燕頎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爲人外若峭厲而中實溫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吾志于尹者願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滐室貯之居閒無事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主人意勑輒更端焉一日主人將有文事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獨能僕嘗識絳人陳玄因玄識中山毛潁會稽楮先生三人皆才士請與之俱其無所忌克如此主人好爲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左右無不如意有以轅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潁皆倚重焉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麤疎也遂弃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歸然獨存蓋其平日靜厚

有容而頳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黑之說顧好面攻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以故其功著於儒林不絕素患渴疾醫有井華者治之輙愈蓋知主人故鄉惠山有名泉甞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解吾渴耶井華疑其待人金注間之曰古謂以金注者殙願公勿行浸潤之譖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垢納汚然日必浴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謂我爲貪墨乎其廉潔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爲穎立傳如泓何人得牽聯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不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知之理或曰知之葢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彼胥史騶儈之流何敢望其面如韓云管府簿書市井錢貨必不屑記注此其遺

而不錄歟其族人阮有才具多出用於世莫知其名今寓于戎皿君曰鐘曰昂曰黼曰黻匏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於端氏若有所不足而獨誇深溪歙氏爲尤良夫韓歐爲古今文章大家與端氏交最久猶不相知它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端氏出而歙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若定雖然吾恐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氏比德於玉有君子之道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其歙氏之謂乎

鶴臞解

人與鳥皆物也然人貴而鳥賤今人以鳥名人人必咈然而怒者惡其以賤加貴也司馬徽謂龐士元曰鳳靈鳥也士元有隱德差可擬之而非餘人之所可及則人豈皆貴而鳥豈皆賤也哉爲鳳之匹者鶴而已易以載詩以詠春秋左氏以錄其匹鳳

也固然而浮丘伯相之有曰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甸其匹鳳也益然矣故世亦有以鶴擬人者若晉人謂嵇紹如獨鶴之在雞群當紹時賤名檢而狹節信君子小人無以別白於世宜其有雞鶴之說也今吾師陳先生何乃亦以鶴臞自號耶盍先生生今之世可謂　聖人在上矣官于京師可謂翔于甸矣而復有取於鶴者豈眞以鶴之形類我之臞耶夫飢則臞飽則腴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先生居翰林有年矣俸有太倉之粟食有太官之膳何自而不飽則亦何自而不腴哉其必有說也蓋事苟有樂于心則啜菽可以飽否則雖八珍雜陳于前將不下咽矣是故先生之臞寬能言之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學者皆賢斯文有托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不樂則不飽不飽則不腴此鶴臞所以自號也歟若夫肉

食而無暴妻湌而伴食其狀魁梧其腹瓠壺猶自嚶嚶若鶯泛泛若鳧附人若鞲上鷹攫食若道旁鳥豈先生所謂鶴臞也哉

己丑閏月十七日

己亥上京錄

成化十五年己亥三月十日丙寅予服闋上京諸親友送至無錫者是夜宿錫山驛河下丁卯與李應禎夏德乾訪陳考功朝用盛布政時望秦太守廷韶暨李舜明施以清諸君午飲時望宅遂同游惠山朝用置酒漪瀾堂飲已廷韶復邀過聽松菴觀竹茶爐爐有瓦杓亦舊物也予出新茶使主僧煮之火始然而湯已沸又爐內坊土甚薄而外不燥可異予有詩是日熱如五月戊辰至常州時應禎別往宜興矣以風逆復來會同德乾訪陸諭德廉伯飲其家己巳應禎往宜興德乾別于犇牛庚午至

鎮江時行李舟自白塔何出約至瓜洲俟于江口辛未雨癸酉與儒士唐惟敬將游金山適顏澄之主事自北來遂同往游子約表弟濟姪侍行入山主僧導飲第二泉歸坐其堂堂直長山僧請堂名因以翠几名之予與澄之皆有詩甲戌渡江寓瓜洲曹氏乙亥雨丁丑至揚州晩飲沈時暘參議舟中己卯宿灣頭白塔舟始至夜至高郵暴風阻舟庚申會李僉都綱于盂城驛辛巳過寶應壬午至淮安會平江伯陳銳于都參將勝私第午後二公具酒送至移風牐晩至清江浦邵文敬貟外吳文盛主事來訪晩過文敬公署登寄寄亭止宿西軒是夜大風雨文敬有詩予次韻答之癸未留軒中題高彦敬山水卷卷長丈許奇蹟也夜始返舟乙酉渡淮宿崔鎮丙戌宿宿遷四月朔丁亥宿沙方淺戊子宿乾溝己丑過呂梁洪有詩庚寅至徐州辛卯大

風晚始過洪有詩壬辰宿黃家牐癸巳宿下沽頭甲午宿上沽頭乙未宿沛縣丙申雨大風宿沙河丁酉宿谷亭戊戌宿師家莊已亥至濟寧徐仲山方治泉山東出候于公館庚子飯洪天章主事畢與仲山同行謁闕里午憩昌平驛道中有望嶧山觀泗河二詩昏至曲阜宿辛丑入孔林祗拜先聖墓次泗水侯墓次沂國公墓退息于駐蹕亭題名壁間而出南行經顏廟入謁已始至闕里謁先聖廟殿爲金章宗建禮畢衍聖公孔弘泰導觀先聖手植檜云檜嘗枝焚此其蘖兩大可三四圍旋文如繩廟中石刻自漢魏而下多不可徧讀乃升延賓堂見三氏學諸生衍聖公邀飲其府自孔林至此予與仲山皆有詩晚抵寧陽宿仲山分司壬寅經汶上宿東平癸卯至安山時舟已行至此遂登舟仲山復送至上七級牐甲辰與仲山別宿魏家灣乙巳

宿臨清丙午經甲馬營林朝信御史以巡河至會于舟中宿鄭家口丁未宿德州戊申宿連窩已酉宿興濟庚戌宿沙河辛亥宿直沽壬子宿祭村癸丑宿業村店甲寅乙卯大風黃沙蔽天泊和合驛河下五月朔丙辰至張家灣戊午入京城

爲孟浩啓殯歛金疏

長洲孟浩宗遠出自名家遷居敝里歲在戊戌季夏二十日不意以一疾而卒家貧無子雖殯歛之費亦假貸于人茲欲舉葬先壠而妻女纍然計無所出維昔宗遠數造高門輒蒙厚惠使仁心無間於存沒見義事能全其始終幸哉槨周於棺必也金重於羽聊持短疏兼致訃音賢人君子當有不俟予言而慨然者矣

爲何令歛金疏

蓋聞惻隱之心發於入井之孺子感激之事見於結艸之老人豈因要譽而引手以援惟其報德而捐軀以亢斯言信矣於傳有之前欒會員令何耕希尹久淹璧水年五十而得官再涉鯨波歷萬里而赴任三年守倅一旦除名衆方惜其無辜身尚憚乎餘禍在縲紲而非罪事類冶長有兄弟而若無憂如司馬弱僕叩閽扉而飲食或絕貧妻寄南海而音書不通旣乏緹縈孰爲赴訴其事適同令伯兼無強近之親使無同生之仁人徒有庚死之惡日爰求實惠聊假空言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辭十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謹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伏以叔孫必葺去舍如始至之時公子苟完居室無盡美之意逮數間之不足而重屋之擘輿工省價廉或伐千竿之竹竆奢

極侈可建五丈之旗風雨無憂星辰可摘惟勾吳故郡有張氏名家蓄詩書以教後昆藝黍稷以給公上隱惟求志居必擇鄰胥口當門慨吳相伍員於百世甪頭接壤懷漢家四皓之一人猶嫌爲陸地行僊直欲作風塵表物厥既得卜方鳩僝功木既無脛而梓人得魯公輸巨豈有足而汚者爲王承福度量於崇卑之際斟酌乎奢儉之間非方寸之木可高翼然百尺與萬間之厦絕異聊爾三極燕雀高飛雲山不礙升天擬夫子之猶可及近市陋小人之得所求爰上虹梁輒陳藻句

抛梁東碧瓦鱗鱗旭日紅千載吳王歌舞地休將高閣詑涵空

抛梁西人倚危闌望欲迷湖水一杯春更綠眼前惟覺洞庭低

抛梁南窗戶薰風細細含隔水分明開畫障高峰山色染晴嵐

抛梁北萬里 君門瞻上國杜陵野老句偏工雲近蓬萊常五

色

抛梁上舉首浮雲眞可抗始知韋杜詠長安去天尺五言非妄

抛梁下使者臨門空勸駕下方塵土怕沾衣不是山人索高價

伏願上梁之後脫蹟凡近游心高明蟬蛻汙濁之中鳳覽德輝而下登高作賦幸仲宣之少留懷古題詩服崔顥之寡和賞心樂事游目騁懷

哀流民辭 幷序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于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尤甚野無麥苗赤地亘數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籍死道上聞之可哀乃作哀流民辭其辭曰

嗟爾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顧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墳墓也民曰有之豈不知居此而安兮適彼而無所附奈遭歲之不易

兮迫死期於旦暮幸吳楚之小康兮將呿口而待哺聊假息于涸轍兮冀升水之活鮒慨千百以爲群兮相携持而南下朝攬采乎鳧茨兮夕竄伏乎宿莽彷徨於河濟之壖兮乏舟楫之可渡對洪波而長號兮殆餓死而交仆嗟爾流民兮一至此哉爾其何辜兮遘此天災納之溝中兮孰手而推召此旱暵兮其有自來將征歛之無藝兮奪私家之蓄積將貢獻之爭尚兮擬正供而誅責豈騋牝之蓄養兮爲軍興之未息抑瓴甋之摶埴兮緣土功而重役維有司之奔走兮曾赤子之不皇恤肆篳楚之殘虣兮兼敗官而貪墨有一於此兮災實召之嗟爾流民兮愚尚有知　明聖如天兮居高聽卑舉弊事而悉改兮行慎擇乎有司闢言路而無塞兮來鰥寡之有辭今且蠲租兮已責勸分兮賑飢寍汲黯之矯制兮遣富弼而拯危爾尚少須臾死

今被漢詔之恩私

擬漢高帝求賢詔

詔曰賢人國之利器舍之非所以爲國也盛世君臣遺後事上率用此道若數求哲人旁招俊乂是已屬者海内禍亂朕率豪傑平之藉天之靈卒成厥功然天下平之武勇非得賢者安利之奚由傳之無窮朕蚤夜思得其人而士大夫懲艾秦暴莫肯效用不我求之彼亦安肯即我耶其令郡國博訪草野苟有其人禮遣上道以稱朕惓惓之意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朕惟古者政事修而治化隆人才用而風俗美所以致此者豈徒然哉粤稽庠序學校之制建於虞夏商周之日蓋欲聚學者誦詩書習禮樂養其德性明于倫理業成而用世道係之朕竊

庥先王思繼厥美而志勤道遠有年于茲乃者開天章閣召執政大臣給以筆札俾條陳當世急務可施行者僉以建學育才為言朕嘉納之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不於學校養之則雖有純明朴茂之資學何由成然養得其地而教之非其人教之得其人而取之非其法亦有司者之過也其令天下州縣故無學者皆建學務舉通經有道之士以教授之至於試士勿拘聲病以為進退使學者得以騁其說焉夫建學立師以養人才於用之之先更制革弊以求人才於用之之際朕待學者之道亦至矣子大夫其何以副之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茲擇正月二十日作同年會者佳節再臨畢官假於中旬之末清朝共立罄私情於一日之間僉謂故事之當修維其時矣強

以薄勞而是效非曰能之掃門已自乎前朝燃燭尚宜乎此夜坐以叙齒而定固無所爭飲必盡量而休更須相勸詩歌既醉喜賓主之不分盟在久要期子孫之亦講敢云可坐而致尚冀不速而來聊代口陳餘期面教

記常熟曾氏

常熟曾汝翼自南雍來就教職作詩投予求見詩序有定靖後裔之語詢之葢出宋公亮之後南渡後公亮四世孫懷事孝宗爲丞相賜地常熟子孫因家焉汝翼云公亮告身雖缺猶在吳思菴有跋語甚詳懷無一字存著家譜爲族人藏篋中埋于地久而發之上毀爛矣公亮與韓魏公同在政府其名已著懷位至丞相通鑑續編屢書之而宋史無傳不知何說也汝翼之父嘗任知縣家貧甚而汝翼且老今得桐廬訓導六月二日

記夢

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　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竝立堂上一內臣從堂後出與揖若懷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曆頭乙丑為二十八日大吉頗異之二十二日濟之邀飲為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　召吏部與　手敕行寬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為也

先世事畧

先祖諱　生元末性醇謹謙厚口未嘗出惡言里中稱為善士平生畏法不入府縣門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故歷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于刑鄰里殆空獨能保全無事至永樂間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先祖母韓氏出宋蘄王世忠之後王所居在蘇城南號韓家巷
先祖母少時猶目故居出嫁性慈順當先祖没時年已五十餘
旣除喪猶痛哭不已兩目遂盲撫教先父及鞠養長孫皆至成
立
先父少孤且鮮兄弟遭家衰謝能自卓立以故居荒落稍徙而
西遂拓其家以大凡親戚舊有恩及他貧窶者率賙屋俾居其
旁更給以衣食其嘗被侵虐者亦以德報之不計盖平生惟務
損已尤不能作僞故吳儒杜東原先生嘗作文贈之直書曰贈
有德之士吳　庠尤稱好禮如立祠堂置祭器必依古制及開
家塾收書籍以教子姓等事里人視以爲法而尊敬之者無間
年七十七以寬恭甲科入翰林受封甫及二月不幸下世
先母張氏少歸先父以姑目盲奉事益謹撫前室之子尤有恩

意勤勞內助開拓產業傭奴千指衣食必均且贊成畢事甚多親鄰賴之人稱女丈夫不幸早世凡受恩之家哭之如失慈母其賢行至今人能道之

先繼母王氏靜嘿安重內事悉倚諸婦怡然終日而已歸先父時父母既沒而家且在百里外歷四十年未嘗一歸年七十四而終以寬受　封及以　恩例蒙葬祭之典人以爲賢德之報也

亾妻陳氏爲吳中大家女家在閶門西號馬鋪陳氏少則端重諸姊妹不敢狎侮及歸寬和順明惠益守內則以生子屢夭特爲置妾竟得二子而撫愛如已出至待其母尤厚嘗勸寬仕宦宜知止足至今憶其言而愧之

與潘典籍時用簡

昨奉雅意畧述先德非敢望采入　制詞但伏褒美以光泉壤庶知不失之誣耳亡妻事畧敢亦附上葢大賢如考亭朱子與陳君舉書且復及此不許幸甚李謝二先生處不再塵瀆乞知之草率不恭惟亮察不具

與謝祭酒鳴治簡

寬年旣壯始獲登仕歷職三年以先人年高即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恨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爲鄉閭所信服者無間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　恩典尚有可冀乃敢忍死畧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至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他圖惟南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倘一旦溘先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

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寬久辱知愛幸不斥絕如獲矜察慨然允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寬之罪也往歲王存敬太守將以此託正以有待之故不果茲黃文選便敢終仰瀆情事迫切不暇他叙所有先人行錄具在別楮惟是率易負譴莫逃切望覽擇下慰私懇不宣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中國之與夷狄其貴賤之勢不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苟求安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待彼愈厚其終也侮我愈多蓋失其所以自貴而忘其所以爲賤也絕是數者使人知中外之勢截然如人畜之異其等者此則我　祖宗之威也此則所以爲　國朝也且漢唐宋之立國適當夷狄強盛之秋雖爲是降屈亦嘗有斬單于獲頡利擒鬼章之捷矣方今

夷狄極衰中國全盛以盛遇衰宜其有強無弱即不舉兵舉則直取之可也何彼稍入剽掠當邊寄者出師之計未行濟師之請已至宵旰憂慮遂勞　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出於　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邊徼之晏然者乃由於將帥之過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爲他日之盛此謀國者宜長顧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蓋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勳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擇而難於無其人以擇是果無其人哉特在於養之而已茲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練習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虜人之虛實邊事既熟人望

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虜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爲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國葢古人之不勤遠畧如此　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人之有背東西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以棄者固嘗設城堡置烽堠以嚴備之若夫西北一隅當黃河之曲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至千里寇來則爲苑囿居則爲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慮臣嘗考其地自漢唐之時皆爲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三受降城河南則漢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

有仁愿不從六旬而一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億計夫休璟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奪於其議則大功幾於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爲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虜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乎則恐藩籬相關脣齒相附虜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爲勞費益有甚焉聞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已舉行然而地力則未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益謫發有罪之徒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度其事待其歲入有餘官爲糴貯庶分饋運之勞以免罷敝之苦三四年後委積既充兵力既足有將才者既出來則可戰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縱不能如受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城河南亦可以扼虜之衝省三面城守之費也夫

种世衡范仲淹當西夏猖獗之日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倏然而就此皆前代之可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爲者乎雖然趙充國有云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充國猶爲此言區區臆説誠非至計特以　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一言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寬等謹奏爲東宮講學事臣等竝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廩祿虛費是臣等之罪也竊惟東宮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於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内不過數月況當其時自清晨至於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内不過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　祖宗立法甚簡蓋

欲　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　東宮殿下年漸長成必益務學私心共喜以爲　皇朝之慶然自兩年以來間歇既多及今秋月已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古之庶民亦然況爲　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雖習讀于中閫不若出就于外傅居　儲副之位遵　祖宗之法親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　皇上特　諭　殿下早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臣下養　睿性以無從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

問安疏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上以疾免朝是日晚太監陳寬傳　旨因風寒感成咳嗽欲要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文武大臣俱詣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並出告　止漸安又明日諸司各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吳寛等謹題爲問安事臣等恭聞　聖體偶爾違和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覩　天顏實切瞻戀伏望　皇上倍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至願爲此具本親賫問安伏候　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寛謹奏爲老病乞　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今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知止之名者自以身荷　厚恩尚圖報於萬一也但臣病痛在身不能勉強支持此雖年五十六十亦當求退況七十爲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　聖聽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

輙發精力久耗近支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
伸已成痿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為濕病服藥
無效終日僵臥在牀呻吟不絕蓋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是以
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澁一切老態未易
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於前年兩次具本告老荷蒙
恩旨勉留不勝感激今復二年年既益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
實難度日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非出矯詐　准令致仕以
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壟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為此
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十日
進十二日奉
聖旨卿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
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爲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支持於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之例實爲養病之謀也伏蒙

皇上不忍棄絕特見優容過爲褒獎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　厚恩正當竭其駑鈍再效驅馳如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然人於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爲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爲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　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瀆　命之罪再陳籲　天之情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況値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

損於時深爲可惜伏望 皇上敃頒 恩旨特遂私情 賜
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再令家人
吳復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
奉
聖旨卿學行聞望輿論攸歸方切委任有疾宜善加調理豈可
固求休致所辭不允

第三疏

謹奏爲老病懇求致仕以彌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能支持
二次進本求退荷蒙 聖旨褒奬勉留感激無已再蒙 欽
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 遣內臣 賜以酒米
等物自念非才當此 寵眷雖嘗力疾望 闕叩頭私心以爲
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 朝陳謝再竭駑鈍以備驅策於萬一

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固宜求退即今　天意示儆尤宜退避
不容自已蓋自去歳淮揚等府久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歳
延及京師幷河間等府亦皆不雨尤爲可慮仰惟　皇上朝
夕憂勤以爲災由人興特　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
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洚水儆予之心也在　廷之臣聞　命
恐懼以爲政由人舉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悉
蒙　聖旨勉留修省不肖棄絶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
而志氣方鋭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
年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猶乃居位食祿全不
知止弊政之本實在於茲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　聖諭者
伏望　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留特許致仕還鄉非惟
下遂私情必然上回　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消災異也爲

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題望懇切不勝恐懼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日奉
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修省卿屢引疾已有旨不允其勉起
供職不必固辭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七

PL 2698 .W83 v.9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八

行狀述四首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曾祖均錫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某氏贈
正一品夫人
祖孟玉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高氏繼翁
氏皆贈正一品夫人
父鑄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顧氏封孺人
貫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陳僎年四十五狀

君諱僎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太保而上代有隱德入
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天瑞仕猶未顯至君之伯父少保僖敏公謚始極貴僖敏方握臺印時門戶赫奕為

吳中仕宦家第一其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爲事從里師鄭鏐受周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旣就緒郡邑將援例薦于上適監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藉氣力去作官耶寢其事而從吏之學君感激奮勵益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應應天府鄉試以第十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錄其程文一通以傳四方二年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四川按察司僉事爲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家人指爲一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寃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其尸果得墜死狀即日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盜其一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殿也豈禁

中平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蓋君治獄必使人法竝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則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壇課官守商賈往往賦賄上官幸縱其姦獘不問君實巡壇一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冀識君君曰吾家書顧令汝輩持來耶管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以法無幾姦人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焚家書御史乎爲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僚溪藏峒伏爲患無時　朝廷亦旣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殺縣長吏君至成都聞有警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戎縣勦滅而因以鎭撫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據嶮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
朝
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旣破其寨君獨

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筭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為前驅列營大壩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益衆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 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緣邊郡縣去京師尤遠吏至稍習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珙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遞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為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為用命遂大

破其衆既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既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晋州還至叙南背岸峯江水惴悍舟觸石破遂及溺焉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娶周氏鄭府右長史瑔之女封孺人子男四人曰浙曰汴曰沅曰沂女二人長許嫁朱穆次尚幼君爲人孝友慈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子仲兄之子浙既得三子而遇浙益厚其居官斤斤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硯亦自持廩米稍餘遇郵驛衢路摧壞輙斥以善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回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既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信敏而卒至于此惜哉然君

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鞅掌時見絲髮小害縮首萎腰不肎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前後奮力爲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卜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吳山先墓之次將謁當代文章鉅公以圖其不朽寛其里人也謹爲之狀如此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曾祖文貞祖子復考孟聲竝前贈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竝前贈武功伯夫人

貫直隸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徐有貞年六十六狀

公諱珵更諱有貞字元玉徐之先出伯翳爲嬴姓國于夏殷周

世周穆王時偃王誕當國以仁義得諸侯心後死彭城傳徐子章禹章禹被執於吳子孫散處徐揚間歷秦漢三國晉唐而下代有聞人公之先皆樹德遭時沉晦連世不仕至孟聲甫生三子以其仲有異質始教從名師學即公也公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穎敏殊甚卓然出諸生上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先生學益進文益奇公時已有用世意慨然欲經濟天下其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頤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頤菴以事稱病不出坐臥一士林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公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公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頤菴爲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遂以其業授之公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有 詔簡進士績學翰林

爲庶吉士數視列宿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者甚至久之一日　宣宗御便殿召所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　上覽公文粲然成章擢居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公之入翰林也一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諸公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而公不屑以文名也益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而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　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宣宗崩預修實錄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修玉牒再遷侍講　英宗之世公思天下承平日久宜先時爲外攘計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所以制御北虜者殆無遺策　上嘉納之及己巳之變京師戒嚴　朝議以文臣分守要害地錫之　璽書使行監察御史事而公得河南

公視　詔旨言于執政者必得便宜行事卒易書而行至則作
鎮彰德民時聞變相率竄匿山谷間公馳騎往招之而以郡縣
吏素所得民者從行旬日還其家就業者數萬人遂糾義旅為
京師聲援至者多太行群盜公日親閱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
之法然使自相團結不籍其名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
之用既而胡寇遁京師解嚴而公亦召還矣景泰二年充　經
筵講官明年遷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山東之沙灣
前此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饟道
既阻而役卒疲甚　朝廷不知所為議舉可以治之者大臣乃
以公應　詔遂擢公左僉都御史以行于時運河水涸舟楫不
通公始至適冬月水忽暴發舟人皆歡呼以為神水公乃謂其
屬曰是役甚大且難非積歲不能成功彼數萬疲卒吾不能用

也宜散遣以休息之吾與之期使來然又慮其遣於二日衆且生亂因量其地之遠近而日遣之道路寂然若無知者卒既去公乃乘小舟以究河之源流遂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還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而來矣公因上疏言治水之策大意謂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葢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

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可之公因作制水之牐疏水之渠渠起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于大猪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而牐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其水既不東衝沙灣及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治既有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既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牐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蓋及三年而功成先是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又奏蠲瀕河州縣之民牧馬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永患既治　國家至于今賴之歸奏　朝廷嘉其功陞左副都御史及　英宗之復位也以公有迎復功擢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與典內閣事未幾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兼　華蓋殿大學士典內閣事如故追封三代如公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既感上知遇即以身任天下之事每奏對多至數百言　上亦才公數開納一時　寵遇既隆而曹石輩舊所與同功者始忌而疾之矣會監察御史楊瑄糾曹石侵奪民田事　上既曲宥之而曹石以為公所使也遂以事中傷公下之獄賴　上之明出公參政廣東公去數日而曹石恨不釋必欲置之死地復以事誣公致之京獄苦訊三日竟無狀適　承天門災上感悟竟宥公為民金齒公至其地闢一室日惟玩易而已時

有奏守臣胡姓者事詞連及公　上察其誣不問居三年
上益念公特使還其家公既還杜門却掃人罕見其面及曹石
相繼敗死始出游湖山間以自樂實地林屋洞天將爲終焉之
圖因自號天全居士　今上即位覃　恩海內　詔賜公章
服閒居又九年以病不起實成化八年七月十五日也年六十
六公爲人精悍短小目光炯然其論古今事纚纚終日不倦而
慷慨激烈音吐清亮聽者竦然其奉　命所至多所建白鎮彰
德時問諸父老得岳武穆父祖之墓于湯陰因具牲醴祭之以
作義旅之氣復奏請于　朝即其地建廟以祀武穆治水之餘
行視鄒魯間奏復前元賜顏孟二氏田六十頃之沒于官者且
增置二十頃悉畀其嗣人以供祀事及既遭遇　先帝大見
於用方將盡展所蘊以行其志未及半載而遭讒被逐矣公之

學自經傳子史百家小說以至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古雅雄奇有唐宋大家風致晚歲文筆益老所著有史斷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娶蔡氏宋忠惠公襄之裔孫有賢行前封武功伯夫人子男一曰世良儒學生側室蘇氏出也女六人長適祝瓛次適王環次適鄉貢進士蔣廷貴次適朱琇次二未行葬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王遮山之原寬與公居同里而生後於事行有未盡知間得之學士大夫與公之故舊者數事謹爲之狀以備執筆者采而書焉成化九年春正月戊申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里生吳寬謹狀

賀復菴行述

賀復菴先生諱承字宗振復菴其自號也其先世次邑里譜亾不可考祖季昭始來自蜀居吳城之采蓮里遂爲吳人季昭生

公宣有學行洪武中任常之江陰儒學訓導卒官大理評事娶錢氏里儒文則之女賢而知書生先生初大理官江陰時樂其風土因占籍焉既列官于　朝以沒未幾舉家相繼病死時先生生八年矣纍纍然無所歸官以土籠舁歸江陰依孫氏女兄女兄之姑素悍少恩數奴僕之先生年雖幼即自知奮厲乃復來吳中適舅氏鄞縣教諭孟書開講里中因留受業迨年稍長有司以力役趣還江陰至則裸身無一金之資其困苦有人所不能堪者邑有薛伯潤氏獨愛之因妻以女而授以田廬先生雖日伍農夫而學業不廢宣德初　朝廷方急軍伍同知蘇州府張徽率以重法逼平民從軍先生有怨家以其嫌名於大理公者諷里胥誣之先生不勝搒掠卒誣服既而盡鬻其田廬兩詣京師陳冤狀事卒白猶隸蘇州衛終其身用是貧益甚時翰林

檢討陳怡菴先生方致政家居今參政祝公尚未仕兩家以親
故相與衣食之稍獲濟而衛有撫軍黃姓者知先生闢館請教
諸子及里之後生父之弟子行束脩以從游者日衆自奉既有
餘而先生之子甫亦漸長乃悉以家事付之而專意於教授如
是者餘三十年成化三年八月謂家人曰吾嘗以術推巳生辰
歲在亥當死今其時矣至是疾作其子煮藥以進輒揮去越兩
月竟卒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先生爲人誠心不欺亦不疑人欺
巳嘗理田事所入不問多寡或爲家奴竊去亦不窮詰性介特
寡交游雖婚姻家累歲不一至以嘗遭困阨故家且裕猶以儉
約自持平生喜吟詠屬句對偶精切作字雖率然亦不苟配薛
氏先七年卒子男二長即甫娶處士王用充氏之女次庸娶祭
酒劉文恭公之女女一嫁諸煥孫男六慈恩息愈意應恩補郡

庠生女六曾孫男二牧收葬以明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墓在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惟先生少則孤貧壯尤顛躓而能淸修彊學以立其身亦可謂善處變者矣至其晩節雖獲康適而卒老死行伍則其善行亦何以自見於世於是有賴於世之大賢君子銘之表之誄之以發其潛而永其傳焉寬不文謹因甫之屬筆述其槩以請

亡兄原本行述

亡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先修撰府君長子也府君初娶同里居氏生吾兄居氏方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巳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旣入小學誦習頗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府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

吾兄於事輙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歳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倦酬應故或終歳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以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而至于度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葢其爲人如此寛既竊科第仕於 朝鄉黨以爲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寛得歸省而先府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葢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以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陸氏子男二曰奎曰奫奫習進士業女曰淑

直適夏靖先卒孫女一將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先塋謹述其事行請銘于仁人君子幸終哀而畀之

傳七首

牧野子傳

牧野子名觀字賓用姓閭丘氏所居在吳城西少好文吟詠不以事廢家有田數頃牛數角奉二親暇輒牧于野或於牛背得詩則折竹竅而度之而叩角以自樂往來田畝閒人見其所牧牛肥不與他牧者類也因問之法曰吾牧牛無他能也渴則飲之飢則飼之勞則體之寒作宮以禦之燥鑿池以浮之飼之飲之體之禦之浮之而不飢不渴不勞不寒不燥也故欲左左欲右右唯吾是指而鞭箠不足用驅之耕則深而功倍輟耕則或

飲或食或臥或立或奔或馴或鳴或舐而各適其適自不知其肥也吾牧牛以此聞者曰此善牧也因以牧野子稱之更以自號云或曰牧野子負才具少出即有獲其貢辭公卿大夫之榮名而甘受牧野子稱邪殆有説也葢牧野子生四十年尚無子而古有牧犢子者七十無妻無子與無妻等耳牧野子者自傷與之同歟或曰牧野子與牧犢子不同也牧犢子無妻是自棄其子牧野子固有妻而年又不與之若安知其終不有子其不然也審矣殆將出而相君成業如古百里奚者牧野所以擬之歟牧野子皆不聽方驅牛於野作歌曰朝登於崗兮夕降于阿我牧我牛兮靡知其他載歌曰牛止吾居兮牛行吾隨我牧我牛兮餘非所知歌竟而去贊曰

牧野子之爲人不足疑也觀其作歌之意葢安於牧而無外慕

者也又其言足爲爲民牧者法使民牧者得若人而用之則民庶幾其理豈不誠然良民牧哉顧今之牧民者反以厲民曾牧野子之不如此牧野子傳所由立也

周義士傳

義士諱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祖福五餘杭縣尹父仲彰不仕義士生五歲喪母葉氏賴繼母翟氏撫教稍長游縣學累試于鄉不偶以歲貢入胄監初試事已有廉謹名時戶部委勘天下錢穀所遣幾千輩歸報多失實坐贓罪者什八九義士獨免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益甚歲餘攝縣事方境內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爲災俄而兵起　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比近義士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有

為佩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旅爲勤王舉戰纜戎罷數日畧具則聞南師熸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義士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　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益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蹟田園怡然自得後年八十而終孫源以監察御史擢知揚州賢而有惠政著循吏稱益義士之澤云論曰史家有言臣各爲其主用漢高所以不殺李布仁義之道益兩得之觀周義士事其殆類此夫王原采周是修輩賴名公述作其事昭然在人有如義士誰知之者於是揚州以其平生授予則其大節在此乃取以爲傳既以表義士之志且愧世之爲丁公而幸免者

莫處士傳

處士諱轅字遜仲號順菴其先爲湖州莫氏後徙吳江之綺川宋有諱子文者登寶慶二年王會龍牓進士知廣德軍生若鼎嘉興錄事參軍又五世諱湜號芝翁嘗以耆德召見高皇帝參大臣議事生三子長禧次禮累官至戶部侍郎次祺處士禧之仲子也生當　國初適　朝廷方用重典御世俄逮其父子並繫詔獄處士時年十一日夜悲痛願以身代父死理官試加脅誘語無反覆遂釋其父而獨繫之父更稱冤闕下竟致瘐死事始已時莫氏以貲產甲邑中所與通婚姻皆極一時富家處士竊獨憂之每指同姓隸洱海衛者一人曰是吾族也人莫測其意後黨禍起芝翁暨其子侍郎公相繼死于法餘謫戍幽閉一家無能免者而處士卒以嘗附尺籍免人始謂其智其兄完伯與其妻亦前以家禍病死矣有遺孤二皆在襁褓

間所以保護者甚至乃復變姓名潛入都下竊其父祖遺骸歸葬于鄉葢冒法禁幾死者數矣迨己卯改元家人並蒙　恩宥歸而故居蕩然無遺處士身任勞苦再造其家字孤卹寡恩意備至痛念先世輒潸然淚下仍却酒肉不御者數年處士為人沉重寡言笑中有謀畧而寬厚能容不見涯涘里有葛琬者勇而酗酒嘗疻處士臂諸子執之將送于官處士曰此其人何足與較者釋其縛遣去琬惡益甚鄉人患之爭陳其殺人狀于郡郡守況公下里中使證其事處士語人曰所言琬殺一家三人葢偶溺水死耳奚足罪琬聞之于獄中仰天號哭曰吾負莫長者矣後琬竟論死則聞諸子有力焉者為憮然不樂者累日富人沈文度莫之姻家也有女許嫁陝右劉氏已而文度坐事死家謫戍邊處士云為收養其女于家或以劉道遠不復娶更來聘

之不許卒備資裝適之劉視若已女然馬華者與莫爲鄰舉家
死疫遺一子纔數歲人畏其疾弗之顧處士亦收養之至壯大
每遇節序更給酒肉與之使祭其先其厚德多此類不能盡錄
也處士少時嘗語芝翁曰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歲入租
僅八百斛耳今吾家數倍于此獨不能爲之乎翁深然之而遺
家故願弗之遂平生以爲恨其治家嚴而有法事必于古禮而
行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絕其尤所惡者釋道巫祝尼媼之類少
從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游故聞見甚博而尤好讀史能歷論
古今事雖老見格言大訓猶手自抄錄平生動息起居悉有筆
記歲久積成大冊下筆爲詞章語多可誦其年七十七而卒前
卒精爽不亂口占三詩平生履歷亦畧可見於是親友追思其
賢援古易名例私謚曰貞孝而配以先生稱之處士娶沈氏袁

州太守昌三之女有賢行子男曰震登進士第由嘉魚海鹽二
縣令陞建寧通判延平同知廉介端方不能與時俯仰凡秩滿
始一遷官今復歸老矣女二人長適雲南參議趙忠次適士人
沈滋孫男二曰由鄉貢進士授新昌訓導有文學次昊曾孫男
女各一史官吳寛曰吳自唐以來號稱繁雄延及五代錢氏跨
有浙東西之地國俗奢靡用度不足則盆賦于民不勝其困宋
興錢氏納土賴其臣湛其籍于水更定賦法休養生息至于有
元極矣民既習見故俗而元政更弛賦更簿得以其利自私服
食宮室僭擬踰制卒之徒足以資寇兵而已　皇明受命政
令一新豪民巨族剗削殆盡盍所以鑒往弊而矯之也然聞之
長老言莫氏在當時尚謹禮法而槩及之幸而得處士者用智
全身以保有子孫繼取科第登仕宦孰非處士一人啓之追數

當時同被黨禍者其終何如然則若處士者子孫雖百世祀之可也

徐南溪傳

南溪徐公諱訥字敏叔南溪其自號也世爲蘇之常熟人高祖珵元海道萬戶佩金虎符曾祖恢祖豪邁不仕至正間傾貲集鄉兵禦亂居民賴之祖伯皐父孟明皆有隱操毋鄒氏徐之先居邑之邵舍墅至恢祖始遷漁梁後復避亂于外及孟明之世還而田廬蕩然矣於是公生亦壯不自安逸率其僮奴服勞農事家用再起以治家非禮衣食雖足祗益爭爾若江陰巖志道同邑計蒙正皆閑於禮者相與爲友事多講而行之閨門之內嚴而有法凡釋道巫覡一切屏絕特采江州陳氏臨川陸氏浦江鄭氏家範之可行者合百七十餘條爲一編又取古之同居

者爲集都御史思菴吳公修撰止菴張公序其首以示子孫俾世守之又作堂曰崇禮每旦夫婦同坐堂上子孫及諸婦序立堂下拜訖公大聲曰毋聽婦言皆應曰諾復令少者讀孝弟事實數章而後退如是者蓋四十餘年子孫受教無敢違者公以儉德聞于鄉服止絁布每曰一錦綺之費至米數石省之可濟十餘家之飢奈何弗惜令都御史恪其季子也幼嘗服綾亦怒之良久乃已婦有歸寧者或服織金曰服是勿入吾門入則當火其衣于庭如范文正公家也其儉如此客至無不延款然行酒有節人信其儉不爲異或迂議之者故薦公長鄉賦以困之民更服其公正而事率集時大理少卿熊公槩巡察江南一時豪民翦除殆盡獨識公稠人中詢以民事公應對合宜甚見稱奬平生義舉視力所及即爲之當歲飢鄰里告于公傾所藏不

足遺人糴麥江北得六百石悉就舟次散給他如發廩假貸不
收其息者時有之不足紀至于貧家婚喪及生産急難所以周
給之者不可悉數量尤有容豪猾或誣以重法者事雖竟白然
人以爲深讎公當不能忘也思菴吳公特書唐婁文貞公贊遺
以諷之公即刻諸齋壁終身不復校自少好學迨老猶喜讀史
上下數千年事與人評論如指諸掌正統己巳享年七十四而
終初以恪仕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後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配周氏及側室張氏俱贈淑人子男八愼愷悌懷栻
懌悛恪愼愷懷俱義官栻由鄉貢歷古田長寧知縣恪登進士
第歷工科給事中湖廣左參議河南右參政左右布政使至右
副都御史孫二十一人曾孫四十二人玄孫[redacted]人
論曰世謂吳俗侈靡觀于徐公之爲人豈信然哉蓋其持身以

勤儉實有魏唐遺民之流風治家以禮義又若齊魯諸儒之質行其意蓋欲舉三代而還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壯哉海虞將百倍于此宜其有人如公也惟其隱處不仕其法止傳於子孫其惠止及於鄉里不能盡酬其志是以君子惜之然公有子奉 命廵撫政澤所被何啻千里竟以直道自信不容於時賴 天子保全之而功名益顯蓋公之教云

許孝子傳

孝子名坪字時正姓許氏婺之東陽名家也孝子生則知孝稍長其父光令從師遠方習舉子業以母時方病癇辭曰母病兒可去左右耶即去方寸已亂學果能成耶父嘉其意乃已凡母病發孝子輙抱持流涕見醫藥弗效則籲天願以身代母疾竟減及以壽終居喪哀毀骨立以父在恐傷生爲強進食飲俄而

其父一夕以中風卒痛恨不及醫禱號哭擗踊絕而復蘇爲不食者累日及食悉却滋味既葬廬于墓墓林木茂密周匝數里多猛獸穴其中孝子攀木悲號入夜不絕聲親知勸之曰子固孝其如遺體何始日一往哭之至遇父母忌日猶哀如初喪故郡中皆稱孝子孝子平生不獨爲孝其義事尚多不及載云史官吳寬曰東陽許氏予嘗知其家世在晉有孜既以孝稱至宋有瑱復以節著元則有大有業儒而隱今復得孝子何許氏之世有人也孝子從弟故鄉貢進士塤予昔識之獨未識孝子其友太學生馬逢原特爲予談其孝行乃筆而爲傳蓋予之職業在此至于他日行旌表之令則有司之事非予所能及也

僅齋居士傳

僅齋居士長洲人姓吳氏名瑄字元璧僅齋其自號也大父曰

文質永樂間爲浙之樂清令循良篤厚人稱古君子居士少稟高資超軼不群從師講業未畢其說而意已解爲文初習場屋體及讀漢唐人制作曰文當如是落筆語即不俗游郡學有聲視前輩瞠若不顧提學使者較藝必居上第顧數舉于鄉不偶歎曰此非有司之過也吾業高而不熟耳郡中歲當貢一人于禮部居士強就例曰吾乃爲貢士耶入太學名益起成化初順天府行鄉舉竟中選再從禮部試復不偶久之謁銓曹得黃州通判令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參議湖廣知其名索其文數篇置行囊中遇好文者輒出示之於是藩臬官皆待之加等初授通判人謂其職治田賦非跅弛士所宜至則益事事民見其不苛刻更感之賦入率以時居三年言於上司曰某不願仕矣飄然東歸買宅閶門西市中即其後築別業曰爲溪園之樂客

至或不冠帶曰吾已棄官矣幸恕我蓄古器物數種時出以娛客或扁舟出訪故舊歲不一輕造郡縣門人以是高之居士爲人簡易直率言無隱情與人辨論必大叫見拘拘翦翦者不欲與語曰吾性不耐是也或有過面斥之衆知其無他亦不怒也在黃州時遣人拾江中石子百枚遺予予曰此蘇長公故事也作長句謝之往歲予還吳中居士與信陽守施君煥伯同過予相見道舊事皆皤然以老居士曰君知我者能爲我傳其平生乎予曰若能以古銅卣潤筆當如命曰吾豈無身後名卣不可無蓋居士素惜此物予故調之耳及是其子建文取鄉舉就試春闈道其父意噫此吾故人也安忍負之

贊曰孔子思魯之狂士而謂鄉原爲德之賊所謂狂士孟子以琴張曾晳牧皮當之三子蓋孔子之所思若鄉原則原壤之流

乃所惡者也居士其爲琴張曾晳牧皮歟其原壤歟必有能辯之者夫年未六十輕棄其官如棄弊帚焉即此賢於今之人遠甚此固不待辯者他尚何論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諱静専越之會稽人也其父曰胡季舟先生母曰董氏節婦生而端重婉嫕敬共女事父母愛之嘗曰生子何必男有如静専者可使去左右耶乃爲擇壻得里士蕭貴貴字用和故蘇之長洲人先世以仕宦居越爲人賢而志學與節婦處甚宜居歲餘季舟先生方分教松江以公事如京師未至百里有盜掠其衣裝用和適侍行遘病未愈加之驚悸遂卒節婦既得凶問慟哭連日夜意不欲生其父母曰汝不識吾不汝遠行意耶今汝縱爲良人死獨不爲父母計耶節婦感其言而止當

是時節婦年甫十八生子纔六月耳即誓曰吾當上奉父毋下爲蕭氏守此兒遂屏膏沐躬布素泊然閨中人莫見其面後季舟移教蘇學滿任謂蘇爲蕭氏故土也携節婦與其子居之及子既長節婦日督之學以成父志遣入鄉校爲弟子員益久而成名即今聊城教諭綬也綬先爲靈寶訓導節婦享其祿養者已十年今年七十康彊無恙人以爲天道之報其節云　史官曰節婦之失其夫年則少矣而其一節至于五十餘年之久志則堅矣然而　朝廷屢下旌門之令獨於節婦遺之此豈非有司者之過耶以是推之吾知窮鄉僻壤如節婦之爲人而遺之者多矣雖然旌門所以勸于一時而傳其事可以垂之後世吾恐人以有司者之責責史氏也故特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九

傳四首

侍郎黃公傳

公諱孔昭字世顯姓黃氏唐末有諱緒者爲昭武鎭都監避亂自閩中徙家台之黃巖後其地割爲太平故今爲太平人所居洞山更數世族益大人稱洞黃曰與莊有善行生禮遜號松塢尤邃于學以剛介好古聞鄉里禮遜生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甚著生公二世並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公年十四遭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人已謂黃氏有子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滏知其賢舉爲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及入邑學家貧乏資給而學

益力遂中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屯田主事同官有貪汚廢事者與公不合以計擠之無所得而公之名因起其人既被黜公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適議 慈懿太后山陵公董其事曰治葬吾職也亟艸奏疏將上而 朝廷竟從衆議乃已尋擢都水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公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文選 命下皆以爲宜後擢郎中公持選法最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旣不能盡沮後

其人多自賊衆始服公之正凡在文選者十五年擢通政司右通政尋清武職貼黃又三年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redacted]時工役不息屢假私錢以給材用歳久多所逋負公至以提舉等司隙地皆爲豪强侵占奏復之以收其利公署毁于火且重建一新方漸革諸弊一如屯田時而公俄以疾卒矣享年六十四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然終不言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至待宗族獨不計惜嘗以舊居悉讓其弟以女弟貧乏斥俸令養之凡親友患難疾病必扶植乃已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

甥既沒念其子孱弱爲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　詔得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益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爲得人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輙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幷赤城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娶淑人蔡氏生子三俌工部營繕主事居官有父風次挺佐皆早卒孫五紹繹縉約紒既卒朝廷遣官祭葬如卹典而縉以例爲國子生寬幸交公營繕君因以公平生爲託乃撰次如右而復論之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葢兼六卿之事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爲務其屬分任于下爲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文選尤爲要秩使其人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其人此其

所以爲要也昔毛价仕魏爲東曹椽所舉皆清正之事能以儉率人一時士皆以廉節自厲今觀公之爲人蓋亦近之後雖超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知者薦爲已助而竟不用是可歎也夫价仕非其時君子惜之予聞正統間黃巖有李茂弘考功靜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衰公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是之謂歟然則公之子孫視此其能嗣公也哉

布政使陳公傳

公諱選字士賢姓陳氏台之臨海人也其先出東陽爲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元初徙僊居再徙臨海曾祖濬主祖泰生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父貞韜爲御史出巡福建活沙寇脅從者數萬人表然有名卒官福建右布政使後贈正奉大夫正治

上御娶夫人金氏以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公于台之文肅坊故第公少則沉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鄉先生陳僉憲璲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弊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爲文平雅若不以詞尚而理致深密讀之有味識者已知其爲德者之言也景泰元年以禮經中浙江鄉試天順四年會試第一人遂登進士第初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才識已著凡大獄當議者都御史必咨以取平出巡江西風紀大振雖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俄廣蠻流刼贑之龍南督兵勦捕遂平之歲滿還　朝適　憲宗嗣位向用言官益思獻納時有詞臣二人嘗被謫調者將謀復用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竟沮其謀他所彈劾者尚多其人自是直名聞天下然亦爲人所忌矣乃始出提學南畿

至則以學者不務實行而競為浮華之文以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至竟日不施朴刑第其文必以理勝為主且先令讀小學書暇輒習冠祭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或有過被責一言深自愧赧若無所容論者謂自廬陵孫先生之後繼之者公而已秩滿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務治軍政　朝廷以公提學之善也復以命公公為教大率如前日而充養益深中州學者皆自以為得師其氣象加宏裕矣凡八年遷按察使父老素知公賢及是至自外郡皆焚香迎拜道旁曰我輩有福矣公既視事首釋繫囚為立約而去諸宿獘一切罷革專以簡易為治吏卒斂手雖同官亦竦然謹畏未幾聞繼母沈夫人喪士民爭泣送城外去而益思之有為肖象立祠者服除赴吏部特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公念廣民

疲困爲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爲惠養計數辨寃獄閩人賴克壽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坐以通番罪其人以苦訊誣服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盜公察其寃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冒爲武職者逼娶寡婦爲奪還之於是又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爲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爲奏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僞謂如不得已姑納其方物留其人即此賞勞庶免緣途供饋亦絕其後私通之弊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將取廣南浮海還國云欲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獸何用於世彼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隨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
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皆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

毋爲沮抑怨益深乃誣奏公他事勘問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致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號泣擁遏之公行至南昌以病卒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八故人張翰林廷祥爲治斂具而歸其喪于家士大夫聞而悲之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以克菴自號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册以爲力行之助而寤寐儒先特取宋史道學傳刻印以傳學者平生言若不出諸口視所當爲者勇於爲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罌疏食懽然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牛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元配王氏贈孺人繼張氏皆有婦德子男四曰

藩曰璽皆早卒曰戴曰慮二女孫男一女一戴賢而有父風初
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以充祀先周族之用號思遠莊
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遺皆舉田還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凡以
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乎人謂
公有子公沒之明年　今天子改元弘治庶政一新工部主
事莆田林沂為公理前事上言陳某清介正直有古人之節居
官力為　朝廷布宣德澤惟恐不至天下想望其風采冀其大
用乃為小人誣陷以死當為昭雪下大臣議咸以沂言是宜復
其官俾其家禮葬之為人臣激勸賴　天子明聖即　詔有
司如所議行公之葬其知友祭酒謝公既為銘而工部侍郎黃
公復為行述足以傳世矣寬念自為諸生辱公知愛今幸承乏
史氏可無紀載乃謹為公傳以歸于戴藏于家云

贊曰昔之大儒以道學名言其學必適於用如晦菴朱子尤可考見觀其撫民之方摩上之道攻邪之論處變之才確然可法蓋必如是而後謂之道學也然當其時小人猶以僞學指目況後世乎夫後世迂腐矯誕之徒乃直其人顧以道學自處其誰許之如陳公之學適於用者如此顧其所立有過人者雖不以道學名而君子則自許之若其罹讒謗遭禍患古之聖賢所不能免於公乎何損然則有感於世道者雖爲公釋然可也

倪文毅公家傳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于錢塘　國初詔從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今爲上元人自啓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　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

奉 命祀北嶽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
僖以爲嶽神所感也因名其子曰岳即公公生而瓌碩迥異常
兒性更孝姚夫人没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
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
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
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鄉試爲怨家中傷謫戍
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勤既長文僖擇日筮賓爲行冠禮
邊人環觀歎羡自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
甲申登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爲庶吉士績學翰林預修
英宗實錄成化乙酉始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僖用
詔恩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爲榮後文僖擢南京禮
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

侍讀明年選充　經筵講官於是文僖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
仕公再乞歸侍竟遭喪服除還任適　今上爲　皇太子
講學春宮詔輯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
學士甲辰充　春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經筵
進講弘治戊申爲　今上即位改元之歲進左侍郎癸丑拜
尚書丙辰俄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己未再改兵部賜
敕參贊機務明年始召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
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
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古義附
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　上屢屬
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即治累遇行大
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贊相合禮若　國朝自　德祖以下

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
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　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
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
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
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
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大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
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爲帝
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

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立廟
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知禮者皆以其言爲然奏上
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
政公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
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
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能傳經之
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于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遷史
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
幾尚書耿公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
事繼之大率勸　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
財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恨而　宗室之分
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嶺外設官

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
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爲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
即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
天意可也又勸　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
之賞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來貢胡邀
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
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爲證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
爲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既以政事爲已任士
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奏
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
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

皆切於時後復以 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
司看詳行之公既有才具部事益簡人以爲不足爲竟改任自
永樂間遷都于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留後而以兵部尚
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爲重人以公爲宜一時武備修舉軍
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
始有吏部之 命公居常則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
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宰之
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昃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
議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一言而
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以疾不起矣年五
十八疾革昏憒口喃喃猶及禦虜事蓋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
書惟及朝政其狥國之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郭夫

人能盡子道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
于親戚故舊所以周䘏之者尤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笞
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卒之日人莫不
痛惜之　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
氏生一子夭繼娶袁氏無子以弟阜之子霦爲後霦蒙　恩授
中書舍人三弟阜登進士第今爲工部郎中山[illegible]澤中書舍
人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在翰林同侍　春宮頗知公乃因阜
等之請爲傳其平生藏于家

論曰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
前古當時尤愼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爲之
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
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衆輒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

位者多淸確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遜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白康敏公家傳

公諱昻字廷儀姓白氏常之武進人也少入縣學學業精敏出同輩景泰丙子中鄉試明年天順丁丑遂登進士第年始二十三耳時　英宗初復位更新庶政重言官之選明年擢公南京禮科給事中南京六科官不備設其選尤重公初受職已有才名俄丁家艱甲申服滿改刑科成化戊子轉左給事中辛卯進都給事中皆刑科公以言責自任南京戶部尚書張鳳不法公劾奏鳳爲大臣不加之罪何以示戒有　旨械至京已而釋之鳳雖幸免而一時多公直　憲宗初即位値北虜犯邊

經筵輟講公上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不明峻德太王不以昆夷之侵而自殞厥問今日正　皇上講學以爲修德之助之時不宜厭安以癈　聖德他日有黃霧之異又上言六事皆當世要務其尤切者曰謹命令以全大信謂　陛下即位嘗　詔罷貢獻矣而貢獻者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者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擅矣勢要不得求地矣京城内外不得創造寺觀矣而皆不爲衰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可也監察御史謝文祥以言事得罪不可測公率同列救之謂文祥所言雖狂妄然爲御史非出位而言且其心無他宜含容之以開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用其餘獻納者尚多然公務持重不屑屑以小事論至于事干刑獄者得以參駮亦不瑣瑣摘抉人小疵故人皆稱公知大體而名益起壬辰擢應天府丞京民苦差徭

繁重多破家公至適署掌府事爲定役法人稱均平至今用其
法不變乙未擢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進南京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奉　勅兼管操江仍巡捕沿江盜賊時有劉通者與其黨
操舟販鹽幷行刼奪出没江海間勢熾甚公調士卒追捕至太
倉分兵截其要路知通窘迫示以威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
許以不死通知公長者遂挺身來歸叩頭感泣公戒諭已仍縱
之歸通即率其黨以降特械通至京凡脅從者悉釋不問事平
公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遇有警當互相應援又請降關防
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陞本院右副都御史尋掌院事丁
未陞南京兵部左侍郎奉　勅修鳳陽　皇陵幷白塔壽春
諸墳時當荒歉衆以興大役不堪公均工節用勞心調度越二
年功遂畢與初計省其半以其餘財仍行賑卹民反獲濟

今上之二年爲弘治己酉河決金龍口漕運多阻召公往治改戶部左侍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堤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頹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竟不爲害而漕運獲濟公又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倏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即其東一二里開複湖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則名白公隄治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亥署掌都察院事遂

陞右都御史嘗言風憲官爲　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吏賢否之狀上于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陟且以所上之虛實爲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而人有所勸懲也又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籍之數畀清軍御史使按籍搜考以絕埋沒諸弊又天下奏報災傷荒稔反戾上不知國計之當儲下不知民隱之當卹由有司以其地濶遠可以欺謾之故宜令御史預遣人踏勘田土高下之則造爲圖冊設有水旱可據此以蠲稅糧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爲言者公曰興爲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爲一言乎乃率衆大臣上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興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癸亥陞刑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苟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

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冤抑者既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爲萬世之法條例爲一時之宜令吏得爲奸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爲若干條奏上頒行内外而奸弊始少甲寅尚書一考加太子少保戊午 東宮出閣進太子太保積階至光祿大夫勳至柱國以其官贈曾祖均禮祖思恭父珂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錢氏祖妣蔣氏妣鄭氏王氏竝贈一品夫人配蔣氏封一品夫人公居官四十年勤勞不倦濟以精力事至輒辦及決大事往往以從容數言裁定多不失正其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之下至輿皁有過未嘗輕加笞辱屬吏以公事獲罪必爲掩覆營救得免乃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以排解之者尤盡其力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而已公官三品時其弟昇早世以

其遺孤垣奏爲太學生嘗置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稚者以養以教皆得其所其厚於宗族又如此　今上知公德寵遇甚厚屢有金織文綺之賜或病在告輒遣御醫診視幷遣中貴人　賜以酒饌等物庚申以星變再上疏引咎避位情甚懇切　上不得已允之特進太子太傅致仕馳驛而歸令有司舉優老之典仍　賜璽書所以褒美之者尤重及行士大夫傾朝祖送人以爲榮公三子垓圻坊皆孝謹作園池以待公歸公至家日與親友極登臨游泛之樂入夜飲宴略無衰憊之態於是蔣夫人年亦高矣與公偕老堂上旦夕子孫率諸婦羅列階下稱觴爲壽大江之南論福履之厚無踰公者公卒年六十八　上聞訃悼惜爲輟視朝一日贈太保謚康敏遣有司諭祭者九仍　命治葬於某處新塋惟白氏之先爲河南人從宋

南渡占籍武進歲久爲大族近代自公伯父瑜爲禮科給事中父珂爲大冶教諭漸顯于時及公官益顯子弟宗族奮起連取科第至數人皆爲顯官諸孫又皆秀而可望故鄉里論仕宦之盛又無踰白氏者

論曰世之登科第而進者累數百人莫不英偉踔厲言論風生自以爲一世不足爲考其平生往往蹶蹵顚蹶而止求其後以功名富貴而終者特一二耳而此一二人者觀其在位多寬綽厚重含垢納汚不皦皦以自高不沾沾而自喜渾然若無能之人曾不爲新進少年之所與孰知他日任重道遠以建國家大事者則此所謂無能之人耳故嘗論常之先達若胡忠安公其一人也白公繼起其後功名富貴考終于家與之畧等可不謂鉅人長者乎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公其人矣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

墓誌銘八首　生壙誌一首

閭丘賔用墓誌銘

天順六年夏五賔用遘疾藥而愈愈而復作如是者數四勢浸劇君知不可爲即却藥俟絶言談如平時數日死君嘗力疾築堂他日欲奉親讀書其中至是其父撫楹大慟曰堂兒所築者曾不得一日居悲夫其殯于此寛與君相好非直以表兄弟也亟往哭之且爲之説曰仁者不必壽世有是言君年四十三耳豈非信歟而又言仁者必有後君娶妻更二三妾然生男輙夭死徒有三女子在此又何邪失之此者幸得之彼奈何君獨兩失之邪豈所謂仁者君非其人邪君事父母甚力於其有憂必致之樂乃已女兄贅于家生女復贅與之處歡然人不知其家

之三姓友人陳公輔死而家貧甚爲之斂且葬歲必一持酒肴
祭墓下其行多此類謂君非仁者疇諾哉然則君之致此吾無
從考也前葬其甥周京爲狀乞銘予既爲說以信其死而深疑
其無後以傳乃復叙次其事而銘之賔用字也諱觀姓閭丘氏
蘇之長洲人其先有諱孝終者宋元豐間仕至朝議大夫黃州
守曾祖叔莊祖公望父廷端皆不仕娶同縣徐氏生女皆幼仲
許適張裸君爲人修謹好義是非取舍不肯苟隨人尤愼交交
則不變身雖混居市廛其高曠靜約榮利漠然處山林者未必
如也少好學長益喜習書攻詩詩平實有理致所著有井蛙藳
若干卷書得晉人筆意君眇一目人謂其以疾故不仕非也年
未四十髮已種種嘗自怪其蚤衰然不意即死矣死之日爲天
順七年閏月某日以又明年某月日從母顧氏柩葬天平山之

原於是其母先卒六月矣銘曰

生不壽死不後人之自取邪數之不偶也晉陸士衡唐孟東野君兼其人于千載下我爲之銘豈曰知者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於乎人惟無志與材以見于世而槁死林下死者固無憾生者亦不之惜也或有志鬱而獲信材閟而及試於是而死則死者生者亦何足憾且惜乎乃若吾友惟善之死志方信而倏鬱材將試而卒閟此不惟惟善之目不瞑凡爲其姻戚僚友莫不爲之扼腕太息而流涕也君諱僃字惟善姓張氏其先爲汴人隨宋南渡家于蘇遂爲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士達父明遠皆不仕君弱冠入郡學即知黜華向實卓然出諸生治尚書景泰四年中應天府鄉試三舉進士輒中乙牓得學官輒辭不就居

太學掃一室讀書朝暮甕壚蕭然一寒士而君益自刻厲久之
從夏官卿掌奏疏居一歲謁選吏部考君才可用奏理南京都
察院刑六閱月刑無頗類都御史高公才之以其名上成化二
年三月即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浹辰將取道還家為母吳
夫人壽一夕暴卒閏月乙亥也年四十一友人鄉貢進士查君
文外兄太常典簿李君浩相與殮之官為給舟載其柩還其兄
佐與其二子以四月庚子葬君于吳山先塋之次君為人謹謹
不少放剛簡端慤而有廉隅善事親與人交篤而不汎配錢氏
故大寧都司斷事某之女子男曰謨曰訓女長適朱存理次許
適徐季華次尚幼自君初登貴仕即死不識者亦有噫嘻聲
祿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君之志固不在是予之所以惜君
者亦果在是乎系之以銘曰

木産于地封之艱㲸之不易尋斧縱焉垂成詭飄風拔之匪材自棄嗟嗟張君無乃類人不勝天奚足異

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故河南人宋南遷從之家于蘇遂為吳縣人世業醫具陰有德于人葢已久矣至君之兄少保信敏公既以重望曠度為天子寵任而君之弟鑄復以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一時陳氏貴顯遂為吳中仕宦家之冠君時處伯仲間畧不以門地驕人縮首歛足語出恂恂其抑畏反若寒士下故鄉里稱厚德者必曰陳君陳君云君諱錡字有容叔父季王無子以父命為之後母朱氏老而無依嘗迎養于家君以其事父者事叔父而季王之祀不絕以其事母者事外母而朱氏之意甚適也永樂初父被召為太醫院醫士君惧其老弗勝勞請以已代久之父没

居憂制以疾遂不上成化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七終曾祖德卿祖均錫父孟玉皆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高氏繼孫氏皆贈一品夫人娶夏氏繼劉氏子男五人倬倆佾佖佩女二人長適莊信次許適傅奎孫男十二人女四人以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吳山之先塋前葬其弟御史君率倬等哭再拜持狀乞銘予於君爲里人頗知君不可辭無銘銘曰

於維陳氏世有潛德自沐徂吳久晦其蹟維僖敏公爲時名臣寵祿之來萃于一門小人施施孰不憑藉君方退然自持愈下維葬有銘可考不誣以媿小人以慰諸孤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成化庚寅六月一日山陰田處士卒享年八十有三以明年當

卒之月日葬于邑亭山先塋之次初處士之疾病也屬其子敬曰吾卽死雖吾所輯喪儀是行百凡葬具寧薄毋厚唯刻石誌墓古人所不廢者汝其圖之至是敬使其甥吳獻走南京持狀謁予再拜以請予以不知處士辭而監丞徐先生懇懇道處士之賢於予先生處士之邑人也予信其言且嘉處士之能不亂其命而其子之能從之也卒諾之按狀田之先蜀人也宋有諱奕者仕爲右正言從高宗避金虜之難從家臨安四世孫起居郎昭再徙會稽昭生榮榮生茂義茂義生忠始籍山陰而娶于朱生處士諱亨字時泰別號勿菴少失侍奉其母得子道甚毋沒哀毁踰禮人多稱之其治家尚嚴肅而尤以信義服其鄉鄉人有爭辯者待處士一言而定至於憸人悍夫望見處士於道皆爲之趨避不暇或者比之王烈焉平居坐一室端然終日如

對大賓則有修敬之扁富而能貧服用貶損如小家謂奢之有害也則有貧富相因之圖雅好禮歲祀先必宿齋戒而儀物兩備患流俗之瀆其先也則有闢紙錢之說其治喪斥去浮屠氏法而一惟儒者又以繁文末節之不足行也則有簡易喪儀之書他言行之可書者尤多不能載故邑中推數好古而知禮者必及處士處士杪歲績學期以表見于世既不果則一意治家正俗欲追古善士而及之逮其晚節益有高致作翠拱之樓以居彈琴賦詩若無與於世者常偕里中遺老十人結清閒之會月為一集蓋有洛社之遺風云處士元配楊氏繼王氏子男一人即敬女二人適吳麟錢侃孫男三人曰阜曰寅曰宣宣為郡庠生銘曰

有以裨乎世奚庸推而仕也有以傳於人奚庸愧乎死也夷考

其行於今之世而見古之士也嗚呼若人而今則亡徒見亭山之下有封若堂也而采蕺之麓秦望之峯翩然白雲冷然清風彷彿乎竈氣之之乎其中也

正義處士墓誌

己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國子家居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步眞珠溪之滸見有騎而從兩僕來者允達遥指而笑曰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趍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從拂黃埃須眉間執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顧見仕信者見之一如平生歡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誦習暇輒相過從坐如昂足然他日仕信獨過予予迓之門視其色若有隱憂者私怪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璽之父之棄諸孤歲星八周矣

當下窆時墓石且礱而求其執筆者不得吾兄弟私計之以為
寧緩勿苟恐為吾父羞茲重獲投分于子能忘情於重乎則應
曰君之欲銘其先人意蓋在文筆也予念束髮時即嘗讀麐溪
集集間他文辭之載弗暇論如沖素府君之葬晏朝請銘藍山
府君之葬方承事銘青田府君之葬黃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
士則歐陽文公宋太史亦皆有銘顧予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
獨羞先人且恐為諸先哲羞予方苦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
至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蓋允達所製也予疾
讀一過曰君家家規百餘條先君子動率與之合可謂賢子弟
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至飯飢殯死娶貧凡數十事
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
統間有寇難寇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

起于家以家廟燬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二者可書惜乎文筆踈陋不能昭之闡之也若夫鄭自沖素以下世德焯然史于國誌于郡乘于家者甚備又不假書雖然君必欲書之敢弗書乃書曰　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昫曰正義者鄉之易名鄭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麟溪天下所謂義門者也曾祖銘祖得金華稅令父棟嫡母張母姚處士娶陳生四男瓌瑯琥璽一女適國子生戴廷用男孫七胄慶鑾鎬鐙錞鉞女孫三其二適李鎮戴璠其一尚幼處士卒于天順甲申三月七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

解元賀君墓誌銘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羸然望之可驚乎掃一室使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爲書報其家其兄慈冀得一見也不一

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可以執筆爲我書所以告吾父者乎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翛然而逝嗚呼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振父美之皆業儒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爲童子時用其父教力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爲之說下筆平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試禮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完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爲不可及家居學者爭集其門終日懇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易師稱吳中爲人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它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

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爲子後得子曰旼女一人皆幼其娶吳氏也生于正統巳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日年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邪然彼徒有之者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乎名邪得乎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爲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倏舍予兮誰即形慘慘兮魂茫茫藐二稚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旆戀吳山以爲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藉藉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

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絕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斯壙兮尚永閟乎千載

湖廣荊門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世家江陰之梧塍君之曾大父曰均平有隱德大父曰本中嘗以人材徵未仕而没後 朝廷追旌其墓曰義民父曰景南疎財尚義獲受官服其娶孔氏而君所生母馬氏也君諱泰字士亨以避先諱更字大同幼與其兄惟正受父訓學業不少縱惟正嘗一出爲中書舍人而君從鄉校貢入太學文名在六館間藉甚既乃應順天府鄉試時主試則學士劉公儼也居君首選人以爲宜或有以私故獨謂所取士非公者請覆試于
上不可乃即禁中特試前列五人文成皆稱所第名而君尤以

當嫌於人其事益白於是士論翕然歸劉公至沒而得謚文介亦以此其後再試禮部輙中式有司嫌君輙棄去人爭惜之久而歷政憲臺以能明法律例有御史之擢復以嫌不果竟授黃之羅田令初至官謂為政當先足食否則教未可施乃數訓民務農凡貧無牛種者輙給與之更立義倉以為儲蓄之計已而歲大侵遂發粟賑民不足則下勸分之令且作饘粥以食羸弱不能行者一時惠及鄰邑所全活不可勝計先時民多論財嫁娶君禁之使必以時民有其後將絶以貧故出繼他姓者為贖還其家富民買田或不納稅稅遺貧戶至六百石有奇者徵迫殆死為發其弊得免君居官尤廉每斥所當得公錢市粟以備飢歲其服食百需一取給於家而已時有但飲羅田水之稱於是黃人爭欲得君守郡兩司為具疏聞于　朝遂擢知荊門然

非黃人所望也去任之日爭送之郊悽然不忍舍荆門號難治君治有餘力州幾無事部使者才之會夷陵有疑獄數年矣乃檄君往讞讞之即决其明敏如此三年有鳩來巢於廳事之梁人以爲善政所致相與歌之俄遭孔孺人喪歸再遭父喪以生不能榮及其親爲痛與其兄竭力治葬人憐其孝服除荆門父老數輩詣　闕奏願復得徐知州疏下吏部從之君在任歷五月矻矻理獘政疾作即不可治卒之日成化十五年十月丙午也年五十一君襟度濶達遇義事敢爲綽有父風與其兄處相友愛甚篤家産故厚能身率族人以儉教子姪學必勤苦已而遂有取科第者實自君啓之性善吟詠有生白生詩藁藏于家生白者其所自號也君初娶同邑趙氏處士時顯之女再娶海虞章氏國子助教儀之女男二曰元穀曰元敊出側室王氏顧

氏女五其壻曰華頴陸節周祥熊夏巖夏玦至是君之喪歸自荊門卜卒後之三年正月壬申葬于所居東三里許馬鎮村福昌里之原其兄惟正以予嘗交君前葬具書以卞戶部之狀來請銘爲之銘曰

才莫不宜而止於斯古亦有言止或尼之嗟世之人多以祿仕仕不以祿君也盡瘁簿書錢穀莫匪爲民盡身之詘而民之信豈徒詘焉又奪之年惟此銘文庶永其傳

宿田翁生壙誌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如壽豫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壽豫備所以藏吾棺者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誌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

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爲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頼先母張孺人撫育之如己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爲擇配以家世業醫也命從從兄梅窗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葢吾之於醫雖不能過人然於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有厚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與世多忤故兩以醫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至于囊槖枵然此皆區區置之不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于有司蒙　恩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後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嘯詠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襄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於醫者得盡傳其秘爲知者薦授崇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頼其祿養比又爲吾入粟

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娶張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鍪次鎏次鏊鏊厥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託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幸甚予與翁別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癯然一醫吏謹厚靜默可親今得其書其言直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不賢甚矣哉於是誌之韓之先出安陽爲宋魏國忠獻王之裔世有顯者至 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於醫傳其子曰公望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竝以醫事 太宗文皇帝最見寵遇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伯廣娶喻氏生翁而爲伯濟後

伯尚實敎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別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今年夏有傳寅之死者予不之信或曰子何以不信寅之死予曰寅之淳謹人也無暴氣無刻行如是而又當盛年固無死理曰無死理不有死命乎居數日有自南來者曰寅之殮矣殯矣吾且臨其喪矣則歎曰噫嘻寅之其果死於命耶方謀與諸同年爲文祭之以寫其哀而寅之之兄退之適遣使來京師持鄉進士翟舜民之狀乞予銘墓且自爲書遺予予既進使者問寅之之所以病且死故既乃發其書考其狀而叙之曰寅之諱經姓卞氏常之武進人父曰庭蘭生六子寅之其次子也爲人蘭其清玉其潔而衣冠楚楚眉目如畫出入家庭庠序間於父兄

師友之情最深也父嘗以誣被拘寅之憂甚日則躬操飲食進之獄中僮僕請代其勞不聽異母兄諒蚤世家人必之謂喪禮宜殺寅之執喪盡此皆其幼時事爲宗黨所稱道者既長益好學從良師受三禮探索辨難專門禮經者不能屈至爲程文務抑其詞使與理稱成化七年以邑學生舉應天府秋試主司令楊學士徐侍講爭奇其文擢魁其經八年春遂中禮部試廷試復在高等　天子賜之進士出身故事進士不即授政第使從有司觀之寅之得兵部謹飭如諸生名益起部中會有大臣死者　朝命董葬事南行經齊魯時適東方大旱民餓疫者相枕藉寅之感焉行次房村疾大作兼程抵家見其母若兄弟疾少愈一日客召其弟詮譯等謂曰爲我治棺衾皆怪之翼日竟不起九年五月五日也年甫二十九死之後發其篋得奏章一

適言東方事宜所以區畫其荒政水利者甚備見者益悲其用世之志云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其先塋寅之娶徐氏生一男二女卜為浙右名族予嘗為寅之誌其弟誠之墓頗著其家世矣茲故不復載銘曰

膏其軸適于陸折其輹車則覆嗟哉寅之命何鞠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誌銘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爲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爲得人公爲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爲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爲公錢用之益吏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己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爲意事遂　上聞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

掉口舌平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醖釀之者獄詞上備皆
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爲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冤
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　朝廷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
又爲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
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
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
公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賔避地長洲
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方幼稚編
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
一居爲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
說下筆爲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
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中

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乙牓不就入國子爲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鎭醫巫閭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充　東宮講官六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毋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詔教庶吉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爲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爲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没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而逆毋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

毋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爲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　朝廷方修實錄歲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好止藏書幷古書畫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版刻其投贈諸詩行于國中其爲文才贍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干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眞蹟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內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淶先卒三女長適湯璧次適范輪次許適丘某而夭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鄱陽丘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寬則有罪焉蓋寬少游於公之門公不以其不肖每與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乎爲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人亟我力可爲人不可知終焉面目求無靦而公則其人進退甚適公議未亾則我耤耤此寃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公何

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

府君諱馳字孟馳姓吳氏蘇之長洲東吳上鄉人自高曾以來代有隱德父曰壽宗尤以淳篤稱生值元季遠 國初能晦匿自全娶同邑韓氏年五十始生府君時洪武己卯二月甲寅也府君幼則端確兼多智識如鉅人性至孝父嘗有疾以童子徒步入西山汲澗泉煮藥以進稍長即善治生父曰吾晚得子而子能自立如此固先世之德之致也喜而特祀告之府君既孤年甫十四自顧無他兄弟卓然以門戶自任當是時所居城東遭世多故隣之死徙者殆盡既荒落不可居乃徙今集祥里依

從母之夫顧執中氏顧方以貲雄里中久而家漸衰執中且病呼府君告曰吾視諸子鮮克承家者吾即死惟是舍宇勿爲他人有也府君泣而諾之及執中沒府君厚與之直而仍居其子不使他適迄今葢五十餘年府君旣以勤儉謹畏拓其家以大而城東舊業然未嘗一日敢忘而不經理之晚歲益種樹結屋爲終老之圖因自號東莊翁及孤寬忝科第入翰林爲修撰獲以其官封府君階儒林郎然不幸　命下則旣遘病矣卒以成化乙未八月戊子年七十有七娶居氏繼張氏繼王氏皆封安人子男三曰宗曰寬曰宣女四適沈鑄周譔沈綬王節周氏女先卒孫男四曰奎曰奫曰奕曰福孫女二長適夏靖先卒次許適徐美中曾孫男一曰俊章女一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初寬居京師聞府君病凡再

上章始　賜歸省未至家之七日而凶問至寬哀號悲恨痛徹心骨聲容如存聞見無及日月有時敢次叙平生大畧刻石納之幽堂若夫府君之德所以積于躬見于事庇于子孫推及于親戚鄉鄙者當求諸名筆表于墓道寬悲哀昏憒不能悉書也嗚呼痛哉孤寬謹誌

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歷麗君墓誌銘

宗人府所設官有令有正皆極品然未嘗授其人常以駙馬都尉一人之尊貴者署其事其屬有經歷亦必有清望之士乃授焉慎之也麗君朝儀以沔陽守滿考特擢爲之君靜厚人也言動不躁且負才具足以有爲始至府中覩廨宇傾圮葺之如新人莫知其費之所出顧所掌自　皇族譜牒冊籍之外更無所事又府署深遠終日寂然如山林間吏卒闔戶晝寢而君益

閒散無以施其才歲餘病作竟卒實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若干君諱昱珵字朝儀其先山西大同人曾祖福忠謫戍北平又徙太倉故今為太倉人祖景仁考仲禮仲禮娶某氏生君始遣君入衛學為儒生君能自奮勵以天順某年遂登應天府鄉試既而試禮部輒不中始仕為沔陽沔陽大州號難治惡少年往往白晝肆剽掠莫敢何問君始至擒其首惡者一二治之餘皆歛蹟屬縣景陵有巨奸相聚陰持吏短長起滅詞訟其黨有一太歲十虎三彪之號亦皆就擒死獄中他日盜聚竹林灣勢張甚捕者皆空還君出其不意以小舟直抵其巢穴盜相顧驚曰太守來矣遂奔散獲二十餘人寘之法州境遂寧巡撫都御史劉公敷特旌其功以勵衆州既稱治君乃料戶口以均徭役作溝渠以備旱澇行之悉有法至今人思之蓋君為州

如此可不謂負才具足以有爲者耶君娶陸氏子男一人暟女三人孫男一人暟將扶櫬南還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太倉殷閣門外以予嘗知君奉王翰林濟之之狀謁拜乞銘予以知君既爲辭而暟不舍也銘曰

位則不卑才無所施尚有遺愛與沔水東馳嗟君子兮藏于斯

甌寧董府君墓誌銘

董爲閩世家其先蓋出晉車騎將軍牧之至唐有避亂由廣陵來者始居甌寧之西鄙鄉遂稱西鄙董氏在宋曰蜚卿朱文公門人也著述甚富自是子孫以儒業相承而族益大元末曰瑛者率鄉兵拒僞漢陳氏入 國朝論功授官瑛生文貞文貞生衡衡娶楊文敏公女弟生府君少則醇良既長寡言慎行與物無忤事父祖與繼母吳盡孝父没事叔父而孝不替至與兄弟

及諸子處友愛慈厚家庭間盎然也童既大族君待其族人凡親疎賢愚一以恩意其居鄉謙謹人皆愛重之或有忿爭以一言諭之輒服歲飢出粟賑貸不責其必償其後 朝廷令有司行勸分之令君首奉 詔始授承事郎非君所望也君少好學而舅氏又貴顯于 朝力足以薦人君時雖尚少然不肎依附以取仕宦教其子宜以科第出用子欽竟登鄉貢而君則不及見矣既七年欽赴試禮部始持其友滕行人祐之狀來乞銘且出其家乘一編相示則自唐宋以來至于 國朝名人之文詞皆在予愧乎其請也顧欽之意懇懇乃為書其事行之槩畀之刻于墓上君諱詡字士敏號恬齋以永樂丙申十月二十五日生成化辛丑四月二日卒享年六十娶吳氏先十二年卒子男六人曰俞曰欽曰佐曰中曰康曰鉞女五人長適朱爊次適宋

燿皆文公十世孫次適建寧左衛指揮張淵次適江楫孫男十人曰輔曰覘曰軌曰轍曰軾曰輈曰晏曰誠曰策女九人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其鄉泰山之原而銘之則丁未之三月十二日也銘曰

閩有名族枌則以儒視其篋中穰穰遺書問孰保茲惟士敏甫其在里居亦不作俯視其後人振振何多況也有人已掇鄉科有施必報尚在他日藏茲山丘其固其密

鴻臚寺主簿何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去其家十年以例乞歸省既得　旨行至半道聞母孫氏喪哀痛不食者累日及抵家而疾作竟卒成化二十年十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七其子樟自太學丞歸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三日葬君於泰興縣永豐之原謁予請銘予辭焉

其請益至盍既久始克爲之君諱嵩字與瞻姓何氏世爲泰興人其先有諱某者以好義聞鄉里君之高祖也曾祖彥清祖伯冊父頤頤娶呂氏生君兄弟三人君最幼以父命爲伯父顥子爲人美風儀而績文學道汲汲如不及初不欲仕日之田間課農勤苦甚粟輒倍收然農事暇未嘗廢學也嘗至京師高文懿公以鄉里故與語奇之文懿時在館閣欲薦君可用力辭乃已既歸愈益敦行時都御史王公竑巡撫淮揚今南京兵部尚書王公恕爲揚守二公世所謂偉人相與論郡內士必及君他日兵部行縣遂造君之廬其見敬禮如此後君以事再入京師竟用知者薦授鴻臚寺序班秩滿陞主簿居官默默非所樂也君性孝友事所後父若毋一如所生二兄相繼沒以痛哭故致疾其學務博覽尤熟於史上下數千載事能記憶不遺若佛老之

教非特不信亦不一窺其說也然君平生惟不爲奇絕可駭之行故其名譽不出於鄉而予亦不知君及觀當世二三名臣所以待君者則其爲人可知也且狀爲進士儲君巏作儲固其鄉人也知君尤詳予特節而書之君娶張氏子男三人曰杰曰樟樟卿貢進士曰楫楫後兄岳先七月卒曰楷出妾楊氏女二人李貴宗劉時其壻也孫男一女二銘曰

仕而食焉已升諸　朝沒而殯焉不在于郊嗟哉何君名永昭

韓府儀賓曹公墓銘

維　太祖高皇帝有子曰韓憲王王有子曰襄陵莊穆王王有女曰清澗縣主主長而甚賢王奇愛之爲擇佳配公時年十六以從母之夫陳公傑爲平涼守自吳中往視之他日王適見公察其可妻也使人言于陳其夫婦重違王意卒諾之已而資

遺之入京誥授儀賓階亞中大夫仍　賜章服鞍馬而歸鄉人以爲榮公諱珙字仲璜姓曹氏世家蘇之吳縣爲人俊偉豪爽無齷齪態人多樂與之交然或不當其意雖顯要者亦蔑視之好面斥人過尤能分辨曲直言出人亦無不服者身雖處富貴未嘗一日忘其故土見吳人與語輒流涕而所以接遇之必厚以父母早世嘗迎其兄瑒事之甚謹兄没撫其遺孤若己子然其平生蓋如此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七子男四人長銘爲縣主出以軍功授官服次鉞次錡次銓女三人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人長澄郡庠生次瀾女四人於是銘來告哀　朝廷爲遣官賜祭將以卒之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以予其郡人也奉御醫周原已之狀泣拜請銘銘曰

孰謂吳産而爲韓人迨其中身生子長孫坐上雄豪灑然襟度維不驕盈足以銘墓

亡弟原輝墓誌銘

嗚呼原輝果棄我而逝耶悲夫初原輝病少愈欲來京師視予或止之不顧曰吾必一視吾兄竟來予見之驚喜甚然竊憂焉留四月還相與痛哭而別至家僅五月而病劇遂不可救蓋昔者不遠數千里而來其與我訣別也悲夫原輝諱宣姓吳氏世家長洲爲先修撰府君之季子而吾之母弟也年十三母張安人不幸下世一旦能自謹飭居家塾依予以學凡嬉游博奕之事皆無所好也稍長每早作之城東經理舊業種樹成列鑿池環之更築屋田間爲農隱計題其旁室曰拙脩因號拙脩居士而時舉杯歌晉唐人田園詩以自樂嘗曰吾有憂慮惟入園林

臨水石不知其脫然以去也性孝友能順適父兄意先府君嘗館親黨之無依者數人至原輝館之不替而長女兄寡居無子則迎養于家其仲早喪生女纔數月亟取鞠之如已出一男曰遂尚幼更撫教之至於長而成立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奉已食不求豐衣不求華惟取足而已尤不自愛往往親爲勞苦之事與人處平和謙抑尊俎間相與勸酬飲輒盡醉醉則默然不亂故人皆愛而親之其娶沈氏先卒有子一人曰奕出側室顧氏女一人適徐美中其生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年止四十八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先塋之次予嘗與原輝約他日歸老必于東城而原輝亦曰吾當益經理其地與吾兄樂也悲夫今尚何望哉葬既有日吾何忍銘然亦不忍終無銘以暴白吾弟之爲人

也銘曰

父兮毋兮子於是依兮尚倏其後兮吾與子同歸兮

明故昭信校尉泰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胡君墓誌銘

胡之先清江人也在元有仕爲萬戶者曰煥章煥章生德淵國初戍守盱眙儀眞等處爲隊長後徙泰州生志學志學娶劉氏生君君諱倫字大經爲人重厚明敏且好學畧通陰陽醫卜之説而於九數尤精少則在行伍人皆爲不樂而君殊不以爲意曰此吾世籍也舊制凡戍江北者歲更至京師操備及君即擐甲出門衝冒霜雪不以行役爲難辭如是者凡三十年其小心守法自裨將而上皆信之景泰初北虜旣遁京師猶戒嚴方務儲粟塞下爲守禦計慨然納粟六百石以例授試百戶當是時君益欲以功名自奮遂從武平伯陳友往征迤西得選置帳

下以資謀畫師還實授百戶武平以君有贊助勞擬再論奏不果人又為公不平而公亦不以為意也既還泰州謂天下承平教其子必以文顯其子玉竟登進士第列官于　朝卒如其志君性孝侍父疾久而不倦母孀居二十五年奉養備至及父母終居喪哀毀而有禮其為人如此則所以稱於人者豈特才諝而已以永樂甲午五月十日生成化乙巳十一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有二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州西九里溝之原娶薛氏懷慶知府廣之女先卒子男五長即玉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次璉襲百戶次瑄次珍次珙女二長適許瑞先卒次適州學生李鑨孫男九曰嵩嶽巖餘未名女九長適韓源餘尚幼儀制君將歸治葬自為狀來請於予且曰玉忝以明經致用適與先人同品秩幸嘗考最例不得　封典甚恨願畀之銘以慰也予重

違其情乃諾而銘之曰

胡在故元實爲武官厥既失之家幸以完公以才諝稍自振拔賞不酬勞功薄孰閔未復于武卒顯于文甲科儀曹昇其後昆維此幽堂百世無改追深其先亦尚有待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湯府君以成化十七年正月廿二日卒既卜明年十月廿五日葬于先塋矣其子瑄持御醫周原已之狀始來乞銘其墓君諱灒字宗本自號裕菴翁其先常之江陰人也後徙于蘇遂爲吳縣人世勤生殖家至府君之世而家始益大府君有兄弟八人其仕者曰渭他皆行貨于外府君亦嘗一至京師竟歸而治生于内蓋府君善殖産所以居積棄取得古人遺法然凡錢帛之出入估直之上下必公必平而其爲人又剛直重厚素爲人所

信服當衆言交競徐出一言無不帖然以去其家既益大而居者甚衆衣食所資婚喪所需以及賦稅所出一惟府君所區畫當是時其家出者率僮奴能協力化居而收倍蓰之息仕者有民社能守法奉公而有善最之名而府君於是乎有力於湯氏矣然府君至此自持益謹自奉益約兄弟子姪得於見聞者更相飭厲不敢爲驕奢之習所謂禮生於有者及其既沒而族人始悲思之夫爲市交易見於易牽車服賈著於書至司馬遷作史記特爲白圭猗頓立傳蓋貨殖人生日用所不能已者推而言之其大者不可以爲國使國之財賦得其人而理之不惟可以足用而其效至於使民知禮節而俗厚矣府君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善善以渭貴封大興縣知縣母曰楊氏封安人其配周氏繼徐氏王氏周出男二人曰琪曰瑄瑄以書藝進授

鴻臚寺主簿女一人嫁浦文泰庶出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三人曰僎僎曰傳曰倫女二人一嫁朱廷一在室府君享年六十有八其葬在吳縣太平鄉鷹福山合周氏兆銘曰

鬱然高丘是惟裕翁之墳嗟翁百年匪裕其身以殖其家以垂其子孫何以爲用惟其義何以爲本惟其仁何以知此吾其里人

醫師錢橘隱壽藏銘幷序

吳縣西三十里有雅宜山錢氏始葬山下者曰良玉府君橘隱則府君之仲子也其名愷字伯康自號橘隱錢氏世業小兒醫其先爲江都人在元有曰益者任常州醫學教諭因家焉益生元善　國初以名醫徵奉　詔往治晉王子疾愈王奏留之卒葬太原元善生宗道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太醫院醫士良

王珝高氏蘇州人也再家于蘇故今爲長洲人槁隱以永樂丙申十二月十二日生自其蚤歲已傳醫業然其氣豪爽不欲以醫名居都下者數歲所交多名公奇士議論間發輒傾其坐人歲己巳適有胡虜之驚慨然歎曰吾生不能立功名于時至於恪惜財物視軍興缺乏不少助之可乎乃市馬若干疋上之以例被　恩典之榮已而歸吳復歎曰吾生無德澤及人惟醫吾家故業也盍窮極是以施吾仁乎始出治病治輒驗每旦啓門迎致者闐然而入其多殆不能酬應而窶家子輒抱携而來纍纍干路不絕一與論視而不責其必報其爲醫善究病源而議論娓娓足以發之所處方大率持重嘗曰壯夫尚欲固本况嬰孺氣體脆弱可以峻急求乎至所治藥雖奇材貴品不鄙購求往往躬自修治不付他手益且精如此故其醫益驗遂與其兄

伯常院判齊名數十年來大江之南言小兒醫者必曰錢氏其名浸聞　中朝然橋隱既老不願仕矣橋隱脩然長身而禮度雍容藹然有和氣少從故禮部尚書楊公游已嘗親其德學中歲日與歸田諸老登臨宴賞以極其樂蓋其好文尚禮則不以老而倦也配王氏太原人世以武顯柔順溫裕稱賢宗族間子男三人曰鋼先卒曰銳曰鉞女二人適陳儆莫元榮孫男四人曰同文曰同倫曰同德曰同理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於是橋隱生七十年即雅宜先塋之次治壽藏爲二穴異日將并王氏葬焉工畢具書及廬山陳孟英先生所述事狀來請曰幸及吾無恙時爲之銘庶平生有所託而傳也予謂橋隱既不諱乎彼而復事乎此豈其猶不忘情乎死生之際耶竊惑之雖然曾子之啓手足亦欲門人知其平生而況即先人之旁異時奉其遺體

而歸于是行不虧名不壞以見于地下豈特無毀傷而已是宜序而銘之銘曰

惟伯康父作此玄室鑿而築之旣堅旣密峯巒欽崟泉水清漪自我先人已藏于斯世之熈熈人之怡怡尚百歲後從而歸之

新淦縣丞顏君墓誌銘

成化丙戌春予憶赴君山游之招君迓之門甚恭命其孫涇趣治具指山而游之君年老矣導客顧甚輕健始登岸崒峰晚過何山飲僧舍歸宿其家詰朝飯畢與客由支硎過禪關度西嶺萬松間遂入天平謁忠烈廟旣乃飲白雲泉扣大小石屋望龍門而歸仍宿其家益設酒肴樂客予憊甚欲卧未得而君貌益恭氣益爽當是時予竊窺見君之德而其壽考亦足以占之蓋歷十年爲乙未歲十月十二日而君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五

於是涇登進士第以嫡長而孤居憂于家咨其叔父所以葬大父者累然衰服拜于門出其同年徐仲山所爲狀以墓銘請君諱璋字廷用姓顏氏其先傳自北徙吴莫知其世曾祖均仕元爲廉州知州祖仁平江路達魯花赤父希誠母呂氏君娶卜氏繼顧氏子男三人曰鎡早卒曰錤曰鎰女四人適湯銘陳瑾顧榮其一在室孫男三人曰涇曰渭曰深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吴縣何山之原君少以宦家子知學問稍長推擇爲縣吏巳能立名行縣中人稱之及上吏曹給事如例授安福縣丞再歲丁外艱服除改上饒俄又丁内艱服除改新淦在安福時縣有豪猾數持吏短長及發民陰私以射利君始至知之召置庭下數其罪遣去其人懼而止縣遂以寧新淦爲江西劇縣素號難治縣官率不久罷君有

幹局愈以勤慎自持仕竟滿考常掌二稅見民有鬻兒償官者歎曰此豈得已者乎吾爲民父毋而使民至此奚以我爲遂以俸代償之自是益留意民隱其心之厚如此故所至去任民輒挽留之既去輒思之君縣丞既九載例得遷官曰吾獨不知止乎即具疏請致其事歸時年始六十云君歸日以教子孫爲事或時循隴畝課農業與耕夫伍無嫌也因自稱稼軒老人性尤喜山水勝日尋佳處登臨游泛竟日忘返其樂有人所不及知者君偉儀觀美鬚髯而莊重詳雅能起人敬才既不盡用世然睨見其孫取科第貴顯于時論者謂其德澤之及後人者深且長矣銘曰

維古發身不拘一隅在漢名臣刀筆簿書顧君之才與崔子俱于不負丞而丞負子相彼小人有出無處以官爲家疇曰歸歟

車攻維王孰始匪輿樂奏維暨孰終匪圉凡物且然而人弗如師峯之下有舊田廬奉身而退庶保令譽昔所抱孫焜燿朝裾倫然考終世等敝帚孰計縣氓來挽喪車百世尸祝桐鄉之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民日滋繁俗日滋降雖平日號士大夫者矜誇矯詐相習以非相尚以利曾不爲怪何望乎閭里之民哉吳府君寬之從母之夫也少失問學不求聲聞以故不得列於士大夫而爲閭里之民然而考其平生士大夫或有媿者性直率畧無緣飾見有作僞者駭歎曰彼何爲然中少容言出輒衝人人以其無他亦不之憾其論事必自本之末纚纚不巳然遇非所知者雖同席終日嘿然無一言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而一錢尺帛取予必當至於治家屋廬儉而必完什器朴而必整不然曰吾心不安也其爲人葢魯論所謂直愿而信漢書所謂悃愊無華者歟府

君諱能字景賢長洲人世有善譽父文華亦謹慤人也母鄒氏繼母陳氏府君生二歲喪母長於祖母宣氏與其姑之力既壯與先君修撰公同娶于張先君之德厚矣然必慎所與故平日非府君莫與計事一觴一豆必相對乃樂嘗曰吾二人雖友壻而姓同殆兄弟也府君亦曰吾生與居同巷死當葬同原後不幸先君下世府君哭之慟又二年為成化十三年二月壬午而府君亦卒年六十五素不諱死既病凡送死之具悉自區畫及病甚精爽不亂曰吾其逝矣遂卒娶張氏有賢德二男子曰謙曰詳孫男一曰會女一府君處世雖寡合而獨厚於倫理念祖母嘗保護己祖母沒哭之幾喪生親戚貧而病者尤加問遺而與家人處歡如也卒之歲寬以先君之喪例赴京師歸哭之將葬謙等謂宜有銘寬以府君之德不甚表著宜刻之墓上乃碣

而書之雖然寛何忍執筆哉以卒之歳九月癸酉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東距先君之墓百步銘曰

三代巳遠孰爲古人一廛獨受孰匪凡民有位弗得有德弗泯蓋墮甑之孟敏必郭泰而後擧如耕谷之子眞微楊雄而無聞則知委巷之中衡門之下遺逸之者未可一二而云死者不作有封維墳纍潛發隱可無刻文

陸宗博墓誌銘

長洲陸宗博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巳丑卒年四十二初其病也里之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我及卒皆彷徨無依至有泣下者曰公家徵需甚亟吾等疲矣安得庇我如陸君者及歳漕粟緣輸納以破產者比比安得貸我往役免我出息如陸君者且吾等水澤之民也歳若澇荒有司不盡以爲災

安得出粟貸償不幸災自利如陸君者其言流聞城市知其事者信之以又明年正月壬午將葬君于邑西福壽山之原其子完奉南昌太守張君汝振之狀來乞銘南昌與君中表兄弟也其言宜實則視其狀適與所聞者合予乃歎曰宗博一布衣耳徒爲郡縣推長田賦能施惠于里人遂致人悲慕如此彼有祿位操生養之具者民反欲推之去甚者以死祝之其有媿于君也哉凡君平日於人危急卒救卹之不係於賦役者尚多故言出能使人信服公事易完而私爭易決其卒也宜人悲慕之如此也陸爲郡中著姓系出吳大司馬抗在宋有曰千九朝議者始居陳湖之上四傳爲仲祥以力田大其家仲祥生文伯文伯生守道守道生起敬累世事行具載家乘起敬娶周氏年踰四十以無子憂一夕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曰以此嗣汝亢吾宗

者必此兒也已而得君其諱溥字宗博别號心耕少則謹厚温雅有鉅人度稍長其父毋與其所生毋夏相繼而没治喪能黜浮屠氏法一用古禮鄉黨已賢之他日乃約其弟宗涵協力治家而躬儉朴以率其下家益振起如前人規模於是宗涵亦壯矣錢帛無私藏飲食必共享其怡然相愛有崔孝芬孝暐遺風至其推孝友以待族人者恩意尤厚嘗曰人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族人何疏戚之有故衣食居室待君而具者數人其年始四十即邑中治别第將謝家事日從賢士大夫開尊俎閲書畫以爲樂然不幸卒矣娶華氏處士惟德之女男子三人曰完郡學生娶郭氏曰宜聘惠氏曰宇尚幼女子三人長適范璋次適孔彦慶次在室銘曰

君子之澤或流于國或被于鄉身有崇庳澤有短長有如陸君

惜無位矣而復蚤亡雖然其志則行其名則揚其遺于後人者尤不可量顯者一時壽者一世惟可稱述雖死不逝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蘇之嘉定有以兄弟同登鄉貢者徐德充德宏也已而德宏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德充獨不偶乃益發憤讀書以必取甲科爲期他日四方名士相與講易京師號麗澤會君在會中陳經傳指摘隱奧幾無遺義爲文章輒能得所謂主意者士後多中高第爲顯官而君竟以貢士卒于家年止四十五君諱忭其字德充先世爲汴人從宋高宗南遷至嘉定之黃渡家焉族屬蕃盛遂爲東吳大姓有諱俊傑者生子英以高年受章服之錫子英生承事郎述娶陳氏生君兄弟三人其仲即君也少秀敏善記誦學書有法出諸生中旣長爲同邑朱近仁贅壻朱遺代緜

一辱庸吏慨然與其弟謀爲舉子初學于范僉憲誠夫習程文志專而功密邑大夫才之將薦之京辭不肯就業成當天順壬午歳卒以明經登鄉貢云君爲人有氣岸議論侃侃其色毅然若不可近然平生交游之士亦多海内其治家嚴整每謂推之天下事不足爲而事業可坐建蓋其自許也可謂重矣使其不死得當一官守一職不知其所就何如也君卒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以又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瞭城西項涇之陽時德宏以御史出知樂陵以書來曰吾兄不幸天死非執事銘無以慰吾之悲敢爲之事狀以請於是君之子琨奉書若狀再拜泣告予辭之復再拜予不得而辭也蓋德宏之愛其兄琨之愛其父拂之不可而況予與德宏有鄉里斯文之好者乎君之配曰朱氏生一子瑜側室胡氏生一子即琨女一適陸堂

銘曰

馬不可以守閭亦不及以駕車望千里而至只會跛鼈之弗如水曲兮交衢御者兮踟躕抱吾才兮安吾命幸不失其馳驅

李君信墓誌銘

予少與居同里而學同師者施君煥伯一人而已煥伯今歲來試禮部每遇予坐輒談及里中事至於存沒盛衰之際未嘗不歎息也葢數十年來若李氏其尤可歎者君信李氏之佳子弟也名瑞其字君信別號志隱其先本京口人宋南遷避兵入吳中遂留家焉家故饒於貲屢肆聯比人蹟闐然其叔祖惟中亦嘗仕爲工部郎中一時號稱盛族君信既生豢養且少姿容端厚舉止安舒出入閭巷間人多指目之嘗選入鄉校居一二歲謝去專以養親治家爲事時君信年尚少見族人或不能自立

者慨然有遠游服賈之志南抵甌閩北至京師凡行數千里未
嘗以勞苦客居纍歲亦未嘗有過舉既歸益督僮奴治生業入
則量物貨出則置田畝家卒賴以不墜人尤稱羨之君信既有
力於李氏嘗曰吾豈顓顓為一家溫飽計者惟學而致用乃吾
先世之事而早歲之志也因遣其二子皆入郡學方日夜程課
之以冀其成而君信以疾卒矣年止四十七君信為人寛厚有
容惡聲暴怒不見於口面人或犯之反引咎自責其人後亦多
悔至於宗族親戚施之恩意尤多好讀史於古人賢否得失輒
從其弟子道之以為勸戒曾祖孟輝封工部主事祖惟孝父公
紀皆不仕母馮氏其娶王氏大理評事世英之女先卒子男二
人曰鵬曰鶚女一人許嫁張杞孫男一人其卒以成化十九年
正月三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十三都黃山先塋之次

於是煥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子固君信里人也乃以其可歎者書而爲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没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于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爲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爲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早以家事委之事雜然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嚴家多傭保臧獲輩聞君謦欬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而產業弗墜者以有君也好舉義其飯飢槥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產婦水濱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晉

江人也從戍東粵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爲不利也棄諸此君惻然呼歸其家爇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爲益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顒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三遺言以弟紀之子瓊爲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善醫薦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取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爲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目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其藥攻擊之其殺人葢亦多矣而君不知復罹其毒

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自君之死世之服藥者可以戒矣弟紀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雞籠山之原寛其女弟之夫也刻石于其墓而系之以銘曰

維天福善于古有聞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嗟嗟汝中曾不獲下壽孰謂于其身亦既無一子孰謂于其子孫豈古之人不信而今之天不仁不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莊周之云也乎

周以節墓誌

以節諱諤吳對門周氏祖曰文昱父曰叔能皆以謹約稱里中母毛氏三子以節行二一生有父祖風無子弟過郡嘗繇役其家干鎮遠鎮遠爲荆楚之裔路嶮而遠人皆難之以節重煩其兄弟慨然請行水陸往返幾二萬里事雖畢而身亦勞加以炎瘴得疾竟不可治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卒年四十八配吳氏

先修撰府君之女也生男一曰遂娶王氏女一適朱存敬繼室楊氏生一男曰遇女二皆幼將葬以卒之年九月九日遂予之甥也若欲得予一言嗚呼吾姊之葬嘗誌其墓而悲其夭今十七年矣而悲未能釋孰意又誌吾姊之夫之墓耶墓在吳縣花園山之原夫婦合兆是爲誌

周原凱墓誌銘

君諱南字原凱姓周氏崑山石浦人也曾祖桂一祖子明父仁代以力田致饒裕當　國初初選長鄉賦者周氏在選中至原凱蓋百年于此原凱尤鄉人所謂賢者每與季父用和兄原道更出入治租事卒先公後私其催科之善繇役之均民不擾而事亦濟下皆賴之景泰乙亥夏不雨耕者告病原凱以旱言于部使者曰苗槁矣非除田租豈惟民無所於償將去其土辟徵

歛之苦矣部使者竟從其說既曰田租雖除如目前飢民何即發私藏出粟若干斛賑民民益全活所以賴之者又不惟催科繇役間也原凱幼失怙恃居喪哀毀無童狀弱冠奮於問學卓然能自樹立人不知其爲孤兒也家居尤篤倫理閨門之內情意藹然外而接賓朋待師儒必知敬嘗患末疾者久不良于行已而失明然聞客至輒蹶然以起使子弟夾持之出迓盡歡乃罷及病革命遷之正寢俟絕所以處後事諭諸子者訖終語皆不亂其終以成化甲午三月廿六日享年六十配吳氏子男三人曰順曰澤曰泰孫男二人曰恩曰孝思女三人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沖川鄉之先塋前葬澤以邑庠生居憂會其友張君時學赴試春官以進士吳君德徵之狀拜授之俾乞銘於予

銘曰

崑山崔崔石浦湜湜原凱之生有美其德石浦湜湜崑山崔崔原凱之亡鄉人之悲

周叔能甫墓誌銘

頃予誌從母之夫吳吳翁之墓歎當世閭巷之民有士大夫之行不獲見知于人遂泯然以死者每有之若今周叔能甫又一人也叔能長洲人世居對溪之上其父文昱母毛氏生二子叔能諱傑叔賢諱儀兩人者自少至壯相友愛旣久叔賢出居溪南與其妻相繼卒已而其子婦之卒遺幼子一人十二歲孫二人長八歲次六歲纍纍然垂涕積垢啼號仆臥日惟待餔于人叔能竊念曰吾弟在吾弟之妻在子若婦在三子者有祖有父有母字矣今而皆亡吾尚可以顧吾家乎其遂爲之父之祖乎即往其居治生爲其衣食謀早夜與同臥起至櫛縰湔漱皆身任

之且鞠且教凡七年三子者迄嶄然以長而叔能亦既衰老始還卒于家成化十三年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九月葬于陳公鄉受字圩之先塋諸孤拜請銘文蓋予之仲姊叔能之介婦也諗知其事則應曰若翁有可書者吾又奚辭然念叔能賴與予家連姻予頗能文辭不然又泯然以死失一賢士矣此予所為歎者叔能之配曰毛氏三男曰謙娶稅氏曰諤後三月卒娶吳氏繼娶楊氏曰誠娶范氏一女曰淑貞適吳海孫男六曰迪遂述遵選遇女七曾孫男三叔能貌癯然言咿咿常恐傷人生惟不為奇偉事然即其所以處兄弟如此其賢於人者遠矣銘曰

閱牆之詠昔見于詩況也兄弟子之孫之肆伐其根顧柯與枝有賢周君善推所為鞠而教之乃母乃師小夫好奇去本遠而

本之謂何天顯民彝周君克舉家人而離嗟此商俗終然靡壁
匪爲葬銘毋曰費辭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宋之先自唐主客員外郎駢爲閩觀察判官始寓莆田再世而漳州推官銑復由晉江遷而定居遂爲閩南著姓其後仕而尤顯者曰邦光宋元符庚辰進士官至知漣水軍先生之十二世祖也曾祖孟祖寓皆以儒術教授于鄉父勸沐陽訓導其配林氏生子六人其長先生也先生既出儒宦家而舅氏爲翰林院學士文至所從游如方行人源深又一時名師故其學有所受天順壬午遂以明經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牓例授教官以舉人署安州學正尋遇　恩詔實授丁沐陽府君憂服除改濮州再丁林氏憂服除始擢國子監助教階迪功佐郎三年進階

修職佐郎又五年而卒成化甲辰二月甲申也享年五十有七先生諱農字汝勤以字行別號拙軒爲人清儉少欲言笑有時稱爲師者初在安州率蚤作坐堂上以臨諸生規約嚴甚受業者開諭數析必盡其說乃已衆皆悅服更以餘力督治學舍而一新之數爲提學者之所稱重歲大比藩省交聘校文嘗赴江西所得多知名之士至改任教法益善士往往自旁郡來學盖出而取科第者前後凡若干人及陞國子祭酒司業知其賢禮之尤至嘗以次當爲王府長史時其子端儀已登進士第仕于朝矣曰吾爲國子監師且有子以養尚何慕耶竟不就故戶部尚書翁公深歎羨之今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公贊其畫像有惟安恬以履平素分不巧營以騖乎進趨之語盖二公皆邑人知先生尤深云先生平居謙恕和易樸之藹然君子人也治家不

嚴而肅既病甚子婦在側不忘訓教將絕會僚友來視其子憂戚中倉卒以便服出見顧語之曰此豈所以見長者禮乎其恭愼如此娶吳氏安福訓導封戶部員外郎時望之女子男五人長即端儀禮部精膳司主事次僑次侔郡學生次儒次脩女四人長適黃棠次以疾在室次許適林某次尚幼孫男二人長嵩次峨先生没後一月端儀將歸其喪卜得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乃自爲狀謁予請銘予嘗往來亾友李翰林士英家李與宋鄉鄰也因以知先生之賢而禮部君賢如其父尤知之予安忍辭銘曰

閨有故家宛然餘韻何以見之執禮而愼少而自學惟潤乎身及其施教亦成乎人豈惟成人而又有子以養其生以送其死以歸于兹丘尚千百祀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璲字孟規蘇之吳縣人陳氏故業醫後更業賈至孟規奮然讀書從儒者游遂業儒成化四年以府學生中應天府鄉試再試禮部不中歸而得疾孟規長不滿六尺然容貌豐碩當其疾作少間過予予初見之不知其爲孟規也頗怪其羸瘦至此久而疾復甚竟以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止三十六以十五年正月三日葬于吳山陳灣村將葬其父淛泣請銘而其弟子繆順楊循吉數輩且謁予曰巳買石琢爲碣矣謹俟予許諾然不忍即銘也他日其從兄僉江西按察司事粹之復以書來謝曰亾弟得執事銘吾悲少塞乃銘之予嘗與君同游學宮應天之試又與之同榜相好益知其平生大率無遺行可議也君家居爲易師弟子亦有取科第者然其學不專治進士業

兼能古文詞其與人論事多不暢達至下筆衮衮數百言叙述輙有條序勝口舌遠甚曾大父曰孚敏太醫院醫士大父曰有常父曰振其配曰姚氏無子以弟珩之子田爲後銘曰

嗚呼孟規以文爲業以學爲師何有作慝而止於斯此明短折彼昏耄期事不可詰理不可推嗚呼升斗之望垂槖而歸穀也豐下相術可非惟老在堂孰養與持家人之悲學者之思讀此銘詩庶其慰而

大理寺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寺正彭君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年止四十二卜葬以卒之年其月某日其妻李孺人挈其諸孤子女纍然扶其柩將涉江湖數千里以歸其同官陳尚賓憐之來告曰彭君且葬宜得銘文念其孤皆幼莫能請也予聞之惻然則應曰

諸君諱銓字大用世爲襄陽人弱冠入鄉校從博士受詩善辨質疑義爲程文燦然可誦以天順三年中湖廣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副榜例得教官不就入太學歸省遭父喪服除凡四試始登成化八年進士第觀政都察院杪授大理寺右寺評事三年遷寺副又二年再遷寺正君重厚有才具狀貌偉然爲太學生時客居者數年妻子嗷嗷待君而食其貧困甚矣然未嘗降志於人及爲大理屬所操持益固而讞獄詳明得法吏體嘗奉詔賑災齊魯間當缺食之際區畫有法民賴以不餓死既而流移者皆復業有司遂欲徵宿逋君不可曰是重災之也具其事奏請于　朝竟獲蠲除民感其惠至有泣下者君世不仕父英以君評事考最贈如其官母韓氏號孺人子男三人曰縉曰紳曰經女三人予與尚賓皆君同年進士也故尚賓以銘請而予

宜爲之銘銘曰

成之不易毀之若棄庶幾發之在其嗣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是爲鄉貢進士徐君元獻之墓元獻名也其字尚賢常之江陰人世隱于農爲大族歲出田賦以供國用多至數千石其大父尤好義　朝廷爲旌其門江浙間字稱曰景南是也父惟正嘗任中書舍人娶同縣顏參政澤女生君君資特穎慧甫十歲已能賦詩坐客歎賞皆以爲徐氏有子矣稍長習舉業勤劬刻厲終日矻矻不自休其父爲人更嚴毅數延良師教之暮則躬造學舍督責其業往往至夜分始去然君所習不但如今世舉子而已凡它經諸子及漢唐以來古文詞悉務記覽故其下筆沛然若不可禦成化十六年以縣學生貢舉于鄉今羅洗馬明仲

李學士賓之爲試官得其卷奇之擢魁其經衆以爲當明年赴禮部人慕君爭欲一識面者及入試竟落第公議皆爲君不平君則歎曰吾行于衆未孚行升胄監益務學以盡吾之事而已它何足計歸且踰年猶不忍去其父也俄而疾作臨絕顧其父泣告惟以不能榮親爲恨及語所以保家之道甚至人謂其孝而識且遠也年止二十有九君性謙謹見人如不能言其所自處泊然寒士也與世之驕侈者絕不類少學于張翰林亨父亨父沒妻子無以爲生所以周給之者一出於君士大夫稱之故卒也皆惜之卒以成化十九年三月癸丑以又明年某月甲子葬于江陰縣觀莊村從其母兆予昔家居君以文事來辨質者數矣予所望於君者則不止此雖君亦不以此自望也而年竟不及壯所學不得一施豈不惜哉於是君沒後數月其父亦下

世其子經使人以濬縣令吳君之狀來乞銘予不得辭也君娶薛氏生一子即經經尚幼美而好學銘曰

將永其年乎或有其位乎抑皆致之蔑德與藝瑣瑣庸庸奚壽奚貴嗚呼徐君知保其家不知立身惟篤于義而顯于文所不可致者尚在其後之人也乎

山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監察御史陸君奉 命出巡四川明年為弘治戊申八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成都察院年五十於是返柩至家葬且有日其子悦持鄉貢進士周澤之狀上京師以墓銘請予昔過江都始識君于舟中江都君所為縣也則聞君論政事多憂民之言及詢之縣人皆曰君眞愛我者也以是知其賢後君將考績吏部未至 朝廷已召君為御史初試職俄以父喪去服

除實授後以毋喪去服除還任甫三月有四川之命已而卒矣葢君官雖且顯然兩罹家艱志不獲暢及是方有所為竟抱其才以没其可惜也乎君諱愈字抑之姓陸氏相傳出唐相宣公之後自曾祖昌四而上皆居嘉興海鹽之東人以其姓姓塘祖成始遷馬厩里後割其地為平湖故今為平湖人父桂娶朱氏生君君少游縣學刻意誦習歲壬午中浙江鄉試會試不偶入太學與四方文士講業號麗澤會乙未竟登進士第初知江都至則每鄉月召有齒德者一人使陳民隱以是民間利病知之無遺吏胥無能欺者田瀕江湖不時息宿而稅有定額能均之貧民始安以民遭旱潦不知所備教之鑿港以時蓄洩邵伯鎮隄每為水嚙而崩以石甃之歲省修築之費當歲飢極力賑濟民多鬻子女于江南為贖還其家流民復業則勸富人出牛種

貸之秋成遂皆沾利其後有官銀數萬兩將輸戶部言于巡撫大臣得留爲備荒之計而縣始有蓄積尤稱剛果御史理軍政嘗誣平民戍邊者百數家抗之累月不從竟得免有屯軍暴于一鄉人多畏之即躬往擒置于法以其地曠恐生變特奏立巡檢司益其見於爲縣者如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人莫敢違其法至出巡以蜀在萬里外官吏多縱弛也宜以嚴治屬郡以至宣慰司而下皆竦然相戒其人或犯法雖倚中貴人勢必按之不少假借倚勢者率其下編竹絕流取魚人誤觸輙遭其虐吏痛治之其所至多釋繫囚平反寃獄或修建養濟院以惠孤貧慨然有盡舉弊政之意平生親賢好士而性尤仁厚有姊早寡迎養于家弟遺一子育之如已出至於朋友親戚所以周恤之者亦多又可謂賢矣配吳氏子男五曰愷曰悌先

卒曰悅俱吳出曰恂曰忱側室曹氏出女一尚幼孫男一曰堂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中銘曰

有爲者才止于其身宜食者祿遺其子孫何以遺之惠澤在人欲知其然考于刻文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弘治己酉賀感樓先生病且劇年七十有六其冬顧謂其子慈等曰我死汝必買石誌吾墓其往即吳原博以請然能及我之見乎慈等泣而從之則使家僮踐冰雪不遠數千里至京師以書來告予讀未竟泣曰先生果不可起耶雖然先生爲人非求後世名者今以是託我必有意也先生諱甫字美之姓賀氏其先自蜀徙吳家世業儒而貧大父公宣任　國初爲大理評事父宗振僑居江陰娶薛氏生先生躳敎之學忍貧刻厲志不少

繼學業既成始還吳中出爲塾師以共養其親久以其善教爭相招延居數年則以親老不欲出弟子往往從學于家久之亦倦教悉謝却焉因謂衣食不足雖古人不能爲仰事俯畜之計況欲爲義事乎乃事廢舉使子弟分治之下至僮僕皆爲盡力而家業復成其治家有法事不論鉅細處之井然有條率劑量所入以爲用度儉而不陋豐而不華及家益裕子孫益繁數舉貧乏時事爲戒或以故物示之使無妄費然視事所當爲者則直爲之不吝先生貞確人也與人言論無所詭隨而剖析事理臧否人物必當善造就後進仲子恩授徒于家今毛給事珵陸御史完王進士倖輩多起而成名然所以開發其學者先生之力居多雅不信佛老巫覡陰陽術數之說至斥絕其人里人有化之者篤於倫理待弟庸及其二子意愈無所不至族人有寓

湖南監利者特使其子訪之而挈其少者俱來教以儒業恩以
明經首鄉解未嘗誇于人顧誨之益力後恩舉進士卒于京師
初甚悲痛已而歎曰此固命也吾其安之耳遂怡然以老然益
遣諸孫進學宮期繼取科名所以誨之者則不懈也先生儀觀
修古衣冠整潔對客舉觴談謔間發綽有古人風度爲文章疏
通簡質善於叙事凡郡中有所纂述必禮請以預其後則以老
辭不復出重其名者輙造其廬拜之初正統間　詔有司舉士
無錫遂以先生名上吏部以所舉非本邑爲不合例罷歸竟以
隱終其身論者尤惜其才云先生初號耻軒後更號感樓人因
稱感樓先生娶王氏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長即慈次即恩次
息次應應亦先卒女一人適沈堂孫男五人曰牧收放敔敢女
一人曾孫男一人先生卒以其年某月某日以其月某日葬于

吳縣胥臺鄉之原銘曰
死生之際古人之所愼也夫豈有所覬惟亓其得正死而無悶
也然疾病則亂於此是圖其人之賢不必問也起而從之不可
復得吾獨抱夫私恨也顯然在堂待此以瞑無怪吾言之不盡
也後世茫茫欲知其人亦可考而信也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工部員外郎吳君以公事自蕪湖還 朝舍于
崇文門外四月十七日與鄉人數輩會飲于家盡歡而散入夜
疾暴作旦有告君死者子弟信巳而果然鄉人相與驚曰昨者
之會勸酬談笑宛然君之聲容也而何爲至于此則相與爲文
祭之於是其子金將扶柩返葬泣拜請銘既許諾而去其葬有
日矣始遣人奉吾友史明古之狀來君諱璠字朝用蘇之吳江

人也幼入縣學以勤敏稱景泰七年中應天府鄉試凡再試禮部輙中副牓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工書者君在選中出入館閣者三年復當會試君與今汝汀州行敏期必以進士舉白于李文達公公不許竟以實錄成授中書舍人當是時君之父政與母楊氏皆在堂且老矣君歎曰中書近臣顧不可以榮吾親耶三年考最父竟封如其官而母號孺人間嘗奉　恩詔使山東將還守臣厚贐君悉却不受又嘗副駙馬都尉周公往平涼冊封韓王所以贐君者益厚卻之如前曰其廉潔如此秩滿連丁父母憂起復始擢工部專董神木廠君素剛有才幹共事者與諸工皆惴惴不敢違法已而陝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京儲足支數年可省歲漕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陝人赴河南受之便顧河流淺淤且漕卒非熟路不習水性恐敗事宜先

得人往治其役使無險阻之害是固水利工部舉其屬以爲無如君者乃以君名上遂被璽書以行君至其地往來相度經營調度延見父老皆以爲河不運漕久矣勢難猝通爲悉陳其利病君得其說行之公私俱濟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衍奏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竝通舟楫今宜舉行之有旨仍命君往視君行至三門析津見水勢險惡歎曰豈有水如此而可以運漕者乎爲奏所以不可行之狀甚備詔從其說河南之民得免茲役而不重困者君之力也已還而有蕪湖抽分竹木之命其卒年六十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亢字原配同邑范氏封孺人繼東安郝氏子男四人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銳女五人適某某君貌毅然議論侃侃不阿狥人意及與人交際歡如也居家待子弟嚴厲下至僮僕輩聞其聲畏之然量

力授事用能不廢先業而推之以治官事故無不舉也其自蕪湖而還以年勞將再擢官而君堅欲休致曰吾老矣有田在吳江之上種秫作酒足以自樂雖使黃金橫帶尚能僕僕然從人奔走乎或留之笑而不應益不及陳請而卒然其志則可尚已明古狀君之事詳而有法予特取其槩序而爲銘曰

才足以居位勞足以濟事不究厥施惟繫其志有祿不饕其志則高命如之何安此丘阿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士自少時必有志向其所向高者已不暇論其次亦將擇術業流聲名以出乎凡民之上或一不獲遂則栖栖彷徨若無所容有至於終身而不遂者則其氣抑鬱憤懣死而不瞑不亦可悲也哉以予觀于場屋之士往往與命爭勝負至于無如之何乃已

陳君初居廛市中稍長慨然有志於學家貧無以資給人頗沮之君不顧方從師習爲程文刻苦特甚已而入縣學與諸生講業諸生多富家子君處其間自若竟以易經中成化甲午應天府鄉試凡上禮部得校官輒不受乃益教其子言讀書言亦中鄉試於是父子同在禮部有勸之者曰校官可受矣君不應敝衣破履徒步京師其志必欲得進士至是凡五舉不能得南歸數月竟卒于家年六十四君初名巘字德明更名洪謨後復更元謨則以爲國學生避祭酒周公名也君世家長洲祖聞道考仲王母楊氏君娶宋氏生男即言女二適歸愷徐紹宗妾生男某孫男一女一其生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卒弘治辛亥三月十七日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山言介其友數輩泣拜請銘君質樸少外慕家素無厚產能自力於學凡葬毋婚弟皆

竭所有營辦家本戍籍能脫族人於轉徙徭役中皆其力也銘

曰

既成其已復成其子志則得矣而止于是其孰所使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

銘

邕容間群蠻跳梁民被殘虐不得耕作殆無寧歲　朝廷命守臣分道出兵勦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負勇自雄衆推參議馬君偕行君不復疑慨然就道行且百里初與寇遇殺獲頗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阻塹君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隔絕不相顧俄伏發叢薄間君知事急即下馬諭寇寇固識君曰此非馬參議乎柰何從俊至此遂倂遇害麾下死者數十人時弘治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報至　上爲憫然詔贈君右參政仍
令其子效才爲太學生且命有司諭祭皆出特恩云君諱鉉字
孔任成化八年進士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專督薊州鐵冶始
至知冶事多奸弊去首惡一人衆懼而守法旣乃日務施設工
役減而歲課倍增三年當代巡撫大臣知其才奏留之又三年
遷員外郎滿考還本司再遷郎中方乞歸省親遣造吉王墳工
訖還掌司事已而有廣西之擢矣君居官精勤事無巨細經君
裁酌者後即可行與人處和而有守視義所當爲非人言所感
貌雖寢而雙目閃爍有光對客楚語而理致了然可聽其事父
母孝交朋友信而待宗族甚厚嘗制義田百畝以賙給之又別
置田五十畝供祭祀家塾之費性好學多通而尤深於易公暇
輒與諸生講業所著述皆成卷帙人多傳之家世吉之永新業

儒爲官族君之曾祖成安祖性愚俱不仕父體和封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尹氏封宜人配甘氏亦封宜人子男二長即效才次效良女一許嫁安福劉騰騰之父今掌國子司業事春坊諭德道亨也道亨與予皆君同年進士聞君之死相與傷痛不已於是效才乃奉道亨狀來乞予墓銘予聞君嘗分守古田能以恩信服群蠻及議用兵延數月始發彼固知備矣而况出不以律如宋任福者事安得不敗哉雖然人孰無死君獨死於國而　朝廷褒䘏之厚且如此亦可謂得其死矣君死時年五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嗟孔任兮藏于斯魂氣鬱結兮將何之百粤迢迢兮桂嶺嶮巇藏蚖虺兮伏豺貔肆毒齒兮傷人肌化厲鬼兮逐滅而無遺吾身雖亾兮民樂且嬉酌潯之水兮俎豆有祠目光炯然兮象而

置之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明故中順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誌銘

弘治六年南安府知府汝君述職于　朝以老例得致仕命下君即日馳歸未幾病作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享年六十一其孤冊等卜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江縣某都某地託兵部主事吳鎣奉其先友史明古之狀來乞銘鎣爲君之子壻初訃於予予方爲之悼惜曰君勞於仕宦久矣始就閒適何遂至此今之葬予能忘情乎且明古與君知契尤深自以叙君平生甚悉則予又能已於言乎君諱訥字行敏汝氏蘇州吳江人其先蓋出商之汝鳩汝方至春秋時晉有大夫叔齊及寬漢有魯相郁自魏晉以降未有顯者今其族獨盛於吳江居黎里者十室而五多不相通蓋同所出也君之曾祖曰琪祖曰璣父曰思遠世掌

田賦于鄉思遠蚤喪君賴祖母呂氏撫育以長少從故進士奚昌授尚書景泰四年以縣學弟子鄉試中式屢試禮部不中君素善書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入史館歲餘將再從禮部試期必取甲科時李文達公爲總裁官沮之實錄成竟授中書舍人一時朝臣當受　誥敕者率欲得君書蹟來請于門者不絕君不以勞辭或以金幣酬謝輒却去曰此職業也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精勤明敏益舉其職今冢宰致仕三原公爲司馬最器許君公退輒召與語凡掌武選十年擢知汀州俄丁生母憂服除改知南安南安距庾嶺爲海南貨物所入之道其細民仰負荷爲生大姓則居積致富商賈雜處往往爭利構訟官吏受賕多不得平君視犯者一斷以法迄無所上下至於細民尤加意撫卹之必不得已始施鞭撻人以爲

得牧守體自君入官行履完潔交游所與能遠貴勢且爲人坦易表裏一致平居善談笑脫去富貴氣習其于財利漠然未嘗枉巳苟一介之取尤不與人較有粥田者既受直後輒倍約或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廬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其廉介可知也君喜爲詩格韻平暢所著有學鳴集若干卷書法清勁得晉人筆意父思遠以君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黃氏爲宜人生母計氏封太宜人妻陸氏封宜人先卒三男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子長即適主事吳黎次適金澤餘皆在室男孫一曰世恩銘曰

嗟嗟汝君美而有文我識其人白而長身孰不出仕仕而不反游樂于鄉君則不晩南安之政視民恐夷峴山之淚横浦之碑

昌不百年以慰民思乃斂以殯子孫環視亦有知友事行以次
後知其藏我銘在是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誌銘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鄠都楊君致仕餘二十年以弘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三君諱大榮字崇仁天順元年登進士第初授大理右寺評事已善折獄有名法司間廬陵王恭毅公時長大理藐視其屬顧獨見器許會　憲宗命大臣各舉所知擢用恭毅特舉君始有江西僉事之擢江西俗喜訟詞相牽引輙數十百人挾私報復反覆深巧猝未易辨君至稍加訊鞠即見情僞南昌有勢要人被盜其子壻誣仇家君察其誣狀釋去衆爲君危毅然不顧曰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後眞盜出始皆媿服建昌豪民楊洪三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庚死且

半亦辨其誣而抵豪于法闔邑稱快九江指揮李貴與百戶田春不相能知巡按御史金忠刻欲陷之嗾盜引春春不勝搒掠誣服君獨疑之時多憚金無敢爭者曰案成矣君爭之甚力立釋春及同案者十六人故都御史貴溪高公實傳其事然君非特折獄而已嘗分巡九江盜猝起設策掩捕之獲其首舒原一等三十五人未幾盜復起寧縣殺官吏衆相愕眙計無所出君不爲動曰是惡能爲徐諭兵士躬督捕之獲羅萬珪等七十人鄰邑爲萬珪餘孽所苦復遣人潛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爲梗者君既以才具自負耻隨俗上下大忤當道者秩將滿竟乞致仕去部民數千人爭走上司請還君君不顧而行士大夫歎其高致多賦詩送之今張學士廷祥爲序其首君既家居非公事不至縣門然事有不平者亦言之令不能嘿

嘿也家故饒裕更斥所有爲義事不一至所感遇往往發之於詩歲久成編號靜軒集云君之先爲麻城人五世祖德元仕元爲萬戶統軍于蜀始家酆都曾祖繼祖祖文興俱不仕父弘道陰陽學訓術贈文林郎大理右寺評事母戴氏封孺人娶吳氏封如其母先卒子男六人曰孟琦華陰縣丞曰孟瑛刑部主事曰孟琳陰陽訓術曰孟璦曰孟璒曰孟瑜女十人長適蘄水縣主簿文學次適承事郎夏邦政次適貢士張閎巖次適千戶羅璋次適貢士年正大次適縣學生黃吉次適國子生易象次適縣學生王寅餘尚幼孫男五曰乾曰蒙曰頤曰晉曰巽女六曾孫男二於是孟瑛將歸葬其父既卜得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其父平生宜有銘自爲狀來請於予予曰子之母之葬嘗書其墓矣此宜他圖則固請不已乃叙而銘之銘曰

揚在巴蜀自楚而分有家爰起以武統軍既歷四世爲僉憲君
邑故朴野科第無聞君游鄉校褎然出群遂取甲科始顯以文
孰不入官人亦有云凡治刑獄頗類放紛君在臬司強抑寬伸
群盜欽蹟況敢信信直道自信掩其功勤雖不獲上卒信于民
投劾而歸早奉其身扣船其留耄倪蔽津高位不酬大耋漸臻
乃以其餘遺其後人過庭受教儒服振振仲也刑曹復繼清芬
樂哉鄉社几席前陳邑令乞言禮爲上賓何命之遘歲行在寅
奄忽即世莫知其因龍停之原若堂者墳琢石叙述永閟幽窀

山東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山東德州同知韓君以病乞致仕白手巡撫都御史
無錫盛公公以君可用不許君請益堅則許之因嘉其恬退以
爲屬吏勸也乃給官舟遣人護送還鄉所以禮待之者甚至仍

而歸于是行不虧名不壞以見于地下豈特無毀傷而已是宜序而銘之銘曰

惟伯康父作此玄室鑿而築之既堅既密峯巒嶔崟泉水清漪自我先人已藏于斯世之熈熈人之怡怡尚百歲後從而歸之

新淦縣丞顏君墓誌銘

成化丙戌春予憶赴君山游之招君迓之門甚恭命其孫涇趣治具指山而游之君年老矣導客顧甚輕健始登岧嶤峰晚過何山飲僧舍歸宿其家詰朝飯畢與客由支硎過禪關度西嶺萬松間遂入天平謁忠烈廟既乃飲白雲泉扣大小石屋望龍門而歸仍宿其家益設酒肴樂客予憊甚欲卧未得而君貌益恭氣益爽當是時予竊窺見君之德而其壽考亦足以占之蓋歷十年爲乙未歲十月十二日而君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五

於是涇登進士第以嫡長而孤居憂于家資其叔父所以葬大父者累然衰服拜于門出其同年徐仲山所爲狀以墓銘請君諱璋字廷用姓顔氏其先傳自北徙吳莫知其世曾祖均仕元爲廉州知州祖仁平江路達魯花赤父希誠母呂氏君娶卜氏繼顧氏子男三人曰鎡早卒曰錤曰鎰女四人適湯銘陳瑾顧榮其二在室孫男三人曰涇曰渭曰深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吳縣何山之原君少以宦家子知學問稍長推擇爲縣吏已能立名行縣中人稱之及上吏曹給事如例授安福縣丞再歲丁外艱服除改上饒儀又丁內艱服除改新淦在安福時縣有豪猾數持吏短長及發民陰私以射利君始至知之召置庭下數其罪遣去其人懼而止縣遂以寧新淦爲江西劇縣素號難治縣官率不久罷君有

幹局愈以勤慎自持仕竟滿考常掌二税見民有鬻兒償官者歎曰此豈得已者乎吾爲民父毋而使民至此奚以我爲遂以俸代償之自是益留意民隱其心之厚如此故所至去任民輒挽留之既去輒思之君縣丞既九載例得遷官曰吾獨不知止乎即具疏請致其事歸時年始六十云君歸日以教子孫爲事或時循壟晦課農業與耕夫伍無嫌也因自稱稼軒老人性尤喜山水勝日尋佳處登臨游泛竟日忘返其樂有人所不及知者君偉儀觀美鬚髯而莊重詳雅能起人敬才既不盡用世然晚見其孫取科第貴顯于時論者謂其德澤之及後人者深且長矣銘曰

維古發身不拘一隅在漢名臣刀筆簿書顧君之才與崔子俱于不負丞而丞負子相彼小人有出無處以官爲家疇曰歸歟

車攻維王孰始匪輿樂奏維瞽孰終匪囿凡物且然而人弗如
師峯之下有舊田廬奉身而退庶保令譽昔所抱孫焜燿朝裾
惀然考終世等敝帚孰計縣氓來挽喪車百世尸祝桐鄉之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民日滋繁俗日滋降雖平日號士大夫者矜誇矯詐相習以非相尚以利曾不爲怪何望乎閭里之民哉吳府君寬之從母之夫也少失問學不求聲聞以故不得列於士大夫而爲閭里之民然而考其平生士大夫或有媿者性直率略無緣飾見有作僞者駭歎曰彼何爲然中少容言出輙衝人人以其無他亦不之憾其論事必自本之末纚纚不已然遇非所知者雖同席終日嘿然無一言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而一錢尺帛取予必當至於治家屋廬儉而必完什器朴而必整不然曰吾心不安也其爲人葢魯論所謂直愿而信漢書所謂悃愊無華者歟府

君諱能字景賢長洲人世有善譽父文華亦謹愨人也母鄒氏繼母陳氏府君生二歲喪母長於祖母宣氏與其姑之力既壯與先君修撰公同娶于張先君之德厚矣然必愼所與故平日非府君莫與計事一觴一豆必相對乃樂嘗曰吾二人雖友壻而姓同殆兄弟也府君亦曰吾生與居同巷死當葬同原後不幸先君下世府君哭之慟又二年爲成化十三年二月壬午而府君亦卒年六十五素不諱死既病凡送死之具悉自區畫及病甚精爽不亂曰吾其逝矣遂卒娶張氏有賢德一男子曰謙曰詳孫男一曰會女一府君處世雖寡合而獨厚於倫理念祖母嘗保護已祖母沒哭之幾喪生親戚貧而病者尤加問遺而與家人處歡如也卒之歲寬以先君之喪例赴京師歸哭之將葬謙等請宜有銘寬以府君之德不甚表著宜刻之墓上乃碣

而書之雖然寬何忍執筆哉以卒之歲九月癸酉葬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東距先君之墓百步銘曰

三代已遠孰爲古人一廛獨受孰匪凡民有位弗得有德弗泯葢墮甑之孟敏必郭泰而後學如耕谷之子眞微楊雄而無聞則知委巷之中衡門之下遺逸之者未可一二而云死者不作有封維墳暴潛發隱可無刻文

陸宗博墓誌銘

長洲陸宗博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巳丑卒年四十二初其病也里之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我及卒皆彷徨無依至有泣下者曰公家徵需甚亟吾等疲矣安得庇我如陸君者及歲漕粟緣輸納以破產者比比安得貸我往役免我出息如陸君者且吾等水澤之民也歲若澇荒有司不盡以爲災

安得出粟貸償不幸災自利如陸君者其言流聞城市知其事者信之以又明年正月壬午將葬君于邑西福壽山之原其子完奉南昌太守張君汝振之狀來乞銘南昌與君中表兄弟也其言宜實則視其狀適與所聞者合予乃歎曰宗博一布衣耳徒爲郡縣推長田賦能施惠于里人遂致人悲慕如此彼有祿位操生養之具者民反欲推之去甚者以死祝之其有媿于君也哉凡君平日於人危急率救䘏之不係於賦役者尚多故言出能使人信服公事易完而私爭易決其卒也宜人悲慕之如此也陸爲郡中著姓系出吳大司馬抗在宋有曰千九朝議者始居陳湖之上四傳爲仲祥以力田大其家仲祥生文伯文伯生守道守道生起敬累世事行具載家乘起敬娶周氏年踰四十以無子憂一夕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曰以此嗣汝亢吾宗

者必此兒也已而得君其諱溥字宗博别號心耕少則謹厚温雅有鉅人度稍長其父母與其所生母夏相繼而没治喪能黜浮屠氏法一用古禮鄉黨已賢之他日乃約其弟宗涵協力治家而躬儉朴以率其下家益振起如前人規模於是宗涵亦壯矣錢帛無私藏飲食必共享其怡然相愛有崔孝芬孝暐遺風至其推孝友以待族人者恩意尤厚嘗曰人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族人何疏戚之有故衣食居室待君而具者數人其年始四十即邑中治別第將謝家事日從賢士大夫開尊俎閱書畫以爲樂然不幸卒矣娶華氏處士惟德之女男子三人曰完郡學生娶郭氏曰宜聘惠氏曰宇尚幼女子三人長適范璋次適孔彥慶次在室銘曰

君子之澤或流于國或被于鄉身有崇庳澤有短長有如陸君

惜無位矣而復蚤亾雖然其志則行其名則揚其遺于後人者尤不可量顯者一時壽者一世惟可稱述雖死不逝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蘇之嘉定有以兄弟同登鄉貢者徐德充德宏也已而德宏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德充獨不偶乃益發憤讀書以必取甲科爲期他日四方名士相與講易京師號麗澤會君在會中陳經傳指摘隱奥幾無遺義爲文章輒能得所謂主意者士後多中高第爲顯官而君竟以貢士卒于家年止四十五君諱忭其字德充先世爲汴人從宋高宗南遷至嘉定之黃渡家焉族屬蕃盛遂爲東吳大姓有諱俊傑者生子英以高年受章服之錫子英生承事郎述娶陳氏生君兄弟三人其仲即君也少秀敏善記誦學書有法出諸生中既長爲同邑朱近仁贅壻朱遺代繇

一辱庸吏慨然與其弟謀爲舉子初學于范僉憲誠夫習程文志專而功密邑大夫才之將薦之京辭不肯就業成當天順壬午歲卒以明經登鄉貢云君爲人有氣岸議論侃侃其色毅然若不可近然平生交游之士亦多海內其治家嚴整每謂推之天下事不足爲而事業可坐建蓋其自許也可謂重矣使其不死得當一官守一職不知其所就何如也君卒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以又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嘐城西項涇之陽時德宏以御史出知樂陵以書來曰吾兄不幸夭死非執事銘無以慰吾之悲敢爲之事狀以請於是君之子琨奉書若狀再拜泣告予辭之復再拜予不得而辭也蓋德宏之愛其兄琨之愛其父拂之不可而況予與德宏有鄉里斯文之好者乎君之配曰朱氏生一子瑜側室胡氏生一子即琨女一適陸堂

銘曰
馬不可以守閭亦不及以駕車望千里而至只會跛鼈之弗如
水曲兮交衢御者兮踟躕抱吾才兮安吾命幸不失其馳驅

李君信墓誌銘

予少與居同里而學同師者施君煥伯一人而已煥伯今歲來試禮部每遇予坐輒談及里中事至於存沒盛衰之際未嘗不歎息也葢數十年來若李氏其尤可歎者君信李氏之佳子弟也名瑞其字君信別號志隱其先本京口人宋南遷避兵入吳中遂留家焉家故饒於貲廛肆聯比人蹟闐然其叔祖惟中亦嘗仕爲工部郎中一時號稱盛族君信既生豢養且少姿容端厚舉止安舒出入閭巷間人多指目之嘗選入鄉校居一二歲謝去專以養親治家爲事時君信年尚少見族人或不能自立

者慨然有遠游服賈之志南抵甌閩北至京師凡行數千里未嘗以勞苦客居纍歲亦未嘗有過舉既歸益督僮奴治生業入則量物貨出則置田畝家卒賴以不墜人尤稱羡之君信既有力於李氏嘗曰吾豈顓顓爲一家温飽計者惟學而致用乃吾先世之事而早歲之志也因遣其二子皆入郡學方日夜程課之以冀其成而君信以疾卒矣年止四十七君信爲人寛厚有容惡聲暴怒不見於口面人或犯之反引咎自責其人後亦多悔至於宗族親戚施之恩意尤多好讀史於古人賢否得失輒從其弟子道之以爲勸戒曾祖孟輝封工部主事祖惟孝父公紀皆不仕母馮氏其娶王氏大理評事世英之女先卒子男二人曰鵬曰鶚女一人許嫁張杞孫男一人其卒以成化十九年正月三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吴縣十三都黄山先塋之次

於是煥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予固君信里人也乃以其可歎者書而爲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没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于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爲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爲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早以家事委之事雜然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嚴家多傭保臧獲輩聞君謦欬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而產業弗隳者以有君也好舉義其飯飢槥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產婦水濱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晉

江人也從戍東粤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爲不利也棄諸此君惻然呼歸其家熱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爲益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㫤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三遺言以弟紀之子溎爲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善醫薦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取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爲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曰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脉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其藥攻擊之其殺人蓋亦多矣而君不知復罹其毒

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自君之死世之服藥者可以戒矣弟紀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雞籠山之原寬其女弟之夫也刻石于其墓而系之以銘曰

維天福善于古有聞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嗟嗟汝中曾不獲下壽孰謂于其身亦既無一子孰謂于其子孫豈古之人不信而今之天不仁不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莊周之云也乎

周以節墓誌

以節諱諤吳尉門周氏祖曰文昱父曰叔能皆以謹約稱里中母毛氏三子以節行二生有父祖風無子弟過郡嘗繇役其家千鎮遠鎮遠爲荊楚之裔路嶮而遠人皆難之以節重煩其兄弟慨然請行水陸往返幾二萬里事雖畢而身亦勞加以炎瘴得疾竟不可治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卒年四十八配吳氏

先修撰府君之女也生男一曰遂娶王氏女一適朱存敬繼室楊氏生一男曰遇女二皆幼將葬以卒之年九月九日遂予之甥也若欲得予一言嗚呼吾姊之葬嘗誌其墓而悲其夭今十七年矣而悲未能釋孰意又誌吾姊之夫之墓耶墓在吳縣花園山之原夫婦合兆是爲誌

周原凱墓誌銘

君諱南字原凱姓周氏崑山石浦人也曾祖桂一祖子明父仁代以力田致饒裕當　國初初選長鄉賦者周氏在選中至原凱葢百年于此原凱尤鄉人所謂賢者每與季父用和兄原道更出入治租事率先公後私其催科之善繇役之均民不擾而事亦濟下皆賴之景泰乙亥夏不雨耕者告病原凱以旱言于部使者曰苗槁矣非除田租豈惟民無所於償將去其土辟徵

歛之苦矣部使者竟從其說旣曰田租雖除如目前飢民何即發私藏出粟若干斛賑民民益全活所以賴之者又不惟催科繇役間也原凱幼失怙恃居喪哀毀無童狀弱冠奮於問學卓然能自樹立人不知其爲孤兒也家居尤篤倫理閨門之內情意藹然外而接賓朋待師儒必知敬嘗患末疾者久不良于行已而失明然聞客至輙蹶然以起使子弟夾持之出迓盡歡乃罷及病革命遷之正寢俟絕所以處後事諭諸子者訖終語皆不亂其終以成化甲午三月廿六日享年六十配吳氏子男三人曰順曰澤曰泰孫男二人曰恩曰孝思女三人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沖川鄉之先塋前葬澤以邑庠生居憂會其友張君時學赴試春官以進士吳君德徵之狀拜授之俾乞銘於予

銘曰

崑山崔崔石浦湜湜原凱之生有美其德石浦湜湜崑山崔崔原凱之亾鄉人之悲

周叔能甫墓誌銘

頃予誌從母之夫吳翁之墓歎當世閭巷之民有士大夫之行不獲見知于人遂泯然以死者每有之若今周叔能甫又一人也叔能長洲人世居對溪之上其父文昱母毛氏生二子叔能諱傑叔賢諱傃兩人者自少至壯相友愛既久叔賢出居溪南與其妻相繼卒已而其子婦之卒遺幼子一人十二歲孫二人長八歲次六歲纍纍然垂涕積垢啼號仆臥日惟待餔于人叔能竊念曰吾弟在吾弟之妻在子若婦在三子者有祖有父有母字矣今而皆亾吾尚可以顧吾家乎其遂爲之父之祖乎即往其居治生爲其衣食謀早夜與同臥起至櫛縱澠漱皆身任

之且鞠且教凡七年三子者迄嶄然以長而叔能亦既衰老始
還卒于家成化十三年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
九月葬于陳公鄉受字圩之先塋諸孤拜請銘文蓋予之仲姊
叔能之介婦也諗知其事則應曰若翁有可書者吾又奚辭然
念叔能賴與予家連姻予頗能文辭不然又泯然以死失一賢
士矣此予所爲歎者叔能之配曰毛氏三男曰謙娶稅氏曰諤
後三月卒娶吳氏繼娶楊氏曰誠娶范氏一女曰淑貞適吳海
孫男六曰迪遂述遵選遇女七曾孫男三叔能貌癯然言咿㕧
常恐傷人生惟不爲奇偉事然即其所以處兄弟如此其賢於
人者遠矣銘曰
閱牆之詠昔見于詩況也兄弟子之孫之肆伐其根顧柯與枝
有賢周君善推所爲鞠而教之乃毋乃師小夫好奇去本遠而

本之謂何天顯氏葬周君克舉家人而離嗟此商俗終然靡塵
匪爲葬銘毋曰費辭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宋之先自唐主客員外郎駢爲閩觀察判官始寓莆田再世而漳州推官銑復由晉江還而定居遂爲閩南著姓其後仕而尤顯者曰邦光宋元符庚辰進士官至知漣水軍先生之十二世祖也曾祖孟祖寓皆以儒術教授于鄉父勸沐陽訓導其配林氏生子六人其長先生也先生旣出儒宦家而舅氏爲翰林院學士文至所從游如方行人源深又一時名師故其學有所受天順壬午遂以明經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牓例授教官以舉人署安州學正尋遇　恩詔實授丁沐陽府君憂服除改濮州再丁林氏憂服除始擢國子監助教階迪功佐郎三年進階

修職佐郎又五年而卒成化甲辰二月甲申也享年五十有七先生諱農字汝勤以字行別號拙軒爲人清儉少欲言笑有時稱爲師者初在安州率蚤作坐堂上以臨諸生規約嚴甚受業者開諭數析必盡其說乃已衆皆悅服更以餘力督治學舍而一新之數爲提學者之所稱重歲大比藩省交聘校文嘗赴江西所得多知名之士至改任教法益善士往往自旁郡來學益出而取科第者前後凡若干人及陞國子祭酒司業知其賢禮之尤至嘗以次當爲王府長史時其子端儀已登進士第仕于朝矣曰吾爲國子監師且有子以養尚何慕耶竟不就故戶部尚書翁公深歎羨之今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公贊其畫像有惟安恬以履平素分不巧營以鶩乎進趍之語葢二公皆邑人知先生尤深云先生平居謙恕和易樸之藹然君子人也治家不

嚴而肅旣病甚子婦在側不忘訓教將絕會僚友來視其子憂戚中倉卒以便服出見顧語之曰此豈所以見長者禮乎其恭慎如此娶吳氏安福訓導封戶部員外郎時望之女子男五人長即端儀禮部精膳司主事次僑次偁郡學生次儒次侑女四人長適黃棠次以疾在室次許適林某次尚幼孫男二人長嵩次峨先生沒後一月端儀將歸其喪卜得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乃自為狀謁予請銘予嘗往來亡友李翰林士英家李與宋鄉鄰也因以知先生之賢而禮部君賢如其父尤知之予安忍卒辭銘曰

閫有故家宛然餘韻何以見之執禮而慎少而自學惟潤乎身及其施教亦成乎人豈惟成人而又有子以養其生以送其死以歸于茲丘尚千百祀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璲字孟規蘇之吳縣人陳氏故業醫後更業賈至孟規奮然讀書從儒者游遂業儒成化四年以府學生中應天府鄉試再試禮部不中歸而得疾孟規長不滿六尺然容貌豐碩當其疾作少間過予予初見之不知其爲孟規也頗怪其羸瘦至此久而疾復甚竟以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止三十六以十五年正月三日葬于吳山陳灣村將葬其父泝泣請銘而其弟子繆顯楊循吉數輩且謁予曰已買石琢爲碣矣謹俟予許諾然不忍即銘也他日其從兄僉江西按察司事粹之復以書來謝曰亾弟得執事銘吾悲少塞乃銘之予嘗與君同游學宮應天之試又與之同榜相好蓋知其平生大率無遺行可議也君家居爲易師弟子亦有取科第着然其學不專治進士業

兼能古文詞其與人論事多不暢達至下筆袞袞數百言叙述輙有條序勝口舌遠甚曾大父曰子敏太醫院醫士大父曰有常父曰振其配曰姚氏無子以弟珩之子田爲後銘曰

嗚呼孟規以文爲業以學爲師何有作慝而止於斯此明短折彼昏耄期事不可詰理不可推嗚呼升斗之望垂橐而歸殺也豐下相術可非惟老在堂孰養與持家人之悲學者之思讀此銘詩庶其慰而

大理寺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寺正彭君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年止四十二卜葬以卒之年其月某日其妻李孺人挈其諸孤子女纍然扶其柩將涉江湖數千里以歸其同官陳尚賓憐之來告曰彭君且葬宜得銘文念其孤皆幼莫能請也予聞之惻然則應曰

諸君諱銓字大用世爲襄陽人弱冠入鄉校從博士受詩善辨質疑義爲程文燦然可誦以天順三年中湖廣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副榜例得教官不就入太學歸省遭父喪服除凡四試始登成化八年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大理寺右寺評事三年遷寺副又二年再遷寺正君重厚有才具狀貌偉然爲太學生時客居者數年妻子嗷嗷待君而食其貧困甚矣然未嘗降志於人及爲大理屬所操持益固而讞獄詳明得法吏體嘗奉詔賑災齊魯間當鈌食之際區畫有法民賴以不餓死既而流移者皆復業有司遂欲徵宿逋君不可曰是重災之也具其事奏請于　朝竟獲蠲除民感其惠至有泣下者君世不仕父英以君評事考最贈如其官母韓氏號孺人子男三人曰縉曰紳曰經女三人子與尚賓皆君同年進士也故尚賓以銘請而予

宜爲之銘銘曰
成之不易毁之若棄庶幾發之在其嗣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是爲鄉貢進士徐君元獻之墓元獻名也其字尚賢常之江陰人世隱于農爲大族歲出田賦以供國用多至數千石其大父尤好義　朝廷爲旌其門江浙間字稱曰景南是也父惟正嘗任中書舍人娶同縣顏參政澤女生君君資特穎慧甫十歲已能賦詩坐客歎賞皆以爲徐氏有子矣稍長習舉業勤劬刻厲終日矻矻不自休其父爲人更嚴毅數延良師教之暮則躬造學舍督責其業往往至夜分始去然君所習不但如今世舉子而已凡它經諸子及漢唐以來古文詞悉務記覽故其下筆沛然若不可禦成化十六年以縣學生員舉于鄉今羅洗馬明仲

李學士賓之爲試官得其卷奇之擢魁其經衆以爲當明年赴禮部人慕君爭欲一識面者及入試竟落第公議皆爲君不平君則歎曰吾行于衆未孚行升胄監益務學以盡吾之事而已它何足計歸且踰年猶不忍去其父也俄而疾作臨絕顧其父泣告惟以不能榮親爲恨及語所以保家之道甚至人謂其孝而識且遠也年止三十有九君性謙謹見人如不能言其所自處泊然寒士也與世之驕侈者絕不類少學于張翰林亨父亨父没妻子無以爲生所以周給之者一出於君士大夫稱之故卒也皆惜之卒以成化十九年三月癸丑以又明年某月甲子葬于江陰縣觀莊村從其母兆乎昔家居君以文事來辨質者數矣予所望於君者則不止此雖君亦不以此自望也而年竟不及壯所學不得一施豈不惜哉於是君没後數月其父亦下

世其子經使人以濬縣令吳君之狀來乞銘予不得辭也君娶薛氏生一子即經經尚幼美而好學銘曰

將永其年乎或有其位乎抑皆致之蔑德與藝瑣瑣庸庸奚壽奚貴嗚呼徐君知保其家不知立身惟篤于義而顯于文所不可致者尚在其後之人也乎

山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監察御史陸君奉 命出巡四川明年爲弘治戊申八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成都察院年五十於是返柩至家葬且有日其子悅持鄉貢進士周澤之狀上京師以墓銘請予昔過江都始識君于舟中江都君所爲縣也則聞君論政事多憂民之言及詢之縣人皆曰君眞愛我者也以是知其賢後君將考績吏部未至 朝廷已召君爲御史初試職俄以父喪去服

除實授復以毋喪去服除還任甫三月有四川之命已而卒矣葢君官雖且顯然兩罹家艱志不獲暢及是方有所爲竟抱其才以没其可惜也乎君諱愈字抑之姓陸氏相傳出唐相宣公之後自曾祖昌四而上皆居嘉興海鹽之東人以其姓姓塘祖成始遷馬廄里後割其地爲平湖故今爲平湖人父桂娶朱氏生君君少游縣學刻意誦習歳壬午中浙江鄉試會試不偶入太學與四方文士講業號麗澤會乙未竟登進士第初知江都至則每鄉月召有齒德者一人使陳民隱以是民間利病知之無遺吏胥無能欺者田瀕江湖不時息宿而税有定額能均之貧民始安以民遭旱澇不知所備教之鑿港以時蓄洩邵伯鎮隄每爲水嚙而崩以石甃之歳省修築之費當歳飢極力賑濟民多鬻子女于江南爲贖還其家流民復業則勸富人出牛種

貸之秋成遂皆沾利其後有官銀數萬兩將輸戶部言于巡撫大臣得留爲備荒之計而縣始有蓄積尤稱剛果御史理軍政嘗誣平民戍邊者百數家抗之纍月不從竟得免有屯軍暴于一鄉人多畏之即躬往擒置于法以其地曠恐生變特奏立巡檢司益其見於爲縣者如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人莫敢違其法至出巡以蜀在萬里外官吏多縱弛也宜以嚴治屬郡以至宣慰司而下皆竦然相戒其人或犯法雖倚中貴人勢必按之不少假借倚勢者率其下編竹絕流取魚人誤觸輒遭其虐吏痛治之其所至多釋繫囚平反寃獄或修建養濟院以惠孤貧慨然有盡舉弊政之意平生親賢好士而性尤仁厚有姊早寡迎養于家弟遺一子育之如已出至於朋友親戚所以周恤之者亦多又可謂賢矣配吳氏子男五曰愷曰悌先

卒曰悅俱吳出曰愉曰忱側室曹氏出女一尚幼孫男一曰堂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中銘曰

有爲者才止于其身宜食者祿遺其子孫何以遺之惠澤在人欲知其然考于刻文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弘治己酉賀感樓先生病且劇年七十有六其冬〻顧謂其子慈等曰我死汝必買石誌吾墓其往即吳原博以請然能及我之見乎慈等泣而從之則使家僮踐冰雪不遠數千里至京師以書來告予讀未竟泣曰先生果不可起耶雖然先生爲人非求後世名者今以是託我必有意也先生諱甫字美之姓賀氏其先自蜀徙吳家世業儒而貧大父公宣任　國初爲大理評事父宗振僑居江陰娶薛氏生先生聦敏之學忍貧刻厲志不少

變學業既成始還吳中出爲塾師以共養其親久以其善教爭相招延居數年則以親老不欲出弟子往往從學于家久之亦倦教悉謝却焉因謂衣食不足雖古人不能爲仰事俯畜之計況欲爲義事乎乃重廢舉使子弟分治之下至僮僕皆爲盡力而家業復成其治家有法事不論鉅細處之井然有條率剸量所入以爲用度儉而不陋豐而不華及家益裕子孫益繁數舉貧乏時事爲戒或以故物示之使無妄費然視事所當爲者則直爲之不吝先生眞確人也與人言論無所詭隨而剖析事理臧否人物必當善造就後進仲子恩授徒于家今毛給事瑆陸御史完王進士倖輩多起而成名然所以開發其學者先生之力居多雅不信佛老巫覡陰陽術數之說至斥絕其人里人有化之者篤於倫理待弟甫及其二子意愈無所不至族人有寓

湖南監利者特使其子訪之而挈其少者俱來教以儒業恩以
明經首鄉解未嘗誇于人顧誨之益力後恩舉進士卒于京師
初甚悲痛已而歎曰此固命也吾其安之耳遂怡然以老然益
遣諸孫進學宮期繼取科名所以誨之者則不懈也先生儀觀
修古衣冠整潔對客舉觴談謔間發綽有古人風度爲文章疏
通簡質善於叙事凡郡中有所纂述必禮請以預其後則以老
辭不復出重其名者輒造其廬拜之初正統間　詔有司舉士
無錫遂以先生名上吏部以所舉非本邑爲不合例罷歸竟以
隱終其身論者尤惜其才云先生初號耻軒後更號感樓人因
稱感樓先生娶王氏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長即慈次即恩次
息次應應亦先卒女一人適沈堂孫男五人曰牧收放敔敢女
一人曾孫男一人先生卒以其年某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于

吳縣胥臺鄉之原銘曰

死生之際古人之所慎也夫豈有所覬惟示其得正死而無悶也然疾病則亂於此是圖其人之賢不必問也起而從之不可復得吾獨抱夫私恨也巋然在堂待此以瞑無怪吾言之不盡也後世茫茫欲知其人亦可考而信也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工部員外郎吳君以公事自蕪湖還　朝舍于崇文門外四月十七日與鄉人數輩會飲于家盡歡而散入夜疾暴作旦有告君死者予弗信已而果然鄉人相與驚曰昨者之會勸酬談笑宛然君之聲容也而何爲至于此則相與爲文祭之於是其子金將扶柩返葬泣拜請銘既許諾而去其葬有日矣始遣人奉吾友史明古之狀來君諱璠字朝用蘇之吳江

人也幼入縣學以勤敏稱景泰七年中應天府鄉試凡再試禮部輙中副牓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工書者君在選中出入館閣者三年復當會試君與今汝汀州行敏期必以進士舉白于李文達公公不許竟以實錄成授中書舍人當是時君之父政與母楊氏皆在堂且老矣君歎曰中書近臣顧不可以榮吾親耶三年考最父竟封如其官而母號孺人間嘗奉　恩詔使山東將還守臣厚贐君悉却不受又嘗副駙馬都尉周公往平涼冊封韓王所以贐君者益厚卻之如前日其廉潔如此秩滿連丁父母憂起復始擢工部專董神木廠君素剛有才幹共事者與諸工皆惴惴不敢違法已而陝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京儲足支數年可省歲漕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陝人赴河南受之便顧河流淺淤且漕卒非熟路不習水性恐敗事宜先

得人往治其役使無險阻之害是固水利工部舉其屬以爲無如君者乃以君名上遂被璽書以行君至其地往來相度經營調度延見父老皆以爲河不運漕久矣勢難猝通爲悉陳其利病君得其說行之公私俱濟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衍奏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竝通舟楫今宜舉行之有旨仍命君往視君行至三門析津見水勢險惡歎曰豈有水如此而可以運漕者乎爲奏所以不可行之狀甚備詔從其說河南之民得免茲役而不重困者君之力也蓋還而有蕪湖抽分竹木之命其卒年六十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亢字原配同邑范氏封孺人繼東安郝氏子男四人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鋭女五人適某某君貌毅然議論侃侃不阿徇人意及與人交際歡如也居家待子弟嚴厲下至僮僕輩聞其聲畏之然量

力授事用能不廢先業而推之以治官事故無不舉也其自蕪湖而還以年勞將再擢官而君堅欲休致曰吾老矣有田在吳江之上種秫作酒足以自樂雖使黃金橫帶尚能僕僕然從人奔走乎或留之笑而不應蓋不及陳請而卒然其志則可尚已明古狀君之事詳而有法予特取其槩序而爲銘曰

才足以居位勞足以濟事不究厥施惟繫其志有祿不饕其志則高命如之何安此丘阿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士自少時必有志向其所向高者已不暇論其次亦將擇術業流聲名以出乎凡民之上或一不獲遂則栖栖彷徨若無所容有至於終身而不遂者則其氣抑鬱憤懣死而不瞑不亦可悲也哉以予觀于場屋之士往往與命爭勝負至于無如之何乃已

陳君礿居廛市中稍長慨然有志於學家貧無以資給人頗沮之君不顧方從師習爲程文刻苦特甚已而入縣學與諸生講業諸生多富家子君處其間自若竟以易經中成化甲午應天府鄉試凡上禮部得校官輙不受乃益教其子言讀書言亦中鄉試於是父子同在禮部有勸之者曰校官可受矣君不應敝衣破履徒步京師其志必欲得進士至是凡五舉不能得南歸數月竟卒于家年六十四君礿名巖字德明更名洪謨後復更元謨則以爲國學生避祭酒周公名也君世家長洲祖聞道考仲王母楊氏君娶宋氏生男即言女二適歸愷徐紹宗妾生男某孫男一女一其生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卒弘治辛亥三月十七日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山言介其友數輩泣拜請銘君質樸少外慕家素無厚產能自力於學凡葬毋婚弟皆

竭所有營辦家本戍籍能脫族人於轉徙徭役中皆其力也銘曰

既成其巳復成其子志則得矣而止于是其孰所使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銘

邕容間群蠻跳梁民被殘虐不得耕作殆無寍歲　朝廷命守臣分道出兵勦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召勇自雄衆推參議馬君偕行君不復疑慨然就道行且百里初與寇遇殺獲頗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阻塹君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隔絕不相顧俄伏發叢薄間君知事急即下馬諭寇寇固識君曰此非馬參議乎柰何從俊至此遂併遇害麾下死者數十人時弘治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報至　上爲憫然詔贈君右參政仍令其子效才爲太學生且命有司諭祭皆出特恩云君諱鉉字孔任成化八年進士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專督薊州鍊冶始至知冶事多奸弊去首惡一人衆懼而守法既乃日務施設工役減而歲課倍增三年當代巡撫大臣知其才奏留之又三年遷員外郎滿考還本司再遷郎中方乞歸省親遣造吉王墳工訖還掌司事已而有廣西之擢矣君居官精勤事無巨細經君裁酌者後即可行與人處和而有守視義所當爲非人言所感貌雖寢而雙目閃爍有光對客楚語而理致了然可聽其事父毋孝交朋友信而待宗族甚厚嘗制義田百畝以賙給之又別置田五十畝供祭祀家塾之費性好學多通而尤深於易公暇輙與諸生講業所著述皆成卷帙人多傳之家世吉之永新業

儒爲宦族君之曾祖成安祖性愚俱不仕父體和封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尹氏封宜人配甘氏亦封宜人子男二長即效才次效良女一許嫁安福劉騰騰之父今掌國子司業事春坊諭德道亨也道亨與予皆君同年進士聞君之死相與傷痛不已於是效才乃奉道亨狀來乞予墓銘予聞君嘗分守古田能以恩信服群蠻及議用兵延數月始發彼固知備矣而况出不以律如宋任福者事安得不敗哉雖然人孰無死君獨死於國而　朝廷褒䘏之厚且如此亦可謂得其死矣君死時年五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嗟孔任兮藏于斯魂氣鬱結兮將何之百粵迢迢兮桂嶺嶮巇藏蚖虺兮伏豺貔肆毒齒兮傷人肌化厲鬼兮逐滅而無遺吾身雖亾兮民樂且嬉酌潯之水兮俎豆有祠目光炯然兮象而

置之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明故中順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誌銘

弘治六年南安府知府汝君述職于　朝以老例得致仕命下君即日馳歸未幾病作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享年六十一其孤舟等卜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江縣某都某地託兵部主事吳鎣奉其先友史明古之狀來乞銘鎣爲君之子壻初訃於予予方爲之悼惜曰君勞於仕宦久矣始就閒適何遂至此今之葬予能忘情乎且明古與君知契尤深自以叙君平生甚悉則予又能已於言乎君諱訥字行敏汝氏蘇州吳江人其先蓋出商之汝鳩汝方至春秋時晉有大夫叔齊及寬漢有魯相郁自魏晉以降未有顯者今其族獨盛於吳江居黎里者十室而五多不相通蓋同所出也君之曾祖曰琪祖曰璣父曰思遠世掌

田賦于鄉思遠蚤喪君賴祖母呂氏撫育以長少從故進士奚昌授尚書景泰四年以縣學弟子鄉試中式屢試禮部不中君素善書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入史館歲餘將再從禮部試期必取甲科時李文達公爲總裁官沮之實錄成竟授中書舍人一時朝臣當受 誥敕者率欲得君書蹟來請于門者不絕君不以勞辭或以金幣酬謝輒却去曰此職業也秩滿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精勤明敏益舉其職今冢宰致仕三原公爲司馬最器許君公退輒召與語凡掌武選十年擢知汀州俄丁生母憂服除改知南安南安距庾嶺爲海南貨物所入之道其細民仰負荷爲生大姓則居積致富商賈雜處往往爭利搆訟官吏受賕多不得平君視犯者一斷以法迄無所上下至於細民尤加意撫卹之必不得已始施鞭撻人以爲

得牧守體自君入官行履完潔交游所與能遠貴勢且爲人坦易表裏一致平居善談笑脫去富貴氣習其于財利漠然未嘗枉已苟一介之取尤不與人較有粥田者既受直後輒倍約或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廬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其廉介可知也君喜爲詩格韻平暢所著有學鳴集若干卷書法清勁得晉人筆意父思遠以君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黃氏爲宜人生母許氏封太宜人妻陸氏封宜人先卒三男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尚幼五女子長即適主事吳鎣次適金澤餘皆在室男孫一曰世恩銘曰

嗟嗟汝君美而有文我識其人白而長身孰不出仕仕而不反游樂于鄉君則不晚南安之政視民恐夷峴山之涙橫浦之碑

曷不百年以慰民思乃斂以殯子孫瓌視亦有知友事行以次後知其藏我銘在是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誌銘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鄷都楊君致仕餘二十年以弘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三君諱大榮字崇仁天順元年登進士第初授大理右寺評事已善折獄有名法司間廬陵王恭毅公時長大理藐視其屬顧獨見器許會　憲宗命大臣各舉所知擢用恭毅特舉君始有江西僉事之擢江西俗喜訟詞相牽引輙數十百人挾私報復反覆深巧猝未易辨君至稍加訊鞫即見情僞南昌有勢要人被盜其子壻誣仇家君察其誣狀釋去衆爲君危毅然不顧曰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後眞盜出始皆媿服建昌豪民楊洪三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庚死且

半亦辨其誣而抵豪于法闔邑稱快九江指揮李貴與百戶田春不相能知巡按御史金忠刻欲陷之嗾盜引春春不勝搒掠誣服君獨疑之時多憚金無敢爭者曰案成矣君爭之甚力立釋春及同案者十六人故都御史貴溪高公實傳其事然君非特折獄而已嘗分巡九江盜猝起設策掩捕之獲其首舒原一等三十五人未幾盜復起寧縣殺官吏衆相愕眙計無所出君不爲動曰是惡能爲徐諭兵士躬督捕之獲羅萬珪等七十人鄰邑爲萬珪餘孽所苦復遣人潛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爲梗者君既以才具自負恥隨俗上下大忤當道者秩將滿竟乞致仕去部民數千人爭走上司請還君君不顧而行士大夫歎其高致多賦詩送之今張學士廷祥爲序其首君既家居非公事不至縣門然事有不平者亦言之令不能嘿

嘿也家故饒裕更斥所有爲義事不一至所感遇往往發之於詩歲久成編號靜軒集云君之先爲麻城人五世祖德元仕元爲萬戸統軍于蜀始家酆都曾祖繼祖祖文興俱不仕父弘道陰陽學訓術贈文林郎大理右寺評事母戴氏封孺人娶吳氏封如其母先卒子男六人曰孟琦華陰縣丞曰孟瑛刑部主事曰孟琳陰陽訓術曰孟瓊曰孟璒曰孟瑜女十人長適蘄水縣主簿文學次適承事郎夏邦政次適貢士張閎巖次適千戸羅璋次適貢士年正大次適縣學生黃吉次適國子生易彖次適縣學生王寅餘尚幼孫男五曰乾曰蒙曰頤曰晉曰巽女六曾孫男二於是孟瑛將歸葬其父既卜得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其父平生宜有銘自爲狀來請於予予曰子之母之葬嘗書其墓矣此宜他圖則固請不已乃叙而銘之銘曰

楊在巴蜀自楚而分有家爰起以武統軍既歷四世爲僉憲君邑故朴野科第無聞君游鄉校褎然出群遂取甲科始顯以文孰不入官人亦有云凡治刑獄頗類放紛君在臬司強抑寬伸群盜欽蹟況敢信信直道自信掩其功勤雖不獲上卒信于民投劾而歸早奉其身扣船其留耄倪蔽津高位不酬大耋漸臻乃以其餘遺其後人過庭受教儒服振振仲也刑曹復繼清芬樂哉鄉社几席前陳邑令乞言禮爲上賓何命之遘歲行在寅奄忽即世莫知其因龍停之原若堂者墳琢石敘述永閟幽窀

山東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山東德州同知韓君以病乞致仕白于巡撫都御史無錫盛公公以君可用不許君請益堅則許之因嘉其恬退以爲屬吏勸也乃給官舟遣人護送還鄉所以禮待之者甚至仍

畀以符有履歷年深操持潔白仁厚牧民人皆稱頌之語所以褒奬之者尤切也君既還日與親戚故舊游宴閭里間以樂時復爲詩章與知友相倡和因自號樂閒以見志他日過予握手叙少壯時事相與感歎乃曰某蒙 朝廷之恩當州郡之寄愧則多矣而勞亦甚焉今獲奉身而退以尋晚歳之樂回視同輩存者幾人則勞雖甚而幸亦多然人豈有久幸於世者哉益數年前嘗即某鄉預爲葬穴而萬州通判吳君元璧既爲壽藏之銘今弘治丙辰年且七十四而實病矣願更爲志銘以及我之見也予曰公雖病而狀貌加壯年雖高而食飲則豐何遽爲是則不以爲然數具書來促繼之以詩曰某實病甚矣恐不及見矣爲之惻然君名熙字彦哲姓韓氏世爲吳人少入郡學習尚書翹然諸生中累舉于鄉不偶循例入國學居數年始選授德

州同知德州距京師不遠舟車上下號爲要衝君日夜酬應不倦州守倚之上官知其才數委以事亦惟君廉公人故信之而事皆濟若清軍伍運糧餉訊冤獄賑飢民及造浮橋數事州人皆能言之君和厚人也接人歡然人有急難亦善排解性疏通然重名檢不肯爲無耻事見士大夫之賢者則樂親之治家不紊子孫能奉其教而僮僕亦爲盡力故君得白首安享其樂焉大父文誠父永昌皆以隱終母某氏以永樂癸卯某月某日生君君娶張氏先卒子男二曰玢娶高氏曰瑾娶顧氏女一曰秀卿適袁嵩皆蔣氏出也孫男二女二皆幼銘曰

吳城之西地惟吉厥日召工作幽室有祿不饕守官律孰厚其藏惟此物欲掩其幽俟百襄吾言不欺尚可質

明故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弘治八年冬福州府知府張君述職于　朝明年既畢事將還任便道過家俄以疾卒實閏三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四其孤瑆方治葬具趨吳中以南京兵部郎中華山之狀來乞文表于墓上予念君北上時嘗過謁予今幾月耳遂至于此爲之慘然君諱遜字時敏號鈍軒姓張氏無錫人也曾大父均佑元萬戶大父定考文簡皆不仕君少入縣學爲弟子年二十四中鄉舉後五舉進士輒不中始授福建同安知縣至即以廉潔自勵大書座隅曰不知是神其殛之早夜施政勤敏不懈修舉廢弛賑濟窮民不擾而食足有內侍家故居邑中恃勢豪橫侵占田園一切奪還之民豪戶有丁三百餘稅糧不時納追徵輒及族長往往瘐死獄中驗其人而均派之始無逋負者治爲諸縣最部使者每舉君以爲縣令法因奏請旌異遂擢福寧知州州治瀕

海盜賊出沒爲害遣人捕之即皆散去其爲政一如同安時以
丁毋錢氏憂去服滿適涿州缺守州事劇難治乃以授君涿蜜
邇京師路當要衝公使人往來如織君量民出車籍記姓名使
旋相受役始無往時不均之歎州有滯獄至則決之人服其明
訟始息已而天旱蝗生捕之殆盡是秋穀倍收明年蝗益甚積
地尺餘君焚香祝天悉西北飛去部使者復奏其績獲給 誥
命進階奉直大夫恊正庶尹贈其父如其官階母爲宜人室邵
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又明年始有福州之擢初至事方冗
積未幾裁決無遺及事有不便於民者並罷之乃平徭役公用
度使吏無所用其奸又禁凶惡不得自逞其徒畏法爭歛蹟以
避每旦上堂吏左右立燃燭治文書不休藩臬二司在上督責
稟承不遑暇食而君處之裕如君爲守令多慕古循吏其所施

設大率以養民爲務故去任之日民輒畱之在同安時立石道旁稱頌德政持金饒贐有追至數百里之外者君旣拒却民亦立石頌之及去涿州爭脫其韡縣於坊市以示不忘事雖不古亦足以觀民情也葢官不必崇惟其行乎志政不必異惟其得乎民屢仕州縣莫非親民之官志之所至無所不遂惠澤下被民多懷之彼列淸貫居要地者非無其人考其平生亦足讓乎故載其治行一二以慰君于九原且以爲其子孫之慰耳君二子長卽瑾次琇俱縣學生女三長適華麟祥次適盛璵次許談一駿孫男四曰伯徽伯純伯翀伯師

亡兄處士墓誌

亡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先修撰東庄府君長子也先君初娶居氏生吾兄居氏旣免身而没賴祖母韓氏

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已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頗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輒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儔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至於皮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爲人如此寬既竊科第仕於　朝鄉鄰以爲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寬得　告歸省而先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

日自繼毋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同里陸氏子男二曰奎曰奫奫習進士業女一曰淑眞適夏靖先卒孫女一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於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將葬寛既請少司成費廷言先生銘墓上之石矣復取嘗所述事行刻之納於墓中以爲誌云

陸秉誠墓誌銘

陸自晉以來爲吳郡著姓更千百年陸姓者里有之若其家之盛衰族之聚散則係其人之賢否耳距秉誠二世尚有仕爲縣佐者自時浸亦無聞若秉誠在子孫中其殆可稱者乎秉誠諱忠爲則新之孫以高之子母曰李氏氏没時秉誠年甫十四又二年而以高没一旦遂筦家政人爲其素不習事慮而秉誠輒

能貿易以為衣食謀妻子託賴其溫飽視群從家幸不與俱墜性孝友常痛不及養親遇時物必薦生鮮兄弟一女兄既嫁事當行止朝暮咨之如母此其可稱者秉誠娶王氏無子再娶何氏生一男曰昺一女曰素清適張釗側室生一男曰節孫男二女一秉誠生於宣德丁未四月八日卒於成化丙申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以歲戊戌三月十一日始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原予兄原本其女兄之夫也故二子來求予銘銘曰

太平之鄉山水深長中有幽堂斯人斯藏百年為期而止於此慰以一言息我以死

逸晚翁壽藏記

禮曰百年曰期故予嘗論人之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四時譬之五十以前時之春夏也

五十以後時之秋冬也明乎是說則能達乎委順之道達乎是道則能治乎豫備之具是故鳥宿于林獸藏于山知乎夜者也魚潛于淵蟲蟄于室知乎秋冬者也惟物尚然人不如物可乎見世之將老者或爲人衣衾或爲之棺槨或又爲人之葬穴蓋知斯理之必然而豫備者是以君子與之若吾里逸晚翁其所謂知斯理而能豫備者乎或以翁家素饒裕故■爲此彼貧者雖故爲而力有所不能益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是殆不然夫貧者勞苦困迫求無所得欲無所遂不能以自存往往呼天以祈死然人終不與之者益非發於中心之眞也富者則異於是安康欣樂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故常以死爲諱有不忍言及之者於此而及之則發於中心之眞而知斯理之必然者也弘治壬子翁年六十有六乃八月之吉即吳城西橫山先塋之側命

工作葬穴土厚而燥材良而堅深廣僅容不侈不儉功畢以其子瑬居京師俾請文以爲記予與翁居甚邇且有交親之好欲辭之不可會瑬將歸省請不已則書此授之翁名瀚字宗大自號逸晚姓湯氏其先家江陰後徙于蘇爲吳縣人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彥祥贈大興縣知縣母安人楊氏湯爲吳中大族聚居凡百人翁於同母兄弟最少少即敏恪善治事事難決者諸兄顧咨於翁翁更服勞不倦數賈于外以資給其家之用度久之積更厚及其兄渭起太學知大興縣雖有祿入凡用度愈資給之渭竟以廉吏稱至遇人謙和士大夫多喜與交若郡太守行鄉飲禮翁得預賓席比歲郡中飢有勸分之令翁出米若干斛授承事郎時有司急於賑卹多濫及里人謂翁獨宜而翁亦不以爲榮也配徐氏子男五人曰璠曰璋曰璽曰瑬曰珙

璋珙俱早卒璽爲伯兄後遮鴻臚寺序班女一人適袁泰孫男二人曰似曰俶是爲記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PL
2698
.W83
v.10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九首　埋銘一首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君諱士儆字敬甫姓楊氏福建建安人也曾祖伯成贈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榮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父錫不仕鄉人私謚貞素先生母詹氏繼母劉氏世有厚德發于文敏公功業在
朝廷擬古名相而門戶顯榮當世無比君生長盛族好學如寒士當其幼稚文敏公方賜告歸諸子孫環侍左右視君氣貌獨心奇之稍長游郡學遂登鄉貢上禮部試不偶入國學時邢公遜爲祭酒抗顏待士閱君試卷甚加稱賞厚禮遇之兩遭家艱以不得取中科繼先世爲恨竟授中書舍人俄坐從子累謫惠

州衛經歷人謂君被挫當自弛放至則益治政務宿弊漸除有軍帥素横已罷官猶私役士卒數輩君立俾復伍軍吏振肅相戒毋犯法於是郡守以下有事皆就咨訪士子吏多執經從學舉於鄉者遂盛凡六年以考績過家乃留不上　今上即位有詔京官詿誤外補者量加擢用始得桂陽州同知君歎曰吾病矣安能復奔趨郡縣間耶竟乞致仕又十年益病俄中夜起浴更衣平明肩輿造郡學徘徊而歸又明日卒兩僮挾坐神爽不亂實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也年六十四君偉狀貌美鬚髯望之知爲奇士雖目眚手一卷不釋性無他好見奇書輒重購之或從人假借下至僮僕亦善謄寫故藏書甚富至于古書畫尤能品鑒不差所與交皆當世名人若文莊丘公恵安胡公太僕少卿李公其尤善者考訂文義多見書札君毋早世鞠于繼

祖母劉夫人言及輒流涕士儀有遺腹子亘特撫教之至登進
士第今爲吏部員外郎至於里人多加恩意然素直少容往往
面斥人過曰吾不能阿意取容也因自號直菴亦取直道事人
之意娶江氏參政鐄之女子男二長昜鄉貢進士次暹俱庶出
孫男一女一俱幼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登僊里之原
予適上京師君之從子亘以順天通判候我于河上曰世父不
幸没矣爲之驚悼益不意良友之遽失也亘因述治命以墓銘
請且自爲狀授予意甚懇至乃爲書之銘曰
唐有姚宋相業不誣後世有人望爲魏謩仕路徊翔吾嘗以病
豈義之忘亦惟有命儲書充棟遺其子孫無忝先世以酬 國
恩偉然其人嗟不可作㝡其平生于此焉託
明故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

致仕張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爲通西域要路自　文皇帝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　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夷狄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行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罪鎮守以下官三人爲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彊埸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虜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三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內既無虞徐圖其外

則番族小醜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群策籌畫計慮日暮不遺久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長策今其地殘破勢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攝之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願為鄉導至殺虜其王占據其地令其人家族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即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訪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譯知其國城堡傾頹兵馬稀鮮特恃嶮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當先用間諜以離壞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遏亂畧土番累受　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絕勿與交通且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審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邊

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爲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險不稱
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爲貢道偉觀亦預調
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邊要地預屯重兵若
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
給五年之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他所建請者尚多事
下兵部集議于 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
簡於一時者比輒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哈密漸得
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飾兵器以便戰伐皆爲經久
之計西方既無事公乃還 朝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畧事自以
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還者遂落職
有山西之命衆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
蒙顯擢顧以微眚去意公不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

不懈益踰年遂致仕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字文淵姓張氏少游鄉學爲弟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一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給事中遂擢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內艱服除適吏部尚書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召還爲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降授參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居諫垣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異陳時政得失劾兩京大臣之不職者爲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庭下人爲公危而公自如及爲尹公事填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既通顯猶僦屋而居喜文事發於論議煒然可觀也張世爲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孫氏妣李氏俱贈淑人配潘氏封淑人子男二曰弘謨曰弘文女六長適舉人馮一中次適吳江知縣前進士郭郛次適生員李璇次適舉人楊麓次適生員趙子儀次許生員鄒顒賢孫男四曰僎國子生曰佳曰佃曰佩將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州城東三里弘謨遣其子僎奉公之門人前春坊庶子王世賞狀來乞銘而吾僚友伯公公之同年友也哀公之志行爲之請曰願有述以慰公于地下予辭不獲乃叙而銘之銘曰

九河東導古有平原孰築而藏張公之阡公起甲科始居諫垣侃侃正色我責在言纍列清貴戾飛于天倐退終起如鵠與鳶公抱儒術以修吏事豈惟能官夷險一致乃佐司馬邦政攸司醜虜何爲跳舞西陲冦養未殄彼驕且疑 天子曰咨汝往

正之幕府運籌將士禀命卻使閉關練師補乘坐伐其謀我道自勝強摧弱植訩訩以定公曰旋哉將士且休歸報天子以釋西憂功未及酬而底于罰自古則然拘以成法聖明燭隱遐棄卑還況也論功終宜賜環美疢在躬公不可待西望金城方略具在託以銘詩良史當采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之士出而仕者多矣然其野亦多隱君子其尤以介直稱者靜脩鄒府君也君諱賢字佑之自號靜脩世爲無錫人其族在江南唐有都官霖宋有忠公浩世次可考曾祖曰伯惟祖曰洪昭父曰以善皆居田里有隱德以善娶同邑處士華忠濟女生子四人府君其長子也少失父能執喪如禮稍長以嗣守先業爲難惓惓焉語諸弟諸弟顯之等既奉其教而府君經畫尤

勤勞家益裕鄉人賴之或空乏輒造門稱貸府君一弗拒惟其取息甚廉旦暮稱貸者益多後其人不能償在他人必逼取之府君即戒其下曰彼貧耳非負我者遂折其券不復校人以爲長者當荒歲米價踴貴他人多加息府君不可曰乘時射利吾不忍爲也且吾先世以義起家又何忍違之及佃人輸租遂減其額荒甚則盡除之以爲常人感其惠不特無所怨而已異日輸租皆爭先而至無敢負者於是他召怨者紛然陳于官府若府君終身名不挂訟牒人又以爲難其治家嚴肅晨起謁先祠畢退御家衆俾分治公私事必隨其材授之凡錢穀出入吉凶百須以及分給上下衣食皆有常數而籍記之里族以空乏告者視其親疏而量助之以嘗出粟助官府賑飢例授承事郎強之始受後更出財爲工役之助者不一或勸其行賂以結納者

則痛拒之曰吾未嘗爲不法事顧先干法耶勢家有求婚姻者必謝絕之曰吾不敢以男女之好憑藉其氣力也弟遂之先卒撫其孤甚至族姪有早世者婦孀居無子乞其孫爲後曰彼自有兄弟後當生子可繼吾苟從之是利其所有也其婦至訴于官竟不從故事有非義往往違乎流俗咈乎人情無暇恤者於是鄉族有爲非義者惟恐府君知之固有化而爲義者矣府君性喜讀書嘗有感於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靜脩因以爲號晚歲益自謹畏作堂曰戒得可以見其爲人矣弘治十一年府君年六十八四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俄以疾卒遠近傷歎有泣下者娶華氏出其母族賢而克配先卒子男三曰愚承事郎曰魯先卒曰鈍邑學生女四適華鐸華奎錢仁徐元穀孫男五益曰尚甫申女四子與府君別數月耳挺然之色猶在目睫間

則已長逝矣因歎賢者宜享高壽何遽至此然聞其承家有人無愧先德則府君之澤當未竭也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泰伯鄉盌山先塋之側合其配𨚫愚等託禮部主事錢君恩奉福建布政使致仕陳公狀來乞銘府君平生好文事每以相屬今既不復見忍無以慰之乎爲之銘曰

有縣惟壯延陵故疆有士惟美德蓋于鄉問其鄉人德如之何口不能言惠我則多惟彼宵人好行不義義不可行發其內愧仁厚之事介直之聲施于有政止於家庭彼有政者竊位與祿孰使鄉人相向而哭惟古隱逸風旨猶存後有過者式茲墓門

姪孫健埋銘

惟吾兄本齋府君有子曰奫奫有子曰健生有美質自爲兒童不好嬉戲凝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是從經師游既冠且要

俄得疾家人見其素壯尤善飯易之其妻之父名醫也診其脉驚曰是不可救越三日果死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也年甫二十一其父與母張氏痛健早世不忍即葬以又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始葬于南横山之北祖墓之旁健娶王氏遺腹生一女往予居家見健向學不懈及視其所業可進謂他日必能繼取科第而何負吾望耶齎以書來欲得一言為埋銘銘曰

物之成毀皆有數存汝質雖美能永其身其藏其暄以無傷其親

黄和仲墓誌銘

弘治己未冬和仲以太學生謁選吏部館予家明年夏得疾逾月加劇醫不能治或勸之曰銓法不願任職者例授一官榮身君當得州佐於君意何如和仲謝曰吾自束髮蒙　朝廷造就

至今曾不效一日驅馳之力以報　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嬉游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子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藥竟從之子視其病勢爲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六日卒子學爲歛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塋之次和仲諱麑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黃氏世爲吳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塤早卒其次爲和仲幼入郡校從子學與故解元賀君其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應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留務侯選家居者又數年常自歎其衰不得久仕豈意遂不仕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知若其清慤謹畏稱爲良吏可知也其平生擇言而發擇事而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杯酒相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往時郡守李公聞其賢延爲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

官署深自晦匿人不知爲太守客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鄰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蓋人服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鴞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女一人許適劉穀孫男三人曰堂曰閱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鴞具書來乞銘自予聞和仲卒惜其志鬱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路不於我殯爲之流涕今其孤寡纍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

噩乎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衰者銘曰

身不即仕傷哉即死仕不徒名死而猶榮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夕病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之其尤厚者則往哭之若武弁軍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

不以聲勢臨下直沉靜耳何以得於人者如此葢君爲人清而不激公而且恕勤勞而不以爲功誠恪而不以爲德惟其父任而人信之文武選對設自前代已然至　國初右武尤重其事百餘年來武以世官傳歷既置所謂黃簿者藏于　天府專官淸理然其人升降改調罷革宥復與新舊繼絶例紛然如毛率難于事選者且其人往往附勢冒功勢家多爲請託君輙遜謝之曰法如是耳有言武官冗食坐敝天下當盡革旁支承襲者君白于尚書馬公曰此非律例意合稽其本支凡出立功授職之人後者仍得承襲餘當如所言他日又有旁支乞請者君復謂此輩久隸官籍若援近例一旦斥絶彼安所歸乎況今行伍缺乏尚欲募人補充若授其人以一隊長令本衛食糧操練庶兩便又一武官子某甲未及承襲犯強盜而死其弟乙年紉

告優給於例犯強盜者子孫不得承襲君以爲甲爲盜且未授
官乙固非爲盜者子孫不得援舊例然亦其弟也不稍抑之則
無以示戒宜視其父職降一級食優給俟其長襲所降官焉公
避其議悉奏行之遂著爲令他所議定者尚多會　詔大臣各
舉其屬才行可超擢者公遂以君名上然尤重其去留以爲助
者久之不意其竟止此也公以是尤惜之君諱愷字企元姓陳
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居邑之東大倉有衛學君少游其間從易
師習舉業成化戊子登應天府鄉舉纍試禮部不偶益力學自
奮甲辰竟擢進士第弘治戊申初授主事癸丑陞署員外郎是
冬實授乙卯陞署郎中丙辰實授進階奉政大夫益任武選者
十四年卒年六十時辛酉二月七日也曾祖福一祖顥俱不仕
考傑以公貴纍贈武選郎中妣龔氏纍贈宜人君娶許氏封宜

人二女長適學生魏瓛次許贅查玄復故孟津教諭若庸之子俱庶出以從弟胤子萓爲後從治命也於是胤聞訃來扶柩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姚涇先塋之次持狀來乞銘予與君同舉於鄉相知三十餘年銘實宜爲狀爲君同官劉君挺所著而翰林修撰毛君澄君之鄉姻也復以書來所以互述君之賢者甚備夫居鄉有行鄉人知之惟其居官容有不知者故畧及其一二事云銘曰

貌之黯然若有憂思人所知者匪以其私不見其人亦已踰時哀此孤寡蕭然繐帷家有嗣續禮亦宜身爲正郎官不卑賢哉有譽其永垂

劉美存墓誌銘

劉徽美存資端謹幼即不好嬉戲有餽以鴿令畜以弄者固卻

之獨好書冊長游吳學居諸生中治進士業輒合程度舉于鄉
屢不偶然無嗟怨聲事其父都憲公其母李恭人甚得子道都
憲公仕于外代理家事事紛至于前處之裕如也某有喪不能
舉或爲持券假貸意其耻也陽辭之他日袖白金潛往爲助且
戒無令人知其人感德竟不能隱人知其心之厚也其年三十
三俄以疾卒稍相知者皆痛惜之曰美存爲人不宜致夭而何
以得此於是都憲公巡撫蜀中得凶問惛絕投牀下即日引疾
歸歸而撫其棺大慟曰兒果逝耶吾不可不暴吾兒之行乃自
敘述來請葢予與都憲公相知久因知其子之賢痛惜尤甚忍
無一言以慰之耶劉氏之先出清江宋名臣原父之後七世祖
持矩仕元爲行省都事始從新淦高祖雲芳 國初編戍于蘇
雲芳生迪吉迪吉生謙海謙海生宗正宗正生三子其季曰纓

即都憲公公既貴累贈其父太僕寺少卿母張氏累贈恭人娶恭人李氏生一子即美存美存娶諸氏爲曹州同知祥之女生一子曰過聘彭氏二女長許嫁張某次許嫁林某皆仕族其生以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十九日以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縣上金灣之新阡銘曰

才也則成不成乎名不成何由委命勿爭有身則傾有志不行亦幸有子尚待其成以慰平生孰非茲銘

沈府君墓誌銘

邑人沈綱聞其父翠雲府君之訃走予告曰綱客居都下久矣吾父病曾不得一日侍此終身痛恨者今將歸治葬如獲一言爲銘則綱於臨穴之際尚可以逭罪也葢綱之妻寔予亾妻陳淑人之姪女故有是請焉府君諱孜字文瀀別號翠雲世爲長

洲人而家比虎丘爲著姓大父友之在永樂宣德間巡撫大臣以吳中賦厚方重糧長之設友之於時已爲郡縣所推擇父行娶王氏生府君少爲縣學弟子治易勤苦後以父没而母更老度不可遠仕遂謝歸以農隱而或業賈以養生性篤實不事華靡與流俗相違治家尚節儉故能保其業待人以謙恭故能處乎衆至其奉身之全畏法之至故姓名不挂於訟牒里人以善士目之其生永樂甲辰仲冬廿六日其卒弘治丁巳季冬廿四日以卒之又明年己未孟冬廿八日葬于武丘鄉袁家浜先塋之次娶魏氏宋文靖公九世孫子男二人長即綱娶陳氏次曰紀娶姚氏繼吉氏女一人適張獻孫男三人元吉元利元貞女二人銘曰

際太平之時望中壽之域身既克全志何所鬱歸於茲丘其永

無隉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

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卒其子吏部右侍郎鏊聞喪去位

上曰茲朕經筵日講官也宜有以慰其哀乃　命有司諭祭公及造墳安葬皆視三品禮鏊感激謝　恩已將歸治葬奉僚友今南京兵部尚書河東韓公狀授其友吳寬以墓銘請寬於王氏有契義敢不諾公諱琬字朝用以字行姓王氏蘇之吳縣人在宋建炎初居東洞庭山蓋三百餘年于此族人衆至以王名其所居巷公之曾祖曰廷實祖曰彥祥考曰惟道惟道偉然有大度讀書尚禮義生三子公其季也幼則羸而多疾正統間有

司選縣學生員里中子弟皆走匿公獨請入學時年二十一矣自以學後時恥不及流輩感憤奮發其刻苦有人所不能及者屢舉于鄉不偶遂貢入大學久之試事畢授知湖廣光化縣光化隣荊襄至則值寇亂初定居民未蘇極力安輯而貿客往來有事于所謂太嶽者猶徵求無虛日公不忍重困其民靳不多與皆不滿意而去又山谷流民萬計大臣盡驅出境至焚其廬舍以絕之公獨招徠其人上官已不悅後　朝廷知驅民非計遣都御史原公巡撫公承意指肩輿入山諭民所以安輯之意民相率而至乃悉編其里社仍緩其賦役以生養之皆帖然從令縣既無事即興學校更募民習射定賞格以為防守計上官以為迂滋不悅在任三年適其子以進士及第入翰林曰吾有子已仕矣遂乞休致歸築別業于郡城西自號靜樂居士公質

似象而識甚明力似懦而行則果其與人或忤亦惟其性之直
而不詭隨也少時讀書有法毎見子弟語之至於養生有道則
獨得者爲多亦不自秘也嘗考其先世可信者修爲族譜君父
祖没父猶欲以死相從人尤稱其孝者盍其配葉氏卒以先塋
隘別卜地而葬且數年矣後見其子官吏部以生或被封没當
得　恩典不忍與其妻獨受無以光于前人也乃還葬其配于
先塋至是以公合而祔焉竟如其志公初以其子貴進階文林
郎再封右春坊右諭德復至今封配葉氏累贈恭人子男四長
銘次即鏊次銓府學生次鏐女三適某某孫男八曰某某女四
曾孫男二女一公老益彊一日忽盥櫛更衣夜半翛然而逝享
年八十四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蔣塢葢先塋云銘曰
震澤西望有山鬱然王氏居之歲久而蕃世有隱德其德則厚

不食其報以貽其後　公登舊志冀取科名終焉入仕以惠黎氓
言與時違事與志戾　顧其後人已顯于世吾德未容亦有所貽
植槐于庭世德可追　爰受其名復享其祿考終而藏吉日惟卜
惟此榮域列于左昭　吾親在茲其樂陶陶豈惟樂焉亦既榮矣
敕葬有光百世無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以天順三年致學事而歸歸二十年而卒既葬亦二十三年矣其孫宗始遣其弟將不遠六千里步至京師以書授其學故諸生吳寬曰先大父臨終命諸子以墓銘爲屬不幸諸子相繼沒其責在宗等又皆孱弱不振因循至今罪甚大也茲敢奉治命以告寬聞之惻然感歎曰先生吾鄉賢師也寬幼受教益其何敢忘按臨安知府王公佐狀曰劉

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代有顯者其後子孫居泰和株林再從
吉水夏朗爲邑中名族五世祖天聲登宋咸淳乙丑進士第終
桂陽軍教授天聲生益厚益厚生維德世治尚書在前元竝隱
不仕維德生禮當　國初行科舉一試有司不偶居家教其子
纘竟登鄉舉纘娶曾氏是生先生諱諭字體信自號信菴必與
從弟故翰林學士文介公儼同學于家勤苦特甚永樂丁酉與
文介聯登江西鄉舉宣德癸丑中乙牓授山東樂安縣學教諭
連遭親喪服闋改浙江蕭山秩滿始擢教授于蘇秩再滿請老
得致仕成化初遇　詔恩進階登仕郎先生深於經學所至教
人孜孜不倦樂安蕭山士林未好學自經先生指授科第始盛
故大學士劉文和公實出其門且有首冠鄉舉者於是湖廣秋
試禮聘校文鑒別既精士皆歎服蘇爲大郡缺教授吏部以先

生擬奏入以為稱至則知其學為范文正公所建而胡安定朱
樂圃兩先生嘗居師席曰吾敢有愧于先哲哉於是先生亦老
矣為教愈篤日必坐堂上為諸生校課業往往手自改削而擇
其尤秀異者列侍考校不使暇逸夜則令宿齋舍猶為講解疑
義不輟其語人必以禮義廉恥為先以吳俗少儉質見有服飾
華美者輒戒之人知先生得師道一時有自外郡遣子弟來學
者郡守重之入學與為賓主禮暇則以詩篇相倡和而提學憲
臣亦不以官屬遇之先生孝友人也初仕樂安親尚在得一美
衣食必遣人緘奉弟體實為安肅訓導沒于官徒行護喪還鄉
嘗以其族大親修譜牒刻印畢家給一冊即毀其板曰毋為他
人得之以亂吾家世也經學之外為古文詞典雅得法有曾王
遺意所著有南園集歸田錄若干卷其好學至老手不釋卷迨

致仕家居猶爲子孫授業云先生以成化丁酉十二月三日卒享年八十五後五年壬寅葬于里中桂源東坑初娶張氏鄉貢進士持永之女繼娶蕭氏進士應昂之後皆有賢德子男四人曰範配紀綸範紀竝縣學生女一人適張耆德孫男十人曰逢杰奈廣本府蔣廩蘭度女六人俱適仕族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古有經師在漢爲盛口授其詞書維伏勝劉之傳經自宋天聲五世不絕曰爲先生幼處于家克傳其學出以所傳覺彼後覺先生爲教先之以身不戲而恭不慢而寅講授有條亦維善誘諸生得師賴以成就蘇學在昔有胡有朱後五百年合其範模曷不久留終惠學者吾老將休往投鄉社諸生之後寬忝在焉年稚而愚實聞斯言自伏以來多躋壽考天厚其躬見此一老

壽終于寢哀動其鄉桂源卜吉以固其藏春雨秋霜墓木拱矣
家仍多故孰傳其美先人之責諸孫是圖琢石宜書寘維其徒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墓誌銘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鄞人也曾祖觀貴 國初長鄉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爲瑞安人觀貴生傑傑生公穎悟不群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
朝年甫十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
文華殿續學供給甚厚未幾 命爲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
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輙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
懇蒙 賜致仕而歸 益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八月十七日卒享

年八十二公爲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脩然如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　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集雲山樸語錄集雲山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既歸貧而能守愈自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準重其風節數遣縣令高賓存問周䘏以尊禮之公臨卒無一言及後事發其篋緘無以爲歛祖父竝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吴氏妣沈氏竝贈淑人配孫氏封淑人孫氏出同邑名族爲徽州守某之女賢惠多材藝與公處至老相敬如初先公三年卒年七十七生女一適孫某又庶女一適鮑某公官三

品例有䘏典於是公所養子永春永和走告于　朝蒙遣今郡
守李侯端　諭祭及造墳安葬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與孫淑人
合葬于某山之原公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屢過予焚香清坐
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訊山川遼絶恨不復一見也
知公葬有日乃爲書此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
以爲後世告爾銘曰
望東南之遐陬兮鬱蒼翠之群山懷高賢之宅其下兮渺雲海
之回環挹清暉以瞻眺兮忘冠裳爲何物謂不能遺世而脱俗
兮終乘雲而倏忽嗟儒僊之高舉兮　帝念之而莫屈顧金
門之儔侶兮孰終被乎厚䘏白石鑿兮青松長鬱黄壤兮築幽
堂後世無毀傷兮庶知斯人之藏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成化巳丑春寛與處士之子璦同試禮部不偶將南歸半道而處士之訃至璦痛哭不自勝即日易輕舸兼程而行既抵家哭盡哀遂圖所以葬其親者乃泣告寛曰璦有大罪三少遠游鄉校不得朝夕居家以事吾親吾罪一也游學又不能奮發早取科第以光顯吾親吾罪二也以科第故去數千里外親病不及嘗藥親沒不及臨棺吾罪三也負此三大罪吾何以名人子哉嗚呼往矣不可追矣雖然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亦罪也然欲其傳之遠非假文詞不可惟吾親之葬某縣某鄉某園既卜其地矣其年某月某日又卜其日矣其事行又有吾友

王抑夫論撰而爲狀矣子知我深者願畀一言以追我罪予悲其言不能以他辭拒也處士諱某字某姓陳氏家長洲之陳湖世以善士稱于鄉處士之父某贅于邑大姓吾氏　國初吾既遠徙而陳亦衰落處士極力田畝間以贍其家其妻錢氏躬紡織以助之兩稅既充至身之衣食有不暇顧蓋其勤苦有如此者久之家乃裕所買田宅予人直富厚里之無行者以處士仁而可欺也取其田欲更售之處士再予之直不校他售田者以處士真可欺也輒欲更售處士輒再予之既而里人亦感媿蓋其醇愨有如此者遭歲惡富室貸民粟取息倍他日處士曰此正吾行惠之秋也反藉是以自利乎卒以取之後人負其粟至八百餘斛歎曰此非其家之果不足耶不然寧肯負我哉皆爲之折券蓋其長厚有如此者郡有納粟補官之例所司以處士

名上處士不欲部使者固強之處士亦固辭之曰吾豈出粟不願官也其後郡邑俾董區賦處士辭之不獲則使其子珪代之益其高潔有如此者處士年既老母氏尚無恙依依其旁若孺子然每旦問安否莫必設酒肴於中堂使子孫以次奉觴歡呼歌嘯以極其樂及親以天年終居喪盡禮不以老故廢蓋其孝敬有如此者嗚呼處士之善行此其大凡也是不可使人知耶是不可傳之遠耶予交於陳氏既久視珪瓊猶兄弟視處士叔父行也南歸之日將拜處士於堂上而乞言焉然不意不可見矣惜哉處士生於癸未十一月之哉生魄歿於己丑閏二月之旁死魄子男二長即珪次即瓊女三皆有歸孫男六曾孫男一女一銘曰

陳湖之濱有此德人其德伊何曰義曰仁仁不忮物義不失身

問其名居古可比倫漢有太丘暮有收門德人已矣流澤未止浩浩洋洋如湖之水經史滿牀禾稼滿場遺厥子孫如韋如龐彼美仲氏登貢于鄉尚有祿仕為家之光尚有 龍章賁于幽堂

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壽藏銘并序

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作壽藏于其祖墓之側既成求寬為銘寬公之里人也寔知公宜銘銘曰

陳本嬀姓虞舜之櫱滿封於陳後為楚滅完也奔齊以國為氏歷秦漢唐聞人益起吳之有陳自洛而遷蕩析離居有德以延根柢完固枝葉華鮮迨至 有明逾三百年曰鎰有戒偉然深中長民憲內臺事我 三宗出釐西土入保 東宮以亢其家

自卑而崇厥五兄弟公也其季在洪武末壬午之歲四月七日誕生于第鑄以命名有成其字公生嶷然越自童稚一似其兄美鬚鉅鼻匪貌似之行實擬之流澤淺深隱顯使之赫赫門墻驚動小夫公處其門視之如無豈無錦綺爲衣爲裳大布厚繒我服則光豈無肥甘爲肴爲酒盂蔬勺水我奉則厚不惟其身及其子孫以儉居侈以謙居尊昔在同氣求異其居公讓不取如遠而踈匪家爲謀唯子之教僎也秀異寘之鄉校遂登甲科監察一道分司南都不墨不虣究厥自來惟教之效　帝曰汝僎予爲汝報錫之封章爛然堂輿翁冠莪莪繡服煌煌南街北里逍遙徜徉匪誇鄉人　君賜惟彰以頡以頏以接其兄公年七十宛然壯夫獻酬百拜從者不扶達人大觀萬年須臾臨淵履冰幸全髮膚成必有壞惕焉預圖石湖之濱吴山之麓纍

嶨若堂鬱鬱拱木纍纍數千玆我所自卜從我先人歛我手足厥
旣訖功旣堅旣實載其祊終磨此山石公之先代有乘有譜有
諱德鄉是曰曾祖均錫孟玉曰祖曰父以子孫貴誥贈三老
贈之何如都憲宮保毋高繼翁贈皆夫人公娶顧氏封孺人焉
生三男子曰俊儀僎僎終命憲卒與後先女子惟一周紀是姻
孫淮漢潮淅汴沆涇維漢暨汴將有科名有三女孫其一未行
男一女四是維孫曾陳德未艾後當繩繩論撰執筆著之茲銘

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林爲閩著姓考其祊多遷自固始公之先則始遷者曰唐左朝
奉大夫穆數傳至禹臣宋中神童科長子津爲尚幹官而家益
大津三傳曰天錫天錫生必方必方生昌茂世有隱德昌茂娶
宋氏生子四人其季公也公諱樵字汝談以字行別號梅竹翁

爲人孝其父母而友愛其諸兄甚至居鄉里閭惇尚禮義至老不倦人皆能道之蓋謂其孝曰公侍母疾必躬奉湯藥不以委人夜必獨處而嘿禱于神以祈佑母没事父益謹他日父疾更作適鄰郡盜起人爭爲避匿計公獨抱持其父無使驚動及父没日惟守喪次不以事變中少違於禮謂其友愛曰兄有患勞瘵疾者俗忌傳染或謂公宜遠之則侍奉益親兄竟没于其手其奉先忌日必祭月朔必薦以至出告反面一遵古禮而行稚好客所以款接而餽遺者禮意甚洽嘗築別墅以與客游置琴奕樽俎其中相與歡然也家故饒裕至鄰里有急難輒周卹之無所恡嘗曰吾父歲散穀三百石行之七年而没今吾以食口衆費去所散穀安得如吾父之數終身行之乎蓋謂其尚禮義又如此公有子尤善訓誨幼即諭以先世事使知立家之難稍

長延良師于塾教之而時親校其所業不少縱也後二子⿱號玉壓相繼擢進士第列官于 朝人爲公榮之於是公用⿱號玉貴初封工部主事加封今官歲丙午年巳七十餘二子竝以公事過家捧觴稱壽人益爲公榮而公亦自以爲樂也已而公戒其子曰吾幸康強汝輩宜多以私情顧戀及皆還京師而公以明年正月五日卒矣享年七十有三二子既聞訃于往弔之則悲慟不勝且以墓銘恳而固請明日乃奉其友周戶部公載之狀來公爲人予昔聞之故翰林編修李士英益士英嘗教其家塾知之爲深予既信其狀之不誣而⿱號玉又與予爲同年相好其何忍違之公娶葉氏封宜人子男四曰⿱號玉今爲吏部郎中曰壓工部員外郎曰址曰坙鄉貢進士女二長適黃剛次適府學生陳鏗孫男四曰鑽曰鉽曰錀曰錭女二以戊申某月某日葬于閭某山

之原銘曰

閩越有民居海壖漢世徙實江淮間異時或從固始遷爰自五季歷宋元其間林族久更繁仕版不絕世屢傳賢哉若人處丘園善誨厥子嗣厥先甲科繼登兩曹聯推恩　錫封屬高年五福嚮用亦已全振振後來者益蕃世濟其美美且專鄉人論德無間言後欲考之石斯鐫閩山歸全在高原

明故承德郎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涇陽趙公就其子太守蘭之養居兗州者數年他日有歸志其子不忍與別公諭所以涖官者曰汝第行此以終惠斯民過養吾多矣蘭泣而志之公歸既抵家闢園林日與賓友爲樂又踰年以病卒實弘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五後二十三日太守聞訃哀慟不自勝即日解印奔喪

使人走京師乞墓銘於予而濟寧學正盧君其邑人也爲之狀趙世家涇陽公之曾祖均玉祖仲良父秉才皆有隱德秉才娶王氏生子四人曰肅寬謐整後用謐貴贈至奉訓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而王氏初封安人再贈宜人整即公也其字子齊以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生數歲喪兵部公既長奉王宜人孝而事諸兄更恭兄謐初游邑庠頗以家業爲慮公挺然請身任其勞有所得輒資給之謐遂得纘意問學竟首冠鄉舉繼登進士第仕至江西左參政有聲于時嘗曰吾所以有今日者吾弟之力居多其何忍負之當之官南京乃携其子去躬督教之不倦其子竟亦登進士第以仕即太守蘭也蘭以初官刑部亦獲封公人以爲公友恭之效云公爲人介而有容恭而有禮樂善好施恩意藹然一族人少孤貧無依特加撫養及長仍

爲備禮以娶鄰人遭歲歉將鬻田諭以不可而助遣之就食于外後歸復助之耕其人竟保産業餘凡以婚喪缺乏來告往往斥所有以助略無責報意公既好義人益信服有爭訟者多往決于門得一言即止而尤見禮於邑大夫比歲行鄉飲必延致爲大賓更數及門存問公雖貴自持益謙謹人以是賢之初公年五十嘗病昏不知人事者數日俄醒而言曰吾病其愈矣諸子驚喜問故曰適見一老人謂我平生力善未宜死俾隨行約數步指以歸路遂醒人皆異之已而病果愈蓋至是又二十五年始卒公娶陳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長萱不仕次即蘭次芝吏部聽選官女一人適邑庠生孫璟孫男八人曰細蚤卒曰綽曰絅曰緯餘尚幼女十一人曾孫女一人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安吉鄉東原先塋之次芋與太守以同年相好知

其有賢父亦久序而銘之豈獨爲孝子之慰而已銘曰
涇水洋洋屬于渭汭溉彼田疇其利不可計嗟嗟德人與水而
逝其澤則存尚被乎後裔松栢在原爰識幽宅毛封而崇之永矣
百世

莫君善慶墓誌銘

君諱慶字善慶別號南溪常之無錫人也無錫在江南爲上邑
最稱富饒而君雅有特操凡衣服飲食所以奉其身者未嘗因
時俗好尚爲少變也家有僮奴數人各授以事門庭終日寂無
人聲常暮扃門不再啓俄夜有扣而呼者甚亟君曰吾家固無
事也豈有赴吾乞藥者乎葢君嘗得奇方每以濟暴疾者問之
果然平生於佛老巫覡之繆妄一切屏絕讀史至奸佞事輙忿
然作色謂子弟曰是宜爲戒然爲人雖嚴勵若不可犯至所合

者吏欵洽兵部郎中秦公脩敬以齒德高一鄉不妄交際每過
君必留坐竟日而返家有重屋數楹雅潔可居吏即溪上開别
墅與同里有隱德者四五輩往游其間賦詩飲酒蕭然林泉之
風庸俗人莫得而預也惟其中少容卒爲人所不樂而君亦卒
不少變是眞有特操者矣君有子驥與兄子驄愛而教之必等
二子用其教竟成而驄遂登甲科爲名進士時君已没驄數感
泣曰吾何以報吾叔父也會以例暫還其鄉因得葬君乃來乞
銘意懇懇不休曰吾兄弟欲藉此以自慰耳予感其孝卒諾之
君生於宣德庚戌五月十日卒於成化癸卯五月十九日葬以
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青山之原娶龔氏有賢行子男二
人長曰駿早卒次即驥女一人適龔復莫之先爲汴人從宋南
渡遂家無錫君之曾大父曰能與大父曰順昌父曰文盛皆有

隱德至君雖益好隱然能教驄仕自是莫之顯實君啓之銘曰
流俗靡靡未見其涘孰爲障之有隱君子介而不近乎名淸而
莫浼乎己考其平生是亦賢已其亾者身其歸于是

明故封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 天子恭上 母后徽號推恩臣庶
凡京官七品以上父母存而未及封者悉與封之於是閩縣李
公中美用其子江西道監察御史熚之貴封如其官鄉邦榮之
葢公至是年已高明年改元弘治正月十日遂以疾終壽八十
二越三月訃至御史君方按行畿內即入 朝納上璽書將歸
守制以葬其父宜有銘乃奉其鄉林廣州之狀來請廣州於李
有姻友之好固知公之爲人而予與君爲同年昔者君爲秀水
錢塘二縣其地皆與吾蘇密邇則知其爲政廉平淸謹使民愛

慕及君居內臺益得憲體于竊敬之乃今知君之所以賢繄有
公之教也公諱得嘉字仲美別號安素世居懷安之焦溪大父
琚始遷福城其地曰與賢者居焉琚生遂明娶孫氏生公甫成
童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奉毋毋安其養而規畫家政悉有條
理更能持勤儉遂裕其家毋心益樂性坦直和易待人無良賤
皆盡禮意尤樂施予每斥其子所分祿以濟貧乏自奉雖薄不
計也郡嘗大疫里俗惑於巫公家亦多病者日惟飲藥而已平
居喜讀史見古人賢否得失可爲法戒者輙書置座隅以自儆
其教諸子必業儒數延良師于家塾而躬率之學諸子或少懈
必督責之後多有成云娶陳氏贈孺人先十年卒子男四人烜
鄉貢進士未仕而卒娶陳氏以守節旌表次炤亦早世娶林氏
次即燁娶藍氏次炫縣學生娶謝氏女二人適朱灼黃世孚孫

男六人賔實寛褭宥憲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長與山之原銘曰

惟德之崇惟吉之逢遺其子孫復還其躬貴而考終尚閟茲幽宮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吳江王氏故邑之梅里大家也其先有諱壽之者當元末自度兵亂當躁踐其地避之邑中竟全其家是爲公之高祖也曾祖良輔祖彥澂父守仁世有隱德守仁娶吳氏生公諱宗吉字夫祐甫三歲父母相繼下世賴庶母浦氏撫育以長又里有吳善者與守仁故厚更力教公視如已子而公亦奮志以學業自課家有遺書日取而讀之務求通其義至忘寢食里父老見其謹厚而勤可以爲師也爭延致家塾公年雖少儼然據函席教法

嚴厲一時以老宿目之既而歎曰學固爲士也然吾家故業農舍之不可則置田使僮奴耕以養生久之囷有餘粟貧者稱貸不肯過取其息於是貸者益多或負其粟不償他日貸之如故人謂其長者成化乙酉歲飢悉取道券焚之辛丑飢甚更出粟六百斛助縣官賑施以例授承事郎非其志也他所爲義事如寒者予衣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平生不可勝計至於造梁以濟涉者七鑿井以救暍者四亦其事也公貌脩長而詞氣温恭雖私居無戲言久坐無惰容接之儼然德人也處衆誠而恕慮事遠而周厚人而約已孝先而慈下喜誦漢人爲善最樂語題所居堂曰樂善因以爲號其教諸子有法命伯季理家政仲叔習舉業各當其材其仲竟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有聲憲臺比歲公從受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吳江自昔有臞菴王氏以隱蹟遺

邑中公即所居東關圃種橘千株竹萬竿築亭館其間又創月湖蓮陂於松江太湖之上爲別墅數與賓友往游賦詩飲酒樂而忘歸人以爲思致不減雪灘也其年七十有三以弘治十年十月四日卒娶于氏先卒繼娶沈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四伯曰賢承事郎娶麗氏仲曰哲即御史君娶申氏亦封孺人叔曰明國子生娶賀氏季曰敏娶申氏女三長適郁縉次適徐賁俱縣學生次適朱佩孫男五曰恩縣學生曰懋曰京曰東曰惠女七曾孫男一曰檜公嘗擇葬地得於吳縣王山之陽爲山水勝處心甚樂之遂依古制預治棺斂之具至是卒諸子卜卒之又明年三月一日安厝哲既聞訃以巡按廣東還例造 闕下復命已乃謁予泣拜奉事行之狀以墓銘請予與公同鄉嘗再接公信乎所謂德人者乃按狀書以序之而又得公平生訓戒子

孫之語曰處世勿急急於謀利薄田數頃足以具饘粥與其過取以買怨致禍孰若省費以安己濟人又曰凡百成敗皆有天命吾老矣平生經歷雖小事未有不由天成者慎勿患得失而喪名節也謂哲與明曰汝輩他日倘遇時致用慎勿以刑立威以偏斷事以利喪守以死易節蓋理訟以虛心仁恕求之尚不得民之情況任情偏執以肆殘刻乎且盜賊以貧窮傷人刼財自活惟刑殺士君子食人之食反藉其勢殺人以利己天其祐乎吾雖不仕然見郡邑仕官以輜重歸者不數年遭不肖子孫蕩廢無遺以清白歸者其子孫必賢蓋天理也其言皆有補於世教因備書之以爲王氏家訓云銘曰

作邑于吳太湖湯湯匯而支分于彼松江昔自梅里徙家在茲爰歷四世維公受之考公之初而亦不易克自勤渠以長家世

匪直長之古亦有言爲善最樂公其有焉既有于躬亦垂于訓閨門秩秩見此後胤繡衣直指榮過里閭　帝命褒封公承璽書有美園池游詠以樂我思古人臞菴載作樂不可久孰從我游我有眞宅山陽一丘德人雖亡風旨固在傳隱逸者庶乎可采

封奉議大夫戶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公諱塤字元諧號直菴姓史氏世爲溧陽人生五歲而孤既長卓然自奮與其弟箎同心治家務持勤儉家僅立輒好施予當景泰間歲荐飢里人求貸悉發所有給之後或不能償遂已其厚德傳聞邑中然性伉直不畏強暴里有匿群盜而分財者一日面攻之其人愧恨則使盜刺諸潜處盜知公不忍加害而去族人推其行惟其言是遵有違其教者與衆共責之不少恕念

從兄驍騎千戶源沒于王事從父以辰孝行及祖姑貞烈並祠之以勵其族族人感化率向于善鮮有犯法者其儀觀脩偉外嚴內夷接之可敬治家有法巨細整整至如諸子秩秩也子學用其訓登進士第居官有賢名公蒙

恩受封初爲承德郎戶部主事進奉議大夫戶部郎中享年七十一其卒爲弘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也配沈氏纍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即學戶部郎中娶王氏封宜人次孳娶倪氏次孚娶秦氏女一人適蔣德威先卒孫男三人曰北生曰南生曰里生女二人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湖埭村先塋之次學持其友吳翰林克溫之狀造予請銘惟史氏之先顯于西漢以恩澤封侯者數世至光武興復崇以功始封溧陽崇沒廟食其地歷晉唐以來仕宦不絕入

國朝更多取甲科近歲則若學與給事後是也蓋自崇至今千

五百年子孫環廟而居不可勝數南土論族舊且大當以史氏爲首其詳見傳記譜牒的然可考此不復著姑叙公爲人大畧以見其隱于田里亦無忝其家世云爾銘曰

奕奕寢廟溧河之陽廟不廢祀子孫在旁詵詵衣冠莫非孫子嗟奉議公克振而起隱節既善義方亦多視其後人再取甲科生也榮封没也安厝百世其承鬱鬱其墓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吴府君墓誌銘

翰林編修吴君奉 詔修 大明會典精勤盡職書且成俄聞其父可晩府君病即日束書曰方寸亂矣安能卒事乃謀歸省疏將上而其父凶問至矣予往弔之君泣曰一鵬前日之請已不敢望顧復有所瀆未敢請耳葢君謀歸時來乞文記其父號所謂可晩者冀持歸以慰悦其心幸其病之瘳也故云然後數

日持其友楊給事起同狀來乞墓銘曰一鵬不得慰吾父於生前亦得慰於地下然此豈一鵬之意哉幸憐之予感其言又數日君將歸治葬促文甚亟曰葬具吾父自治已久顧無以致吾力者幸憐之予益感焉府君諱行字仲恒姓吳氏蘇之長洲人其先有隱德至其父宗遭外患而卒家業衰謝府君時尚幼奮志植家蓋歷勤苦者三十年而家始振當衣食裕足即好為義事遇貧困者周卹不計或有所假貸傾囊與之有小官嘗負債客死吳中其子方為他所負者追索不已府君顧為之請免仍贈以道里費俾得還家其心之仁厚如此愛 接賢士大夫有過門者延款恐後今工部侍郎海虞徐公至吳中輙主其家公擇交者府君之為人可知也素不較人侵侮一旦為里胥以私憾故竄名尺籍中謂此如隱忍將不為祖先之 羞子孫之害乎白

于官卒置其人于法有一奴横或來告聞之盛怒即笞而斥之仍詣告者謝曰微君言幾爲吾累其氣之剛厲又如此家居武丘塘上商舟賈舍上下相比不使其子治生業日督之問學其子竟登進士第授　國史官即一鵬也嘗因其子居京師乘輿北來覽觀衣冠文物之盛既而登西山飲玉泉樂之留一月而歸未幾蒙　恩授封如子官感激于中數北望拜　賜遺書其子俾圖報稱以無忝　上恩甚懇懇也弘治庚申年七十有二十二月七日以疾卒卒前一月忽挐舟徧訪鄉邑諸親友次至工部徐公對酒談笑竟日盡歸而臥病不起臨卒索酒飲飲訖沐浴更衣而坐長孫在旁顧曰其語而父愼勿過哀第記吾宿昔之言可也其明達又如此府君娶司氏再娶趙氏贈封竝孺人子男一即一鵬孫男三曰子忠子孝子文女一人以卒之

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之陰銘曰

武丘之塘流水溶溶秀眉豐頰乃有此翁善不近名里有直躬其人不亡在吾目中惟德之修惟吉之逢以振其家以榮其封尚閟于幽宫

封承德郎戸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常之無錫有秦氏其先葢高郵人在宋有從蘇文忠公游以文章名世者曰觀子湛通判常州留武進不還其後曰瑞五再從無錫季子叔謙生彦起彦起生物初物初生景董景董娶某氏而公爲繼室楊氏出也諱霖字潤孚號犀牧子自其先祖以儒業教授鄉里愛公秀頴置諸生中教之既長學成邑中子弟爭願得公爲師居家塾嚴教條甚得師道人敬之稱必曰犀牧先生授業之餘手一編終日不釋雙目爲昏學既該洽尤精於史

能歷記往事喜爲歌詩有唐人風致爲文尤長於啓劄往往爲人所傳誦所著述多成卷帙至于作書有法又其餘事也平生自處靜默有能而不揚待人坦夷有犯而不計淸修苦節至于終身若其友愛之情兄震早亾能撫其遺孤弟雷無子復召與同處皆非人所能及者公中歲始得子曰金謂家世以儒業相承無顯者令習場屋文圖出仕金竟登進士第及爲戶部屬每貽書戒以居官之法所以成其子之賢名者又得父道也以金三載考最蒙　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制詞有林泉高蹈郡邑遺才經學淑人化行鄉里之褒人以爲無愧益受封者數年康強無恙與里中名士結碧山吟社賦詩飲酒爲樂一日金乞歸省公見其子懽甚數月疾忽作而卒享年七十七娶余氏繼王氏贈安人亦先卒子男二長即金有文行舉官戶部郎中娶鈕

氏封安人次曰銘庶出娶張氏繼徐氏女一適楊能孫男二曰泮曰湜女三許嫁王儼張文惠華天福公生于宣德二年七月五日卒于弘治十六年正月九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歸山新阡金居家遭喪既得躬治殮具乃以例上吏部給符守制自爲狀謁予曰葬有日敢以墓銘請蓋金嘗分司臨清迎養其父予憶過其地見之公被服儒雅翛然有隱君子之風可敬也況金之情懇可無以慰之乎銘曰

士未必仕也學有以及乎人不獨成乎巳也而況顯于郎署縣哉有子足以行其志也有 綸音以錫封有廩祿以供養望八十而考終當瞑焉于土之壤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故劉弘遠妻徐氏墓誌銘

婦人之於夫其猶臣子之於君乎君有不幸其臣能仗節不再仕是謂忠臣夫有不幸其婦能守義不再嫁是謂貞婦此萬世之論也然而臣則忠矣君有遺孤焉不能立而傳之如國何婦則貞矣夫有遺孤焉不能字而教之如家何何也葢臣每患乎不忠忠而有益於人之國忠之大者也婦每患乎不貞貞而有益於人之家貞之大者也臣之忠者未暇論嘗得今之爲婦者曰徐氏是爲吳處士季遠之女毋曰李氏生徐氏嫁爲里人劉弘遠妻嫁未幾弘遠一疾遂卒當是時徐氏哭之欲死曰夫吾託以身者今夫既死身安所託乎所親勸止之時徐氏年裁二

十四生子毓甫一月又適丁劉氏中衰衆謂徐氏雖忍死終當再嫁以全生或問之徐氏指其孤仰天誓曰吾所爲不即死者以有此孤耳孤存與存孤亡與亡吾終不食言也君子謂徐氏於是乎從一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是之謂乎迨毓稍長徐氏竊念曰是子何以教之其農耶賈耶雖然農賈非所以爲教也聞之醫可養生可以濟人盍教之學既曰學必有師因遣其子從御醫盛啓東游數年大通醫家言遂爲吳中上醫君子謂徐氏之於子也擇可教而教之於是乎慈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是之謂乎徐氏蓋嫁而從夫者五年夫死而從子者五十年年七十有四以成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有男一人即毓有男孫三人曰慈曰節曰奉女孫一人適張鎰葬以卒之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合其夫之兆墓在吳城西三里鴈蕩

村將葬䟽以內弟職方主事起巖之狀請銘狀所載事行不一予獨掇其大者書之銘曰

世道之降人鮮完德雖有公卿家爾忘國屏然婦人其質靡靡至性獨存良心不死以保其孤以植其家我不內疚庶無媿其夫嗚呼徐氏死亦不朽求之古人孰與爲偶若衛共伯妻鄒孟軻母其殆兼而有之者乎

賢婦賀氏墓誌銘 有序

吳有賀美之先生性度夷曠對客談笑甚樂他日過予視其色獨戚然予曰公亦有憂耶對曰吾少娶王氏生四男子其一女曰順貞爲人賢明可愛今則病矣誠不忍見其死以是憂之月餘美之復過予其色益戚曰吾女且死適與家人訣別其賢明益可信吾慰以言父無以爲汝力者汝死而葬當求吳翰林作

墓銘以纍汝平生耳吾女頴之既而其女死成化十三年六月
十五日也於是卜葬地得吳縣薦福山之東麓將以明年九月
二十四日葬焉而美之果來索銘且自爲之狀曰賀故蜀人也
元末兵亂始遷吳中先大父評事府君初居江陰留居之至先
人復菴府君復歸于吳適死徙之餘而吾更多病貧無以爲家
僦屋以居授徒以食以苟旦暮而已當是時吾女日處一室內
無姆師之訓外無親戚往來相開導然其於女紅爲之皆極精
巧至如書史亦曉大義此固吾妻所不能教而吾所不暇教也
及年十八歸長洲沈堂字拱南者其舅汝禎爲故御醫以潛先
生之孫姑陳氏則翰林檢討怡菴先生之孫也吾女自歸沈氏
所以正救其夫承順其舅姑者皆以道夫倚之卒不失爲儒醫
家子孫舅姑乃喜益久而知其解事也舉門以內事悉畀之治

治輙有條理家賴以振舅姑益喜其族人亦曰此吾家賢婦也爲婦近二十年凡生二男曰顏曰頎一女曰德靜顏稍長教之甚嚴其家當通衢未嘗使入廛中習賈人生業業必儒者每蚤夜程督之不少縱當病革諭之曰吾即死汝必北學于而舅氏舅氏者吾兄解元恩也時方卒業胄監故遣從之學言已遂出衣裝付之辭色甚厲畧不爲可憐狀且謂舅姑與吾夫婦曰我死愼勿悲悼恐爲老年累又勸吾爲其夫擇配以相家少焉而逝無一言亂者此固所謂其賢明益可信者也惟昔有意於子幸卒銘之以無遺生死者之恨于乂善賀氏父兄知其女與弟之賢也有素然其賢皆見於平時者孰知其臨絕識見如此足以爲銘矣銘曰

將死之言常人乃善既病之命古人或亂善也人竆亂也神散

纊息未定賢否斯判有如負氏不以此移於其死時其生可知閨閫相弔痛失女師庶幾不死假此銘詩

故張廷端妻楊氏墓誌銘

楊氏諱直字直澄其先台之臨海人宋慈湖先生仲簡之後高祖仲禮元江浙儒學提舉曾祖子銘始來占籍蘇之常熟冒姓倪氏祖師顏復氏楊父彥立娶繆氏富而好施子豪一縣中生女溫淑明慧奇愛之不忍嫁財虜得廷端為贅壻廷端初補邑庠生數試於鄉不利壯游京師久之楊氏去從之逆旅廷端美姿容多才藝性尤喜飲酒酒中寫竹石最得夏王峯筆法一時若孫太傅袁錦衣貴冠中朝爭遺僕馬迎致之盤礴揮灑酣歌淋漓往往入夜醉歸或謂之子終日游貴戚間亦一顧念家乎則對曰吾幸有妻或時廷端家居不出士大夫輙相過從門外

日止馬數騎廷端好客不問有無輒呼酒出飲楊氏居中治具精潔能適其意廷端性既曠達橐中不肯留一錢諸公貴人相與謀曰張君久客猶故吾也妻子不無觖望幸今有補官例盍斂歲所以潤筆者榮其晚節乎廷端亦不拒然不知楊氏實亦無怨也其後子徵給事禮曹得鑄印局副使夫婦就養南都居一載而卒楊氏悲思之未幾亦卒成化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也以明年二月十五日葬邑之積善鄉郁澤里合廷端兆子男三曰憲徵心女四蘭贅鄧雷蕙適鄉貢進士王銑金適鄒鶴玉適王棠孫男四曰循環徙登女四銘曰

從其困安而無悶惟婦德之順就養于彼歸藏于此是謂有子

周氏墓誌銘

寬之表姊閭丘氏適同里周尚正甫尚正吳之名醫也生子庚

脩潔儒雅能世其業然不欲以醫名益覽典籍以廣問學有文名吳下其配陳氏性明淑内行可則以知書解事不類常婦人稱周氏配生一女而病病凡十年以成化丙申六月三日卒年止三十初庚以醫被召給事 御府數過予憂父母老無兄弟以養語必及其妻曰陳氏賢而病則痼矣其必無相見日庚甚恨之至是竟卒將以明年九月十八日葬于吳縣至德鄉沙涇村祖墓之次予適家居尚正來告曰吾家失此孝婦視左右藐焉一女孫氏耳吾夫婦悲之吾子之悲可知已幸爲銘其葬以慰吾三人者予曰唯唯陳氏諱淑莊長洲著姓父曰宗祥母曰徐氏庚初名京更今名其字未定也銘曰

葬而有銘已非古婦人特銘失之愈事不害義有所祖獵較雖小乃從衆紛紛反唇肆譏侮有賢如陳亦堪數勿云短章纔數

語彼婦之銘吾不與

顧恭人鄒氏墓記

顧恭人鄒氏爲故進士贈監察御史巽之婦今致仕贑州知府雝之妻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餘慶之母也都水奉 敕巡理漕渠恭人實從之養以成化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揚州亭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長洲縣梅林鄉之先塋而都水來京例受 命居憂乃奉徐武庫仲山之狀泣拜以墓文請寬少居鄉里則聞恭人之賢及與都水同游太學同登甲科又同官于 朝恭人皆從其子獲數拜之久而益知其賢可信表于其墓亦宜恭人之先爲毘陵名家元末避兵蘇州遂爲長洲人父曰公敏娶金氏生監察御史亮辰州知府順與恭人亮以文學知名于時恭人自幼得聞書史大義其孝敬

友愛則天性然既歸于顧適贛州初登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
授行人家業蕭然猶故儒生也當是時恭人惡衣菲食能安其
貧至親操井臼以供食飲每旦公入朝輙先起理盥櫛具俟之
以爲常公數奉使于外獨抱其子以居一室悄悄他日公歸見
少女侍問之曰吾嘗請于公欲置妾以冀多子此其人也後公
爲御史出廵山東摘奸擊貪聲聞烈烈恭人恐爲怨家中傷終
日鑰門不通人蹟而公卒保無事人莫不賢智之恭人素不妬
與其妾處服用必與己等而待其子女皆若己出方公出廵時
莆田有林彖祥者以太學生教授京師恭人察知其學行遣其
子從之游他日彖祥之妻自閩中來得惡疾客居無爲治湯藥
者恭人乃延入其家朝夕躬事之甚至及疾危更爲治棺斂遂
卒于其室一時彖祥之友如林柯兩學士聞之稱歎皆欲爲文

傳其事恭人平生勤儉既老猶治家旦暮於家人必先起而後
寢雖貴且富未嘗忘其初葢澹薄布素以終其身其待親戚有
禮馭奴僕有恩尤謹于教子往往隨事規正之嘗語之曰吾所
以恒從汝于外者豈特資奉養而已誠不欲汝陷于過也其子
居官竟舉其職而其妻劉氏本出儒官家亦化其德稱賢于宗
族間云恭人初從贛州公封孺人以子嘗任主事進今封則復
從公秩也子即餘慶女一適鄉貢進士杜啓其一子曰餘祥女
二長適劉奉次許適劉嘉績皆妾段氏出孫女五長適錢同文
次許適錢富春餘皆幼葢今世稱女婦之能者不過烹調縫紉
之間而已至其忌疾殘忍之行則反以其能葢之畧而不問有
如恭人其果有是乎況世俗所謂能者恭人有不能之乎雖然
能之不足為恭人稱者故特取其一二事之可重者書之葢予

述女婦亦多未有如恭人之知者也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陳母王安人爲太原左衛百戶璠江西道監察御史辟之母也安人以璠貴受封以成化二十年八月二日無疾而終辟聞訃號哭痛恨不得一日迎養其母于官也以予同年相好乃自爲狀請予銘墓欲以自慰者安人諱善字淑懿世爲高平人號稱著姓父曰龍門衛指揮同知貴母曰淑人閻氏年及笄嫁爲故昭信校尉敬之婦初入門已得婦道歲時祀先禮賓凡內外事於昭信意皆能順適姑李氏孀居久性甚嚴重家人莫敢犯者安人佐昭信事之彌謹姑年踰九十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其爲婦如此至其柔順謹厚平生人不聞其叱咤聲而於諸女婦尤重長舌嗜酒之戒曰有違吾訓者非吾女吾婦也其教子孫

必干儒業故璠雖以兵事得官尤謹而好文璧竟登進士第爲
賢縣令才御史而諸孫取科第者相繼不絕其爲毋又如此安
人卒後昭信六年年八十二壽考顯榮享有諸福人不以爲過
也子男二人即璠璧女二人適羅通王宣孫男五人漢澍皆鄉
貢進士瀞百戸法況皆幼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五日墓在陽
曲縣辛村合昭信兆銘曰
文與武于其門壽與貴于其身致以内行由乎人有欲知者攷
于斯文

故國子生諸景逼妻張氏墓誌銘并序

張氏諱妙微蘇之吳縣人故僉河南按察司事存誠之女翰林
編修叔義婦而國子生景逼之妻也初僉事公之任南京國子
助教道遇冦掠其舟中露刃擬之張氏方八歲即以身蔽父冦

不忍加害因獲免當是時叔義以編修掌監丞事與存誠同官且同鄉相好也得聞張氏孝行遂使其子景適聘之既娶景適以力學致疾不起張氏時年僅二十有四耳生一子祥甫四歲即自誓不嫁曰吾當如祝夫人祝夫人者編修之母而張氏之祖姑也嘗蚤寡守節　朝廷旌其門吳人稱諸節婦家後張氏卒酬其言完然一節幾四十年克稱其家婦云其生永樂十七年二月八日卒以成化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年五十八子男即祥以郡學弟子應歲貢入國學孫男二人女二人祥將以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其母于長洲縣武丘鄉既請貢士施君煥伯為事狀乃奉以求予為銘曰祥所以克長立不隊儒業者寔維吾母之力顧吾母持身無愧于祝夫人祥則無似曾不足以致有司表著于世罪甚大也葬宜有銘使不更圖之其何以名

人子敢固有請于與祥同游學宮知其母之賢也久況叙節義
爲世道勸史氏責也乃敬諾而銘之銘曰
維婦事夫必敬必戒能持此言于其夫生存者有之及其死之
後鮮有不懈者嗚呼靡然世俗今見其人屬纊之餘凛凛此身
歸于其室往送之門

曠孺人墓誌銘

成化八年寛與安福劉震道亨莆田李仁傑士英同舉進士及
第一時賀客之集門者甚夥而寛之中獨戚然不樂者悲吾母
之下世而祿不逮養耳蓋寛之無母士英之無父其悲同獨劉
君之父母且在固可賀也既越月君之父以書來曰汝母不幸
以去歲病死矣且曰汝母之葬有日葬而法不得特銘然其生
而爲婦爲妻者雖可銘亦可畧也凡汝之所以成立者汝母之

功居多不銘恐無以慰汝之心汝其圖之君執書噭然哭失聲曰夢耶非眞耶何宛然吾父之手蹟耶他日乃以其事來告曰震生未齔之二年家君遣從學於季父德音去家二十里而遠吾母每送之門怡然如平時既去輒涕泣終日曰吾見其方孺恐以我之愛而思歸耳後十年震補邑庠生又十二年而領鄉薦入而教誨之出而資給之吾母之心何如其勞也葢又十年始獲登第授翰林編修之職而吾母已不及見矣吾之心何如其悲也則又噭然哭失聲既乃告以其父之命曰震於予幸有同年好銘非子孰宜爲者覓苦辭不獲則敬問其母之歲曰六十有一其氏曰曠其里居曰邑之滄洲其父母曰如轍曰王其子曰男長即震次善女四適某某其孫曰男三喬楚軒女一其卒之日曰辛卯歲十二月某甲子其葬之日曰卒之明年某月

某甲子其葬之地曰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是維曠孺人之墓壤之樹之尚有 恩光自天而來以慰其子之悲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銘并序

無錫華守方將葬其妻顧孺人請予銘墓上之石爲之銘曰
維顧得氏遠有世序昆吾支流爲厥初祖商周而秦而漢而晉有榮元公望于吳郡吳郡之顧咸祖於榮更千百年乃雲乃仍趙宋之世有號百七爲時郎官將仕其秩始愛錫山卜居云吉將仕四傳是曰重九登一繼之植德致富庇乎其鄉啓乎其後以至仲實以至廷秀其在孺人曰祖曰考廷秀娶魏寔生孺人翼翼其孝婉婉其仁維孝維仁聞于宗姻生十六年于華來嬪華之先寶南齊孝子後玹仕元功德都事棲碧貞固樂勤處士

學有詩書耕有耒耜以揚其芬以濟其美爰有山桂克大克裕
是生守方而娶于顧守方甚脩以義自負雖父之教亦婦之助
義之未行則克先之義之已行則克全之時祭月宴歲衣日食
門以內事於我乎職祭豐宴盛衣完食精舅姑不勞娣姒無爭
良人三妹將適他氏豈無資裝我箴我黹亦有諸兒蘄然庭戺
鄉賦出司家事入理我提我攜爲賢子弟我積雖厚服用則涼
節縮口體救彼病亡我力雖餘紡績不置勤動手足率彼媵婢
家人化之延及比鄰不婦不毋媿畏孺人孺人慈惠出于幼成
有盜事覺而欲自經密代償物盜死獲生卽此類推賢益可稱
孺人生年六十有七壬辰臘月十一日卒子男三人爲孺人出
長炯補官次燧與焌二鄒一錢三女是匹孫男維八女六在室
有三曾孫女二男一卒之明年肇卜玄堂山曰西壽鄉曰延祥

季秋壬子葬日惟良先是守方哀妻無時謂其人賢我則知之我後子孫孰克而知知而不傳我責安辭維山有石可伐可移不朽之託曰有文詞乃述事行而以狀來太史考据作此銘詩

黃母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武弁之士承藉前人餘烈得世其官久而益逸遂成驕惰之習其賢者有志於用矣然知四方平治武備可弛則欲以文藝自奮於擲人中往往儒衣冠游鄉校出而取科第者屢有其人若吳門黃氏兄弟初皆從師問學其伯仲既以次世官而卒以科第顯者其季暐也方暐之顯有司如制以表其門里之人相與指異之曰其季之所以成名者嗟乃母太宜人之賢也蓋暐之父正統間以蘇州衛鎮撫贊畫軍政顧爲其子之逸之慮也求師教之得賀宗振先生宗振故吳儒適以嫌名誣入尺籍公延

致之身率其子事之于塾當是時太宜人處閫內惟恐其師之不安也語公曰賀先生罹患而來家得無空乏乎輙斥所有使人敬遺之曩行專意以教其子及公不幸没於京師門戶蕭索其後歲更大侵食益不給則率諸婢業鍼黹以贍衆口至所以禮其師者尚不闕暐時幼每曰吾不從死者于地下以此子稚耳其必教之以無忝先志乃日夜督責之尤亟稍長則遣入吳學習舉子業暐亦感激竟以有成云太宜人諱安字妙安張氏故武德將軍蘇州衛左所正千戶開源之女也張之先在元以漢人隸遼陽省居守將納哈出部下　國初歸附從戰有功授官傳至開源娶解氏以永樂五年生太宜人年十七歸于黃初入門資裝甚盛然無驕盈之色而自奉愈儉約姑陳氏喜曰吾婦能以有餘處不足其賢過人矣陳氏治家嚴嘗冬夜侍左右

不敢去諸婢度更深寒甚潛從其後熾炭炙之其嚴如此而太宜人所以事者益謹鎮撫公初任百戶坐事將赴逮京師太宜人憂焉歸而謀于父用其計以捕得黠盜數輩免罪俄遇 赦更錄前功陞副千戶已而以才諝薦改鎮撫及長子曜例襲父初職復調浙江之盤石衛會閩寇起 朝廷遣大將討之師次吳中太宜人謂曜曰此非汝取功名之秋乎曜即毅然扣軍門請行寇平以功陞千戶尋得復衛皆太宜人之賢也太宜人初以鎮撫封宜人晚以曜進今封以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三人長即曜次明次即暐曜壯即謝事讓其官于明暐以成化十八年中應天府鄉試舉進士不偶入太學有聲女三人長適鎮海衛千戶耿昇先卒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寶柱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瑾亦卒孫男六人曰宇早卒

曰田曰界曰異曰果曰桂孫女四人長適蘇州衛指揮使張欽次適鄒魯次許皇甫録次尚幼將以卒之年九月某日葬于吳縣梅灣萬池鄉合鎮撫公兆璋以予有舊好走書京師并自述其母平生來請予銘予因重其能自奮于文藝者且感其母之賢也爲叙而銘之銘曰

黄世官居吳門殆百年武且文繄母德儉而勤其餘爲子孫歲不易家多艱克自守存孤單終振起表宅里孰致之維有子子若孫儀成行享壽祉樂洋洋嗟子孫保承藉母目瞑玆丘下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一十一首

亡姊吳氏墓誌銘

吾姊嫁爲周謂之妻者吾仲姊也年十九而嫁嫁十三年而卒年止三十有二姓吳氏諱妙善世居長洲父某母張氏吾姊生十歲時從女師授書習女事已不煩勤誨稍長親鍼黹刀尺經手即可觀性簡約靜嶷處一室未嘗輕越戶限平居非答述或終日無一語他或譁笑已獨端然若弗聞者故家人皆嚴重之雖父母舅姑遇之亦異他女婦雅不喜靡麗資於身者常不足而推諸人者亦必以道也其處上下內外屬皆能順適其意而尼媼之類則不欲與之接益其爲人如此其既得疾也家君往問焉答曰幸少差他日復問其答如初及疾甚或曰前言者其

紿父邪曰老人不堪憂死命也何必累老人哉由是吾姊之卒家君痛惜之而不自知其哭之慟也其生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爲天順壬午三月某日卜地于吳縣太平鄉花園山之原乃以明年癸未八月十六日葬焉生子一人曰遂甫六歲女三人曰素廉許嫁朱存敬曰素雲五歲曰素靜生始五月今吾弟宣抱養于家吾姊之疾歲當大比嘗語寬曰吾得起而見汝應試乎孰謂其竟卒而不能如其言乎嗚呼其可哀也夫其可哀也夫銘曰

行之完也女婦之良命之虧也閨壼之傷報弗稱施孰是主張吁嗟乎彼蒼

周母蔣氏墓誌銘

周氏居江陰顧山之下其以山配氏稱江南久矣蓋自伯源甫

以力田造家生子宗苑至孫孟敬家益大田益廣名稱益盛蔣
氏則其配也孟敬爲人襟抱濶達嘗一日出粟六千石助縣官
賑飢事上　朝廷特賜璽書褒之而旌其門曰孝義孟敬曰凡
吾粟之出先大父遺我後人者也顧此恩寵我何敢居於是伯
源甫下世矣遂復得旌其墓曰義民仍取旌門者題其堂以侈
上賜且以自勸故廬陵楊文貞公爲之記其畧曰　國朝旌庶
人墓自孟敬始蓋紀實也時人以爲榮然當孟敬出粟粟多至
弗勝載雖他人視之亦有恪惜意蔣氏居中方從臾之不少沮
一言故卒就孟敬美事用是蔣氏之名亦爲鄉黨知蓋孟敬至
此名稱愈益盛矣貴而矜名者率嫌不與通邑人因得疵而訟
之遂父子竝繫詔獄事有無卒莫能辨竟死戍其家三人獨其
季子以幼弱故幸不及蔣氏日與孟敬側室俞抱持而啼一室

孤寡相視㬥然也當是時周氏不絕如帶天順改元 恩赦下
其仲始還自雲州戍蔣氏教之約用度謹交際復理田事迨季
亦漸長則延良師教之使業進士冀再光門閭數年間卒植其
孤復其家蔣氏力也然其二子亦孝知毋之有隱憂也朝夕相
與娛之歲時稱壽列長延集宗族于所謂孝義堂兄弟二人衣
斑觴醴起舞于前蔣氏亦為之破顏一笑云其生以永樂甲申
五月二十七日卒以成化甲午九月十六日壽七十一子男三
振先卒者拱承事郎掖邑庠生女四長適朱武亦先卒次適許
池孫男三祥熊祥驥祥鼎女二以丁酉歲正月某日葬于邑之
香山北麓合其夫之兆掖奉其兄之命持海虞衛君之狀踏予
門再拜請銘蔣氏諱賢字淑賢出無錫湖塘亦著姓父曰昂夫
毋曰郭氏銘曰

維婦從人而人匪從昔同其盛有替則同家難既多遑恤代躳銜橛之驚幸途弗窮扶孤舉墜克昌其終白髮種種門楣復崇問此何爲維婦之功山穴窈然託體其中龜筮協吉子孫其逢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蘇郡儒學有賢師曰訓導胡君君有賢母曰劉氏年八十有九以成化十二年正月七日終于家訃至訓導君將去任卜其年某月某日葬其母於安成某鄉某山之原持從兄黃州推官性之狀從以諸生朱文輩謁予乞銘予既弔君且謂君不得久專教法造就學者更爲諸生弔既乃以禮辭銘不獲退則據其狀而書之劉氏世爲安成櫟岡人父曰志亨年十七歸同縣胡時憲甫初入門已能持婦道甚習舅如庸翁性頗嚴峻難事事之備適其意及姑歐陽氏沒奉後姑王氏旦夕曲意承順有人所

難及者人以故稱之居數年胡不幸多故訟與疫作死亡相仍家之財物或有乘間盡匿之者當是時劉氏適筦內政一置不問方脫簪珥鬻衣服以佐日費卒之相其夫復產業如前日人以是愈益稱之及時憲既亡痛哭如不欲生諸女有欲為佛事資冥福者則不許曰吾知喪服葬祭之禮而已彼佛何為者其後仲子以明經中鄉舉得教職數遣人迎養輒辭不往曰吾為未亡人獨享祿養非心所安也此予所謂賢母也劉氏有男子二人曰常曰經女子七人一適姚氏六適劉氏孫男二人曰振華曰振儀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三人經即訓導君其為人廉介善教人有吾鄉陳永之先生錄其事此予所謂賢師也然其賢孰非出於其母者是宜銘銘曰

經傳攸存閨門稱首柔正維妻聖善維母婉婉孺人德則多有

來嬪于胡年則甚後有酒有漿有箕有帚亦有詩書教詔在口奉我舅姑事我夫子成我諸兒我心庶矣家室和平產業完美歷變得常婦功乃爾九十其壽既樂且康報施則然匪氣獨長安成之野魯國之防豈效崇封刻此銘章

太宜人陳氏墓誌銘

吾友兵部職方郎中陸君有母曰太宜人陳氏蘇之崑山人也職方有才操文學蔚然士林之望太宜人所以安其祿養榮其封命者幾二十年乃成化甲辰十二月甲子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太宜人少歸于陸與其夫惟敬處甚宜而事其姑尤以孝稱姑有子幼病尫羸苦於鞠養太宜人爲之乳哺以代其勞子多夜啼輒抱負行室中往往至達旦不寐竟長大之又以姑念其二女之病與無子也饋遺殷勤每先其意居常與家人會

食有一美味必別儲之以奉其姑姑病親嘗湯藥當暑侍之久而不惓後數歲姑没衆爭取所遺物獨憑尸號慟不顧以哭泣故目竟成疾蓋其孝如此其處諸婦中雅善容若子孫有小過必責誚之不少貸也蓋自惟敬没所以成立其子孫者其力爲多性儉朴不喜華靡然特精於女事雖瀚濯之纖者人莫能及凡其賢能已嘗見於學士大夫之所紀載至是職方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母于太倉陳門塘之先塋手録其事衰服踵予門告曰願得墓銘太宜人早喪其父宗義頼母姚氏鞠之而伯父宗訓更讀書秉禮故幼則不失教多知古人賢孝事實其所以施於家者蓋有所受也以其子嘗任稽勲主事初封太安人後進今封子男二人長容即職方君次宏孫男四人曰儀伸倬傅女四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柴震談章次許適

武勳銘曰

維養之豐而封亦崇人曰有子不覲其躬何以觀之令妻賢母況也平生亦復孝婦異食闔居天與之壽子心傷悲謂獨不久嗟此刻詞維以慰之

沈壽妻蔣氏墓誌銘

蔣氏名淑芳吳人蔣恒敬之長女也恒敬之先居宜興號儒宦家後徙于吳至曰惟明始業賈以為生惟明生恒敬娶陳氏初得女賢而且能其父甚愛之不忍嫁也乃得壽為贅壻壽字良德御醫以潛之孫方游郡學為諸生才質偉然可望與其妻處甚宜之時其妻有一弟病久所以視其起居既勞及其弟死未幾一妹俄繼之重悲傷哭泣而病亦作遂不可救死之日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年二十六以明年三月巳亥葬于沈

氏某山之先塋子妻安人與其母兄弟也聞其死哀甚適壽以
書來請墓銘吾妻曰是女之爲人有可書者乃序曰蔣氏年數
歲時已善箴蕭稍長益婉嫕事其父母與待其父母之黨孝愛
甚篤性不喜華靡凡服飾之美者多斥去之頗好佛嘗念父母
之恩欲報遂蔬食數年旦則焚香誦佛書以祈壽至撫其弟妹
於飲食衣服之外尤能以善言開之宛如女師然既與其夫處
聞誦說聖賢經傳輒了其大義始悟以佛氏爲非更勸其夫益
勤學業壽感之讀書學宮每月朔望始一歸其家蓋有樂羊子
之妻之風焉及病革囑其夫以數語皆非流俗婦人所能及者
壽悲其言而從之是果賢已銘曰

手足之情男子或弛於彼失之乃得之此眇然弱質不出庭戶
古不傷生我寧哭死有家于家父母所喜葬則從夫百歲以俟

喜者以悲況乃夫子託此慰之且播厥美

故雲南左布政使袁公妻盛安人墓誌銘

故雲南左布政使華亭袁公有賢配曰安人盛氏南和縣學教諭忠之女也初公娶于張賢而早卒求繼室難之後得安人安人貌端嚴而性明惠持身肅然言動不妄姻族皆爲公賀公居官廉潔自祿俸外無一金之蓄安人能以勤儉助之又能撫育張氏所遺諸子恩意甚至故公不知其妻之嘗沒而諸子亦不知其母之嘗失也公嘗僉廣西按察司事時以蠻獠不靖日督兵于外亦惟安人之善治家因得盡心軍旅間卒成功名超遷至按察使其後有雲南之擢則憂其父高年留安人侍養于家其父亦樂焉不知其子之遠去也未幾公卒于道柩至安人迎哭屢至頓絕而其父明年亦亾安人率諸子治兩喪皆合乎禮

觀者稱之益又數年而安人以病不起實成化丁未五月一日
也享年六十有二有六男二女男曰偉曰儀曰僖曰倣曰佩曰
億女長適縣令陸翰次適張天恩自倣以下與張氏女安人出
也孫男若干人曰某某女若干人佩善書以鴻臚寺序班直文
華殿將迎養其母俄而訃至他日欲歸治葬乃持中書舍人倪
君之狀來請墓銘曰佩不及事吾母於生時而爲此送死之具
何如其悲也予憐而許諾安人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華
亭某鄉合布政公兆其稱安人者以公初任刑部主事所受封
也銘曰
以順爲正德之良順而克相家必昌咄彼哲婦反其常呶呶長
舌何可當有賢安人名允臧夫子陳力孰所襄被以命服終煌
煌獨不逮養子所傷何以慰之此銘章

青澗縣主墓誌銘

縣主既沒其子銘自平涼馳告于 朝 上若 中宮聞之皆遣內臣 賜祭于其第仍 勅有司營葬如制於是銘復念曰吾母甚賢今且葬墓宜得銘乃來請予予辭之其請不已則起而言曰吾母實 太祖高皇帝之曾孫 韓憲王之孫而 襄陵莊穆王之長女母妃曰鍾氏而吾母則夫人馮氏出也以正統間 賜封號曰青澗縣主吾母幼則以孝稱祖母妃季氏得疾甚危嘗籲天刲股作糜以進竟愈之已而馮夫人疾作愈之如前日事聞諸 朝特 賜璽書獎諭有宗室之光之語蓋吾母雖生長富貴無驕侈態凡閫以內事能以身任其勞暇則閱女史以自鑒而已與吾父儀賓府君處尤能順適其意吾父甚宜之凡餘四十年相敬如一日至待諸子不以親疎間

其恩意益言其母之賢如此是固宜銘也縣主没以成化十八年四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後八月儀賓公繼没乃以又明年甲辰十一月壬寅日合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縣主有子即銘以軍功授官服其三子鉞錡銓女三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曰澄郡庠生曰瀾女四人銘曰

麟趾之化及于宗族維孝斯安維敬斯睦維此克舉可考其餘子孫百世護此幽墟

毛母何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毛珵以成化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喪其母何氏明年四月二十九日將葬于吳山之原以書屬其友周原已爲狀請于銘往予聞珵葬其父得治壙法以是送其親死如禮所謂附於棺者無悔足矣何取於銘原已則道珵之意甚懇若不可已

者乃視其狀得其母數事益謂其勤曰珵之父叔行甫初贅于俞及婦死而歸故產已廢時何氏入門爲繼室圖所以養生者悉脫簪珥貿絲晝夜治爲縫纏鬻之衣食竟足謂其孝敬曰姑范年高諸子已分爨遂遞養之何氏謀于叔行曰吾家幸麤立獨不能具盂飯專爲老人奉忍使之僕僕往來乎姑安焉則益致甘旨不缺謂其和且慈曰何氏既能養有嫉之者至出詬詈語遂曲爲卑下以悅其意卒相驩然叔行有前妻之子壬嘗出于外及叔行沒立召歸主喪更日以善言導之大率言其爲人如此可謂賢矣何氏之先無錫人父復初爲長洲陳氏贅壻始家于蘇毛世爲蘇人其先皆不仕至珵以明經取科第家益振然凡珵所以從師向學者多其母之教其又賢矣何氏卒時年六十有二男子三人長即王次珵次瓚女子一人適沈椿女孫

五人銘曰
葬而望望庶有壽毋何以壽之其藏不朽吳山欽崟墓木森森
有待　寵光孝子之心

林孺人墓誌銘

翰林編修李君與予爲同官且有同年之契也數爲予言吾母老吾居京師久吾所爲不即歸者冀得科第有官秩以慰之也今幸得而有之又例不即歸然歷三年封典當下歸亦可以榮之也吾寧待焉居無何君之弟仁貴以母亡書來告君啓封哭失聲明日予往弔之又哭失聲曰吾不忍言吾情事也既而起拜曰吾母無恙時諸凡葬具竊忍預圖惟是葬宜得銘敢以累子予視誼不可辭則應曰諾他日君自爲狀授予曰吾母林氏莆田人也林出唐　九牧葦公之後葦公之弟蘊以忠見稱而從

子攢以孝致瑞閩中謂忠孝林家曾祖秉游泮訓導祖應龍太學生父琚隱居不仕母宋氏吾母天性賢明知書解事平居嚴重不苟言笑蚤歸于先訓導府君柔順有禮成內助功歸未幾遭舅孟芳先生喪家適中衰能盡斥簪珥以營葬具而大姑鄭氏年高左右承顏俾忘喪子之憂先府君後領鄉薦分教雷州于時姑宋氏年亦高遂請留養姑迫之行乃行雷在萬里外有所得歲時遺致殷勤不以遠廢其孝類如此及先府君以母憂起復改除寍縣未行而卒還葬蕭然貧家也吾母數抆淚嚴戒諸孤曰省吾安之久矣奚足憂憂汝輩之墜家世耳嗚呼不肖所以有今日者其孰使之已矣不可得而報矣卒以成化十年四月乙丑享年七十有四子二人即仁傑仁貴孫男一人曰某女四人卜是年某月某日葬邑太平山之原合先府君兆並狀

云然銘曰

閩中氏族林居多維孺人出忠孝家唐諸王孫譜不磨早年委禽仍伐柯有姑孝敬家乃和有夫柔順禮匪頗有丈夫子登高科以嚴爲慈日撫摩誨言在耳去則俄榮封未下如哀何千秋同穴山之阿子孫蟄蟄墳峩峩

朱孺人墓誌銘

朱故淮南名家也後徙于蘇遂爲吳縣人有曰福賢者生孺人笄年歸于故陳府君仲禮氏陳亦吳之名家也族大而產厚孺人入門能處其上下而未嘗營私卒能使府君兄弟老而歡然府君家濱大河當天雨雪見挽官舟者凍餓不能前輒作糜盎中徧食其人鄰有客死者人莫之視爲具棺斂之而歸其喪事多此類府君既沒生子綸好義益甚綽有父風嘗誌其墓所

謂活産婦水濵者也仍世積德吳下稱之然里之人則曰陳氏父子之爲義孺人與有力者孺人爲人仁恕恭勤和其親戚惠其婢僕至如烹調縫紉之事皆可爲女婦師然此不必論獨所以贊其夫道其子者心則厚矣宜若得厚報數年前一月夭其孫男女七人明年而府君没又四年而亡其長子又四年而仲子死焉孺人連哭數喪悲痛無聊又四年是爲成化十年二月十五日亦卒於疾矣年七十有二子男二長即綸娶葉氏仲曰紀娶江氏女三長適吳恭次適蔣禮次適翰林修撰吳寛孫男二曰奎曰溪女六適袁綸沈綱唐鼎湯璋其二尚幼以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葬于吳縣至德鄉金山之原祔其夫之兆夫孺人之德禮肅仁裕類茁夫人惜無揩如韓退之者銘其墓而傳之

銘曰

陳氏之德世繼其厚有贇有導有賢婦毋孰惠其迪而逢其咎
孰種之勤而穫則否潭潭高堂煢煢白首償德幾何其殆中壽
諸女弱孫爰及孀婦哭號于野扶送其柩壼彝旣全天道莫究
我尚有待遠在其後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八

墓誌銘一十首　壙誌二首

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太宜人董氏太原人爲故太醫院判錢公伯常之妻今御醫鈍之母也錢世家江都後徙晉陵以小兒醫名院判少侍其大父晉府良醫宗道居太原而太宜人之父亦爲府中典仗故娶之後良醫卒其子良玉擧院判南還占籍長洲未及立家復以醫薦入太醫院而留其配于吳當是時太宜人爲家婦勤苦特甚凡可以奉其姑者必極力致之於是院判益妙於醫病家日迎之去家事悉委太宜人以治又其弟三人漸長凡一門衣服飲食率取給焉亦惟其平日不妄費一物家竟立中歲從院判仕于京師内助之力益多年且高其子鈍繼仕復從之榮養巳至

然每教子婦必舉少時勤苦事爲言不能忘也鈍初仕爲院使得以其官贈其父太宜人因亦受封焉 命下半載俄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鈍將歸葬持其友周行人秉臣之狀泣拜請銘予交御醫父子間知太宜人之賢甚熟蓋其嚴毅端莊而儉朴者皆可稱道是固可銘也子男四曰鉉鈍鑄銘女二適馮釗張經竝先卒孫男七女八其生永樂十年九月十二日其卒弘治三年五月十三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合院判兆銘曰

遥遥晉墟昔産于是徙家吳中從我夫子家之克立獨任勞事終老京師貴不驕侈子孫繁昌南北嶷嶷厚養高封尚以醫仕榮則已多亦多壽祉合葬丘原夫子是竢百世之餘其謹以視

彭母劉氏墓誌銘

彭世吳人以貲雄里中有曰至朴者益以謹敏承家家故久而不替而至朴亦惟有其配劉氏以勤儉助之耳劉氏諱素能爲仲顯之女母曰項氏爲人凝重涉知古女婦事既歸至朴其舅姑春秋已高左右奉養得其歡心舅姑以得賢婦私相慶幸於悉以家政委之治劉氏恒謙抑不敢先諸婦久之然亦無出怨言者教諸子必以禮義仲昉爲吳庠生程其學業更以女工率之使勤下至僮奴輩待之亦多恩意嘗有竊其金首飾者後雖知其人卒隱而不言其寬厚如此家嘗值火至朴囊重貲投井中他日使人下取之弗得頗不樂劉氏慰解之曰財固不可以非其道而得至非其道而失亦付之數而已至朴爲之釋然其明達又如此至朴既卒又明年爲弘治庚戌閏九月十四日亦以疾不起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至朴葬于長洲縣習義鄉先塋

子男三日時娶徐氏曰昉娶胡氏曰暐聘丘氏女一適陳鳳孫男一將葬諸子相向泣曰吾母之賢人孰知之亦惟圖所以銘其墓者耳於是昉請其師鄉貢進士陸君爲狀託吾姪奕以書來索銘予重其孝不忍違也銘曰

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孰謂其家而繫其人閨門之傷其人不存書所存者慰其子孫

崔母墓誌銘

吳江崔溦以太學生居母喪于家哀而盡禮將葬以願得銘文請于其父其父文友賢士也曰婦人法不得特銘然如爾孝私情何會其邑汝太守行敏上京師授以狀來即予求予嘗聞崔氏有年少好學喜從士大夫游者蓋溦也已而其所從游士大夫多以書至稱溦之母賢而溦甚孝宜有銘以慰之乃按鄉貢

進士汝其通狀爲著崔母墓誌銘而序之曰崔母姓黄氏其先爲閩人宋祥符間有諱應龍者仕于吳而家焉後徙湖之烏程曰棲梧黄氏者因其里名也其後曰衍以好文雅著名郡中又後三世曰儼兄弟五人伯俊　國初仕爲廣東參政季份嘗入史館出爲嶧縣教諭而儼亦兩被　召却竟以隱終儼生巘巘生蘭俱不仕黄旣爲衣冠家而崔之先曰刑部主事齡與後官同　朝及份更占籍吳江適與崔比近故蘭以女歸文友而生澂其諱某必有淑德誇于族人及爲婦事舅姑孝敬備至每得珍味必先獻于堂上而後食家業素厚數勸文友散所積以周貧乏文友從其言多成義舉其教澂必守禮法謹交游而尤以儉樸爲言見服飾稍華輒令去之澂用其訓亦成賢名故自入崔之門誇之者如其族人及其卒也內外皆曰何賢者之不壽

也其卒以弘治五年九月四日得年四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邑某鄉子二人長即澂次清先卒孫二人曰俊卿偉卿銘曰

黄在吳江舊稱名門必擇所歸于崔來嬪淑德何多止於中身胤祚既延生子長孫子也悲傷忍死其親何足慰之託此銘文

顧惟誠妻吳孺人墓誌銘

崑山顧惟誠卜葬其妻吳孺人有日矣以其孫潛赴試禮部俾奉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之狀來乞銘而大理寺副夏君克聲且爲之請曰此叙州守惟謙女兄也其賢宜知之乃視其狀曰顧與吳皆邑中名家其先禮部主事凱娶安人沈氏實生孺人少處閨闥貞淑端重大婦竝愛之爲字曰馨禮部公蚤喪其父公式方仕京師母太安人陳氏老不能就養留其配侍奉于家而

俾孺人助之乃擇贅壻得惟誠而凡家事亦以屬焉孺人爲人旣孝其母不勞其祖母安且樂不知其子之去家也至奉舅姑時節往省或遣人致甘旨不絕其舅姑安且樂亦若其子之家居者禮部公晚得三子孺人保愛以長不以異母弟間其恩意於是其祖母若父母相繼而没及見仲弟惟謙且取科第爲顯官始從惟誠歸養舅姑孝謹益至惟誠嘗與鄉里諸耆碩月必爲會以詩酒相娛樂孺人共具豐腆雖老不弛自少知書見子孫勤于學業者輙喜一日令幼者背誦大學或一字遺脫猶知之及喜諸小說凡載孝義事者曰惟其言俾世俗可勸也蓋雖病亦不廢云以弘治四年十一月某日卒享年七十五子男三式貢士左義官仝邑學生孫男四培直潛濼培直亦邑學生潛鄉貢進士女五長嫁邑學生沈信次許嫁杜稹次許嫁夏景洪

其二俱幼曾孫男一文數女四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吳東高門倚崑阜順正無違善爲婦良人相視同白首造家以盛期可父子孫振振信非偶亦有成名起文藪不鑿斯坎中能受我銘其藏石不朽

顧孺人墓誌銘

同邑朱堯民隱居葑門讀書好古然素稟孱弱未嘗遠游一旦扁舟上京師行三千餘里見予予曰天暑甚君何爲至此則蹙然曰凱蓋有不得已之故耳惟凱幼多病六歲幾死賴吾祖母顧孺人日夜抱持含藥飲之始有生意以撫以教得至于今日今吾祖母不幸見棄而吾祖父及吾父皆已即世凱於諸孫爲長法當承重服不宜去几筵爲不孝事然葬有日必得一言銘

墓非賜請不可葢凱自顧無可報吾祖母者亦惟致其力於奔走勞苦之間而不忍自安耳幸念之於是出其所為狀而周紀善希正實為之塡諱者于與堯民別久接之驚喜而又感其孝不可無言以慰也乃序而銘之孺人諱蘭字似蘭姓顧氏為諱思賢者之女其母范氏生而貞淑父母不忍出嫁得里人朱某為贅壻某字某後稱怡晩翁是也翁少有志期自立產業孺人能以勤苦佐之及翁卒能教其一子子復卒再鞠其三孫皆至成立凡三十年于此而產業不墜終其力也子曰賓孫長即凱次文次稷曾孫五其既老病風痿臥于牀者六年其婦欽氏率諸孫婦奉侍甚謹竟不起其生永樂甲午十一月六日卒于弘治壬子十二月三十日以明年九月三十日葬于長洲縣子字圩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歲之將新爲不少延爲八十年亦既多壽不稱其賢人尚有言惟完其家内事可專孫曾滿前哀哀鞠我匪獨母然謹送于阡

李宜人徐氏墓誌銘

宜人徐氏爲封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公希潤之配而南京國子監祭酒傑之母也當成化初以其子任翰林編修獲封孺人後十八年其子擢侍讀學士始進今封益又五年爲弘治壬子八月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五及是其子趍赴　闕下以母喪奏乞守制　天子念其爲舊學之臣特越常制　賜其母祭葬事下有司奉　詔惟謹乃擇明年九月甲子葬于常熟虞山之陰而以銘墓之文託之予予嘗歎宜人自中歲受封與其夫白首同堂安受祿養及茲壽終復被　恩典人間之福嚮用略備爲之子者亦可以無憾矣尚何假於銘文哉豈宜人

平生必此而後著乎乃據其邑人監察御史賈君之狀書之徐爲常熟大族在元以貲産中邑中人稱徐半州宜人爲繼宗之女母曰李氏繼宗寛厚長者讀書守禮有故家儀範於諸子女中獨奇愛宜人始歸于李益李族亦大而學士公尤賢也當是時宜人處尊卑間上承旁接皆盡其道人已謂其能婦及爲主母總内事學士公益得自逸其閨閫防範必嚴密賔祭供用必周至親戚往來之禮必厚嫡庶撫育之恩必均人又謂其能母也既貴尤不自侈大衣服惟布素雖老絲枲未嘗去手其勤儉蓋天性然故卒之日内外親族哭之皆盡哀所以道其賢者不絶云子男三人長即傑娶章氏封宜人次值娶陳氏次儆娶呂氏女四謝山吳洵趙炘吳舜臣其壻也其季與一女皆庶出孫男五人如逵愛祖敬祖應鳳應鸞女六銘曰

海虞城北峩高門自我筭年始來嬪五十餘禩長子孫至老相敬婦道存子也抗顏師道尊中堂祿養曷釜陳始終榮耀蒙天恩歸于斯丘刻斯文内行幽閟揚其芬

姪婦朱氏壙誌

朱氏蘇之吳縣人吾姪奕之婦也生成化六年正月初九日後十八年而嫁嫁三年而卒卒時爲弘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葬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吳縣五都花園山之下朱氏少爲其父以愼母鄧氏所鍾愛及嫁其舅拙脩翁與其姑沈氏皆沒而事奕所生母顧氏無違禮性和厚奕與之處甚宜予在京師知其賢喜之及聞其病而死惜之其葬也書其畧以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宜人陳氏世爲蘇之吳縣人父曰謹以厚德稱鄉里母朱氏正

統丙辰十一月十日生宜人年二十一嫁予自予游太學官翰
林南北所至宜人皆從弘治戊申得疾疾少止復作竟以庚戌
二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寓舍予有吏事先返柩于家冀他日
乞歸躬視葬地今歲癸丑疏上于 朝俄有吏部之擢願弗克
遂乃擇其年十二月十二日權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先塋之
左宜人事先諭德府君孝敬嘗有男女數人男長者曰康壽女
曰順正皆夭死後爲予圖嗣續得二男曰奭曰奐宜人撫之皆
如已出而待其母陳氏尤厚若其明恵之資端重之行至傳聞
士大夫間予未暇述也予初爲修撰獲封安人及爲諭德始進
今封宜人每感 恩以爲過而勸予曰仕可止矣予未能從其
言即歸於是乎有愧吏部右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吳寬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墓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世家郡之常熟在景泰初寬母張宜人不幸見棄先諭德府君求繼室得太宜人當是時閫內外事府君已悉付子婦太宜人得以自安凝然終日而已平居撫子孫以慈待姻戚以和沉靜重厚寡笑與言惟父母早世自歸府君歷四十餘年未嘗一省其族及年益高身益健餓而疾作遂不可救嗚呼痛哉生于永樂庚子某月某日終于弘治甲寅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五子男曰宗曰寬曰宣宗宣皆先卒曰宇亦夭女四宇與女適王節者出太宜人孫男曰奎曰奫曰奕曰奭曰奐女二曾孫男曰健曰倖曰某女三太宜人初以寬爲翰林修撰蒙 恩封安人及寬進春坊諭德而府君亦已見棄乃加太宜人之封榮顯雖至而侍養則違寬竊以爲恨前歲上疏乞歸

省會誤擢吏部不果詎意今日遂至大故恨當何如耶於是
天子念青宮舊學以寛有講讀之勞特 命有司諭祭并造塋
域以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正月三日葬于吳縣五都南横山之
西合府君兆寛忍哀畧識歲月納諸 壙中 亦惟叙 恩典之
盛以示子孫圖報焉爾

虞母鄒宜人墓誌銘

宜人鄒氏爲封兵部車駕司主事虞君震之母曰宜人者則以
車駕之父侍郎府君嘗任通政司參議所受封號也宜人壽八
十以成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
葬于邑之金潼合府君之兆後二十年車駕以葬未有銘爲恨
俾其子臣來請而自爲之狀曰虞與鄒倶崑山人宜人之父長
卿與虞之先在 國初倶以富民徙實南京兩家以鄉里故相

往來府君初分教金華知其賢娶之乃奉其母顧宜人以行而宜人之母陳氏老而無依亦從宜人孝養備至既而府君丁母憂還崑山僦屋以居猶寒士也宜人安之晝夜紡織方爲衣食計及府君服闋初選爲禮科給事中再擢參議祿俸稍厚然宜人自奉不異爲教官時子女之生不求乳母必親乳之曰飢人之子吾不忍也震有妹早喪育其孤女于家爲擇良族嫁之震之妻周宜人勤於女事必指以教其女而教震尤嚴切切焉以勿墜儒業爲訓及府君以兵部右侍郎而卒扶柩歸葬空囊蕭然尚無田廬宜人安之復如爲教官時蓋宜人持身有淑慎之德無妒忌之心處家有勤儉之功無邪妄之見其賢不能盡書也子男三長即震次謙次昺女二長適錦衣衛百戶張敬次適陝西按察司僉事陳詠孫男四長即臣登進士第爲兵部職方

司郎中次民次煒次秀女七人曾孫男五人玄孫男一人虞相傳出宋雍公允文後本蜀人宜人嘗謂震曰汝父間族人有居吳江者宜訪之以成其志至則果得五世祖元統間親書復田公牘適與譜合於是虞之家世始知所出蓋宜人之力也府君諱祥字仲禎歷事　先朝爲時賢臣宜人實克配之予不及見侍郎公而與其孫郎中相好知其居官所以不媿其先者益有所自也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身有其貴家無所資能安其常於夫則宜墓木拱矣刻石有詞既纍賢德亦慰孝思再世復顯慈訓是遺凡今之婦盍覩于茲

故四川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吳中仕宦家自　國朝來以陳氏爲冠簪僖敏公功在西土爲時名臣其後繼登甲科世列憲職又有若公季弟之子四川僉

事曰僎字汝翼者孺人則其配也其諱妙清姓周氏出崑山名家爲鄭府長史璵之女母曰夏宜人長史公嘗爲監察御史有名中朝治家整肅孺人資秀慧且得家教既笄而嫁處貴族受榮封絕無矜侈態其舅故封監察御史有成與其姑顧孺人皆賢之僉事君初在南京或巡行于外孺人輙閉戶獨處雖三尺童子不許踰閾及從至蜀中適寇難方熾僉事君數出備禦孺人所以居家者益謹一日僉事没挈擕諸孤遠道歸葬念舅姑皆高年左右承順能慰釋其意教其子沐業儒沐竟登鄉舉初僉事君未有子以兄汝韶之子漸爲子後孺人得沐諸妾更生二子沇涇孺人待之皆與己子等可謂賢矣沐以其母老恐違侍養屢不應春選孺人年七十五卒之日弘治八年二月某日也明年正月某日葬于吳山先塋之次子男四漸娶錢氏沐娶

楊氏沆娶顧氏涇早卒女二長適鄉貢進士宋本次適吳恪孫男四東同宋林女三適劉燦夏卿其一尚幼諸子將治葬奉監察御史夏公狀來請銘葢夏公與孺人為中表兄弟知其賢甚深而予與陳氏同里居有世契亦竊知之故不復辭為之銘曰

少則有家同享其貴匪貴之享維冪中饋憲臺凜凜一道肅然何以相之有婦之賢載耀高門褒然而秀何以教之亦有賢母從子而養從夫而藏吳山鬱鬱蔭此幽堂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王故閩人為唐水部郎中輔之之後在宋多顯者後徙吳中曰著作郎蘋河南程氏弟子也尤以道學聞子孫以儒業相傳國初有仲光處士兼通醫術又三世曰時勉醫名益著娶嚴氏生安人為季女名珍字秀珍少歸名族為工部員外郎張璋嘉

王之配而爲贈工部主事靜源之婦南京國子監助教鋼之孫婦也嘉玉幼則好學既長登進士第居官清約以考最獲封其妻至是安人以疾卒于京師年止四十適嘉玉以公事之便載其柩還葬率其子來請銘曰少婦之亡不足以勞長者惟琿幸嘗游門下而亡者有足銘亦欲慰其子之哀耳乃出安人之兄太學生惟安所爲狀以拜狀曰吾妹婉和柔懿自能言宗黨稱呼不誤而與同輩相嬉戲未始有爭年六歲吾母教以女工及授以女誡諸書即通解稍長率之祭奠饋食若浣濯諸事即能服勞尤能以禮自持居一室人未嘗識其面也其質如此此吾之所知者及爲婦婦道益修嘉玉得盡力于學姑太安人陳氏常有疾以安人爲冢婦委以家事治之甚習而事其姑凡湯藥食飲必親奉益不以事廢其待族親甚厚及教其子則嚴未嘗

縱之使惰也此又嘉王之所稱者今則不可見矣故聞其卒內外親族哭之皆哀足以知其爲人矣其生正統乙亥三月八日卒以弘治甲寅六月二十五日以又明年丙辰七月十六日葬于吳縣奇禾山善人橋先塋之次有子二人伯曰希范聘顧氏爲湖廣按察司副使源之女仲曰希程銘曰

惟出與歸其胄實華內德克舉無忝其家既興其榮而奪其壽家人是傷其穫亦厚

張景春妻胡氏墓誌銘

吳城東有甫橋橋之北有張氏居之世積善濟以勤生家致殷厚至景春在里中尤稱善士而勤生如先世能益振其家景春固賢其配胡氏更以賢濟之此家所以益振者胡氏諱素安性端簡凝重資允明慧景春父子多游京師服賈闔內事惟胡氏

是賴凡錢帛出入之記注米薪儲積之劑量親戚慶弔之往來傭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然也其治家更身率以儉不好華侈至于里巷女媪所信邪妄不經之事尤不能惑也故人皆稱景春有賢婦素無疾俄疾作遂卒其生正統丁巳八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張與胡皆長洲人胡氏之父曰德清母曰袁氏當胡氏居室時已能行孝及歸于張姑以年高在堂奉事與母同姑卒哭必盡哀人益稱其孝云有男子二人長曰雍娶梁氏次曰準娶李氏女子二人長適吳濟次適劉梲孫男六人曰溥灝瀚湯濤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將葬得地于吳縣十二都白華山之原卜卒之又明年二月三日葬焉於是準來道其父兄之意求予爲銘蓋濟予兄之子也惟以姻婭故特知胡氏之賢故銘之銘曰

詩詠宜家于兹可信豈人之宜而家亦振女婦之德實繫于家閫内之事今何賴邪覩而不見泣然歎嗟尚閟于兹壤地不汙

戴母莊氏墓誌銘

長洲戴冠有母病走百里外求醫治之疾痼不可治其母竟卒冠自咎爲不知醫藥或妄投痛哭不已將葬則咨其父文昱甫頋其墓銘庶以自慰者乃來請於予而自爲之狀曰吾母莊氏也諱妙清父曰思恭嘗長鄉賦以庇其民破産而家遂落娶下氏生吾母在諸女中最幼然不妄嬉笑曰環坐而緝坐必下起必先麻枲輒先滿筐更精好可織蓋其用心之專也歲理蠶事蠶未眠而桑或不給食對之甚悲家人曰何重利至是應曰吾不忍蝡蝡而死豈爲利哉蓋其存心之仁也此皆吾母幼時事既笄而歸吾父已四十年勤儉慈順如一日吾父甚宜之平生

食不邪味工不奇巧畏聽惡言言惡事非特有娠時然事姑孝夜寒必再起問衣衾厚薄姑之舊衣垢以嘗得乎自浣濯爲幸雖嘗茹素禮佛然不冐以一錢施浮屠氏至親戚及隣里女婦之貧者則隨所有週給之不吝冠家市中幼獨喜習儒業親戚咸曰業儒固善然猝不得成名不若業賈可朝夕養生母聞而謂冠曰即不成名亦不失爲士人其必事此他日吾食貧無悔也吾父亦然之冠故卒業儒既而入鄉學爲弟子雖屢躓塲屋而吾母怡然自若也此其爲人大畧如此吾母之卒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九子男二長即冠娶夏氏次冕娶韋氏孫男三人恩愚憲女一曰貞德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何山之原冠不肖既壯未仕未能顯榮吾親甚愧恨也茲敢以狀上惟憐而畀之銘幸甚豈其狀云然覚屬以憂制

歸自京師則聞有戴冠者好學而文願一見之乃今以銘文見
托所以叙述其母者讀之可悲因知其篤於孝非世所謂文士
比也乃按其言而叙爲之銘銘曰
溪流洋洋母氏在堂有過於庭儒其衣裳紛紛小夫日中爲市
孰從而儒惟母之使母之云亡子也其惄藹然其文凛然其德
葬也有銘何加於詞爰刻之石惟慰其悲

郭母徐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郭君恍待試禮部聞其母徐氏喪疾馳還家慟哭曰
吾生不及仕以榮吾母今而吾母將葬何以盡吾心乎則告其
父曰惟葬地之當擇也乃行西山衝冒跋履無所不至凡數月
始得于至德鄉博士塢之原則又告其父曰葬既得地矣吾母
之賢不當有銘乎乃自爲狀來請于予至於數四而不已徐氏

諱靜端世家長洲爲嘉定縣醫學訓科惟德之女及嫁郭氏爲承事郎汝文之妻郭大家也其舅宜軒府君偉然族人之望生汝文克肖爲其婦寔難徐氏入門事宜軒與其姑成氏皆得其意及舅姑下世相汝文治喪則歛葬必厚治家則耕織必勤以至祖先之享祀親戚之餽遺必豐子女之婚嫁婢僕之衣食必均若其舉止之必端用度之必儉則持其身又無不至者汝文甚宜之比歲疾作重以愛女及殤孫之戚悲痛之餘遂不可救享年五十有七其生正統己未八月六日卒以弘治乙卯十一月一日以卒之又明年二月四日葬焉子男三長即忱娶雲南按察使張公汝振女次悅娶無錫鄒氏次懌娶同邑蔣氏女一適監察御史陸完贈孺人孫男四人受福受益受采受學女九人予重忱之孝且以汝文之失良配不可無銘以慰之也銘曰

內言不出如無其人匪出其子曷知其親曰厚而勤曰豐而均曰端而儉以特其身有家以盛有子以顯視彼哲婦內助何鮮乃卜吉壤西山之垂欲知其賢刻石有詞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九

墓誌銘一十一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故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錢文通公之配夫人莊氏世為松江華亭人父曰克勤母某氏夫人未生有術者指其廬言曰此地當出貴人已而夫人生既笄克勤與錢雅相好遂以夫人歸文通公公時為諸生游鄉學勤苦特甚夫人晝夜紡織以資給之公得專意問學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及姑趙夫人沒夫人居喪兼治家事公得廬墓行孝至于服除乃歸後公官益高祿益厚夫人自封孺人進宜人至今封可謂富貴顯榮矣居常猶親女事衣布素人不知其為命婦也及公年七十以尚書致仕而歸夫人年相若髮不變白聰明強健歲時設宴子

孫以次奉觴爲壽終日端坐不少攲側人又不知其年之高也夫人少則孝敬其舅姑皆嚴毅事之得其歡心平生遇妾媵無妬忌之行訓子孫有勤厲之言至待族姻御僮奴皆有恩意居家處事尤善含容有人所不能及者而閒靜和婉雖老不輕出中門私居雖子孫亦未嘗聞其笑語聲也弘治八年八月十六日夫人卒享年八十六子男七人曰崗承事郎曰岐府學生曰嶸俱蚤卒夫人出曰峘國子生曰山金山衛指揮僉事曰岌國子生曰巖女二人中牟縣學訓導張輿金山衛指揮使翁熊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啓宏進士某部觀政曰啓賓國子生曰啓容府學生曰啓某曰啓春曰啓賢曰啓明女七人國子生陳槩承事郎陳福國子生沈高士人江隆其壻也餘尚幼曾孫男六人曰文綬曰文曄曰文耀曰文韡曰文誥曰文纓女三人先數年

文通公没　上敕工部營葬于邑佘山之原至是有司以夫人之喪　聞復蒙諭祭如制於是啓宏以嫡孫持服卜明年十月某日以夫人合葬乃自爲狀使其弟啓容介先友馬太常來求墓銘銘曰

孰不爲婦貴者幾何亦孰不貴其壽不多貴不自侈布素儉勤老復自檢止于中門赫赫文譽馳于遠夷文通有婦于内相之富貴匪其共此一丘視其松檟寵光未收視其喪次衰絰則盈再世復發甲科成名爰求其故曰由誨言奉而嗣之何但曾玄叙其淑行著兹銘章庶幾閫内其人不亾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史與鄧皆洛陽名家也太淑人諱德恒爲陽穀縣丞瑄之女少歸于史爲朝城知縣贈山西道監察御史某之配而爲今蘇州

知府簡之毋也御史君初喪其配陳氏求繼室得太淑人端莊婉順撫陳氏遺女更慈及御史君以鄉貢士入太學居都下者四年親汲爨以供之燈火共事甕盥並食有人所不能堪者已而從其夫官朝城爲縣令妻亦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於是君以善政清節爲　朝廷旌褒所以成其賢名者太淑人有助焉天順癸未君卒于官太淑人年三十三耳一子生甫十一年纍然携以歸不以幼孤弛教喪始畢即遣入郡學脫簪珥買書以資誦習其子竟登進士第以才御史出守蘇州遂其養蘇州自古稱繁雄之地其子旦起治文書至日中未已上稟承而下裁決不得一視家事事惟太淑人任益至此爲郡守母益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自爲婦非歸寧不出至是居蘇州數年未嘗一越公廨門其子退食亦不一問公事惟以嚴刑暴怒

公取予爲戒其子遵奉慈訓書之座隅卒之善政清節無愧其父至屢受旌褒以成賢名太淑人之助益多若其延欵賓客施予貧困既老無所厭倦又其可稱者太淑人初用其子貴封孺人再進今封 恩典尤盛每以不獲與其夫同受爲恨其年六十八俄以疾卒生于宣德庚戌五月十四日卒則弘治丁巳正月二十八日也子男一人即簡娶紀氏前太常博士文達之女女二人長適河南守衞都指揮李端即陳氏出次河南衞右所正千戶姬惠孫男一人曰迎舉聘畢氏戶部郎中孝之女女五人長適畢王次許適路平侯正劉成恩一尚幼其子將返柩于洛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北邙山先隴之次以通守李君狀來請銘予郡人也守有要方無以爲助其何敢辭銘曰

有郡古開浙河右祿俸既豐養則厚口體致樂樂則否刑罰取

子在不苟我言如從氏可阜卓哉高堂此賢毋曷不食報享有壽哀哀號擗今何有母則可惜惜尚有以憂去任子爲守北邙山中深且幽從我良人百世久刻石以藏同不朽

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王君爲予言其先孺人之賢葬既十二年矣未有銘之者敢以父命請予知君已久及是出按吳中風裁凜然類古才御史固知其家教之有自也則諾之孺人諱偉字俊卿姓高氏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遷閩遂爲閩縣人宋有諱騰茂者隱居著書卒贈通議大夫子惟月以中奉大夫致仕封懷安縣開國男自後多顯人大父諱昊　國朝永樂間以春坊清紀郎改知常山縣妣尤氏封安人父諱環不仕妣林氏孺人少歸于王是爲鄒平縣學教諭佐之配王故濠之定遠人　國初以軍

功授武階守閩中而好儒業教諭君初游鄉校家適中衰孺人以柔順事其夫養其姑盡謹及姑沒斥簪珥備喪具以葬之人稱其孝教諭君既登鄉貢初授桐廬訓導孺人從之官以內事自持教諭君得專意教人孺人力也擢鄒平始留居于家婚姻以時慶弔以禮家政秩然人又稱其能初其姑沒遺子女皆幼弱爲撫育之如母及孺人生子稍長即教之業儒所以訓戒者甚嚴其子竟登進士第自知上饒召爲御史人尤稱其賢也惟其平生恩意在人故卒之日親族皆哭之哀雖鄰嫗亦有泣下者卒以成化乙巳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三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候官縣草市都茶園山先塋之次後九年爲弘治乙卯其子以御史考最蒙　恩封孺人云子男四人長昂即御史次亶其次旻庶出也女三人適洪文輔張逵黃文陞孫男一

人曰鍾女二人方教諭君致仕歸而孺人已先數月没矣故哀痛特甚自爲文記其墓予故據而序之銘曰

行不出乎外而教能成于内柔順嚴明刻石已載也惟不與之壽而獨與之貴銘以昭之益亦有待也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出吴縣孫溪朱氏父曰孟鼎母陸氏少歸于徐爲諱韡字仲輝者之配徐之先在宋從南渡至吴而居光福者數世矣 國初儀禮司序班曰魯生可儀爲范氏贅壻范氏世居天平山之下魏國文正公後也可儀生某某生仲輝仲輝以出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雖隱于鄉而名聞吴中其族人以孺人爲仲輝婦無慚德者孺人儀容修偉而慈惠孝敬閨門取則性更勤儉手治衣食不以老廢仲輝立家賴其助爲多有子圻繼

其父長田賦孺人教之務爲長厚圻能舉義事出粟賑飢如其父有司奉　詔旌其門人謂圻之承家頼其母者益多也於是仲輝既没十有三年孺人以壽終蓋年七十有八矣其生永樂庚子六月十九日卒以弘治丁巳二月三十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馬鞍山之原合仲輝兆子男二人長郎圻娶陳氏次奎側室李氏出娶顧氏女一人適陳輿孫男一人曰瑛女三人其二已嫁曾孫男二人曰讃曰謐女二人圻嘗乞墓銘於予及予北來其甥陳霽方登進士第績學翰林爲狀來促曰外祖母賢行甚備此其槩也願取而銘之銘曰

山有巨石地深且幽門有喬木可蔭以休有家于茲内行脩慈孝勤儉正且柔老從良人地下游欲考其賢此焉求

韓夫人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以成化戊戌卒于家　朝廷嘗遣官治墳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後二十年其配夫人金氏没其子斆具疏告哀　天子識公生時多著勞績而夫人寔其配也特下禮工二部議盇大臣妻受封而卒者例　賜祭而治墳後凡合葬者近時顧特令其家啓壙而有司無預也至是工部覆奏以爲非䘏典意遂從之斆歸將與其兄文圖葬事乃乞予銘惟都憲公爲　國朝名臣其擇配必得其人之稱者當其未貴時其先府君以富民徙居京師生公初娶夫人王氏蚤亾遺一子即文繼娶得夫人夫人之先世爲宛平人有曰大和者豪俠不群娶曾氏生夫人其弟某方爲工部員外郎與公有仕宦之好知夫人賢而可配始娶之未幾公以監察御史出巡江西夫人謂公曰長洲故鄉也無第宅可居他日公何所歸乎公以爲然明

年還過吳中始卜居東城下而公竟歸老于此歷仕中外至居憲臺功業赫然夫人亦從受封可謂富貴矣然處之自如未嘗有矜喜色中間公以直道忤人三被降黜夫人亦不憂且時慰公曰公心無愧造物者豈令公終在人下耶已而皆驗夫人居家則奉舅姑以孝從行則事公以順公性邁爽少暇輒具酒饌與賓佐樂飲夫人治具畢獨以麤淡自奉平居衣服亦無紈綺之麗人不知爲命婦也及公致仕後儉德益甚迨至寡居尤嚴於治家僮奴輩帖帖無敢縱者當病亟子婦請醫禱輒戒以有命則使啓篋視之凡殮具咸備可謂明達矣蓋年六十九而卒其生宣德戊申八月二日卒于弘治丙辰閏三月二十六日葬以戊午某月某日子男三文光祿寺典簿娶吉安知府張某女斆工部司務娶浙江布政司參議甯某女敞側室王氏出娶安

吉主簿朱某女女一適蘇州衛指揮使謝瑛夫人出也孫男三
勳勤勣勳府學生女三曾孫男四某某女三銘曰
憲臺赫赫維韓公江嶺植立功尤崇夫人來嬪婉德容受
恩錫號榮則同閨閫内助嗟成功條歸于兹全厥躬　帝命
守臣爰啓封雅宜山氣俄鬱悳女婦孰克榮始終子孫來視當
無竆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崑山王成憲初任訓導寓京師而奉其母陳孺人以居祿雖薄
毋樂其養意甚安也已以鄉里故常往來其家知其母既老能
治内事故成憲官雖小賴其母之賢意亦安也於是成憲去爲
秀水教諭復養其母于官秀水距崑山不二百里其母或歸則
假公事以省不見其母者葢無幾日耳俄其母以疾終成憲痛

哭不自勝于適亦以憂制居家特趨吳中持狀請銘及于北來又以書促曰葬且迫期矣非得此不敢掩壙念其言懇至乃為作王母陳孺人墓銘而序之曰陳氏諱某字某與王氏為同縣人父曰歸安主簿某母曰夏氏父母初未有子不欲嫁其女始擇贅壻得王君寧寧之父英國初為陝西按察使時號廉吏陳氏為其婦居貧節儉人謂為無愧及寧卒獨處室中躬紡織以自給教其子讀書夜必與共燈火稍暇即取弊衣補綴不自逸也其待親族必以禮御婢僕必以恩事其母尤孝母年八十餘老而無齒日必作肉糜以進或含哺之當是時其姑閻氏亦老矣恨不得侍左右數迎至家所以奉之者如其母可謂孝矣其生永樂己亥某月某日卒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八子男二人長即成憲娶張氏繼劉氏次成章娶朱氏女

二人適盃經周夏孫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五人以丁巳某月某日葬于本縣馬鞍山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生從其子有祿以養死從其夫有地以葬惟孝與慈其人則賢庶慰其子託此以傳

太孺人貞節俞氏墓誌銘

俞氏以名家女少歸于顧顧與俞其先皆常熟人後其地分隸太倉州故今又爲太倉人其曰太孺人者因其子守元任中書舍人三載考最而　朝廷封之也曰貞節則以守元之父贈中書舍人文安早世太孺人能守志無玷有司上其事于　朝廷而請旌之者也太孺人諱如瓊爲景明之女景明贅于陳其配又名士原錫之女也當其少時內外族人皆稱其賢議非其人不嫁始擇文安歸之和順孝敬動守內則舅姑以爲得賢婦方

竊相慶居二年文安忽遘疾而没娠守元甫四月耳當文安病劇祝之曰汝善自保即生男庶延我後以爲父母慰已而得守元質弱多病幾死者數太孺人屢欲自經曰吾所爲不死者有此兒耳仰天大慟見者感泣後守元竟無事既長母子相依煢然閨閣間亦惟守元性醇謹尤賴其大父希增從父某教而成之既長補縣學生遂登進士第爲近臣論者謂其至此可謂難矣他日守元念其母迎養于官遂被　恩典顯榮表著有光其家其所以至此者又可謂幸矣於是守元生一子而夭太孺人悲傷過甚疾作而没守元痛其母哭之欲絶曰不肖幼累吾母今復以兒女累之吾何以爲情哉將還葬于鄉其友毛翰林憲清爲狀以授適其從大父河間通判希邃以公事至率之請銘予以鄉里故知其母之賢乃諾而書之太孺人没時年六十二

其生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于雙鳳鄉合其夫兆銘曰
孰謂有家而寡其居孰謂無子得祿以娛内行則備莫不可書
惟其大者志節不渝　恩典下頒有耀門閭報德不爽鄉里驚
吁生從其子沒從其夫地下見之無媿其初女婦之事或疑有
無持此刻石匪失之誣

吳敘州妻安人夏氏墓誌銘

敘州太守吳君惟謙有賢配曰安人夏氏故太常寺卿仲昭之
女禮部主事某之婦也夏吳皆蘇之崑山人太常公以文雅名
當世而生多女其尤賢者爲安人公嘗曰是女嫁必其人而惟
謙爲子弟性敏且嗜學禮部亦曰娶婦必其人乃稱他日婚禮
竟成兩家以得人賀安人歸于吳者幾四十年以惟謙嘗任南

京刑部主事受今封旣而惟謙自郎中擢守叙州安人留居于家治內政俄以疾卒弘治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於是惟謙以考績過家始擇地于邑之某都將以十二年某月某日葬焉謂安人賢不可遂沒他日上京乃自爲狀求予銘其言曰安人出富貴家性獨勤愈少游學宮歸必夜讀安人每以紡績共燈火及鷄將鳴必趣愈起入書舍以爲常後愈登鄉舉將赴禮部試屬安人病不能行安人曰君之父母老且日望君顯榮乃以我故輒留乎愈始行他日又以愈未得子爲憂言于舅姑所以當置妾之意舅姑稱賞不置口曰婦人妬忌常情吾新婦識慮之遠乃爾過於人多矣當成其美意乃置妾姚氏竟得四子其二安人所及見者撫育皆如已出長子東幼患驚搐安人適亦病臥于牀聞之遽起抱置于懷家人請自愛曰兒爲

重吾身不足惜也其賢如此四子長即東縣學生次曰南爲惟謙兄後次曰西曰北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王銘次適鄉貢進士陸伸次適長洲縣學生文璧皆安人出次許適陸某次許適朱某孫男一曰某子與惟謙同舉于鄉相好久其居南京有聲刑官間大臣有奏 詔嘗特薦長臬司者會擢叙州不果及守郡聲益起爲蜀守之最鄉人皆以爲安人有勸相之助焉是宜銘

銘曰

仕學所資非師即友孰謂閨中而人亦有老安其養幼賴其慈俯仰事畜一身係之何爲中年遺貴與富 錫號褒章不以没廢纍纍纍哀服諸子在喪欲知婦德尚升其堂

劉母太宜人蘇氏墓誌銘

劉母太宜人蘇氏以其子約仕于 朝來就祿養者數年約初

爲南京吏部稽勳主事後改吏部考功既封其母曰太安人及
約進驗封郎中適　恩詔下遂加今封後二年爲弘治庚申八
月一日卒享年八十五太宜人嘗以年高思歸故鄉約勸留之
至是痛恨慟哭不已將扶柩歸葬奉其友毛修撰維之狀造予
請銘葢約試禮部時爲予所取士及予佐吏部又爲屬官不能
違也蘇爲東阿儒族太宜人幼則警敏莊重鍾愛于其父敏與
其母郭氏鄉人知其有賢女也爭欲聘之既笄竟歸于故贈吏
部驗封郎中某入門善修婦道時其舅教諭府君已沒姑吳氏
孀居家範嚴整太宜人事之孝謹食必侍立食未已不敢退也
姑或怒益下氣跪而謝過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其爲婦如此太
宜人生男子一人即約及女子一人餘男女九人皆諸妾出待
之衣食均平一如己子人稱其有恩也居常語之曰爾祖父仁

厚陰有德于人當發于其後爾業宜力學向用以光先世以約資美訓督更嚴夜恐其怠必躬自紡織課其讀誦約竟登甲科以顯于時人又稱其善教也及約官吏部常以勤於職業爲戒夜必先起趣使趨　朝出門乃復寢以爲常　其爲母又如此劉爲名家宗族甚盛太宜人與諸子邑居或時過舊業族人不問長幼聞其至迎拜于道不絕雖素所剛嚴者亦盡禮不慢可以知其賢矣子男長紆次純次即約次綺次綰女長適陳某寡居次早卒次適蘇紳賈綸趙鍊邢璋孫男四人長田鄉貢進士次谷次苑次巖〻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苫山之原合其夫珏

銘曰

封之既榮養之既厚曰惟有子而亦有壽無憾于世世亦何有喪車在野迎哭爭先凡此族人久服其賢歸從所天尚永閟于

茲阡

徐宜人朱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仲山自湖省受　簡命巡撫山東奉
敕東行便道將過家其配宜人朱氏道中疾作即劇其子粢迓
之百里外扶侍抵家明日竟卒弘治庚申十月二十七日也享
年六十宜人世爲吳人居盤門南爲善族父曰景椿母曹氏宜
人幼爲女子已敦厚寡言笑女德著鄉里既歸于徐事其舅故
贈兵部郎中公信姑任宜人以孝處妯娌以和若其儉質不好
華侈未嘗修飾容儀爲時俗態至鍼黹絲枲無一日去手又其
勤也仲山少游郡學有賢名人謂宜人德實與合自是仲山登
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分司齊魯後改擢兵部官至郎中考最蒙
恩進階宜人輒從受封初封安人加封宜人可謂貴矣然勤儉

之德如故及仲山出官方嶽秩至二品祿入益厚且歷三省皆富饒地宜人未嘗資爲服飾之需其勤儉之德亦不改也仲山因念宜人爲婦四十年今年且老當共享富貴一旦遽至此爲哭之慟其子棨則念其母鞠育成立曾不獲奉養之報慟哭不欲生於是仲山不遑治葬往涖東土居數月棨不遠二千里馳白其父曰葬既得卜不得銘文不敢葬也其父曰是固吾意乃遣使持書及賀憲副澤民之狀來請益澤民與仲山少同學相好實知宜人然予與仲山通家已久若宜人之行亦豈待狀而後信者因憶十餘年前予妻陳淑人卒宜人痛惜不已曰安得以婦德相警勵如淑人者乎宜人卒吾知有痛惜之者矣宜人生子男一即棨蘇州衛中所副千戶娶吳氏太僕卿禹疇之女庶子一曰棠出其氏聘沈氏故太醫院御醫以潛曾孫女女二

人長許適雷琛先卒次許逌郡學生周王孫男一曰勳聘王氏監察御史思德女女一許嫁刑部郎中黃日昇孫舉以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吳縣彥陂鄉堯峯之西從先兆也

銘曰

妻沒而思母沒而悲人情則爾莫不哭死姻戚傷焉以及鄰里謂否德者何以至此刻文幽堂未慰夫子煌煌　誥詞褒贈厥美足以慰之亦尚可俟

太恭人石母趙氏墓誌銘

石與趙皆稾城名族趙在　國初有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曰民望者孫曰準爲　趙王府紀善是生太恭人嫁于石爲臨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麟之婦山西按察使玉之妻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玠翰林院檢討珤之母也初教諭以事謫居韶州而

沒其配徐孺人挈諸孤海嶠萬里跋涉返葬紀善聞而稱歎曰有婦如此吾女宜事之遂以太恭人許歸按察公及入門公爲諸生尚貧凡舂汲紡績之勞皆身任之旦暮爲衣食計不使其姑有不足之意後公既貴自內臺擢臬長日則出治公務若閫以內事亦皆身任之迨公歸老于家祿俸絕矣所以助于內者益勤尤不使其夫有無聊之歎也公有子五人其二爲玠璲同年舉進士皆出太恭人其三庶出太恭人遇其母既善所以愛而教之者與已出等曰吾夫嘗娶竇氏五桂今不幸棄諸孤忍負其志而不力教乎其賢如此若其平日謙而不驕忍而能容仁而好施尚多可稱而親以鄰里以爲女師焉太恭人初從夫御史之貴被　敕封孺人以璲以檢討考最復進今封號則從其夫按察使之秩也五子玠娶劉氏璲娶王氏繼娶崔氏次璀次

珮次瑱皆幼女四長適周問賢出太恭人次許適米秩餘尚幼
瑤居史局纂修會典垂完忽聞其母惡更以其兄玠出巡陝西
未還益痛不得侍母疾則以其友傅編修邦瑞狀來乞墓銘曰
幸忝門下顧有以慰吾兄弟之哀乎為之戚然太恭人享年六
十七以弘治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明年三月十五日葬于
邑南徐村合其夫兆銘曰
召南之化及于大夫之妻惟妻之賢可見家之齊也少同其貧
老同其貴及稱未亡人而二子已顯于位也有祿以養而疾不
及扶持則亦瞑焉而逝知不能顧乎私也吉壤既鑿從其夫于
此墓木鬱然子孫百世而謹視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九

匏翁家藏集

二二

PL
2698
.W83
v.11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㓜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纘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留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㓜已能盡孝養而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旣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　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㓜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

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爲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殆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卞急必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謔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旣以經學爲業及門蒙指教者輙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爲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戶部郎中翺之姊有賢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特育林宜篤其壻也其卒以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寛於君爲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沒而不可復得也爲表其墓

而復論其母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𥛚者八傳曰丹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改刺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歷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纍數世自教諭府君而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絕至君奮然起甲科列史職且顯于朝而祿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爲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嘉興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黃翁居吳江穆溪之上與史甚邇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居仁爲贅壻而穆溪有史氏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自號也幼跌宕不羈喜趨人之急 國初法制方嚴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魁獻 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

府君得　賜食與鈔給驛舟還家其父顧憂之曰吾家世醇厚
汝所爲若是非吏民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居無幾柔謝
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爲恭謹毋出入遇人無貴賤下之
尤以儉約自持視義所不當費吝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産
業時　朝廷重糧儲設長稅者其後歲比水旱加以軍興調發
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稅旣不給長往往被罪府君適代爲
之知其獘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束管内自里胥以下不得
取民毫毛利民感悅流亡復歸當春輒出循阡陌間勞來不倦
爲相視土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糞治之方而隨所不足爲補
助之旣乃使田甲檢視耕墾五日輒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
之甚則杖而徇于衆由是稅入居最縣官以爲能每治水諸使
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辨論之無所畏事多罷

行洪熙年初　詔天下民有戶絕而田廢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稅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搖手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家無私焉里人謝曰微公吾屬不沾　上賜矣其見於居鄉者蓋如此府君爲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慍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没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君成家後二歲卒合葬小甸原子五人晟昱昊昌昂孫十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于家其析産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

者又如此府君葬既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爲狀請予與鑑相知久矣葢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文雅表然爲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盛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爲人而益信焉惟唐李翺汲汲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日南南其諱夏別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執初爲亳人後遷于睢數傳爲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杜祁公等會于鄉世所謂睢陽五老是也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㓜值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歷世儒宦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　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曾孫而中

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幼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自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孺人病請治于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爲獨善矣遂以授徒爲業其教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蓋隱士既老始謝去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爲雅集邑令尤賓禮之不衰而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蓋重其操云其家既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于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燬于火復手自編録卒賴以傳以直閣葬常熟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于葉文莊公表其上然不獨厚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沒既久而無後倡好義者

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既業儒不營生產特有數金一夕爲人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橐中遂空不計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爲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書甚得楷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羆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質曰彬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爲狀請予表墓其言甚悲予於隱士爲郡人相距六十里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蓋其足蹟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朱自直閣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爲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皆

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以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晉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倶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倶不仕而業醫不絶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牓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荊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爲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

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爲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爲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爲恨葢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爲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肎爲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爲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弃不取初至荆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爲公汚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變其

爲文章平實溫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録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別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顒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生聞先生之没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爲廉甫復然念今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盈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爲

聖學之慮且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宋儒眞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績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顧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邪佞之可遠孰

爲民利之可興孰爲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
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
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
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　旨械公赴京并籍其
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
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
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
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
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爲政持大
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

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
子弟從受經一爲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
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
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
爲之歛蹟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
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
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
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有其人而在廷多
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
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
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監務建明

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狥私深文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督強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

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薦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爲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討經籍正家法爲事蓋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梔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盛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辰州知府鄒順次適太常寺少卿凌信孫男二曰懷曰悅悅郡庠生女一公爲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必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値鄉舉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頼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爲學之勤蓋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墓有銘可以槩見覔獨循敎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大略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乎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

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大脫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弊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奇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耦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謨字君定別號訒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徙蕭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遂冠郡中後泉

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爲太平人高大父天麟以爲舅後冒李氏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氏林遵父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父長民贈行部戶曹主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爲人清節卓然爲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幼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辛酉以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牓授蘇州府學訓導秩滿丁考功憂以疾卒于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四十三配同里丘氏孝子譚之孫女有賢行子男四人曰嵩曰穹俱蚤世曰孟曰蘇女二人適趙珪李存信孫男一人曰保現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三年爲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九日始克葬于其鄉九嶴之原先生端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蘇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職教誨有祿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悉拒不納則有以

圖畫爲贄者亦拒之故禮部尚書楊公仲舉寔爲文序其事先生自守既嚴同官頗疾之卒不變其誨人惟因其人願學初不之強故或終歲不施夏楚然諸生視其詞貌稍厲則跼蹐如彼撻一時感化以行業自修者有其人先生素多病講授之餘退坐一室閉戶蕭然不知世間有榮利事益嘗侍考功居京師習程文于陳學士循及滿考上吏部陳適當路有氣勢能榮辱天下士或謂先生稍親附之可得超遷爲朝官先生至則一登其門盡諸生禮竟不再往其自守如此君子謂先生不媿于其父云先生既葬之明年孟等以書來曰先君之沒以擇地不即得葬故緩罪甚重也葬而更無一言以　人謂孟爲何如且先君門人惟吾子顯而有文其必爲我圖之他日先生之從子刑部侍郎鷃亦曰吾叔父所以爲師儒者不可以無述寛曰唯

唯蓋寬總角入學宮居講下所以蒙指授者甚至終身不能忘也今賴以文詞爲業他人有善且錄於吾師奚辭惟惜當時既幼且愚不能悉記先生事行爲可憾乃姑以所知者一二涕泣而書之以復孟等俾刻之墓上庶林氏子孫有考焉

許處士墓表

許氏在東陽有南西二族皆出晉孝子孜之裔處士之先則自西族來居邑之昭仁里有諱瓌者當宋宣和間以捍睦寇功授秉義郎竟死寇難鄉人廟祀之元柳文肅公寔爲紀其事刻石廟中處士之十五世祖也曾祖大有通儒術人稱草菴先生祖宣父本皆有隱操本娶麟溪鄭氏再娶南溪賈氏而生處士其諱焜字允彰生九月而孤既長事其母甚孝與其伯兄光處更友愛凡事獨任其勞而不敢遺及之性勤敏自奉良薄家卒賴

以裕顧於財不甚惜遇貧乏者往往賑貸之歎曰小惠不終窮乎乃授以理財之術因其術獲溫厚者十餘家素剛直好面斥人過鄉族或相忿爭聞處士至皆惴二避去一邑今固貪夫也偶遇宿其家處士輒數其事曰為百里宰當如是乎令大慙服許既盛族世率好禮若方蛟峯許白雲李草閣吳德基諸名儒皆嘗為塾師及其久也遺風猶存至處士治家動遵古禮而於佛老巫覡尤加擯絕不使亂其家法其志蓋將舉禮制而盡行之然不幸以疾卒寔成化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配鄭氏諱儒字德仁亦出麟溪為蜀府左長史楷之曾孫處士燿之孫璧之子未嫁母汪氏寢疾左右扶持者三年族人已稱其孝及歸于許恭敬和慈安靜儉約宛有義門軌範人感而化為賢婦者亦多以免身而病者二十年然凡遇祭祀必

強力而起臨視牲醴惟謹適喪處士哀甚而病劇以十三年十月二日卒享年五十九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于里之胡山子男三人曰堪垣墳孫男三人曰佐侃侯女二人墳予友王進士允達之子壻也以邑庠生持服居憂與其兄謀所以顯其親者乃自爲狀不遠千里來吳門乞予書墓上之石曰不肖孤託婦翁之契敢以先德累子感其孝不忍違也夫婺多君子在昔爲盛其顯者焯然在人耳目隱者亦多以詩書禮義重於鄉評故近世楊文貞公有云浙東尚文雅予嘗媿乎其論今觀處士爲人亦可信矣三子者皆賢而有父風墳更好學將取科第入官所以顯其親者又當有在

隆池阡表

惟沈氏之先皆葬其里相城至處士恒吉之卒也其子周視先

塋卑隘始擇地于吳縣西山行數日不得他日得隆池焉葬之
初其地名龍池周以其土隆然而起也更今名沈氏故爲長洲
邑中大家中衰有曰良琛者始居相城能闢田復其家以大是
生孟淵永樂初以人才徵引疾歸臥江南有詩名于時而厚德
雅量福履最盛配朱氏生二子其仲處士諱恒以字恒吉行別
號同齋自其少時與其兄貞吉同學于家塾而塾師爲翰林檢
討陳嗣初先生也且其父徵士好客一時名流相過從者日常
滿坐處士因盡得接見前輩而熏其德漸其藝以成其名人以
有子爲徵士賀徵士既老奉養益厚處士乃日以致樂爲事恒
使人走市中求甘旨之味供之嘗夜有寇至偶外寢得脫去既
而念父母所在還入其室號呼之冠揮刃及其袂迫逐墮水中
水適淺不溺人以爲畏恭孝也其配唯亭張氏有賢行子男三

人長曰周次曰召先卒次曰幽女四人皆嫁其一蚤寡守節孫男三人曰雲鴻曰應蟾曰應奎女四人處士貌厚而神清望之溫然美玉也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而奇石嘉樹掩映庭戺儼如畫中風日清美每被古冠服登樓眺望神情爽然或時扁舟入城留止必僧舍焚香瀹茗竟夕忘返善繪事妙處逼宋人然自重不苟作亦善為詩落紙可誦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具酒肴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章以為樂其視市朝榮利事真有漠然浮雲之意以成化十三年正月晦卒享年六十有九葬以又明年正月三日於是周泣告其友翰林修撰吳寬曰不肖奉先訓獲列於士大夫間自媿無以顯揚之者惟幸得一言表於其阡耳敢以狀請寬惟處士以風韻高逸為吳人稱慕宜其江湖之上足以自樂而忘斯人

平聞昔正統間周文襄公以工部尚書巡撫畿內慨然以經理國用爲已任戒郡縣慎選長田賦者處士在選中公知其賢待之不以庶人禮適歲飢發廩賑貸明年春督償亟甚民相視不堪處士首率父老往訴于公乞至秋乃償公不可則爲反覆辨其利害公悟從之後用其言爲令又民歲漕粟輸納多不足豪家利以金貸比比破產處士當其往役也輒預貸之而不取其息民至今感其惠若其忿怨釋讎卹貧排難爲惠不能盡書蓋沈氏自徵士以高節自持不樂仕進子孫以爲家法遂使處士之仁心及於一鄉況又掩於文藝之美人不盡知之乎夫發潛闡幽吾黨之事也故因周之請書其事爲隆池阡表俾刻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一

墓表九首

嘉議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王公墓表

元入中國據之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于夷而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翦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愊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于厚若故按察使王公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 高皇帝察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于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益

欲以民事試之也及　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郎中尋擢陜西按察使丁内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陜巳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没享年六十三公立　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爲意但吾獲死于正足矣乃絶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毁其藁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靜爲治獄至而决雖不爲强辯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首服不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寛而有容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爲法固有千里之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蓋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爲人矣王之先在宋有左朝請大夫葆以忠純文雅稱于時周益公實爲文誌其墓子孫纍世以儒素相承至公遭時始復仕公

初娶何氏崑山令平之女繼娶閻氏子男三人曰盛曰安曰定
女三人其一嫁同里朱輝孫男三人曰某早卒曰成憲曰成章
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没于永樂二十年四月十九日以其年
十月六日葬于馬鞍山先塋後六十餘年成憲官京師以予有
鄉里斯文之好持公墓銘且别爲狀請予文表墓予觀 國初
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於時用能保
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旣其人迨去世已
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劉毅少容以與公
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䘏之者甚
厚葉文莊公於公爲鄉後輩拜公遺象贊之爲名賢而至于今
邑人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鹺者
擠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爲公也棄

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嘗微服入吳市門時適有譏禁門者執公爲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蓋公平日未嘗有私謁至人有以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他事大率類此此益可以見公之爲人也故書以繫之

醫師王贖齋墓表

吳中號多醫家若王氏則出宋儒籍之裔初不以醫名而名之實從仲光隱士始仲光亦儒者生當 國初垢汚沉晦不欲以醫聞蓋再世始發于贖齋其諱敏字時勉初號訥齋後更今號仲光之從孫也父寬早世用母沈氏教居貧力學慨然思追其

先世及之顧欲資醫以養母以先友韓伯承醫有所受也遂游其父子間已而再學于盛御醫啓東數年盡通二家之說卒爲醫師名既日起延及旁郡抱病就治者不絕于門凡病謂可治治輒愈不治即無能治之者皆籍記爲藥案歲久積至百餘册所活人益不勝計然其奇不特因病而見也往往觀色察脉能預言其病當作已而皆驗其術既高有憲臣行郡至吳中延見之一富人乘是懷千金求以解罪力拒去故郡縣皆重其爲人不獨以醫也其爲人容止端重衣冠偉然望之知其儒者當其壯時禮部屢移文郡縣欲致之用竟以重聽辭不赴至是爲成化乙巳年七十有二而没實五月一日也其娶嚴氏繼谷氏亦先卒子男四人曰昺節泰觀昺先卒泰縣學生節觀俱太醫院醫士女四人長適練莊次陳廉次李珪次進士張瑋孫男八人

曰槐朴檩杰穀杲慶炳女八人曾孫女一人王氏之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徙吳四百年于此世葬吳縣橫山至是節等既祔葬其父而觀以名醫徵爲有司迫遣來京師乃泣請於予曰觀將乞歸守制惟先君墓上未有刻詞敢以是槩予歎曰子之先君吾父兄不幸以疾累之多矣惟無以助子之喪是恨尚復何靳乃據其兄泰狀書而授之若其平日治疾之奇蹟則具載于所著藥案者藏于家後有傳方技者可考焉

止菴吳府君墓表

吳氏世居吳江韭溪之上其先有諱秋淵者從虞文靖公游以文學稱里中其後族益大且厚蓋六世始得朝用以明經登鄉舉官中書舍人其父母年皆八十餘蒙　恩褒封康強逸樂而嗣續甚盛壯者克家少者奮志學業競入邑庠爲弟子員又有

登鄉舉如朝用者矣其爲族如此予忝與朝用同朝相好間嘗諗其先德曰璠愚無所知竊聞諸吾父曰凡吳氏所以有今日者汝之大父母止菴府君與翁孺人之德也汝其識之則又以其事語璠曰壬午之歲　文皇帝旌鉞渡江天下同日響應鄉人爭持鉏梃四出剽掠以殺人爲嬉而吳江尤甚然特乘之以報私怨而已里有戚吳二氏既焚死盜手殆盡時吾兄方壯長田賦恐不能自保請備之府君曰吾平生所恃者惟善耳且吾未嘗以怨遺人人奚以怨報我不爲備方出戶偵望而盜已號呼擬之府君不得已避去翁孺人遂急呼家人登舟盜至無所得益怒出兩舟追十里許及之相拒纔尋丈人人自分必死翁孺人計無所出惟默禱于神求救俄而盜所搖槳驀然皆絕因得脫去潛于洞庭山中迨事定始還適有詔撫循郡縣諸被

殺傷者得赴有司言狀所獲盜輒論死如法不俟奏報當是時
吳江群盜悉斬之長橋血流涔涔湖口盡赤或謂府君曰公怨
可報矣府君曰天幸全活我家彼蠢蠢者固於我無他特一時
相從爲亂耳其置之勿言翁孺人亦深然之其人乃得不死至
今里中某氏某氏固在皆其人之子孫也凡府君善行以不幸
早棄諸孤不及多見即有之而吾時甚幼又不克知獨此吾躳
嘗其患猶能記憶也予既得聞其事他日朝用來告曰府君之
葬無爲銘者及祔葬翁孺人而故少詹事劉文恭公銘之又逸
其事吾父每痛于心茲願得文詞顯刻墓上以自慰解且使我
後之人得以考見先德相率以仁厚爲法而克肖之也予辭不
獲則爲具書之而系之以論曰嗚呼爲善獲福此常理也世徒
見善與福或參差焉遂謂善不可恃而肆然爲惡無所忌憚觀

於吳府君於是知善之眞可爲矣蓋方群盜追及之際而府君
一家皆獲生全固足以驗其平日而事定之後曾不爲憾反舍
容以生全之視彼睚眦必酬者相去何如至是則種德益深而
食報益厚此吳氏所以有今日也歟後之人果能克肖其先則
族之大且厚者安能料其所至也哉府君諱爲字孟才止菴其
別號也以爲翁氏贅婿以永樂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四
十三翁孺人之卒則以正統己巳九月二日享年八十七子男
四人曰敏致效政政封中書舍人二女長適李琳次適張琳孫
男五人曰瓛璲瑾璠璩璠即朝用也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

文林郎融縣知縣周君墓表

融縣知縣周君以天順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卒于官舍享年六
十有三後四年爲成化改元三月二十五日旣葬于吳縣星灣

之先塋文後十七年其配孟氏卒諸孤奉以融縣丞秩滿上吏部聞喪將歸治葬乃泣告予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刻今不幸再遭吾母之喪願附書之敢以狀請按狀周之先汝人後徙管道再徙潯陽在宋有道國元公所謂濂溪先生者君之十一世祖也道國二傳曰興裔仕至和州觀察使領侍衛馬軍都虞候禦金兵于平江以力戰死賜葬常熟虞山子孫遂為吳人和州四傳為元松江監稅文英文英生江浙行省照磨南南生長洲縣儒學教諭敏敏生浦隱居教授以高壽終配錢氏為吳越武肅王之裔生君其諱綱字文叙號謹齋少從易師游卓然有志家學既長將由科第出為世用不果監察御史成規程富以經明行修交薦授融縣丞融為柳屬縣民鄙而雜以苗種素稱難治君治能因其俗而以靜厚不撓為功民安

焉初莅政政事所當行令簿或不從君必委曲開說而以誠章動之既久皆服事必咨決於君常有業舟者十八人被誣以強盜歷歲不能辯柳守檄君辯之一訊而白後其人合錢五十萬來謝卻之而去其廉明如此九載民爭挽留之時河間王忠肅公鎮兩廣疏其政蹟于　朝乞擢君知縣以慰民望從之君在任益修惠政屬歲屢歉茍寇作民流亡者不可勝數君保障有法境內獨無事民始不知陸耕作詩諭之每春夏間躬行阡陌勸課勞來不倦於是食足寇至可守縣學初在城外倡謀遷之以避寇難更立條約以教諸生遂變士習後多舉於鄉者俗好淫祀溺邪說復力禁之餘事之罷行者其惠利尤多巡撫都御史葉公特遣人持羊酒以旌其能且將薦知大府而君卒矣卒之日民悲思不已後寇難復作都御史韓公率兵士往勦而子

奎從行有功公曰是故周令之子也其諱融俗已熟特奏授縣丞奎亦有才具民安焉如君爲縣時君性孝友嘗迎養其父于官公退左右承顔無違禮父年既益高而君被留爲令不獲從之還吳也思及輒流涕平生惓惓先世建祠堂置祭器所以祀之者必于古禮是行嘗以道州宗族疏遠狀上禮部得循例復其家孟氏爲亞聖公五十六代孫宋信安郡王忠厚其遠祖而宗人府經歷宗嚴其父也賢而知書至老能勤從其夫若于居融者父無恙及還吳適以疾卒實成化十五年某月某日也享年八十有九葬以明年某月某日祔其夫兆男三人長璧廣出次即奎次參女一人適徐寬孫男四人曰欽曰鉞曰鑰曰某女三人惟周氏爲吳儒族其出而仕者雖不甚顯而世繼不絶如君爲縣又能舉其職而與民相安者幾二十年蓋儒而吏者其

政蹟固異於人也昔漢世重久任爲吏者長子孫況君又有子世其官父風緯然皆可書者乎因爲表于其墓使其子孫有以考而繼之則周氏之澤將衍于百世之遠矣

沈教授先生墓表

成化十六年蕭山沈先生以安肅教諭秩滿上吏部一時學職數十人天官考其績居先生第一遂陞南安教授命下不幸疾作以其年三月八日卒于正陽門東寓舍年六十有二先生昔訓導吾蘇寛時爲諸生游學中齋廬相屬謂寛可教也數召與講說文義諄諄懇懇輒移時不休及來京師寛往拜之怪其貌加瘠而言論則如昨可喜方欲請益然不意止此嗚呼惜哉先生諱璟字時徤自號犀牧子世爲越人宋有諱某者仕甚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先生其裔孫也曾祖諱某祖諱純一皆不仕

父諱寅監察御史母某氏先生少則勤學業從張翰林士謙游
辨難質疑不肯爲鹵莽之習及入鄉校手一卷閉戶終日人罕
見其面景泰元年中浙江鄉試明年試禮部中乙牓始授蘇州
訓導滿考陞内黃教諭丁御史公憂服除改安東丁繼母某氏
憂服除改安肅所至教人不以久倦諸生以所業進必親爲改
削爲文一主於理而措詞精緻尤號有法然不顓顓爲舉子業
也經指授者去而試于鄉輒取高第大藩知其名歲大比三以
禮聘校文得士爲多先生爲學堅確而密切書不泛讀讀必成
誦而考古求義必至通而後已寢食之外日惟以筆墨爲事動
息記注訖于終身皆可考也平生自奉甚薄凡世俗所尚莫能
動其意者尤安靜有守宗伯鄒公少與同門相好嘗欲引薦固
辭乃已好論事與人不苟合如論從祀孔子群賢譜閔損生不

顧爲黄宰沒而以其國封之爲不可又公伯寮之愬子路荀況
之言性惡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
之附倪家皆得罷聖門而靦然俎豆之間與羣賢齒殊非
朝廷崇儒重道之本意具疏將上之會疾作不果其持論正大
率類此先生娶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女也有賢行子男
五人曰銓早卒曰鑒曰鎏曰鎣曰鏊鏊嘗縣學生孫男三曰
文滂曰文濤曰文涓女二人先生初卒其鄉人汪禮部景昂旣
爲經紀其事又四月其子鎏聞訃來迎其喪歸將以明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屬其門人翰林庶吉士陳琦誌其墓矣更
以表墓之文屬之寛義不能辭也惟師道之繫於天下也重獨
怪無能重之者當先生初得南安時知郡守爲華亭張公汝弼
也賢而好文可仗以立教法成人材爲之竊喜旣不克遂志他

日則聞汝弼在郡中盡去淫祠欲興學校而求賢師不可得也噫使先生在而往教必歡然相合教法以立人材以成豈非南安士子之幸哉然則先生之沒其可惜者大矣因併識之以著其志云

樂亭知縣蔣君墓表

成化十八年正月二日樂亭知縣蔣君卒于官署其妻徐氏扶柩返葬道經京師凡與君交者行數里迎其喪而殯于城東之佛寺徐氏即使其僕來告曰吾夫不幸至是幸嘗託交執事願爲文表于墓上他日陳給事玉汝復持其父書君狀道其事甚悲予不忍視尚忍爲之執筆耶君諱廷貴字元用姓蔣氏宋有春官侍郎堂爲蘇守卒葬城西之堯峯子孫遂占籍焉其後曰逵卿生叔昂叔昂生宗韶宗韶生惟清世居吳松江之上爲長

洲大族惟清娶趙氏宋宗室周王元儼之裔孫生君初入鄉校所業已與諸生不類閒爲古詩文卒然滿紙畧不經意善治易成化辛卯舉于鄉王司楊學士得君文卷奇之遂擢冠其經戊戌登進士第觀政吏部己亥出知樂亭辛丑卒矣年止四十一君嘗失偶故武功伯徐公方擇壻得君遂妻之凡生女三人其二皆許嫁名家其一尚幼君卒後四月始生一男人以爲君幸君爲人和易寬綽與人無校其中汪汪莫能窺其際性甚孝旣卒能致其繼母鄒氏之悲可以觀其爲子也至其處昆弟朋友率過於厚鄉人皆知之不必書惟樂亭去吳中甚遠其政事有知之者乎葢君初視縣事歲適歉賦役更繁民殊不堪君具疏奏免者什六七一時民已賴之明年　朝廷有建州之役所過郡縣軍興浩穰郡守謂君必能辦此乃委督諸縣調度有法事

集而民晏然縣屬永平前令以其地僻治之率鹵莽君知其獘凡獄訟徵歛必躬勘其案牘校其量衡往往至夜分不休暇則延見耆老詢其人情察其土俗已而民間貧富強弱戶知之即有所賦役輒當其人至有爭辨者剖析如見不能欺君持己更廉亦常以此律人先時郡遣吏卒至饋遺甚豐至是無所得相與出謗詈語君處之漠然縣治後有門人出入如市得以交通僚吏行私君塞之貪者不便會君以疾作遂撼以堪輿家不利之說君曰吾身可死而門不可開也且門嘗開前令固有死者矣衆既失計更造爲飛語達于京師卒不爲動病益作而治事益力久之皆服曰此君所以愛我也君既爲縣有聲吏部侯其考最將召用而君卒矣及卒郡自守佐以下皆惜之其僚吏有哭之哀者而其民尤悲思之不忘其爲縣蓋如此夫今之登甲

科者以州縣非清貴多不樂及君領檄所知者尤以君性度竊有不勝任之憂君獨安於其職至於精敏剛明得乎上下者又如此此所謂其中莫能窺者也因書以示吾鄉里且以爲其父兄宗族之慰云

姜正術墓表

將仕佐郎嘉興府陰陽學正術姜君諱雍字堯民其先郡之灤川人也後徙漢溪曾大父瓊當元季之亂傾貲產募義兵以保鄉里衆賴以安大父齊父忠皆不仕君幼嗜學務汎覽載籍尤喜爲詩稍長勤儉謹畏才具充然父嘗長鄉賦于官出納勞甚君憂之即請曰有事服勞子職也兒雖疲薾敢以身任此年賦益完以其餘力佐治家事而事亦治也里之長老皆以能子稱之而尤爲郡守舒公所知正統末盜起于閩　朝廷命將往捕

浙東西諸郡皆率民壯以從舒謂衆可以議事者莫如君乃挈君同行一時軍中多所贊畫益平欲酬以一官即以正術薦然非君所長也君固長於治事於是事輒屬之郡並海築堤捍水功久弗成至君督工卒成之平生更廉不以官小自棄郡嘗檄驗鹽貨無敢以利汚之者今浙江按察使楊公繼宗方爲郡剛明廉潔最慎許可獨知重君則君之爲人亦可見矣久之君致其事杜門以教子孫凡數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五卒之日成化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也以其年十月九日葬于其邑林溪之原君娶張氏子一人曰滑孫三人曰阜曰學夔曰龍曾孫五人曰震霖雯霦霽於是學夔以明經登進士第謁予告曰學夔之有今日皆先大父之教也惟先大父即世五年于此不明不仁何所逃罪惟是林溪之原宜得銘文表于墓上因據其狀錄其事

授之且以慰其後人之孝思云

衛稽勳墓表

奉訓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員外郎衛君諱邦字翰之澤州周村里人而予之同年友也始予與君接即知其爲醇謹確實人久而接之屢則其所以醇謹確實者益可信予嘗歎曰使今之人皆如君澆薄之俗可變而予皆得如君者與之處豈不坦然易直而何疑慮之有而君今則已矣醇謹確實之人益衰矣習孰與變而吾孰與處其亦重可歎矣蓋數年前君嘗中風而愈及是疾再作遂瘖卒之日其二子差長者皆不在側孤寡纍然殆不能爲喪其同官相與經紀其事始克斂而殯之月餘其子寃至自其鄉將扶柩歸葬詣予涕泣以表墓請因出其所爲狀跽而進其言甚悲予不忍視也衛之先世業醫無仕者曾祖曰

文瑞祖曰景昭父曰沖沖娶梁氏生君君娶張氏生男四人長即寬次晟次顯次昌女二人孫男二人君年九歲喪父居喪如成人與其兄麟事其母孝敬甚至母孀居亦善教遣君入州學從人借書讀輒不忘竟領天順壬午鄉薦成化壬辰始登進士第觀政刑部丁母憂服除今吏部尚書尹公察君賢薦爲其屬初授稽勲主事三年考最進階以其官封其父母與妻皆爲安人又三年遂陞員外郎又一年而卒實壬寅歲十月十四日也年止四十六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山之原予固知君者表其墓亦宜乃書之曰古之仕者或有言也言則極其所思或有爲也爲則究其所欲後世蓋不能遂矣有如衛君議論不出諸口功業不顯于時群行獨處罷求人知雖然不出諸口其知識則瞭然而明不顯于時其操履則凛然而貞彼譊譊睢睢志

乎進取之徒夷考其平生亦何足稱也哉

封承德郎戶部江西司主事前濱州儒學訓導陳公墓表

成化十五年七月前山東濱州儒學訓導陳公以其子戶部主事璦三載考最蒙　恩封如其官階公時年幾九十矣既拜命以其年閏十月二十七日卒適戶部君有公事於陝右則趨歸治葬已乃來京師援例居憂而以墓表之文諉予予與君有同年之好不能辭明日因得閱公手修族譜平生所敘述亦具於後則陳氏之家世與其人皆可考見乃按而書之公諱敏字志學姓陳氏其先居陳蓋漢文範先生仲弓後也自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公之大父彥良始自陳徙居太康父景文遭元末大亂再徙於汴景文娶韓氏河東廉訪司經歷克温女生三子公其

仲也少孤母夫人守節鞠而教之永樂丁酉以開封府學生中
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乙牓授濱州儒學訓導公爲教勤而有
法士類以興未幾有妖婦唐賽兒者以邪術惑衆濱之從者亦
百餘人約先焚州城掠馬畜往據青州爲反計州適乏守倅有
密告於公者公自謂已責顧城無門可守乃夜施絙以闌出入
忽一人疾馳而來爲絙所縶獲之訊知賊已至使舉火爲内應
公急呼州人登城倉猝無兵器乃投瓦石擊退之公謂賊失利
而城下有清河必遂而奪舟頃之果然則舟已呼集南岸矣賊
知城中有人遂引去不復有窺伺意公益盡守禦策更四月不
宿於家然賊自是勢益熾連陷數城山東大擾而濱獨完無事
州人感之走詣上司請公遂攝州事適駕北巡大興繇役公出
令召衆千夫即集雖勞無怨者後　朝廷遣中官行視有司倉

庫皆以戲折被罪公以能謹出納獨免州守代至仍司學事視廟學頹圮大修葺之又先時丁祭祭器輒假之民家至是始具秩將滿俄而漢府反罪人既得以濱比近坐不告反者師生數十人悉謫戍甘州甘遠在西北鄰夷地人未知學公至從游者衆教之如在東土時久而察其子弟材多可用諷部使者奏請建儒學已而諸生連起領鄉薦皆公之門人時岳翰林正忤旨謫居更遣其子瑗往從之游而邊人益知所向學矣公素好禮不以患難廢凡冠婚喪祭一遵古制而行武冑化之至治喪不用浮屠者數家故公雖名在尺籍自巡撫重臣而下遇之必以賓師禮有詢及邊事者輒能言其利害所以補益於籌畫者尤多也公之才具蓋如此凡居甘五十餘年胸中浩然不戚戚於廢弃獨族屬墳墓之思未嘗一日而忘於懷痛其母以憂患卒

於濱葬具簡畧不遠數千里至其地改葬之以族人散處爲之譜圖以示子孫使知其所自出其惇本爲孝又如此則豈特其才具可稱而已因竊論公少居學職若無所施爲於世一旦遇變故遂能完一州之民其德亦厚矣然卒被罷去使人不能不疑乎報德之差至其後也身見其子登科第列官于 朝而以高壽榮被封典若天固延其年以待者則報德之理固在孰謂天道果不可信哉公既卒以道遠不能反葬于汴乃以卒之某年某月二十一日葬于甘城南原子孫於是世守之而甘之有陳自公始也公娶李氏繼娶黃氏金氏而金氏以生瑗貴贈安人子男五人曰玘曰玹曰珣李所出也曰璪黃所出也其季即瑗也玘玹皆卒女二適嚴震劉玘孫男六人玘之子曰宗曰宇璪之子曰思永思某思敬珣之子曰思恭孫女六人曾孫男一

人是爲表

樵隱翁墓表

吳江之東十里有龎山湖湖之東龎氏居之誌曰山以龎氏而名爾龎氏之先有曰千二公者自河南從宋南渡至蘇州遂爲吳江人翁諱友諒字彥孚曾大父福一大父壽之俱以高年終父子安善士也母朱氏翁生旣壯敦孝友之行父歿竭力事其母務適志意佐其兄友直治家家益振及掌鄉稅稅無不給者後其家以富民起實　京師即代其兄以往已而念其母不置具疏陳情遂得歸士大夫作天錫歸養詩以贈之而翰林張公士謙寔序其首歸十年母歿時翁年亦高矣居喪致哀人以爲難性剛直而慈厚鄉人有忿爭必能分辨其窮乏者亦多周者給之不吝治家嚴肅子孫遵行其訓無敢違者縣大夫歲行鄉

飲禮翁必預景泰間吳中大飢　朝廷初行勸分之令翁出粟若干石獲受仕者冠服以榮其身既老曰吾志不在是也乃自號樵隱以見志其年八十有四無疾而終預相地于甘泉里治生壙搆屋于旁守之仍置田百畝以供祀事其明遠又如此至是葬其地焉翁生于永樂己丑正月二十日卒于弘治壬子三月十一日葬以乙卯十二月二十四日娶鈕氏先卒子男二人曰鑑曰鏞皆義官女二適丁參成讓孫男五人曰瀚曰浤曰濟曰激曰漢女八適吳森沈濬凌溥顧紳范承憲錢文吳洵練元良曾孫男四人曰傳宗曰繼祖曰紹宗曰紹裔女三人鑑鏞既治葬事來謁拜曰惟先大父之葬辱故國子祭酒李忠文公表其墓今不幸有先人之喪敢介友人朱君性甫以請期必得一言以刻墓上予重其意乃據事狀叙之系之以詞曰

湖之水兮漣漣納衆流兮灌良田繄斯人兮衍世澤與湖水兮不涸以息嘅鹿門之既遠兮出有後人不遺以危兮子孫益振享高年兮樂吾眞葬必于鄉兮在湖之濆湖有山兮鬱數里之在望表幽墟兮庶斯人之不忘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二

墓表一十首

杜東原先生墓表

先生諱瓊字用嘉姓杜氏蘇之吳縣人以成化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卒葬既十年其里諸生吳寬始克表其墓曰先生今世之隱君子也學不在於爲文而已行修家庭而倫理藹然以厚教不止於授徒而已化及鄉閭而風旨超然以高色清而夷凡賢愚不齊之人皆可與語然爲塾師以其僕一言之慢即日歸家而不可留其守道也甚介行和而易凡嶢絕難繼之事有所不爲然毋病醫藥弗愈則刲股作糜以進其爲孝也甚烈姊老而敬事之不衰有類於燎鬚師没而哀慕之無替必爲之制服孩提不苟取故囊無不義之物白首猶慎交故坐有必端之友至

於地侵於鄰而不爭金盜於僕而不問又其事之瑣瑣者蓋當宣德正統間天下承平求賢詔下士之有一行一藝者皆得薦于守令先生顧以母老力辭守令問知其所欲也卒用旌其母之節而不敢強其仕遂以隱終身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先生其近之故東海徐太史以中行之士與之者以此則先生不謂之君子哉惟昔東漢之世仕者固不暇論矣若危言激論以貶人刺世者每不得全其身至深藏遠引而食力養親者亦足以遂其志故郭泰雖賢於范滂不免近於俠周燮君亞於黃憲終不失於高後之論先生者其必有以識之矣先生得宋朱長文樂圃而家其旁自號東原吳人因稱東原先生卒年七十有九三子能世其儒業其登鄉貢者曰啓寬辱先生愛慨先生之沒而不可作也用表其墓且以慰吳人之思云爾

太醫院御醫劉公墓表

公諱毓字德美姓劉氏其先金陵人也高祖季德遷于蘇州始爲長洲人季德生翰卿翰卿生公威公威生弘遠弘遠生公公生甫一月而孤母徐氏抱公鞠于外家以長初從徐姓徐故居藥爲業凡本草所載公少已習知迨長母擇業以授獨謂醫可教也遣之從學盛御醫啓東盛之醫出王仲光韓復陽而二家又本朱丹溪其醫所從來既正公學之更勤歲久涵蓄精贍出以治疾率中其法愼攻擊以培養本原爲主有言其奏功若緩者不爲改曰吾之得於師者如此然人竟獲生至不可生者他醫見其勢未劇方投藥而公已憂形于色曰此則吾所不能治者也已而果然公性和平謙厚未嘗以危言恐人而規利亦未嘗以奇見自負而邀名故人皆服其德以爲不可及公自少恬

淡不慕仕進一日 朝廷下吳中悉起諸名醫公當行適歲且暮有司趣上道不得已衝冒風雪至京衆不任勞苦咸嗟歎時公年已高亦不戚戚也既入太醫院爲醫士尋選入御藥房時稱得人 憲宗純皇帝方在位俄命諸醫用藥公蔽于人不得薦用薦用者藥不效始以公名上乃得召見已而 聖躬獲安自是 上因識其狀貌將官之竟爲人蔽不果後其人以罪去始授御醫三年考最賜敕進階又六年公自顧年益高曰布衣終身吾志也今既得官且老矣可以止足矣況後輩林立尚可與之爭進耶遂上疏乞休致同列知其志不欲仕故尼之疏再上堅臥不起卒得旨而歸他日 上復思之顧左右問故白髮老人安在耶其得乎 上者如此又二年以疾卒實弘治戊申六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公氣貌淸雅語音琅

然治家儉而中度論事正而近情接人和而莊詳而無僞平生事母甚孝以母少則守志教之成立作堂奉之表曰慈節至以名其子以示不忘好讀書謂惟此爲有益也因以益齋自號士大夫重其爲人皆以益齋先生稱之嘗買田里中築室曰景陶杖屨往來情與感發往往託之賦詠云配蘇氏子男三人曰慈能傳其業後一月卒曰節府學生曰奉先卒女二人長適張翼次尚幼孫男四人曰祖徵曰某曰某曰某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初公以先世葬吳縣鴈蕩村頗隘取客土築之今僅容其棺曰吾忍去此而他葬乎至是節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公既有志其墓者乃復請予表之予與公有斯文之好公之歸吳每懷思之而賢智其人不已葢自　今上改元大舉黜陟之典凡以醫仕者多見裁抑人始羡公乞身之早莫不高之夫好進之徒

無所不至然其後鮮有不敗者惟公栁以守己之堅故進之則遲及既進矣其中實有不樂者此其終見事之明而退之亦速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公既有焉則以公爲醫師者豈非知之淺者乎夫出處大節世多未善者是以取而表之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巳院判卒于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巳者咨嗟之聲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問知原巳爲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母竟不及行而卒於是其友李肖伯爲治殮具後五日子堉陳鍵扶柩至家又七月將葬于吳縣沙涇村以宜有文表其墓也陳玉汝則請於予嗚呼予與原巳有交親之好非淺其文豈待請耶第有不忍爲者然度原巳望我者在此乃卒書之原巳

初名經更名京後又更名庚號菊田幼即穎異從塾師學書落筆有法而詩則得于舅氏閭丘賓用之教爲多迨長益好學每夜五鼓輒起誦習居諸生中如無能人及見其述作知其所蓄充然也家本業醫不欲以醫名然醫亦無所不通又閭巷之士爭爲舉子業多取科第顧獨向古學殊無羨慕意益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於世無可泯焉一日太醫院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丘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乞入學就弟子列冀免不可得被迫遣上京人知其爲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禁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益老無兄弟侍養悲思無已適南京缺掌院事者衆推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壞醫徒散逸空廨數間而已原已慨然欲復舊規修葺一新藥

餌畢具初其下習爲縱弛多怨言旣久見其無私始皆歎服無敢弗執役者原己爲人愼密淸雅狀貌癯然視之如懦夫中實剛介不隨其擢居南京官亦美矣一旦意有不樂卽欲引去人力勸之而止平生動作不苟雖簡札細事未嘗草率性喜爲詩與知己者酒間賦詠終夕不倦其摘抉古事敘述人情平實深秀語多絕俗每爲詞林諸公稱賞其自處歉然不以爲能也然與之交者則慕其賢非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旣爲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必謹不取奇效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爲能周之先鄢陵人也從宋南遷有爲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爲吳人自宋歷元代爲醫官高祖曰繼周　國初光澤縣學訓導曾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昂尤深於醫父南承其業而名益著以原己貴封院判母閻丘氏封安人原己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

寺丞顧本女贈封竝安人一女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嗚呼世未有不死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葢非特以不壽以無子之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夭亦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衰相視煢煢則生者旣無所託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於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彰于世身没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葢繫乎天者無如之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葬于是者尚相與護其墓也哉

素菴錢府君墓表

浙西有錢氏莫盛於海虞葢多出吳越國王之裔然其間以詩書孝義藹然聞望久而不衰者則莫盛於昆湖之族也在宋旣多顯人至元有曰希祖仕爲玉山縣學教諭生諱甦者爲人學

博氣豪宕　國初以布衣上疏論星變　高皇帝嘉之因命撰祭元紉主文稱旨欲留用竟辭歸以全其身人稱謙齋先生其仲子中得娶趙氏宋宗室後是爲府君考妣也府君諱完字汝周别號素菴少孤能守先業與弟公達恊力治家家益拓以大事母視其意所在即承順無違其外祖母既老而舅氏時中更喪明母竊憂之遂迎養于家以終天年而時中有子復爲買田築室居之每念世父迪少即代父死于法而無後以傳曰凡吾子孫所以有今日者以大父之幸存也特買田百畝俾後人祀之勿忘其罷局深濬果毅多籌畧郡縣推長田賦事既克舉民不告勞以地瀕湖數遭水患嘗募民築堤捍之數年皆成腴田坐享其利故自守令而下有事輒謀之府君而名譽益起里有爭訟者往往就質固有越竟而至者矣好爲義事故都憲恩

菴吳先生小學集解成謂是書有補於世甚大亟命工刻之蘇守金華朱公方創社學郡中歲出米三十斛以助子弟之費其餘鄰里親戚之家貧窶患難所以周給之者尤多叅又嘗輸財助邊得賜仕者冠服以榮其身云府君娶王氏子男五人曰昌封監察御史曰曄浙江都司經歷曰昉曰昇曰昆鄉貢進士女四人適王震秦櫕張汝嘉夏偉孫男十一人曰承德監察御史曰承芳曰承恩曰承美曰承源曰承惠曰承憲曰承意曰承緒曰承智曰承顏曾孫男二人曰稑曰秬府君卒以景泰庚午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九以明年三月三日葬于虞山先塋時既有銘其墓者矣後三十六年爲成化丙午御史君奉父命請予表于墓上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海虞繁雄之地乎如府君之爲人行義足以庇乎里閭而無不懷才諝足以動

平郡縣而無不信雖謂一鄉之善士可也蓋其先世孝義之澤如此獨惜其終於田間不少見用於世而後人科第仕宦方顯於時卓然爲昆湖之族非府君有以遺之乎吾是以表之

耕隱翁墓表

翁姓徐氏其先長洲人也　國初徙實南京永樂間從　駕再徙北而還鄉故今又爲吳縣人翁初諱某更韋有賢字元僅少值父母俱喪與其伯兄松菴府君其仲天全先生相友愛以天全起甲科爲儒臣曰吾可不求仕也遂以家業自任方還鄉盡力築室以居既完而隘悉讓其兄乃即其後隙地別築焉當是時翁衣食尚未足始往來湖湘間服賈久之不復出則買田課耕日與農夫同其勞苦不恤也因自稱耕隱翁及所蓄既厚然未嘗後用以改其初而時出所有以周給人後更應　詔輸粟

助邊得授承事郎以榮終身翁貌清癯雙目炯然性多能尤善鑒古器物與人處和易可親晚節益脫畧世事頗好散誕居田野間或經月不冠賓客至輙陳尊俎歌古調以樂之脩然物外人也其生永樂庚寅二月二十七日卒于弘治己酉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曾祖文禎祖子復父孟聲俱以仲兄貴前贈武功伯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俱贈夫人翁配高氏有內助功子男二人曰世英娶王氏曰世傑先卒娶張氏女一人適楊繡孫男五人曰美中曰美德府學生曰美輝曰美恩曰美質女四人適湯傳柳介蔣煒其一未行曾孫男一人曰亨衢女六人初翁預治葬穴於吳城西珍珠塢書來請記予未暇作及是翁卒其子世英復以書來曰不幸先人至此柰今葬有日惟表墓宜有文願述之以終先志予與徐有姻好知翁爲人之賢他

事雖不書可也獨得其一可書者方天全仕于朝以天順初功至封伯爵貴顯已極一時所與同功者率乘勢引援人雖廝役倚以得官翁時侍其兄居京師何所不得顧閉門退縮竊以為憂而天全竟為同功者所誣陷已而其人事敗而死則天全自謫所賜歸矣彼冒功得官者皆從之被黜而翁則無事也蓋兄弟徜徉鄉里相聚而樂者數年識者並賢智之此固翁之所為可表者而事狀之所不及者歟

江西安仁縣知縣致仕謝君墓表

江西安仁縣致仕謝君卒以弘治元年正月四日已而其配金孺人亦卒則三月十九日也其孤麒等既擇明年八月二十六日合葬于長洲縣陳公鄉奉字圍之原使人北來奉狀求表其墓蓋以予與君之父故爾君姓謝氏諱縉字朝用別號履菴世

爲長洲人曾祖子華祖貴宗父思信思信娶同里姑氏生君君少從里師學在諸生中頴異不群稍長出游江湖間或勸之曰子尚可學也始悟而歸謁見郡守況公遂補郡學弟子員治易甚勤顧屢舉于鄉不偶始貢入胄監居數年授安仁知縣至則先舉廢政數條而尤以興學校爲事士有文行者輒優禮之吏作彌高亭示人以向道之意先哲李侯奮邑人也取其遺稿板刻以行一時文化流行諸生感慕多所成就君爲政尚忠厚不以聲色立威然民亦不敢違令邑有宿逋召民諭之使輸不施搒掠未幾相率擔負而至　國賦遂完又嘗歲旱齋沐禱于神祠翼日大雨沾足邑人以君積誠所感翕然形諸歌詠蓋居官凡四年民方愛之而致仕歸矣君素孝友初之官奉其母行或以母老沮之曰吾所爲欲得祿者正爲養親計耳今既得之而

弃其親何以盡吾心哉卒奉以行所以養之者甚厚待選吏部時適值歲侵蹶足食養民九事上于　朝多見施行而客居頗久舍館蕭然客無慍色袁錦衣彬知其賢禮請爲塾師袁雖貴傾一時未嘗藉其聲勢以取利也平生舉止端重步趨不亂而言詞清婉如恐傷人作書師歐陽率更楷正有法其運筆安閒雖累千字不誤卒時年六十九金孺人爲同里諱得誠者之女性婉娩以勤愼儉約治内卒年七十二子男三人曰麒曰麟曰𪊨麟長洲學生𪊨早卒女四人計鏞王澳滕澤陳觀其壻也孫男四人曰同仁曰同義曰同禮曰同智女三人惟古之長民者不以法制爲急故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又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是也如鄭子産所謂猛者竊恐其矯當時縱弛之弊故爲是言不然猛豈平易愷悌之說乎予聞君之治民炯炯然視之

猶子甚得父母之道使久任之其政必有可觀惜乎旣去不盡所施至是不幸且沒矣故因表墓之請乃著君爲政如此以爲纍戾者之愧云

隱士徐靜菴墓表

徐之先爲婺之桐山人後徙吳之洞庭山遂爲邑著姓自其先好延郡中儒者爲塾師以教子弟惟其重文雅凡四方名士游其門者不絕靜菴自爲童子得於薰染者旣多故其學識廣而甚遠又洞庭在太湖上巖壑奇麗林木茂密爲天下極勝處靜菴上下登臨殆無虛日平生得於娛玩者旣熟故其思致美而甚清發而爲詩縟麗鮮新語皆可誦若西蜀晏鐸海昌蘇平輩一時所謂詩人也靜菴與之倡和偃然不相下歲久積成卷帙故劉文恭公實序之靜菴諱震字德重靜菴其自號也爲人不

獨以詩名其尊重不苟自守介然郡大夫歲行鄉飲禮雖屢請不赴也與人交情誼周至然非其人輒謝絶之篤於教子不令就生業以損其志常曰金帛之豐愈於學問之積耶家故有厚産不喜自奉嘗斥以周貧乏有鬻田者必過與之直或以屋售後念其露居竟還之其直不復索蓋其德之厚如此靜菴既老掃一室左圖右史日靜坐顧神不預世事如是者幾二十年以弘治三年閏九月初三日卒享年七十九配郭氏繼顧氏子男四人曰淮灤濂潮孫男十人曰輅鳳麟軾鵾鸞隼餘未名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明年葬于某處淮等既求王諭德濟之銘其墓復求予文表之蓋往歲予嘗訪濟之於湖上登高以望所謂洞庭者蒼翠深秀宛然在目且聞其中多隱君子以吟詠自樂謂異日往游其地必將訪之如靜菴眞其人已而

今何遽卒耶豈其年已高固不可得而待耶若其詩或傳至京師嘗畧讀數篇未暇深究而徒想其風致於湖山之間以表其隱操如此知靜菴者其亦以予言爲然乎

明故奉議大夫順天府治中顧公墓表

順天府治中顧公以天順六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官後三十年其配亢宜人卒其子大理寺右少卿佐居憂于家適其子伯謙赴試禮部俾來告曰先宜人之葬既得今學士長沙李公銘其墓矣顧治中府君雖亦有銘之者然無文刻于墓上以表揚先德佐之不孝也惟吾同年太常董公有狀幸念鄉曲之好卒書之予曰唯唯顧之先爲吳著姓當　國初以臨淮兵荒之餘詔徙民實其地而吳產爲多故公之大父彥阜始自吳江徙居其地故今爲臨淮人公諱震字啓元少游邑學治易有聲舉于鄉

纍詘竟以貢入胄監久之授石屏知州石屏隸雲南民夷雜居
最號難治公治以簡靜又以恩信結之其下化服俄以艱去服
除改湖廣之安陸益以平恕皆樂親附境內患盜掩捕所獲不
即用法必諭遣之已而無復犯者居數年學校以修刑獄以清
至倉廩實而凶荒有備巡撫大臣以公政績上于 朝請加旌
異遂蒙進階并贈其父時傑奉直大夫安陸州知州母駱氏宜
人秩滿將去民攀留號泣作去思碑其得乎民如此於是吏部
知公名特擢順天府治中食四品祿時屬縣永清隄決耍兒渡
役夫至數萬久不能塞工部尚書趙公謂公可用奏委之公調
度有法不踰月而功成又宫租累歲爲豪猾侵匿見役里胥不
勝追徵之苦公究其弊租足而民亦安蓋公居官臨事不避難
而尤以忠誠待人故所至皆有政績可頌故王 忠肅公方在吏

部將超用公而公未老已欲引去未幾遂以疾卒矣享年五十七公和易寬厚與物無競而自持不苟凡歷官二十餘年囊無遺貲卒之日僅足棺斂而已初娶殷氏早卒繼即亢氏並封宜人方公之官雲南時亢宜人以舅姑老而路遠不能就養請留侍于家旦暮孝敬備至俾公得盡心官事公性好施所得祿俸屢用以賙宗族宜人略無難色及其子佐嘗自刑部郎中出知河間就養于官僚佐諸妻皆來爲壽宜人正色斥之曰汝爲少婦安得至吾家耶皆愧服而去其卒年八十六子男一即佐孫男四伯謙鄉貢進士次伯諧次詰次識女一曾孫女一惟古之爲善者恩德及于一鄉一里其家必興其子孫必盛益報施之道當然耳至于循吏所以興且盛者尤甚益其恩德之所及者尤廣不止于鄉里故耳予於治中公不之識獨觀大理君以淸

才雅操起爲法官而伯謙益好學有文行將取甲科而起前人恩德不於此而驗乎故書以刻之

明故江西廣信府儒學訓導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

公諱巘字汝瓚號抑齋姓孫氏其先杞人也元季曾大父伯瑛官江浙錄事司兵亂不歸遂家華亭大父仲恭父士達俱不仕公早孤事母沈氏盡孝稍長入郡學時蕭山魏文靖公分教于松愛公勤苦親以書授宣德乙卯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職以母老慨然不辭遂授廣信訓導而奉其母以行時學政久廢公至嚴條約勤訓誨士類大興當鄉飲酒有貢士坐不以序斥之使下其人銜之後爲考功郎適公秩滿赴部必欲修怨而公以丁母憂免服除不出人勸之曰向吾所以仕者爲

養母訃今復何爲乃閉戶教其二子蕃衍鄉人有盡禮延爲塾師者輒亦往赴益專以授徒爲事者二十年及衍擢進士第守深州公就養于官數以善政戒飭嘗大書其室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愼以免過惠以得民人以爲得居官之要衍用其教竟稱賢守成化巳酉九月二十日公以疾卒享年七十九衍奉柩歸葬于鄉之蟠龍原合其母任氏兆公爲人坦夷簡亮不立城府於利尤無所好平生作書有法晚喜爲詩有可笑集藏于家任氏出儒官家爲福建參政勉之女母曰姚宜人性貞靜且孝事姑不違其志相夫治家能居貧守約子女婚嫁皆不失時尤通書史數援引以教其子亦善作書卒以成化辛卯十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子男二人即蕃衍女二人適張朋焦簡孫男四人雍睦承德承恩女三衍後以治行著 召爲南京兵部員外郎

三年以考績來告予曰先父母之葬衍忍哀自志其墓矣而墓上之文未刻乞書之言已其容甚戚及出其志文以示其詞尤悲予不忍讀也予謝曰子免喪久矣能不忘乎哀如此其將何以慰之於是衍考最蒙　恩贈其父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母爲宜人乃畧述其事行而特書其恩典報之曰此可以刻于墓矣子之哀亦可以少釋矣

明故蘭州同知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錢君墓表

君諱和字用之姓錢氏元季高祖德以兵亂自桐鄉徙華亭因家焉曾祖實尚義任俠祖復喜讀書而於中庸尤精人稱錢中庸父昌娶同縣范氏生君少入郡學爲諸生所推許作文務雄麗視進士第若不足取成化戊子登鄉舉屢試春闈不偶其後子福亦預試歎曰吾尚與兒子輩爭得失於塲屋間耶即赴吏

部乞一官始得蘭州同知蘭隷雲南在萬里外人爲君不堪慨然就行居三年子福春闈廷試皆第一君聞之復歎曰兒子輩得禄可以養我矣尚復奔馳緇徼以從仕耶即乞一公幹入京師復赴吏部乞致仕竟歸時年五十二耳葢又三年受 敕封如子官而卒君初貧弱喪其父能極力營葬事毋尤孝性剛直少容出見里人爲不義事輙忿形于色及聞毋召急趍命其容怡然也方去蘭州人謂夷方當不必拘文法以治有羅知州者與麗江木守以世官結婚上下相倚肆爲貪虐君繩之急羅不堪乃啗以利君正色曰 天子務綏遠人正念汝俗恬殺人命我參佐州事以鈐制汝顧從汝欲耶羅知計不行欲挾木傷之君以詩投木木感動曰文士也不可君嘗催課自正供外不多取一毫羣夷德之浸聞于藩臬於是方參政憲林副使俊爭

委以他州事及攝縣賦足獄平事率以治鄉人曹僉事時中慮君卒爲州長所陷令署黑鹽井提舉司以避遠之曰此亦以利啗耶君至諭父老曰弊可除者幸毋我隱苟以賄及吾門者必罪先是井以潦乏鹽自君涖事歲課溢盈君之居官蓋如此第不及久任人多情之自君致仕與鄉里諸老月一會飲必至醉乃已醉輒歌呼以樂或規其放者笑曰是非若所知他日醉如故蓋君以群聚或及里閈官府短長故一託之酒以自全云其處世又如此君娶陸氏封孺人子男二長即福翰林院修撰次祚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徐翺次適太學生胡亨孫男一元女一子與君有斯文之契久矣福於是以表墓之文來屬蓋君居官有治績然在遠州知之者少及其居鄉曠達混于流俗其意之所在人亦知之者乎至其平日能教其子取高科列清貫以

文學知名于世所以出於君之教者其事甚顯人則無不知者夫惟知之故其事可畧其所不知者則不可不詳也君其生卒歲月與夫葬地見於李學士賔之誌者畧不著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二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三

墓表一十一首

劉氏新塋表

長洲劉氏世葬邑之武丘鄉歲久族人益繁其地隘始不能容於是承事君介之與其配汪氏相繼卒距其一里曰袁巷始爲新塋而合葬之葬之日寔弘治七年八月九日也君諱濟介之其字號澹菴其先蓋汴人有爲黃州統領者從宋徙建康至元榷茶提領鍾山再徙長洲提領生處士元善處士生　國初沛縣儒學教諭德讓教諭生贈中書舍人仲輿中書生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鉉文恭四子伯曰澄叔曰冰皆早世仲曰瀚登進士第歷仕大理寺丞以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其季即君君以宣德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京師私第六

歲喪母夫人某氏稍長向學後以父兄俱仕于　朝獨任家事已能服勞其出入用度善計量有無人稱有幹蠱才又能以勤儉自守所積既厚益不妄費其容止俊爽及居鄉里遇長上尤知禮遜人所以稱之者不徒治家而已平生雖事廢舉然教其子必業儒以繼家世竟有登鄉貢者以嘗輸粟助有司賑飢獲授仕服故稱承事君者其官階也卒以弘治六年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四元配王氏繼即汪氏諱守貞出唐越國公華後爲翰林檢討某之孫光祿署丞晉之女少歸于劉能執婦道以勤儉助其夫慈惠及其下自舅姑以下皆賢之先君一年以九月二十四日卒享年若干歲子男五人長曰橋早喪次曰梓曰桐曰榮曰栩桐貢士梓栩以輸粟榮以書藝俱授仕服女三人適韓勳黃經顧巖孫男五人庶點默休其女六人劉氏在吳中爲

衣冠舊族至文恭公以奥學篤行爲　天子近臣憲副君復
起自甲科爲良法吏族人仕者尚累累自之家門之盛亦鮮及
矣他人爲子弟而無過者有幾如承事君雖不出而仕然能保
其家業不墜而益盛他人又有幾耶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君其免乎此矣於是梓等奉賀憲副澤民之狀請文刻于石乃
書以爲劉氏新塋表云

怡隱處士墓表

處士姓華氏世家無錫爲江南望族其先自宋元而上見於前
人之紀載者已備曾祖幼武有詩名祖悰韡考仲諄皆有隱德
鄉稱長者仲諄娶顧氏生五丈夫子其三爲處士諱宗壽字思
源怡隱其號也家故多田富甲邑中至　國初悉散所積以免
禍後仲諄再造其家能不自逸率其子　若孫躬耕田間家復裕

諸子既應酬于外處士居家更助其父爲義事歲免私租若干斛不惟水旱而已又數推所入以周貧乏景泰間米價貴里人爭仰食其家顧所蓄不足即發藏金糴以繼之諸閈糴者感愧遂無乘時以徼利者先時其父誤坐法被繫刑曹伯兄思濟偕走闕下陳冤狀適染疫病臥寓舍危甚處士日籲天泣禱思濟竟起而父冤亦雪後父以天年終諸兄弟始異居所以扶持孱弱排解怨爭者惟處士是賴處士身履儉德服食不求華美中既愼密尤有雅量犯者輒能容之其人往往愧服亦以長者稱云配鄒氏子男二人曰守吉守慶皆厥出女五人適惠洪鄒翰徐益錢祚蔡觀孫男六人曰燁煥燦煇炫勳燁燦俱以輸粟授散官女六人曾孫男七人曰謹誥謨餘未名玄孫一人女一人處士以天順六年九月十四日卒享年六十三是年之冬梟

葬于其鄉椿桂山先塋之次而故張憲副節之爲之銘矣至是守吉復恨未有表墓者託其友夏御史德乾具行實來請益自處士之卒至今三十餘年矣門閭盛而愈高產業積而加厚其所從來者雖遠然非處士能繼其德何以致此今守吉兄弟既似其前人其後可見者又及三世使繼其德不已華氏之澤其有窮乎夫發揚先德固孝子之意而垂示後嗣又其意之深者故書以遺之

盛雪溪墓表

弘治八年六月十二日雪溪盛君卒享年六十七初君嘗觸熱過吳中予視其貌若瘁然謂老者當爾後數日訃至爲之驚悼於是其孤虞等卜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七日乃來求予文刻于墓上予素善虞而識君亦久知其所以爲子弟及待宗族處鄉

黨之事而福建布政使陳公朝用又君之知友也狀其事尤詳乃爲書之君諱願字時正姓盛氏雪溪自號也世爲常之無錫人當其少時父文珪客游嶺南盡以家事委君君治之甚優人不知其父之遠去也後其兄時望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君即遣人迎其父歸曰奉養之具幸已麤給可勿勞于外矣數治具速故舊親侍杖屨于泉石間以樂之已而其兄以言事忤旨出知東鹿君馳書慰之曰兄所爲者古人直道之事當益盡職爲天子牧民仍歲致米物以爲祿俸之助其兄安之治績卓異以循吏稱于時屢遷至陝西布政使再擢刑部侍郎君益思念不遠數千里兩往省視且留其子虞旦暮承奉于旁及其兄以都御史巡撫山東得致仕之請君即後圃作方塘書院日奉以宴游其間其所以爲子弟者蓋如此平生待子姪輩恩意平均女

兄及其弟婦皆孀居周卹備至推及他人為義事不一人有善
尤喜稱道其不善而相犯者亦能容忍襟度暢達客至飲噱終
日有召之者即往必盡歡乃已其所以待宗族處鄉黨者蓋如
此自君治家田疇益廣室廬益完若與時之人不能忘情於殖
產者然其高情逸韻與邑中文士登臨歌詠不以富貴為樂則
非人所能及也君之祖子實與其父文珪俱以其兄貴贈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娶馮氏先卒子男
二長即虞禮部鑄印局冠帶儒士娶張氏次夔國子生娶卞氏
女二適過鑑楊乾孫男一銓女四許適楊旦陳鸑華泰其二尚
幼在成化初邑人飢朝廷行勸分之令君初輸粟授承事郎以
榮其身比歲飢益甚有詔輸粟千石者視軍功授官君慨然發
廩得授蘇州衛指揮使其亦可謂榮矣然士大夫稱之必曰盛

雪溪而不以官葢著其隱操也故作盛雪溪墓表以從鄉人之言以順孝子之情云

梅友處士墓表

成化丁未　恩詔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者錫以冠帶榮之於是梅友處士新安程彥彬甫年八十二矣即日拜賜于家鄉里以處士善人宜受殊典不徒高年而已者相與稱賀不絕明年改元弘治乃六月十日處士無疾而卒則又相與哭之皆曰善人亾矣諸孤穆宗等卜明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休寧縣黃尖嶺之麓既畢事相向而泣曰吾程氏世有名文以紀載先德有如先府君之爲人可使没而不傳乎其季景宗乃自爲狀圖其事俄以疾繼卒後八年景宗之姪慶其與其子慶琉痛其先志之未遂不遠千里趨吳中謁予言之故持狀泣拜哀動坐客予枌

辭之竟諾之然亦有所未暇也居數月則慶玩再趨而至以請予感其孝卒忍拂其情耶程氏世爲新安人出梁將軍忠壯公後處士之族居富溪在宋有曰卓者爲本州學正曰驤中文武兩科爲中書舍人驤有風節子孫以儒雅相繼鄉里至今以舍人稱其門其後曰存生僖僖生齊齊娶商山吳文肅公孫女生處士其諱尚賢字彥彬自號梅友以純雅曠達重於鄉議而志古好文汲汲如不及然未嘗爲矯俗要譽之事蓋程氏嘗十世同居處士力欲復之經營會計惓惓不忘先世有葬他郡者歲久已失訪求得之立石以識宗人今太常卿克勤作統宗譜貽範集率其昆仲所以助成之者甚力一日家人不戒于火閱誥牒猶存餘無所問其於先世益如此嘗扁其齋居曰崇本以自志平居無他嗜好惟以敦行孝友爲事以禮正家其容貌端莊

儼如賓祭子孫侍立肅如也故雖鄉人無敢慢易者俗多尚氣而喜爭每深鄙之曰公門無一字此吾家法也子孫好學者則奬進之既老猶日課其學業不倦平生手錄古人遺文至三百餘卷所編次有富溪程氏族譜十五卷鄉約一卷流芳集十卷林泉風月亭集一卷泉石齋集三卷諸墓下頌一卷其所自著曰崇本齋稿者又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故家少處士一歲孝而克相子男七人振宗早卒播宗憮宗爲伯父後亦卒穆宗匡宗碩宗景宗女四人適汪康吳若鴻范顯護蓄智相孫男十三人慶璋慶琪慶璨先卒慶瑰慶珠慶琰慶琉慶璣慶玕慶琇慶瑩慶班女十三人適吳世珉畢芸生吳鎣黃怡品孫式孫巖汪太弘黃瓊餘未行曾孫男六人侃佯傑倫儼佳女一狀所載處士事行甚夥葢景宗之孝惟恐其父之美或遺耳予既

取而書之而未敢必人之吾信也然狀謂處士初從竹墅吳君游稱其博雅謹厚有前烈風晚與參議方公鈍齋蘇公相友善方歎其學行如是不沾一命而老鄉校蘇贊其行高益謹文老益工有古君子風度三人於處士有交親之契其所許與必當人其有不信也乎故復取以表之以慰其子孫之孝思云

明故中書舍人王君墓表

成化五年寬游南京得友一人焉曰王君允達其諱汶義烏人也王氏自宋以來號為儒家五世祖炎澤得朱呂道學之傳婺人謂之南稜先生曾祖禕在　國初以文學事　太祖高皇帝為翰林待制使雲南執節死義追贈學士諡忠文祖紳國子監博士考稌隱居授徒門人私謚孝莊先生後贈中書舍人母李氏贈孺人允達生稟特異志向甚端少孤思繼家學極其勤

苦家素貧能守道自樂挺然無所降屈好古執禮篤行實踐不欲以文士名然操筆爲詞章豐蔚可誦亦無忝其家旣壯從鄉校貢上禮部卒以春秋登鄉舉遂擢進士第居京師癯然靜退猶寒士也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遇事持正同官憚之居三載見有非其道進者稱疾而歸今上之初用賢圖治或薦允達可起而用部符下允達初不欲行郡縣與鄉人迫強之道病甚曰吾決不能仕矣然獲至京師與故舊一見以死無恨未至五十里竟卒年五十七允達純孝人也自忠文公之死博士君痛恨食不忍兼味孝莊如之至允達已三世猶不忍改以忠文公宜廟食死所遺書巡撫大臣爲奏請于　朝始秩于祀典又忠文公有續大事記在蜀藩得板刻行世亦其志也居家作祠堂置祭田凡所行禮參酌其宜其

教人有法出其門者輙有可觀至所與交皆一世名賢於情意最篤也其不賢者則疾之往往面斥其過使無所容蓋其為人若隘而才則通處世若迂而行甚直使其見於用則功必加於人澤必下於世顧僅以行義屬乎一鄉一邑之間知允達者蓋深惜之其娶俞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二長俯縣學生次仰女三長適貢士許塤次適龔澂一尚幼允達卒時為弘治二年十月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六日今祭酒謝公既為之銘寬宜表其墓上以良友之不可復得也蓋久而不能成文抑允達之賢人知之不必書惟其有不可及者則不可以不書也嘗聞謝公言往年自台州往訪允達鄉人無少長賢不肖聞其名皆唯而立其學者即其所居皆稱之曰齊山先生至不敢斥其姓又聞其友馬谷曰允達沒門人迎柩于數百里之外將至親友又行

數十里迎哭皆盡哀又各爲位而哭于家盖百數十人及其家長幼僮僕皆疏食如喪父母嗚呼允達之得此於人者其必有道矣故書以表之

明故江西上猶縣知縣鄭君墓表

君諱𤩽字仕信姓鄭氏世爲浦江人自其先沖素處士綺合族而居至君爲十一世曾大父得金華府稅課使大父棟父旭皆不仕鄭氏世稱義門家範甚整然亦久矣君少入縣學爲弟子能不失禮度稱義門子弟累試于鄉不偶循歲貢例入南京國學祭酒而下知其所出皆優待之而君亦自重凡諸生始入學必相出錢餽遺謂之班錢君獨不受歲餘歷事大理寺又數歲選授湖廣安化知縣安化山深地瘠民多負稅君勸富家代納而貧民始安未幾流移者多復業乃更諭其役俾務墾闢能辦

疑獄他縣有獄未決者上官亦多委君巡撫大臣才之將奏調
大縣俄丁母陳氏憂而去民留之未得數致書問安否服除改
江西上猶俗尚狡猾玩法侮吏君先去其甚惡者而法竟行方
欲設施而君病作以沒實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十日也年五十
二以明年十一月二日葬于本里松林山先塋之次君勇於爲
義遇事所當爲者無畏縮態人有患難輒仗之往往傾貲以濟
親賢服善情意周悉與人言無所隱飾然逆其意者即見於言
面已而不復計其峭直如此其家自正統間遭火厄堂宇蕩然
無以合族君每愧恨自安化歸特出俸金先葺門廡數楹其志
他日欲盡復舊規而行之則君沒矣君初娶虞氏繼陳氏子男
三人曰鐮曰鏓曰銛銛蚤卒女一人適東陽許儲皆陳出予游
南京始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交允達數言同郡有鄭仕信

者甚賢已而君至遂相好而信其賢不誣君之葬允達既爲之銘其子鎴以予知其父不遠數百里來請文表于墓上於是允達亦卒矣感念疇昔爲之泫然鎴亦賢如其父鄭氏其將復興乎

永定知縣陳君墓表

弘治八年福建永定知縣陳君述職于　朝道出上杭疾作而卒其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四柩至卜明年八月某日葬于吳縣楓花塢先塋之北其從兄俊與其弟怡率其子若孫來拜請文表墓其狀則君女弟之夫丘連州鎬所造也予與君有舊好聞君之喪方爲之悼惜不已其能已於言乎君姓陳氏諱悦字宗理別號同軒世家蘇之吳縣自其祖福建僉事祚以直節顯于　先朝祠于鄉賢而陳氏遂聞吳下父瑩仕終新野王

府鎮國將軍教授亦篤行士也母徐氏生君長身脩髯偉然如神爲人嚴毅方正是非好惡無所詭隨人謂其有祖父風教授君歷任歙縣及武邑校官君皆從侍家庭薰染所得既多稍長入鄉學講議精博同輩爭推讓之視科第若不足取竟以歲貢例補國學生居數年始選授永定知縣永定在萬山中爲閩之窮處自正統末以寇亂增設險阻寡民寇不時發君初至即有警謂急則延禍故緩之而縣中卒無事先時無城郭可守始經畫材力以築民獲安居善決獄平恕不苛獄無冤滯於是他縣有疑獄憲臣輒委之無不允當者君平生遇事必精審而行至行吉凶諸禮一惟僉憲公所定久而不改孝於父母事其兄宗德甚敬撫其幼弟怡尤有恩意嫁女必作戒訶一帙送之曰吾寒儒無以爲裝汝能守此無忝家世即孝矣其教人有法多所

造就而爲文必以理勝惟其困於塲屋不獲用也娶徐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烱娶徐氏次煥尚幼女二人長適龔烯次適查應臣孫男二人長麒次麟女一人惟昔功名之士抱其才猷欲見於世然不得其地與時未有能自見者如君之才猷亦美矣不知者一置之下邑已無所施爲然他日尚有所冀也夫既仕晩而其壽止於中身則又將何所爲哉昔僉憲公之墓予嘗從君之請爲書其石今君不幸至此予故道其志之所以不獲信者表之

明故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致仕胡君墓表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胡君致仕數年以疾卒于家弘治某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四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湯溪縣白杜山之原後二年其孤穀來請書其墓上之石且狀則君之

友陳憲副粹之所造也予念君生旣相厚則於其旣沒能忘情耶遂曰諾又數月轂復來請乃書以遺之君諱超字彥超自號恥菴姓胡氏初爲衢之龍游人今割其地置湯溪又爲金華之湯溪人族大而盛號浙東名家曾祖德仁祖希華父宗韶希華隱居能詩宗韶有義俠風以君仕贈承德郞工部主事毋祝氏贈安人君兄弟九人少獨嗜學補縣學弟子員有賢名每鄕舉皆擬爲舉首顧屢不偶遂貢入南京國學成化戊子試于應天府竟登高薦壬辰擢進士第觀政工部初授都水主事丁祝安人憂服除改虞衡主事凡二考始擢營繕員外郞未幾即乞致仕歸丁未用　恩詔例進階一級給米四石人以爲榮君爲進士時　藩王及大臣有賜葬者工部委董其事事畢能卻餽遺已有廉名及授職分治通州河道並河隙地多爲勢家占據言

于尚書卒歸之民京鑲分貯通州歲脩廩庾費用甚鉅稽究出
入能除故獘工役畢舉平生見於官政大畧如此君爲人樸厚
無外好日閉一室以書卷自娛其學精於毛氏詩既壯猶從經
師講議不倦以其學授人後多取科第而宗族子弟賴其啓發
出而仕宦者常有其人性喜吟詠持筆運思頃刻滿紙既老且
病不忘舊習前卒數日猶以杜少陵二句爲韻作述懷二十首
而時事所感亦寓焉當君居官其年已踰五十仰承俯接重遲
詳緩君不與英妙者類然老成練達遇事自辦其職固不曠也
惟君自重不求知於當道又不樂與新進少年爭進取於是歸
休于家得以全其身樂其志以没此其可書者也君娶方氏有
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曰順蚤卒曰穀曰綬綬縣學生女一人
適蘭溪縣學生郭時明孫男五人女五人

明故奉訓大夫定州知州劉君墓表

定州知州劉君初知處之縉雲秩滿吏部以君有政績將擢置憲職或言君長於牧民者遂授定州踰年以父喪去而君亦以疾卒弘治癸丑八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七君諱球字以規姓劉氏其先汴人從宋南遷有諱亨者家于常熟因家焉亨生善甫元常熟州判善甫生仲昇海道萬戶仲昇生伯彰海道百戶伯彰生子謀子謀生宗實皆不仕宗實娶顧氏生君幼頴敏不好嬉戲補縣學生專治毛氏詩刻厲堅忍期必取進士第成化乙酉登鄉貢屢試禮部不偶竟選授縉雲知縣民恃險阻往往以鬬殺爲嬉或訟于官輙逃匿上司捕之急幾欲生變君始請緩之犯者卒感悟就獄特罪其首惡而連坐者盡釋人以爲平有婦人殺其夫獄久不決君焚香告于神是夜夢一鬼散髮

號泣言死狀明日坐廳事忽有旋風揚沙繞案引婦訊之果得其實人又以為明縣有銀課中貴督取民殊不堪君屢犯其怒所以捍衛乎民者甚力當造戶版民多行賄吏胥為詭避計君度田多寡分戶三等自是賦役始均而奸弊息其惠政既多歲旱禱雨輙應蝗不為災人爭歌頌之縣在萬山中故多寇警自君至境內晏然嘗有群盜聚處山谷間君遣人諭使之去盜曰我輩將往金嚴假道于此劉侯仁人也豈敢犯其境哉卒無事故刑部尚書彭公韶以公事至浙御史王弁暢亨巡按至知君賢交章薦之及君去任民挽留不得號泣徧野有奔送百里之外者定州土俗勁悍君革政以治先時戍卒每虐其民君稍以法繩之始皆知畏而民獲安其相訟者顧多質于州及武臣有自降虜起者素狎侮州官至是亦皆慴服未久政聲流聞巡撫

大臣遣人持羊酒奬勸之君居官以身勤事不求安逸而疆力顓志令必期行尤以清儉自持所至不挈家累惟一童竪隨侍而已家故殷富而自奉甚薄禄俸有餘則儲以備公費或以遺窮士有勸爲家計者則引鄉里貪夫喪名者曰此可以爲戒也故事守令賞旌異者必受　恩典君旣擢州守遂格不行蓋非制也君終身所恨惟此耳旣卒之又明年四月八日其孤岕葬君於雙鳳鄉進賢涇之北原謂宜有文表于墓上踵門稽顙以君之從弟鄉貢進士俶所爲狀請予固知君之爲人者乃按狀書之縉雲之政則郡人潘太守從民之請有文載其事立石縣中可據也獨惜君守定州不久則可書者尚多其不爲古之循吏乎然卽此亦足以傳矣故表之

故樂會知縣周君墓表

景泰甲戌四月六日廣東樂會知縣周君卒于官得年四十八樂會之人相與奔走悲號曰天何奪吾賢令之速也爭願買地葬君而築室以居其婦子其配樓孺人不可曰此非君之志也且如吾父母舅姑之老於家何於是其民聚土爲冢歲時祀之以慰其思明年柩歸以十二月一日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半塘之原後四十年爲弘治乙卯六月四日樓氏年八十九而終將以明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祔葬其二子詔訓始來乞文表墓君爲吳中前輩予雖不之識然與詔相好久知其父母之賢可書也君諱泰字景通自號訥齋少從邑人樓日宏先生學治尚書甚勤而重遲和敏與諸生異非特能文詞而已日宏察其佳士遂以女歸之既壯受徒閭門居市廛中謹謹不放時有師儒鄭德輝者亦厚德君子也人以君配稱之其業既精正統戊午以

儒士舉于鄉再試禮部不偶授潮陽縣學教諭訓迪勤勵士子多所造就秩滿考最始有樂會之擢人謂其地險遠爲君不樂而君怡然之任至則以其俗陋專務教化民皆從之踰年而君不幸卒矣棲孺人諱嬿字懿端出宋太師楚公弁之後六傳爲鄉貢進士可先始自鄞遷長洲至曰宏益業儒娶嚴氏生孺人通書史精女工尤有孝行當樂會之歸抱其孤兒跋涉嶺海數遇寇難誓不受辱以死自分竟克其家無事歸教二子詔亦舉于鄉爲嘉祥教諭復享其養以老成化末　恩詔下孺人年踰八十矣更受肉帛之賜人以爲榮二子長即詔　興王府紀善次訓一女嫁吳佐孫男五璐璧琦璞琮女八曾孫男一女二夫君子之仕也不必考其政惟能得乎民則其政之仁厚可知君在海外未久設施不甚見一旦不祿而民至欲畱葬其地此豈

以勢力使之哉必有所以感之者也至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亦不必究其行惟能成其子則其行之嚴肅可知若樓孺人寡居時二子皆在提抱間使非其母教育之則身且不可保況望以科名祿仕進爲王傳而有光其先人哉是宜書以表之

思耘處士墓表

吳中稱儒家曰陳氏其先在宋忠文公堯叟之從父鄴始自蜀徙南康之都昌七傳至箕登宣和進士累官明州通判再從星子五傳至洽咸淳鄉貢進士生仝仝生徵受學臨川吳文正公之門元末避兵于吳故今爲吳縣人徵二子汝秩汝言竝業儒汝言在　國初爲濟南府經歷生繼爲翰林檢討儒行益尊學者稱怡菴先生後祀于郡學四子長曰宗有文而早世娶陸氏三子處士其季也諱佃字世本自號思耘少孤學詩于從父孟

賢得唐人法稍長出爲塾師即善教後念母老居家治生資以
爲養故第在城西南有園池甚勝以族人衆作別業于虹橋日
涉以樂更買田陽城湖上時往課耕不以爲勞也平生既業儒
不失旁通醫家言至于通達世務量度生業有人所不能及者
善談論娓娓不休而衣冠整潔動履肅恭儼乎儒者之風也凡
郡中行鄉飲禮及　朝廷有纂修事處士必預焉其年七十以
弘治丙辰正月十六日卒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鷹福山先
塋娶滕氏戶部尚書德懋曾孫有婦行先卒子男三曰謨娶張
氏曰訓長洲縣學生娶滕氏繼唐氏曰諫女四長嫁孫仁次許
嫁劉文毓而卒次嫁施頴次幼孫男五杲昉晢煦暟女七予與
處士交久比自京師歸復接其言貌未覺其衰也終月不見則
聞處士以病不起爲之悼歎諸子將治葬奉鄉貢進士都君元

敬之狀來請表其墓而處士有知友信陽太守施君煥伯曰處
士可表也遂書之

蔽菴翁墓表

翁姓錢氏爲長洲名家出武肅王裔諸兄皆隱于市廛不仕其一爲大寧都司幕官仕亦不顯其季即翁諱遜字叔謙蔽菴其別號也少游江湖間中歲屛蹟里巷至老益喜閒適翛然逸士也翁無子以家事悉付贅壻素與竹堂僧暄公爲方外交即精舍傍鑿池開圃數携親友往游烹魚煑笋日醉以樂或避暑竹林下脫帽御杯有六逸風致平生奉養甚厚市中新味人爭售之翁治以爲客亦不自享也故山西參政祝公與翁相好取顧愷之語特以蔽菴號之翁喜而受之昔爲文以記然翁雖好逸樂未嘗從俗靡習至老其德固無悖其常者里人故敬重之郡

縣知其賢歲舉鄉飲必致翁三賓之列不徙以高年也翁生永樂戊子三月二十九日卒于弘治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七以戊午三月六日葬於長洲高景山之原娶沈氏太醫院醫士孟本女先卒女三適李溶朱灝其二一揚瓛即贅壻瓛有子釗冒錢姓為翁後於是釗特鄉貢進士陳原會之狀來請表墓之文予翁同里巷視之丈人行也言何足愛蓋自天下承平偃兵既入戴白之老所在有之其熈然自得嬉游如孺子宛然有康衢擊壤之意翁非其人也乎孟子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然則叙翁之為人亦可以觀世道也

恥齋魏府君墓表

魏之先出畢萬其後代為晉卿及分晉為諸侯以國為氏而散居南土吳之有魏氏蓋久矣在宋鶴山先生文靖公自蜀來有

賜第在吳中府君以同出於萬故宗之曾祖文原祖德父茂茂
娶杜氏生君君其諱昌字公美耻齋其自號也長身古貌寡笑與
言布袍曳地質朴可重家當市廛中闢其屋後種樹鑿池竒石
間列宛有佳致作成趣之軒以自樂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僉
憲劉公時即其居爲雅集屢有題詠沈石田居士寫之圖畫間
亦惟君之雅澹不汲汲以勢趍故士大夫尤愛之也君養親甚
力平時食飲必親進又必問味可否毋臥病數年侍奉不離左
右或出外暮歸則急趍至前喘息未定必問安否杓其祖有遺
言百餘字皆所以訓戒其子孫者君能遵行之仍作堂名寶訓
以示不忘乎嘗爲文以記而故李少卿貞伯特爲書之壁間又
可見其孝也弟公明任雲和訓導而卒君以故居讓諸姪至故
物則俾其子謹藏之曰此先世手澤也君素博古凡三代以來

至于宋元器物書畫多能辨識曰此出某時某人無差者喜爲詩則得于其舅氏東原先生之所指授爲多其年八十四以弘治乙卯七月某日卒又明年丁巳某月某日葬于長洲縣九都武丘鄉先塋其内弟南京監察御史杜君子開既爲狀而其子芳乃來乞文表于墓上予諸之益數年前君遣芳至京師有壽壙銘之託欲執筆不果詎意延至君卒而爲此文雖然君好文詞者雖不及見亦足以慰于地下也况芳之孝而欲揚其父之美有不可已乎君娶陳氏先卒子男二人長即芳次棠女四人其一以疾不嫁孫男六人曰某某女五人曾孫男女四人附書此于後併刻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墓表一十三首

明故中議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君墓表

惟蔡氏爲吳故族居震澤山中其先在宋有仕爲祕書郎直煥章閣曰世洪者從駕南遷始居于吳數傳至吉甫吉甫生仲簡國初以人材徵稱疾不仕仲簡生桂芳桂芳生景東景東娶於徐爲處士庭栢女生君爲長子其諱蒙字時中別號果育年十一舉爲縣學弟子太守況公視其氣皃奇之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名位當如我稍長治春秋學業專勤時臨川聶大年分教常州往從之游三試於鄉不捷年三十貢入太學傑然諸生中爲兵部尚書馬公昂所知以曹務繁重奏俾專司章疏數月以勞多即入吏部選選在優等始授溫州府同知溫於浙江爲大府

君才優適稱府中有事太守輙咨叧之以行未久惠義及民甚深
而名譽益起成化戊子屬邑泰順山中傳有銀鑛闖括流寇群
聚爭奪殺傷遍野邑里騷動事聞于　朝命中使盧某來督官
兵勦禦賊聞兵且至焚橋塞路其勢愈盛候吏馳報時夜漏下
二皷君驚起遽師壯健五百人往撤石通道代木爲輿梁官兵
旦至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補伍擣賊
巢穴公曰彼皆烏合之衆苟益兵制其死命其勢壓祇益亂耳
無若遣一職往諭以禍福爲便衆然之遂推君行君毅然深入
賊窟落及復諭之賊感悟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長久計取
民之彊勇丁衆者立爲銀賦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民始無爭
奪之患樂清有田數千頃爲山潦衝激壞爲沮洳場而公稅如
故破產者甚多君往相地勢浚湟築塍時蓄洩愼防護田遂還

爲膏腴而民益有蓄瀦之利君治績既多御史上于　朝獲封其父如其官階奉政大夫母妻皆宜人已而浙東饑大臣奉敕往綏撫之兼陟黜官吏未至君豫儲粟至五萬餘石以備賑貸若僚屬以下悉條其賢否上之大臣以君可信多從焉秩滿将赴吏部而郡方闕守民日擁上司言蔡侯爲宜於是藩臬皆上疏道百姓意未報丁奉政府君憂服除陞湖廣辰州府知府道聞丁母徐宜人憂服除改廣西之南寧下車即集父老察問民間利弊民甚安之三年夷俗漸化如中邦宣化縣民航渡誤死被誣入故殺律連七人須繫淹久纍政不決始得其情得釋已而大雨彌月浮潦入城居舍蕩没民漂死以千數君齋戒帥僚屬禱于山川等祠爲文引罪以祝是日水即退視被災者悉賑䘏之田州守岑浦自恃土官驕悖不法與其族弄兵相攻殺君

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不復敢爭至於輿文舉義明獄足食諸事盡瘁不懈以勞致疾乃上章乞歸既得命即日行明年今上即位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配沈氏生女一人適馬瓚側室秦氏生男一人習聘徐氏女二人長贅勞麟次適徐鵠君之没習始九齡又四年丁巳麟等率習以某月某日奉柩葬于綺里縠堆山陽奉政府君之側先期與其姪羽奉狀來請文惟公少居鄉閭爲知名士及入官輒獲乎上政績有聞于時蓋其爲人通而不流和而不泛才足以治繁而濟之以勤量足以容衆而守之以恕此所以綽綽乎能舉其職也君他行可稱者尚多而尤有志於用世惜未究其所至何如耳乃書此表之以慰君于地下云

太醫院醫士盛君墓表

君姓盛氏蘇之吳江人世居吳中爲名族按其譜出宋文肅公度後數傳至寓翁生景華有隱操人稱居客翁景華生啓東始業醫而精其術仕爲太醫院御醫受知　先朝累被寵渥生數子而儼最長君儼之子也諱愷字用美號閒舟初其父從御醫公居京師始壯而卒君時生甫七年耳與母許氏留吳中賴其祖居客翁撫教之既長奮志于學授徒養母曰吾其取科第以仕乎則習舉子業顧屢試于鄉不偶復歎曰仕必有命也乎醫吾家學也吾當繼之君既業儒而理明於醫輒通又其家多奇方奥旨發而究之附以己意治疾輒驗人曰此得盛御醫秘傳者爭往求之君復不計利遇貧賤者率與之藥於是求之者益衆醫名暴起傳至京師遂徵爲醫士久之當得官然非君所望

也方稱疾不出適聞其母喪而歸服除竟不上益以醫行于時既老得未疾有疾者多就治之弘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五君初娶沈氏繼潘氏高氏子男三人曰乾娶張氏曰坤府學生娶栁氏曰艮娶夏氏女一人適其孫男五人曰其女四人長適府學生沈濟次適袁表次適國子生顧綸之一未行君爲人襟度爽闓而言論明暢對客飲酒笑噱傾倒曾無隱情人有過往往面加指斥至人以非禮加者亦能容受不與校也篤於交誼或以急難告輒周給之不吝凡嫁娶喪葬有不能具者多賴其助亦可謂好義矣去歲予嘗過君家君聞予至使人扶掖而出猶諵諵道說舊事竊歎其病且痼非復少壯時態然年既高子孫森然孝養備至可無憾也至是竟不起乾等乃于明年某月某日葬君於莘塢之原其父之執德州同知韓君

彥哲率之來求予表墓之文君嘗謂死生常事嘗病未劇自述志銘其明達如此予故書此表之凡其平生見於自述者不復書也

隱士史明古墓表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浙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爲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教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辯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佞違徇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然謂長子承家當世守其居而析產特異

於衆曰此吾史氏家法不敢不謹也凡吉凶之事悉違世俗而行必做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原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焉若其才如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興至吟聲咿咿宜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着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列僊之儒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爲雅集以觴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嘗絶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

廬草而歸其思致之高如此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纍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而已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氷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天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甲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惟其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日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尤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而識益進今致仕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許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其諱鑑初字未定後始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某氏繼母某氏娶張氏子男二人曰永齡太學生曰永錫縣學生女一人適鄉

貢進士吳蓥孫男三人曰曾同曰某某女一人當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哭拜卽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而何文之能爲耶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又明年戊午某月甲子葬于穆溪小旬原之上爲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嗚呼明古庶無愧乎其中

明故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周公墓表

公諱賢字用希姓周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少游郡學業舉子甚勤正統戊午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巳未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辛酉授南京工部主事三載考最封其父德如其官階承德

郎毋某氏封安人妻陳氏封如其姑丁卯丁父憂服除復任景
泰壬申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未幾復丁母憂服除改四川出
巡烏撒道中得疾還至公廨竟卒實天順己卯五月十六日也
享年五十三於是其配陳安人挈其孫子女沿峽江數千里扶
柩歸吳以明年庚辰正月二十八日葬于本縣武丘鄉金字檄
先塋之次其同官左參政前刑部侍郎劉公清既爲之銘俾刻
而埋之矣後四十年其子同人奉銘文拜授予曰先人墓木已
拱而石表未立是同人之不能子也願矜而書之且自先人棄
諸孤非吾母陳安人與吾生母楊氏鞠育教誨無以至今日不
幸三歲間相繼下世今幾二十年同人之哀痛未能釋也幸附
書之以慰惟參議公爲吳中前輩予少猶及見之偉然其貌藹
然其言蓋厚德君子也當其爲工部屬已有才名及兩佐大藩

才名益重其忠厚嚴明尤爲僚吏所服然皆不得久於其位平生所施畧見端緒而已沒之後人故惜之陳安人亦長洲人年二十歸公甚得婦道以成化庚子五月六日卒年七十四生一女適濱州同知仰瓚爲大理寺丞宗泰孫楊氏吳縣人事公及陳安人有禮後安人二年卒爲壬寅閏八月二日年五十二生三男長即同人次大有早世次中孚一女適姚鉉韶州府同知叔謙孫也同人今爲泰安州儒學訓導親沒久而汲汲求文揚其美不謂之孝乎於是乎書

蜀府教授管先生墓表

先生諱澣字以澄自號清軒姓管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其先皆不仕曰文通生仲安仲安娶陳氏生先生爲仲子少入府學資特靜厚同輩皆敬之不敢狎坐一室晝夜誦習不倦爲文喜簡

澹而以浮豔爲耻時提學御史爲廬陵孫公每首第其文然公重行檢亦惟取其爲人耳一時從學者滿門往往去取科第先生顧數不偶處之自如亦無尤主司語年踰四十始貢入太學初授寶慶府學訓道寶慶在萬山中俗不尚文自先生至嚴教條諸生被磨礱始有取科第者秩滿擢蜀王府教授王見其端雅歲餘益重之累被寵賜或以詩篇相倡和每稱以先生而不名居數年先生數以老請王輙留之而禮遇愈至其後年益高請不已王知不可留使畫工繪其象藏府中復命府寮賦詩送之臨行寵賜甚厚及歸又數遺書物致問蓋先生之賢致之先生世居對門至是依外氏卜築甫里以弘治己酉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四配徐氏有賢行先卒子男五人曰宗娶謝氏曰實娶董氏曰宣娶陸氏曰寬娶徐氏繼陳氏曰完先卒女二

人歸儲積周宗茂孫男五人曰縉曰紳曰慶瑞曰慶齡女二人歸王恕陸棠曾孫男一人曰積慶女二人先生卒後八年丁巳始卜本縣二十都莊字圍西江擇地以其年某月某日葬焉諸子以予適還吳持里人嚴翁狀來求文表墓又三年始克書之蓋予少先生三十年而同遊學宮尚憶一時多豪士獨先生居稠中不出聲氣退然如無能後其人得入仕者無幾而先生仕雖不甚顯然爲師儒者數十年涉峽江萬里全身而歸子孫滿前孝養不缺竟以高壽終此豈偶然也哉必有所以致之者矣乃爲書以表

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墓表

弘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公年八十三而終公有子恩仕于　朝爲刑部郎中持制服將歸

欲得墓文以葬其寮友顧君大寧韋皆來以請予與恩以同鄉
故相過從久不能違也恩既歸始以江西布政使葉公所爲狀
託其友太僕少卿劉君來致其意曰今葬期迫矣待此以刻乃
視其狀叙之朱故通許人也當宋中世之亂從駕南渡以松江
地僻可避兵難始擇華亭之七寶鎮家焉曾祖道華祖士清父
愼恒愼恒娶陸氏生公公諱某字某别號鈍菴幼有高資總角能
賦詩有奇句稍長益善記覽入府學爲弟子時廬陵孫先生掌
教事適周文襄公以巡撫至而提學御史爲彭公二公問弟子
之穎敏者孫先生首以公對試之果然公初習春秋孫先生深
於詩者更授以詩甫三月即通其義正統三年遂登應天府鄉
舉及還其父適自盧龍戍所歸父子相見甚歡未幾公當赴禮
部試曰吾常以親寓遠方不得日侍左右爲恨今復忍違遠乎

竟不赴又十年始登進士第明年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時有北虜之變京師戒嚴　朝廷命諸將悉兵往禦公以御史入軍中紀功臨行語其妻王氏曰吾今不能顧家矣汝亟歸奉吾親吾惟知有王事而已即日戎服就道諭諸將士以當奮勇死難之義衆皆感激三日虜知有備而遁有　詔班師賞宴賚甚厚京師既無事公奉旨出巡應天等六郡有知太平縣白玉者連姻中貴怙勢爲害公廉得其事即按以法一時奸貪歛蹟屬吏肅然於是周文襄公與公猶同行郡稱歎不已歲滿代還都御史陳公鎰知其才俾掌三法司事俄丁內艱服除擢山西僉事屬吏有不法者聞風而去尤累平反冤獄弄清軍伍明恕不苛無隱没誣枉之弊才名益起凡分巡官缺公輙兼領其事一日至大同有中貴親幸者入其境上下驚駭莫知所爲公出郊迎之

與語其人竟斂威而去值大雪欲射獵爲樂公曰軍士凍餒不堪必有死者况道滑不便馳逐獨不自愛乎遂止一時邊人不至驚擾者公之力也再丁外艱服除復任山西人多爲公不樂而公處之自如成化五年始擢副使又二年慨然上章請老年五十五耳人勸之不顧歸與親友徜徉園池間賦詩飲酒相娛樂每以善言訓戒子孫宗族所以力學治家之道延師儒于塾鄰里子弟有願學者皆來受業後多有成材者自少無兄弟惟一姊與其夫俱蚤世遺孤子女四人悉爲嫁娶且與治田宅不使失所他所周卹人者尤多公自登甲科受官幾五十年而致仕家居者幾三十年中間用其子郎中秩滿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其配王氏祔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封恭人長公一歲與公相處幾六十年今尚無恙有六男子長即恩次慈先卒次憲府

學生次恕次志豐城侯府教讀次愈二女子長適義官姜佑次適士人梅亭孫男十二工言詔誥謨諫訓訪諮謦諤詠諷女九子觀公之生世既躋高壽可謂必矣若夫婦偕老尤少者至於子孫之多多而又貴以繼其世此又不少乎故朱氏之盛特爲鄉人之所稱慕抑非公之德曷足以致之是豈偶然也哉然乎又有聞焉當 國初其祖士清爲邑烏溪大姓趙惠卿贅壻趙以富豪於一方士清逆知其家必罹法禁出居于外以避之後竟保其家人莫不賢智之噫此朱氏之所以有公而公所以有今日也歟因繫之以告其後人公之葬在邑錦漁西先塋之次葬之日則卒之明年九月十三日也

周月窗墓表

無錫周月窗以老病而卒又明年將葬于邑之上福鄉九里之

原其子敷等遣人奉先友李舜明之狀以表墓之文請且以書告治命月窗博學多通而於醫尤精予嘗德其治疾況其臨終有所託耶成化末月窗以醫徵入大醫院爲醫士一時醫名起都下貴戚大臣求治疾者常數騎集于門以候其用藥多本師說而間出奇以取驗曰此可用某藥矣其人即生否則不予藥亦無能生之者諸醫名爲之掩當是時諸醫藝出其下往往得官職意氣揚揚月窗方巾布袍出入倏然視之如無人已而諸醫多遭降黜而月窗如故人皆賢之一日歎曰吾卜居邑之梅里久矣誓以農隱幸有田廬衣食自足復僕僕走塵土中耶即稱疾南還鄉人見月窗至皆曰我輩不誤死矣其醫爲人倚重如此月窗嘗爲予言醫非吾家傳吾見前輩非由家傳即師傳以其術不可輕用也故吾平日雖究習素難諸書與諸家言亦

未嘗無師居鄉孤陋屢訪于外遇諸科有專攻者輙師之自少
至老用心亦至矣然豈非藉此以求利特欲濟人焉耳予聞其
言竊歎曰醫家如月窗之專勤其術無弗成者使凡學道者皆
如月窗之專勤有弗成者乎月窗為人簡直敦厚言無矯飾議
論持正不阿狥人少時慕古義士以氣自負數為人排難解紛
往時閩寇發王師往征小民困於供餉月窗徑造主師白事曰
兵出勦寇為安民也今寇未滅而民先被害　朝廷出師之意
固如是乎師聞之悚然即下令戒戢士卒一縣晏然至於孝友
之行信義之心治家以儉朴接人以眞誠平生可稱者尚多或
以醫師目之非盡知月窗者也周氏自宋以來為邑中故族雖
世不顯然多為鄉里奇偉士至月窗始以醫名而傳其子數遂
為世業凡其族出子孫與生卒若葬歲月有戶部郎中邵君志

銘在亭特書此月窗諱紘字濟廣鄉人識與不識者皆稱周月窗因其號也故題曰周月窗墓表俾刻之

明故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墓表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一日中順大夫陝西漢中府知府李公卒享年七十一卜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于青縣城北原其孤辥以初喪不敢離次遣人奉教諭俞君劭製事狀來乞文表墓予不識公顧嘗知其平生一二不獲終辭乃為之書公姓李氏諱佐字廷相自號梅屋其先滁人也曾祖曰文祖曰玉父曰庸累世晦蹟後從尺籍占彭城衛居通州宣德中始徙青縣庸娶沈氏生子二人長曰偉次即公公幼則穎敏年十三補邑庠弟子員曰從師問學幸其兄偉亦好儒術晝夜程督公不少縱期必取科第公感奮稍長才氣頓發下筆輒數千言同輩讓之景泰

癸酉舉順天府鄉試試畢俄聞父喪即日奔還已而中式公痛
恨其父不及見哀毀益甚服闋爲天順丁丑再中禮部試廷試
蒙　賜進士出身觀政都察院庚辰授知徽州時年尚少決事
剛明人莫敢欺以其地近邊徼能因其俗以治未幾吏畏民懷
賢名籍甚巡撫都御史項公忠察公可大任奏薦于　朝即擢
漢中府知府公感驟進益務勤政廢事畢舉其治績大率如徽
州而過之素持正人不敢干以私乃有搆誣以陷之者會述職
吏部遂求退年方三十八耳既歸母老尚無恙以獲侍養爲喜
曰吾不愈於居官耶且曰吾學業所以成者實惟吾兄程督之
力朝夕恭謹事之如父孝友之行久而不衰後母以天年終哀
毀如喪父時明年其兄亦下世痛哭不勝兄有一子曰埜撫愛
如已出及卹其諸孫使皆得所邑人稱之家雖厚積而輕財好

施念貧乏之者輙周卹之不計或假貸亦不多責其償待人爽闓而人皆樂與親數從鄉里故舊野服游行放情田野酒酣樂府落筆成詠至老其氣猶豪也其年七十客皆趍賀明年疾作遂不可起配趙氏彭城百戶禮之女子男二人長堅早卒次即辟邑庠生娶孫氏繼張氏女一人適朱鑄大同經歷傑之子孫男四人曰潛曰濡曰沖曰某女一人嗟夫士大夫出而仕者固義也然往往難於退則其始之所以進者亦未必知義不過爲利祿之謀耳故有高年而進取彌銳如昔唐休璟者考公之出殆不過數年意有不樂即引身而歸歸且三十年始及致仕之期亦可謂恬靜者矣公之進退亦未暇論獨其年七十時有傳其自壽之詩二首至京師者予嘗讀之竊歎其樂天知命視世事若無足計者則其心之明達又豈不可見哉故因辟之請書此

表之

明故太醫院判陳君公尚墓表

太醫之職自前代已設至　國朝尤重其選蓋既置院署以處衆醫又特置御藥房于禁中惟其人術業之精行檢之謹者得預于茲其亦可謂難矣而吾蘇獨未嘗乏人蓋今世言醫之盛者必及吾蘇宜其有人而比皆表然以見于時也世遠者不及知而未仕者不暇論自永樂以來若韓氏曰公達公茂盛氏曰叔大啓東劉氏曰原博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劉德美周原已相繼而出多以儒醫稱非尋常俗工可比信乎其爲盛也及公尚院判又以小兒醫起于其後其術業之精行檢之謹得預其選人謂其無愧于諸公者公尚姓陳氏初諱慶字公賢後以字行別字公尚自號存仁翁先世臨淮人也從宋南遷居吳

中有諱良炳者仕元知太醫院事其後又有號新齋者爲平江醫學正生本道爲郡人孟景暘贅壻景暘攻小兒醫本道兼通其說生彥斌彥斌生仲和遂以小兒醫相傳仲和生二子伯曰公學仲則公尚也公尚生七歲而孤母陸孺人寡居以教育成董卓然自立日夜矻矻讀醫家言務繼其世出治疾多驗名揚吳中迎治者塡門或抱攜而至有至自百里外者公尚自喜其術之濟人初無仕進意一日　朝廷召天下名醫郡縣遂以公尚薦當是時陸孺人年近八十矣公尚因乞終養不獲被迫遣至京至則念母不已竟乞歸侍養依依母側母或有疾輒憂懼食不下咽他日母以天年終哀毀不欲生見者感動既免喪言及必流涕其孝如此後再召起未幾即選入御藥房恭謹不怠及用藥屢奏奇效成化乙巳遂授御醫明年進院判丁未以例

初官弘治壬子三載考最蒙 賜敕命階廸功郎明年復以功加俸一級又二載公尚自以衰病不任勞苦求去院長以下皆留之而其意堅不可遏乃上章懇請 上准其去特擢院判以榮之歸且三載俄得疾不起庚申五月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八於是其子寵以冠帶醫士繼典御藥聞訃痛哭將歸守制以其父當被卹典如例具疏告哀 上即命守臣諭祭益酬其功績出特 恩云當公尚無恙時躬擇葬地於吳縣横山之原至是憲等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將啓殯以葬寵復以其父爲人當表于墓道謂予久相好泣請甚至予何忍違之惟公尚性質直無偽與人處不喜謔浪口未嘗侮人或人侮之亦不與校嘗曰吾惟受損得有今日因爲詩以示其子而名公取其言至爲書石以刻之若其爲醫又嘗曰父母愛子當體其情嬰孺

難言必察其狀故人有求治者不論旦暮寒暑僕僕走視用藥精審常求全功至於富貴貧賤之家不計酬報槩盡其心其甚貧者反以米粟濟之以助調治其德可謂厚矣是以公卿大夫重之皆曰陳先生醫中君子也葢不特取其術耳以是表之庶亦見其爲人矣其娶仰氏大理寺丞贍之孫女早卒無子繼史氏蘇州衛百戶浩之女有賢行子男三長即憲次即寵次有並傳醫業女一適查恂孫男五曰表餘尚幼敢繫于後俾併刻之

王葦菴處士墓表

長洲之野有隱居讀書曰王葦菴處士其諱錡字元禹葦菴其自號也家世力農吳人因其所居稱荻扁王氏處士自少軒然出群從中長益好學自經傳百氏務徧覽尤熟於史凡先代事非特善記憶而已考其得失善惡以求其興衰之故自謂不易

其言對客談辨輙觸忤人惟其性剛直以為言衝於口不能茹
雖致人怒亦不暇卹平生有所見聞即筆之不顧忌諱號寓圃
雜記癸處士好從先生長者游又婦翁為劉草窗草窗一代詩
人也居京師博學多識故處士得其議論尤多宅臨湖[redacted]彌望
皆田園而堂宇靜深間以嘉樹窈如也性不飲酒客至必款曲
時出詼語以為樂或放扁舟出沒汀烟渚月間往往賦詩寄興
一日詣毘陵訪親友顧上錫麓入荊溪遇山水佳處輙盤桓逾
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
用賴母滕氏守節以教滕氏固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
日去左右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鉦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
故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力也弘治
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日其二子淶汶

遺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弟陳賁令抑夫巋然存耳淶復與予從子奕相好因以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爲人豈待此一編而後知耶噫望蘇臺之白雲瞻茂苑之喬木故家舊族猶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巋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爲慨然傷歎書此既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處菴徐府君墓表

吳縣有徐氏族大且故在宋曰三奇自婺徙吳始擇洞庭之勝家焉歷十餘世四分其族曰庭蘭居南偏人稱南徐以別之庭蘭好文禮士爲山中鉅人生某某生德重有祖風四子府君其季也母曰某氏而府君爲顧氏出諱潮字以同號處菴徐氏宗族既盛府君處其間偉然不群稍長莊重自持不苟言笑於是

諸兄皆成立父使析産治生府君不忍去獨依其父以居事不專主必稟而後行旦暮侍奉內敬外愉甚得子道及居喪執禮毀瘠寢苫喪次未嘗內處有古孝子行至待其兄曲盡其道有人所難處者兄卒撫其姪恩意藹如君其嗜學以讀書爲第一義自少矻矻研求不倦攻詩學書具有法度生子縉甫垂髫教之即嚴曰無蹈他日失學之悔也縉締姻于今吏部侍郎王公資遣入京戒諭就學縉竟登鄉舉貽書訓之勿遽自滿當以古人學業自期縉將取甲科以榮其親而府君之訃至矣府君娶沈氏子男三人長即縉次紳次纓女三人長適蔣龍次許適朱某次許適馬叔雍其年五十二以弘治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卒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洞庭某地縉既請吏部公爲銘復欲予表于墓上予知徐氏已久而與其父子且善乃叙其事行遺之

蓋隱處之士不得施爲于世則所見者止此然有可推而知之者觀其孝友之行乎于家可以知其治國之道觀其勤勵之學積於己可以知其居官之法古以德行文藝賓興乎人者知其可移而用也故書以表之

明故迪功郎海鹽縣丞鄺府君墓表

迪功郎海鹽丞鄺府君請老于家數年年八十今弘治十六年六月七日卒其子徽州同知璠聞訃而歸卜明年三月二十八日葬于任丘城東北二里使其弟琚來曰不幸先人棄諸孤勉襄大事已礱碧石將樹墓上願得一言而刻之以揚先德且以爲諸孤之慰耳謹以房郎中瑄所爲狀請蓋徽州君昔爲吳縣有契舊乃諾之府君諱觀政字從仕其先爲嶺南高要著姓永樂初以畿內兵荒多隙地　詔徙四方民實之府君之父福亦在

馬故爲河間任丘人通配陳氏生四子府君其季也少入邑庠
穎敏好學顧屢舉不偶成化戊戌中太學授浙之海鹽丞海鹽
素繁劇府君以簡易佐治民多德之嘗督軍儲有餽金百鎰者
欲飛售爲奸利乃舉手加額曰吾不能爲欺天事甫三載引疾
告歸遣諸子從經師游日必自課其二遂連起登進士第名能
官餘亦將起而繼之鄺氏之盛遂著聞焉府君配尹氏子男六
人曰珦先卒曰瑀曰璠自吳縣擢徽州同知曰珩登封知縣曰
琚曰琮俱縣學生孫男十一人曰深曰濤曰溶曰淳曰沂曰潛
曰灝曰澡曰沱曰汴曰津女九人長適舉人張綸次周淮次張
紹紹爲縣學生次張芝餘俱幼曾孫男一府君有厚德嘗遇同
舟者攤疾諸恐相染欲內諸水府君哀懇止之復飲湯藥竟得
生至家脫妻子簪珥爲謝曰活我者此公也府君笑而却之此

特其一二事也噫鄺氏之盛豈獨府君之善教哉必陰有德以默相於其間者今夫居室但見其棟宇之美榱題之高是直外觀耳安知基之堅厚築之者之有人乎是宜表之以示其後人

承事郎錢伯寬甫墓表

承事郎錢伯寬甫以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旣葬于吳縣薦福山之感慈塢其友今都御史陳君玉汝時在翰林爲銘其墓矣後二十年其孫同愛兄弟復求予文爲墓表予以史事未暇又七年始書之伯寬甫諱愃姓錢氏自號杏園其先揚之江都人世業小兒醫在元有爲醫學教諭曰益者始以兵亂徙居吳中遂占籍長洲益生元善國初大醫院醫士元善生宗道　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仍醫士良玉娶高氏生子四人伯寬甫其季子也少侍其父居京師

習進士業徧從經師問學累舉于鄉不利歎曰仕宦當有命家世業醫濟人豈必仕耶取其家藏書習之遇疑難質于諸兄遂通其說他月歸吳幼稚病爭請視之或抱携來就視用藥輙有驗且不計利人以是稱之初良玉有恩于邑人沈以宏氏以宏爲尹山名家無子遂求其子爲贅壻即伯寬甫及以宏卒伯寬甫以故廬爲沈氏物悉歸其弟姪別築室以居中歲更遷居城東前臨長溪後帶廣園圃中竹樹甚茂而杏爲多因以爲號性喜客客至款飲爲樂尤善談或笑謔間發意甚適也俄一日目失明其談笑如故子男三人長金次錫次鐸女二人適唐祝劉傳孫男二人同仁同愛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予憶與王汝昔者屢游城東時伯寬甫尚無恙導游後圃常愛其地甚勝今四十年矣歷歷不忘而主人眉目猶宛然也然伯寬

甫享年雖少其子孫則盛而又有若同愛者惓惓欲揚先美可謂知而能傳者豈特好學有文將取科第以繼其志而已故爲表之

承事郎王應祥墓表

應祥諱鳳姓王氏其先以爲自河北從宋南遷籍于長洲者累世矣歲久族人滿閭巷應祥處其間勤生勞力竟拓其家吳人皆知其名然人所以知之者不惟以其産業之盛亦以其爲人之賢耳葢應祥事其父至善甫與其母許氏承順無違兄麟爲縣學生復資給不乏及麟仕漢陽府幕未幾乞歸與之處雍雍如也其待宗族鄉黨禮意周悉家有傭奴千指或有過不忍笞詈其厚而有容如此性好施予貧困者多獲濟至乞人往往候食于門歲飢郡縣勸分嘗出貲以應例受散官應祥自陳不願

強之始受於是郡縣有工役輙委之又嘗遣之京師督賦事皆克濟更以才諝稱云應祥娶高氏子男二人曰髙娶陸氏曰鉞娶楊氏孫男三人曰楠曰松曰模女三其生宣德十年二月丁卯没於弘治七年八月辛巳乃卜以又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吳縣馬鞍山之原前葬髙與予姪有連姻之好來求文表于墓上惟髙少能承家綽有父風及是居喪盡禮人尤稱之乃圖葬其父既得吉壤以弟幼能身任營築之勞其爲人亦可謂賢矣應祥可謂有子矣雖然亦應祥之德厚所致也故予書其平生而必及此者以爲其德之驗耳爲王氏子孫者其尚考於斯而謹嗣之

承事郎蘇君墓表

蘇君克成未冠時游郡學爲弟子與予有世契特相厚稍長以

其父兄當行役京師即棄儒業毅然代行數往返不倦然因事留爲養親計家吏裕也中歲頗厭事家居數年以其子昺爲太學生習譯書四夷館將有官秩念其少不更事曰吾當面諭以居官之法復上京師予以君故人也宜於我乎館時寒月病足瘡不能行醫以爲皸也易之踰三月南還行至直沽俄卒于舟中時昺見其父病竊以爲憂不忍舍去尚隨侍又賴其姻友今都御史徐公以方伯述職還而護行爲治斂具竟返其柩其長子泰聞訃率婦子號哭迎其喪殯于家卜日將葬遣人持狀來乞一言刻石予不能忘情也蘇世爲長洲人 國初有諱禮者以人材授玉田典史禮生彥衡彥衡生伯讓伯讓生孟淵孟淵娶張氏生二子君其仲也諱鋼字克成克成亦娶張氏亦生二子長即泰婦曰唐氏沙氏次即昺婦曰薛氏女四適錢釗俞祥

王觀錢應夔孫男二曰奎女四君年六十五而卒卒之歲為弘治己未二月癸巳也以又明年庚申十二月壬寅葬于本縣彭華鄉覺海山之原惟蘇自孟淵拓其家以大有名于郡中孟淵喜交游克成繼之交道益廣縉紳大夫多過其門克成見人恭謹盡禮性不飲酒而相對歡然也若其治生勤敏善會計劑量所以裕其家者他人或不能及當其厭事之日顧習稼穡結屋西山中命家僮刺舟出城郭或數日忘返及北來已不良于行時使人扶掖出巷一覲車馬市廛之盛歎曰吾老矣豈意衣袂復染京塵耶吾當亟歸敝廬以守先人之業然不意遂卒于道路亦可哀也君嘗輸粟助有司賑飢援散官如　詔旨故題曰承事郎蘇君墓以表之

吳醫沈宗常甫墓表

吳中醫家之盛有沈氏沈氏醫術之良有宗常甫宗常諱塵其字宗常自號怡晩少讀儒書用以資於醫且家故多良方又庭聞中父兄相處言必及醫事宗常得於見聞者尤多出而治病遂數著奇效舉其尤者鄉人金汝聲患鼻衄血湧出神思昏亂飲涼劑不止請宗常治投人參附子人曰血熱則行附子大熱柰何宗常曰脉細弱非此藥不可飲之果愈孔侍郎患體熱如燬喘而聲重飲食且絶時夏月人謂中熱宗常曰公高官常居大厦丹溪有說乃中暑也以暑藥進而愈劉太守小便閉不可忍用通利藥其閉如故宗常診其脉緊滑曰此痰結滯脇膈間也以吐藥投之亦愈崑山黃遜之年五十餘飲食如常神思忽異每日晩歌笑不止人莫知為何疾曰此陰火助痰火也動則痰升晩屬陰歌笑由之宜用二陳湯及降火之劑如其言亦愈

長洲吳承妻產後受驚他醫飲清心安神諸藥寢息益不安曰驚從外入蓋膽傷所致俾服抱膽丸亦愈許市人李清之忽腰膝痛甚不良於行皆以血衰治診其脉洪大曰此火證非虛疾也後當疽發果然又盧陵商人小腹脹痛喘而不食過三日矣視其脉如常詢其平日飲食曰近食羊脂曰得之矣小腸為受盛之府羊脂凝結能無阻乎宜以重湯溫之水行痛止從其言不藥而愈又一婦夏月患吐利甚危診其脉沉伏以參附合煎而飲婦家云曾以是進苦不能下咽耳曰此寒疾固宜熱劑之弗納也當熱因寒用如其法飲之即愈其事載藥案者尚多不能書蓋宗常之醫雖得於家學然能察標本適權宜往往出己見而不泥古方其著效蓋如此宗常尤善治生家致優裕故其治疾不望報曰吾衣食自有餘醫特寓吾濟人之心耳且因有

餘每斥以周䘏貧困又不止於醫之濟人也沈之先爲汴人從宋南遷家吳中今爲長洲人自宋以醫仕其先不可考家有思陵御書良惠堂扁至今人稱良惠沈氏八世祖瑛元官醫提領瑛生彥才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官醫提舉德輝生絅業醫不仕絅生以潛　國朝太醫院御醫以潛生寅寅生熈熈娶浦氏生四子其仲爲宗常娶張氏保定太守柷之女繼陳氏蘇州衛鎮撫熊之女皆賢而無子以季弟圭之子鍔爲後鍔㓜娶顔氏工部員外郎涇之女繼周氏女二人許嫁吳繼美徐棠並官族孫女一人宗常享年六十五其生正統丁巳十二月三日卒于弘治辛酉七月十日卜又明年十二月三日葬吳縣隆池新阡鍔請其內兄鄉貢進士張君文臣爲狀其從大父翰林編修良德迺來道鍔意請文表于墓上曰鍔有孝行欲

顯揚其父甚切也惟曲徇其情辛甚固辭不獲乃按狀書之惟沈氏自御醫公醫益良尤好儒業有詩名於是子孫業儒者繼繼不絕至寅之第宙是生衢州知府良臣及編修君皆登進士第以顯于時而游鄉校頴異好學可望以取科名者尚有之人謂其家不特以醫名而已故予表宗常之墓而沈氏之盛亦因以見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四

匏翁家藏集

二三

PL
2698
.W83
v.12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五

墓表一十三首

封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徐公墓表

公諱諒字公信蘇之長洲人其先爲嬴姓後封於徐因以國氏在周有偃王避難投會稽再傳章禹爲吳所執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事載韓文公偃王廟碑蘇於禹貢屬楊於漢屬會稽故多徐氏代有聞人不絶然自公近世皆隱於農無顯者其所居在邑東南當震澤吳淞二水匯爲瓜涇而田其上相傳以爲業公幼而端重如成人資更穎敏父曰文質善士也初教以學書既通其意再以九數之法授之凡所謂方田粟布之類人所未易通者習之輒精遂以其藝爲閭里所知宣德末　朝廷遣中貴人浮海入島夷取奇物凡一藝之良者皆選以從公在

選中竊以毋老憂幸而事寢則時方以足食爲事故工部尚書周文襄公初至吳中巡撫求能濟其事者訪于郡縣得公厚遇之一時征斂轉輸之法詢及田野而取於公者爲多公感激亦竭所能事之世謂文襄善理財賦如唐劉晏公之贊助有焉大臣繼是號能稱任必守其法者以公嘗事文襄率訪之比歲公益老不任事而亦辭矣公年十三喪父事其母陳撫其弟瑄孝友兩盡平生質實無矯飾尤以信義自持至老好聞善有所得必謹錄之三子曰淵源澄敎之有法嘗恨少孤廢學俾務其大者無以一藝成名其後源以明經竟登進士第爲兵部屬澄游鄉校且有聲而公亦從受封曰承德郎工部都水淸吏司主事用源初官也當　命下公與其配任安人同拜于庭下命服煌煌鄉人方羨之未幾而公以疾卒矣其卒爲成化十八年三月

丁亥享年七十有四訃至兵部君將歸卜其年十一月壬寅葬
于吳縣阪陂鄉堯峯之原乃來請其友吳寬文其墓上之石而
泣告曰自吾官于　朝吾父數遺書教以忠謹清愼其說不一
今手迹宛然皆未能行也而吾父溘焉棄世非子誰慰吾之悲
者寛敬諾葢公則沒矣至其老而貴吳人皆曰公嘗有力於文
襄文襄嘗欲薦以一官不果宜其終得之也噫此殆知其淺者
夫吳中財賦甲天下雖尋常之地圭撮之粟悉籍于官參錯塡
委之間而弊所由起者倚是而營其身家之私其人可數公豈
特惡此又爲其助文襄立法而陰有德於人葢多矣不然彼之
營私者身且不保尚何貴之云而況澤及其後人矣乎此可以
爲驗者則予表于其墓豈徒順其子孫之情哉所以勸乎人者
意亦有在

贈承德郎刑部江西淸吏司主事陳公墓表

華亭陳一夔與予同官于　朝相好甚公暇過予談詩輒欣然忘歸他日與其友趙栗夫至則其容戚然言欲發且止已而栗夫為言曰一夔之父母不幸俱没而葬久矣未有表其墓者今者自咎不早為圖使先德泯焉不顯敢介僕以請於是一夔乃起而拜予固重一夔者而一夔乃復不忘其父母如此不又可重乎其何忍拂之狀曰陳氏世為華亭人其先曰慶四者居郡城之南胥顧泖之陰生鼎亭生文德生守仁為同里張氏贅壻生以言即一夔之父也其諱綸字以言別號怡菊少侍外舅伯玉宦游會稽及長而歸適父當就逮京師徒步從之時永樂間朝廷營建未已被罪者例發工作即以身代備歷艱苦人不能堪而處之自如鄉里稱其孝後父母繼亡居喪盡哀以陳氏舊

業不可廢也始還自舅家葺而居之有矣弟縉既沒無子而多貲又其居城西市中或謂可據而有也不聽曰吾豈利其死者鄉鄰或乏用度嘗貸其米不償則曰歲方歉非索逋時也後竟焚其券初代父工作時每露臥因得喘疾後非春秋時即深居不出日惟焚香賦詩以自適其詩幼學于里儒沈師聖已有妙句及壯猶以舊習未忘時寫其興致而已其讀書能通大義至諸史所載事實則多所記憶云生于洪武乙亥某月某日卒于天順壬午某月某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俞塘北原配江氏早卒繼陶氏能相其夫成家每夜紡織達旦不休平生見寸帛亦拾而藏之不忍棄以其子向學往往節縮日用以供其師友之費其勤儉如此生于永樂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成化巳亥某月某日合葬俞塘則卒之年某月某日也子二人長圭善書藝不

仕坎章即一變以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嘗以先任考最獲 賜
勑贈其父官而陶氏爲安人 恩典盛矣而復圖此陳氏子孫
其尙有考於斯以嗣其德也哉

文林郎大庾縣知縣夏府君墓表

府君諱俊字人傑姓夏氏世爲昆山人而居吳閶門西久矣家當市廛中里鄰之人爭習爲賈公視其子璿璣有妙質獨敎之業儒擇經師徧令從學而資給之甚厚曰吾固不賢於世俗之厚於嫁女者耶他日璣登進士第歷知應城新淦大庾三縣遂擢監察御史而璿以太學生亦授州判皆府君之敎也御史君初爲縣有循吏稱 天子褒及其親於是府君獲封文林郎大庾縣知縣當是時御史君方仕于 朝府君自吳中迎來適遇 恩命偕其子拜受 闕下人莫不羡之其御史君引疾家

居極侍養之樂者幾二十年而府君年九十四而終實弘治六年二月十二日也府君質莊重言笑有時事父母孝母榮氏性嚴卒其妻承順無違母常病危禱于神願同茹素三年以延其生母病果愈尤有厚德女兄之夫仕于外以百金託之歲久持還封識如故嘗買一商物旣而酬其直商誤以為酬矣不納府君曰若何善忘耶卒強納之其年旣高節序賓客滿門子孫侍側宴飲終日歡然無倦容至語及其親然輒流涕不樂耳雖重聽入夜猶能燈下觀書而步履更健人所以羨之者不獨以貴也府君之先俱不仕曾太父貴一大父文達父季益世有積德其配沈氏柔慈儉勤稱賢里中先三十九年卒贈孺人子男四長即璿娶李氏次即璣娶周氏封孺人次玉娶吳氏次衡娶陳氏繼吳氏璿衡俱先卒孫男四曰節曰武曰學曰道女六曾孫

女二以卒之明年九月十二日葬于吳縣橫山陳灣村先塋之次御史君使人持狀來請文表于墓上噫其何以表之惟御史君自入官以來以清德見推於人固其有以自立亦府君有以成之也乎聞之府君就養新淦時邑多富室無一人敢造其門請謁者其子因得盡施其公平之政而亦以此不忤于人遂調任而去然其名則益以起矣向使府君有幾諫之失且遺辱其子能成其賢完然一節至於久而不渝耶此人所以美之者徒得其外之可見者耳夫發其潛著其幽使其德昭然于人此表墓之文所當作也

封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林公墓表

惟林氏之先爲魯人後避晉永嘉之亂散居南土有諱遹者仕爲福清尉始家于閩遹生仲雅仲雅六子長曰高宋屯田員外

郎再徙吳中譜稱平江房其季尚有子建任大理寺丞大理之子升兵部侍郎兵部之子眞卿江陰司法八傳至誠山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曰清隱父曰貴和貴和通易善卜筮之說 國朝永樂間五從中貴人泛西海入諸夷邦往返輒數年竟無恙考終于家自誠山以來皆不仕至公生二子曰符登進士第仕至廣西按察使而林氏復顯公以符貴被 勑封監察御史者幾三十年壽八十三以弘治九年六月十七日卒公諱昌字士隆號守軒生未朞其父行役于外祖母范氏出魏國文正公之後知書善教公遵奉不懈既冠謀以養親即出授徒故工部侍郎吳公復時知吳縣重其名延教諸子後永嘉葉錫以庶吉士來繼其任廉潔無私剏建義學禮請居師席待之甚厚而公亦自重未嘗輕造縣門諸生誠服皆自以為得師公學不為浮靡之

習　朝廷有纂脩事遣官下吳中郡守輒請公預焉及公年益高凡行鄉飲禮輒居賓僎之位起居拜揖不失禮度其與人處不好譃浪飲酒雖至醉其貌愈謹與弟士明相友愛見宣聖裔孫鏞孤貧好學察其器識非終困者以女弟妻之後鏞仕至都御史有賢名轉工部侍郎而沒教其子必業儒符自御史再擢至按察使官亦尊矣公不自侈大及符以公事降知南雄公亦無慍色終日怡然賦詩飲酒如故人無不歎服者娶長洲夏氏封孺人賢行克配以弘治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一子男長即符娶范氏亦出文正公後次節承事郎娶王氏女一嫁儒士劉潮孫男六原震原復原益原升原泰原鼎女四曾孫男一女一公前卒二年自爲葬銘及是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一日葬于高景山之原合夏孺人兆二子以予有交親之好復請

表于墓上予讀公銘文竊見其敘世系述事行詞質而核乃據
而書之嗚呼里中耆老淳實如公者不可得而復見矣然受榮
封享高壽子孫蕃盛如公者亦豈得哉是宜書之以示永久

施孝先墓表

施氏長洲舊族也家尹山之傍在　國初科舉法未定　詔選
富民入官有初命為方岳牧守者號曰人材施之先曰景仁時
在選中遂知閩之建寧孝先之曾祖也祖尚義繼被薦用從事
戶部未仕而没父思繼娶薛氏生孝先其諱述孝先字也少游
郡學勤勵謹飭力欲取科名以素嬰脩疾乞歸田間而命其仲
子悌代之俾從師問學入則誨之甚嚴期無忝家世悌竟登鄉
舉中歲復以家事付長子愷愷尤能服勞家再裕而孝先益晦
蹟林下自號遁菴坐臥一室藥茗左右日以調攝為事雖親友

亦不多接見也弘治甲寅年七十以十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正寢配陳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長即愷娶張氏次即悌娶吾氏次曰恍娶顔氏女一人先卒孫男十一人元吉元祥元祐元祚元振元善元亨元慶元亮元貞元福女六人將以卒之又明年丙辰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其里之先塋悌以予與其先人舊識持狀乞表于墓狀稱其父重厚端慤不好爲智巧與人交言則必信凡聲利紛華一切屏去至於誠恪見於追遠孝謹竭於事生尤可道者噫是足以表矣乃循孝子之意書之夫自科舉法行士之游于學校者孰無干祿之志及其出而仕也然能保其名全其身者亦不槩見也以孝先之隱處較之其得失何如哉因併書之

明故封南京太醫院判周公墓表

公諱南字尚正姓周氏自號菊處其先鄢陵人也有為兵馬鈐轄使者從宋南渡始家于吳子孫累世皆以醫仕曾祖曰光澤縣訓導瑾祖曰太醫院醫士黼考曰處士鼎娶某氏生公初其先專攻帶下醫至公兼通諸家言吳中論名醫公必居其列其用藥不取奇效然人賴以活者為多有疾者雖百里之外亦來迎治亦惟其不計利人尤感之公為人和厚衣冠隨俗不為詭異杯酒對客醻笑藹然平生不好爭競以忍自喜人卒服其德少有孝行母病瞽旦暮躬自扶持所以承順之者無所不至有異母弟撫愛不衰子庚喜業儒不強以醫業庚領以醫被召與御藥禁中竟以其官封公為南京太醫院判初庚無子欲以從弟良之子繹為子及庚卒公遣人入京師抱繹歸家而庚始有後公年八十二以弘治丙辰五月十六日卒當疾甚召家人處

後事井井不亂且言吾當以某日逝矣已而果然其明爽如此配閭丘氏封安人生庚庚娶陳氏繼娶顧氏贈封並安人三女嫁馮宇高直湯璠孫男一即繹女一贅陳鍵於是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吳縣沙涇村之先塋鍵率繹來乞表墓道予以公之卒非特生者之悲而已庚有文而孝死必不瞑不能無望於此獨無以慰之乎且公已衰病嘗肩輿過予以生壙之記爲託予既許之又二月而公遂不起又無以慰之乎故書此于石俾刻之

仰府君墓表

長洲仰氏吳中名家也曰大理寺丞諱瞻者仕于　中朝為良法吏府君則大理公之長子也其諱嵩字惟高別號遜菴幼好學稍長侍其父居京師將以書藝薦用以疾弗遂則歸治家事

益樹產業教諸弟絕無仕進意當是時河東薛文清公為大理
卿得罪中要其父亦被誣同下獄遂謫戍雲中凡六年府君不
憚勞苦數往省之道過京師輒訴冤于當道者當道者固知其
父冤也相與言于　上得召還遂復其官居三年其父竟請
休致府君力奉養以娛其老且遣其子璿入府學圖嗣宦業璿
後得濱州同知復分祿奉養之作居第于封門外日享其樂於
是府君年益高以書遺其子曰吾旦莫人耳汝其歸哉璿即日
告歸踰明年府君以壽終實弘治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也春秋
九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處娶卓氏思南府同知某之女
先十二年卒子男二長琮義官娶崇明縣醫學訓科劉季成女
次即璿娶四川參議周賢女女二長適太醫院判陳公賢次適
夏永孫男四曰瀚曰溥曰灝曰濵女二適沈麟王雲雲縣學生

曾孫男二女一府君平生讀書喜吟詠旣老康強不衰凡郡中行鄉飲禮必預賓席及年八十以　恩詔有冠帶之榮有司復奉酒肉養老于家況有子仕而能致其養歸而能送其終可謂難得者矣銘曰

葑溪之陽曰有一老壽樂而康惟其行孝逮其終身亦獲其報生際其時死得其所嚮用之福尚踰其數嗟何憾哉全歸玆土

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楊公墓表

公諱信字仲實別號樗老姓楊氏蘇之吳縣人其先累世家崑山自公爲常熟周氏贅壻再徙吳城西當濠上居貨執藝比屋而是四方商人輻輳其地而蜀艫越舵晝夜上下于門其地旣爲賈區業貨殖者必精悍少年始善籌算取息而公處其間謹愿無能人也惟服勤持儉如在田畝時與人貿易人亦無忍欺

之者久之衣食自足而里中所謂善籌筭者顧多不及初公孤且弱依姻家謝氏稍長即思報之代謝氏行役既壯去其家益念舊恩所以周卹其後人不絕人稱其德厚當其年老郡縣延與鄉飲酒公曰吾何德以堪惟一赴而已人又稱其德靜也於是公生二子伯曰昂仲曰昪以仲生有異徵資更秀穎教之讀書竟登進士第給事　禁中昪數上章言敝政人或告公有子為美官當蒙顯榮柰何蹈危機以為家門憂公謝曰子為楊氏計誠厚第吾兒有言責使徒食　君之祿而無所建明得罪於公議尤多矣乃以書勉昪曰吾老不必念當盡爾職以圖報稱可也人又謂公賢彼以謹愿無能稱之者特其外貌耳公配即周氏性嚴謹治家以正家人不敢違其意然其心實慈飢寒勞苦未嘗不卹也少時見故里多豪猾害人者度必不為所容

謀於公爲自全計公所爲徙居於吳凡其家之立子孫之成其
力爲多弘治丁巳六月九日公年八十而卒以又明年九月十
五日既葬于楞伽山紫薇村又四年其配以辛酉七月十五日
卒年七十六昇方以公事奉　勑往遼左還聞其母喪哀慟不
勝他日泣告予曰吾父棄諸孤歲月幾何而吾母不幸復至此
何痛如之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合葬惟先君葬後墓上無文以
刻遂乞書之予曰何用此爲也君之所以至此者父母之教也
天子方推君欲報之德之意　勑詞褒嘉頒以　恩典贈君之
父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封太孺人此眞足以爲楊氏光矣不
腆之言何足以暴先德其以是表之

太安人張氏墓表

太安人張氏世爲灃州人有以軍功授九溪衛百戶者其大父

也父娶于孟生太安人少端重精勤女事父母愛之爲擇配州判楊公景有妻劉氏適喪求得爲繼室當是時劉氏遺一女甫周歲啼飢而病太安人入門即抱置于懷爲索乳媪活之公自以爲得賢配及公擢化州同知州逼蠻峒蠻聚黨攻城公善捍禦城幸不陷當其勢危僚屬妻孥爭謀出避太安人獨謂不可泰然治家事衆倚之而安州既無事公始休致有子曰一清生有異質欲教之顧家甚貧太安人乃脫簪珥資給之而躬督勸之學一清竟以奇童被薦公與太安人携入京師時年十二耳京師人競觀之嘆曰雖其子之異亦惟有賢父母之敎之也後用　詔旨績學翰林益督勸之遂登甲科號名進士歲餘公沒太安人獨從已而食其子中書舍人祿奉養且厚更被　封典人復嘆羨之太安人爲人寡言笑至老不見喜怒深居閫內能

以禮自持性更仁厚奴僕有過容不忍責然教其子獨嚴當其
子仕於　朝所交多知名士太安人喜客過從輒治具相款及
聞其與客談笑失度退即戒之既其子出僉按察司事提學山
西慨然欲振舉學政適有無賴子　侮諸生杖之幾死復戒曰
爲刑官當如是耶獨不憶而父之訓乎益教之如此以弘治戊
申五月十五日卒于太原官舍享年六十有二葬且數月提學
君以予同年相好也使其門人閻价華鑾兩吉士來求表墓之
文夫太安人之行固當顯書于石若其爲楊氏立家之難百世
之下子孫宜亦有所考也乃系之曰楊氏本雲南安寧州人中
占籍巴陵太安人以劉氏女嫁鎮江胡宗澈始依之居而葬化
州于許輸岡大山支之原太安人實祔提學君壯未有子嘗奉
母命奏請于　朝訪族雲南而擇從子紹芳歸嗣其後而楊氏

爲鎮江人自此始

王節婦墓表

長洲有名家曰王氏葬于荻扁盃地鄉者累世矣距其北六百步作新阡以葬者則節婦滕氏也 滕氏常州無錫人出宋龍圖閣待制元發之後父曰季常節婦年二十三歸王氏爲廷用者之配又六年而廷用卒生二子長六歲次始晬日夜抱而痛哭誓不再嫁宗族見其志堅亦無敢勸之者二子漸長教之更嚴其姑以兒無父稍惜之曰惟無父所以教也姑悟二子竟立節婦居處能以禮自防不輕越中門雖婚姻家不一至聞父季常喪惟向其家哀號而已其嚴如此家人化之凡寡居輒不嫁爭以守節爲賢然性好佛臨終益精明側卧而逝人以爲有所得也其卒以弘治甲寅九月丙申享年八十七曰錡曰鉦即其二

子鉦先卒女二人適周岳張其孫男六人曰涞曰漳曰溼曰汶曰潛曰澐女五人曾孫男六人曰室曰典曰圖曰籍曰文虎曰晉馬女九人予與節婦從姪陳雷令欽交久與錡及涞汶皆相好於是將葬以丁巳二月甲申錡持塾師邢參之狀來求文表墓惟婦人自少守節迨年踰五十有司例奏于　朝旌表其門如節婦事里人父老亦上于縣矣節婦以為近名力止之乃已君子以節婦為益賢也其後　恩詔下凡高年者有肉帛之賜則曰此　朝廷養老盛典也敬受之節婦賢行甚夥他皆不必書書其大者以慰其子孫之思云

張淑人墓表

故山西按察使趙公之配淑人張氏以弘治九年七月十五日卒二子昌齡遐齡將治葬以予亦居憂于家特趨吳中請銘其

墓予感其孝既諾之然未暇作也又明年予還任吏部而遐齡亦免喪以鄉貢進士來試禮部他日謁予言曰先淑人葬二年矣已有銘刻而埋諸壙中痛惟懿德後世子孫孰得而知之願書其大略顯刻墓上幸甚惟趙公爲鄉先達予雖未嘗與之接然聞其居官風采卓然意必有賢配以助之況有狀之可據乎蓋趙張俱武進右族淑人之父君彝嘗爲掾歲滿謁選京師将得官而卒淑人與其母唐氏不能歸適公喪元配朱淑人求繼室未得鄉人有知淑人之賢者曰公欲得賢配無踰張氏女者察之果然遂禮聘而娶之其年甫十七耳入門事公已能修婦道而前室之子昌齡方九歲撫之尤至以舅姑皆不逮事念其母獨居無子請于公迎養于家其母安焉當是時公數奉　命出巡諸道無一歲寧居以淑人善治家不復内顧及公超擢山西

淑人居内贊相夙夜無違公益得盡心公事久之公致仕還家一時賓客塡門治具延款各適其宜少暇公謂淑人曰亦可休矣顧方督諸婢僕樹藝紡績不已凡日用衣食之費不至缺乏者皆其力也淑人用公　恩初封孺人再進今封卒之時年五十三子二人長即昌齡娶楊氏次即遐齡娶陳氏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廷瓛次適承事郎孫統次適生員薛乾遐齡與薛氏女爲淑人出孫男四人女五人淑人合其夫葬邑張墅之原葬之期爲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後又明年三月晦表

林母葉宜人墓表

宜人爲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汝談之配汝談沒從其子且享其祿故母稱之其姓葉氏與林同出於閩皆稱大族宜人當爲婦時事其舅樂稼翁姑宋氏孝敬不怠能得其心尤善處妯

婢俾皆雍如也奉直公性剛直少容能以柔順濟之公雅好賓
客至必宴飲每宿共具以待品物必備若非遠城市而居者佐
公理家政凡錢穀出入稽數必精家人數百指衣食有餘輒勸
公賑施貧乏至稱貸而去或不責其償憫人疾病及猝患湯火
之厄常貯良藥給之其心之慈雖僮奴有過不忍笞辱而尤恤
其飢寒勞苦若兒女然故鄉里以佛稱之至於教子則嚴不少
恕子生稍長即不使習里巷鄙語詈言尤以揀擇飲食爲戒迨
長遣從良師游學業少懈輒白其父責之曰吾不能掩其過使
爲不肖子也諸子竟爭取科第成名人謂其善教之力宜人有
四子其叔出側室王氏所以待其母子者恩意無間先是伯任
戶部郎中仲工部員外郎並以公事歸爲親壽適其季復登鄉
舉二老人時已蒙　恩加封命服煌煌同坐堂上子婦率諸孫

進觴酒拜舞堂下家慶之盛鮮有及者閩人羨之弘治己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以其年四月五日卒子男四伯曰璧廣西布政使仲曰璺貴州左參議叔曰址不仕季曰垐舉人璺先卒女二人長嫁黃陽次嫁福州學生陳舜鏗俱先卒孫男七曰鑛曰鈛曰錭曰鎮曰鍇曰鍋曰鎖女六長適葉顯餘未行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閩縣清廉里輔翼山之原合奉直公兆璧具書狀遣使上京師請于同年友吳寬曰璧兄弟所以得至此者吾母之力爲多惟吾母内行甚備宜有詞刻墓上幸矜而畀之寬念契義之重且聞宜人之賢已久乃叙而書之然宜人則賢矣吾聞其子之孝又可書者方其子之擢廣西也自嶺南而來念其母老使即之任則例不得歸省覲閩中迂遠遂兼程以行竟達其家而宜人臥病適數日矣亦念其子欲一見不可得家人

慰解之紿曰子將至矣已而果然母子相見甚歡盍又數日而
宜人始不起鄉人傳以爲異噫古稱孝感今復見之敢附書于
後以爲慈孝之勸云

何母太淑人呂氏墓表

弘治壬戌刑部左侍郎何公奉　命賑飢東方民既獲濟公念
其母太淑人居家年高急馳至越中省之居數日太淑人趣公
還　朝恐公不忍舍去躬送之門故示彊力曰汝惟夙夜盡臣
節以報　朝廷無以我老爲念也公至京閱月則聞太淑人訃
音慟哭痛恨不勝將還治葬來告曰吾母有賢行非表于墓上
無以示久遠敢奉寮友屠公之狀以請惟昔公以都御史廵撫
南畿一時德政被于吳中者甚多盍慈教所致不可誣也今公
有請敢不諾太淑人諱翊姓呂氏世爲新昌人宋有司農卿曰

秉南者子孫數傳益盛遂爲邑中右族太淑人爲處士文度之女始笄嫁于何爲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美之配是生子爲侍郎鑑太淑人未嫁時已稱賢女恭年十二失母楊氏居喪哀毀有禮見叔母吳氏有淑德即母事之事繼母曲盡孝敬有人所難及者及爲婦愈遵婦道通議君甚宜之時祖姑呂氏在堂察其賢明遇家事之大者必與議而後行數稱之曰吾家得新婦將由此而振乎其舅素菴翁與姑俞氏尤以家事倚治于内太淑人不自爲功所以事之者益謹日必躬具飲膳見食則喜或食不甘則踧踖不自安必再具而進呂夫人晚年患風疾起居飲食左右扶持至躬滌汙穢不煩侍婢歷數年不倦嘗夜妾王氏生子欲棄之太淑人坐守至旦竟撫育成立平生性更不恪嫁時有私田若干畝歳悉以所入公用至夫族

有婚嫁事往往斥賣簪珥衣服以助之君鄉人貧乏通議君欲加周卹所以贊成之者尤多故稱其賢者內外無間子鑑始學已善教及登進士第自爲邑令至顯官所以教之者尤以節儉爲言蓋其自奉竟以布素終身凡狀所述事行尚多在他女婦爲難得然在太淑人自謂當然以爲此特常事耳若其出於變故得其二事之非常者當特書之在正統己巳閩處寇難連起流刼郡縣通議君適旅寓南京一夕里中驚呼寇且至矣相率奔竄山谷間太淑人以二男女託其舅氏曰吾從舅姑生死以之不暇顧此也已而知爲譌言乃已他日鄰家失火延及其居家人爭取財帛避去太淑人獨入祠堂收先世神主及畫象抱持而坐餘無所顧此固事之猝起者而能處之如此其識見過男子多矣是宜書而表之太孺人卒年八十八初以其子爲監察

御史封孺人後加今封又通議君卒蒙 恩令有司治塋域至是復遣官啓壙合葬及 賜祭皆如制鄉邦榮之子男三長即鑑次曰鉥承事郎次曰某庶出女一適劉兗孫男四長曰宇國子生次曰宷縣學生次曰嵩曰宑女五適呂經賢王誼俞極俞嘉言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紹曰繼女一夫太淑人能以慈教成其子爲時賢臣且孫曾詵詵其盛未已所謂由此以振其家者呂夫人之言豈不尤驗乎因附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五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六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二首

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公墓碑銘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內富庶號稱極治獨北虜屢犯邊為鼠竊之計　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下詔躬率六師往征師行以失地利而潰一時將校奮勇爭護乘輿而山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月十六日也公諱洪字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太祖高皇帝起兵取天下累功官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沒子澐嗣而公則澐之子也公在太原既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左翼久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巡遂死于難矣年

甫若干公旣死　朝廷即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公于身後者甚至公爲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𢡟有古名將之風尤善騎射射輙命中流輩莫與比着性素儉約食饌稍盛即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爲難其配陳氏贈都指揮僉事寳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有將才嘗從征老軍營功多實授都指揮僉事署都指揮使事以其官復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母太淑人次子渙出側室尹氏女二長適太原前衛指揮僉事王賔次適太原左衛指揮同知陳良孫男四人曰桓先卒曰朴曰揖曰楠於是湧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虜之志旣奉公遺衣冠葬于先塋他日託武陟令陳君瑞卿狀其父死事求表于墓嗚呼　睿皇帝之神武所以

為　宗廟社稷之慮至矣豈有周張皇六師之遺意而非後世之爲游田者故當時死于難者多公之事君同於人不足書獨惜平日號士大夫者棄　君父生還以取富貴有媿于王孫賈之母者亦多則公之事固異不書可乎夫死者衆所難生者衆所易能爲其所難而不爲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爲之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人焉爾

明故中順[illegible]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銘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爲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闤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璚文太僕林輩爭走弔涕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僉憲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

禮部以聞於是　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之語所以褒奬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𠪱賻其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爲議亟禮且求葬地得于吳縣九龍塢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爲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寛宜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儲考功瓘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寛一見訣別及是悲恨執筆輙止葢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纍吾友之爲人耶公李氏諱甡一諱維熊字應禎以字行晚更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世醫家曾祖仲純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敞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賀氏繼母陳氏俱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公與其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祭酒欲致

爲執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途以進耻與爲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文華殿者故扳公同事以掩淸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疏言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危之賴　上仁明特笞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秩滿擢南京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月以公事詣闕下遂請休致曰即　上不許已再具疏奏竟歸素从容至是性益卞急醫以爲病徵果不起享年六十三娶王氏永樂初學士景之孫敎諭貫之女也封宜人生男曰系先卒側室某氏生紹纘五歲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瓛自公入官數有建白爲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

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荆
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爲亂欲逐散之公言民既墾田築室爲定
居計逐之祇益亂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
平時企仰先哲見遺象幷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
其居室曰范齋因以爲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死節　國初
葬于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蹟以傳其氣貌嚴峻若不可
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喪恤其妻子於
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
空之故卒之日囊無餘資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淸古文
詞簡稚有法爲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宜興中歲則以吳
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時一
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從故終于吳而卒葬于是以從公

之志云銘曰

有美一人宛其精悍自我失之中夜永歎其人何如有德有言有才有藝抑其末焉昔仕于　朝翩如孤隼與鳳共翔其高千仞衆目仰覩在彼青冥南飛不見遽匿其形暫息荊溪終止吳苑菟裘既營逝矣何遠朋游涕泣有喪其治九龍蜿蜒卜葬于斯茫茫下土賢者不作我有哀誄厄表是託遺書滿篋眇然嗣人天報其德不惟其身

明故太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墓碑銘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疾革已不能言若有所屬其子者於是其子伸以治命泣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

公同　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公才操當大用于時一旦顧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為公重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復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弱歲穎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鼎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貢胡

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　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寧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爲功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鞫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爲金齒騰衝叅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爲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爲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

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帀恩專擅尤宜置之于法以為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為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究察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且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為神明之政焉既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斥權貴沮事有人所不敢言者葢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禮三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整重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發

書政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爲詩文凡若干卷外記錄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公之曾祖諱福祖諱繼宗皆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張氏河間府通判瑮之女封宜人子男一人即伸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鎮海衛指揮使武勳皆封淑人孫男二人復陽游陽女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玆良玉玉匪可貴人秀而毓有美陸公白晳而豐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邊惟大司馬我佐有勞操縱用舍朝有成憲儉人妄干以身障之我力桓桓力所可爲曷險一視何以爲之國有獘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焉我職在是位卑亦言彼愚不知指爲沽直知者與之則爲盡職爲上爲德不寧惟斯

出參政事惠澤益施未究厥才歸歟則逍遙海澨進退不谷
白日自顧吾身獨全全而歸之瞑于九泉

明故江西贛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顧公墓碑

銘幷序

公諱瞻字德明世居吳中爲著姓自孫吳以來代有顯者曾祖祐祖榮皆不仕父昰登永樂甲辰進士第稱疾不仕教授鄉里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爲姦民誣奏事旣白猶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爲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兩

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值飢歲或
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于舊公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
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飢民奪富豪粟吏擬以
強盜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
於吏或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
公文掌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于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
爲法歲滿吏民奏留一年 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調贛人
頗爲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隱專以安輯爲事屬縣有長
河洞洞猓強悍不時出没刼掠屢招諭之而勢益熾公以爲是
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爲魚肉而已偕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事
宜 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糧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賞賜金織
文衣一襲寳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

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辦者贛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猾吏胥皆歛手以服人至于今稱之既致仕歸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纚纚然始末不遺往往以居官之法為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強自適福履加厚有子餘慶再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進階人以為公榮於是餘慶卜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武丘鄉梅林先塋以予為同年俾書墓上之石予念平生數拜公堂上辱誨言為多則於公之葬固不能已于言也乃不辭而書之公娶鄒氏故贈監察御史某之女有賢行封恭人先公數年卒有子二人長即餘慶以河南布政司參議致仕娶劉氏次餘祥長洲縣學生娶俞氏女三人長適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杜啓次適劉奉次適劉嘉績餘

祥與劉氏女皆妾段氏出孫男一人永齡女五爲之銘曰
侃侃顧公蚤以文顯　英皇之初甲科則踐詞林宿留才蓄
不施專對之美惟小試之乃陟憲臺以繩以糾直指一方吏民
奔走民有失所我其舉之吏有不職我其沮之赫赫之名聞于
朝著孑之臬司何奪之遽章肓之間郡事爲繁公往治之不見
其艱引身而歸年未耆艾有子繼之我事已代考公入仕五紀
于兹孰不入禄如公者誰嗟哉吳中實多壽耇自公云亡今復
何有梅林之墟築此幽堂有厚德者百世無傷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徐君墓碑銘

君姓徐氏蘇之嘉定人也曾祖公行祖茂宗皆不仕父瑄以高
科仕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其官贈茂宗其娶恭人王氏生

君諱諄字以質少入縣學與諸生處能除去富貴家氣習謹飭如寒士數舉于鄉不偶從貢例入京天順壬午竟登順天府鄉試成化己丑擢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南京刑部某司主事累陞本司郎中丁母李恭人憂服除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君在刑部最慎獄事不肯以深文入人罪冤抑者時有平反尚書太原周公特稱許之及在湖廣益以簡靜自守所至事有便於民者輒行之嘗督運邊餉出納之際能除宿弊而事無後期人方望君再進而君述職于 朝事有不樂遂陳于吏部求去矣人皆惜之既歸日與賔友相娛樂諸子更孝極甘旨之奉與其弟以德尤相友愛良辰勝日燕游歌詠不復知有市朝事其樂可謂至矣然嘗曰吾藉君親之恩得至今日使不知足其犯老子之戒乎因自號足菴以見志弘治丙辰五月二十七日俄以

疾不起春秋六十七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先塋之次君娶封氏封宜人子男四滇大學生漳縣學生沛儒士灌尚幼女二長適太學生楊稹次在室孫男五倬僑侃某某前葬滇等縗服持邑儒浦東白之狀泣拜于門曰先人仕亦顯然未能展其志願得銘于墓碑以彰之予辭不獲則諾而銘之銘曰

距吳之東曰有壯縣萬室聚居有族惟衍越自偃王開國于徐支分派别[illegible]城是居惟都憲公起于邑内厥美濟之再世克類問其邑人克類如何發自鄉校爰登甲科乃啓刑書爲司寇屬詳審求生不易其獄乃擢藩佐以牧楚邦疾苦在民我其與攘公事未終獲我私願故第大開樂我賓宴飲斯歌斯子弟在斯大君之賜先人之遺先人之遺亦有身體全而歸之手足可啓松栢鬱鬱高墳巍然從我先人葬于兹阡春雨秋霜益樹益築

子孫方來顯仕宜續乃琢貞石勒此銘文以順孝思告于幽宅

明故嘉議大夫應天府尹高君墓碑銘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暴疾卒年五十七
上聞訃命官諭祭營葬悉如制於是其子節上京以葬當樹碑
墓道謂予與其父同郡又同年持狀踵門泣請造文以刻予以
無暇固辭不獲則諾之君諱敞字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
世晦蹟無顯者惟積德久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資美謂必
振其家擇經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
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　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
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
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
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于外當　今上初立爲

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武大臣咸器重之
再遣　遼府行册封禮還復賚銀幣賞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
南北跋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
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倦及　今上即位耕籍田君執事恭
謹禮成　賜宴人以爲榮畿內飢且疏言民流亡狀乞發內帑
白金五萬兩賑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衆鄉試爲提調官
已而行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爲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
畢即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
厲明察始稱其官君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讌飲如
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無事君美儀觀襟度疎
潤不立厓岸與人處杯酒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毋弟爲人贅
壻而卒養其孤寡于家至宗鄙貧乏輙有所濟嘗以強恕自號

足以見其志矣曾祖貴祖達以高年授冠帶父霄以君三載考最移封順天府丞母蔡氏封恭人君娶王氏封宜人生一男即節娶周氏一女適楊瑗側室鄭氏劉氏生二男某某三女適嚴厚戴德歸漢女孫二長適盛有循次尚幼君之卒諸子奉母于家於是鄉友今管參議琪時爲禮部郎中及王御史倬與其弟主事秩相與治喪發其篋無以爲歛其僚友呂府丞獻等咸賻之始克歸其喪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本縣某山之原既葬節以被卹典詣　闕謝已來申前請其狀則管君之所造也乃按而序之爲之銘曰

偉矣高君白晳而豐匪豐其貌惟量之容凡人可親亦惟樂易持以治人人亦以治赫赫南甸實古鎬京官府參錯民庶豐盈文移旁午日多留務京尹居中仰承俯顧爰以簡靜馭其繁雄

治道所貴吾師蓋公曹參治齊會不事事有言事者直以酒醉
後世取法庶事必隳吏樂民安齊國庶幾古亦有人發奸摘伏
身其遭凶民不荷福奄然逝矣都人之傷京尹何在客來治喪
篋無遺財幾不能斂生不苟取死亦可驗有賻有贈喪舟克還
朝廷念之卹典斯頒崑山之墟乃鑿乃築鬱鬱松楸　恩光下
燭學已行志仕不近名獨不終養其目未瞑作此銘詩刻石墓
道後有過者託此以告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溫州府知府文君墓碑銘

溫州知府文君以弘治十二年六月己未卒于官其年十二月
丙申歸葬于吳縣梅灣之原君所自卜地也將葬其二子奎壁
具書幷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予發書歎曰君與予相好久嘗約
晚歲歸老吳中當尋　山水之樂以償平生之勞今吾歸其時矣

而君先我以逝則所與同樂者何人哉且君與人處雖笑譚中
多直言而無隱情則所以資益我者又何人哉以是久不能執
筆而其弟監察御史森來告曰吾兄之所望在此嗚呼豈吾忘
情於良友者終無以慰于地下哉君諱林字宗儒文氏其先蜀
人五季自成都徙廬陵宋有諱寶者為衡州教授始家衡山於
信國公天祥為叔父與通譜後兵亂譜亡莫能知其世次在元
曰俊卿以武官起為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
昌生五子長定開 國初從 高皇帝平偽漢終荊州左護
衛千戶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後為湖廣都指揮蔡本贅壻
從本守蘇州不歸而蘇之有文氏自此始定聰生惠惠生洪淶
水縣學教諭洪生君幼傳家學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
第初知永嘉丁父憂服除改知博平召為南京太僕寺丞稱病

去久之始起為溫州君居官善察人情遇事剖斷無滯永嘉邑大劇至日理訟牒千數皆得其情民知其明決也雖家人細事悉來訴者父老以勞神勸曰縣令如家翁細事不當親耶居數月凡民間丁產訪知已悉差科輕重皆手自編定吏不得為姦而民帖然以服負山居民自恃險遠終歲不服役乃令父老好言諭之民相語曰文公非舊令比自是率如期至邑有奸民數輩習訟喜訐慣持官府短長至殺人無敢問捕之悉置於法其一尤奸者益附中官聲勢可畏君始至廉得其狀若無聞知者其人謂君無能為也縱弛如故俄白于憲司官言所以當治其人者憲司官以彼有所附難之君不顧以計召其人至出訟牒一篋示之其人駭服即縛去再宿竟死獄中浙東列郡皆稱快邑並海多盜捕之輒匿島中一旦召健卒授以方畧悉獲之上

司論功當賞辭曰此令職也且邑有盜而捕何功之有鄰邑以銀課不足中官派償督責甚急曰銀非土產吾民何辜與償且山澤之利責其所有使不足則常課亦當免況吾民乎竟已先有爲郡者民相訟難決使誓言於神民益惑有事惟神之聽乃籍諸神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里爲置厲壇曰此　詔令也更取藍田呂氏鄉約附以時宜使父老立鄉社行之月朔則躬往講禮問詢民間利弊人人得盡所言其意蓋欲正風俗興禮義以化導其民在永嘉者幾四年治行爲浙江諸邑最博平事簡事畢輒入學宮與諸生講業以學宮在郭外隘而卑濕始擇地而徙之諸生欣欣翕然向學明年秋遂有舉于鄉者蓋寥寥然六十年矣更考鄉賢孫直講祠而下作祠學中祀之嘗行視四境見其外隆而中窪瀦水爲民患乃浚河道凡四十里水始洩去

民得安居又民苦歲輸納　王府糧言于長史司不聽乃上疏
極論其弊仍乞治暴横者罪或謂　宗室不宜論列禍不測笑
曰吾爲民寧能顧利害哉後　詔令有司自行徵收如所奏地
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民何濟使
歲爲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
異奏召當擢憲職適讒言至竟授大僕寺丞于南京曰寺丞非
官乎至則以馬政久弛鋭意舉行抉剔蠹弊奸吏始無所容僚
長有狠愎者正色與辯卒亦信服奏按南京將官及有司養馬
不遵舊制者數輩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今上登極君奉表入
賀陳言聖政十事多見施行間又條陳數事于　朝謂江南牧
馬草場數千頃爲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歲出馬二萬疋
徒勞解納而邊境不獲用皆當究其實繼又上三策極言利弊

所當興革者奏下竟從其一又以有司所祀馬神瀆禮不經宜令改正亦從之嘗以公署在滁陽而每歲印俵馬騎官吏胥長悉集于此殊爲勞費請以寺丞分詣各府以爲便故事馬數不得刷卷曰豈有無文書而能稽較者始令州縣治文書必精而其數始莫能隱他所舉行者尚多大臣多韙之然亦有嫉其喜事者遂移疾去及丁內艱家居者七年會溫州守缺知者交薦于吏部以君爲宜　命下具疏懇辭不果於是去溫二十年人思之未已及復至相率走百里外迎拜于前至則首省重役疏滯獄更增修鄉約爲政大率如前時復令各里立代書辭狀之人以減獄訟設互相覺察之法以免盜賊嚴育女躅役之條以重人命建軍衛立學之制以廣文風至於迎春鄉飲之禮悉正其失一歲中凡七上疏皆言便民事民方賴之俄而疾作遂

卒闔郡悲思如失父母君居官尚廉潔尤善防閑自爲令事上官執禮必謹至論事侃侃務盡所言或忤其意不顧及臨民惟恐傷之苟有疾苦必爲除去之乃已平居與人言開口輒見底裏或人有過面攻之若故舊家必周卹其孤寡曲盡其意而於後輩接納奬勵惟恐不及其心之厚如此更好交游對友談笑盡歡而於山水登覽不厭爲詩文明暢有新意不蹈襲所著述多成編其學自堪輿卜筮之類其說皆通可謂博矣君之父淶水君以君貴贈南京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呂氏封大安人娶祁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奎曰辟俱縣學生曰室尚幼孫男三人女三人銘曰

文以武仕顯于前元虎符煌煌出鎮雄藩終顯以文自淶水君君爲之子家益有聞早登甲科軒然不群始仕于外或易而侮

孰測其中經畫毫縷民有未安以手摩撫南北異宜此家彼戶豈不懷仁皆曰文父頌言百少譏言一多太僕南遷意孰與阿益勤厥事馬政無頗使就憲職當如之何終惠于民寄以劇郡文父復來拯我窮困爾痛爾瘠家至為問昔時于溫恩澤已浹今也溫人罔不沾潤海山之陬有異鳥來我當其凶勿為民裁民曰公死我盍與偕莫救其身闔郡同哀斂金助喪以授其子稽顙辭之無以為此吾父生廉顧污其死爰考遺事尚究其志將使勲名流于百祀胡車之行轅折于軌傷哉中道重載是委尚安于茲有佳山水樹碑于墳以播厥美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墓碑銘并序

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

郎中金府君以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二府君浙之鄞人也諱亮字克明自其大父榮以上皆不顯父暹以府君貴累封郎中毋曰宜人胡氏府君爲童子時非特以穎敏稱里有學佛者頗知書府君嘗受業他日讀孟子至暴者夷之章歎曰吾師其人也吾學孔孟之道顧爲其徒可乎遂舍之去更從儒者游人已奇之稍長適郡中選子弟充生員時多不願入選者府君自言于郡守守愛其有志特給衣服費遣入學勤苦不舍晝夜習毛氏詩不三年盡通其說正統九年登鄉舉明年擢進士第試政工部奉 命湖南爲 襄王府營葬事竣始授南京行人司司副司事簡府君得肆力于學開門授徒日爲諸生說詩言必據理文必合制一時去而取高科者若陸詹事簡沈憲副庠而下凡數人秩滿擢武庫郎中武庫兼掌諸司隸人人歲例出白金

若干兩供官負柴薪勢要不問有無輒先索去卑官釜之所得顧後府君裁之俾皆以時得人無敢議者俄丁外艱去再丁內艱服除遂不起家居無事日與諸耆碩爲會以樂蓋歷三十年以壽終于正寢府君爲人有厚德在兵部時僚友當入　朝行大慶禮屬有瘵疾難於行府君慨然代之其人竟卒臨終歎曰吾非全君爲道路之鬼矣平生持己嚴而不迫待物直而不絞居官則盡心於公務處家則遠蹟於公庭人苟可交雖遠必親故賢者董其德財苟當用錐踈亦予故貧者獲其濟尤好激引後進至於族人之可教者多躬自指授如淮安通判淮某學訓導浩皆其姪也相繼以科貢成名府君娶張氏贈宜人繼陸氏封宜人傅氏以子洪貴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即洪監察御史次潛次瀾女一適寧波衛指揮僉事魏政封恭人孫男六某某女

二長適楊美琚其一尚幼洪奉　命出巡閩其父喪入　朝領檄將歸守制來告曰洪不幸罹此大故今當治葬惟吾父官五品謹按　令典得樹碑于墓敢以狀上題書其文畀之予嘗主試文場洪為所取士及洪初知吳江又為鄰邑知其善政為多今又以才御史稱于憲臺人謂其固能自立亦其父之教也乃序其事而銘之府君葬于鄞之上儒山葬之日則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南有鎬京實多留務惟夏官卿屬有庫部郎從甲科擢居司副美矣金君當此賢路君在童年其志已奇執卷感悟豈背其師入仕則優學惟其時以我所得弟子是資庫部皆勞獨有餘裕吏退嗒然莫展才具吾食　君祿其祿則豐吾居　君位其位亦崇弗畏入畏當保其終鄉閭熙熙黃髮諸老相慰以言公歸

何早琴奕是娱酒食美好目見佳兒繡衣煌煌託以官業誨言勿忘八十餘年曰考終命彼貪仕者糜滅已釐或哀而誄或挽而歌鄞山有石工則與磨考事載書潛德斯顯爰寔孝思不廢令典

明故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翺告哀于 朝公官四品於法當得 諭祭而已 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 命工部令有司造墳安葬蓋異數也翺以予爲先友知公最故且深來告曰 上之崇重師儒至矣不有文詞刻于墓上何以表著先德以副䘏典之盛乎幸念之在成化壬辰擢進士第者二百五十人嘗 賜及第者三人予與公及莆田李士英後數年士英没獨予與公在然皆老矣又南北相望不得朝夕見今公復至

此予將何以爲懷耶公之葬安敢無一言特念同年凋謝殆盡不獨公與士英感歎之深不能成文耳雖然予既後死將誰委之公諱震字道亨自號勵齋世爲吉之安福人曾祖迪忠以季子安止貴贈翰林院檢討祖彛㫖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考德望以公貴累贈右春坊右諭德妣曠氏贈宜人公幼即知好學生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數里外蹮蹮然挾書以往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藏置惟謹長入縣學爲弟子天順壬午登鄉舉及會試屢不偶人爲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少衰竟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修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爲

今上之初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乃擢公右諭德管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蓋又五年以病卒公爲人氣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眞與人處不詭隨遇事不合於理咈然不

從人有善輒稱之不善必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爲人故公居官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爲教以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季試必嚴而公至于歲遣歷事諸司人無敢紊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容貌若不可親然篤于恩義見寒窶者多周濟之南監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徧諸生條其學政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爲謗言以騰于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子始益信其爲人之賢矣公在翰林當會試兩爲同考官 廷試掌卷 經筵展書皆爲盛事及初擢監官適 今上視學蒙與祭酒 賜坐堂上公次當講易詞義明暢 上爲聳聽翌日被 賜襲衣仍 敕宴于禮部人以爲榮遇平生文思敏贍下筆數百字不蹈襲陳言所著有稿藏于家娶歐陽氏有賢行

封宜人子男四曰翹楚軒騰翹縣學生軒先卒女三人長適千戶彭勉勤次適學生王褒彭玘孫男八人曰恩憙愈惠愿感憲慇女三人公卒以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八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侃侃劉公抗顏爲師國學設官淑匪人私昔自翰林往佐以教勤勵率人諸生是效南雍再擢師道益嚴朝暮鼓鍾步履相御建此良規有　國之始旣歷十紀舉而不弛人材振作匪徒效焉心誠服之樂公教焉六館訢訢方竊相慶相向以哭吾道有命人與道亡命如之何惟其名存所得已多　帝念師儒畀以卹典　寵異于常得之亦鮮安成之野築此幽堂必有鬼神呵護不祥以貴其先以裕其後載述平生刻詞不朽

明故奉政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蕭公墓碣

銘

成化辛丑工部員外郎常熟蕭公擢提刑按察司僉事提學雲
貴將受璽書以行有日矣適中人以私憾故譏公于
上者賴　聖明保全卒與僉事貴州特罷提學當是時公已遘
疾便道行至家僅數日而卒是歲十月二十八日也年五十三
公諱奎字漢文姓蕭氏其先有諱某者從宋南渡來常熟家焉
三傳曰順之為公之曾祖祖曰安道業儒尤精於地理家之說
父鳳儀頴敏有文早世公生三歲而孤母周氏守節鞠之而卒
成立之者仲父鳳鳴也少入邑學後以太學生中成化壬午順
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造運艦淮
南三年老　最優贈父如其官母號安人追還京復督修太倉尋
陞員外郎公少喜問學晝夜刻厲人不能堪而愈久不懈竟以

成名及居官尤稱勤敏工役紛紛未嘗以勞自弛於是吏部以公困於俗務非宜薦居外臺委以文學之任人方以為稱而公以剛直取怨幾陷於罪矣公平生事母甚孝仲父嘗患癰親為拭膿進藥左右扶持不践寢室者踰月教其弟塾及其諸子嚴而有恩與人交重信義或其人雖死猶為致力以保護其家不已妻麗氏封安人和柔貞惠與公處甚宜而撫其庶子綬緗維三人更慈安人生女一嫁趙金後公七年以某月某日卒年五十葬合公兆初公將卒語其弟若子宜求吾銘墓塾乃使人來請及是綬等復以書來曰吾母不幸又没將葬矣惟憐而畀之予瞿然曰漢文吾知友也忍負其言終無銘以慰于地下乎銘曰

學優而仕仕尼而止孰為之尼我惟剛直雖晦其才實彰其德

驅車何遄我疾則纏欲知其然命也在天從我之先歸全斯阡

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河東陜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侯

君墓碣銘

成化戊戌河東陜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華亭侯君得致仕之請時年五十九後十年會 朝廷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臣庶以其子直仕于 朝當受封典獲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已而直復用 詔旨歸省而君先以疾卒實丁未七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君諱蓋字進忠姓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遷始居松江故今為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為義事曾祖彥才祖世隆考圭並以隱德稱母盛氏君少游郡學盧陵孫先生時為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

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置第一授襄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爲政取前元張文忠公三事忠告刻本傳之痛抑豪民爲襄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鑛恃險爲亂鎮守中貴人欲請于朝盡勦絕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頑往諭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司莫能禁君上疏陳其弊　朝廷命御史一人廵視而人乃知惧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鋪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鹽弊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以牟大利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于官自是鹽法大

通商賈益至邊徼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于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爲誠感焉君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太學時值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于祭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瑄以祿不逮養爲恨友其弟尊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誨諭諄切鉅細不遺至與人交坦易不變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服之其爲學務博覽亦多著述配沈氏有賢行先卒初以子之貴封安人後從君贈恭人子男五長正次方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次平郡學生次即直刑部主事次朋孫男九僎儀儼倬份偉僖佾某女四長適戴恩餘在室君與山西副使朱公瑄江西參政盛公綸爲中表兄弟友恭

甚至盛公没君哭之慟及是君沒朱公尤哀悼之乃爲狀授其子正等於是直來給部符將歸守制以予有斯文之雅泣告曰不幸先君棄諸孤卜葬有日矣敢以墓上之文請幸憐而畀之予曰唯唯乃據其狀序而爲銘銘曰

維侯之先從宋而遷松水卜居殆數百年烏泥之涇來自唐鎮世濟隱德發于後胤維朝請公仕以學優惠政及人兩佐大州國計所資民不煑海相奪且傷孰爲之宰乃擢運司有疏具陳朝議韙之直指出巡隱然高垣竝手以築商賈集焉邊餉斯足曷不久任遽引其身俯視無憂家有朝紳昔特甲科今遺其子俄涉崇階曰有詔旨孰不富貴考終則難孰不壽考嗣後則單藏玆維深刻石以表百世之餘識其宅兆

明故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墓碣銘

兵部武庫淸吏司郎中吳君以疾乞歸歸至德州南四十里卒于舟中適其弟鄉貢進士鑾護行爲治斂具其配汝宜人方來視疾顧遇其喪痛恨不及見挈其遺孤同還白于其舅卜日以葬謂當刻石墓上於是其仲弟訓術鍌託公事上京持鄉貢君之狀來請銘自君之訃至朋舊有不忍聞者而予尤悼惜不已其父且老一旦失此佳子又何以爲懷耶吾知君目不瞑不以遺親之憂之故耶而況貌焉一子所以繫其心者又何如耶俯仰上下有不可死者君何以至此耶君之爲人不宜至此而卒至此者又何耶君性坦易與人言即吐肝肺無隱藏凡矯飾欺世之事不能爲也自爲諸生已有才名游太學故祭酒晉陵王公素待下嚴獨愛君他日尚書三原王公巡撫江南問士於晉陵公即擧君以對試與論議民事喜曰吾友奇才也及在兵部

尤爲今少傅鈞陽馬公所知以君敏而能守常有推薦意而君不幸病矣君諱鏊字汝礪出吳江名族幼則好學父母憂其質弱不能止稍長偏從良師受經與其弟鎣並以文名于時同輩推讓以爲不可及竟以縣學生舉於鄉成化丁未登進士第觀政工部遣爲大臣營葬俄聞母喪服除初授兵部主事分掌武選陞員外郎再陞郎中始專掌武庫治事如家竟以勞得疾益居官僅八九年年止四十八卒之日爲弘治己未某月某日也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祖塋之側曾祖曰爲祖曰效皆不仕父曰璩有文行累封武庫司郎中母李氏累贈宜人君娶汝氏南安知府訥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一妾顧氏出三歲竟夭汝宜人奉其舅命以鎣之子某爲後女一人贅陶煒君爲予所取士念其止此宜爲銘以慰之銘曰

身不自愛而愛其官嗟有守之必盡求此心之所安惟心之安
惟名之完君子之終尚尋其端凡生者之臨穴其拭淚于斯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七

神道碑銘七首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林公神道碑銘

天順丁丑　英宗皇帝既復位厲政更新尤重守令之選有詔吏部即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刑部右侍郎林公以監察御史得知鎮江及行特命陛辭如方岳官禮吏召至文華殿親加獎諭復賜宴闕下且給楮幣爲道里費皆異數也公感激奮勵至則數舉善政專以安民爲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巡撫其地欲別鑿運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運河固在可即此浚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皆稱便公既不以簿書自解而尤謹於禮法事上甚恭不爲時俗趨謟態文移偶誤或令自劾免罪卒不從其自持如此在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

劉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留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蘇事劇公精勤益甚訟牒滿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故淹之獄中以困苦之既而事簡以其暇日入學宮進文士講業若無事者公既望重于時久之人皆信服曰公非俗吏也　憲宗皇帝之初以政績纍著特擢江西按察使江西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犯大辟賂達官求生者公不爲動執之愈堅俄有廣寇踰嶺行刼贛之龍南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爲避難計公慨然約武臣調兵勦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傳妖神誣惑鄉里公寘其魁于法仍牓諭其衆傳者遂息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及人益誦其賢　朝廷知公可大用召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屬吏素知公名爭自修飭雖寮長亦嚴憚之丁內艱去任吏部計

公服闋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法平正屢與同列忤至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不䘏也偶被疾少間猶夙興而朝退而治公事如常時其勞瘁已甚竟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日卒享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望之聳然平居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人嚴厲聲色稍不和輒跪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容見後輩可教必加獎進後多顯于世自少嗜學公暇輒手一卷不釋凡古人議語往往成誦作字雖率爾亦楷正不苟爲郡多正繆俗鎮江祀漢隱士焦光爲冕服象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爲非法始易去至蘇且易從祀孔子諸賢塑象爲木主及秩鄉賢祀典次第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爲合禮公諱鵬字鵬其先爲莆陽林氏出唐金州刺史嵩之後五季從古之

黃巖今黃巖析爲太平縣故爲太平人自宋歷元業儒不顯入
國朝子孫始出取科第多爲名宦公之曾祖諱養民不仕祖諱
廷瓚父諱純江西湖口縣學訓導祖父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
侍郎祖妣章氏妣趙氏竝贈淑人生母程氏封太淑人配王氏
封淑人子男二人長萊先卒次薇女二人長適鄉貢士趙崇賢
次適葉聰公之卒　朝廷旣遣官諭祭治葬如制後十六年復
命其子薇爲國子生於是薇來告曰先人墓道未有銘文敢請
寬自爲諸生蒙公知愛公之平生實知之謹述其大畧而爲之
銘銘曰
惟林之先世家于閩曰刺史嵩實爲唐臣迨遷黃巖隱久而發
乃多聞人顯庸不乏以至于公力學自許有光其先甲科繼取
公在家庭爲賢父兄舉動有則昆季是程公在　朝廷爲才御

史忠言屢陳不舉細事公在州郡爲賢牧守自潤及蘇譽者一口乃長藩臬乃佐秋臺　天子曰噫曷遲其來來則遲矣其逝何速孰讞而明國有刑獄人亦有言公非法吏儒雅有文恭謹有禮公則已逝不逝者存歲月愈邁賢名在人美謚不加有司之失何以發潛史氏有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銘

弘治庚申南京工部尚書蕭公以老疾上疏乞致仕
上知公賢不允所以慰留者甚至閏二月疏再上其詞加切始允之特　命乘傳還鄉仍令有司供食役之用從厚亦異數也公望　闕感激曰老臣死且至矣　恩典若此將何以報之抵家之明年疾復作竟卒實辛酉三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公諱禎字彥祥姓蕭氏世家吉安之泰和爲著姓邑中稱仕族入

國朝仕者不絕然無甚顯者公幼失怙生有高資能自奮於學期必取科第游學于外族人有隸尺籍于蜀中者往依之學成弟子多從受業然益困無所遇翛然西歸舟行峽江偶墮深淵中自分必死矣忽若有物扶其足而起適得漂櫓負而登岸人異其事謂公後當顯竟以儒士舉于鄉天順甲申遂登進士第成化乙酉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已丑陞湖廣司員外郎治獄明決爭訟者一訊輒得其情據律剖斷庭無留獄人皆稱之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一道明決如在刑部時所至郡縣興學廢墜尤好獎進人才敦勸民俗不專以簿書為事俄苗寇竊發　詔出兵勦之文武大臣或不相能公適以事在軍中曰自古未有大臣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乎為反覆開解大臣感悟寇卒平公當紀功則有以婦女首級徼功

者辨其僞斥之及奏捷加四品俸 吉王建國長沙公復督工
役一時夫匠被人擾害者賴公以安巡按御史累奏公治績辛
丑擢本司副使丙午再擢按察使於是涖湖廣者歲久治績愈
著名益起明年遂遷河南左布政使至則宣上德究民隱尤不
肯以公錢曲奉權貴人人以爲難戊申爲 今上初年會陜
西缺大臣巡撫 朝廷即以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敕
得以便宜行事陜西當凶荒之餘民初復業公加意安輯流移
者益至乃內務蓄積外爲備禦兵民晏然西方殆無事歲當慮
囚得可矜疑者悉置輕典奏上因多免枉死公作全命錄以著
朝廷欽恤之意然是時一裨帥犯法素有聲勢爲請託者多卒
論如律復以平寇功蒙 恩有文綺寶鈔之 賜辛亥遷南京
工部右侍郎甲寅改刑部丁巳始有工部尚書之 命南京爲

舊都凡　壇廟宮闕城垣橋道歲久漸圮修治無虛歲公計夫匠量材物役用必當未嘗妄勞費權貴人有乘時求利者往往無所得每土功告成輙蒙　恩賜以酬其勞　上將久任公甫三年則公以老疾去而卒矣曾祖廷翁不仕祖維翰考楚紳皆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袁氏母羅氏皆累贈夫人公有兄二人曰彥亨彥清俱出前母歐陽氏及羅夫人生公憐其幼弱析與田產特厚後夫人卒公尚少悉讓還二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率譽公以爲不可及公壯且貴痛念父母不及祿養過塋域輙慟哭如初喪念叔祖志翁無後塋域蕪廢爲修飾而歲祀之居家作敦本之堂及置祭田以供合祀祖先之費至於處宗族待故舊其心必歸於厚也若其歷官四十年田廬僅足服食不侈於物無所

玩好公稍暇惟讀書賦詩而已其德之儉又如此娶同邑太原周氏累封夫人有賢行爲公屢納妾無子公乃以兄彥清之子弼爲後弼以公蔭爲國子生孫男二曰益曰善女一許嫁曾某公卒後弼來告哀　上復念公諭祭治葬皆如卹典將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里中杷塘其地公所自擇也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工部右侍郎張公皆爲公同年知友弼往告曰先人於法得樹碑神道敢圖所以刻于石者張公乃爲狀授之而戴公則率之來請予謝無暇而請之益力爲序而銘之銘曰

吉有蕭氏著稱于時昔自瀘源徙家龍陂延歷數世如木分支載培以溉始大發之惟大司空爲時偉器孤童業儒志向已異宦學有成豈假人致登名賢科起家即吏法家者流刻而少恩哀矜勿誤如切吾身敭歷所至濟以慎勤凡吾所馭莫匪斯民

名與祿崇德及位顯畱務則多志克大展疇咨若采古難其才工役屢成山有餘材西望大江浩然去志公身可扶何隔斯世帝念老臣　恩典嘗頒不終享之巳蓋其棺陳其牲醴洎其塋域　邦國之典郡邑之職嗣續有人喪服纍然以弔以哭賓客連連　國無耆俊鄉乏名賢何以考之刻石于阡

明故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銘

祝之先葢以太祝之官爲氏或曰出黃帝之後以國氏春秋時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名士而江閩最著逺元有曰碧山者自松江來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皐遂著籍長洲九皐生子潛子潛生景章皆不仕景章生煥文材敏行修在　國初以瞶疾不在察

學惟務樹德是生公公諱顯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
中爲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宣德乙卯領鄉
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　詔大璫察進士
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堂小豎行邀公入閣下公初未知其故
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留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
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閨門曖昧嘗受　旨察
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
密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丁卯副駙馬都尉石公
璟封荆世子及都昌王二妃無幾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
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　詔服除乃復前職尋陞
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專督糧儲時大寇之後倉府空竭飢民流
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招亾拊存因時立制凡征歛出內

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廩庫充實　朝廷[illegible]久
不他遷　賜誥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illegible]　本司右參政
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晉俗少文思振以儒[illegible]舉禮義興學校無
所不至臨汾陽曲二文廟聖賢塑像印金元遺制左衽乃更正
之爲文釋奠以謝不虞皐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
皆以神名名之乃葺墓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入
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公鼎新明道先生祠
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廣選俊秀以充生徒下教
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
以爲程課庸下者毋強以文辭第使學書讀律異時不失使任
正冠服飭威儀勤察試親爲講授諸生呼爲祝夫子而不官後
多成名爲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滯

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
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
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纔十六人餘皆脅從而所攀援逮千
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
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邪不可衆曰然則秖應以盜聞耳
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爲哉罔上覬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爲
謀反已行上奏得 旨一如公議嘗監決崞縣囚七人令先詣
御史錄之謂巳允當至公導論諄複中二人因歎泣吏鞫得其
寃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導因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
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
減死襄陵某甲贅壻後生子巳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鞫于壻
追長爭財交訟二人皆囂悍多歷年所不決公至不施鞭撻令

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 孤之義然由孫之鎡基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 業耳吾今爲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 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爲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冤不難雪吾恐其雪冤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爲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不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遇 輙登臨謁蹕賞

弔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僉憲玨杜東原瓊輩日相過從遊行高風雅韻輝映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爲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後軍都督府都事士達之女贈恭人配錢氏靖安州同知鑑之女鄞縣儒學教諭紳之姪女封恭人子男一人曰嶽即武功之子壻也女三人皆嫁宦室孫男一人曰允明曾孫男一曰續縣學生女一人公平生篤於人倫兄没嫂寡買田養之錢氏無嗣命室祀之閨無妾媵庭無譁言作爲詩文體尚豐雅而理致典厚所著有藏修登庸句宣歸田諸藁別號侗軒通爲侗軒集若干卷尤善談論援經據史貫串今古聽者竦服與幼賤鄉人語則

莫非孝弟忠信檢身利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廢瀕卒遺念不忘　朝廷高朗令終信邦國之大老也既卒允明奉葬於吳縣之横山後十年而允明舉於鄉屬者會試京師謁寬請銘公墓道之碑惟士百行公多具之而其所長尤在知人獎掖後進素志亦以此自負寬之在家食也荷公之知特深每過為期待比竊祿于　朝別公者逾十年中間僅一歸侍公教者不過三四見其體履康勝耳目不衰揮毫談飲不殊曩日而子孝孫秀承侍左右加為公慶之以為其情適氣和宜享上壽追別去每詢鄉人無異語者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允明且示侍御杜君子開之狀少卿李君貞伯之誌書既詳矣緬懷今昔不能自默勉復書以歸之俾刻諸石嗟夫天之報施每信而羸公之立心行已輔世澤物德學功名則既盛矣享有

諸福亦不薄矣稽之人質之天無所弗合以是論公亦有以達幽明而信久遠矣至於餘慶所鍾寔在嗣續今允明文名甚盛他時有所建立則公又有不待斯文而永者矣銘曰

有偉祝公瑚璉之資昔在 先朝奮起乘時給事 廷陛分牧藩維內宣耳目外拊瘡痍既庶既富而復教之廩有穀芻家有書詩禮典興行義澤弘施郁郁文風鄒魯同歸學既士先材亦吏師明刑慎獄民不能欺活爾垂死藏厥渠魁胡汝晉人受賜維私解組歸田吳山與巍遐壽令終諸福無遺人之云亡繄我之思匪獨我思後進之懷公王汝成心若調飢有施而報在此孫枝載掖其立世美永貽令聞不已式視豐碑

明故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訃遣官諭祭

命有司造墳安葬如制兵部給舟載其柩還其鄉友太理寺丞吳君道夫以其子斯可等尚幼爲經紀其喪且謂公官三品既荷 朝廷卹典之厚於制亦得樹碑神道刻文以示久遠他日斯可乃奉禮科右給事中王君文哲之狀從以兩僕來請予曰公吾之同年也昔者往臨其喪念其孤寡累然涉江湖數千里而還方恨無以相其喪況以是爲託乎即諾之既數月予以病在告又念公葬當有日乃發狀而叙之公諱裕字敬昆潮之揭陽人曾祖大訓祖瑾皆不仕考胃以鄉貢士授廣西武緣縣學訓導後以公 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妣袁氏封太恭人公幼穎悟強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爲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錄其文以藏壬辰

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旬餘丁武緣君
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差徐州皆
敏而勤慎出納無滯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公在
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勳司
署郎中未幾遇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　今上御
極召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
重望方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
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
怨謗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督武官　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
治因念其母太恭人老于家奏乞歸省既至侍養方樂而太恭
人俄下世執喪盡哀復入京以例領檄守制服闋還任己未始
有太僕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胡虜數入雲中寇

掠邊將議出師顧馬多病死奏乞甚急公日坐堂上選閱至發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當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休致　朝廷莘勉留之已而疾劇竟卒辛酉四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邑之某處公娶同邑許氏贈恭人繼娶東安許氏贈刑部員外郎瑛之女封恭人男子四長即斯可次行可際可學可女子五長適謝天經次適林嵩俱縣學生次許適姚明清餘尚幼公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對醉輒忘形素不尚奇詭之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臣公爲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爲人矣盖狀云然爲之銘曰

太僕古官見周冏命后聖攸資曰僕臣正厥後失職惟以馬政漢興設官修馬復令循至于唐閑廐益盛惟公早歲出由甲科

南北郎署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爲多和而不隨平而不阿
冢宰倚之黜陟無頗翔集銀臺起領太僕北檄戒嚴戎及馬畜
選閱日勞鼙彼監牧師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祿
惟 帝至仁軫念僕臣 錫以卹典賁其塋墳公則亡矣厚
德未淪衰服在喪幼稚詵詵祿位有餘尚遺後人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 敕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廬鳳四
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明年至家疾作遂
不可起時二月廿五日也享年六十二守臣訃奏 上悼念
命官祭葬皆如制他日其子琪遣其弟珏走京師奉公同年南
京工部尚書董公狀來乞墓文惟公才力精彊 朝廷方倚以
重任一旦遽失之知公者方相與痛惜予交公且久又以文字

爲職忍無一言以述其平生乎乃諾而叙之公諱蕙字德馨姓
李氏世家當塗祖順爲刑部主事以事出爲南雄府經歷得孫
于公解即公公生再朞歸家幼則頴異知詩律人號佳子長入
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會試列高等　廷試蒙
賜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明年會給事中缺吏部愼選其人以
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　詔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
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得米公涖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
人皆稱便才名始起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
弊仍條陳給賞新格以上　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
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叅議時有中貴怙勢挾儉人徧歷南方
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南昌道以公偕行列
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

公之力也歲滿分守嶺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湖東時上饒饑民數人乞米十富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薄其罪恐長亂不可特罪其爲首者餘從末減獄始平後四年南贛盜發巡撫大臣議發兵勦除以公舊有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檄公行公至令駐兵旁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詔意今宜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　聞蒙厚賚弘治戊申擢本司左參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爲姦莫能竊其故至則痛治之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爲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　朝廷以漕

運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撫四府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月畢至京會議後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困于運輸者方幸稍蘇　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以褒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　賜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為榮遇益又二年不意卒矣公為人疏達明敏遇事能變通用法務平恕入仕三十年尤以廉謹自持人無可議者居家事母孝母病必躬扶持久而不倦待二弟有恩季父異爨已久後公稍貴復請同居養之至人有德於己雖在幼時終身不忘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喜交游好吟詠與士大夫文翰往來動盈卷帙有粹英集藏于家公之祖順父翔並

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某氏母蔣氏妻陳氏並累贈淑人繼配姚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琪郡學生次珏太學生女二長許嫁黃某次許嫁劉某皆武臣子孫男二人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采石之馬鞍山下今翰林學士南昌張公知公尤深者旣爲銘納于墓中矣此復㝡其事行爲神道碑銘銘曰

古燕建　國旣越百年　國之供億寔浩且繁河渠弗鑿以浮以沿漕舟畢集開府督焉有美李公召自方嶽入總留務京儲是度　帝知其才漕事有託兼付列郡俾究民瘼勤勞于外公曰何功行視太倉粟陳而豐撫循其衆公曰何德行視萬大人偃而息奏疏屢上匪爲其私食足人安臣志在斯　帝察其衷益增其秩公曰何能惟下之力　恩荷偏施臣則以懌不

石有墓墓木已拱乞歸燎黃二世沾　寵執　知九原公即繼踵才不盡施而志亦賁士夫之論小人之思思　公之恵曷止萬口自江之西及山之右昔在韓滉有聲于唐公盡其才亦尚可方惟其不已託此以揚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瑗字大玉姓陳氏其先陳州人也後從太康元季兵亂再徙祥符至公之父官濵州以漢潘註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以奇童稱年十二弄筆爲舉子文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登鄉舉成化壬辰擢進士第丙申授戶部江西司主事丁父憂服除復授本司丁未陞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郎中庚戌實授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左參政丙辰再陞福建右布政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戊午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南京糧儲用遇　恩詔得　賜誥進階通議大夫其履歷
可考者如此公始居戶部已稱清慎方　廷議以鹽法壞部中
舉公往治其事搜摘弊端一時權貴侵奪民利者始皆知畏戢
內大水奏　詔行賑䘏令飢民獲濟已而上疏陳十事其間言
權貴役民之弊尤力名始起　部中參政江西不以其俗難治施
威于下適建　親藩尤善規畫工完省財力鉅萬官民感其惠
者至今猶能言之在福建時事有利弊與同官以漸興除不肯
專主嘗以文移有亂真者猝不能辨他日廉得僞印十餘皆出
老軍吏手擒其人悉寘于法閩城中故有渠通潮汐縱橫如井
形湮塞六十餘年有司樂于因循公始役民浚之仍伐石甃隄
凡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易致民以爲便及轉江西民識公者
皆喜曰是故陳參政耶始至即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橫取于

民者為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謂比歲盜賊不息實緣民困於征輸所致為力均其租稅民方感化而公已召為都御史矣蓋南京百司諸衛糧儲出納月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總督歲或不時至公必移文促之務使事集自京衛烏龍潭至江北鳳潁諸倉創置歲久　朝廷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葺然功不大施仍就朽壞公至視如家事旦夕規畫凡重建若干間皆堅固可久其功績可紀者又如此公居官不以威嚴臨下至于待人和厚可親故所至事不勞而治自其父謫居後懷念汴為故里公嗣其志竟還居之少承家訓及故與化太守岳公在天順初從　內閣謫居于甘公嘗受學掌指教為多於官學之道固有得也曾祖曰彥良不仕祖曰景文父曰敏濵州學訓導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韓氏妣金氏並

贈淑人配巫氏贈淑人公無子以其姪宋爲後以弘治庚申八月二日卒于南京公館享年五十九側室孫氏與宋既扶柩還沐宋來告哀于　朝蒙　恩命有司諭祭營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合巫淑人葬于祥符縣某鄉某里而故祭酒劉道亨先生既志其墓矣宋復持狀來請銘于神道之碑蓋道亨與予皆爲公同年義皆不得而辭者銘曰

漢有德門文範其人公出後裔始家于陳後再徙家去陳不遠
迨寓西陲家益不顯公生數歲迥異群兒覽書成誦以文爲嬉
內訓外授飫于宮學抱藝入京遂與衆角既登甲榜乃列戶曹
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其緒已見及擢大藩而事益練
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維時建
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

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 朝三任莫久內臺之副為古中丞畀以畱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升龠韓滉在唐國計有託計工儲物于斯一新素餐無補公猶有云生居邊方習見戎虜嘗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者則哀 朝廷念勞卹典不薄有祭有葬有司奉若爰念故里竟還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慎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可見者此揭于高墳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鄧公神道碑銘

國家有碩德偉度勤勞于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穎異過人稍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喜為齷齪行人已奇之景泰丁卯

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
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
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
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為成化己丑遷大僕寺丞
貴州新設 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
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
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
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
以公治績異等交章舉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
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
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
以公諳其土俗為宜奏 上允之即拜右副都御史奉 敕

行俄丁母戴氏憂服闋適貴州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仍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至遣人
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
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
京悉斬于市寇既盪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衞所屬今兌
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
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
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
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遣養子蘉之子
乾馳入京報捷　朝廷既授乾以錦衣衞所鎮撫即下　詔褒
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遂進右都御史貴州

旣無事召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勵其餘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刼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貟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以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藤林川雲壚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

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
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　賜詔勉留特
遣醫往視仍進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　上知公久勞
邊務召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某日
也享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愛備
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
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曾祖諱成祖諱
華皆不仕父諱昺華亭縣丞祖父俱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祖
母謝氏母楚氏戴氏俱贈夫人配潘氏崇仁知縣公源女繼龍
氏平凉主簿添麟女俱贈夫人子男三人俱早亡於是公訃至
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仍　命有司祭葬乃以壬戌某
月某日葬于縣東南新城之岡　今兵部尚書劉公時雍鄉人也

念公之没無後具狀來請銘于神道之碑惟公為一代偉人嘗竊敬慕而公亦不鄙數致書問于愧不能當也旣感公德而劉公之義尤足重者乃不辭而書之銘曰

岷山導江匯為洞庭傑出鄧公壯此巴陵公起甲科少展其志為令若守政亦無異去任無幾民知有公呼父與母棄我孺童擢居東藩席尚未暖來旣不速去則不緩我力惟弱我才豈優加以顯秩託以遐陬公曰荒服莫非王土不有威德以禦以撫撫其柔善禦其強梁漢有其人馬援祝良瘴嶺霧江移此以治帝有深仁仗公再施佚此一老切于 宸衷欲安遠人無踰于公南有留臺終老有 命邊事久勞而公則病公卿比肩林立于朝 上不識公黃髮已凋治裝在門考終于位訃至與嗟上下莫慰碩德偉度其人豈多世之長者孰障頹波身之有傳

不惟有後功在邊方是謂不朽

重修會通河記

水之利於天下國家也甚博且久蓋自禹治水功成任土作貢則壤成賦而其書每謹於貢賦所自入如於兖曰浮於濟漯於揚曰沿於江海之類可見然每州皆曰達于河者以當時都冀而冀三面距河也夫曰浮曰沿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後通褒斜道其道自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司馬遷作河渠書實載其說然車之任載少而其費倍蓰於舟所不必計者邊徼阨阸之地當用兵戰守人固負擔餽糧豈特車轉而已而國都供億不可勝計建萬世無窮之利者雖穿渠引水歷歲不休亦佚道使民所當然者

況因前人之功以成事者乎葢今東南歲漕粟四百萬石達于通州以其什四貯京城而浙西數郡別漕入　御府以及供百司庶官所給者更數十萬石城下古有運河元太史郭守敬精水利建請宜棄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經瓮山泊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合入古運河時用其說就河置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行水人以爲便歲省車費若干萬迨其季世江南貢賦既絕　國朝且屋其社無事于漕者更四十餘年河廢不治益久永樂間　太宗文皇帝仍都于此已而命平江伯陳瑄主漕事瑄以海運道險初創淺舟爲河運舟至通州所謂其粟什四與別漕數十萬石者率用車轉運卒既困及是或值霖雨車直更踴往往稱貸出息以完餉役而困愈甚於是瑄之曾孫銳襲爵世漕事疏請浚河以漕如前元故

事　上從之乃增修廢閘益爲積水計功成而舟至城下矣士女聚觀夫役咸喜其事若可久行者未幾雜然相傳以爲不便猝莫能考其故竟廢不行至是或具河所便狀言于　朝請勿廢　上以爲然詔加修治仍命銳董其役歷數月而畢竊嘗觀之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今舟制差大而河益堙其旋轉往來勢必不利且河之上流多稻田耕者堰之其流始微水故難積眞若不便者使比歲豐稔　國家閒暇置其所不急之務專事此役而復導其流無若田蚡爲私計而委其數於天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河初名通惠後更名大通今又名會通云作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都城濠記

惟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肇建京都于朔方所以

臨御中國控制四夷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豈與商之遷殷周之作洛匹休于無窮者都城周四十里鑿壕迴環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水自城　玉泉山而來道出　大內穴城爲門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雨潦溝渠漲溢又爲水口於壕洩之其流皆注大通河東南入于海既歷歲月堙輒加修於是不修者久矣　皇上有詔發軍夫四萬人命襄城侯臣瑾工部尚書臣復領其事而以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功自西北隅始壩堰既築畚鍤並至人爲之伍伍分之地旁廣下深一皆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堅既又築亘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爲丈八千三百有奇至於楗牐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物　皇上重勞工役間休息之越明年九月二日功始告完流泉清漣曲堤整潔樓櫓不

飾城郭若增而高輪蹄交馳道路若闢而廣京師壯麗不啻有
加事 聞自督工之臣下逮役夫賞賚有差益當功役之初興
也有議之者曰壕之爲制凡以設險是舉也其守國之良策歟
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必盡然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
治雖在要荒之外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爲限何事一
壕哉然而復爲是者則以京都 文皇帝建爲萬世不拔之
丕基也厥初經營亦惟甚難 文孫繼世時加修之惟知其
難故也知其難則推而及于舊章成憲無不由之監之者何止
一壕哉且姑即一壕以窺 皇上之大德於汙濁之滌而去
也則凡宵人惡類必知所惡而屏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
也則凡諍臣拂士必知所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而能捍
也則紀綱必張而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築而能防也則禮度

必幾而縱欲之事無矣於財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力之可使則不至輕役以損其力土宇於是而恢拓人民於是而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爲池長江以爲塹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惡在其爲險者臣故知神謀之不出此也臣備員詞林職在紀載覩功之旣完也敢執筆以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上在位之十二年今禮部尚書周洪謨爲國子祭酒言夫子集群聖之大成前代率有尊崇之制顧　國朝未遑舉行非甚闕典　詔下廷臣議特增籩豆佾舞之數行之太學以及郡縣凡歲時有事于夫子廟者其禮樂如制又專遣儒臣詣曲阜祭告朝野稱嘆以爲盛事惟夫子廟自唐以來建于天下而曲阜之

西有曰闕里夫子之故宅在焉其廟則自漢已有歷代修建子孫世守罔俾廢壞至　國朝洪武永樂間兩嘗修之然特因金源氏所舊建弗稱　今日所以尊崇之者衍聖公孔弘泰因請於　上從之於是山東藩臬三司暨兗州守臣祗承　德意相與計財用召工役董治惟謹以某年月日興功某年月日功畢易腐補漏拓隘增卑規制煥然殊異舊觀疏　聞爰命臣某記其事于碑臣竊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人其大要不外乎三綱五常而已是道也孰傳之惟吾夫子傳之其見於六經之所刪定贊修者是已後世人主得其說而行者皆足以維持世教而成允升大猷之治此報本之禮所由舉也肆我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武功既成人紀以復知道所由傳而本所當報也益嘗正嶽鎮海瀆之號於夫子則謂其明先王之要

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大哉　王
言非聰明聖知者其孰能知之是以封爵仍舊而一歲再祀秩
於典禮甚盛若夫闕里則又三歲一遣人祀之尤所加禮至於
今上益加崇重禮樂之制行之未幾即繼以此舉其心惓惓爲
者豈獨私於孔氏耶昔漢章帝躬詣魯致祠作六代之樂大會
其子孫自以爲孔氏榮善乎孔僖之對曰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甚嘉之臣不佞於廟之成謹紀其事
俾天下萬世欲觀　聖德者於此有考焉系之以詩曰海岱曰
南維魯賜履曰有尼丘在魯之鄙尼丘降神屹然獨峙百聖後
先道則一揆若堯與舜其尤盛矣人亦有言莫盛夫子夫子之
道至高且美流澤汪洋萬世攸被世主報功益遠而侈褒以鴻
名秩以豐祀袞冕巍巍群賢列侍維魯有宅共王莫毀奕奕廟

堂于漢經始歷魏唐宋迨金源氏式大其規久始有侯於赫
皇明建 國十紀文教誕敷及遠自邇 明聖得師維道顧諟
尊之崇之有樂有禮紛其羽籥錯其簠簋謂此器數罔愜仰企
乃 詔有司乃鳩役使乃伐堅石乃削文梓並手偕作咸獻厥
技長廡重門崇簷廈阯剝落以完漫漶以毗革故爲新衆目改
視曲阜逶迤帶以泗水鄒嶧代山宗前後剏施輪奐相望終古莫
陁匪廟獨存維道乃爾 聖德煌煌長貴闕里作此銘詩以列
國史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凡天下郡邑皆有城隍有則皆祀其神雖蕞爾小邑無所謂城
隍者官亦未敢廢祀蓋以人民所止必有神以司之也而況京
師爲 天子所居有 宗廟朝廷有府庫廩庾有百司庶職

有六軍萬姓其神當益尊其祀當益豐其廟不當益盛哉廟在
太宗文皇帝之初號都城隍廟正統戊辰嘗修之今 上之
十年時和歲豐災沴不作 上推神之默助而思所以報者
若曰朕惜財力非有益民之事弗用弗使惟是都城隍神保衛
我 國家厥功甚大廟久弗修何以報荅神貺於是工官奉
詔惟謹爰擇吉日命良工木石 並用丹堊錯施凡堂殿寢室廊
廡門階鈇折者易完朽腐者易堅漫漶者易鮮功既告訖神靈
洋洋如降如陟都人奔走有禱益應 臣嘗觀前代當海內晏安
國家無事君心漸移罔知儆戒則土木禱祠之事從之而起若
秦漢之君泰山之封梁父之禪泰一五帝之祠金馬碧鷄之祭
杳冥茫昧求非其神以儌福于一身為後世笑肆我 太祖
高皇帝受天明命肇定天下即 正嶽鎮海瀆之號以一洗前古

繆妄不經之弊　皇上嗣統監于成憲非其神不祀于其祀必
敬而城隍之神雖古經傳不著然書曰徧于郡神神非郡神乎
又曰咸秩無文神非當秩者乎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神之功豈獨山林川谷丘陵而
已乎所謂保衛我　國家誠有如　詔旨者祀之寔宜夫旣宜
祀則廟者神之所依也修之亦宜乃著其說于麗牲之碑系之
以詩曰赫赫　皇明興于南服鼎遷幽燕如古郟鄏董官綏衆
正位辨方包而絡之有城有隍其城維何廣矣百雉其隍維何
泚矣一水維此都會民止于斯相其高深有神是司神之爲德
聰明正直以保以衛以殫神職維神有廟爰止爰依維　皇有
詔爰修爰治燦然焜煌美哉輪奐工巧材良頓還舊觀廟之奕
奕妥靈揭虔神之來格有風肅然黍稷馨香犧牲肥腯神享惟

誠不享惟物六沴不生百穀用成於千萬年福我 皇明

南京朝天宮重修碑

記曰萬物本乎天夫人靈於萬物者也物之欲報本者或見於豺獺之微而況於人乎然古之制自諸侯以下皆不得祀天而獨人君得祀之者以人君爲天之宗子而萬物之至也後世道家者流乃獨創爲宮觀以極其尊崇之意往往土木以肖其形衮冕以制其服櫝主以侈其號表疏以達其詞至于俯伏跪起祀贊陳設其科儀之繁物品之富不可勝紀也爲其教者多據名山臨福地而其蔓延之盛雖環地遐僻莫不有所謂道流者居之 國朝 太宗高皇帝定鼎金陵實有龍蟠虎踞之勝所以奠四海之民垂萬世之統者端在於是有非前代區區割據之國所得而擬者方 高皇帝之始創天下也城郭以拓

宮室以造　祖社以建民居以定官舍以繕倉廩府庫以完衢路橋梁以修數年之間遂成大業至如浮屠老子之宮則吝不出一毫爲之書所謂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者是也然　聖心惓惓固未嘗一事不勤乎民亦未嘗一念不敬乎天故每歲首有事于南郊其精誠所感風雨時若民物繁阜得以享其至治焉一日　上意若曰朕敬惟天今民事方殷日不暇給不得朝夕對越在廟以荅大貺顧京城有故元之永壽宮在規模鉅麗鮮與爲比其改名朝天宮俾司道教者體朕至意率其徒屬而虔奉之既　賜名樹綽楔通衢大書三字以揭之而宮益爲偉觀矣凡四十餘年而　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仍建朝天宮而號舊都爲南京云乃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宮一夕燬于火其不爲煨燼者無幾守臣以聞且有以修復言者　上初置之

旣而慨舊物之就廢念　先志之當承爰詔道錄司某官臣某往董其役然復重勞民也特使勸募爲之一時　命下民庶欣然咸願相助富者施財巧者効技遂以某年某月某日起功越幾年而功完穹門洞　曲路迂繞殿廡樓閣執若增高鉅麗之制一還舊日游其地者以爲蓬萊方丈當不是過　帝王之都是宮維稱宮在京城之西金節坊傍附晉成陽公卞壼之廟而其後林木茂密岡阜隱然有故所謂冶亭此皆得不燬者也功完復以　聞有　詔臣某宜記之碑臣觀前代之君致力神天以爲禱祠之舉者比比而是其於民事之所當爲者則略之惟是朝天宮　高皇帝仍勝國之舊而不改作者固本於卹民今皇帝繼　皇祖之志而復修治者亦在於卹民民者天子之君以治焉者而卹之非敬天之大者乎是宜書之以示來世系

之以詩曰金陵佳麗秀所鍾原城踞虎山蟠龍 眞人渡江萬馬從白旄黃鉞開鴻蒙驅逐羯胡掃郡雄厥旣得卜勝土中天人府仰精神通物繁民阜歲屢豐報答爲以昭天工睠茲城西有僊宮 錫之洪名致尊崇殿與相尋理則同畢方南飛一夕空 帝念舊物思成功修廢舉墜當朕躬羽衣使者下江東有後不煩大司農鳧蹄鵝眼泉流潨北山前則伐南山礱摶埴設色並手攻玉樓翠殿高瓏瓏亦有門廡塗青紅美哉輪奐氣象雄僊官祝 禮數恭肅列星斗冠芙蓉或持琅璈奏金鏞鸞鶴笙雙吹白玉童帷中颯爽來冷風奚待西祀兼東封 聖皇無爲抱淵沖萬壽高躡三皇蹤斂福錫民慶奇逢東瞻貞嶠西崆峒茲宮相望無終窮

南京兵部尚書前廣平府知府秦公去思碑文

廣平爲畿內大府直隸京師非外省屬府比惟其地重埶尊知府　朝廷率慎選其人成化十年舒城秦公以工部員外郎奉命而至以清約自持濟以勤慎每日未出坐堂上吏抱文書以公事咨稟必詳審可否而行之吏畏其嚴莫得容其私凡爭訟者立庭下閱其情輕與誣者諭使之去餘則召其所被告之人爲剖其是非辨其曲直參以情律而斷之皆俯首心服無一人稱寃者若死刑尤緩其期往往平反或從末減者尤多民有賦稅以時徵收或遭水旱螟蝗之災即具實以奏貧民既得蠲除亦不使奸民乘時作僞以虧国用民有徭役則視戶口多寡貧富預定其等第載於冊籍及期而分派之無弗均者先時屬縣荒民流移者衆各縣多棄地爲里胥隱占所遺賦稅派人輸納究知其弊遣人四出相視得地二千四百八十餘頃悉給貧民耕

種由是賦稅皆足其流移者加意招撫至者五千八百余人仍
給與舊地耕種免其雜役三年民皆樂業益自遠而至先時屬
縣孤貧者無所養始各令立養濟院人月給米四斗其死者又
立漏澤園給棺葬之至於倉廩空虛積粟有措置之法驛傳疲
敝市馬免侵刻之害施藥餌而疾病者得生勸資助而婚喪者
有濟尤重文教斈校必葺而完生徒斈業躬自考校別其勤惰
莫不奮厲人材遂興科第始盛自春秋以來郡中多聖賢墓悉
加封護使人守視惟謹公之善政大畧如此公在任憲臣行部
至輒録其政績奏于　朝及公秩滿將去民攀留者塞道至不
得行公既擢江西布政司參政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益三十餘年于此父老論前守必首及公曰安得有如公者
耶弘治十四年又得陳侯以刑部郎中至其爲政大率如公民

愛之曰何我侯一似秦公耶侯因詢公舊政如何父老猶能一一道之其色慘然有泣下者侯曰吾且求文刻石以慰爾之思可乎皆曰幸甚於是侯述其事來請予昔佐吏部獲與公爲寮友見公之謹厚端重心竊敬之然公未嘗一談及爲郡時事至是始得其大畧敢不書噫公則賢矣惟世之仕者多矜己之長而惡稱前人之善者比比有如侯之有容者乎書曰有容德乃大他日侯之善政又當有紀之者矣公名民悅字崇化舒城人天順丁丑進士侯名欽字亮之會稽人成化丁未進士爲予所取士云繄之詩曰惟昔任人莫善於漢循吏屢書見於史傳其人何如其政何書赫赫無求黙黙自居不使斯民一朝驩虞吏亦有言不失之誣月計不足歲計餘如龔如黃世豈終少古訓不忘子民有道民親平易政尚体要率是而行漢人充紹曰我

父母曰我師保去之遥遥傳之父老燕山北峙壯哉　神京分畫甸服曰有廣平天子擇守惠此黎氓秦公昔來父老前迎公戒僕夫六轡緩行吾官雖尊斯民勿驚惟此大郡吾治何能不撓獄市惟靜惟清治之踰年政績何有獄無赭衣家有南畝豈不徭役赴者恐後豈不征科輸者恐負孰梳衣冠孰所箕帚里俗自淳士風自厚問何能爲曰有賢守古之遺愛民不忍忘陳侯避舍秦公在堂勒石示遠同吾耿光

補遺

匏翁家藏集後序

詩以錄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純疵世道隆汚之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具載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與直言帝王治矣

下丈經大法校誦至詩讀至
書而至附至人黎可想見也
降自漢唐至文至詩雖各
具表見回視風雅典謨之
制迥然而倫理性乎風類
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

永至若吾宋諸儒輩出無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自闢一途矣然年時之變遷文之盛衰而吾人之品格殆與世推移而莫之能違也如是哉吾故

友吳文定公幼游學校稟賦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筆力雄健賦詩屬文即能鄙薄塵俗直躋古人爭地叨陪研席同舍橋門出入叔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歎

異館閣之盛也已而禮闈
廷對果皆出冠自是入官
翰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
啟沃為職位望日益高數
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
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

大形之飒録著之紀述多
雅音畢致山泉宿澤必
底至極者不止千篇而已
物方將憤樂忘老而无妄
疾作遂殞矣既葬之文
明年季子中書舍人奭

與吾從兄奎齋爰蒐閱笥
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
詩凡三十卷序記誌銘之
類凡卌七卷自題曰家藏
集蓋將以遺吾後人其精
力之所在也奠懼或散失

既壽之于梓以公平生著
厚莫予先也請序于帙
於乎公之名編著焉亦讓
耳若乎詩至文章既壽
之上而
朝廷政治下而父子兄弟

朋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
於四方者乎至孝經小學
人知傳讀者為之書是皆
發乎人情止乎理義彈
絲絡世之音也耶我
國家當天運之隆臻治化

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文耶是集也固藏之天下藏之人乃若世豈特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海以鳴

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主
不在於是集也耶予不佞
辭僭爲之序
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
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

友人瓜涇徐源書